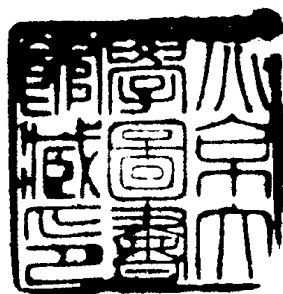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一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31/0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一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三一〇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文章正論二十卷(二)

〔明〕劉祐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九年徐圖刻本

一

文體明辯六十一卷首一卷目錄六卷附錄十四卷附錄目錄二卷(一)

〔明〕徐師曾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建陽游榕銅活字印本

三五九

文章正論二十卷(二)

〔明〕劉祐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九年徐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文章正論

十五卷緒論五卷》提要

文章正論卷之十二宋文

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萊劉祐撰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東萊徐圖校

祐曰古之君子非有意於為文也或數陳王
首或講明正學不能不假諸詞說耳以予觀
於宋之諸賢若周程張朱之節義劉元成胡
馬之經濟文文山謝疊山之節義劉元成胡
洛之建白所謂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也胡
多而不厭以其有裨於世道不寧以文章論
也

贈韓通中書令誥

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徇至公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
大節周故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定交伯府
委贖前朝荷戈共歷於艱貞錫壤迭分於戎律朕以
三靈睽佑百姓樂推言念元勳方疇異渥蒼黃遇害
良用撫然追升浴鳳之池式表潛龍之舊

宋王氏曰唐太宗贈姚崇素蒲州刺史誥曰
唯能大決竟率倒戈之意而疾風勁草來歲
寒之心我藝祖繼韓通曰易姓受命云云大
哉王言表忠義以勵臣節英主之識遠矣歐
陽氏五代史不為通立傳劉原父議之曰如
此是第二等文字

王可人曰平
命誠若知此
不復中興建
之辭難切情
之辭難切情
而可下矣

皇太后告天下手書

悲傷痛悼真足感動人心

此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侵繆宮闕既二帝之蒙塵
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
弼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無辭然事迫於危而
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紓鄰國見逼
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廢之質
起於閒廢之中迎置宮闕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
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
撫躬獨在涕淚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萬壽之
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鮮大德雖舉
族有壯軀之舉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
近服已徇羣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
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
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茲為天意夫豈人謀尚期
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帽同底不平
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

伐金之詔不
出於臣子之
本心而特起
於奸情之生
事自伐不服
句以伐人

伐金詔四方詔

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
報之讎茲茲醜虜猶托要盟浚生靈之資奉溪壑之
欲迹其不恭姑置含忍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未庭
而敢為桀鰲洎行李之繼遣復慢詞之見加含垢納
汗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
名師直為吐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為人子
為人臣當念祖宗之恨

文庫正論卷之十二

二

四

宋以忠厚立
同而大綱不
如法至英世
之錫要未悉
其一二尤不
能容安望其
而美也

論軍國機要朝廷大體

田錫

臣伏念自忝諫垣。今已周歲。無一言可裨時政。無一
善上答君恩。蓋以陛下文明。無事可諫。朝廷公共無
事可言。然尸祿瞻官。憂慙益切。盡忠補過。夙夜寧忘。
今輒以軍國要機。朝廷大體。布在一疏。上達四聰。乞
陛下寬鈇鉞之誅。容微臣盡易竟之見。所謂冒萬死
而不顧。當可言而不疑。又伏念陛下登位已來。未嘗
罪一直言。未嘗戮一敢諫。天慈寬裕。睿鑒昭彰。雖前
王好諫之心。未如陛下。而諫官敢言之節。不及古人。
不唯負陛下超擢之恩。抑亦虧臣子公忠之道。何以
文章正論卷十二
安一膳之飽。何以安一裘之溫。胡顏立侍從之班。無
熟帶清華之職。碌碌隨衆。遑遑惜身。不如馬之代勞。
不及犬之吠盜。臣所以奮發之志。思有所伸。激切之
詞。不敢自隱。伏乞陛下察而恕之。又望陛下容而用
之。臣所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今為陛下
引喻而言之。臣聞古先聖人。牢籠天下。弛張賡略。舒
卷人心。使萬人之心。如一心。四海之意。如一意。其若
馭馬。又如鑄金。善馭者。使之馳則馳。使之止則止。善
鑄者。使之圓則圓。使之方則方。苟失其機。又失其時。
則萬人不一心。四海不一意。亦猶不善馭馬。不善鑄

金。使之馳而不馳。使之止而不止。使之圓而不圓。使
之方而不方。若是。則危與亂。雖未萌。而不得不憂。不
懼。故古人云。居安思危。又曰。理不忘亂。臣每念有唐
之末。天下分離。中原土疆。不過千里。自先帝恢張皇
業。開闢天下。平吳取蜀。易如破竹。唯河東遺孽。終不
能平。洎陛下。一舉取之。功名光大。世宗先帝所不及
也。然自河東破後。聖駕迴旋。諸軍之心。皆望賞賜。四
海之內。亦俟霽恩。豈謂陛下。未覃賞捷之恩。未行策
勳之禮。經今二載。所謂踰時。今北方之戎。不來朝貢。
幽州孤壘。未復封疆。臣以國家兵甲之強。朝廷物力
之盛。戒戎人甚易。取幽州不難。然自古制御蕃戎。但
在示之以威德。示之以威者。不窮兵黷武。不勞人費
財。示之以德者。比之如犬羊。容之若天地。或來朝貢。
亦不阻其歸懷。或背驩盟。亦不怒其侵叛。臣伏慮陛
下以幽州未取。戎賊未平。一旦又來擾邊。萬乘復思
再駕。欲快聖意。欲展睿謀。雖舉必成功。動無遺策。然
臣請陛下。或展郊裡之禮。或行封禪之儀。因此賞河
東之功。因此示策勳之信。人心解怠者。復悅。軍功勞
苦者。終酬。帝澤滂沱。物情通泰。所謂陛下。駕馭其意。
容鑄其心。使之馳則馳。使之止則止。使之圓則圓。使

之方則方。苟不以威信鑄其心。恩惠馭其意。臣恐使之馳則止。使之圓則方。當是時。陛下必念臣今日之言。陛下必思臣今日之諫也。此謂軍國之機一也。又念交州未下。戰士無功。春秋謂師老費財。兵書曰。鈍兵挫銳。臣聞聖人不務廣於邊鄙。唯務廣於德業。武有七德。陛下何不廣之。天生四夷。陛下何須取之。必若聖德日新。皇風日遠。遠夷自然入貢。外域自然來降。苟不來降。又不入貢。彼國自有灾癘。彼人自雁凶荒。尚書曰。惟德動天。又曰。四夷來王。周易曰。聖人先天下而天弗違。天且弗違。況四夷乎。臣嘗讀韓詩外傳。言成王之時。越棠來貢。九譯而至。周公問其所以。其人曰。天無迅風疾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合往朝之。昔太宗征遼。魏徵苦諫。及貞觀太平之後。天下州郡三百有六十。羈縻之州有八百。屯田置戍。悉在外荒。豈是一一加兵。然後方來內附。今陛下取交州。何遠。況大國取交州。何用。交州謂之瘴海。去者不習土風。兵在彼中。留滯頗久。願陛下且罷斯役。暫息南征。交州未平。不足損陛下功業。交州既得。不足光陛下威聲。臣但以師老費財。為可圖。鈍兵挫銳。為可惜。蓋計之役。費用非輕。皆生民苦力之往。

文章正論卷十二

六

七

悉諸國所供之賦。乞陛下惜輕費之用。望陛下念征戍之勞。此謂朝廷之大體一也。臣嘗讀六典。左右拾遺補闕。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諫。臣又讀唐書。見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封謂封還詔書。而不行駁。謂駁正詔書之所失。又起居郎起居舍人。得在天階之下。備書王者之言。今來諫官。寂無聲采。設使詔書有所失。審制敕而不可行。給事中不敢封還。而不行。不敢駁正。其所失給諫。既不敢違上旨。遺補又不敢直言。其次起居郎起居舍人。不得立軒陛之間。不得紀言動之事。使聖朝好事。或有所遺。而不聞。致陛下德音。或有不知。而不錄。加之御史不敢彈奏。左右丞今尚關負。又中書舍人。是陛下近臣。司陛下誥命。臣每於起居日。但見其隨班而進。拜舞而迴。未嘗見陛下召之與言。未嘗聞陛下訪之以事。臣慮其各有所見。欲待問而方言。各有所陳。欲因便而方奏。伏乞陛下。或詢訪以事。或宣召與言。冀各盡其誠心。兼得觀其器業。又今三館之中。雖有集賢院書籍。而無集賢院職官。雖有秘書省職官。而無秘書省圖籍。臣伏讀去年九月十一日。所降制敕條貫。百官仍於朝堂習儀。及委

文章正論卷十二

七

七

憲司中舉此則陛下思復古道大振朝綱臣唯見所習者儀未見所舉者職如職業各舉則威儀自嚴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禮法何患百官不整肅何患庶政不允釐臣乞今後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起居郎得以紀錄言動御史得以彈奏諫官得以抗言左右丞得以糾轄臺司中書舍人得以祇應顧問中書舍人得備顧問則皇猷日新左右丞得轄臺司則風憲益整諫官抗言則陛下聞所未聞知所未知御史彈奏則百僚震悚一人尊嚴起吾郎得在左右則盛時無遺國史大備給事中得以封駁則詔敕無誤出

文庫正論卷十一
八

政事無錯行此則朝廷之大體二也今天下一家海內萬里四方所湊輦下駢闐萬貨所歸京師富盛軍營馬監無不高嚴佛寺道宮悉皆壯麗陛下又新西苑復廣御池池若漢之昆明苑若周之靈囿足以為陛下宴遊之所足以見聖朝宏太之規唯尚書省是前代所營公署低隘南宮二十四司不在其間六尚書無本廳諸郎官無解宇至於九寺三監寄在內前廊下禮部無貢院試處非省垣每年考試舉人權就武成王廟非太平職司之制度非清朝文物之規模乞陛下俟西苑畢工御池罷役重新省寺用列職官

此則朝廷之大體三也臣又每於行路之次見有羈錮之囚荷以鐵枷不覺自駭不知其所犯何罪又不知其囚復是何人臣謹按刑統准獄官令枷杻各有短長鉗鑼各有輕重制度尺寸並載刑書未見以鐵為枷者也凡今州縣欲笞一小罪繫一輕囚必詳格文畫依典法奉國家所頒之律遵法寺所定之科昔唐太宗因看明堂圖見人五臟皆繫於背聖慈惻隱於是免人徒刑况太平之時將刑措而不用至仁之主宜欽恤以居先此則朝廷之大體四也臣所言者要機乞陛下審而察之所舉者大體乞陛下採而用之臣不任感恩思報激切屏營之至拜手頓首謹言

文庫正論卷十一
九

第一敗言相
之忠者第一
敗言相之邪
者末則言相
之病位尚種
而無取焉顧
序

待漏院記

王禹偁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
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
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
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繇至
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耳。夫夙興
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況宰相乎。朝廷自國初
因舊治。設宰相臣待漏院於丹鳳門之右。丹鳳門即
宰相來朝至此待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
明。相若啓行。煌煌火城。相若至止。嚶嚶鸞聲。金門未
闢。王漏猶滴。撤蓋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若其
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
之。兵革未息。何以彌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
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陰陽
雨晦。災眚荐臻。薦音至願避位以讓之。五刑未措。欺詐
日生。請修德以禳之。憂心忉忉。待旦而入。九門既啓。
四聰甚通。相若言焉。時若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
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
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
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

陳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
詞以悅之。辨吏弄法。若願聞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
陷。假寢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迴。相若言焉。時若
惑焉。政柄於是乎隳。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
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
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
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取焉。棘寺王禹偁
為文請誌院壁。用規乎執政者。

文章正論。卷十一

十一

請除非法之刑

錢易

臣竊聞聖人之為政也。太上以仁。其次以智。仁智不行。上下無信。是故刑之設也。蓋國家不得已而用之。約禮從輕。察罪肆赦。聖人實有憫傷之心焉。是以刑之用。期于無刑。爾非欲毒於民也。凡有罪之獄。則五辟五聽。無有疑屈。然後擇其時而行之。又痛其不可盡行。乃施許贖之典。則若之省刑愛民。斷可知矣。堯之時。誅四罪。止曰殛鯀于羽山。竄三苗于三危。放驩兜于崇山。流共工于幽州。何獨不言殺鯀誅三苗戮驩兜斬共工于其處。然此四者皆殺戮滅絕之典也。

文章正論卷十二

十二

錢易

獨理才及別
我子亂而
上獨刑法之
不通之萬樂
莫不悲公
時並集思
有入注當
二後之

蓋堯之仁聖而四者雖凶尚惡言殺。是故國之慎者。莫先乎刑。刑之傷者無甚于殺。乃修其法式以節其用。貴刑踰法。法有所據。不本於法。則刑黷。刑黷則法無據。法無據則國政暴。國政暴則臣不敢言。臣不敢言則一人專善惡之心。以獨理天下。獨理不及則幾于亂矣。秦任商鞅。仁智不行而厚於法。天欲喪秦而始皇復酷於民。并三代之法。悉一時之威。行肉刑族誅之例。為秦民者皆冤之。殘害父母之體。令受苦痛。一人有過。而九族遭戮。漢祖既入關。蕭何以文無害。居宰相故約秦之法為三章。文帝有德。詔除肉刑。此

文章正論卷十二

十三

錢易

蓋秦漢是非。明在簡策。夫古之肉刑者。剝極黥。則之類。然此刑者。非死刑也。以其身命尚存。令受是刑。後代尚以虐而絕之。死刑者有二焉。大斬小絞。絞者以首領猶全。故分二等。百代奉之以為常法。有司承式。罔敢增變。竊見近代已來。非法之刑。異不可測。不知建於何朝。本於何法。律文不載。無以證之。亦累代法吏不敢言。而行之至于今日。或行劓殺人。白日奪物。背軍逃越。與造惡逆者。或時有非常之罪者。不從法司所斷。皆支解斷割。斷截手足。坐釘立釘。懸背烙筋。及諸雜受刑者。身具白骨。而口眼之具猶動。四體分落。而呻痛之聲未息。置之闕闕。以圖示衆。四方之外。長吏殘暴。更加增造。取心活剝。所不忍言。十五年前。杭州妖僧為變。數歲前。蜀部兩迴作亂。事敗之後。夕用此刑。亦恐仁聖之朝。不能除之。則永為訛法。今蓋以已死之刑。復加斷截。斷割。此即古之五虐之刑。不酷於今矣。凡罪當死。故重矣。刑止于殺。則絞斬行焉。復使先受苦痛。斷截斷割。然後就刑。然亦非欲黜於刑。所貴誠於後人。令無犯者。臣淳化中。寄居壽春縣。見巡檢使生釘一賊於集衆之際。有盜人物者。此豈嚴刑可誠乎。若使嚴刑可誠。則秦之天下。無一黔首。

為盜賊矣。漢文措刑亦劇國矣。三代以來，躋民仁壽，當先刑矣。齊之以刑，亦不當言民免而無耻矣。臣愚見以為一人愛民，民誠則懼，雖未至而怨已深。伏惟陛下仁理天下，德感中外，事天地如父母，愛赤子如嬰孺，儲偽惡，蕩祥瑞，豐現古，帝王不能行之者，皆行之。近代未復古者，悉復之。臣恐近世非法之刑，非陛下能除之，則後代相承，遂為常行矣。臣又竊見唐太宗以人之五臟繫于背，有罪者仍不令鞭背，蓋慮傷其命。故于今稱善理天下，能致社稷，皆曰文皇放死罪四百，令歸畢農，然後就法。至期而無一人不到者。文章正論卷十一
文章正論卷十一
此豈在嚴也。且近廣州僭稱帝號，理廣以酷施于毒刑，湯煎鋸解，靡所不至，廣民冤之，立於刀刃。今之史傳貶以尚刑，太祖神德皇帝平之而絕其法，廣之于今歌頌鼓舞，方保其生死亦無怨。今或非法之刑不除，亦恐政闕，況剖心割脛，獨夫受行之已為萬古所笑。今以此為刑，臣耻之。陛下必亦耻之。非臣盡心報政，孰肯言於陛下。非陛下大聖仁慈，孰能信臣而行之哉。臣不勝深有所望。乞自今後，明下詔書，斷天下非法之刑，止存絞斬，則仁政王道盡在此矣。陛下從而行之，則誅臣一身愚直之罪，亦幸矣。

水旱上開似
要天子人
京公曰寡人
生于深宮之
中長于婦人
之手未嘗知
事未嘗知勞
未嘗知危未
嘗知懼斯
言也知分之
淺矣

李相論治

五季懷亂極矣宋與太祖太宗平列國衛北夷真宗之民稍寧矣洛水李沆作相止紛更務休養也

李沆

真宗即位，沆為相，王旦參政，既與契丹和親，旦問曰：和親何如？沆曰：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沆曰：取四方水旱盜賊不孝凶逆奏之，旦曰：小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常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人主豈可使一日忘憂懼邪？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後王欽若丁謂進，道上巡遊，大修宮觀，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待之厚，不忍乃嘆曰：李文靖聖人也。李沆接賓客，寡言，馬亮謂沆弟維曰：外議謂公為亡口飽，維乘間達亮言。沆曰：今之朝士得上殿言事，上封論奏，了亡壘蔽，夕下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大事，上有強虜，西有戎遷，日盱條議，所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薦紳中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啟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措，即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獎，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屈意忘言，即世所謂籠罩籠罩之事，僕病未能也。為我謝馬君，沆嘗言居重位，實亡補萬分，惟中

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以此少報國耳朝廷防制
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即所傷多矣儉人苟一
時之進豈念民邪上問沆曰卿獨亡密啟何也對曰
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人臣之有者
非諛即佞臣嘗惡之豈敢效尤沆常讀論語或問之
沆曰沆為相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未之能行聖人
之言終身誦之可也上嘗問沆為政奚先對曰不用
浮薄新進喜事之人如梅詢曾致堯是也後有薦二
人可用者上曰沆嘗言其非君子歐陽修曰相殺三
十年後使人主追思其言以何道也蘇頌答曰無心
故也

大事正論卷十二

十一

蘇頌

北征誠當時
急務第內治
未修若臣等
進言花廳前
旨足以繫
卿之顯耶

諫北征

張齊賢

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開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
平屯兵尚衆幽燕未下輦運為勞以生靈為念乎臣
每料之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降臣即權知忻州捕
得契丹納米專典皆自山後轉般以援河東以臣料
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為我有者
蓋有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來有軍
寨入寇則田收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而反保境偷
生畏威自固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
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爭小
利此則我狄之智力可料而知也取人舉事動在萬
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謹之則我虜不
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外
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
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稱良
將於趙用此術也所謂擇卒未如擇將任力不及任
人如是則邊鄙寧寧則輦運疲輦運疲則河北
之民獲休息矣民獲休息則田業增而奉織廣務農
積穀以實邊用且我狄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
諸死地而為寇哉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

止乎爭尺寸之事。角夷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夷狄末也。中夏內也。夷狄外也。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焉。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歛衽而至矣。陛下愛民利天下之心。真堯舜也。臣所慮。群臣所聞。多以纖微之利。尅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為功能者。彼為此。效相習已久。至于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歛怨速尤。無大于此。伏望謹於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河東。有偽命日賦。歛苛重者。改而正之。

文章正論

卷十二

十八

三

臣如指諸掌
豈特名相抑
蘇軾將

論澶淵事宜

冠準

臣伏奉聖旨。壁畫河北邊事。及將來駕起。與不起。至何處者。一臣伏觀邊奏。大戎游騎已至。深祁以東。竊緣三路。大軍見在定州。魏能。張疑。擣延朗。田敏等。又威虜軍等處。東路深趙具。翼滄德等州。別無大軍駐泊。必慮虜騎近東南下。寨輕騎打劫。不惟老小驚騷。兼使賊盜團聚。直至天雄軍以來。人戶驚移。若不早張軍勢。必恐轉啟戎心。臣欲乞先那起天雄軍兵馬一萬人。往貝州駐泊。令周瑩。杜彥鈞。孫全照。部轄。若是虜騎在近。即仰近城。覓便掩殺。兼令閭道將文字。與后普闊承翰。照會。掩殺番賊。近召募強壯。入賊界。燒蕩鄉村。劫殺人口。仍乞昭管南北道路。差人探報。番賊次第聞奏。及報天雄軍。一則貴安人心。二則張得軍勢。以疑敵人之謀。三則后普闊承翰等。聞王師北來。壯得軍威。四則與邢洛地里。不遙。張得掎角之勢。一隨駕兵士。衛扈宸居。固不可與大戎交鋒。原野以爭勝負。天雄軍至貝州。兵馬大駕未起。已前不過三萬人。萬一犬戎至貝州。已南下寨。游騎漸更南來。即須那起定州兵馬三萬以上。人騎令棄贊等結陣南來。鎮州及令河東雷有終。手下兵士。出士門路。

奢築之下。工徒子來。然而內帑則積代之蓄藏。百物盡生民之膏血。散之孔易。歛之惟艱。雖極豐盈。尤宜重惜。此未便之事。二也。夫聖人貴於謀始。智者察於未形。禍起隱微。危生安逸。今雙闕之下。萬眾畢臻。暑氣方隆。作勞斯甚。所役諸雜兵士。多是不逞小民。其或鼠竄郊鄆。狗偷都市。有一於此。足貽聖憂。此未便之事。三也。王者撫御寰區。順承天地。舉動必遵於時。令。裁成不失於物宜。靡崇奢侈之風。罔恃陰陽之序。臣謹按孟夏無穀大衆無起土功。無伐大樹。今肇基卜築。衝冒醇蒸。傲擾厚坤。乖違前訓。矧復早暵。卒瘁。

文章正論卷十二

三十二

雷電迅風。拔木飄瓦。淫沴之氣。比屋罹災。得非以失承天地之明效歟。此未便之事。四也。臣切聆中間符命之文。有清淨育民之誡。今所修宮閣。蓋本靈篇。而乃過興剗闕之功。廣務雕鏤之巧。雖屢殫於物力。恐未協於天心。此未便之事。五也。伏望遵祖宗之大猷。察聖賢之深戒。還思回慮。懲往念來。詔將作之官。息勤苦之衆。輯寧群品。對越高穹。如此則遐邇宅心。人祇快望。必若光昭大瑞。須建靈宮。將畢相勞。聿爰成績。則臣敢效愚計。亦可必行。但能損彼規摹。戒其用度。止敦樸素。無取瑰奇。惟將之以誠明。仍重之以嚴。

潔名數之際。加等是宜。實費之資。節歛為要。俾四海之內。知陛下愛重民力之意。豈不美歟。昔太宗皇帝建太一上清等宮。亦不使窮極壯麗。臣竊惟陛下宜遵而行之。取為法制。以示不敢踰。即鳴謙大德。光於千古矣。奈何特欲過先帝之制。作乎。并觀西京造太宗之影殿。東嶽置會真之宮。計其工庸。亦皆不啻十家之產。然於尊祖禮神。則盛矣。其於邦國大計。則猶未足為當時之急務也。臣料陛下必謂海內承平。邊隅清宴。人康俗阜。時和年豐。縱或築宮。無損於事。則臣復謂其不然也。方今疆場甫定。虜廷有姑息。

文章正論卷十二

三十三

之虞。民俗苟完。倉箱無紅腐之積。况關輔之地。流亡素多。近甸之民。農桑失望。雖令有司安慰。亦恐未復田產。秋冬之間。饑歉是懼。亟經營於神館。慮稍鬱於輿情。且往古廢興之端。前王得失之事。布在方冊。足為商鑒者。陛下覽之詳矣。非假愚臣一二言焉。試觀自昔人君。崇尚土木。孰若清淨無為者之安全乎。願陛下留神垂聽。無忽臣言。則天下幸甚。今雖上下之人。皆知事理。如此而人人自愛。莫敢輕驕。是旅至於左右大臣。則慮計之不從。致見疎之悔。中外百執。則慮言之難達。招妄動之元。使忠謹之謀。未行良為此。

也惟臣出從幽介。遭遇文明。特受聖知。度越流輩。官為侍從。身服簪裳。粗識安危之機。未申補報之効。捐軀思奮。今也其時。又安敢循默苟容。不為陛下別白而論之乎。是以輒率妄庸。輕冒宸嚴。感發於中。無所顧避。陛下寬其罪。鑒之。矜其蟻蟻之誠。深鑒古先。試垂採擇。無謂創一靈宮。為一細事。而弗恤也。臣以為興役動衆。尤係事機。不可不察也。當使鄉校之中。豪姦之黨。無所開竊議之口。則微臣之望也。天下之幸也。

愚矣宋之惑于老也。始於朱能之天書。中致于靈寶。天下愚能人。

諫天書

天書傳平孫與諫其宗也王欽若問冠準道其君以作偽也

孫奭

臣切見朱能者。姦險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秘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唇腹非。而無敢言者。昔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陽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之。天子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讎。二人皆坐誅死。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券等。皆王鉞田同秀等所為。明皇不能顯戮。懷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而安史亂離。乘輿播越。兩都塗覆。四海沸騰。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為李輔國劫遷。卒以餒終。夫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在位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靈寶符。安能排難耶。今朱能所為。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材。

法先帝之英斷。聖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論老莊

范仲淹

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言人知愛名不如愛身之親也。莊子曰。為善無近名。言為善近名。人將嫉之。此皆道家之訓。使人薄於名。而保其貞。斯人之徒。非壽祿可加。賞罰可動。豈為國家之用哉。我先王以名為教。使天下自勸。湯解網。文王葬枯骨。天下諸侯聞而歸之。是三代人君。已因名而重也。太公直鉤。以邀文王。夷齊餓死於西山。仲尼聘七十國。以求行道。是聖賢之流。無不涉乎名也。孔子作春秋。即名教之書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貶之。使後世君臣。愛令名而勸。畏惡名而惰矣。夫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然則為善近名。豈無偽耶。臣請辯之。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本。性。本。善。三王身之也。躬。行。五霸假之也。假。仁。義。後之諸侯。逆天暴物。殺人盜國。不復愛其名者也。人臣亦然。有性本忠孝者。上也。行忠孝者。次也。假忠孝而求名者。又次也。至若簡賢附勢。及道敗德。弑父叛君。唯欲是從。不復愛其名者。下也。人不愛名。則雖有刑法干戈。不可止其惡也。武王克商。武商容之。問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聖人敦獎名教。以激勸天下。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為國家之用哉。

胡時化曰起
句不九時字
引本意姑借
用耳未陽功
龍之意

嚴先生祠堂記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
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
之。既而動星象。本傳帝引光與論道。舊故因共。則
帝座甚急。帝笑曰。朕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
故人嚴子陵共卧耳。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
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盛之上。九衆方有。
為。而獨不事王侯。高上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
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
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
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
文章止論卷十一
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仲淹采守。
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為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
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
長。

樓遷齊評其
尾布置與中
間以物之
不可及矣
景妙在
朱斷建一
語乃知此
廟與陽祠
與美廣

岳陽樓記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
百廢具興。乃重脩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人詩賦。
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
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橫無際涯。朝暉夕陰。
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
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
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
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
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
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
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
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
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
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
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
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進。
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
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京師天下根本
宋仁宗時陝西四路安撫沿邊招討使范仲淹上論
修建北京狀曰臣危言孤立父荷聖知當此肝景之
憂豈可循默自守雖以言而取罪亦以盡臣子之心
臣先於景祐三年五月初在開封府會進劄子言西
洛帝王之宅絕無儲備乞聖慈以將有朝陵為名使
東道有餘則運而西上西道有餘則運而東下數年
之間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舟車輻輳之地以便
天下急難則守西洛山河之宅以保中原當時臣言
西洛可營者以備急難也今北事既動營洛已晚臣
今別有愚見請一二以陳之臣竊聞修建北京以禦
大敵以臣料之可張虛聲未可為倚何如河朔地平
去邊千里胡馬豪健晝夜兼馳不十數日可及澶淵
陛下乘輿一動千乘萬騎非數日可辦倉卒之間胡
馬已近款進北京其可及乎此未可一也又承平已
久人不知戰聞寇大全群情憂恐陛下引憂恐之師
進涉危地或有驚潰在瓜牙之臣誰能制之此未可
二也又北京四面盡平絕無險阨之地僅乘輿安然
到彼而胡馬旁過直趨河南於澶淵四面乘凍而渡
京師無備將何以支宗廟社稷宮禁府庫皇宗戚里

論修建北京狀

之屬千官百辟之家六軍萬民血屬盡在無金城湯
池可傍無堅甲利兵可禦陛下行在河朔心存京師
豈無回顧之大憂乎此未可三也假使大河未凍寇
不得渡而直圍守澶淵聲言向闕以割地會盟為議
當此之時京師無備胡塵俯逼陛下能堅守不動而
拒請乎唐明皇時祿山為亂舊將哥舒翰以四十萬
兵屯守潼關請不出戰且以困賊楊國忠促令進討
一戰大敗遂陷長安今京師無備寇或南牧朝廷必
促河朔諸將出兵截戰萬一不勝則有天寶之患朝
廷將往乎昔煬帝盤遊淮甸遠遼關中唐祖據之隋
室遂傾明皇出幸西蜀非肅宗立於朔方天下不復
為唐矣德宗欲幸益郡李晟累奏乞幸山南以繫人
心乃知朝廷萬邦之根本今陝西河北聚天下之重
兵如京師搖動遠遼重兵則奸雄奮飛禍患四起臣
聞天有九閭帝居九重是以王公法天設險以安萬
國也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
守其國正在今日矣臣請陛下速修東京高城深池
軍民百萬足以為九重之備乘輿不出則聖人坐鎮
四海而無煩動之勞鑾輿或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
無回顧之憂矣彼或謀曰邊城堅牢不可卒攻京師

垣平。而可深犯我。若修固京師。使不可犯。則伐彼之謀。而沮南牧之志矣。寇入之淺。則邊壘已堅。寇入之深。則都城已固。彼請割地。我可弗許也。彼請決戰。我可弗出也。進不能為患。退不能忘歸。然後因而撓之。返則追之。縱有鈔掠。可邀可奪。彼衰我振。未必不大勝。豈非陛下保社稷。安四海之全策哉。或曰。京師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體。臣聞後唐末。樊丹以四十萬眾。送石高祖入朝。而京城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彥澤。引契丹犯闕。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皆無備而亡。何言其失體哉。臣但憂國家之患。而不暇顧其失體也。若以修築城隍為失體。不猶愈於播遷之禍。扞朝廷百辟。必曉此事。但懼議者謂其失體。而不敢言。臣任在西陲。非當請問而言此事。誠罪人也。然臣子之心。豈敢忘君親之憂。況臣素來愚拙。唯知報國。而不知其受謗矣。昔奉春君負販之夫。勸高祖都關中。而張良贊之。翌日命駕。臣叨預近列。而輒建言。比之奉春君之僭。未甚為過。至於西洛帝王之宅。太祖營修。有意在子孫。表裏山河。接應東京之事勢。連屬關陝之形勝。又河陽據大川之險。當河東之會要。為西洛之北門。又長安自古興王之都。天下

勝地。皆願朝廷留意。常委才謀重臣。天下幸甚。

唐以飛梁公之
之功德大子
是然人猶或
以臣周之
好極人也

唐狄梁公碑

天地閉。孰將開焉。日月蝕。孰將輝焉。大厦仆。孰將起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嚴嚴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為子極于孝。為臣極于忠。忠孝之外。揭如日月者。敢歌于廟中。公嘗赴拜州掾。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為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屺。傷君子于役。弗忘其親之深。于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繇生乎。公嘗以同府掾。當使絕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奈何重太夫人萬里之憂。大章正論卷十一 三十四 莊

詣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睚眦不協。感公之義。歡如平生。于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况君臣之際乎。公為大理寺丞。決諸道滯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栢。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却。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集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椀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于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妬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并州牧

鼓萬人別開御道。公為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彼何害哉。遽命罷其役。又公為江南巡檢使。素毀淫祠千七百所。所存惟夏禹太伯李季伍負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祠乎。于嗟乎。神猶正之。而况於人乎。公為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及還豫州。會越王亂。後緣坐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有使促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理。逆人不言則辜。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毀。意不能支。彼咸非本心。唯陛下矜焉。勅貸之。流于九原。郡道出寧州。舊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輩也。大章正論卷十一 三十五 郭

相携哭于碑下。齋三日而去。于嗟乎。古謂民之父母。如公則過焉。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亂。將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眾。除一亂臣。彼將從革。聞王師來。棄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為功。使無辜之人。肝膽塗地。如得尚方斬馬劍。加於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秦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于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屈。是為大丈夫。其公之謂乎。為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為來俊臣誣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朝舊

臣甘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獄吏嘗抑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為以首觸柱流血被面彼懼而謝焉于嗟乎陷穽之中不義不為況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為魏州刺史以禦馬時河朔震動咸驅民保郭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寇來吾身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為之立碑未幾入相請罷戎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之饋輸識者韙之壯狄再寇趙定閭出公為河北道元帥狄退就命公為安撫大使前為突厥所脅從者咸外散山谷公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

文章正論卷十一 三十六 百千

朝廷從之于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為豈虛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為儲嗣一日問羣臣可否眾稱賀公退而不答則天曰迺有異議乎對曰有之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之間數百人及命廬陵王代之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築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愛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復命築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閤中則天曰我夢鸛鵲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

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坐公子簾外而問曰我欲立三思羣臣無不可者惟侯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執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為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孰親子與姪孰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

文章正論卷十一 三十七 百千

下其圖焉則天感泣命褰簾使廬陵王拜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公哭于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宣朕之臣社稷之臣耶已而奏曰還宮無儀孰為太子復置廬陵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于嗟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霆之威不得而變乎則天常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為曰可將相者公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荊州長史張柬之真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雖

遷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為相。果能誅張
易之輩。遂正中宗。復則天為皇太后。于嗟乎。薄文華
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公之勳德。不可殫言。有論議
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柏不夭。金石不
柔。受於天焉。公為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
拒元帥而不下。及居相位。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
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于事業。當時優游薦
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仲淹貶守
鄱陽。移丹徒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之
云。南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
文正論卷十二 三十八

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不回。我公哀傷極
天之士。逆長風而孤騫。翹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
不可革。孰為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為乎方。一朝
感通。群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
發靈。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答詔問

相州韓琦罷政。神宗詔以邊務琦意先伐謀。

韓琦

陛下以壯虜生事。深思預防。詢及孤愚。臣觀近年以
來。朝廷舉事。則似不以大敵為恤。虜人見形生疑。必
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故造此繁端。屢遣使以爭理。
地界為名。觀我應之之術。如何爾。其所致虜之疑者。
七事。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乃因商舶招
諭。而來於國家。初無損益。而契丹謂以圖我。一也。吐
蕃部族。不相君長。未嘗為邊患。而強取其地。建熙河
一路。戍其老弱。以數萬計。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
二也。遼近四山地勢高仰。不可為塘濬。向聞遣使部
兵。徧植榆柳。以制虜騎。三也。義勇民兵。將校甚整。教
習亦精。而忽創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人十去其七。
破可用之成法。得增數之虛名。四也。河外城池。工築
竝興。增置守具。檢視器械。五也。創都作院。頒降弓刀
新樣。人作戰車。費財殫力。先自困弊。六也。置河外三
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預。聲言出征。又深見
可疑之形。七也。夫契丹素為敵國。因疑起事。不得不
然。亦其善自為謀者也。今橫使再至。初示偃蹇。以探
伺朝廷。況代壯初。而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和之。

虜情無厭。浸淫不許。虜遂持此以為己直。縱大舉。勢必漸擾諸邊。卒陳盟好。臣昔嘗言青苗錢事。而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聞新法日下。實避嫌疑。不敢論列。今親被詔問。事係國家安危。言及而隱罪不容誅。臣嘗切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簡。治國之本。當先富強。則可以鞭笞四夷。盡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散青苗錢。為免役法。次第取錢。又內外置市易務。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官吏違者。坐徒。不以赦降。監司督責。以刻為明。今農怨於畝。商旅嘆於道路。官吏不安其職。恐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挫。衆心離怨。此則陛下始謀者大誤也。又好進之人。不顧利害。但得邊事。將作富貴可圖。必曰。虜勢已衰。特外恃驕慢。爾以陛下神聖文武。若擇將臣。領大兵。深入虜境。則幽燕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累歲災傷。民力大乏。將官龔勇寡謀。保甲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於堅城之下。糧道不繼。腹背受敵。雖曹彬。米信。名德宿將。猶以此致岐溝之敗也。臣今為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且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與壯朝通好之久。

文章正論卷十二

四十

自古所無。豈有他意。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廢屢世之好。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釋虜疑。萬一聽命。則可以遷延歲月。陛下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疎遠奸諛。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虜果敗盟。然後一振威勢。恢復故疆。快天人之心。雪祖宗之憤矣。

文章正論

布與京下儲梓其喪邦也忽諸

四十

三年之喪天
下之通義也
白漢書以口
臣失子首共
大臣齊情起
復何教天
下以孝乎
周敬辭而得
諸臣子之
哀矣所以為
宋之名臣也

辭起復表

富弼

喪次銜哀甫終卒哭使華傳命繼至獎廬心積驚憂
情深屠裂雖屢傾於丹懇尚未錫於俞音天遠莫量
物微難動不避褻煩之咎更陳隕絕之詞必冀神聰
俯從哀請伏念臣早罹家難偏奉母慈懷以孝愚最
鍾愛育享祿未幾遽縶風樹之悲報德永違徒懷霜
露之感寢苦枕塊而適抱至痛食稻衣錦則若為自
安實非人情尤紊邦制況今中外無事左右得賢共
輔聖明之期安有瞻曠之務曲蒙下詔更起孤臣在
陛下馭國之方蓋欲不遺於舊物於朝廷敦化之道
文正論議卷十一
必恐有誤於蒼生何須稽故事以遂前世之非正可
存禮經以圖今日之善行之即是義不為難豈惟於
陛下有復古之風抑以俾愚臣得事親之道一為匪
疾兩得其宜兼臣悲傷之餘衰病交至精力已耗神
觀未還假使充負豈堪應務苟令終畢於祥禪庶幾
稍復於幹魂待此從容可備駟策伏望皇帝陛下日
月隱昭天地包容盡母氏平生之恩憐人子罔極之
苦曲矜末志得滿鉅憂生意凋零或尚未捐於溝壑
清光咫尺終期伏望於雲天悲感增深懇願兼劇

論選舉

慶曆元年弼為右正言知制誥上奏曰臣伏以取士
之道為國家之大務也三代兩漢專求實行是以風
俗淳厚百職修舉隋唐之際純用文辭以為賦相高
以聲譽相尚公卿將相於是乎出國朝沿隋唐之制
以進士取人祇採辭華不求行實雖間設制舉然大
率亦以章句為務是以擇之彌謹而失之愈疎且以
陛下臨御以來計之積二十年所得不減三千餘人
其間確然為名公巨賢者無幾近日竊見朝廷欲選
一二良吏而終未得其故何哉蓋入仕之初但取空
文不求實才實行之所致也今天下外事邊鄙未寧
若不求人將何以濟求人之本惟科場最大科場之
法行之已久盡革則駭眾不革則乏人臣欲今後科
場考試以策論為先校度所放人數且取其半餘半
詔天下諸州於境內搜訪士著之人自來為鄉黨所
推或德行純備或志節方勁或學識該敏或智畧詳
明或有才可以治民或知兵可以禦敵如此之類者
仰逐州官吏同共察訪委實應得上項條目即具名
奏聞仍以州郡大小限其人數令長吏以禮津遣平
終集于都下朝廷再加較試量高下擢用若舉薦不

當明行降黜。或所舉得人。則優與酬賞。昔漢尚書令左雄。建明孝廉之法。頒下郡國。是時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黜免。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東漢得人之盛。惟此為最。伏惟陛下勉而行之。不數年。當盡得天下實才。實行之士。萃於朝廷。緩急應用。百務俱理。又何患乏人哉。必若行此。取士之數不加。而得人之實則多矣。至於明經選試。尤為無法。乞今後不較字數。專以經中否為格。仍試時務策三道。以定高下。每度所放人數。祇取其半。自然得人。而不至冗矣。

文章正論

卷十一

四十五

議西賊議和利害狀

歐陽脩

宋以金幣奉夷狄苟安目前謀國之亡人也
修病之

臣伏自知定等到京以來。竊聞朝議不許賊稱吾祖。必欲令其稱臣。然後許和。此乃國家大計。廟堂得策。蓋由陛下至聖至明。不苟目前之事。能慮嚮去之憂。斷自宸衷。決定大議。然數日來。風聞頗有無識之人。妄陳愚見。不思遠患。欲急就和。臣雖知必不能上惑聖聰。然亦慮萬一少生疑沮。則必壞已成之計。臣職在言責。理合辨明。伏自西賊請和以來。眾議頗有異同。多謂朝廷若許賊不稱臣。則慮壯戎別索中國名分。此誠大患。然臣猶謂縱使賊肯稱臣。則北戎尚有邀功責報之患。是臣與不臣。皆有後害。如不得已。則臣而通好。猶勝不臣。然於後患不免也。此有識之士憂國之人。所以不願急和者也。今若不許通和。不過懼賊來寇耳。且數年西兵遭賊而敗。非是賊能善戰。蓋由我自謬謀。今如遣范仲淹處置邊防。稍不失所。賊之勝負。尚未可知。以彼驕兵。當吾整旅。使我因而獲勝。則善不可加。但得兩不相傷。亦已。挫賊銳氣。縱仲淹不幸小敗。亦所失不至如前後之謬謀。是比於通和之後。別有大患。則所損猶少。此善美之士見遠。

之人所以知不和害小而不懼未和也。臣謂方今不
羞屈志急欲就和者其人有五。一曰不忠於陛下者欲
急和二曰無識之人欲急和三曰奸邪之人欲急和
四曰疲兵懦將欲急和五曰陝西之民欲急和自用
兵以來居廟堂者勞於幹運在邊鄙者勞於戎事若
有避此勤勞苟欲陛下屈節就和而自偷目下安逸
他時後患任陛下獨當此臣所謂不忠之臣欲急和
者也。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後大患伏而未發此臣
所謂無識之人欲急和者也。自兵興以來陛下憂勤
庶政今小人但欲苟和之後寬陛下以太平無事而
文章正論卷十一
望聖心急於庶政因欲進其邪佞惑亂聰明大抵古
今人主憂勤小人所不願也。此臣所謂姦邪之人欲
急和也。屢敗之軍不知得人則勝但謂賊來常敗此
臣所謂懦將疲兵欲急和也。此四者皆不足聽也。惟
西民困之意必望和請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
和而賊未遜順之意然後深戒有司寬其力役可也
其餘一切小人無識之論伏望聖慈絕而不聽使大
議不沮而善算有成則社稷之福也。

湯可大曰歐陽
陽本論特以
得大本大末
先在反切

歐陽脩本論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卒然不惑而有力者莫
不欲去之已常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
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
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
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
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
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
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
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
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
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
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
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
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執也。昔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
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
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歛以什一差其征賦
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
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
牢酒醴以養其體笙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

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群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文章正論卷十二

文章正論卷十二

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合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面。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禮義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十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為者。日益壞。并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

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假而為佗。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毆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以不惑者。方艷然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還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沉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之道。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佗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

然之執也。

文章正論 卷十二

五十三

朋黨之論起于小人之說而居心之疑實召之種子謂未必先腐而後生之信人必先疑而後入之信

朋黨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此三句是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此轉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也所貪者貨財也此說小人無朋又及其見利則爭先或利盡則交疎甚者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始終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此言君子之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時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

此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

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

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厨有張儉李膺郭泰等為之魁及黃巾賊起

大亂後方悔悟三朝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

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前手李德裕之黨多小人

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

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

之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

世然皆亂亡其國

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

而後世不謂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

明之聖者以其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

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夕且大莫如

周然周由此而興者人雖多而不厭也嗟乎夫治亂

興亡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仁宗時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相繼去朋黨

之說歐陽永叔憂之既上疏論四賢皆公忠

愛國又上朋黨論以破邪說天子感悟

縱囚論

文有氣力有光譏熟讀之可獲人才氣善於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加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

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

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

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以自歸以就死

是以君子之難能責其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

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

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

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

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

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

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

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

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

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

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

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

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

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

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俗官之禍。深不可測。深討之。臣當去。相時。應好。毋若去。以亡。漢。可。我。

五代史伶官傳論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
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
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
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
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
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
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
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
成功。其盛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
文章正論 卷十二 五十五
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散
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
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
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茲憂勞。可以興國。逸
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
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
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
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五代史官者傳論

讀之使人憤痛而悲傷深於世變之言也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於訛繆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畧辨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偉然歟殆非官者之言也自古官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官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於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

文章正論

卷十一

五十六

三

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世所載官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而去之可也官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昭宗信狎官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既出而與崔胤圖之胤為宰相顧力不足為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官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召天下捕殺之而官者多為諸鎮所藏匿而不殺是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久及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官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履其轍也可為悲夫

文章正論

卷十一

五十七

三

物華評歐公
上即諫書其
中却自美體
大奸處有不
可及處却不
是閒冗無事

上范司諫書

日月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
奏更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
外事勿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
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
時之公議係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
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
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
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
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
文章正論卷十一
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
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
宰相等天子曰可宰相曰不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
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
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於殿
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
官卑行其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
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係天下之事亦任天
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不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
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

議者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
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
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
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
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
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
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諄乎有聞而
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
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
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
文章正論卷十一
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為不然當退
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
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纓兩事耳當德宗
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而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
效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
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謂
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
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
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
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

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謹言乎？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始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若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文章正論卷十二
修以直道望范公及居諫職朝夕納諫知無不言所謂有諸已而後求諸人非尚言之亦乞諸之者歟

潛夫云珠骨由而親使原大馬車見不齊人一錢情而不忍貸人義田之風亦可以愧矣

義田記

錢若倚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踈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幼者十千，放之娶者九十千。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侯乏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三十年。既而為西帥及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歿，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既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為歛，子無以為喪，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昔晏平仲敝車羸馬，相子曰：「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以此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予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

有等級而言有次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疎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為近之觀。文正之義。賢於身後。其規摹遠舉。又疑過之。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車輿之飾。聲色之外。妻孥之富。止乎一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而入者。豈少哉。況於施賢乎。其下為卿大夫為士。康積之充。奉養之厚。止乎一已。族之人黜囊為溝中瘠者。豈少哉。況於他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隅。功名滿天下。後必有史官書之者。予可略也。獨高其義。因以遺於世云。

李太白詩集卷之四
李太白詩集卷之四
李太白詩集卷之四

袁州學記

李太白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僭師。苟且文書。或連數城。亡誦絃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大懼人才放失。儒效闊疎。無以稱上意。旨通判。穎川陳君先聞。而是之。議以兗合相。舊夫子廟。墮隘不足。改為乃營治之。東北隅。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黝堊丹漆。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觀。諗於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廢六國。歆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藥孽學術。俗化之厚。延於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群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哀得聖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伏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使人有所法。是惟朝廷教學之意。若其美筆墨以

微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為國者之憂。

天極圖先儒
說之詳矣第
紹易之實而
此楊雄王通
所以為其賦
之說

文章正論 卷之十三

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萊劉祐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東萊徐圖校

太極圖說

周敦頤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
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
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
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
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
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
文章正論 卷之十三
無窮焉。唯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哉知矣。
五行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
義。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無欲。立人極焉。故聖人與
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
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
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
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聖建儲君社稷之福也如
建儲君社稷之福也如
建儲君社稷之福也如
建儲君社稷之福也如
建儲君社稷之福也如
建儲君社稷之福也如
建儲君社稷之福也如
建儲君社稷之福也如
建儲君社稷之福也如
建儲君社稷之福也如

請建儲

范鎮

伏惟諫官者為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者愛死而尸利之人也臣不為也臣不為愛死尸利而以宗廟社稷之計獻者知諫官之任也不敢負陛下也惟陛下裁之臣使契丹還過河北河北人籍籍紛紛皆謂陛下不豫時有言曰我不能管天下事也又呼大臣而戒之曰且看太祖太宗面道路傳聞不審信然則有得有失其失謂何陛下憂勞萬機有風露晦明之感繞一不豫而遽言不能管天下事此臣所謂陛下之言為失也其得謂何方陛下不豫時中外皇皇莫知所為而陛下方以祖宗後裔為念是宗廟社稷之計慮至深且明也臣所謂陛下之言為得也今陛下既已平復御殿聽政是向之失者以為得也願推所謂得者而終行之行之術非明則不審非果則不決惟審與決而宗廟社稷之計定矣方今祖宗後裔蕃衍盛大信厚篤實伏惟陛下拔其尤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或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之事以繫天下人心異時誕育皇嗣復遣還邸則景德中故事是也初周王既薨真宗皇帝取宗室子養之宮中

者天下之大慮也太祖皇帝捨其子而立太宗皇帝者天下之大公也宗廟社稷之至計也唐自昭肅後君臣之間諱言儲副事者聞君之為也伏惟陛下觀太祖皇帝大公之心考真宗皇帝時故事而點唐昭肅以下之為斷于聖心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臣考之於古參之於今謀之於心書之於疏疏成而累月不上者大懼無益於事死今之世以累陛下之明也既而自解曰陛下不豫時尚不忘宗廟社稷之至計今已平復肯忘宗廟社稷之至計而殺敢言之諫官乎必不然也臣所以冒萬死而無避也伏惟赦臣萬死之罪審之決之以定宗廟社稷之至計非獨臣蒙更生之賜乃天下之人之心也不勝區區之愚臣昧死再拜

客有問勇於溫公者溫公曰景仁有范景仁者其為勇人莫之敵客曰景仁長僅五尺猶循循如不勝衣奚其勇溫公曰何哉而所講勇者若為勇乎是特匹夫之勇耳勇於外者若景仁勇於內者也自唐宣宗以來不欲聞人言仁勇於內者獨有之者無仁勇於內者則有矣然景仁後人見景仁無恙而雖為之者乎終不忍舍去況景仁身已通顯有聲望公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能行之乎凡人有勇不

能無或能之無不服焉如呂獻可先見范景

伊川擊壤以
自樂其道明
德立之時乎
雖其遇之否
泰身之休戚
何足以奪其
情

伊川擊壤集序

邵雍

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唯自樂又能樂時與
萬物之自得也伊川翁曰子夏謂詩者志之所之也
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聲成其文
而謂之音是知懷其時則謂之志感其物則謂之情
發其志則謂之言揚其情則謂之聲言成章則謂之
詩聲成文則謂之音然後聞其詩聽其音則人之志
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二二謂身也時也謂
身則一身之休戚也謂時則一時之否泰也一身之
休戚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一時之否泰則在夫興
廢治亂者焉是以仲尼刪詩十去其九諸侯千有餘
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垂訓之道
善惡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詩人窮感則識于怨愁榮
達則專于淫佚身之休戚發于喜怒時之否泰出于
愛惡殊不以天下大義而為言者故其詩大率溺于
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古者謂水能載舟亦
能覆舟是覆載在水也不在人也載則為利覆則為
害是利害在人也不在水也不知覆載能使人有利
害邪利害能使水有覆載邪二者之間必有處焉就
如人能蹈水非水能蹈人也然而有稱善蹈者未始

不為水之所害。人若外利而蹈水之情亦由人之情也。若內利而蹈水。利而壞之患。立至于前。又何必分乎人馬水馬。其傷性害命一也。性者道之形體也。性傷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之邪郭也。心傷則性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矣。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亦從之矣。是知以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然猶未離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則雖欲相傷。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之矣。予自壯文章正論卷十三

六九選四百八

歲業于儒術。謂人世之樂。何嘗有萬之一二。而謂名教之樂。固有萬萬。況觀物之樂。復有萬萬者焉。雖死生榮辱。轉戰于前。曾未入于胷中。則何異四時風花雪月。一過乎眼也。誠為能以物觀物。而兩不相傷者焉。蓋其間情累都忘去爾。所未忘者。獨有詩在焉。然而雖曰未忘。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謂其所作。異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律。不泐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鍾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雖曰

吟詠情性。曾何累于情哉。鍾鼓樂也。玉帛禮也。與其嗜鍾鼓玉帛。則斯言也不能無陋矣。必欲廢鍾鼓玉帛。則其如禮樂何。人謂風雅之道。行于古而不行于今。殆非通論。牽于一身。而為言者也。吁。獨不念天下為善者少。害善者多。造危者眾。而持危者寡。志士在畎畝。則以畎畝言。故其詩名之曰伊川擊壤集。

明道定性一
善惡哀樂之
情而且以太
公順應為主
蓋得性之真
者

定性書

定性篇答張載也中庸之旨也

程顥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
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
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
物為外卒已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
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
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
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
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
文章正論卷十三
若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
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
於西也非惟目亦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
人之心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太率患在於自私而
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
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
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
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鑒也與其非外而是
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
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

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
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
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
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
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
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吏事匆匆
未能精慮當否佇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
遠古人所非惟高明裁之

文章正論卷十三

九

君道之正始
在于學問而
終在于用人
神宗用人未
當而明道反
覆論之可為
病而藥矣

論君道

河南程頤告神宗也王佐之才也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趣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儒賢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嘒嘒無復廉耻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意體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當可大可謂
起于學校而
帝三之治
尚于此術人
君與學校以
重儒術庶幾
人治矣

論學校

神宗熙寧元年監察御史衷行程顥上疏曰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耻之行刑雖繁而姦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脩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乃方今人執私見家為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閑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群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脩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磨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

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於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漸自大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為人師者使教于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千室之鄉達於黨遂皆當修其庠序之制為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推經明行文章正論卷十三

切卓衆所信服者雖不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耻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有太學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懷姦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官二等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治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為之賞罰凡公卿大夫之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陰者並如舊制惟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行材能者於朝其在學賓興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太學五年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辦而為二等上者聽授以筦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修進中於論選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升選者皆論致太學而考察之為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

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既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不變矣豈非得士寔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謂帝王之道莫尚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為萬世行之

經筵劄子

河南程頤傳幼君也樓鑰曰此伊訓說命之文也

程頤

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傳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妾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臣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讀習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為益豈不甚大切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群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左乎今主上冲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

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

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其德義。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無復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為輔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有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持。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文章。正論。卷十三。一十六。小人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麗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

張子西銘一
段其言速其
辭又其言曲
而中較之東
郭則大徑庭
矣

西銘

張載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有
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
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
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
天下疲癯殘疾。憊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統乎孝者也。違曰悖
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
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
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
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
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
伯奇也。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
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指陳利害
宗之信
不如其
角何

應詔陳失政疏

司馬光

諫水司馬光諫神宗也王安石小人之闇者妄投君好創立新法將亂天下也

臣伏讀詔書，昔成湯以六事自責。今陛下以四時求諫，聖人所為異世同符。凡詔書所言，皆即日之深患。陛下既已知之，中外之臣亦有以當今之急務，生民之疾苦，力為陛下別白言之者乎？臣受國厚恩，備位侍從，鄉在朝廷，屢以狂瞽，塵浼聖聰，間以衰疾，自求閑官，不敢復預國家之議。四年於茲矣，幸遇陛下蒞不世之詔，問以朝政闕失，斯實千載一時。古人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況居位食祿者乎？是以不敢畏當塗之章正，而卷十三言也。竊觀陛下英敏之性，希世少倫，即位以來，銳精求治，耻為繼體守文之常主。高欲慕堯舜之隆，下不失漢唐之盛，權俊傑之才，使之執政，言無不聽，計無不從。所譽者超遷，所毀者斥退，垂衣拱手，聽其所為。惟心置腹，人莫能間。執政者亦悉心竭力，以副陛下之欲，耻為碌碌守法循故事之臣。每以周公自任，然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業，怨憤之聲，所不忍聞。災異之大，古今罕比。豈非執政之臣，所以輔陛下者，未得其道歟？所謂未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己，而惡人異己，是也。陛下既全以威福之柄，授之使之作新法以立天下，是宜與眾共之。捨短取長，以求盡善，而獨任己意，惡人攻難，群臣有與之同者，則擢用不次，與之異者，則禍辱隨之。人之情，誰肯棄福而取禍，去榮而就辱？於是天下之士，踈於富貴者，翕然附之，爭勸陛下益加委任，順從其言，嚴斷刑罰，以絕異議。如是者，往往立取美官。比年以來，中外執事權者，皆此屬矣。其懷忠直，守廉耻者，皆擯斥廢棄，或罹罪譴，無所容立。至於臺諫之官，天子耳目，所以規朝政之闕失，糾大臣之專恣，此陛下所當自擇，而亦使執政擇之，彼專用其所親愛之人，或小有違忤，即加貶逐，以懲後來，必得佞諛之尤者，然後使為之。如是則政事之愆謬，群臣之姦詐，下民之疾苦，遠方之冤抑，陛下何從得聞見之乎？又奏使詢訪利害於四方者，亦其所親愛之人，皆先稟其意，指憑其氣勢，以驅迫州縣之吏，善惡繫其筆端，升黜由其唇吻。州縣之吏，承迎奉順之不暇，何暇與之講利害？立同異哉？其入奏則云：州縣守宰，咸以為便經久可行。陛下但見其文書繁然可觀，以謂法之至善，詢謀僉同，豈知其在外之所為哉？或者更增為條目，務求新巧，互陳利病，各

事改張使畫一之法。日殊月異。久而不定。吏民莫知所從。蓋由襲故則無功。出奇則有賞。彼皆進身之私計。非有益國便民之志也。又令使者督責所在。監司盡力。則謂之非材。不職及沮壞新法。立行停替。或未熟新法。誤有違犯。皆不理赦。降去官。與犯賊者罪同。而重於犯私罪者。州縣之吏。唯奉行文書。救免罪戾。之不暇。民事不復留心矣。又潛遣邏卒。聽市道之人。謗議者。執而刑之。又出榜立賞。募人告捕。誹謗朝政者。臣不知自古聖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是以士大夫憤懣鬱結。視屋。竊歎。而口不敢言。庶人饑寒憔悴。怨嗟號泣。而無所控告。此則陛下所謂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也。苟忠謀退伏。阿諛滿側。而望百度之正。四民之樂。頌聲之洽。嘉瑞之臻。固亦難矣。方今朝之關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錢。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實無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歛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曰結保甲。教習凶器。以疲擾農民。六曰言狂狡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佻瑣

水利之興。有官亦有民。官者。有司也。民者。有田也。必與民共之。而後利可久。必與民共之。而後利可久。必與民共之。而後利可久。

瑣米鹽之事。皆不足為陛下道也。捨其大而言其細。捨其急而言其緩。外有獻替之迹。內懷附會之心。是姦邪之尤者。臣不敢為也。凡此六者之為害。人無貴賤愚智。莫不知之。乃至陛下左右前後之臣。日譽新法之善者。其心亦知其不可。但欲希合聖心。附會執政。慕貴富耳。一旦陛下之意移。則彼之所言。亦異矣。臣今不敢復費簡札。叙利害。以煩聖聽。但願陛下勿詢阿諛之黨。勿徇權臣之意。斷志罷之。必有能為陛下言其詳者矣。此六者之中。青苗免役錢。為害尤太。夫利者。民之所生。而有也。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也。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不得私為也。自未行新法之時。民間之錢。固已少矣。富商大賈。藏錙者。或有之。彼農民之富者。不過占田稍廣。積穀稍多。室屋脩完。耕牛不假而已。未嘗有積錢巨萬於家者也。其貧者。藍縷不蔽形。糟糠不充腹。秋指夏熟。夏望秋成。或為人耕種。資米食以為生。亦有未嘗識錢者矣。是以古之用民。各因其所有。而取之農民之役。不過出力。稅不過穀帛。及唐末兵興。始有稅錢者。故白居易識之曰。私家無錢鑪。平地無銅山。言責民以所無也。今有司為法。則不然。無問市井田野之民。由中及外。自朝

至暮唯錢是求。農民值豐歲賤糶其所收之穀以輸官。比常歲之價或三分減二。於斗斛之數或十分加二。以求售於人。若值凶年無穀可糶。吏責其錢不已。欲賣田則家家賣田。欲賣屋則家家賣屋。欲賣牛則家家賣牛。無田可售。不免伐桑棗。撤屋材。賣其薪。或殺牛。賣其肉。得錢以輸官。一年如此。明年將何以為生乎。故自行新法以來。農民尤被其患。農者天下之本。農既失業。餘民安所取食哉。今貨益重。物益輕。年雖饑。穀不甚貴。而民倍困。為國計者。豈可不少思其故哉。此皆飲錢之咎也。北盡塞外。東破海涯。南踰江

文章正論

卷十三

三

五

淮。西及邛蜀。自去歲秋冬。絕少雨雪。井泉溪澗往往涸竭。二麥無收。民已絕望。孟夏過半。秋種未入。中戶以下。大抵乏食。採木實草根以延朝夕。若又如是數月。將何如哉。當此之際。而州縣之吏。督迫青苗助役錢。不敢少緩。鞭笞縲紲。唯恐不追。婦子遑遑如在湯火之中。號泣呼天。無復生望。臣恐為窮則吟。獸窮則攫。民困窮已極。而無人救恤。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聚為盜賊。將何之矣。若東西南北。在所嚮聚。連群結黨。日滋月蔓。彌漫山澤。蹈藉城邑。州縣不能禁。官軍不能討。當是時。方議除去新法。將奚益哉。綠林赤

黑山之徒。自何而有。皆疲於賦歛。復值饑饉。困無聊之民耳。此乃宗廟社稷之憂。而廟堂之上。方晏然自得。以為太平之業。八九已成。此臣所為痛心疾首。晝則忘食。夜則忘寢。不避死亡。欲默不能者也。易復之初六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言過而能改。雖悔不大也。其上九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言迷而不復。凶且有災。於君道尤不利也。昔秦穆公敗於殽。作秦誓。蓋悔弃老成之遠慮。用利口之淺謀。以取覆敗。而思補其過也。故能終雪前耻。疆霸西戎。漢武帝征伐四

文章正論

卷十三

三

四

夷。中國虛耗。賊盜群起。又喪貳師之軍。乃下哀痛之詔。蓋始寤公卿方士之諂諛。對不以誠。致誤國事。有悔於心也。故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天下復安。自國家行新法以來。天下之人。心祈口禱。唯冀陛下之覺悟。而亟救其失。以蘇疲民。如望上天之膏澤。日復一日。以至於今。及今改之。猶可救也。過是則民力屈竭。一旦渙然離散。乃始勞心安集。豈不難哉。竊觀陛下詔書。寅畏天災。深自咎責。丁寧懇惻。以求至言。是陛下已知前日之失。而欲有所改為也。若徒著之空文。而於新法無所變更。是猶臨鼎衣魚之爛。而益薪不

已將何補哉陛下誠能放遠阿諛勿使壅蔽自擇忠
議為臺諫官收還威福之柄悉從已出詔天下青苗
錢勿復散其見在民間逋欠者計從初官本分作數
年催納更不收利息其免役錢盡除放差役並依舊
法罷市易務此所積貨物依元買價出賣所欠官錢
亦除利催本罷拓土開境之兵先阜安中國然後征
伐四夷罷保甲教閱使服田力穡所興修水利委州
縣相度凡利少害多者悉罷之如此則中外懽呼上
下感悅和氣薰蒸而必需洽矣彼阿諛之人附會執
政者皆緣新法以得富貴若陛下以為非而捨之彼
如魚之失水必力爭固執而不肯移願陛下勿問之
也臣竊聞陛下以早曠之故避殿撤膳其焦勞至矣
而民終不預其澤不若罷此六者立有溥博之德及
於四海也臣在冗散之地若朝政小小得失臣固不
敢預聞今坐視百姓困於新法如此將為朝廷深憂
而陛下曾不知之又今年以來臣衰疾浸增恐萬一
溘先朝露齋懷忠不盡之情長抱恨於黃泉是以冒
死一為陛下言之儻陛下猶棄忽而不之信此則天
也臣不敢復言矣

君實謂介夫
之言從容婉
婉不激不厲
句句藥石字
字誠懇道盡
忠愛

與王介甫書

光居常無事不敢涉兩府之門以是久不得通名於
將命者春暖伏惟機政餘裕台候萬福孔子曰益者
三友損者三友光不才不足以辱介甫為友然自接
侍以來十有餘年屢常同僚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雅
也雖愧多聞至於直諒不敢不勉若乃便佞則固不
敢為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
之道出處語嘿安可同也然其志則皆欲立身行道
輔世養民此其所以同也向者與介甫議論朝廷事
數相違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於光嚮慕之心未始
變移也切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
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
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天子用
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參大政豈非欲望衆人
之所望於介甫邪今介甫從政始暮年而士大夫在
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
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切切怨嘆人人歸咎於介甫
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光竊意門下之
士方日譽盛德而贊功業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
於左右者也非門下之士則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

無為觸之以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彼將自敗。若是者。不唯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則不然。忝備交遊之末。不敢苟避譴怒。不為介甫一一陳之。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謗毀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責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歛。已逋責也。介甫以為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為思。得古人所未嘗為者而為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須請學稼。孔子猶鄙之。以為不知禮義。信。况講商賈之末利乎。使彼誠君子耶。則固不能言利。彼誠小人耶。則固民是盡。以快上之欲。又可從乎。是知條例一司。已不當置而置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於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圍視。銜鬻爭進。各鬬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別出新意。以自為功名耳。此其為害已甚。

文章正論卷十三

三

韓公

矣。又置提舉司。當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比戶出助役錢。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雖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轢州縣。騷擾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農商喪業。故謗議沸騰。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書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伊尹為阿衡。有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孔子曰。君子求諸已。介甫亦當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者。亂政也。介甫更以為治術。而先施之。貸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為王政。而力行之。繇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歛民錢。雇市傭。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為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極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須臾離。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與賢者過之。及其失也。乃與不肖者不及也。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自古人臣之聖。無過周公與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嘗無過。未嘗無師。介甫雖大賢。於周公孔子。則有間矣。今乃自

文章正論卷十三

三

韓公

以我之所見天下莫能及人之議論與我合則善之與我不合則惡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進諂諛之士何由遠方正日踈諂諛日親而望萬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達難矣夫從諫納善不獨人君為美也於人臣亦然昔鄭人遊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遂于馮為楚令尹有寵於遂子曰八人皆無祿而多馬申叔豫以子南觀起之事警之遂于懼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日有記月有成歲有効周舍死簡子臨朝而嘆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吾是以憂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鄭侯絳侯相漢有書過之史諸葛孔明相蜀教與群下曰違覆而得中猶弃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若不能盡惟董幼宰參書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孔明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顓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爨雞主司晨太主吹盜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知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

子與老氏之說不同安石以紛紛更制益不審何而深迷欲取點與之意

其家主之法也孔明謝之及顯卒孔明垂泣三日呂定公有親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薦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定公時有得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盡哀曰德淵呂公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執此數君子者所以能功成名立皆由樂聞直諫不諱過失故也若其餘驕亢自用不受忠諫而亡者不可勝數介甫多識前世之載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孔子稱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言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介甫素剛直每事於人主前如與朋友爭辨於私室不少降辭氣視介錡鼎鑊無恐也及賓客僚屬謁見論事則唯希意迎合曲從如流者親而禮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艱然加怒或詬罵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昔王子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謂自信太厚者也光昔從介甫游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

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為民父母，使民時，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今介甫為政，首制置條例，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歛盡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介甫為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之，棄者取之，斲斲焉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內起京師，外周四海，士吏兵農工商僧道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乎？何介甫總角讀書，白頭秉政，乃盡棄其所學，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成王戒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孔子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上不酌民言，則下不天上。施自古立功立事，未有專欲違眾而能有濟者也。使詩書孔子

文章正論卷十三

三十一

四百里

漸可大曰用
心太過自信
公厚二言
安石之為人

之言皆不可信，則已。若有可信，則豈得盡棄而不顧哉？今介甫獨信數人之言，而棄先聖之道，遠天下人之心，將以致治，不亦難乎？近者藩鎮大臣有言：散青苗錢，不便者，天子出其議以示執政，而介甫遽悍然不樂，引疾臥家，光被旨為批荅，見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辭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故直叙其事，以義責介甫。早出視事，更新令之，不便於民者，以福天下。其辭雖樸拙，然無一字不得其實者。切介甫不相識，察被督過之上書自辯，至使天子自為手詔以遜謝，又使呂學士再三諭意，然後乃出視事。誠是也。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報天子之盛德，今則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李正言青苗錢不便，詰責使分析，呂司封傳語祥符知縣未散青苗錢，劾奏乞行勘會，觀介甫之意，必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不復顧義理之是非，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光竊為介甫不取也。光近蒙聖恩過聽，欲使之副貳樞府，光竊惟居高位者，不可以無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報，故輒敢申明去歲之論，進當今之急務，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主上以介甫為心未肯俯

文章正論卷十三

三十一

大書

從光切念主上親重介甫。中外群臣無能及者。動靜取捨。唯介甫之為信。介甫曰。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曰。不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唯繫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夫人誰無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損於明。介甫誠能進一言於主上。請罷條例司。追還常平使者。則國家太平之業。皆復其舊。而介甫改過從善之美。愈光大於前日矣。於介甫何所虧喪。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與介甫。趣嚮雖殊。大歸則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澤天下之民。光方欲辭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謂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陳其志。以自達於介甫。以終益友之義。其捨之取之。則在介甫矣。詩云。周爰咨謀。介甫得光書。儻未賜棄擲。幸與忠信之士謀。其可否。不可示諂諛之人。必不肯以光言為然也。彼諂諛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緣改法。以為進身之資。一旦罷局。譬如魚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國家之大計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

或齟齬可憎。及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將何擇焉。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之過。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雖然。於善人亦何憂之有。用是故敢妄發而不疑也。屬以辭避恩命。未得請具病膝瘡。不可出。不獲親侍言於左右。而布陳以書。悚懼尤深。介甫其受而聽之。與罪而絕之。或詬罵而辱之。與言於上。而逐之。無不可者。光俟命而已。

進資治通鑑表

先奉勅編集歷代君臣事迹。又奉聖旨。賜名資治通鑑。今已了畢者。伏念臣性識愚魯。學術荒疎。凡百事為皆出人下。獨於前史粗嘗盡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厭。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便。況於人主。日有萬機。何暇用覽。臣嘗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取關國家興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私家力薄。無由可成。伏遇英宗皇帝。秉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思歷覽古事。用恢張大猷。爰詔下臣。俾

之編集臣夙昔所願一朝獲伸踊躍奉承惟懼不稱
先帝仍命自選辭官屬於崇文院置局許借龍圖天
章閣三館祕閣書籍賜以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
以供果餌以內臣為承受眷遇之榮近臣莫及不幸
書未進御先帝違棄群臣陛下紹膺大統欽承先
志寵以冠序錫之嘉名每開經筵常令進讀臣雖頑
愚荷兩朝知待如此其厚隕身喪元未足報塞苟
智力所及豈敢有違會差知永興軍以衰疾不任治
劇乞就冗官陛下俯從所欲曲賜容養差判西京
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嵩山崇福宮前後六任乃聽以

書局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臣既無他事得以研
精極慮窮錫所有。自力不足繼之以夜徧閱舊史旁
采小說簡牘盈積。浩如煙海。挾摭幽隱。校計毫釐。上
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
九十四卷。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錄
三十卷。又參考群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為考異三
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開局。迄今始成。歲月
淹久。其間抵牾。不敢自保。罪負之重。固無所逃。重念
臣違離闕廷。十有五年。雖身處於外。區區之心。朝夕
寤寐。何嘗不在陛下左右。顧以驚寒無施而可。是以

專事鉛槧用酬大恩庶竭涓塵少裨海岳臣今筋骸
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為旋踵
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伏望陛下寬其妄作之
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閒之燕時賜省覽監前世之
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足以懋稽
古之盛德濟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則
臣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矣謹奏表陳進以聞

神宗獎諭之曰史學之廢久矣紀次無法議論不明
豈足以示懲勸明久遠哉卿博學多聞貫穿古今上
自晚周下迄五代發揮綴緝成一家之書褒貶去取

有所據依省閱以還良深嘉歎今賜卿銀絹對衣腰帶鞍轡馬具如別錄至可領也

今世之先
急後錢謀
之體也世
無起其利
深計國家
利而為煩
有求聽或
主所輕留
中不出上
下之請遂
隔

諫院題名記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制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忘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仁宗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仁宗刺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懼哉。

與王介甫書

劉邠

見所與曹公立書論青苗錢大意覺悵惋仲尼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聽而能判曲直豈不為美然而聖人之意以無訟為先者貴息爭於未形也今百姓所以取青苗錢於官者豈其人富贍飽足樂輸有餘於公以為名哉公私債負逼迫取於已無所有故稱貸出息以濟其急介甫為政不能使民家給人足毋稱貸之患而特開設稱貸之法以為有益於民不亦可羞哉甚非聖人之意也自三代以來更歷秦漢治道駁雜俗益澆薄其取於民者百頭千緒周公之書有之而今無者非實無之也推類言之名號不同而已矣若又取周公所言以為未行而行之吾恐不但重複將有四五倍蓰者矣一部周禮治財者過半其非治財者未聞建行一語獨此一端守之堅如金石將非識其小者近者歟今郡縣之吏方以青苗錢為最要又青苗錢未足未得催二稅郡縣吏懼其黜免思自解救其材者猶能小為方略以強民其下者直以威力刑罰督迫之如此民安得不請安得不納而謂其願而不可止者吾誰欺欺天乎凡人臣之納說於時君勸其恭儉小心所謂道也莫不逆耳

難從及至勸其為利取財於民廣肆之意不待辭之畢而喜矣故姦臣爭以言財利求用不復取遠古事言之在唐之時皇甫鎛裴延齡用此術致位公相雖然二人者猶不敢避其聚斂之名不如介甫直以周公聖人為證上則使人主無疑下則使廷臣莫敢非若是乎周公之為桀跖嚙矢析楊接摺也商鞅為秦變法其後夷滅張湯為漢變法後亦殺為法逆於人心未有保終吉者也且朝廷取青苗之息專為備百姓不足至其盈溢能以代貧下賦役乎府庫既滿我且見其不復為民矣外之則尚武開斥境土內之則廣游觀崇益宮室鄙語曰富不學奢而奢自至自然之勢也介甫一舉事其救至此可無念哉可無念哉

論王安石

呂誨

臣切以大姦似忠大詐似信惟其用捨繫時之休否也至如少正卯之才言偽而辨行偽而堅順非而澤強記而博非宣父聖明孰能去之唐盧杞天下謂之姦邪惟德宗不知終成大患所以言知人之難堯舜其尤病諸陛下即位之初起王安石就知江寧府未幾召為學士搢紳皆慶陛下之明擢有文之臣以適其用也及進貳台席食論未允衡石之下果不能欺其重輕也古人曰廟堂之上非草茅所當言正謂是也臣伏觀參知政事王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文章正論卷三 四十一 三言五言

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斯衆所共知者臣略跡十事皆目覩之實迹異上寤於宸鑒一言近誣萬死無避安石向在嘉祐中判糾察刑獄司因開封府爭鶴鵲公事舉駁不當御史臺累移文催促謝恩倨傲不恭相次仁宗皇帝上僊未幾安石丁憂其事遂已安石服滿託疾堅卧累詔不起終英宗朝不臣就如

有疾陛下即位亦合赴關一見稍存人臣之禮及就除江寧府於私安便然後從命慢上無禮其事一也安石任小官每一遷轉避避不已自知江寧府除翰林學士不聞固辭先帝臨朝則有山林獨往之

思陛下即位乃有金鑾侍從之樂何慢於前而恭於後見利忘義豈其心乎好名欲進其事二也人主延對經術之士講解先王之道設侍講侍讀常員執經在前乃進說非傳道也安石居是職遂請坐而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取師氏之尊真不識上下之儀君臣之分况明道德以輔益聰明者乎但要君取名而已其事三也安石自居政府事無大小與同列異議或因奏對留身進說多乞御批自中而下以塞同列沮論是則掠美於已非則歛怨於君用情罔公其事四也安石自糾察司舉駁多不中理與法官爭論刑名不一常懷忿隙昨許遵誤斷謀殺公事力為主張妻謀殺夫用按問欲舉減等科罪挾情壞法以報私怨兩制定奪但聞朋附二府看詳亦皆畏避徇私報怨其事五也安石初入翰林未聞進一士之善首率同列稱弟安國之才朝廷與狀元恩例猶謂之薄主試者定文卷不優其人遂罹中傷小惠必報纖仇必復及居政府纔及半年賣弄威福無所不至自是畏之者勉意俯從附之者自鬻希進奔走門下唯恐其後背公死黨今已盛矣怙勢招權其事六也宰相不視事旬日差除自專遂近臣補外皆不附已者妄

言盡出聖衷。若然不應是安石報怨之人。丞相不書勅。本朝故事。未之聞也。意示作威聳動朝著。然今政府同列依違。宰臣避忌。遂專恣而何施不可。專威害政。其事七也。凡奏對黼座之前。唯肆強辯。向與唐介爭論謀殺刑名。遂致誼譁。衆非安石而是介。介忠勁之人。務守本體。不能以口舌勝。不幸憤懣。發疽而死。自是同列尤甚畏憚。雖丞相亦退縮不敢較。其是非任性凌轢同列。其事八也。陛下方稽法唐克敦睦九族。奉親愛弟。以風天下。而小人章辟光獻言。俾岐王遷居于外。離間之罪。固不容誅。上尋有旨送中

文章正論卷十三

四十二

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矣。伏望陛下圖治之宜。當稽于衆。方天災屢見。人情未和。唯在澄清。不宜撓濁。如安石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臣所以澀懇而言。不虞橫禍。期感動於聰明。庶判別於真偽。况陛下志在剛決。察於隱伏。當質於士論。然後知臣言之中否。然詆訐大臣之罪。不敢苟逭。孤危若寄。職分難安。當復露章。請避怨敵。

文章正論卷十三

四十三

四十三

宋家百年無
事如八元
未壞者猶
病補偏救
加以王道
國脈自衰
而後安石
乃以文好
之勤醫也
宗舍解司
而醫國之
是任國家
氣盡矣呂
身也
以疾喻政
天下非為一

呂誨以疾喻政

臣輒罄愚誠上干宸慈伏况微臣本無宿疾偶值醫
者用術垂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
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安投湯藥率任情意差之指下
禍延四肢寢成風痺遂難行步非祇憚炙鑊之苦又
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為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
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托良以為憂豈是思逃祿以偷
生不俟引年而還政顧惟素志幾負明時力既不足
誠豈得已况恃睿聖夙謀孤忠進非左右之容退知
榮辱之分與之全節示以曲成臣不避再煩天聽欲
乞致仕仍不願改官早賜俞可臣無任籲天懇激之
至

人皆知青六
國事秦不知
秦六國皆德
時德則可以
天下無敵于
之說得一邊
則論

六國

蘓洵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
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
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備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
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
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
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
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
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
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
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
故不戰而疆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
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
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處而不助
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
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
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
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
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
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

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約之術。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約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天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辨奸論

安石有浮名。上下俱為所惑。錄洵作辨奸以刺之。先見與呂晦同。而衆莫知也。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壅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忤不求。與物浮沈。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宜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盧之衣。食大羖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凡

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惑。應豎刀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則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謝可大曰天
下勢而已矣
商其勢之所
尚而威惠各
當其宜強弱
可無論已

審勢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于千萬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于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也。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為據依。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公為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臣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強甚者。威錫而不振。弱甚者。惠藝而下。不以為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無

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張而天下震懾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衰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未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于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一人之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為陰其性之為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于涸而陽不至于亢苟不能先審觀已之為陰與已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于陰陽者固死于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為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大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為弱秦有天下散為郡縣聚為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為強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服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遁各固其國以相侵據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以

文章正論卷十三

五

四

張強不如漢
特在區區
厚而老矣
蓋斯之也
大體修人
德新時之
惠務

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以駸駸焉日趨於強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強政濟強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我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于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于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大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大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強盛陵壓中國而邀金繒幣帛之耻不為怒也若此數者大弱之實也父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

文章正論卷十三

五

一

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臣以為弱在於政而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今夫一與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為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偕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強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為強國也文章正論卷十三 五十七

一旦發怒裂衆萬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戮兵擊趙魏衛趙魏衛盡走請和而齊國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籍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為焉有欲為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

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姦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罰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輕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為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臣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懾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為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繼而必曰威邪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為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弃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伯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伯也武王秉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刖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為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於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天下之民化之其風淫嬖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為亂於是誅勦其強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任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顛魏皆不

文章正論卷十三 五十八

說以刑罰其治亦未嘗以刑為本而號亦為伯而謂
湯非王而文非伯也得乎故用刑不必伯而用德不
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為不
可用刑用刑何為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
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至誠至仁
至誠至仁
至誠至仁
至誠至仁
至誠至仁
至誠至仁
至誠至仁
至誠至仁
至誠至仁
至誠至仁

治道論

蘇軾

人君以至誠為道以至仁為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
堯舜之主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皆為非道至仁之
外更作他德皆為非德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
民內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
毫偽也如此則四海之內親之如父子信之如心腹
未有父子相圖心腹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治未
之有也絲毫之偽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脉如
人飲酒先見於色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猜阻行於
千里之外疆者為敵弱者為怨四海之內如盜賊之
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
謂至仁視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時使薄
歛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逆於好用兵怨莫大於好
起獄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甚於奪民利此四者陷
民之坑穽而伐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
仁不可勝用也傳曰至誠如神又曰至仁無敵審能
行之當獲四種福以人事言之則主逸而國安以天
道言之則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
之效也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厭常道而求異術文姦

言以濟暴行為申商之學者。則曰。人主不可以不學術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為人父而用術於子。其可乎。為菴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欲窮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多殺。則曰。吾以禁姦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斂。則曰。吾以彊兵革而誅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皆亡國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嘗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舍己而從眾。眾之所是。我則與之。眾之所非。我則去之。夫眾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眾而用一己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為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人竊吾威福以賣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侔矣。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謂也。愛者。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勝於惠愛。如是。則予

天亦至明
而猶節其
命。而愛其
神。明。上。意。天
簡。亦。何。事。煩
其。終。今。多。其
紀。綱。耶。

不如奪生不如殺。堯不如桀。而幽厲桓靈之君。長有天下。此不可不辨也。書曰。臨下以簡。御眾以寬。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漢高祖去秦苛暴。約法三章。蕭何定律九篇而已。至於文景。刑措不用。歷魏而晉。條目滋重。斷罪所用。至二萬六千三百七十二條。而姦盜不勝。民無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國初加以注疏。情文備矣。今編敕續降。動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慮。所不能照。而法病矣。臣愚謂當熟議而少寬之。人主前旒蔽明。難續塞聰。耳目所及。尚不敢盡。而况察人於耳目之外乎。今御史六察。專務鈎考簿書。摭發細微。自三公九卿。救過不暇。夫詳於小。必略於大。其文密者。其實必疎。故近歲以來。水旱盜賊。四民流亡。邊鄙不寧。皆不以責宰相。而尚書諸曹。文牘繁重。窮日之力。書紙尾不暇。此皆苛察之道也。不可以不變。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先王之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其辭正。則其取之也義。三代之君。倉租衣稅而已。是以辭正而民服。自漢以來。鹽鐵酒茗之禁。稱貸權易之利。皆心知其非。而冒行之。故辭曲而民為盜。今欲嚴刑妄賞。以去盜。不若捐利以子民。衣食足而盜賊自止。夫興利以聚財者。人臣之利。

文章正論卷十三

手七 楊慎曰

也非社稷之福省費以養財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國之本而刑者民之賊興利以聚財必先煩刑以賊民國本搖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賞近歲宮室城池之役南蠻西夏之師車服器械之資略計其費不下五十萬緡求其所捕卒亦安在若以此積糧則沿邊皆有九年之蓄西夷北邊望而不敢近矣趙充國有言湟中穀斛八錢吾謂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不待煩刑賊民而邊鄙以安然為人臣之計則無功可賞故凡人臣欲興利而不欲省費者皆為身謀非為社稷計也人主不察乃以社稷之深憂而徇人臣之私計豈不過甚矣哉

文庫正

論

卷十三

一

五十四

廟可大曰兵
凶器也窮兵
黷武者未必
成功而鮮不
遺害蘇軾代
方平切諫之
書其知用兵
之

代張方平諫用兵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得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至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宜譴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為陛下言其甚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

文庫正

論

卷十三

一

五十四

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素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沒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已裕人。幾至刑措。而一

文章正論

卷十三

一

百四十八

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徂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偷惰。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

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群臣百僚。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詳向為橫山之謀。韓絳効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然。而天怒民怨。衆兵皆叛。京師騷然。陛下之汗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怨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耻。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橫山。熊本發難於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累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彞。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笑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

文章正論

卷十三

一

百四十八

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于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割鱗魚鱉。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死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環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南郊當給。父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蜂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歛隨作。民窮而無告者。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作。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痛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

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厲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譴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為。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於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群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為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為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已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無疑。故不敢以眾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

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慟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籍口矣唯陛下哀而察之

文章正論卷十三

二

五

呂東萊評此篇前說前說不好一步面略放一步步與他言前亦與他言者天抵作文體式要如此頭仍舊使孔子不為亦自相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茫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說顏淵嘿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眾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嘗恠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盡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恠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言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

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戾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然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自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文章正論卷十三

至六

荀卿

東萊曰：此篇頭便內外相形一句，始知本無此意。要說他後而作文字之法，不是故先張大以虛作實。

秦始皇扶蘇論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海走琅琊。次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殺卒以亡秦。

文章正論卷十三

至七

四人

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之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其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有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取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恠。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沉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薰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

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斯高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為輕典以慘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孰視始皇環柱而走而莫之救者以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此易彼鞅立信於徒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傳無惻容積威信之極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識古

蘇云以法毒天下三句乃粘商鞅始見殺下油漢武果殺戾太子反叛意氣勢融不血突

者公族有罪三宥而後致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兵興為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為除去夫如是將何止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為其恃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鷄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附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歛有常限而以先期為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為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義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為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文章正論卷十三

一主事官

王野曰通
無大字
一或成不
邪點

教戰守

破前此策說破宋室膏肓之病其後靖康之禍如逆觀其事者信乎有用之言也至其文開衍浩大尤不可及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為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際教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懼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為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恭於遊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耗痿廢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之為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

論致病之由
可謂然固
亦如是難
與邦而大
無事每難
之利

兩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
力作而窮冬暴寒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
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為之毒今王公貴
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
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
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
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徂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
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
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
鬪之事則縮頸而股栗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
文章正論卷十三
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為生事擾民漸不可長
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天下固有意
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為變故無自而
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百
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
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
出於東非有難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亦不能免也
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
事之中一旦出身而陷死地則其為患必有所不測
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

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厥
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
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
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
為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為
此所以為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
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
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
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為天下之知戰
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
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文章正論卷十三
一十五

建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
與他公是以
地國形容比
明出坐方見
朝廷坐收土
知金丁多第
少主棄棄墳
墓上尤切重
與雅在言外文極

表忠觀碑文

建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
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
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
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
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
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
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
元瓘至其孫忠獻王仁侑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
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
其後卒以國入觀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
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
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
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王之富甲於
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
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於今不
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
削平而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
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醢
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

文章正論卷之五

主六

錢氏

表忠觀銘

錢氏之意臣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
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若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
絕類離群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
強弩射潮江海為東殺宋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
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
歲時歸休以燕父老睜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
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
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
我繼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

文章正論卷之五

主七

錢氏

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
歸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
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文章正論 卷之十三終

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
歸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
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文章正論 卷之十四

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萊劉祐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東萊徐圖校

論呂惠卿

蘇轍

臣聞漢武帝世御史大夫張湯挾持巧詐以迎合上
意變亂貨幣宗長行獄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
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唐德宗世宰相盧杞妬
賢嫉能戕害善類力勸征伐助成暴飲使天下相率
叛上至於流播德宗覺悟逐杞而後社稷復存蓋小
人天賦傾邪安於不義性本陰賊尤喜害人若不死
亡終必為患臣伏見前參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
辯詐兼盧杞之姦凶詭變多端敢行非度見利忘義
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為腹心安石山野
之人彊很傲誕其於吏事真無所知惠卿指摘教導
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
先帝知琦朴忠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
執政皆聞德音安石惶遽自失亦累表乞退天下欣
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為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
對力進邪說榮惑聖聽巧回天意身為館殿攝行內
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偽辯以難琦說仍

為安石畫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自是諍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至於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後又建事實簿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雞豚狗彘。抄剽殆遍。專用告訐。推析毫毛。鞭箠交下。紙筆翔貴。小民怨苦。其於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戶。上下騷動。不安其生。遂致河北人戶流移。雖上等富家。有驅領車牛。懷挾金銀。流入襄鄧者。旋又興起大獄。以恐脅士人。如鄭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原其用心。本欲株連蔓引。塗污公卿。不止如此。獨文章正論卷十四 二 劉三石

擢任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豫。初實由此。邊釁一生。至今為梗。及其移領河東。大發人牛耕葭蘆。吳堡兩寨。生地托以重兵。方敢布種。投種而歸。不敢復視。及至秋成。復以重兵防托。收刈所得。率皆秕稗。雨中收穫。即時腐爛。惠卿張皇其數。牒轉運司交割。妄言可罷饋運。其實所費不貲。而無絲毫之利。邊臣畏憚。皆不敢言。此則惠卿立朝事迹一二。雖復肆諸市朝。不為過矣。若其私行險薄。非人所為。閭閻下賤。有不食其餘者。安石之於惠卿。有邪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為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為讐敵。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既已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梏其歸。安石覺之。被召即起。迭相攻擊。期致死地。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朱華等錢買田產。使舅鄭廣請奪民田。使僧文捷請奪天竺僧舍。朝廷遣塞周輔推鞠其事。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故事不復究。案在御史可覆視也。惠卿言安石相與為姦。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馮京也。京安石皆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先帝猶薄其罪。惠卿復發其

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肝肺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問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挾撻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犬彘之所不為而惠卿為之曾不愧耻天下之士見其在位側目畏之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於已必取仁於父兄信於師友然後付之以事故放麀違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狗君也而推其忍則至於弑君藥布惟不廢彭城之命故高祖知其賢李勣惟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許其義二人終事二主俱為名臣者仁心所存無施不可雖公私有異而忠厚不殊至于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背逆人理世所共疑故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殺於桓氏皆以其平生反覆勢不可存夫曹相古之姦雄駕御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信惟恐不及而置惠卿於其間譬如薰蕕雜處梟鸞並棲不惟勢不兩立兼亦惡者必勝況自去歲以來朝廷廢吳居厚呂嘉問蹇周輔朱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黷兵一事害民皆不得

逃譴今惠卿身兼衆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閑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論奏姦邪至於邵綰李定之徒微細必舉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凶悍猜忍如蝮蝎萬一復用睚眦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臣愚竊慮以為備位言責與元惡同時而畏避隱忍辜負朝廷是以不憚死亡獻此愚直伏乞陛下斷自聖意略正典刑縱未以汙鉄鎖猶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

論分別邪正劄子

論邪正藉諫哲宗也召惟辨邪正為職一
權而天下定矣調停臣自謝身安也范呂誤
國之大罪焉

臣今月二十二日延和殿進呈劄子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朝廷因復口陳其詳以瀆天聰竊觀聖意顧不以臣言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幾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文章正論卷十四

文章正論卷十四

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周易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為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為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為復二陽在下其卦為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為姤二陰在下其卦為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為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為小人奠居于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

無失其所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復故泰之九三則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迹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坵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難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昔先皇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令觀其設意本非漢唐之右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踖躅若無所措朝廷雖不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

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歟！以此調停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倖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而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睚眦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脅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而槩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為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為民徙，之邊遠，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無泣思。亮夫駢立、嚴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它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其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讎，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朝廷用捨施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為少。彼既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為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臯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故臣願陛下

文章正論卷十四

一八

臣等

下斷自聖心，不為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文章正論卷十四

一九

臣等

安石素性
和喜宗與
世觀其子
又其科正
慨而激其
不河以入
服

孔子世家議

王安石

太史公叙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
特起則曰列傳此其列孔子為世家奚其進退無所
振耶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
之以傳宜矣曷為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
教化之盛竊奕萬世故為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至
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
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
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
亂其列所謂多所抵牾者也

文章正論卷十四

一十

漢可大曰召
公周堂之賢
相也管蔡流
吉周公之政
益周公之政
不悅周公之
政

召公不悅論

漢之諸儒皆以為周公攝政而召公不悅以孔氏古
文考之則召公之不悅也周公既歸政矣然召公之
不悅何也曰成王可與為善可與為惡者也周公既
復辟成王既即位蓋公懼王之不能終而廢先王之
業也是以不悅焉夫周之先王非聖人則仁人也積
德累行數世而後受命以周公繼之累年而後太平
民之習治也久矣成王以中才承其後則其不得罪
於天下之民而無負於先王之烈也不亦難乎如此
則責任之臣不得不以為憂也周公曰君惟乃知德
文章正論卷十四

文章正論卷十四

土

周公儻在是乎曰憂其可憂疑其可疑召公之所以不悅也憂其可憂而卒之以不憂疑其可疑而卒之以不疑周公之所以誥也五聲之相得也五味之相入也其始不同而卒於和也聖賢之相揆也亦若是而已矣以此謂召公為不及周公則吾於征苗以伯翳為賢於禹也其可乎然則召公固無不悅周公之事乎曰自堯舜沒至於周而賢人為衆詩曰肅肅免置楸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言免置之人猶足以干城乎公侯也又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言其為士者亦皆有德之髦也當此之時而召公為臣則其為賢亦遠矣以召公為不足知周公也則凡在周之士大夫宜無一人知周公者矣然則周公孰與之謀而就事乎且以召公為不賢而不足以知周公也則文武周公曷為任之至於此極而召公又安能以其令名終也以召公為賢而不悅乎周公則其與之共事而不爭又不去焉何也夫聖人之所立賢人有所不能知者矣顏子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顏子之於孔子有所不能知者也雖然未嘗不心悅而誠服之也此其所以為賢人也如賢人之於聖人既不足

以知之而不能悅也則是聖與賢幾異類而相反也或曰子路之於孔子嘗不悅也曰由之鄙人也何足以語召公也哉孔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文武周公之使人猶孔子也文武周公所以為三公與孔子所使治千乘之賦者其智之不同亦可知已然則成王之疑周公也召公曷為不諫曰召公坐而論道以相成王者也其朝夕所以開王心者史能悉記之乎

子貢存魯亂齊破吳強晉伯越

荆公曰：予讀所載子貢事，疑傳之者妄不然而子貢安得為儒？夫所謂儒者，用於君則憂君之憂，食於民則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則脩身而已。當堯之時，天下之患患於洪水，堯以為憂，故禹於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而不省其子也。而天下之民患有甚於洪水，天下之君患有甚於堯，然則禹之賢而獨安陋巷之間，曾不以天下憂患介其意也。夫二人者，豈不同道哉？所遇之時則異矣。蓋生於禹之時，而由禹之行，則是楊朱也；生於回之時，而由禹之行，則是墨子也。文章正論卷十四

仲孫也。宗國之
以存魯先
事以謀也其
迹似說而可
與儀等出
公之論當出
穎濱下矣

荆公何使之亂歟？吾所以知傳者之妄一也。於史考之，當是時，孔子子貢窮為匹夫，非有卿相之位，萬鍾之祿也。何以憂患為哉？然則異於顏回之道矣。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二也。墳墓之國，雖君子之所重，然豈有憂患之謀為義哉？僭使有憂患為謀之義，則豈可以變詐之說亡人之國而求自存哉？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三也。子貢之行，雖不能盡當於義，然孔子賢弟子也。孔子之賢弟子之所為，固不宜至於此。矧曰孔子使之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舉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直。子貢雖好辯，詎至於此耶？亦所謂毀損其真者哉。文章正論卷十四

穎濱曰：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伯越。予觀春秋左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非陳恒。吳之伐齊，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吳楚之戰，陳乞猶在，而恒未任事。凡太史公所記皆非也。蓋戰國說客設為子貢之辭，以自託於孔氏，而太史公信之耳。孔子有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孔子之門所謂言語者，初止於此。至於子貢，加之巧辯，可以解紛結救患難，如今所載而已。若如公孫衍、張儀，騁其詭辯，傾覆諸

侯以快意一時此則孔氏所諱也

文章正論卷十四

十六

十六

固以民為天
民以食為天
天以食為天
不無命元以
上無命元以
大之召下無
相與伊子之
行之新法以
之新法以
為五七

論新法進流民圖

鄭俠

臣伏觀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于今經春不雨麥苗焦枯黍粟麻豆粒不及種旬日來街市米價暴貴聲情憂惶十九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官錢小求升米草木魚鱉亦莫生遂變夷輕肆敢侮中國皆由中外之臣輔相陛下不以道以至于于此臣竊惟災患有可召之道無可試之刑其致之有漸而米如疾風暴雨不可復禦流血藉尸方知喪敗此愚夫庸人之見而古今比比有之所貴於聖神者為其能圖患未然而轉禍為福者也方今之勢猶有可救臣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諸有司欽掠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天心調陰陽降雨露以延天下萬姓垂死之命而固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祉君臣際遇貴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下養愛黎庶甚於赤子故自即位來一有利民便物之政靡不毅然主張而行陛下之心亦欲其人人壽富而躋之堯舜三代之盛耳夫豈區區充滿府庫盈溢倉廩終以富衍彊大勝天下乎而中外之臣略不推明陛下此心而乃肆其叨憤剝削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坐視夫民之死而不恤夫陛下所

存如彼聲臣所為如此不知君臣際遇欲作何事徒只日起百資意指氣使而已乎臣又惟何世而無忠義何代而無賢德亦在乎人君所以駕馭之如何耳古之人在山林畎畝不忘其君其易楚負販匹夫匹婦咸欲自盡以贊其上陛下之朝臺諫默然具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規避百為不敢居是職者而左右輔弼之臣又皆貪猥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不知時然耶陛下以使之然耶以為時然則堯舜在位便有夔契湯文在上便有伊呂以至漢唐之明君我祖宗之聖朝皆有大忠義大賢德文章止論卷十四

之臣而在中外君臣之際若腹心手足然君唱於上臣和於下主發於內臣應於外而休嘉之德下浸於昆虫草木千百世之下莫不欣慕而傲則之獨陛下以仁聖當御撫養為心而羣臣所以應和之者如此夫非時然抑陛下所以駕馭之道未審爾陛下以爵祿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之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夫得一飯於道傍則遑遑圖報而終身饜飽於其父則不知德此庸人之常情也今之食祿往仕如此若臣所聞則不然君臣之義父子之道也故食其祿則憂其事凡以移事父之孝而從事於此也

若乃思慮不出其位尸祝不越樽俎治庖人之事牛羊茁壯會計當各以其職而不相侵也至於邦國若否知無不言豈有君憂國危羣臣乃飽食饜觀若視路人之事而不救曰吾各有守天下之事非我憂哉故知朝廷設官位有高下臣子事上忠無兩心與其得罪于有司孰與不忠於君父與其苟容於當世孰與得罪于皇天臣所以不避萬死罪千萬重之天關以告訴于陛下者凡以上畏天命中憂君國而下憂生民耳若臣之身使其粉碎如一螻蟻無足顧愛臣竊惟南征西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為圖而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賣兒流離逃散斬桑伐棗拆壞廬舍而賣於城市輸官輸粟遑遑不給之狀為圖而獻前者臣不敢以所聞謹以安上門逐日所見續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明眼目已可嗟咨涕泣而況數千里之外有甚於此者其圖謹附狀投進如陛下觀圖衍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慢天之罪如稍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甘俟誅戮

重館閣之選

劉安世

哲宗時右正言劉安世上奏曰臣伏見祖宗初定天下首闢儒館以育人材累聖遵業益加崇獎處於英俊之地而厲其名節觀以古今之書而開其聰明廩食大官不任吏責所以成就德器推擇豪傑名卿賢相多出此途得人之盛無愧前古然自今歲以來寢輕其選或緣世賞或以軍功或酬聚斂之能或徇權貴之薦未嘗較試遂帖職名漸開僥倖之門恐非祖宗之意伏望陛下明詔執政今後館職無俾輕授必求文學行誼有聞於時審察其才實可長育然後一依近降條制召試而命庶使名器漸重不容幸得循致賢能以備官使安世又上奏曰臣近嘗奏請今後館職欲乞並依元立條制召試而授已奉聖旨施行然臣伏觀所降指揮尚有未盡輒復論列庶幾小補臣嘗謂祖宗以來新進入館之人鮮有不試而命者惟是縉紳宿望治效顯著或累持使節或移鎮大藩欲示優恩方令帖職今陛下過聽臣言追復舊制雖云大臣奏舉到館職並依條召試方得除授而繼云其朝廷特除者不在此限則是不問人才之如何資歷之深淺但非奏舉皆可直除名為更張弊源尚在

臣愚欲乞特降指揮依倣故事約自轉運使以上資序特除者方得不用此制庶能塞僥倖之門重館閣之選

易之泰曰小人道消否曰小人道長其初下也下之兩立也

去邪疏

右臣今月二十四日延和殿進對。嘗論蔡確朋黨事。雖粗陳大槩。而臣內有誠懇。未能盡達。天聽事體至重。不可不憂。惟陛下無憚煩。而詳覽焉。臣聞蔡確章惇黃履邢恕四人者在元豐之末。相與交結。誦為死黨。惇確執政。倡於內。履為中丞。與其寮友和之於外。恕立其間。往來傳送天下之事。在其掌握。公然朋比。傍若無人。以至先帝厭代。聖上嗣統。四人者以謂有定策之功。眩惑中外。無敢與辨。及司馬光被用。奸人懼其為己之害。乃使惇於上前極口詆毀。陛下以惇無人臣之禮。逐之於外。確又以碩賊汚事。罷宰相。履恕坐事。相繼外補。既而惇在蘄州。肆為不法。強以賤價奪民之產。確在安州。不自脩省。作為詩什。謗訕君親。臣竊謂惇確所以桀驁狠愎。無所畏憚者。蓋四人從來更相稱譽。自謂社稷之臣。心有所恃。故敢如此。若不早為辨正。以解天下之惑。臣恐異日必為朝廷之患。臣迹雖疎遠。不知先帝傳位之詳。然縉紳士大夫間亦嘗講聞其略。今試條析為陛下言之。臣聞元豐七年秋宴之日。今上皇帝出見群臣。都下謠傳以為盛事。明年三月。神考晏駕。眾謂前日之出。已示

與子之意。其事一也。自先帝違豫岐嘉。二王日詣寢殿候問起居。及疾勢稍增。太皇太后即時面諭並令還宮。非遇宣召。不得輒入。有以見聖心無私。保祐慎重。其事二也。建儲之際。大臣未嘗啓沃。而太皇太后內出。皇帝為神考祈福。手書佛經。宣示執政。稱美仁孝。發於天性。遂命草詔。誕告外庭。蓋事已先定。不假外助。其事三也。陛下聽政之初。首建親賢之宅。才告畢功。二王即日遷就外第。天下之人莫不服陛下之聖明。深得遠嫌之理。其事四也。臣之所聞大略如此。竊太皇太后聖慮深遠。為宗廟社稷無窮之計。彼四

確近以貶竄外所有章惇黃履邢恕欽乞並行廢斥
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所貴奸豪弭息它日無患惟陛
下取臣千慮之得少賜留聽不勝幸甚

文章正論卷十四

三

六十一

御府中正中
皆與理陰教
自後世則也
此祖妣則也
聖成云

論立后上

太皇太后

范祖禹

臣伏奉詔旨 皇帝納后六禮令翰林學士御史中
丞兩省給舍與禮部太常寺官同共詳議臣竊伏思
此國家大事萬世之始福祚所繫風化所先自古聖
王重之今陛下宜先知者有四不可不慎也臣謹
稽之上古參之後世為陛下悉數而詳言之一曰
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所謂族姓者臣
聞古之帝王所與為婚姻者必大國諸侯先聖王之
後勲賢之裔不然則甥舅之國也不以微賤上敵至
尊故其福祚盛大子孫蕃昌昔者黃帝娶於西陵之
女是以為嫫祖為黃帝正妃其子孫皆有天下五帝
三五皆黃帝之後也高辛娶陳鋒氏之女是生帝堯
虞舜娶帝堯之二女釐降于媯汭遂有天下大禹娶
於塗山是生夏啓天下歸之子孫享國四百七十餘
年成湯娶於有莘氏子孫有天下六百餘年周之先
祖后稷生於姜嫄世有賢妃大王娶太姜是生王季
王季娶太任是生文王文王娶太姒其禮尤盛大雅
歌之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言文王之初有識天已
生賢女為之配也又曰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
祥親迎於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自古婚禮未有如

文章正論卷十四

三

六十一

文王之盛也。太姜炎帝之後也。太任太昊之後也。太姒大禹之後也。太姒生十子。武王周公皆聖人也。其餘皆為顯諸侯。周之子孫徧于天下。太姒之德也。詩人美文王之盛。本由太任。其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之化。自家及國。以正天下也。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人倫之始。風化天下。皆美太任太姒也。武王亦娶于姜。是生成王。周有天下三十餘世。八百餘年。其基本盖由此也。故族姓不可不貴。所謂女德者。臣聞禮本夫倡。詩始后。文章正論卷十四

妃治亂因之興亡繫焉。三代之興皆由賢妃。其亡也由孽女。夏之興也以塗山。其亡也以妹喜。商之興也以有娥。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其亡也以褒姒。此皆聖賢所紀。詩書所載。垂之後世。以為永鑒者也。秦漢以後。婚姻多不正。無足取法。惟後漢顯宗明德馬后。唐太宗文德長孫后。憲宗懿安郭后。皆有明德。出於勲賢之家。其餘敗亂不足為戒而已。恭惟本朝太祖皇帝以來。家道正而人倫明。歷世皆有聖后。內德之助。自三代以後。未有如本朝家法也。皇帝聖德明茂。睿質純粹。天監在下。必生聖女。以佑皇

家。惟陛下遠觀上古。近鑒後世。上思天地宗廟之奉。下為萬世子孫之計。選卜窈窕。以母儀萬國。表正六宮。非有德敵。可以當之。然閨門之德。不可著見。必視其世族。觀其祖考。察其家風。參以庶事。亦可知也。昔漢之初。大臣議欲立高帝子齊王。皆曰。王母家驕。鈞惡戾虎而剋者也。伐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乃立代王。是為文帝。為漢之賢王。以由其母家仁善也。故女德不可不先。所謂隆禮者。臣聞天子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禮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教順成俗。內外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又曰。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孔子對魯哀公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婚為大。大婚至矣。大婚既至。冕而親迎。敬之至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捨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歟。哀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又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盖深非之也。孔子遂言

文章正論卷十四

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歟。禮又曰。元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其可以不致敬乎。又曰。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今臣與衆官討論講議。皆約先王之禮。參酌其宜。不為過隆。願陛下勿以疑為進言者。必曰。天子至尊。無敵于天下。不當行夫婦之禮。而荀卿有言。天子無妻。國人無匹也。如此。則是周公之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而荀卿之言可信也。臣謹案禮。冠婚。唯有士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代以來。唯以士禮推而上之。為天子諸侯之禮。以成人之與夫婦。自天子至於士。則一也。臣竊聞親王宗室之間。娶妻殊無齊體之禮。敬而親之。夫天下豈有獨尊而無配偶者。扎至於鄙邁之禮。或雜戎狄之俗。或習委巷之風。下自士族。上流宮禁。有涉於此者。願陛下一切屏絕之。以正基本。以先天下。故禮不可不隆。所謂博議者。臣聞古者天子聘后。上公逆之。諸侯主之。故春秋書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夫國有大事。大臣不容不預聞也。昔慈聖光獻之立也。呂夷簡定其議。故其詔曰。覽上宰之敷言。其冊曰。宗公鼎臣。誦言于朝。先是茶商陳氏女。亦預選擇。王曾宋綬

皆以為言。大臣繼有言者。遂罷陳氏。仁宗所以為聖者。能從衆也。進言者必曰。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預。自古誤人主者。多由此言也。天子以四海為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大臣無不可預之事。亦無不當預之人。且陛下用一執政。進一近臣。必欲協天下人望。況立皇后。以母天下乎。臣恐陛下一日降詔。云立某氏為皇后。則大臣雖有所見。亦難乎論議矣。今陛下之所選擇。莫若出其姓氏。宣問大臣。若聖志既定。而衆議僉同。則卜筮協從。鬼神依天人之意。無不同矣。故議不可不博。臣幸備勸講。其職在。以帝王之事。裨益聖德。故敢獻其所聞。臣之愚誠。惟中宮正位之後。四海之內。室家相慶。則宗社之福也。狂瞽之言。惟陛下留聽。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宣仁曉政輔
左幼君其功
不出周公霍
光之下即以
成王宣帝非
常之報報之
夏將焉過

論聽政

臣等伏以天下不幸。大行太皇太后登遐。陛下
彌慕哀毀。孝性天至。在廷聞者。無不摧隕。今總攬庶
政。延見羣臣。四方之民。傾耳而聽。拭目而視。此乃宋
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
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
合之時也。嗚呼。可不慎哉。可不慎哉。臣等爰備講讀
職。在論思。首當獻言。以助萬一。陛下宜先誠意正
心。推廣聖孝。發為德音。行為仁政。以慰答天下生民
之望。此在陛下加意而已。非有所難也。願陛下
循其本而行之。則其末可以無難。昔周公以成王幼
弱。故位冢宰。治天下七年。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其功
德至隆。成王追念其勲勞。賜魯以天子禮樂。使世世
祀周公。以為非此不足。以稱周公之德也。成王所以
報周公如此。故天下莫不歸心。漢大將軍霍光。尊立
宣帝。霍光既沒。宣帝亦葬以天子之禮。帝始親政事。
又思報大將軍功德。夫周公霍光。皆人臣也。有非常
之功。故成王宣帝。皆報之以非常之禮。而況太皇
太后。英宗之配。神宗之母。陛下之祖母。有大
功於宗廟社稷。有大德於億兆人民。於陛下之恩。

文章正論卷十四

三十一

與天地無極。豈人臣之比。然則今陛下所宜先
者。莫如報太皇太后之德也。自仁宗以來。三后
臨朝。皆有大功。章獻明肅之於仁宗。慈聖光獻之
於英宗。鞠育扶持。勤勞艱難。亦未得如太皇太
后之於陛下也。元豐之末。神宗寢疾。已不能出
綈令。陛下年始十歲。太皇太后內定大策。擁立
陛下。儲位遂定。陛下之有天下。乃得之於太皇
太后也。聽政之初。詔令既下。百姓無不歡呼鼓舞。自
古母后。多私外家。惟太皇太后。未嘗有毫髮假借
族人。不唯族人而已。徐王魏王。皆親子也。以朝廷之
故。疎遠隔絕。魏王病既沒。然後一往。太皇太后疾
已革。然後徐王得入。進退羣臣。必從天下人望。不以
己意為喜怒賞罰。故至公無私之德。雖匹夫匹婦之
口。亦能道之。臨朝九年。未嘗少自娛樂。焦勞刻苦。以
念生民。所以如此。豈有他求哉。凡皆為趙氏社稷。
宋室宗廟。專心一意。以保佑陛下也。故身當其勞
苦。而使陛下享其安逸。昔章獻明肅。而親黨多僥
倖。濫恩。仁宗既親萬機。不免釐革。故小人不能無
怨。今太皇太后自臨朝以來。左右請求。一切拒絕。
內外肅然。蓋以朝廷不可無紀綱。故身當其怨。而使

文章正論卷十四

三十二

陛下坐收肅清之功。陛下如欲報。太皇太后之德。莫若循其法度而謹守之。祖宗以來。唯以德澤結百姓之心。欲四海安靜無事。仁宗行之四十二年。天下至今思之。恭惟太皇太后之政事。乃仁宗之政事也。然而仁宗聖性寬裕。不忍拒人。內降濫恩。其後亦比比而有。惟太皇太后嚴正至靜。不可干犯。故能外斥逐姦邪。以清朝廷。內裁抑僥倖。以肅宮禁。九年之間。終始如一。故雖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人怨者。亦不為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陛下不可不察也。當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同聽政。中外臣民。上書者以萬數。皆言政令有不便者。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故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當逐。陛下與太皇太后。亦以衆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衆庶所欲同去者也。太皇太后豈有憎愛於其間哉。顧不如是。則天下不安耳。惟陛下清心照理。辨察是非。斥遠佞人。深拒邪說。有敢以姦言惑聖聰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刑。痛懲一人。

文章正論卷十四

三十一

以傲羣愚。則帖然無事矣。陛下若稍入其語。不正其罪。則恐姦言邪說。繼進不已。萬一追報之禮。小有不至於。太皇太后聖德無損。而於陛下孝道有虧。必大失天下之心。陛下豈不見司馬光以公忠正直為天下所信服。陛下與太皇太后用以為相。海內之人。無不欣悅。光沒之日。無不悲哀。乃至茶坊酒肆之中。亦祀其畫像。光所以得人心如此者。為其能輔佐陛下與太皇太后功及天下也。以光之功比之。太皇太后止是萬分之一。而百姓思之如此。而況太皇太后有天地之恩於陛下。若聽小人譏說。或追報有所不至。或輕改其政事。豈不大失天下人心乎。人心離於下。則天變見於上。陛下雖欲為善以救之。改過以補之。亦無及矣。孝者萬行之本。本既立。則其餘何足觀焉。夫小人之情。非為朝廷之計。亦非為先帝之事。皆為其身之利也。日夜伺候欲逞其憾者久矣。太皇太后新棄天下。陛下初攬政事。乃小人乘間伺隙之時也。不可不預防之。此等既上誤先帝。今又欲復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臣等恭聞陛下自太皇太后寢疾。朝夕不離左右。躬親藥膳。衣不解帶。憂

文章正論卷十四

三十二

瘁泣涕形於顏色。自遭變故以來。哀慕毀瘠。中。外具聞。喪服之禮。務從至隆。又下詔發揚。太皇太后聖德。推恩高氏。此大孝之極也。至親之際。無所間然。然而臣等猶言及此者。竊以小人衆多。恐置陛下於有過之地也。如臣等所言。雖萬萬無之。然不敢不慮於未然。或有纖介流聞於外。則臣等上負陛下。不先言之罪大矣。不勝憂國憂君之至。惟陛下深留聖思。

論農事

論農華陽范祖禹諡哲宗也。農德之本也。王安石以虛名被用。臣皆尚奇功。騁詞言也。

臣竊惟陛下哀矜百姓。賑恤鰥寡。德澤所及。可謂至厚。然猶和氣未應。陰陽隔并。欲脩政事。以應之。願陛下推其心而已矣。夫天道不遠。在君心所以感之。人君愛民。則天亦愛人君。愛民者。在知其勞苦而恤其困窮。天下之人。至勞苦而常困窮者。農民是也。周公作無逸。戒成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又言商之逸王。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唯耽樂之從。夫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勞。人君不可以不知。天生時而地生財。自一粒一縷以上。皆出於民力。然後人得而用。人臣之祿受之於君。故不可不報。君人君之奉取之於民。故不可不愛。民天子者。合天下之力而共尊養之。凡宮室車馬服食器用。無非取於天下。皆百姓之膏血也。其作之也。甚勞。其成之也。甚難。安而享之。不可不思。其所從來。則愛之。而有不忍費財之心。憂之。而不忍勞民之心。以此之心。行此之政。而天下不安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大。生民之衆。雖繫於一人之心。君心靜則天下靜。君心不靜則天下亦不靜。朝廷

唯躬儉節用無所營為常恐煩百姓則天下安息先王豈能人人而食之人人而衣之哉推其仁心脩其仁政以及天下則所被者廣矣臣願陛下當食則思天下有饑而不得食者當衣則思天下有寒而不得衣者凡於每事莫不皆然唯推至誠以召和氣庶幾皇天報應降豐年之祥使百姓皆家給人足則太平矣昔漢昭帝耕於鉤盾弄田其事至微史臣書之蓋以昭帝欲知稼穡之艱難與周公戒成王之意同也周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為耕夫蚕婦置之殿庭欲見之而不忘國家祖宗以來尤重農穡太宗嘗謂近

大章正論 卷十

三十一

臣曰耕耘之夫最可矜閔春蚕既併功績紡而繒帛不及其身田禾大稔充其腹者不過疏糲若風雨乖候稼穡不登將如之何貞宗於內殿植稻麥臨觀種穫欲知田畝之勞至今遵之惟陛下深留意於農政而常以保惠小民為先則天下幸甚

人主操子系之權見賢則當進見不賢則當退退不格者論其人之福若之不事也

資格

孫洙

三代而下選舉之法何紛紛乎其法始得者終必失也故孝廉之始得也人務本行也其終失也計口課舉也辟者之始得也人樂自脩也其終失也流競成俗也限年之始得也誠德養器也其終失也少成不貴也九品之始得也家舉人興也其終失也愛憎在吏也清議之始得也名實相尚也其終失也浮偽相沮也銓選之始得也權不外假也其終失也美惡同流也故孝廉失之謬辟舉失之詭限年失之同九品失之偽詮選失之雜是六者之法皆足以救一時而不足以通百世也故始終各有得失焉今始終一切皆失者其國家資格之法乎臣請言其弊今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闕之也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士之寡廉鮮耻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資格之人眾也萬事之所以抗弊百吏之所以廢弛法制之所以頹爛決潰而不之救者皆資格之失也惟天之生大賢大德也非以私厚其人將使之輔生民之治者也惟人之有大材大智者非以獨樂其身將以振生民之窮者也今小人累日而取貴仕君子側身而困卑位賢者戴不肖於上而愚者役智者

大章正論 卷十四

三十二

於下爵不考德祿不授能故曰賢材之伏於下者資
格闕之也才足以堪其任小拘歲月而妨之矣力不
足以稱其位增累攷級而得之矣所得非所求也所
求非所任也位不度才功不索實故曰職業之廢於
官者資格牽之也令夫計歲闕而爭年勞者日夜相
關也有司躡一名差一級則攝衣而羣爭競矣其甚
者或懷黃勅而置於丞相之前也其行義去市賈者
亡幾耳故曰士之寡廉鮮耻者爭于資格也來而暴
一邑既歲滿矣又去而虐一州也非以賊敗至死不
黜虎吏磨牙而食於民賢者鬱死於巖穴而赤子不
得愛其父母也故曰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者資格之
人衆也夫資格之法起於後魏崔亮而後行之於唐
之裴光庭是二子者其當世固以罪之不待後世之
譏矣然而行之前世不過數十年者也後得稱職者
矯而更之故其患不大今資格之弊流漫根結踵為
常法方且世而遵行之矣往者不知非來者不知
矯故曰萬事抗弊百吏廢弛法制頽爛決潰而不之
救也雖然不無小利也小便利之者蠢愚而廢滯
者也便之者老而昏庸者也而於天下國家則
大失也大害也然而提選部者亦以是法為簡而易

守也百品千聲不復銓叙人物而綜覈功實一吏在
前勘簿呼名而授之矣坐廟堂者亦以是法為要而
易行也大官大職列籍按氏差第日月選然而登之
矣上下相冒而賢才去愈遠可為太息也為令之急
誠宜大蠲弊法簡拔異能爵以功為先後用才為序
次無以積勤累勞者為高叙無以深資久考者為優
選智愚以別善否陳前而萬事不治廢功不興者臣
愚未嘗聞也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曾鞏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曾鞏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為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由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為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為之備祿山既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窺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搆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

文章正論卷十四

十四

於起且什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歟惟歷歷大奸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生死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瞻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厚載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慥相與慕公之列以公之嘗為此邦也遂為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向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志也聞其烈足以感人况拜其祠而親炙之者與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為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文章正論卷十四

十四

進四明尊堯集表

陳瑾

臣竊以畎畝受君精誠雖至芻蕘議政迂闊難行
向不習而常傾片陋敢期於得獻獨因睿斷許貢危
衷謝伏念臣冀土下材大馬賤質數罪故多於擢髮
含生無意於兼魚初欲磨捐終難緘默因續前言之
緒聊輸垂絕之忠非敢有善善惡惡之辭但欲明尊
尊卑卑之義此螻蟻所能知也在縉紳安可藐然
十卷之私書奪此與彼十九年之懿績可從而違
陛下於繼述之初首辨明於茲事微臣持將順之志
在流竄而靡忘鋪張痛詆之言編類厚誣之語初謂
文章正論卷十四
熙寧之輔不規有商之臣於成湯敢肆厥欺疑安石
有所弗忍及究觀於魁筆始粗見其持辭因思大典
之久誣益願忘軀而往訴合浦十論申舊疏之餘言
四明八門撮其要於一序實欲彰火德之盛不敢畏
王氏之強寧碎首於邦誅忍謾心於國是彼效尤於
往轍亦苟逞於陳編難以縷闕略舉綱要謂藝祖濫
誅無罪謂真宗矯誣上天誣薄裕陵攘奪先美以託
訓為藉口之術以歸過為自譽之媒但矜詆訾之極
工固顧威靈之如在幾乎罵矣豈不痛哉讀其書寧
忍終篇稽其文可為流涕代言之筆盡目其徒為儒

雅子大聖人也唐虞三代以來所未有也安石乃自比之其妄自多其其所以幸變亂者汪之法歟

宗守善之宮肇創其形為坐像禮官舞禮而行詠更
書獻倭而請觀光乎仲尼乃子雲聖父之贊比諸孔
子實下等輕君之情彼衰周之僻王棄真儒之將聖
當時不得配太廟之饗後世所以廣上丁之祠今比
安石為欽王之臣則方神考為何代之主又况一人
幸學列辟班隨至尊拜伏於爐前故臣驕倨而坐視
百官氣鬱多士心寒自有華夏以來無此悖倒之禮
神考之再相安石始終不過平九年安石之屏迹金
陵棄置不召者十載一字咸加於鄧綰萬機獨運於
元豐豈可於善述之時忽從此不遜之像因壞先朝
三舍之法遂費今日千倍之財人材之可擢不殊國
用之添費徒廣浚吾民之膏血增彼像之精神美成
其私怨集於國陸贄設枝顛之喻承業以財盡為憂
忠於古人愛君之誠異乎今日養士之意又况臨川
之所學不以春秋為可行謂天子有北面之儀謂君
臣有迭賓之禮禮儀如彼名分若何此乃衰世侮君
之非豈是先王訪道之法賴川舊學記刊于四紀之
前辟水新雖像成於一臂之手唱如聲召應若響隨
使臣氏浸至於強梁乃元祐助發其氣焰昔宣仁權
國之際謂介甫即行甚高宜贈崇官仍加美謚司馬

光書之于簡。呂公著行之於朝。不以稽弊為心。徒發
鎮浮之議。負安石者。重加黜責。欺神考者。略不誰何。
遂致於枝蔓而難圖。豈非由徧助之大過。雖當時未
見誣史。而先朝自有聖批。恬不奉行。養成乖悖。蒙蔽
裕陵之衆美。眩耀鍾山之一書。四輔之行。謀畫本生
於日錄。三衛之設。規模初足。於新經。密密乎鄧蹇之
安排。草草乎京攬之傳授。考其音聲。則箎唱而埙和。
譬諸手足。則左弱而右強。凝如冰山。烈若原火。愚公
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填波之願。歿而
後已。志不可渝。望雖隔於戴盆。夢不忘於馳闕。丹誠
文章正論 卷十四 四十四

上。憫臣積禍於敢言。恭以尺朽之廢材。貢一得之愚
慮。言多妄發。事則有稽。宣宗當紹憲之時。寧容德裕
之奪語。武帝以述景為事。忍視馬遷之短辭。父子至
情。古今一揆。不懲謗史之罪。則何以謝過於宗廟。不
毀坐像之悖。則何以示順於華夷。國是方強。勢難遽
改。大器至重。要在深思。庶乎苗莠之分。始於剋穫之
辨。至美成於剛健。大患生乎因循。儒宗數人。自是一
家之說。聖主獨斷。乃為我宋之休。天心獨愛之甚明。
人情企想而有待。鮮神考在天之怒。成聖主奉先之
仁。克果斷於蔡方人。將大覺善光。揚於堯績。士可無
為於一顰一咲之中。成允文允武之業。臣將獻駿惠
太平之頌。豈特進狂簡不裁之書。冒臆無奇。但盡恭
於文字。筋骸已憊。當致命於君親。仰酬再造之恩。退
聽一成之議。闔門待盡。殞首知歸。

謂可大可
實更安新
法
蔡京奉
奸不惟能
小人抑且
能助

論蔡京

臣聞盡言招禍。古人所戒。言語之臣。豈能免此。臣伏見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當紹聖之初。與其弟卞俱在朝廷。導贊章惇。共作威福。卞則陰為謀畫。惇則果斷力行。且謀且行者。京也。哲宗篤於繼述。專於委任。事無大小。信惇不疑。下於此時。假繼述之說。以主私史。惇於此時。因委任之篤。自明已功。京則盛推安石之聖。過於神考。以合其弟。又推定策之功。毀蔑宣仁。以合章惇。惇之矜伐。京為有助。卞之乖悖。京實贊之。當此之時。言官常安民。屢攻其罪。京與惇卞共怒安民。文章正論 卷十四 四十六 則五司共

其誣造。於是司馬光劉摯梁燾等。皆蒙叙復。京嘗暴跡請誅滅摯等家族。雷如京言。則所以累宣仁者。豈特邢恕一人而已。其在恕則逐之。在京則留之。其何以塞邢恕之口。而慰宣仁在天之靈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二也。章惇自明定策之功。追貶王珪。京亦自謂元豐末命。京帶開封府劄子。携劔之內。欲斬王珪。京之門人。皆謂京於此時禁制宣仁。京亦有社稷之功。令陛下雪珪之罪。還其舊官。則是以惇之貶珪為非也。在惇則非之。在京則留之。如是惇有詞矣。珪有憾矣。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三也。章惇之初。篤信京。卞傾心竭意。隨此二人。假繼述之說。以行其私。三人議論如出一口。自紹聖三年九月。卞為執政。於是京有缺望。而與惇睽矣。四年三月。林希為執政。於是京始大怨。而與惇絕矣。自今觀之。京之所以與惇睽絕者。為國事乎。為己事乎。然京之所以語人者。曰我助惇。而惇不聽也。我固絕之。我教下而卞不從也。我固怒之。我與弟卞不相往來。父矣。我緣國事。今與愛弟不相往來。而況與惇乎。臣切料京之所以欺陛下者。亦必以此言也。何以驗之。卞之赴江寧也。京往餞之。期親遠行。法當賜告。而京之所以牒閤門者。初以

妹行為請法不許也。遂請朝假終不敢以弟下為言。雖在朝假而日至國門之外。京之動靜如此。即不知陛下皆得其實乎。此明主之所宜察也。且兄弟同朝共議國事。自無不相往還之理。假使不相往還。豈人倫之美事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四也。陛下即位之初。以用賢去邪為先。而京之蒙蔽欺罔。曾無忌憚。陛下必欲留京於朝者。其故何哉。臣知陛下聖意本無適莫。而京之所以據位希進。牢不可拔者。蓋以韓忠彥曾布不能為國遠慮。輕率自用。激成其勢故也。京下同惡。天下所知。若用天下之言。以合公議。則顯

大章正論卷十四

四

大章正論

皇之事。固不足道。然而天下之心。皆疑陛下有大用。京之意者。以京之復留故也。京之所以復留者。以忠彥等去之。不以其道故也。去之。不以其道。則留之者。生於相激。萬一京果大用。則天下治亂。自此分矣。崔群謂唐之治亂。在李林甫張九齡進退之時。今京輕欺先帝。與下無異。而又歸過於先烈。責禍於博下。曲為自安之計。而陛下果留之也。今既可復留。后亦可以大用。天下治亂之勢。係於一京。崔群之言。可不念耶。臣恐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禍亂之機。不可以不早辨也。陛下嗣位之初。首開言路。可謂知所先務矣。臣愚首領茲選。明知京在朝廷。必為大患。而不能一時建言。萬一有意外不虞之變。陛下翻然悔悟。誅責當時言事之臣。則臣雖碎首陷胷。何補於事。此臣所以憤悶而不敢默也。臣嘗為下所薦。與京無纖介之隙。所以言者。為國事耳。非特為國為蔡氏也。自古不忠之臣。以私害公。初因自利。終必累國。國有連遭私家將安歸乎。下之尊紹王氏。知有安石。豈知有神考。知有金陵。豈知有京師。絕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臣之痛心。默憂。非一日也。真宗景德中。北虜至澶淵。王欽若請駕幸金陵。當時若用此計。

大章正論卷十四

四十九

大章正論

則天下分為南北久矣。賴真宗用寇準之言。所以四方混同。得至今日。天錫陛下聰明仁勇。融會南北。去不疑。然而京尚未去。人實憂之。兄第一心。皆宜去。國一去一留。失政刑矣。唐會昌中。工部尚書薛元賞與其弟京兆少尹權知府事。元龜皆宰相李德裕之黨。及德裕既敗。貶元龜為崖州司戶。元賞為忠州刺史。迴者。藉軾及轍亦兄弟也。古今故事。非不明白。何獨一京。獲為計免。枉朝廷之法令。以徇一京。不知祖宗基業。何負於蔡氏乎。且自京下用事以來。牢籠薦引天下之士。處要路。得美官者。不下數百千人。其間才

文章正論卷十四

五十五

智藝能之士。可用之人。誠不為少。彼皆明知京下負國欲洗心自新。捨去私門。顧朝廷未有以招之耳。臣謂京在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指為蔡氏之黨。若京去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朝廷之用。所以消除朋黨。廣收人才。正在陛下果於去京而已。此非臣之臆說。乃神考已用之術也。熙寧之末。王安石呂惠卿紛爭以後。天下之士。分為兩黨。神考患之。於是自安石既退。惠卿既出之后。不復用此兩人。而兩門之士。則皆兼取而並用之也。當時天下之士。初有王黨李黨。而朋黨之禍。終不及於朝廷者。用此術耳。今陛下

留京於朝廷。而欲收私門之士。是猶不去李昇錢鏐。而欲收江浙之士也。不亦難乎。然則消黨之術。惟在去京而已。今京關通交結。其勢益牢。廣布腹心。共謀私計。羽翼成就。可以高飛。愚弄朝廷者。同兒戲。陛下皆不早悟。漸成孤立。后雖悔之。亦無及矣。自古為人臣者。官無高下。干犯八主。未必得禍。一觸權臣。則破碎必矣。或以為離間君臣。或以為買直歸怨。或托以他事。陰中傷之。或於已黜之后。責其怨望。此古人之所不免也。臣豈敢自愛其身乎。若使臣自愛其身。則陛下不得聞京之罪矣。國家內外無事。一百四十一

文章正論卷十四

五十五

年矣。太平之久。古所無有。甚可畏也。譬如年老之人。康寧無疾。日服溫暖。猶恐氣衰。至於保養陰邪。必成心腹之患。京在朝廷。何以異此。伏望陛下慎保祖宗之業。獨持威福之柄。斷自宸衷。果於去惡。天下幸甚。

蘇京者。彼僞便安石之死。黨宋室之巨蠹也。陳確知京必亂天下。前後論列三十餘疏。以擊不遺餘力。誠為宋室除亂本也。徽宗惑其奸黨。寵京而斥確。賢否倒置。甚矣。且任用者皆京之流。而貶確者皆確之類。北轅之禍。其自作孽。不可活者歟。

皇后必慎所
以正名以妻
明禁矣況為
天子而可不
慎立后乎

諫立后

鄒浩

臣聞禮曰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然則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令陛下為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劉氏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耳蓋皇后郭氏與美人尚氏爭寵致罪仁宗既廢后不旋踵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既至立后則不選於妃嬪必選於貴族而立慈聖光獻所以遠嫌也所以為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以罪廢孟氏與廢郭氏實無以異然孟氏之罪未嘗付外雜治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固不得而知也果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亦不得而知也若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并斥美人以示公固有仁宗故事存焉若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不立妃嬪以遠嫌亦有仁宗故事存焉二者必居一於此矣不可得而逃也況孟氏罪廢之初天下不疑賢妃以為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歎以廢后為國家不幸又見宗景有立妾之請陛下怒其輕亂名分而重賜譴責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陛下立后之意在賢妃也今果立之則天下之

文章正論卷十四

五十二

四

所以期陛下者皆莫之信矣載在史冊傳示萬世下免上累聖德可不惜哉可不惜哉且五伯三王之罪人也其葵丘之會載書猶首曰無以妾為妻況陛下之聖高出三王之上其可忽此乎萬一自此以後士大夫有以妾為妻者臣寮糾劾以聞陛下何以處之不治則傷化敗俗無以為國治之則上行下效難以責人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夫名之不正遂至民無所措手足其為害何可勝道尤不可不察也臣伏觀陛下天性仁孝追奉謨烈惟恐一毫不當先帝之意然先帝在位動以二帝三王為法斥兩漢而下不取今陛下乃引自漢以來有為五伯之所不為者以自比是豈先帝之意乎是豈繼志述事所當然者乎此尤公議之所未諭也臣觀白麻內再三言之者不過稱賢妃有子及引永平祥符立后事以為所資之故實臣請論其所以然者若曰有子可以為后則永平中貴人馬氏未嘗有子也所以立為后者以冠德後宮故也祥符中德妃劉氏亦未嘗有子也所以立為后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况貴人之系實為馬援之女德妃之

文章正論卷十四

五十二

四

時且無廢后之嫌其與賢妃事體迥然異矣若曰賢妃冠德後宮亦如貴人鍾英甲族亦如德妃則何不於孟氏罪廢之初用立慈聖先獻故事便之乎必遷延四年以待今日果何意邪必欲以此示天下果信之邪蓋臣聞頃年冬享寧靈宮賢妃實隨駕以往是日雷作其變甚異令又宣麻之後大雨繼日已而飛雷又自告天地宗廟社稷以來陰靈不止以動天心則上天之意益可見矣陛下事天甚謹畏天甚至尤宜思所以動天而致然者攷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安可不留聖慮乎夫成湯聖君也仲虺

文章正論卷十四

五十五

為宗廟社稷無疆之計不勝幸甚不勝幸甚

文章正論卷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集 310—100

任伯雨具大
事六件以開
章惇蔡卞之
罪其詳見切
而若不知時
事可知矣

論章惇蔡卞

任伯雨

臣先累有奏狀言章惇蔡卞迷國罔上脇持哲宗以不孝之名迫懼哲宗以不利之實激哲宗使怒惑哲宗使疑譏毀宣仁聖烈保佑之功傳致元佑皇后疑似之罪引功自處歸過哲宗挾天子賊害忠良肆讒說戰危神器自古姦臣為害無甚於此去年上封事數千人乞斬惇卞天下公議只此可見蓋卞謀之惇行之蔡卞之惡有過章惇臣前來奏狀已言之今更詳具大事六件於後一、元祐六年哲宗皇帝始納元祐皇后前此未納后時禁中嘗求乳婢諫官劉安文等連上章論列皇帝既未納后不知宮中求乳婢何用宣仁聖烈令兩府宣諭是外家高氏所貢安世乃止紹聖初蔡卞還朝論及此事以為宣仁有廢立之意乞追廢為庶人一、自紹聖以來竄逐臣僚應哲宗皇帝批出行遣者並是蔡卞誣罔先於哲宗前密啓進入劄子哲宗依劄子上語言批出至令劄子見在一紹聖三年宮中厭勝事作哲宗方疑未知所處章惇欲召禮官法官共議蔡卞云既是犯法何用禮官乃建議乞掖庭置獄只差內臣推治更不差有司同勘若非蔡卞建議哲宗未必廢元祐皇后一編排

元祐中臣寮章疏乃蔡卞建議下與蹇序辰自編排惇不曾與及卞具姓名乞行遣惇即奉行一鄒浩以言事忤旨蔡卞即首先奏云呂公著曾薦浩浩以此詆讒故哲宗愈怒遂編管浩卞又執奏乞治浩親故送別之無哲宗不從三次堅請乃許置獄一蹇序辰乃下死當管建者詳理訴之議實惇助之章惇遲疑未許卞即以相公二心之言迫之以此惇即日差官置局凡此皆蔡卞謀之章惇行之也按下狡險陰賊機滔天惇雖凶狠每為制伏執政七年門生故吏徧滿天下今雖薄責如下在朝人人惴恐不敢回心向善朝廷邪正是非不得分別馴致不已姦人復進天下安危殆未可保只如去年臣僚上言蔡卞之惡過於章惇乃自太平州移池州順流三程一日可到愚妄朝廷僅同兒戲蓋人人畏附惇卞至今未已故寧負陛下不負惇卞大姦元惡未正典刑人情憤歎天象示戒故自今年正月至今兩月陰雨蓋蒙氣之證於此可見昔周饑克商而年豐衛旱伐邢而得雨今惇自以異議當受大戮所有六惡伏乞陛下早賜宸斷明正典刑以答上天蒙氣之證候正惇卞典刑之罪乞陛下差人於朝堂道路間采聽若人人不相慶

臣甘伏罔上之罪

太章正論卷十四

平

太章

滿可大曰荆公按已學以亦知而晚年為神考師是也師錫道吾道之誠忠

與陳筓中書

陳師錫

奉別累月不敢作書為問而傾嚮之心食頃不忘李君至辱手書伏聞謫官東去裕如也繼衛守急促回又得所惠答喜聆起居冲勝甚以為慰蒙示日錄論及二編具悉公之忠義尊主之心天日可鑒然其言數齟齬者蓋公之言未能信於人也未信於人者以公之心於此事自未通徹耳敢以所聞奉浼儻以為然當有裨助所謂導私史而壓宗廟者公特謂曾丞相為人所賣不當進日錄以為國史之證也公知其為私史耳而不知其為誣偽之書也公熟閱之當盡見其誣偽之書也不知其為誣偽之書也公精考之當盡識其誣偽者昔嘗見葉致遠言荆公晚年自悔作此書臨終命門人焚之下焚他書以給公公歿下遂縱橫撰造恣逞私意甚者至於因事記言為異日自便之計有知識者孰不欲辨明第以人微言薄不足以勝朋奸之凶焰故隱忍耳吾友奮不顧身挺然明此一大事豈特怯懦之人仰嘆不已而宗廟之靈聖考在天之憤實有望於吾友也然吾友謂安石聖人也與伊尹同侔此何言之過也吾輩在學校時應舉覓官析字談經務求合於有司不得不從其說至

於立朝行已則是是非非。烏乎私也。春秋孔子之所作也。先儒斷天下之事。決天下之疑者。春秋也。安石廢而不用。正君臣定名分。春秋之法也。安石治平中倡道之言。曰。道隆德駿。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與之迭為賓主。夫天尊地卑。不可易也。明此南面。堯之為君。明此北面。舜之為臣。自古未有君而北面者。安石以性命道德為說。乃謂君可北面與臣迭賓主耶。吾友謂安石神考師也。此何言之失也。神考於熙寧間。兩相安石。首尾不過九年。逮元豐之親政。安石屏棄金陵。凡十載。終身不復召用。而亦何嘗師之有。自古有大車正論。卷十四。一五三。天下之君。未嘗不守祖宗之成憲。明訓。後世子孫。妄為更張。鮮不召亂。豈有掃蕩我祖宗之憲之訓。遠取三代。渺茫不可稽考之事。力行之者。夏之時。五子作歌。則述大禹之戒。曰。皇祖有訓。商之時。傳說之訓。高宗亦曰。監於先生成憲。其永無愆。周之時。成王命蔡仲。則曰。率乃祖文王之彛訓。是三代之君。亦各述其祖宗訓戒如此。安石乃盡取變亂之可乎。吾友又曰。安石有剗弊革故之功。此何言之陋也。祖宗之法。行之幾百年。累朝聖君賢臣。不敢輕議。道明愈久而愈通。法則久而必弊。因其弊而革之。雖弊不窮。仁皇之

末適當因革之時。而神考初政。有為必有剗弊革故之臣。苟得忠厚之人。則祖宗之法。尚可因弊革故。再新無窮。不幸遇安石。力掃蕩。一切顛倒之。當是之時。士知其非。民不從令。安石乃以商鞅必行之心。立賞罰以變天下之法。橫目之民。但趨賞避罰。安知長久之利害。于今五七十年。成敗可見。風俗之醇醜。於祖宗時如何。廉耻之廢立。於祖宗時如何。人才之美惡。於祖宗時如何。民力之貧富。於祖宗時如何。今則元臣耆舊。彫喪殆盡。遺民父老。在者幾希。而上之八方。且紹之迷之愚。恐更一二十年。事窮力殫。弊盡百出。土崩瓦解之勢。見而祖宗之舊制。上下罔知。雖欲紹復。不可得也。孤忠所以痛心疾首者此耳。若謂剗弊革故之功。非敢聞也。吾友又謂安石有講解經義之能。有作成人之才之功。此何言之弊也。安石之學。本出於刑名度數。性命道德之說。實生於不足解。經與義皆原於鄭康成。孔穎達。旁取釋氏表而出之。後學不考其本。因受其欺耳。吾友所論善則善矣。而未盡也。輒以此澆聞此事。匪易辨。更須執考日錄根本。識其真偽。乃可正此事矣。至懇至懇。吾友方遷請。然居善地。不足憂。惱。師錫緣編排舊疏。早晚必有行遣。決

正論卷之十四終

議國是臣竊以和戰守者一理也。雖有高城深池，弗能守也。則何以戰？雖有堅甲利兵，弗能戰也。則何以和？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然後其和可保。景德中，契丹入寇，罷速辛之謀，決親征之策，指金幣三十萬而和約成。百有餘年，兩國皆得也。靖康之春，粗得守策而割三鎮之地，許不可勝計之金幣以議和。懲切寨之小衄而不戰，於和與戰兩失之。其冬，金人再寇畿甸。廷臣以初春固守為然，而不知時事異，內之不能撫循士卒，以死捍賊，外之不能通達號令，以督援師。金人既登城矣，猶降和議已定之詔，以欽四方勤王之師。使虜得逞其款，凡都城玉帛子女，重寶圖籍，儀衛輦輅，百工伎藝，悉取之歸北。終也，刼質二聖，巡幸沙漠。東宮親王，六宮戚屬，宗室之家，盡驅以行。因逼臣僚，易姓建號。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者。是靖康之冬，拜守策失之，而卒為和議之所誤也。陛

下脫身危城之中。總師大河之外。入繼大統。以有神
器。然以今日國勢。揆之靖康之初。其不相若遠甚。則
朝廷所以擇患禦侮。救寧萬邦者。於和戰守。當何所
從而可也。陛下父兄沉于虜廷。議者必以謂非和則
將速二聖之患。而虧陛下孝友之德。臣竊謂為天下
者。不顧其親。顧其親而忘天下之大計者。此匹夫之
孝友也。昔漢高祖與項羽戰于滎陽。成皋間。太公為
羽軍所得。其危屢矣。高祖不顧其戰。彌勵羽不敢害。
而卒歸太公。然則不顧而戰者。乃所以歸太公之術。
也。晉惠公為秦所執。呂卻謀立子圉。以靖國人。秦不
文章正論卷十五
敢害。而卒歸惠公。然則不恤敵國而自治者。乃所以
歸惠公之術也。今有賊盜於此。劫質主人。以兵威臨
之。則必不敢加害。以卑辭求之。則所索彌多。往往有
不可測之理。何則。彼為利謀。凌懦畏彊。初無惻隱之
心故也。今二聖之在虜廷。莫知安否之審。固臣子之
所不忍言。然吾不能逆折其意。又將墮其計中。以和
議為信。然彼必曰。割某地。以遺我。得金幣若干。則可
不然。二聖之禍。且將不測。不予之。是陛下之忘父兄
也。子之則所求無厭。雖日割天下之山河。竭取天下
之財用。山河財用有盡。而金人之欲無窮。少有累端。

前所予者。其功盡廢。遂當拱手聽命。必盡以天下界
之。敵而後已。為今之計。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
之策。而戰姑俟於可為之時。何哉。彼既背盟而劫質
地。不可復予。惟以二聖在其國中。不忍加兵。俟其入
寇。則多方以禦之。所破城邑。徐議收復。建藩鎮於河
北。河東之地。置帥府。要郡於汾河江淮之南。治城壁。
修器械。教水軍。習車戰。凡捍禦之術。種種具備。使進
無抄掠之得。退有邀擊之患。則雖時有出沒。必不敢
深入。而憑陵三數年間。生養休息。軍政益脩。士氣漸
振。將帥得人。車甲備具。然後可議大舉。振天聲以討
文章正論卷十五
之。以報不共戴天之讎。以雪振古所無之耻。彼知中
國能自強如此。豈徒不敢肆克。而二聖保萬壽之休
亦將悔禍率從。而鑾輿有可還之理矣。議巡幸國
家都汴。處中以臨四方。垂二百年。靡有變故。豈特仁
德足以結萬邦之心。亦由以中制外。據天下之利。方
今多難之際。宗社朝廷。一遷天下之勢。必有偏而不
起之虞。中原搖動。卒難復安。此臣所以夙夜思慮。欲
為陛下權天下之勢。以濟長久之策也。古者帝王有
巡幸之禮。今當以長安為西都。襄陽為南都。建康為
東都。各命守臣。營葺城池宮室。官府使之具儲峙。糗

故令階進二
不惟折奸教
可防風紀
陵之漸

糧積金帛以備巡幸陛下鑾輿順動以天臨之覽觀山河之形勝省察牧守之治忽撫士民問風俗收豪俊之用以攘戎狄復境土然後復據河洛而都之此今日權宜之上策也其利有三藉巡幸之名國勢不失於太弱一也不置定都使夷狄無所窺伺二也四方望幸使姦雄無所覬覦三也至於費用則長安當委之四川襄陽當委之荆湖建康當委之江淮閩浙溪戎守臣因陋就簡勿事壯麗且圖米日惟取便安因緣極擾者重責于法則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議赦令臣伏讀陛下登寶位赦書所疑者三祖宗

文章正論卷十五

四

行濫賞此臣之所以疑者二也祖宗登極於有罪安置編管羈管等人次第推恩或量移或自便或叙用或復官以其罪之輕重為差故恩施而威立邦昌偽赦一切復官而有職名者又皆復職惟以姑息更無典憲今陛下出政於國勢削弱之際正宜分別是非行嚴實之政豈可不法祖宗而務姑息哉此臣之所疑者三也豈朝廷以今日事勢為正當如此也將以邦昌偽赦寬大而不比附以行則失天下之心耶抑邦昌與聞國事欲以此蓋其惡耶臣愚竊以為過矣宜降詔改從祖宗之制惡逆不赦選人不循資安

文章正論卷十五

五

故事而陛下總師于外。天人所歸。勤王之兵四面雲集。乃始退還舊班。遣使迎奉。今乃冒處王爵。極其褒崇。不聞泥首以自拘。方且偃為得計。人之干紀。一至於斯。儻或逃誅。何以立國。或謂陛下嗣登大寶。乃邦昌揖遜之謀。以罪為功臣。所不喻。夫英宗之曾孫神宗之孫。道君之子。淵聖之弟。惟有陛下一人而已。天祐我宋。必將有主。王宋祀者。非陛下而誰。四海臣民。所共欣戴。邦昌何力之有哉。伏望陛下斷以英哲。而察其罪惡。特正典刑。而肆諸市朝。以慰四方忠臣義士之心。以垂萬世亂臣賊子之戒。議偽命。運會之

文章正論卷十五

六

四夷無事

阮何代無之。為臣子者不幸而遇其時。則伏節死義。有死而已。國家涵養士類。垂二百年。遠遺金人之變。劫質二聖。擁鑾輿而北遷。逼立臣僚。易姓建號。而近臣百官。忘朝廷之厚恩。惜性命於俄頃。稽顙屈膝。奉賊稱臣。有為金人之股肱。驅逼道君太上皇帝皇太子后妃。及搜捕宗室戚屬者。有為金人之喉舌。傳命令廢本朝而建偽楚者。有因為姦利。汙染國戚者。有為偽楚之輔翼。總其政事者。有受偽楚之官爵。與聞議論者。有肆為惡言。以辱本朝。以諂邦昌者。或草勸進之表。或定冊立之儀。視之恬然。不以為怪。夫節義

四夷無事
戰則亡
後辱不戰則
亡黃龍府兩
宮何以生入
王門關乎

者正附以責士大夫也。至於武夫。則當闊略。昔李唐有安祿山之亂。大臣如達奚珣。陳希烈。皆相賊用事。而其餘受偽命者。肅宗反正。以六等定其罪。然後唐之威令伸。以有中興之功。今宜依此。考核其罪之輕重。以為之用事者為一等。以受偽官遷職者為一等。以北面而臣事之者為一等。其有致仕及曾乞致仕而不許者。猶有羞惡之心。並與旌別。至以忠義為賊所殺。如李若水等。皆追贈而優卹其家。則善者知勸。惡者知戒。天下之士。不變矣。近年以來。士知利而不知義。故平居無事之時。惟以保家謀身為得策。一經

文章正論卷十五

七

四夷無事

變故。坐視君父如行路之人。自非一振國威。大變其風。天下未易理也。議戰。臣聞二帝三王。皆有戰績。夫豈不欲坐致治安哉。勢有所不能也。本朝藝宗太宗。削平僭亂。混一區宇。用兵不過十萬人。而天下承平。垂二百年。夷狄賓服。外患不興。豪俊消亡。內難不作。治既極矣。兵亦隨廢。至於近年。有養兵之費。無訓兵之法。有蓄兵之名。無用兵之實。軍政大壞。故金人因之。得以陵侮中國。而致靖康之禍也。夫秦晉齊魏。韓趙皆天下勁兵之地。古之為國者。得其一。則足以戰勝而霸諸侯。今國家兼有之。而每與金人戰。望風

輒潰不能取勝則積威約之漸也方今當京邑殘破
二聖播遷之後國勢益弱士氣益衰而欲遽與之戰
正猶病人氣體未復而欲與壯士鬪必不可也昔周
用鄉遂之兵而無不勝漢用羽林孤兒七郡良家子
而制服四夷唐用府衛之兵而威振天下齊用管仲
之法而九合諸侯秦用商鞅之令而卒併六國然則
有天下國家者強兵戰勝之術槩可觀矣為今之計
莫若法鄉遂府衛之制而寓兵于農法羽林孤兒七
郡良家子而參以募兵改法更令信賞必罰以壯國
威以養士氣使之有勇而知方然後兵乃可用也昔
文章正論卷十五
勾踐有會稽之耻欲用其民而五年休養五年訓練
卒以報吳今天下之廣生齒之庶休養訓練當以三
年為期則戰可以得志矣議守居山者必高垣墻
固柴柵以虞虎狼居野者必盛僮僕厲甲兵以防盜
賊夫金人虎狼盜賊也曾不過為防虞之計而裂地
厚賂以予之譬猶割肉以啖虎狼而欲止其搏噬出
財幣畀盜賊而欲止其侵陵豈可得哉臣所謂三年
然後為可用者謂大舉以報今日之耻也至於守備
當日為虞害防患之計夫金人既已得其所欲挾二
聖卷六宮而北之矣逼脇邦昌使僭偽號其意亦豈

其在邦昌哉特迫於時月不得不歸知天下之戴趙
氏必將有主而陛下總兵於外必為臣民之所推故
留此以為中國繫端也夫以四方萬里之遠而金人
欲以力經營之故其力之所及者靡不悉取而其力
之所未及者留釁以為異日之圖今日守備之策當
以河北河東之地建藩鎮立豪傑使自為守朝廷量
以兵力援之而於沿淮沿江置師府要郡以控扼修
城池備器械屯兵聚糧堅壁清野教車戰以禦其奔
衝習水戰以擊其濟渡使進無所掠退不得歸則其
勢必不敢深入至於陵邊隅破城邑則不能保其必
文章正論卷十五
無也但能備禦今冬不至越軼使國勢漸定人心稍
安則自此得益修軍政吾無患矣議本政朝廷天
下之大本也政事法度於是乎出故中書進擬門下
審駁尚書奉行皆所以宣布天子之命令使四方稟
承焉政出於一則朝廷尊而天下安政出於二三則
朝廷卑而天下危唐至文宗之朝可謂衰弱矣武宗
既立得一李德裕相之而威令遂振何哉德裕知所
本故也其初為相即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
至天下之政則不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號令紀綱
咸自己出故能削平僭偽號為中興自崇觀以來政

出多門閹宦恩倖女謁皆得以干與朝政所謂宰相者保身固寵不敢以為言遂失其職法度廢弛馴致靖康之禍非一朝一夕之積也臣愚誠願陛下深思天下安危之本察德裕之言而法武宗之信任監崇觀之失以刷靖康之大耻宗社生靈幸甚議責成夫廢覈實之政捨久任之法而欲事功之成雖堯舜有所不能今以州縣之間任一官効一職者數改易之猶不足以為治况於朝廷之上艱難多故之秋而欲收功於旬月之間哉以靖康一歲中考之宰相易者五人自知樞密院事至簽書樞密院易者二十餘人宣撫制置使副易者十五人進退將帥大臣未有如是之速者是以措置施設議論取捨人各不同先後舛逆無所適從至其甚也大臣莫肯任事而坐觀勝負者攘臂於其間反為得策故其禍變不可勝道且以金人觀之自用兵以來其謀議任用之人亦嘗有所改易否乎所謂黏罕韓侂不者皆握兵十餘年其威信足以用其衆而吾以驟進亟罷之將帥大臣當之宜乎不能取勝也陛下選任將帥大臣之際精加考擇得其人則久任而責成功勿為細故之所搖勿為小人之所間則天下之事庶乎可為也議修

文章正論卷十五

十

難也

德國家新罹夷狄之禍百度多廢四方未寧乃天意民心去就之際伏望陛下日新盛德以感動之體堯之仁以覆民躬舜之智以察物卑宮室菲飲食以法大禹之儉遠聲色遺貨利以法成湯之明至於日昃不遑暇食如文王之憂勤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如武王之果毅豁達大度同漢高祖之用人聽言如流同唐太宗之納諫勿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勿以小累為無傷而弗去日慎一日新而又新思宗社之危而不忘之於寤寐思父兄之辱而欲見之於羹牆出於至誠悠久不息則天下民心自然感動以圖中興有不能也

文章正論卷十五

十一

難也

潘可大曰建炎元年開封尹宗澤上奏曰臣伏見我國家承平
力守東原
此後之不振
都嘗不至偏
安江左蓋其
保衛比于張
巡而過時不
如唐肅宗使
黃淮漢滿謀
陷以夫

經國疏

宗澤

建炎元年開封尹宗澤上奏曰臣伏見我國家承平
幾二百年數世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上下恬嬉猶夷
度日不復以權謀戰爭為念乃以賊虜詭譎為可憑
信朝廷恬視不少置疑不惟不曾教人坐作進退擊
刺挽射之伎俾嚴攻討其間有實欲賣勇思敵所懼
之人士大夫不以為狂則以為妄因循苟且以致賊
虜顛越不恭遂有前日之禍臣不勝憤恨然茲非賊
虜之能也皆由亡誠實之士鼓唱驕逸率以歛跡逃
避曲辱不耻為智為勇爾萬一有慷慨論列則掩耳
不聽別造佞說以相浮動茲無他大抵只欲助賊張
皇聲勢且為我祖宗一統基業更不當顧藉直兩手
分付與賊虜耳嗟乎何不忠不義之甚也臣每思念
涕泗交下繼之以血此天地神明之所昭監臣恭惟
淵聖皇帝靖康之初信此和議俾賊大獲而歸去冬
與今春夏賊虜猖獗大臣柔邪諛佞蓄縮畏避者不
敢畧有拒抗語但詭譎為賊實包藏為智謀賊默為
沈鷲遂致二聖蒙塵后妃就王與無辜之人流離壯
士想陛下龍潛濟鄆嘗親聞見張邦昌耿南仲輩所
為也陛下入繼大統即將前主和議者肅之嶺外

文章正論

卷十五

十一

宗澤

天下冤抑之氣一旦舒快自後臣竊聞陛下日與二
三大臣論思講畫必欲大雪我廟朝之耻激勵卒伍
勸率義士俾思勤絕以正夷夏不意陛下復聽姦邪
之語又浸漸望和迂回曲折為退走計臣願陛下試
一思之陛下初陟位何故以講和為非遂當時議臣
陛下近日又何故只信憑姦邪與賊虜為他日之畫
營繕金陵迎奉元祐太后仍遣省官迎奉太廟木主
棄河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淮南陝右七路千百萬
生靈如糞壤草芥略不顧恤比賊虜遣姦狡小醜假
作使偽楚為名來覘我大宋虛實臣見如是因納諫
狀與留守范納乞收賊虜奉使之入置之牢狴素取
朝廷指揮庶激軍民士庶懷冤之心俾肯力戰仰贊
陛下再造王室中興大宋基業之意今却令遷置別
館優加待遇臣奉此詔命憂思涕泣心欲折死不知
二三大臣何為於賊虜情款如是之厚而於我國家
計謨如是之薄臣每思京師人情物價漸如我祖宗
時若鑾駕一歸則再造之功與中興之烈必赫然奕宏
大跨商周而越漢唐矣何姦邪之臣尚狃和議皇惑
聖聰伏望陛下察之臣之樸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
此我大宋興衰治亂之機也臣願陛下思之陛下果

文章正論

卷十五

十一

宗澤

以臣言身狂頑盡賜褫削投之瘴烟遠惡之地以快
姦邪賊臣之心不勝痛憤激切之至臣籍蕞闕下以
俟誅戮

文章正論卷十五

十四歲至

第廣門詳胡
侍郎諫書論
理勢廣嚴激
烈然理盡辭
止而氣極不
家亦有中然
不可及者在

上高宗封事

胡銓

謝靈運云肝膽忠義心術明白思慮深長
其文想見其人真三代以內人物也
可與日月爭光中興奏議此為第一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
遂舉以使虜惟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
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
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我劉豫臣事醜虜南面
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
慮掉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
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
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
位為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
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
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
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無禮如劉豫也哉夫
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
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
所羞而陛下忍為之邪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
官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
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

虜之情偽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難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可止。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盛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亦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

文章正論卷十五

十六

四

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逐非狼狽。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為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文章正論卷十五

十七

三

論黃潛善汪伯彥
馬仲
高宗即位馬仲上疏曰陛下得黃潛善汪伯彥以為
輔相委任不復疑然自入相以來處事未嘗愜當物
情遂使女真日強盜賊日熾國本日蹙威權日削且
三鎮未服汴都方危前日遽下還都之詔至於鑾輿
未能順動其不謹詔命如此草茅對策不如式考官
罰金可笑一日黜三舍人乃取沈晦孫覿黃哲輩諸
群小以掌誥命其黜陟不公如此吳給張閻以言事
被逐邵成章緣以上言遠竄其壅塞言路如此祖宗
舊制諫官御史有關御史中丞翰林學士具名以進
三省不敢預厥有深旨近擬用臺諫多取親舊不過
欲為已助其毀法自恣如此張慤宗澤許景衡公忠
有材皆可任重潛善伯彥忌之沮抑至死其妨功害
能如此或責以救焚拯溺之事則曰難言蓋謂陛下
制之不能施設也或問陳東之死則曰不知蓋謂事
繇於陛下也其過則稱君善則稱己如此呂源狂橫
陛下逐去不數月由郡守升發運其彊狠自專如此
御管使雖主兵權凡行在諸軍皆其所統潛善伯彥
別置親兵一千人請給居處優於眾兵其務收軍情
如此廣市私恩則多復祠官之闕同惡相濟則力庇

論黃潛善汪伯彥

馬仲

高宗即位馬仲上疏曰陛下得黃潛善汪伯彥以為
輔相委任不復疑然自入相以來處事未嘗愜當物
情遂使女真日強盜賊日熾國本日蹙威權日削且
三鎮未服汴都方危前日遽下還都之詔至於鑾輿
未能順動其不謹詔命如此草茅對策不如式考官
罰金可笑一日黜三舍人乃取沈晦孫覿黃哲輩諸
群小以掌誥命其黜陟不公如此吳給張閻以言事
被逐邵成章緣以上言遠竄其壅塞言路如此祖宗
舊制諫官御史有關御史中丞翰林學士具名以進
三省不敢預厥有深旨近擬用臺諫多取親舊不過
欲為已助其毀法自恣如此張慤宗澤許景衡公忠
有材皆可任重潛善伯彥忌之沮抑至死其妨功害
能如此或責以救焚拯溺之事則曰難言蓋謂陛下
制之不能施設也或問陳東之死則曰不知蓋謂事
繇於陛下也其過則稱君善則稱己如此呂源狂橫
陛下逐去不數月由郡守升發運其彊狠自專如此
御管使雖主兵權凡行在諸軍皆其所統潛善伯彥
別置親兵一千人請給居處優於眾兵其務收軍情
如此廣市私恩則多復祠官之闕同惡相濟則力庇

王安石之罪據其所為豈不辜陛下倚任之重然陛下
下隱忍不肯斥逐遂使遺民固已絕望二聖還期在
何時耶臣每念此不如無生歲月如流時幾易失望
速罷潛善伯彥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留中
明日改衛尉少卿仲以論事不行辭不拜

稷迂而評陳
東為大學生
以天下為已
日乞誅六賊
使李綱不避
鉅賊而精誠
足貫天地

乞復李綱舊職疏

陳東

臣等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者社稷之主也奮不顧身死生以之者社稷之臣也茹賢嫉善妨功害能者社稷之賊也陛下聰明英睿獨智旁燭賢邪判然天下戴以為社稷之主而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臣也其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梈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斷然不疑拔綱於九卿之中不一二日任為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

文章正論卷十五

二十一

止欲倉卒之際各保妻孥耳諸大臣一鼓而倡之百官有司群起而和之遂令京城之人開然騷動弗安其居若非綱為陛下建言則乘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為丘墟生靈已遭魚肉陛下將有棄宗廟社稷之名賴聰明不惑特從綱請中外聞之雖愚夫愚婦莫不舉手加額仰嘆聖德之盛綱之力豈曰小補之哉是宜邦彥等諸謗忌嫉無所不至臣等伏見邦彥等享高爵厚祿為日最久坐視天下之弊未嘗肯發一言以圖補報至於王黼童貫蔡攸共興北師唯鄭居中力爭以為不可輕舉而王安中者力贊其役邦彥等畧不可否於其間實陰助黼以貽今日之禍陛下新即寶位遽有變亂之虞邦彥等不引咎歸已自求貶放而尚偃蹇固位忌賢嫉能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則宗社存亡未可知且虜人既和之後尚敢縱兵肆掠屠戮畿內犬羊之性急則搖尾緩則跳梁聞陛下任綱自知滅亡無日請和之意必更激切而邦彥等乃得藉口以沮成謀綱罷命一傳士大夫失色兵民騷動至於流涕相吊咸謂不日為虜擒矣則是陛下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聞邦彥等尚執前議必欲割地與之曾不知祖宗土

文章正論卷十五

二十一

地得之甚難。又况河北實朝廷之根本。而三關四鎮實河北之根本。若棄三關四鎮。是棄河北。若棄河北。則朝廷復可都大梁乎。自真宗仁宗兩朝以來。北虜蓋有割地之請矣。朝廷寧屈已增幣以塞其欲。至於土地一寸不肯與之。今陛下即政之初。邦彥等便欲棄祖宗境土。不知割與太原中山河間以北十有餘郡之後。邦彥等能使虜人不復叛盟乎。綱孤立無助。天下共知。其可以大用。臣等請為陛下言其一二。頃歲京師大水。自宰相大臣下及百官。爭占舟船。或結木棧為避水計。獨綱慷慨為上言之。至為姦臣譖逐。文章正論卷十五
數年不用。前日邊報初至。宰相骨肉盡皆出京。獨綱妻孥未嘗遷徙。陛下方深顧北之憂。而左右無一人為陛下請行者。綱獨奮然而以身任之。綱之用心可見矣。陛下何忍信朋邪之計。而斥正人端士乎。若綱用兵小挫。遂當廢罷。則童貫創開邊隙。以貽今日之禍。近又引兵數十萬。以事雲中之役。幾於匹馬集輪。無還者。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綱小挫而加罪乎。一進一退。在綱為輕。在朝廷為甚重。今日宗社安危在此一舉。幸陛下即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种師道以閫外之事。陛下若以臣等之言為未足。

取信。試御樓呼耆老一問之。呼軍民一問之。呼行道商旅一問之。試咨有官君子使言之。必皆曰綱可用。而邦彥等可斥也。用舍之際。陛下不可不審。

忠公以通天
下之心上臣
之盛軌也檢
何人斯文以
銘此

効秦檜專主和議

黃龜年

時邊報王倫來歸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効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上書曰臣聞一言而盡事君之道曰忠罪莫大於欺君一言而盡輔政之道曰公罪莫大於私已臣人者背公而徇私則刑賞僭亂慮人主之照其姦則合黨締交相與比周榮惑主聽故附下罔上之黨盛而威福之柄下移禍有不可勝言者伏見秦檜還自金國陛下驟任不一年而超至宰輔乃不顧國家盛衰福在已欲永塞言路書上檜罷併効檜黨王暉王昞王守道皆罷之檜大章正論卷十五罷仍授觀文殿太學士提舉江洲太平觀政如故龜年又奏曰比論秦檜徇私欺君合正典刑投諸裔土以禦魑魅今乃任便居住雖陛下曲全大臣之禮柰檜姦狀暴露復寵以儒學最上職名俾優游琳館聽其自如律斷群盜必分首從為之從者皆已伏誅獨置渠魁可乎又曰臣聞恩莫隆於父子義莫重於君臣不義則後其君不仁則遺其親君親既然則何忌憚而不為檜厚貌深情矯言偽行進迫君臣之勢陽為面從退恃朋比之姦陰謀阻格上不畏陛下中不畏大臣下不畏天下之議無忌憚如此欺君私已有

一即可黜况檜之欺與私顯著者為多乎章凡三上遂褫檜職

開禧追貶秦檜周南仲代草制云兵於五材誰能去之首弛邊疆之禁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忍忘君父之讐又云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百年為墟誰任諸人之責

大章正論卷十五

二十五

九十七

丘璣山曰宋臣飛沮李綱身罹三敗幾何宋之心誠忠而恨宋自用終釀禍

論遣使劄子

胡寅

胡寅以和愚宋亦自愚張浚好先用周等安

臣聞宰相張浚有論使事為兵家機權何辭遂行然臣再三思慮未曉其說須至剖析聞於聰聽者粘罕總師二十餘年破大遼弱我宋雖無遠略亦精於用兵其事盡詭詐也今我之虛實彼豈不知尚須早辭執謙然後足以驕其心示弱屈服然後足以平其怒乎此遣使之無益一也庚戌後不遣虜兵亦不來及癸丑遣使則鈞引虜使入國熟視而去曾不旋踵淮南之警奏至矣此遣使之無益二也前我兩遣四輩皆朝廷之選侍從之臣聞其入虜境晝夜驅虎略無禮節及見粘罕坐受欺給匆匆而歸未嘗得其要領也況何鮮一使臣其何能任胡國之事乎此遣使之無益三也昔富弼之使也一言息南北百萬之兵可謂偉矣使歸行賞遷進官職弼方以中國未能用兵徒賴使人口舌下虜為莫大之耻終不屑受其識度如此乃可辦國事今奉使者首先論其私事祈求恩澤一一足意而後行所慮卑近與市井之人無異尚能明目張膽不辱君命乎此遣使之無益四也萬一虜賊臨以兵威肆其恐脇使人必不能就死則反以

文章正論卷十五

二十六

我之情告之是自敗也死生之際唯烈士不懼曾謂

何辭而能之乎此遣使之無益五也虜賊之所大欲有無厭之心正使劉豫明日就亡今日亦必赴救而况豫賊祈哀乞援秋高草熟宋寇何疑此不待窺覘自可坐照於一堂之上也此遣使之無益六也今淮以北劉豫自以為其封疆矣河之北粘罕自以為其土宇矣使者之行豈能乘雲馭風徑至虜廷哉必渡清河之阻經濁河之限然後能至也去冬下詔罪狀劉豫明其為賊今豫肯實吾使人達之於虜我臣恐我伐凡伯則有之矣此遣使之無益七也今我與虜之勢如兩家有沒世之怨一弱一強強者侵陵不休弱者亦固其門墉嚴其戒備待時而動庶能有濟乃欲命一僕夫啗以酒肉悅以金帛遠足以重吾之弱增彼之強而已此遣使之無益八也自古兵強馬衆玩武不戢而無自焚之變者此五胡英傑勒曜垂珪之所難也粘罕好財貪色寬殘不義特盜賊之靡耳非有保國永世兼并天下之術也度其動兵壯者老老者死其馬之齒日已長矣其謀臣志滿意得沉酣乎子女玉帛之間不越數年必有禍敗此易見也萬一今冬黨助豫賊時於一表陛下申嚴將士據大江

文章正論卷十五

二十七

謀臣戰主
良將不少
心腹已清
何能為

之險以禦之彼再而哀三而竭必矣。小勝負兵家之常。今未有兵交之形而遽自納侮以示畏恐情見力屈當反為所乘非兵家形格勢禁之法。此遣使之無益九也。夫和人之心迎合粘罕之意為身謀而已。陛下寤寐賢才日晏不倦菲衣節食卑宮室陋器用以養戰士固將父兄據覆載不同之憤雪倉溟不脛之耻也。若堅用和策則謀臣解體義士喪氣將帥偷安而卒伍叛散以為無復有輸忠効智建立功名之日使和人自謂其說可用如此必有進為之漸以國與人取悅粘罕大事去矣。此遣使之無益十也。獨有一說使陛下難處者以二帝為言耳。然自建炎改元以來使命屢遣無一人能知兩宮起居之狀警效之音者。况今歲月已久虜必重閱懼我知之今以虜為父兄之讎絕不復通則名正而事順他日或有異聞在我理直易為處置若通而不絕則虜握重柄歸曲於我名實俱喪非陛下之利也。使或有知二帝所在一見慈顏宣達陛下孝思之念雖歲一遣使竭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之有其如艱梗悠邈必無可達之理乎。臣聞善為國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正其大義不悅倖以為之漢高祖出關得董公之謀以

文章正論卷十五

二十一

韓

弒君計項羽後雖屢敗然項羽有不義之罪雖強必弱漢守其策不變終有天下然張良燒關舉卷虎之喻君子猶羞道之及劉先主諸葛武侯志在復漢目操為賊亦能三分鼎立至魏延出奇欲速孔明不求近功君子以為真以天下自任者古之英雄規模注措大抵如此三國崛起曹氏先據利勢蜀最後立豈以微弱之故卑下於操以苟存邪孟子曰若彼何執強為善而已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讎之義用賢才修政事息民訓兵以俟壯向更無他策儻或未可惟是堅守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議必恐不能為至於何辭之行決須取辱臣豈得以張浚有言而自抑也

文章正論卷十五

二十一

韓

宋制以忠厚
主國體惟忠
厚每持故武
一君子推恩
其不而而去
留頃惜若不
忠置之死地
者蓋有所以
激之也

論吳并莫儻徐東哲

臣謹按吳并莫儻徐東哲等致身侍從偷生惜死奉
女真之意將祖宗一百六十年神器泣涕來往交割
與叛臣張邦昌為邦昌之臣行邦昌之政施施然自
肆非不得已也怨在七廟天下仇之貸死投荒失刑
甚矣猶萬萬一以紂公議者謂無前洗之理耳今乃
節次用赦許令自便是教人使反覆賣國戕毀三綱
豈撥亂反正之道乎昔者世衰道微暴行有作臣裁
其君子絀其父孔子為此大懼而作春秋以俟後世
有能舉其法者其法謂何莫嚴於討賊矣陛下志
文章正論卷十五 一三十

在春秋固將見諸行事深切著明況當艱難之時逆
臣僭竊反面事之者皆我臣庶天下大變也若不申
著君臣之義以立國政則亂綱解紐賊亂接迹人欲
放肆天理淪滅亦何所不至哉所有吳并逖便指揮
下臣皇恐不敢書行

星海曰一人
元良萬邦以
目所當胡不
南牧之時不
言陶樂而首
動其美陰疾
知本矣陸秀
夫曰書大學
微此意

論治本

胡宏

宏上書曰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謂仁心也心官茫茫
莫知其鄉若為知其體乎有所不察則不知矣有所
不慮有所畏懼則雖有能知能察之良心亦浸消亡
而不自知此臣之大憂也夫敵國據形勝之地逆臣
僭位於中原牧馬騷擾爭天下臣不是懼而以良
心為大憂者蓋良心充于一身通於天地宰制萬事
純攝億兆之本也察天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
志陛下亦有朝廷政事不干於慮便發智巧不陳於
前妃嬪佳麗不幸於左右時矣陛下試於此時沉思
文章正論卷十三 一三十一

靜慮方今之世當陛下之身事孰為大乎孰為急乎
必有歉然而餒惻然而痛坐起彷徨不能自安者則
良心可察而言可信矣昔舜以匹夫為天子瞽瞍以
匹夫為天子父受天下之養豈不足以窮欲哉而瞽
瞍猶不悅自常情觀之舜可以免矣而舜戚戚然有憂
之舉天下之大無足以解憂者微宗皇帝身享天下
之奉幾三十年欽宗皇帝生於深宮享乘輿之次以
至為帝一旦劫於離敵遠遯窮荒衣裘失司服之制
飲食失膳夫之味居處失宮殿之安妃嬪之好動無
公嚴辛若盤臨其項陛下加兵敵國心目睽睽猶鐵

渴之於飲食庶幾一得生還父子兄弟相持而泣歎
若平生引領東望九年於此矣夫以臣之疎賤念此
痛心當食而嗑未嘗不投箸而起思欲有為况陛下
當其任乎而在廷之臣不能對揚天心充陛下仁孝
之志反以天子之尊壯面讎敵陛下自念以此事親
於舜何如也且群臣智謀淺短自度不足以任大事
故歎偷安江左貪畝寵榮皆為身謀爾陛下乃信之
以為必持是可以進撫中原展省陵廟來歸兩宮亦
何誤耶萬世不磨之辱臣子必報之讎子孫之所以
寢苦枕戈弗與共天下者也而陛下顧慮畏懼忘之
太半正論卷十五
三十二張表四十七

夫婦之間頓生疵癘三綱廢壞神化之道泯然將滅
遂使敵國外橫盜賊內訌王師傷敗中原陷沒二聖
遠栖於沙漠皇輿僻寄於東吳驚萬姓未知攸底
禍至酷也若猶習於因循憚於更變亡三綱之本性
昧神化之良能上以利勢誘下下以智術干上是非
由此不公名實由此不核賞罰由此失當亂臣賊子
由此得志人紀由此不修天下萬事倒行逆施人欲
肆而天理滅矣將何以異於先朝求救禍亂而致昇
平乎末言陛下即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無堅
定不易之誠然陳東以直諫死於前馬伸以正論死
於後而未聞誅一姦邪黜一諛佞何推中正之易而
去姦邪之難也此雖當時輔相之罪然中正之士乃
陛下腹心耳目奈何以天子之威握億兆之命乃不
能保全二三心腹耳目之臣以自輔助而令姦邪得
而殺之於誰責而可乎臣竊痛心傷陛下威權之不
在已也

天下大本國
家急務操之
志矣乃不顧
左右之忌不
能言非
宗不能容

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
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
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
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
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官宦
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
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
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
之邃而凜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
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
文章正論卷十五
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為后世法程也陛下試以是
而思之吾之所以精一克復而特守其心者果嘗有
如此之功乎所以脩身齊家而正其左右者果嘗有
如此之效乎官省事禁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不見
其形而視其影不覩其內而覩其外則爵賞之亂貨
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矣臣竊以是窺
之則陛下之所以脩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
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觀說打
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者獨有前日
臣所面奏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終竊以

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
崇獎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達以
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而其有才無才有罪無罪自
不當論况其有才達所以為姦有罪而不可復用乎
且如向來主管喪事欽奉几筵之命遠近傳聞無不
竊笑臣不知國史書之野史記之播於夷狄傳於後
世且以陛下為何如主也縱有曲折如前日所以論
臣者陛下亦安能家置一喙而人曉之耶刑餘小醜
不比人類顧乃榮惑聖心虧損聖德以至此極而公
卿大臣拱手熟視無一言以救其失臣之痛心始者
惟在於此比至都城則又知此曹之用事者非獨此
人而侍從之臣蓋已有出其門者至其納財之塗則
又不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臣於前日亦嘗輒以面
奏而陛下諭臣以為誠當深察而痛懲之矣退而始
聞陛下比於環列之尹已嘗有所易置乃知陛下固
已深察其弊而無所待於人言然猶未能明正其罪
而反寵以崇資巨鎮使即便安此曹無知何所忌憚
况中外將帥其不為此者無幾陛下亦未有推其類
而悉去之也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之費本
非得已而為軍士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甚者採薪

織後撥拾糞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使妻女盛塗澤倚市門以求食也怨謗譏悖逆絕理至亦不可聞者一有緩急不知陛下何所倚仗是皆為將帥者巧為名色頭會箕歛陰奪取其糧賜以自封殖而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彼此既足矣然後示以薄少號為羨餘陰奉燕私之費以嫁士卒怨怒之毒於陛下且幸陛下下一受其獻則后日雖知其罪而不得復有所問也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豈有一毫愛戴陛下之心哉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為也哉據已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於天子則際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已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為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

自古言公私
字未及君
切如此者而
以內外及
子小人分
私尤人止
疏之弊

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為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克其大而自為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若以時勢之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強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為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可謂深知時務之要而暗合乎先王之法矣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使內之所出者日有以賊乎外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勝乎其私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隣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日夜夾攻而不置為國家者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如不蚤正臣恐陛下之心雖勞於求賢而

一有所妨乎此則賢人必不得用而所用者皆庸謀
 憐巧之人雖勤於立政而一有所礙乎此則善政必
 不得立而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來卷成
 桐根而貽燕之謀未遠輔相之職不脩紀綱壞於上
 風俗壞於下民怨兵怨國勢日卑一旦猝有不虞臣
 竊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
 下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
 有以正之哉至於輔翼太子之說則臣前日所謂數
 世之仁者蓋已微發其端而未敢索言之也夫太子
 天下之本其輔翼之不可不謹見於師傳保者詳矣
 文章正論卷十五 四十四卷四

陛下聖學高明洞貫古今宜不待臣言而喻然臣竊
 怪陛下所以調護東宮者何其疎畧之甚也由前所
 謂而觀之豈非所以自治者猶未免於疎畧因是亦
 以是為當然而不之慮耶夫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后
 官寮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
 時使邪佞僂薄關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
 謂講讀間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
 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
 而已皇太子睿性夙成閱理久熟雖若無待於輔導
 然人心難保氣習易汚習於正則正習於邪則邪此

賈誼治安策
 類此者彼
 詳于身世
 而此則
 又詳於
 經綸

古之聖王教世子者所以選端方正直道術博聞之
 士與之居處而又使之逐其邪人不使見惡行蓋嘗
 謹之於微不待其有過而后規也今三代之制雖不
 可考且以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傳賓客既職
 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
 庶子領之其選甚重今則師保賓客既不復置而詹
 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
 其輕且褻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傳賓客則無
 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
 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嫖狎奇褻雜進之害此已
 文章正論卷十五 四十一卷

非細事矣至於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又非皇太
 子之比則其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官
 屬尤不備責任尤不專豈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耶
 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除今已置官外
 別置師傳賓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
 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官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令
 之出必由於此而后通焉又置贊善大夫擬諫官以
 箴闕失王府則宜稍放六典親王之制置傳友咨議
 以司訓導置長史司馬以總眾職妙選耆德不雜他
 材皆置正員不為兼職明其職掌以責功效則其官

屬已畧備矣。陛下又當以時召之。使侍從燕遊。從容啓迪。凡古先聖王正心脩身。平治天下之要。陛下之所服行而已有效。與其勉慕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免者。傾倒羅列。悉以告之。則聖子神孫。皆將有以得乎陛下心傳之妙。而宗社之安。統業之固。可以垂於永久而無窮矣。此今日急務之一也。至於選任大臣之說。則臣前所謂勞於求賢。而賢人不得用者。蓋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剏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剏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實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其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故以陛下之英明。剏斷畧不世出。而所取以自輔者。未嘗有如汲黯。魏徵之比。顧常反得如秦檜。晚年之執政。臺諫者。而用

文章正論卷十五

四十二

四十三

之。彼以人臣竊國柄。而畏忠言之悟主。以發其姦也。故專取此流。以塞賢路。蔽主心。乃其勢之不得已者。陛下尊居宸極。威福自己。亦何賴於此輩。而乃與之共天下之政。以自蔽其聰明。自壞其綱紀。而使天下受其弊哉。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其選之不得而精選之不精。故任之不得而重。任之不重。則彼之所以自任者亦輕。夫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為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以求不失其窠坐資給。如吏卒之為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脩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下此一等。則惟有作姦欺植黨。與納貨賂。以濁亂陛下之朝廷耳。其尤甚者。乃至十有餘年。而後敗露以去。然其列布於後。以希次補者。又已不過此等人矣。蓋自其為臺諫。為侍從。而其選已如此。其後又擇其尤碌碌者而登用之。則亦無怪乎陛下常不得天下之賢材。而屬任之也。然方用之之初。亦曰姑欲其無所害於吾之私而已。夫豈知其所以害天下之公者。乃至於此哉。陛下試反是心以求之。則庶幾乎得之矣。蓋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

文章正論卷十五

四十三

四十三

者之未重不為燕私近習一時之計而為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陛下誠以此取之。以此任之。而猶曰不得其人。則臣不信也。此今日急務之二也。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之說。則臣前所謂動於立政而善政卒不得立者。亦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心。憂動願治。不為不至。豈不欲夫綱維之振。風俗之美哉。但以一念之間。未能去其私邪之蔽。是以朝廷之上。忠邪雜進。刑賞不分。士夫之間。志趣卑污。廉耻廢壞。頑以為事理之當然。而不思有以振勵矯革之也。蓋明於內。然後有以齊乎外。無諸己。而後可以非諸人。今文章正論卷十五

珠璣
上
下
效
公
倡
子
山
來
非
一

隨群逐隊。排僂升補。其桀黠者。乃敢造飛語。立橫議。如臣前所陳者。而宰相畏其凶熾。反撓公議。而從之。臺諫亦不敢以聞於陛下。而請其罪。陛下視此紀綱為何如。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振肅之耶。綱紀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敗于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折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向。則千金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后已。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符券為詩文。宰相可噉。則噉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俗已成之。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免習於其說。一有劄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譏眾排。指為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聰。下鼓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于眾以為陛下嘗謂今日天下幸無變故。雖有伏節死義之士。

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為識者之憂而臣有以知其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若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伏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后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位之人以為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慮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滅族而不悔如巡遠果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消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真為伏節死義之舉哉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識者所以深憂於或者之

文章正論

卷十五

四十四

也雖以臣知陛下聖學高明識慮深遠決然不至有此議論然每念小人敢託聖訓以蓋其姦而其為害至於足以深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亦未嘗不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識者之慮為過計之憂也陛下視此風俗為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變革之耶此今日急務之三四也至於愛養民力脩明軍政之說則民力之未裕生於私心之未克而近習得以謀帥也是數說者臣皆以極陳於前矣今請即民力之未裕而推言之臣聞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叛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願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叛曹其為說曰內帑之積將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叛曹目今經費已自不失歲入之數聽其言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來三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叛曹不得簿書勾考其存亡其日消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叛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未

文章正論

卷十五

四十七

茅廣門評十
早九牧自古
病之不惟病
千官其病民
尤急監司
多未必皆賢
加考則下
民皆脂足
免往來案

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脇之不
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剝民奉上者
為賢於是中外成風競為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
明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務催督財賦此民力所
以重困之本而稅外無名之賦如和買折帛科罰月
椿之屬尚未論也其次則陛下所用之宰相不能擇
中外大吏而惟徇私情之厚薄所用之臺諫不能公
行糾劾而惟快已意之愛憎是以監司郡守多不得
人而其賢者或反以舉職業忤臺諫而遭斥逐也至
於監司太多而事權不歸於一銓法雖密而縣令未
文章正論卷十五
嘗擇人則又其法之有未善者然其本正則此等不
難區處其本未正則雖或舉此臣恐未見其益而反
有害也又嘗即夫軍政之不脩而推之則臣聞目者
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括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
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
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
保明稱其材伍堪任將帥然後具為奏牘而言之陛
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為
公薦而可得人矣而豈知其借價輸錢以若晚唐之
將帥哉只此一事有耳者無不聞有口者無不道然

以其門戶幽深蹤跡詭秘故無路得以窺其交通之
實狀是以雖或言之而陛下終不信也夫將者三軍
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次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
人其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官妾之門而陛下之所
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固不知兵謀帥律之為
何事而惟剋剝之是先交結之是圖矣陛下不知其
然而猶望其脩明軍政激勸士卒以疆國勢豈不誤
哉然將帥之不得人非獨士卒之受其弊也推其為
害之極則又有以及乎民者蓋將帥得人則尺籍嚴
而儲蓄彘屯田立而漕運省今為將帥者如此則固
文章正論卷十五
無望其肯核軍實而豐儲蓄矣至於屯田則彼自營
者尤所不顧故朝廷不免別置使者以典治之而兵
屯之衆資其撥遣則又不免使參其務然聞其占護
軍人不肯募其願耕者以行而強其不能者以往至
屯則偃蹇不耕而反為民田之害使者文吏其力蓋
有所不能制者是以陛下欲為之切而久不得成也
屯田不立漕運煩費諸州苗米至或盡數起發而無
以供州兵之食則加耗斛面之弊紛紛而起而民益
困矣又凡和買折帛科罰月椿之類往往亦為供軍
之故而不可除若屯田立而所資於諸路者減則此

當時議之大
皆乃在歷代
言者之書不
正無不以名
正君而圖定
何有吏秋錢
思以格若心
之非也

屬庶乎其皆可禁矣。今乃不然，則是置將之不善，而害足以及民也。凡此數者，根株深固，枝條廣闊，若不可以朝變而夕除者，然究其本，則亦在夫陛下之反諸身耳。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出私帑以歸叛賣矣。叛賣不至其闕，必能復破分之法，除殺最之科，以寬州縣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擇宰相以選牧守矣。擇臺諫以公刺舉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嚴宦官兵將交通之禁，而以選將屬宰相矣。宰相誠得其人，則必能為陛下擇將帥，以作士氣，計軍實，廣屯田，以省遭運矣。上自朝廷，下達州縣，治民典軍之官，既皆得人，然後明詔宰相，議省監司之員，而精其選，重其責。又詔銓曹使，以縣之劇易，分為等差，而常切詢訪天下之官吏，能為縣者，不拘薦舉之有無，不限資格之高下，而籍其姓名，使以次補最劇之縣。果有治績，則優而進之，不勝其任，則絀而退之。凡州縣之間，無名非理之供，橫歛巧取之政，其大甚而可去者，可以漸去，而民力庶乎其可寬矣。至於屯田之利，則以臣愚見，當使大將募軍士，使者招遊民，各自為屯，不相牽制，其給授課督賞罰政令，各從本司，自為區處，軍中自有將校可使，不須別置官吏。使者則聽其辟置。

文章正

論

卷十五

五十

論

官屬三五人，指使一二十人，以備使令。又擇從官，通知兵農之務，兼得軍民之情者，一員為屯田使，總治兩司之政，而通其奏請，趣其應副。又以歲時按行察其勤惰之實，以行誅賞。如此，則兩屯心競，各務其功，田事可成，遭運可省，而諸路無名之供，橫歛巧取之政，前日有不獲已而未可盡去者，今亦可以悉禁。民力庶乎其益裕矣。此今日急務之五六也。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其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博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

文章正

論

卷十五

五十

論

戊午議
之奸且帝諸臣爭和議也新安朱熹序誅會
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義也故
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沒則哀送之所以
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
為不如是則無以盡予吾心云爾然則有其君父不
幸而罹於橫逆之故則夫為臣子者所以痛憤怨疾
而來為之必報其讎者其志豈有窮哉故記禮者曰
君父之讎不與其戴天寢苦枕塊不與其天下也而
為之說者曰復讎者可盡五世則又以明夫雖不當

戊午議

其臣子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
域也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萬世
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讎非若庶民五世則
自高祖以至玄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
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
必報其讎者蓋有在矣太上皇帝受命興誓雪父
兄之辱雖其間亦或為姦謀之所前卻而聖志益堅
至於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紀復張諸將之兵屢以
捷告恢復之勢蓋已什八九成矣虜人於是始露和
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自虜遑力主其事常

文章正論卷十五

五十五

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

賤交口合辭以為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耻
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詈唾斥飲食其肉而
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
藉口攘却眾謀焚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
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仇敵之虜
而懷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
以遂姦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夤
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
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縉紳之間矣士
大夫徂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檜與其
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願以亡讎忍辱為事理之當然
主議者慕為儉遊談者慕其徒一雄唱之百雌和之
祭未之議餘言為進其曰虜世讎不可和者尚書張
公聞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
而其所以為說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
號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為讎人役之歎者一旦
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幻忘其疇昔
之言厥或告之則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
罪所以上通于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

文章正論卷十五

五十五

唱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為安斯乃有識之士所謂長慮却顧而凜然以寒心者而說者猶曰姑以衆論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蓋不下前日非和者之衆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之明而今日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之不正也且若必以人之衆寡為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萬姓之為多耶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蓋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其於世也有明晦在人也有存亡是以雖當頽壞廢弛之餘邪議四起無復忌憚而亦不能斬伐銷鑠使之無也奈何不聽於此顧反決得失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耻者之餘謀此已墜之三綱所以未能復振已墮之萬事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之人終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安彊之勢也今南壯再權中外無事迂愚左見所謂萬世必報之讎者固已無所復發其口矣竊伏田間不勝憤難因讀魏元復所叙次戊午

文章正論卷十五

五十四

五十五

讜議為之慨然流涕蓋傷其禍決自此始也懷不能已姑論其始終梗槩如此以發明元復所為叙次之意并以致草野孤臣畢義願忠之誠謀國者儻有取焉則猶足以裨廟謀之萬一而非區區所敢望也乾道改元六月戊戌新安朱熹序

崔太史銑曰朱氏感於孝宗而作也孝宗有雄志而亡雄才誤於張浚而喪師甘心叔姪以奉夷南渡名臣介於自守亡經國之畧又靜亂保境又弗及焉

文章正論卷十五

五十五

五十五

晉殺其世子申生，孰殺之？士蒍殺之也。殺申生者，實驪姬之譖。士蒍何與焉？士蒍開其隙，驪姬乘其隙也。群公子之出於威莊者，豈他人弑其尊者固不待言。其卑者猶獻公之從父昆弟也。士蒍逢獻公之惡，反覆詭詐陷之於死地，使獻公屠其宗族。昆弟如刈草菅，略無慘怛不忍之意。其於宗族昆弟之間，既如此。

何獨難於其子乎。此所以柔驪姬之譖也。對伯夷者不敢論賄賂。對比干者不敢論阿諛。驪姬雖變苟非習見獻公之殘忍。亦豈一日遽譖其三子。扒彼士蒸憂申生之不得。云憂蒲屈之不可。城終日焦然。憂晉憂之誠是也。抑不知造是禍者果誰乎。驪姬之譖。即襲吾前日譖富子之術也。屈蒲之城。即襲吾前日城聚之術也。使我不可不唱之。彼烏得而和之。使我不可不之。彼烏得而繼之。是故開獻公殘忍之心者。士蒸也。教驪姬離間之術者。亦士蒸也。已開則不可復閉。已教則不可復悔。授賊以刃而禁其殺人。世寧有是理邪。

文章正論卷十五 一五七

雖使一法吏。敝是獄。首士蒸而從驪姬也。吾嘗考晉國之本末。又知開禍端者。非獨士蒸。其所以從來遠矣。晉穆侯之二子。長則文侯。而威叔其季也。而自威叔以來。視文侯之子孫。不啻寇讐。必鋤其根而奪其國者。不過欲啟子孫之業耳。殊不知殺文侯之子孫。是殺吾之子孫也。吾私其子而殺其昆弟。則吾之子亦私其子而殺其昆弟矣。然則威莊之族。雖曰獻公殺之。其實威莊殺之也。威莊親其子而讎昆弟。一族之中。分親與讎。其私已甚。及獻公親奚齊而讎申生。又於諸子之中。分親與讎。可謂私之私矣。私日勝。則心

日狹當威莊殄滅文侯子孫之時其心必謂是害既除則吾子孫可以享無窮之利也豈自料害其子孫者乃吾子孫也當獻公殄滅威莊子孫之時其心必謂是害既除則申生可以享無窮之安也豈自料害申生者乃吾身邪嗚呼私生於愛而害愛者莫如私天下未有私而能愛者也獻公昔私申生至於盡滅威莊之族以除其禍愛之亦至矣曾未閱時嬖於驪姬遽移其愛於奚齊其為奚齊而殺申生即為申生而殺威莊之族者也向之愛申之心果何所在邪申生之愛既可移於奚齊則異時奚之愛亦可移而之他矣

文章正論卷十五

五十八

矣不惟昔之愛申生者不可保今之愛奚齊者亦未可保矣然則徇私者豈能直所愛哉果出於真則必不可移矣林向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天性之愛豈外物所能移邪獻公苟能悟此愛之非真一念之忠識天性之愛則本根枝葉與生俱生而不可離何憂乎士蒍何憂乎驪姬哉

周平之子宋
高誠相符矣
然平特立千
晉文素衷二
公者各自為
計未有以復
繼告之者宋
高之朝平地
之徒紛紛致
其動志恨復
而不宿高不
女乎矣

論攘夷復讎書

陳亮

亮又上書曰臣嘗嘆西周之末犬戎之禍蓋天地之大變國家之深耻臣子之至痛也平王東遷以來使其痛內切於心必將因臣子之憤藉晉鄭之勢以告哀於天下之諸侯以大義責其與師以獎王室其不至者天下共誅之則可以掃蕩犬戎洗國家之耻而舒臣子之憤矣然后正紀綱脩法度親魯衛以和柔中國命齊晉為方伯以糾合天下之諸侯文武之迹可尋東周之業可興也今乃即安於洛邑雖周民賴以粗安宗祀賴以不絕然使其臣子忘君父之大仇而置天下之諸侯於度外周之名號雖存而其實則眇然一列國耳當平王在位之時世之君子尚意其猶有待也及待之四十九年而士君子之望亦衰矣天子之命令不足以制諸侯則其互相吞滅蓋其勢之所必至也天下不明於復讎之義則其君臣父子相賊殺習以為常而不之怪也孔子傷宗周之無主痛人道之將絕而作春秋其書天王之義嚴矣書其有出入之地者示天王不可置中國於度外也書其有所求者明天王之不可失其柄也其書討賊之義嚴矣賊不討不書葬者明一國之無臣子也一人討賊

而以衆書者。示夫人之皆可得而討也。天子既不能以保天下之民。而一國各自有其民。其君之有志於民。而閔兩者必書。無志於民。而不閔兩者必書。土功必書。饑饉必書。孔子之心。未嘗不庶幾天下之民。一日之獲瘳也。是君道之大端。而聖人望天下。興來世者。可謂深切著明矣。臣恭惟皇帝陛下。勵志復讎。不肯即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而天下之經生學士。講先王之道者。反不足以明陛下之心。陛下篤意恤民。每遇水旱。憂見顏色。是有大德於天下也。而天下之才臣智士。趨當世之務者。又不足以明陛下之意。論恢復則曰脩德待時。論富強則曰節用愛人。論治則曰正心論事。則曰守法。君以從諫務學為美。臣以識心見性為賢。論安言計。動引聖人舉一世謂之正論。而經生學士。合為一辭。以磨切陛下者也。夫豈知安一隅之地。則不足以承天命。忘君父之讎。則不足以立人道。民窮兵疲。而事不可已者。不可以常理論。消息盈虛。而與時偕行者。不可以常法拘。為天下之正論。而不足以明天下之大義。宜其取輕於陛下也。論恢復則曰精間謀。結豪望。論富強則曰廣招募。括隱漏。論治則曰立志。論事則曰從權。君以駕馭

文章正論

卷十五

六十一

論

籠絡為明。臣以奮勵驅馳為寂察。事見情自許。豪傑舉一世謂之奇論。而才臣智士。合為一辭。以撼動陛下者也。夫豈知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為天下之奇論。而無取於辦天下之大計。此所以取疑於陛下者也。三光五岳之氣分。而人才之高者止於如此。經生學士既揆之以大義。而取輕才臣智士。又權之以大計。而取疑陛下。始不知所仗。而有獨運四海之意矣。故左右親信之臣。又得以窺意嚮。而效忠款。陛下喜其願指如意。而士大夫亦喜其有言之易達也。是以附會之風浸長。而陛下之大權移矣。尋常無過之人。安然坐廟堂而奉使令。陛下幸其易制。無他。而天下之人。亦幸其苟安而無事也。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為之志乖矣。陛下勵志復讎。有大功於社稷。篤意恤民。有大德於天下。而卒不免籠絡小儒。驅委庸人。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此臣之所以不勝忠憤而齋沐裁書。擇今者賢士而獻之門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為之畧。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

文章正論

卷十五

六十一

論

監司幸其復為侍從而有所求其郡之守嘗為臺諫也則監司懼其復為臺諫而有所警至於縣令之與在朝某官有姻有舊者皆不敢問民訴某守則執其人封其辭以送其守民訴其令則下牒以與其令是為守令報讎也守令從而甘心焉後有冤者夫誰敢自言此之謂不敢問朝廷舊歲免和糴而江西之州有因秋租而每斛敷和糴十之一者朝廷罷兵再歲而舊歲江西之縣有督馬穀如星火者大旱不歲而不末減饑民流徙而不知恤監司視之亦如秦越也此之謂不暇問郡縣之胥馮守令之寵以暴吾民民大章正金鑑卷十五

一十四 漢書

訴之者若拔山然蓋監司既庇其守令則併庇其胥此之謂不復問朝廷以監司為可信安知其不可信聖人之為天下不使民有所怒而不洩則其怒有當之者怒而不洩者惟無狀也一發則必極於大亂而不可止君相之於監司蓋亦如唐開元之精擇採訪使而又專責臺諫以督察之歲取其功罪之尤者明著之以示天下而不次陞黜一二人焉以聳其懦臺諫急則監司警監司警則郡縣肅庶幾民怒之少洩不至於一旦如潰洪河決蟻壤也

潘可大曰濟
王之統非理
宗之心也與
衡武毅共伯
相類然武公
以修德免蓋
前德卒桎梏
聖理也不然
遂基亡宋之
罪

上殿劄子

臣聞國於天地必有與立焉。三綱五常是也。夫自高
卑奠位而大分已明。帝降之衷而善性均有。然維持
之乎天下。若臣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敬。父子
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親。夫婦之綱正於上。而
天下皆知有別。三者正而昆弟朋友之倫亦莫不正。
凡使生人之類各有寧宇。不相鬪暴賊殺者。此唐虞
三代數聖人之功。所以與天地同其大也。夫所謂五
常者。亦豈出乎三綱之外哉。父子之恩。即所謂仁。君
臣之敬。即所謂義。夫婦之別。即所謂禮。智者知此而
已。信者守此而已。未有三綱正而五常或虧。亦未有
三綱廢而五常獨存者。嗚呼。是理也。其扶持宇宙之
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歟。人而無此。則冠裳而禽犢
矣。國而無此。則中夏而裔夷矣。臣嘗讀詩至六月之
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矣。小雅
之詩。財二十餘篇。而綱常之義略備。中國之所以為
中國者。賴此而已。而至於盡廢焉。是自為夷也。四夷
交侵之禍。安得不以其類至乎。又嘗攷觀古昔。有當

滿可大曰漢
武表章六經
力多欲而外
施仁義本理
宗重源閣輕
三綱而廢廉
其名未得其
實

文章正論卷十五

宋六書四百五

衰微削弱之世而綱常未至泯絕猶足以僅存者亦有治安疆盛之世綱常墜地卒至於大壞而不可拯者周自東遷日以卑矣然威文出力以獎王室則猶有君臣也諸侯會盟以定世子則猶有長幼也故能擁持虛器尚數百年晉氏之興奄有吳蜀再傳而至惠帝可謂極盛矣而陽德不烈陰惠內熾譏巧交煽國本遽搖諸王跋扈主威遂奪三綱盡廢而劉石之變興唐之明皇亦太平極治之日而官闈怙寵黷亂天常姦諛肆欺潛竊國命克邪造孽狀本支三綱盡廢而羯胡之難作即晉唐之事以驗序詩者之言千載相望若合符契有天下者柰何其不監哉惟我祖宗繼天立極其於事親教子之法正家睦族之道尊主御臣之方大抵根本仁義故先朝名臣或以為家法最善者以為三代而下皆未之有猗歟休哉聖子神孫所當競保持而勿墜也恭惟陛下天啟欽明肇膺大寶此正端本澄源之時臣來自遠方竊聞朝野之論以謂陛下有承順太母之孝有憂憫元元之仁苟推是心何往非善獨不幸處天倫之變有未盡其道者雖棠華之愛方篤而布粟之謠遽興流聞四方所損非淺夫一政之行一令之出苟乖於理害且隨

文章正論卷十五

宋六書四百五

之綱常大端是謂人極人極不立國將奈何且民無常情惟上所導大學曰上老者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又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遜一國興遜蓋情雖無常而性則本善倡之則應作之則興故慈孝隆於上則下有忠順之風愛敬虧於上則下有陵犯之俗影響相從至為可畏伏惟陛下深懲往悔而思所以補過者焉夫天子之孝與臣庶不同陛下欲報先皇之大德則繼志述事所當先衰麻之數哭踊之節其次也欲報慈闈之至恩則先意承志者不可後脩隨之奉跪拜之恭其末也兢兢朝夕惟實德是克惟大政是習使朝廷以治而宗社以安則子道脩矣誦二南正始之詩而思異時之擇配者不可不謹玩大易正家之義而思平居之反身者不可不嚴近而九族必有以廣親睦之仁內而六宮必有以肅雍雍之化則家道正矣委任臣工者人君之大體躬親聽斷者人君之大權二義並行初不相悖必使政令出於公朝而絕多門之私威柄歸於王室而無倒持之失則君道立矣子道脩者仁之本家道正者禮之源而君道之立則又天下大義所由定陛下儻能明此三者而行之一本於誠則不求感人而人自孚不求

正俗而俗自化姦雄不得為辭以動眾夷狄不得伺隙以生心治安長久之計無越諸此

貼黃臣所謂處天倫之變未盡其道首濟王
避匿之迹後有討捕之謀情實可考告雍熙
泰邸之事方有罪不免降還及薨亡不發恩
濟王雖亡子與城監乞下明詔考求寢照故事
於既墜全思義於已虧

金之天亡宋
之李也元之
天啟宋之受
也然宋李李
不知其所以
可受宋之自
亡人也天乎
何尤

邊事狀

德秀政其君之宴安也宋嘗幸邊之將亡而
不虞金之張燕幸金之將亡而不虞已之馬
也舍滅亡奚遑焉

臣竊見金虜自失國南遷其勢日蹙比者鞭輶與西
夏并兵東出潼關深入許鄭虜寇危迫之狀見於偽
詔所云近復傳聞敵兵攻圍都邑游騎布滿山東維
探報之辭不無同異要其大勢以河南數州僅存之
地而抗西北二國方張之師加以群盜縱橫叛者四
起土傾魚爛厥證具形括馬數糧公私並竭交鈔數
萬僅博一餐危急如此不亡何待臣謹按國史女真
叛遼在政和之四年其滅遼也在宣和之七年臣竊
謂今日天下之勢無以異政宣之時陛下所以自治
其國與外禦夷狄者亦當以政宣為鑒夫以皇皇鉅宋
八葉重光至于政宣蓋太平極盛之日使朝廷之上
知守成之惟艱無難之可畏惕焉戒懼以祈天永命
為心親信仁賢脩舉德政則國勢屹然有泰山磐石
之固雖百女真其何能為不幸燕安湛溺之餘紀綱
蕩然無一足恃本根既撥枝葉從之於是女真得以
逞其凶殘攻陷我都城傾覆我社稷劫遷我二聖荼
毒我蒸民自開闢以來夷狄之禍未有若是之酷也

政宣十失其
此在信任
臣必自毀而
後人毀之
者自毀之
也其和戰
宜尤屬後者

今將戒前車之覆永神詭之安其道非他願以政宣
為鑑而已臣嘗安論政宣致禍之由其目有十夫君
臣相救維是幾安朕朕不良萬事墮壞其在虞廷猶
以為戒自蔡京倡豐亨豫大之說王黼開應奉享上
之門專以淫侈盡上心奢靡蠹國用土木之功窮極
盛麗花石之貢毒遍東南甚至內進曲宴出女樂以
娛羣臣大臣入侍飾朱粉以供戲笑於是荒嬉無度
而朝政大壞矣其失一也易曰師正夫人吉又曰師
出以律否臧凶言總師必得老成厚重之人用師必
有節制訓齊之律反是則凶也自童貫高俅失主兵
柄教閱訓練之事盡廢上下陞級之法不行潰敗者
不誅而招以金帛死敵者不恤而誣以逃亡於是賞
罰無章而軍政大壞矣其失二也詩曰諒天之怒無
敢戲豫諒天之渝無敢馳驅自昔未聞簡忽天變而
無禍者政宣之世災異數見大星如月徐徐南行日
黯無光洵洵欽動赤氣犯斗水冒都城當時羣臣恬
不知警方且以怪孽為嘉祥變異為休徵此上不畏
天戒其失三也大舜之聖舍己從人成湯之德從諫
弗咈自昔未聞飾非遂過而不亡者政宣之際以言
為諱張根論征欽之煩散官安置李綱論大水之變

遠謫監征於是薦紳不敢言矣鄧肅以進詩諷諫屏
出大學朱夢說以昌言官寺竄斥池州於是布衣不
敢言矣鉉結成風馴致禍敗此下不卹人言其失四
也夫君子在內其卦為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政宣
用事之臣專以毀忠忌賢為事凡累朝老成之望當
代鴻碩之材不以姦黨廢則以邪等斥不以曲學貶
則以異論逐排沮挫握之餘舉國無君子矣雖欲久
安得乎其失五也夫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而難任人
蠻夷率服政宣之世京黼繼尸宰柄貫攸濫廁樞庭
具朝章者布列館殿非歌頌詩書即膏粱子弟非奴
才輩即異附權臣更引迭援在廷皆小人矣雖欲
勿危得乎其失六也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
謂民之父母政宣小人顯為蒙蔽以欺上聽劉法敗
死西陲而童貫乃以捷聞方臘破東南六郡而王黼
匿不以告郭藥師反形已露而邊臣掩覆於外女真
尅期入寇而大臣諱晦於中上下相蒙稔成大患至
虜兵濟河而朝廷猶未之覺其失七也書曰民惟邦
本本固邦寧政宣小人專務聚斂以搖根本朱勔以
貢奉擾浙右李彥以括田困京東蔡京改鹽鈔法而
此屋歎愁王黼創免夫錢而諸路騷動人不聊生散

為盜賊雖微夷狄亦必有蕭牆之憂其失八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古者以一士寢敵謀片言折外侮政和初遣使覲國而實實行遠之君臣相顧竊笑已有南朝無人之識壯事既興遂付戎律以僕諫之才當元戎之任節制不明諸將無所稟畏庸懦不武敵師得以馮陵未幾副之以蔡修易之以譚稹其為驚怯又益甚焉於是女真知中國之無人而異志興矣此授任非材其失九也昔子產以罷爾之鄭崎嶇疆國間區區一環宜無愛於晉而子產則曰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

文章正論卷十五 一十五

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卒不與秦求地於趙欲與之虞卿曰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用其計而秦不能加蓋有國者不幸與疆敵為鄰當有以服其心而不當徇其欲方女真與遼國交兵雖能每戰輒克然視吾中國之尊如高山大海未易測其雄深何敢遽有他志不幸姦臣腐夫希功寡謀唯恐無以順達其意彼方邀吾歲幣則予以契丹舊數而不辭邀吾燕地稅賦則予以銀絹百萬而不靳至於索犒師則許以犒師欲貸糧則許以貸糧一事方

陳處待元之
不整擊可行
金人之智而
宋人不察金
愚之覆轍也
得則表而左
莊之宜偏然

原而一事已生前請未塞而後請復起一切順承無敢或戾而南牧之師已侵尋於境上矣蓋犬豕豺狼本無饜足徒知徇其欲而無以服其心其禍固應爾也或者惟以納張鼓結余親為造孽之由而不知召侮取輕其漸非一雖微結納之事其能保盟約之不寒乎此處置乖宜其失十也今陛下聖德清明萬無此失然臣獨怪一人憂勤恭儉無媿仁祖之風而羣臣盤樂怠傲乃有宣和之習東南民力耗於軍餉者十八而士卒窮悴常有不飽之嗟災異頻仍修省之實未覩言路壅塞諫直之士弗容君子非不參用而正論未嘗獲申小人非不欲遠而讒譎猶或得志蒙蔽之私日熾駁飲之政日滋此失未除臣恐後之視今猶今視昔也雖然臣外有司也其於內事不敢盡言獨請為陛下深陳所以待夷狄者臣觀韃靼之在今日無異昔者女真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為隣亦必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蓋女真嘗以燕城歸我矣今猶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觀吾之所處乎受之則享虛名而召實患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為詞假大義以見攻女真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能卑詞遣使以觀吾之所答乎從之則要索亡厭豈能滿其溪壑之欲

文章正論卷十五 一十五

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黨端點虜之情必出於此不可不豫圖所以應之也自三數年來謀國者不深惟長莫而切倖安彙者虜在燕幽吾以歲時聘問已非獲已彼既播越而南獨不可遷延其辭俟復燕山然後至帛往來如故迺使大宋臣子拜大羊於祖宗殿廷之下其誤一也歲幣之弗遣是矣然不以還燕為詞而謗曰漕之渠乾涸使殘虜得以移文督責中原豪傑聞之寧不以寡謀見哂乎其誤二也並遣遺民皆吾赤子窮而歸我當示綏懷疆吏非人唯知拒卻固已絕中原之望甚者視為盜賊戮之焚之上流制

文章正論卷十五 主五

聞之臣明揭大榜來者即行勒殺西州總戎之帥殺程彥暉一家骨肉於黑谷山秦隴之人莫不切齒召鄰國之侮聞邊鄙之隙結遺黎之怨逆上帝之心孰甚於此其誤國三也積此三誤而吾國之威靈氣燄索然矣漢昭烈有言事會之來寧有終極夫誤於前者不可悔而應於後者猶可為所願朝廷毋再誤而已厥今庸人之論有二不曰虜未遽亡猶可倚為屏蔽則曰中原方擾未暇窺我江淮凡此皆誤國之言不可不察也虜之必亡無愚智舉知之臣不復重陳若昔五胡之亂江左粗安者蓋以羣醜並爭莫能相

一故吾江表得以媿旦夕之安及符堅既滅慕容旋起吞晉之謀元魏已併諸胡遂萌飲江之志今新虜鵠張盡有河朔而楊劉群盜又皆往往服從臣恐與五胡角立之勢殊未可為江左苟安之計也或又以為安邊置所儲侍日豐以此餌敵何患不濟臣竊謂不然夫金縢遺虜雖後世偃兵息民之權宜然用之於國勢盛強之時則足以示恩而不至於召侮景德之事是也用之於國勢委靡之時則適以召侮而不足示恩宣和之事是也儻不思自疆其國而倚賂遺以幸一日之安臣知其非策矣昔孫氏以區區之吳而當強大之魏若朱易為力者然其君臣相與策勵遂能挫曹公虎狼之敵晉氏東遷至岌岌也徒以將相有人處分得所卒能破符秦傾國之師今國家幅負萬里貢賦雲集帶甲百萬江漢為池豈下於吳晉者而中外有司忠誠憤激者少委靡頹惰者多一聞赤白囊至則相顧失色不知所為少定則又帖然矣國家平時不愛名器爵祿以寵士大夫一旦有急未見有毅然以戮力王室自任者此臣之所以大懼也夫天下之勢猶長江大河上流決潰下流必無獨寧之理今京淮以北數百里間干戈槍櫓戎馬雜襲正

文章正論卷十五 主五

如熊咆虎闐近在藩垣之外。而或者乃曰無預吾事。彼其中心實不謂然。姑歆架漏目前。攫取名器爵祿而去。至於宗社生靈之憂。而使陛下獨當之耳。彼孽臣為一身計。可也。陛下為人子孫任九廟之託。柰何付安危於度外乎。陛下誠欲尊國勢。以弭外虞。則政宣之十失。必當懲。近日之三誤。必當戒。庸人之論。必當破。自彊之計。必當立。至誠一心。對越上帝。廣謀兼聽。曲盡下情。以收天人之心。以合中外之助。庶天下事猶可為者。若或上下悠悠。養成深患。機會浸失。事變日殊。臣實未知其所終也。

文華正論卷十五

七十六

公道直道本
當一日亡于
天下而公或
為私直或為
依其私回之
柄在司世道
者耳

御試策一道

陛下之所以策臣者。采矣。臣之所以忠於陛下者。亦既畧陳於前矣。而陛下策之篇終。復曰。子大夫熟之。復之。勿激勿泛。以副朕詳延之意。臣伏讀聖策至此。陛下所謂詳延之意。蓋可識已。夫陛下自即位以來。未嘗以直言罪士。不惟不罪之。以直言。而且導之以直言。臣等嘗恨無由。以至天子之庭。以吐其素所蓄積。幸見錄於有司。得以借玉階方寸地。此正臣等披露肺腑之日也。方將明目張膽。蹇蹇諤諤。言天下事。陛下乃戒之以勿激勿泛。夫泛固不切矣。若夫激者。忠之所發也。陛下胡併與激者之言。而厭之邪。厭激者之言。則是將胥臣等而為容容唯唯之歸邪。然則臣將為激者歟。將為泛者歟。抑將遷就陛下之說。而姑為不激不泛者歟。雖然。奉對大庭。而不激不泛者。固有之矣。臣於漢得一人焉。曰董仲舒。方武帝之策仲舒也。慨然以款聞大道之要。為問帝之求道。其心蓋甚銳矣。然道以大言。帝將求之。虛無渺冥之鄉也。使仲舒於此過言之。則激。淺言之。則泛。仲舒不激不泛。得一說曰。正心。武帝方將求之。虛無渺冥之鄉。仲舒乃告之以直實淺近之理。茲陛下所謂切至之論。

文章正論卷十五

七十七

也。奈何武帝自恃其區區英明之資，超偉之識，謂其自足以凌跨六合，籠駕八表，而顧如此語，忽焉仲舒以江都去。而武帝所與論道者，無有人矣。臣固嘗為武帝惜也。堂堂天朝，固非漢比，而臣之賢亦萬不及仲舒。然亦不敢激不敢泛，切於聖問之所謂道者，而得二說焉，以為陛下獻陛下試采覽焉。一曰：重宰相以開公道之門。臣聞公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壅閉。所以昭蘊而滌決之者，宰相責也。然扶公道者，宰相之責，而主公道者，天子之事。天子而侵宰相之權，則公道已矣。三省樞密，謂之朝廷。天子所與謀大政，出文章正論卷十五

世主不能正心修身，轉移天下，賴躬履。頃刻薄書以萬乘而為官人使史之守。開於大體甚矣。

宋大遼除授於義有所未安，於法有所未便者，悉以聖旨行之。不惟諸司陞補上瀆宸奎而統帥職級，閭職超遷，亦以黃緣而得恩澤矣。不惟姦賊前洗上勞，漢汗而選人通籍姦胥，道刑亦以鑽刺而拜寵命矣。甚至間閭瑣屑之間，訟卑隸猥賤之干求，悉達內廷，盡由中降。此何等蟻蝨事，而陛下以身親之。大臣幾於為奉承風旨之官，三省幾於為奉行文書之府。臣恐天下公道自此雍塞矣。景祐間，罷內降，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仁宗之所以主張公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事當間出，斷為說。嗚呼！此亦韓絳告仁祖之辭也。朕固不憚自有處分，不如先盡大臣之慮，而行之。仁祖之所以諭絳者，何說也。奈何復以絳之說，啟人主以奪中書之權。是何心哉。宣靖間，創御筆之令，蔡京坐東廊，專以奉行御筆為職。其後童貫、梁師成用事，而天地為之分裂者數世，是可鑒矣。臣願陛下重宰相之權，正中書之體。凡內批必經由中書樞密院，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二曰：收君子以壽直道之脉。臣聞直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頽靡。所以光明而張主之者，君子責也。然扶直道者，君子之責，而主直道者，人君之事。人君而至於沮君子

之氣則直道已矣。夫不直則道不見。君子者直道之倡也。直道一倡於君子。昔人謂之鳳鳴朝陽。以為清朝賀國朝。君子氣節大振。有魚頭參政。有鵲擊臺諫。有鐵面御史。軍國之事無一不得言於君子。是以司馬光猶得以死守忠之姦。劉摯猶得以折李憲之橫。范祖禹猶得以罪宋用臣。張震猶得以擊龍大淵。曾覿蓋君子之氣伸。則直道始有所附而行也。今陛下之所以為直道計者。非不至矣。月有供課。是以直道望諫官也。日有輪劄。是以直道望廷臣也。有轉對。有請對。有非時召對。是以直道望公卿百執事也。江海

文章正論卷十五

八十一

論

八十一

論

八十一

論

納汙山藪藏疾。天下於此咸服陛下之量。然或謂比年以來。外廷議論於已有所未協。於情有所未忍。者悉以聖意斷之。不惟言及乘輿。上勤節貼而小小予奪。小小廢置。亦其寢罷不報矣。不惟事關廊廟。上煩調停。而小小抨彈。小小糾劾。亦且宣諭不已矣。甚者意涉區區之貂璫。論侵瑣瑣之姬婭。不恤公議。反出諫臣。此何等狐鼠輩。而陛下以身庇之。御史至於求和事之譏。臺吏至於重訖了之報。臣恐天下之直道自此沮矣。康定間。歐陽脩以言事出。未幾即召以諫院。至和間。唐介以言事貶。未幾即除以諫官。仁祖之

所以主直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臺諫之勢目橫為疑。嗚呼。茲非富弼忠於仁祖之意也。弼傾身下士。寧以宰相受臺諫風旨。弼之自處何如也。奈何不知弼之意。反啟人君以厭君子之言。是何心哉。元符間。置着詳理訴所。而士大夫得罪者八百餘家。其後鄒浩陳瓘去國。無一人敢為天下伸一喙者。是可鑒已。臣願陛下壯正人之氣。養公論之鋒。凡以直言去者。悉召之于霜臺。為府中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蓋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自古帝王行道者。無先於此也。臣來自山林。有懷欲吐。陛下悵然疑吾道之迂遠。且慨論乎古今功化之淺深。證效之遲速。而若有大不滿於今日者。臣則以為非行道之罪也。公道不在中書。直道不在臺諫。是以陛下行道用力處。雖勞而未遽。食道之報耳。果使中書得以公道總政要。臺諫得以直道糾官邪。則陛下雖端冕凝旒。於穆清之上。所謂功化證效。可以立見。何至積三十餘年之工力。而志勤道遠。渺焉未有際邪。臣始以不息二字為陛下勉。終以公道直道為陛下獻。陛下萬幾之暇。儻於是而加三思。則躋帝王軼漢唐。由此其階也已。臣賦性疎愚。不識忌諱。握筆

文章正論卷十五

八十一

論

八十一

論

八十一

論

君子小人不能並立真小人偽君子莫真大快公論

魏了翁

文章正論

以漢魏叔季之主而操懿自為耳操專國二十五年
以授其子丕司馬懿專國二十五年以授其子師昭
及其孫炎今獨遠竊權之年視操懿又過之雖以二
子庸劣無丕炎之黠未有以濟其無君之謀而凶類
惡醜根株牽連彌難弗蠲餘毒必復滋蔓則將
有甚操懿者陛下獲操大柄雷霆之威日月之光搜
剔發賢聲燭震灼近自抗黎常潤遠至閩廣巴蜀凡
為權臣所厄者皆已收拾無遺雖臣獨被重譴之餘
亦得以玷招來之末矣臣雖不能為時損益然再辭
不獲命則亦昧於一來尚冀拭目新化之成而得諸

文章正論卷十五

道路咸謂汴洛之師委寇資敵惠廣之寇蔽州連城
韓使求和虛實未保壯人內附情偽難明今日而徐
邳諸郡覆軍明日而建寧郡卒作亂蓋可怖可愕之
事時時有之至於禁旅不靜公私閭戶井邑罷肆不
圖輦轂之下而亦有此於是道諺市議者率謂群賢
日至正論日聞而事變乃爾莫不歸咎儒生徒能誦
說經義而於若德於國政絕未見絲毫之益雖館職
試言學校上書亦例疑經術為空虛無用之具夫道
謗市議小人之無識不足問也而學自孔氏者亦加
姍侮嗚呼是未知諸賢之心也詩曰靡哲不愚言女

小人不能無
其得以為
長若子不
無一失人
為其所失
者惟其失
也

愚人之混俗而苟容也又曰善人載刀言如祭尸之
不言而坐食也若以是責諸賢雖亦有詞是豈知權
姦擅國之久無一不壞譬諸衣敝而生蟣虱木蠹而
生蟬蟻補紉培養此豈一旦夕之功而乃遽以四十
年積壞之事責諸君子於朞月之間亦為不知務矣
而況正論雖日聞而實未盡行賢才雖日至而實非
信任豈誠諸賢之過而必為歸咎之說者此小人之
情狀殆未可測也臣來自下土不知事體第以累朝
之事明之竊意今日之事必有乘間俟隙之人潛伏
於冥冥之中而人不察焉且元祐之治僅四年而浸
改又四年而改紹聖者安石之餘黨操之也建中靖
國之治未半年而過變又半年而改崇寧者京下之
餘黨移之也檜死之後暫正而過已者檜之黨如該
如高如思退諸人蟠結如故也侂冑死而更化為具
文者彌遠彌堅固由韓姜以進一時達官皆同類也
今彌遠既斃天開平治之基所宜懲創紹聖崇寧之
失堅疑元祐建中之治則豈惟壽國家元氣之脉亦
可以杜姦人窺伺之端而朝廷之上牽於係累之私
遲回顧畏以生拘蹙遂使朋姦罔上之徒旁緣事變
之末譏笑善類將以為援引權黨撼搖國是之地至

文章正論卷十五

之末譏笑善類將以為援引權黨撼搖國是之地至

煩陛下慨然於舊弼之思。且漢文帝拊髀而嘆無煩牧唐穆宗當饋而嘆無蕭曹。夫無煩牧無蕭曹是誠可嘆也。今何至乏才如是。而陛下直以漢文唐穆之嘆用之。凶狡貪墨之人。萬一聞之四方。則於聖哲知人之鑒。亦不為無玷矣。而况觀人之法。亦視其所主。若所主者。寺人瘠環。是即瘠環之類也。豈有進不以正。而可以當大事乎。陛下方為權臣所操。而不得伸者。十年萬一信任匪人。又為所操。有如晁錯。所謂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究於天下者。不知天下後世。以陛下為何如王也。臣被命於改元之

文章正論

卷十五

一十六

附錄

後綴名於衆正之列。亦冀聖德日新。治效日隆。脫四十年韓吏濁亂之厄。而自附於慶曆元祐之臣。則臣之願也。而豈欲為拂心逆耳之言。以貽陛下之厭憚。誠見陛下以上知之資。開昇平之運。天下望治者。一有半。而謂小人才於君子。謂君子不才於小人。夫才云者。能為善之稱也。故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則謂之才。掩義隱賊。毀信廢忠。傲狠明德。侵欲崇侈。則謂之不才。程頤嘗言。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蓋古人以德行為才。本乎性情之正。而有以克之。此君子之才也。

後世凶暴為才。狃乎氣質之偏。順而長之。小人之才也。君子之才。可以開物成務。小人之才。至於敗國喪身。幾微之間。安可不察。今陛下以委任之才。而悍然有感。使出於一時之忿懣。而不得其正。則忿懣之平也。猶可反諸正。若遂執此見。以為觀人之法。使此曹得志。則必引其儕類。以紛亂衆事。如呂惠卿之覆王安石。蔡京之逐韓忠彥。雖於受知受舉之地。且不暇恤。而何有於同列。於是時也。賢者必相攜持而去。凡粗有知識者。亦皆懷懍乎有危亡之憂矣。乃者侍從臺諫。聞無一言。僅有給舍論列。亦未有所施行。乃因其自陳而姑聽之。愛護存全。若將有待。誠恐宿根未翦。一旦發見。則必如章惇蔡京始焉。恤公論而強從終。必逐諸賢而後用。臣竊有深憂焉。今陛下並建二相。必將進退人物。一新中外之觀聽。此正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天下國家安危之候。天理人心去留之日。臣願亟軫宸慮。與二三大臣。察人心邪正之實。推世變倚仗之機。必知贊御之易於移人。必惟公論之不可不恤。念忠忱謹實者。雖無目前速效之可見。而決無反覆難信之憂。凶狡貪墨者。雖有一時逢迎之可悅。決有包藏不測之患。書曰。天位艱執。德惟治否德。

文章正論

卷十五

一十七

乳惟陛下思患而豫防焉臣以譴逐之餘誠不自意
再望清光惓惓憂國之忠裝懷積臆將為陛下歷歷
言之獨念進退人物乃治忽安危之幾用敢不避狂
僭輒以是為群言之首雖據臂當虎為士所笑然懲
羹吹竇臣實耻之惟陛下幸赦其愚

文章正論卷十五

全八

附錄

正氣歌

文天祥

予因北連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
非低小白間短絮汗下而喘時當此日尋
氣半朝然雨潦四集浮動床几時則為水氣
道四塞時則為日氣管陳腐薪爇則為火氣
則為火氣時則為風氣汗垢則為土氣時則
臭暴死或腐爛汗垢則為土氣時則為火氣
數氣當之者鮮不為腐而出時則為土氣
安知所養何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
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達

文章正論卷十五

全九

附錄

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
在秦張良椎在漢蘄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
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
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裂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
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
三綱實係命道義為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
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叩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
陰房闃鬼火春院闕天黑牛驥同一皁鷄棲鳳凰食
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

嗟我沮洳場。為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
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悲。蒼天曷有極。
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風簾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文宋瑞指南錄為或人賦云悠悠成敗百年中笑看
柯山局未終金馬勝遊成舊雨銅駝遺恨付西風黑
頭爾自誇江總冷齒人能說楮公龍首黃扉真一夢
夢回何面見江東。

文章正論卷十五

九十

群勝忠孝心
事如青天白
言詞婉切可
實出師陳情
二表爭先也
清之而不滯
酒者其人必
不忠孝矣

張子與詩云
此去好過三
寸舌再舉不
值一文錢滿

子曰天祥之
急於死為君
仿得之續子
所以為君

上程御史書

謝枋得

十月朔日丁憂人謝枋得稽顙再拜奉書于雪樓御
史中丞相公執事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
欠一死其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罪
大惡極獲譴于天天不勒厥命而奪其所恃以為命
先妣以今年二月二十六日考終於正寢其自今無
意人間事矣禮曰傷於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
葬某幼讀此書何知其苦乃今身復之而後痛楚不
能禁某三十一而入仕五十一而休官平生實歷不
滿八月俸祿無一毫歸家養親已不可言孝矣惟願
免送死或可以少贖前過親喪在淺土貧不能禮葬
苦塊餘息心死形存小兒傳到郡縣公文乃知大元
欲求至誠無偽以公滅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之才
執事薦士凡三十賤姓名亦玷其中執事將隆旨督
郡縣以禮聘召有願應詔者以資幣厚遣乘傳上京
弓旌招賢輪帛迎士此禮不見於天下久矣豈非清
明一盛事乎有志經世者孰不興起惜乎求異才而
及其非其人非其人貽笑於天下取譏於後世非大
元夢卜求賢之初意也楊善者順天薦賢者報國執
事為君謀亦忠矣自燕京至上饒五千里當執事處

一九二

士時豈知其有母之喪哀經之服不可入公門草土之銜不可徹毀姓名不祥者不可辱古靈薦藁也稽之古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也解官持服在大元制典尤嚴自伊尹傳說之後三千年間山林匹夫辭烟霞而依日月者亦多矣未聞有冒哀匿服而膺幣聘者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為人臣不盡孝於家而能盡忠於國者未之有也為人君不教人以孝而能得人之忠者亦未之有也其親喪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違禮情法從郡縣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為不孝莫大焉大元以道德仁義治天下取士必忠孝人有不葬其親而急於得君者人心何在天理何在非聖君賢相所忍聞也且夫至誠無偽以公滅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三代而下真足當此選者惟諸葛孔明一人孔明居隆中執事生古郢皆荆楚奇才也孔明未遇時立心制行必有大過人者襄陽耆舊能言之此執事所熟聞亦執事所願學今天下果有人物髣髴孔明者乎其斯人應斯詔固世道之福亦儒道之幸光岳之氣久裂者未全六經之道久微者未昌疊八紘羅六合以求才老者怯而不可用壯者狂而不可信少者未

文章正論

卷十五

九

四

成丁而不可得姑取吉人善士以和光同塵當饋可無思拊髀可無數野史記之曰其裁上下之相蒙也此豈大元所樂哉此豈執事所願哉語曰人豈不自知其自知不才久矣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况稍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其之至愚極闇決不可以辱召命亦明矣當執事薦士時特不知其有母之喪耳倘知之必不以不祥姓名漬旒冕執事豈不聞前朝之事乎淳祐甲辰丞相史嵩之父沒天子詔起復嵩之雖不來大學生叫閭闔而攻之其詞曰天子當為國家扶綱常為天地立人極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朝臣惟徐忠公元杰上疏主正論力勸君父宜令嵩之終三年喪人心天理不可泯滅此嵩之所以壽終吾宋之所以幸存三十年也咸淳甲戌而後不復有禮法矣賈似道起復為平章文天祥起復為閫帥徐直方起復為尚書陳宜中起復為宰相劉黼起復為執政饒信斗笏穿窬之徒鑽刺起復不可勝數三綱四維一旦斷絕此生靈所以為肉為血宋之所以暴亡不可救也豈非後車之明鑒乎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節執事不可稱匪其人而孤大元求才之意其不可進不以禮

文章正論

卷十五

九

四

而誤執事知人之明不待智者而知之矣為人子止於孝為人臣止於忠其不能為忠臣猶願為孝子傳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執事能亮其之心使其幸而免不孝之名是成我者之恩與生我者等也其家在弋陽執事僑寓江相望二百餘里當徒跣以謝門牆惟服色悽慘不可以謁達官貴人敢以書白于侍御者語曰士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己執事豈不聞其為江南一愚直人乎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可欺其所以發露真情而不暇文飾其辭者亦恃執事必知已也不備其稽顙再拜

文章正論

卷十五

九十四

三

此書議論
直以樂由
更自任其
可以愧天
下之為臣
不忠者

與魏參政書

九月吉日。前宋逋播臣大元游民謝其謹齋沐頓首致書于大參政公閣下。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逋臣。只欠一死。上天降才。其生也有日。其死也有時。某願一死全節。久矣。所恨時未至耳。大元慈仁如天。不妄殺一忠臣。義士雖曰文天祥被姦民誣告而枉死。後來冤狀明白。姦民亦正典刑。其待亡國之逋臣。可謂厚矣。其雖至愚極闇。豈不知恩所以寧為民不為官者。忠臣不仕二君。烈女不事二夫。此天地間常道也。有伊尹之道。有伊尹之志。則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若伯夷柳下惠。則自知不能為伊尹。決不敢學伊尹矣。自丙戌程御史號雪樓將降旨宣喚之後。今第五次蒙大元以禮招徠。上有堯舜。下有巢由。上有成湯。下有隨光。上有周武。下有夷齊。其所以效虞人之死。而不往。願學夷齊之死。而不仕者。正欲使天下萬世知大元之量。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武。能使謝某不失臣節。視死如歸也。茲蒙大參相公拘管周先生道院。日夜勞動。錄事司吏卒十餘人。及坊正屋主監守。豈不憂其之逃走耶。某是男兒。死即死耳。不可為不義。屈何必逃走。大參相公憂慮亦大勞矣。先民有言。慄

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其茲蒙大參相公縲紲而到大都。以縲經見留忠齋諸公。且問諸公容一謝其聽其為大元開民於大元治道何損。殺一謝其成其為大元死節於大元治道何益。只恐前誤大宋。後誤大元。上帝監觀。必有報應。諸公自無面目立於天地間。其母喪未葬。據禮經不可除服。只當縲經見公卿。凶服不可入君門。大元有命。當歷薦江南官吏貪酷生靈愁苦之狀。作萬年書獻陛下。一聽進退。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此某書中第一義也。某自九月十一日離嘉禾。即不食煙火。今則并勺水一果不入口矣。惟願速死。與周夷齊漢龔勝同垂青史。可以愧天下萬世為臣不忠者。茲蒙頒賜。仰見禮士之盛心。其聞之食人之粟者。當分人之憂。衣人之衣者。當任人之勞。乘人之車者。當載人之難。其既以死自處。度此生不能報答恩遇矣。義不敢拜受。所有鈞翰臺觀事件。盡交還來使。回納使帑。外郎又傳鈞旨云。欲訪問某何事。某初志亦願效一得之愚。今則決不敢矣。魯有公甫文伯死。其母敬姜不哭。室老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夫其母曰。孔子聖人也。再逐於魯。而此子不能從。今其死也。未聞有長者來。內人皆行哭失聲。

閨中自殺者二此子也。必於婦人厚而於長者薄也。吾所以不哭。君子曰。此言出於母之口。不害其為賢母也。若出於婦人之口。則不免為妬婦矣。言一也。所居之位異。則人心變矣。其義不出仕者也。今雖有忠謀奇計。則人必以為妬婦矣。恐徒為天下所笑。惟相度容之。干冒鈞嚴。不勝悚慄。

耶律中書輔政

宋子真

楚材一書生暴夷敬而從其言忠信之至也

謂可人曰茂
太祖命徐達
止元帝至紅
羅山亦遇角

文正公論卷十五
將軍掠子女財帛公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

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所活幾萬人太宗即位諸
國未朝者多冒禁應死公言陛下新登大位願亡汚
白道子從之夷俗以白為吉也天下新定所在長吏
皆得自專生殺少忤意則刀鋸隨之至有全室被戮
襁褓不遺者公首奏禁絕太祖西征後倉府亡斗粟
尺帛中使別送等倉言雖得漢人亡用不若盡殺之
使草木長茂以為牧地公即前曰天下之廣且富何
求不得但不為耳何名亡用因奏地稅商稅酒醋鹽
鐵山澤之利一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疋粟四

謂可大曰
太祖命徐達
止元帝至紅
羅山亦遇角

十萬石上令公為之乃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皆
用儒者極天下之選因時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
雖以馬上得之不可以馬上治諸路長吏兼領軍民
錢穀肆為不法公奏長吏專理民事萬戶總軍政課
稅所掌錢穀不相統攝遂為定制權貴不能平長吏
石抹咸得不激怒皇叔專使奏公專用南朝舊人且
渠親屬在彼恐有異志誣構百端必欲置之死地事
連諸執政同列股栗咎之曰何必更張計必有今敗
公曰自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戒為之果獲罪不以累
公上知誣公逐其來使月餘咸得不被訟上命公治
文章正論卷十五
之公曰此人倨傲亡禮狎近群小易以招謗今方有
事南方諸侯他日治之上謂侍臣曰君子人也汝曹
效之八月上之雲中諸路所貢銀絹米穀藉陳於前
悉符元奏之數上曰卿不離朕左右何以能使錢穀
流入南國復有卿此者乎公曰臣最不才故留於燕
耳即日授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中貴奏撥戶一萬為
采鍊金銀裁種蒲萄等戶公曰太祖有旨山後百姓
與本國人同兵賦所出緩急得用將河南殘民貸而
不誅可充此役且實山後之地從之壬辰車駕至河
南詔陝洛秦魏等州山林洞穴逃匿之人若迎軍米

人生數百歲
人可助其好
生之德非一
自與衆孔之
爾不同

降與免殺戮或謂此輩緩復資敵悉可誅公奏給旗
百面各歸已降之郡所活不可勝計國制敵人拒命
矢石一發則殺亡赦汴京將陷大將來言此城相抗
日久請屠之公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
土地人民耳得地亡民將焉用之上疑未決復奏曰
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室之家皆聚城中
殺之則一亡所得是徒勞也上詔除完顏一族外皆
免後取淮漢諸城作定制焉河南初破被俘虜者聞
大軍北還外去者十八九詔停留外民及給食者俱
死一家犯金餘皆連坐由是百姓惶駭雖父子兄弟

文章正論

卷十五

一百

詩

被俘者不相顧逃民踣死道路公進言曰十餘年間
存撫百姓以其有用也若勝負未分慮涉攜貳今敵
國已破去將安往豈有因一俘罪數百人乎上傳其
禁金亡秦輩十餘州不下公奏此皆吾通人故畏死
力戰宜許以不殺遂開門出降上議割製州郡分賜
諸王貴戚為湯沐邑公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
多與金帛足以為恩上曰已許公曰若樹置官吏必
自朝命除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歛差可久也是歲始
定天下每戶出絲一斤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與所
賜之家上田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

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銀一萬四十斤為永額朝
臣皆謂太輕公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已為重矣
太原路課稅使副以賊聞上讓公曰卿言孔子之教
可行儒者皆害人何故有此輩公曰君父臣子之教
豈歆陷之不義或時有之有國家者必由三綱五常
如天之有日月星辰也豈可因一人有罪而廢萬世
常行之道邪初公所定稅額歲銀一萬定河南平人
口滋息增至二萬二千定回鶻安天合倒身事公求
進公雖加獎借不能如望即奔鎮海百計行間首引
回鶻撲買稅額增至四萬四千定公曰再增亦可不

文章正論

卷十五

一百

詩

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民窮為盜非國之福近侍左
右皆為所陷上亦惑之公爭論聲色俱厲卒不能奪
乃嘆曰撲買之利興必有驅逐而慕其後者民自此
大困窮矣公以身徇天下之急每陳利病休戚辭氣
懇懇不已上曰汝又欲為百姓哭邪宋子真曰元承
大亂之後天網絕地軸折人理滅所謂更造夫婦肇
有父子者加以南北之政相戾諸國用臣之事言語
趨向不同公以書生孤立廟廊之上而欲行其所學
難矣哉幸賴天子之明言從計行故亦袂直前力任
之而不顧然見之設施十亡二三天下固被其賜矣

非公不知人之類何如也

文章正論卷十五

一百一十五

立國五事

河內許衡告世祖也為中國脩彞倫也

許衡

臣性識愚陋學術荒疎不意虛名偶塵聖聽陛下好
賢樂善舍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自甲寅至今十有
三年凡八被詔旨中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日者面奉
德音叮嚀懇至中書大務容臣盡言臣雖昏愚荷陛
下知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裨益萬分孟子以
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孔子謂以道事
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大意蓋如此也伏望陛下寬
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愚亦或有小補云其一
曰自古立國皆有規模循而行之則治功可期否則
心疑目眩變易分更未見其可也昔子產相衰周之
鄭國孔明治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終身由之而堂
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說而妄為之哉考之前代壯方
之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
最多他不能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然可考使
國家而居朔漠則無事論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
夫陸行宜車水行宜舟反之則不能行幽燕食寒蜀
漢食熱反之則必有變以是論之國家之當行漢法
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

用人立法治
之大端莫先
於利無遠弗
其所以能
御戎中國
服戎夏人
中國人導之
耳

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竊思之寒之
與暑固為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溫而熱熱
而暑積有八十二日而寒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
然亦是亦積之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
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此在陛下尊信而堅
守之不雜小人不責近效不恤流言則致治之功庶
幾可成矣二曰中書之務不勝其煩然其大要在用
人立法二者而已矣近而譬之髮之在首不以手理
而以櫛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
而用櫛與匕是即手之為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然

文華正論卷十五

一五

三

人之賢否未知其詳固不可得而遽用也然茲已知
其孰為君子孰為小人而復患得患失莫敢進退徒
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
膳夫為能調五味之和莫不睹日月也獨星官為能
步虧蝕之數者誠以得其法故也古人有言曰為高
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必因先王之道今里
巷之談動以古為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
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
而古之成法反可違邪其亦弗思其美夫治人者法
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於

文華正論卷十五

一五

三

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夫立法用人今雖
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當給奉以養其廉未仕者
當寬三條格俾就叙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
監司以察汚濫內專吏部以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
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舉下則人才爵位略可平矣
至於貴家之世襲品官之任子版籍之數續當議之
亦不可緩也其三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
作之君師此蓋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
之也是以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
畏慎者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
之也知其為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為不知為難而
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為者矣孔子曰為君難
為臣不易為臣之難臣已告之安世矣至為君之難
尤陛下所當專意也臣請言其切而要者夫人君不
惠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出其言
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行一不妄語七年而後成夫
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眾也同列
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而言猶若此況天下之
大兆命之眾事有萬變日有萬機人君以一身一心
而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

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無所持循。奸人因以為弊。天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故也。苟從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凡一言一動。必求其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柔何為人。上者多樂舒肆。為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為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為欲也。欲心盛。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安肯兢兢業業。以脩身為本。一言一動。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而又難於天下之人也。人之情偽。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此特係夫人之險易者然也。然又有眾寡之分焉。寡則易知。眾則難知。故在上者難於知下。而在下者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難矣。皆包拯劉嚴峭直。號為明察。然一小吏而能欺之。夫拯一京尹耳。其見欺於人。不過誤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處億兆之上。操予奪進退賞罰。

生殺之權。不幸見欺。則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其害有不可勝既也。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而誑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而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為君子。退者未必為小人。子者未必為有功。奪者未必為有罪。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尚可防邪。大抵人君以知人為貴。以用人為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耻之人耳。彼挾其詐術。干譖萬徑。以蠱君心。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夫賢者以公為心。以愛為心。不為利回。不為勢屈。實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政。天下被其澤。其於人國重固如此也。夫賢者遭時不遇。務自韜晦。世固未易知也。雖或知之。而無所援引。則人君無由知也。人君知之。然召之命之。况如廝養賢者。有不屑也。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然而言不見用。賢者不處也。或用其言也。而復使小人參之。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

此亂口多義焉
此也
亂口多義焉
此也

亦豈肯尸位素餐以取譏於天下哉此特難進者也而又有難合者焉人君處崇高之地大抵樂聞人過而不樂於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恒難合况夫奸邪佞倖醜正而惡直肆為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其庶事得其正而天下被其澤邪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耳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猶戒之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後世人主宜如何也此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其為心也險其用術也巧惟險也故千能萬狀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其諂似恭其訐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務以窺人君之喜憂而迎合之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諂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亦已難矣雖然此特人主之不悟者也猶有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不能退邪之惑人猶如此者可不畏哉夫上以誠愛下則下以忠報上感應之理然也然考之往昔有不可

文章正論卷十五

文庫正論卷十五

文庫正論卷十五

文庫正論卷十五

文庫正論卷十五

文庫正論卷十五

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民殷又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失道則萬姓仇怨而去者何邪漢高帝起布衣天下影從榮陽之難紀信至擒生以赴急則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沙中有謀反者又向邪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禹啓愛民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滅德是以失望漢高以寬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愛憎行誅賞是以不平古今人君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皆類此也夫人君有位之初既出美言而告天下矣既而實不能副故怨生焉等人臣耳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己之私而厚一人則其薄者已疾之矣况於薄有功而厚有罪人得不怒於心邪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一言一動舉可以為天下之法一賞一罰舉可以合天下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山崩地震未易處數是以小則有旱水之災大則有亂亡之應非徒然而已也而文景克承天心一以養民為務今年勸農桑明年減田租艱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

也。臣竊見前羊秋字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以為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為理。明義正而可信也。天之樹君。本為下民。故孟子謂民為重。君為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於下。恒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其變已生。其象已著。乖戾之幾已萌。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此六者皆難之目也。舉其要。則脩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三

文章正論卷十五
一百一

不合。蓋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強。人才可使勝。國勢可使重。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歛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欲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毆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課之種藝。懇諭而督行之。十年之後。倉府之積。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而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於學。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洒掃應對。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以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和下睦。又非今日之比矣。二者之行。萬目斯舉。否則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也。其五曰。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則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為工商。則在上之人。有可安之理矣。夫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耻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為寒心哉。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尚退讓。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不審也。夫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而遽喜怒之色。見于貌。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

文章正論卷十五
一百一

知其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而後怒先怒而後喜號令數變喜怒不節之故也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是以號令簡而無悔則無不中節矣夫數變不可也數失信尤不可也周幽無道故不恤此今無此何苦使人之不信

太極者理而
已矣易有太
極陰陽之謂
也必欲取名
於象恐反昧
其理

無極太極說

吳草蓀

太極者何也曰道也道而稱之曰太極何也曰假借之辭也道不可名也故假借可名之器以名之也其天地萬物之所共由也則名之曰道道者大路也以其條派縷脉之微密也則名之曰理理者玉膚也皆假借而為稱者也真實無妄曰誠全體自然曰天主宰造化曰帝妙用不測曰神付與萬物曰命物受以生曰性得此性曰德具於心曰神天地萬物之統會曰太極道也理也誠也天也帝也神也命也性也德也位也太極也名雖不同其實一也極屋棟之名也屋之脊樑曰棟就一屋而言惟脊樑至高至上無以加之故曰極而凡物之統會處因假借其義而名為極焉辰極皇極之類是也道者天地萬物之統會至尊至貴無以加者故以假借屋棟之名而稱之曰極也然則何以謂之太曰太之為言大之至甚也夫屋極者屋棟為一屋之極而已辰極者北辰為天體之極而已皇極者人君一身為天下眾人之極而已以至設官為民之極京師為四方之極皆不過指一物一處而言也道者天地萬物之極也雖假借極之一字強為稱而曾何足以擬議其髣髴哉故又盡其辭

॥ ५॥

卷一百一十五

我君之賊森
秋所不容孰
而誅之有圖
常法况可安
其賂而彰寵
賄乎滅孫之
凍誠行當無
後三亥之僭

文章結論

直隸
嘉興
客從
史東
兼徐
國校

癩泉伯諫紉告鼎

單氏不堪命祖父嘉燕司馬督

命夕宣言曰魚貝亦已殺

各都國所不東也。王各之。三門之。下。

又部大馬千末。戊申。丙午。乙未。甲辰。

哀伯魯大君人者。汗召惠塞達。以色品百宮。衡隕。

卷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也清廟肅然。不各戢焉。大路在左。以爲天廬。乃火屋著於。

不食下蓋黍稷曰案召其食此四者

黻
 廷
 衣
 畫
 衣
 也
 冕
 冠
 也
 黼
 韋
 帶
 裳
 幅
 謂
 帶
 革
 也
 衣
 下

衡紉纁纁延嬰從維下持而冠者純冠之垂者絃召其

度也。有制。度。游。率。輶。輶。刀。之。削。以。上。韋。燕。之。輶。所。下。以。希。籍。曰。王。音。佩。

昭其

髮七有序
髮二之
髮一之

之有五色皆以土象天也

卷之十一

聖公以纂猷
國而衍父不
封在乃知昔
僕之惡之可
遜而不知義
仲之惡之可
殊父與之先
化如齊以求
奇與會焉矣
陷身於盜賊
之黨而不自
知也

當紀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案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
 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
 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境曰今
 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
 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勿敢失隊曰
 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
 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
 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
 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王藏
 文章緒卷之六 秦十六
 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
 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故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
 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故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
 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
 則王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
 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齔啟檮
 戡吳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
 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翳仲堪叔
 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
 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墮其名

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此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惡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生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星湯曰孔子云禮與其奢也寧儉與其易也寧難也又曰子居相位而受與者謂之受與

季文子論妾與馬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以爲國光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仲孫它之父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子服馬餼不過稂莠

人者食
食大夫者
食天子者
食其食
重食人之
而可以不
人之要乎

曹劌敗齊師

左傳莊公十年

齊師伐我桓公以魯莊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
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其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
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
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
加也必以信無虛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
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一端之可以
一戰上思利民則戰則請從公與之乘其戰于長
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
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
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
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
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輶塵故逐之胡氏曰
者不而通陽此有自車之備至其陣地已衰矣而
况兵乃相接人
以詐謀取勝乎

桓公霸諸侯國語

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莒莒徐夷吳越一戰師
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貢
絲舌周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荆令
支斬孤竹而南歸制擊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
歸牲為載陳其牲為載書加于以約誓于上下庶神
與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翟之地至于西河方舟
設附乘桴濟河編木曰附至于石抗縣車束馬踰大
行與辟耳之谿拘夏大行辟耳拘夏皆山谿西服
汭沙西吳南城周桓公使仲孫微諸侯戊周而城
之反昨于絳公使陽立晉嶽濱諸侯莫不來服而大
朝諸侯於陽穀兵車之屬六以平宋亂會于北杏以
紀會于鄆以救鄆會于榘以遷宋服會于鄆以定伯再
以明五禁會于葵丘止諸侯甲不解纍纍所以兵不
解纍解兵殺無方殺服無矢服矢隱武事行文
道帥諸侯而朝天子周謀葵丘之會天子襄王使宰孔
致胙于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于文武使孔致胙
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
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
也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承

集 310—165

仲之始及後之地義也
不之所而得
子一則不得
已而信之仲
之術窮矣

管仲使反侵地國語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隱
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隣國桓
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
疆無受其資而重為之皮幣以驟聘覲於諸侯以安
四隣則四隣之國親我矣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
馬衣裘多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
士皮幣玩好使人嚮之四方以監視其上下之所好
玩好物貴則其國裕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曰吾
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堂
文韋緒論卷十六
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堂
潛二使海於有敵使渠弭於有渚渠弭海也水
環山於有渚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
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四使海於有敵渠
弭於有渚環山於有渚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
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紫夫吠狗二使海於有敵
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渚四隣大親既反侵地正封
疆南至於陶陰西至於濟北至于河東至於紀鄆有
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

成秋無親
古記之重耳
早托齊楚反
何至周旋十
九年而後國
受惠懷之福
向使天不假
年雖為無謀

狄偃冀芮託國議國語

公子重耳出亡耳及柏谷下適齊楚狄偃曰無卜焉夫齊楚道
遠而望大朝諸侯不可以困往道遠難通望大難走
歸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困往道遠難通望大難走
慮其翟乎夫翟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怨走之易達
不通可以寬惡多怨可以共憂今若休憂於翟以觀
晉國可以監諸侯之為其無不成乃遂之翟
處一年公子夷吾亦出奔夷吾自屈出奔曰盍從吾
兄冀於翟乎冀芮曰不可後出同走翟不免於罪
且夫偕出偕入難難與聚居異情謂共居而惡也
不若走梁梁近於秦秦親吾君秦穆公之夫人吾君老
矣子往驪姬懼必援於秦以吾存也且必告悔告悔
是吾免也乃遂之梁居二年驪姬使奄楚以環絳
言四年復為君穆公納之秦

唐可太曰依
偃之論以是
不非夫謂永
統緒安國家
國大孝也
言酒掃校國
自人重禮恭
虛地則君亡
自安乎此不
事之大也

狐偃冀為復國議國語

里克及丕鄭使屠岸士夷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
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為子鉢導重
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
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
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
則必樂喪以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
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故何以導民不我
導誰長之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
也聞之喪亂有大大大喪大亂之刻也鮮不可犯也
文章緒論卷一六
父母死為大喪護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
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
供備灑掃之臣死不敢蒞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
敢辭夫固國者在親眾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眾
所利鄰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反
卻稱亦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于梁曰子厚賂秦人
以求入吾主子為內夷吾告冀為曰呂甥欲納我冀
為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無恒不可失也非
亂何入非危何安幸苟君之子唯其索之也方亂以
擾就適禦我大夫無常苟眾所置孰能勿從子盍盡

國以賂外內無愛虛以求入不吝既入而後圖聚
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
曰君死自立則不敢久則恐諸侯之謀徑召君於外
也則民各有心恐厚亂盍請君于秦乎大夫許諾乃
使梁由靡告于秦穆公先置公子夷吾是為惠公

文章緒論卷一六

主

左傳公二十三年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事在蒲城五年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也。」保也猶特於是乎得人。以謀有人而校罪莫大焉。校報也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衰趙風弟顓頊、魏武子。武子魏司空季子。晉臣曰季也時狐毛賈佗皆從狄人伐麇。谷如。麇谷如別種也魏姓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盾趙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言將死入木不復成嫁。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以五年奔狄至十六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得土有國之祥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釐姜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無去志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薄迫也駢脅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

虎可大曰重
耳之與非獨
人謀蓋亦有
天助焉鬼亦
賜于野人而
懷安戒于姜
氏其與也孰
耶操之

國若以相若遂以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自貳自別乃饋盤飧實鐸焉公子受飧反鐸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大或胡姬之姓子故曰姬出之外之患齊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啟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國語非屈趙良賈晉鄭同儕齊等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啟乎弗聽及楚楚子餐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王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俘復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韃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畏其志大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內女五人懷嬴與焉懷嬴子圖秦子圖說秦匹沃盟既而揮之謝怒

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也公子懼降服而囚服去上
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
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
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
重耳重耳敢不拜

文章緒論卷十六

十六

聖人之罪同
而一舍一駒
臣見保全功
臣之心亦見
激勵隱憂之

晉楚城濮之戰僖公二十八年

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
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五鹿衛地二月晉卻縠卒原軫將
中軍齊臣佐下軍上德也先軫以下軍佐却縠中軍
晉侯齊侯盟于欽孟衛地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
欲與楚國人不款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
襄牛襄牛衛地公子買戍衛晉伐衛衛楚之原楚人殺
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子叢晉而殺謂楚
人曰不卒戍也終戍事而解故殺之晉侯圍曹門焉
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
於墓輿人將發也舍墓師遷焉曹人兇懼遷至曹人墓為
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
曹數之以其不用僂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
獻狀軒大夫車言其無德令無入僂負羈之宮而
免其族報施也報施魏犢魏犢顛頤怒曰勞之不圖報
於何有從亡之勞魏犢負羈氏魏犢傷於胸公欲殺
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犢束胸見使
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曲踊
乃舍之殺顛頤以徇于師立舟之僞以
為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宋大夫公曰宋

楚子王使闕勃請戰闕勃楚大夫曰請與君之士戲君焉

弑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寓目也晉侯使欒枝對曰寡

君聞命矣楚君多惠未之敢忘是以此為大夫退

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不獲命也敢煩大夫謂二三子

煩闕勃令成勅戒爾車乘五萬二千五百人詰朝將見詰朝

晉車七百乘韜韜韜韜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韜

用也有華故國名少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

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

西將左子上將右子西闕宜中晉臣蒙馬以虎皮先

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楚右師屬狐毛設二旆而退

之旆大旗也又建一旆欒枝使與曳柴而偽遁曳柴

率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

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三軍唯中軍晉師三日

館穀館舍也食楚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

宮于踐土衡雍鄭地今榮陽卷縣襄王聞

晉楚鄢陵之戰左傳成公十六年

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

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為晉伐夏四月滕文公卒

鄭子罕伐宋宋將欒懼敗諸洧洧水名鄭人覆之敗諸洧陵獲

氏退舍於夫渠夫渠水名鄭人覆之敗諸洧陵獲

將鉏樂懼宋恃勝也宋恃勝也鄭人覆之敗諸洧陵獲

鴈為晉故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

皆叛晉可以逞逞快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

晉楚鄢陵之戰左傳成公十六年

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

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為晉伐夏四月滕文公卒

鄭子罕伐宋宋將欒懼敗諸洧洧水名鄭人覆之敗諸洧陵獲

氏退舍於夫渠夫渠水名鄭人覆之敗諸洧陵獲

將鉏樂懼宋恃勝也宋恃勝也鄭人覆之敗諸洧陵獲

鴈為晉故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

皆叛晉可以逞逞快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

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侯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

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鄧

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鄧至佐新軍荀

瑩居守卻曄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

獻子曰有勝矣知其將勝故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

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

子令尹將左重右子辛將右子夫過申子反入見

申叔時申叔時老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

之器也德刑詳義禮信戰德刑詳義禮信戰

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

動不失利則時順而物成群生上下和睦周旋不逆

求無不具上應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

求無不具上應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

求無不具上應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

求無不具上應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

楚文子不憂
外而憂內也
子之哲也至
則近極矣

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
同以聽大也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
死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
潰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
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
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
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
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
我偽逃楚可以紓憂紓緩也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
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
文章緒論卷十六
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
公不振旅衆散敗也在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死于秋
三十必之師荀伯不復從故道在宣十二年皆晉之
耻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
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也數秦秋齊楚皆疆不盡
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秦楚而已唯聖人能
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憂則要蓋釋
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未備一軍
更患之范子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
行首行首者當陳前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

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樂書曰楚
師輕窺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
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子重王卒
以舊罷老鄭陳而不整不整蠻軍而不陳蠻者不結陳
陳不違陳不違各顧其後莫有關心在陳而驚驚者不結陳
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上為
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州犂晉伯宗王曰驕而
左右何也驕走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
張幕矣曰度卜於先君也度款徹幕矣曰將發命也
文章緒論卷十六
甚焉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或平
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左將帥戰乎曰未可
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禱請於伯州犂以
公卒告王公晉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賁
之楚在楚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
軍萃於王卒萃集必大敗矣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
復三三復三三曰南國賊射其王中厥目國賊
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淳於前淳泥乃皆左右相

免胃趨風部
至之所以族
也乃自謙以
禮固如異

違於淖。也。違，步殺御晉。厲公樂鉞為右。收殺即彭名。
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樂范
以其族夾公行。二族，厲公故。陷於淖。樂書將載晉侯。鉞
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在君前故子名其父。且
侵官冒也。戴公為失官慢也。夫將而御，離局姦也。其
部曲為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也。其
癸巳，潘庭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也。其
楚師薄於險。也。薄，迫也。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
於戰，三子以王怒曰：「大辱國。」也。其不詰朝，爾射死。楚
言也。詰朝，爾明朝是戰。曰：「呂錡夢射月中，退入於
泥。」呂錡，占之曰：「姬姓日也。姓，異姓月也。異姓必
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及
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始射呂錡中
項伏殺。也。以一矢復命。言一餐。邵至三遇楚子之
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疾如楚子使工尹襄問
之以方。也。問，遺曰：「方事之殷也。」殷，盛有執韋之附注。君
子也。也。韓赤也。附注：「戎服若識見不殺而趨，無乃傷乎？」
傷其邵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
戎事。以君之靈，聞蒙甲冑。」也。近也。不敢拜命。敢告不寧。
君命之辱。也。以君命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

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也。從，逐也。其御杜國羅曰：「速從之。」
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
乃止。也。二年，韓厥從鄭伯至從鄭伯，其右弗翰胡曰：「謀軫
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也。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
邵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
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棧中。」也。二年，唐苟謂石首
曰：「子在君側，敗者一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
乃死。也。敗者一大謂軍大崩也。言石首亦君之親臣而
楚師薄於險。也。薄，迫也。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
國，故子必射。」也。王有死，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
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也。言二子皆有囚楚公子茂，
至見樂鉞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
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
勇，臣對曰：「好以衆整。」又何如？」也。又問：「臣對曰：「好以假
不可謂假。」也。言好整，請攝飲焉。攝，持也。持飲，公許之。使
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也。承，奉也。曰：「寡君之使使鉞御
持榼也。」也。是以不得攜從者，使其攝飲。子重曰：「夫子
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也。知其以往言受
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也。免，脫也。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

命軍吏察夷傷夷亦傷也補卒乘補死也繕甲兵繕治也展車

馬展陳也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裔皇

狗曰蒐乘補卒也秣馬利兵秣養也脩陳固列固堅也

展食申禱申重也明日復戰乃逸楚囚逸放也王聞之召

子反謀殺陽堅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陽陽

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

三日穀食楚粟也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

不佞何以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干常有德

之謂謂周書也楚師還及瑕瑕楚地也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

之覆師徒者君不在謂子王敗城濮時王不在軍子無以為過不

殺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王

過亦所以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

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蓋圖之圖子王自殺對曰

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義命已

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與文子出
與文子出

趙宣子論伐宋國語

宋人趙子殺昭公趙宣子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

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

明訓也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

誅焉晉為盟主而不脩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

令于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鍾鼓必備趙

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鍾鼓何也宣子曰大

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鍾鼓

其罪也戰以錙于丁寧錙于丁寧如錙也傲其民

也襲侵密嚴為襲事也掩其不備今宋人殺其君罪莫大

焉明嚴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鍾鼓為君故也明君

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鍾鼓以至於宋

同化曰絕
少多無本
實之罪以

晉侯使呂相絕秦

左傳成公十三年

晉速我獻公及穆公秦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
誓重之以婚姻穆公之夫人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
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
奉祀于晉穆公十年秦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韓
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
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
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非侵秦也晉以此誣秦事在
十年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及鄭盟諸侯疾之將
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靖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
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
寡我襄公送我殺地奸絕我好代我保城殄滅我費
滑伐保城誣之費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
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
殺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
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
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
我社稷帥我螫賊以來蕩捷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
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俾我王官

前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

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桓公秦我君景公引領西望
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
焚我箕郛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
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秦穆使
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
追念前勳言辱果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
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
而我之婚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
婚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
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
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
上帝秦三王楚三王三王成穆其曰余雖與晉出
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
一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懼就寡人寡人
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
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微亂君
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
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
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

晉

文章緒論卷十六

三十

悼公初政國語左傳成公十八年

悼公初政國語左傳成公十八年

樂武子書使知武子晉公子如周迎悼公

立百官謂改舊時育門子選賢良門子卿大夫適子

興舊族出滯賞有功於先畢故刑被刑居作者畢放

囚繫有間罪之說者薦積德逮鰥寡振廢淹賢人以

父尊親養老幼恤孤疾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稱曰主

施舍之詞王父不敢不承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

禁淫惠薄賦歛有罪戾節器用時用民訟無犯時私

為太傅使脩范武子之法以士會嘗為右行辛為司

空使脩士為之法以為嘗為弁糾御戎校正屬焉

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命故訓之卿無共御立

軍尉以攝之省元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

為司馬張老為侯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

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焉使

訓群駟知禮凡六官之長統六軍之六卿皆民譽也舉不失

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公即位使呂宣子相佐下軍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

子荀於上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爲子羽

邲之戰楚人因知楚晉呂錡御前善射襄老獲其尸

射殺臣因之以歸既而晉人歸穀臣與襄老之尸以

求知楚人歸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晉楚戰

之子羽知楚字鄔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晉楚戰

田基射呂錡中項而死以定晉國而無後

子孫不可不崇也使彘恭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

上會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

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使諸侯事晉至於是賴

文章緒論卷十六 三十二

夫二三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使令狐文

子魏頤佐之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頤

以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

伐晉次于輔氏敗晉功晉景公治兵以路氏秦襄公

景鍾之鍾至于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興也君知士貞

子星之師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爲太傅知右

行辛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

樂糾之能御以和於政也

力而不暴也使爲戎右樂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

惇惠荀禮文敏賢也果敢無忌鎮靖

使茲四

人者爲之夫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

使文敏者道之

者脩之

則嫁而入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靖者脩之則一

使茲四人者爲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

使爲元尉

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爲元司馬

而不作也使爲元侯

也使爲典尉

爲典司馬

使爲贊僕始合諸侯於虛打以救宋

能恤大事使佐新軍

侯會於雞丘於是平布令結援脩好申盟而還令狐

文子

使張老爲司馬

運於戎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

始復伯

始復伯

始復伯

始復伯

始復伯

始復伯

始復伯

服在致勝
小可也秦命
也子產有文
鄭國是賴

子產獻陳捷於晉

子展子產伐陳遂入之報陳從子產獻捷於晉戎服
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陶正之
後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
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
陶父之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封舜之後於陳夏之後
加隆示教而已則我周之自出陳為周至于今是賴
桓公之亂桓公鮑辛蔡人欲立其出蔡甥我先君
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又與蔡人奉戴厲
公至於莊宣公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微舒弑成公
文章緒論卷十六
播蕩晉奔又我之自入自晉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
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眾以馮陵我敝邑不
可億逞其欲逞志於鄭我是以有往年之告請晉未
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陳從楚伐當陳隧者井堙
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上辱天誘其衷啟
敝邑心陳知其罪授首于我謂陳侯喪服掩衽用敢
獻功晉人曰何敢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
致其辟法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
自是以衰差降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
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

城濮之役楚晉伐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
服輔王服以鄭文公戎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
莊伯訪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武文子曰其辭順犯順
不祥乃受之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
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
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文章緒論卷十六

三十五

一或可大
一或利權
一或時之
一或漢以
一或金以
一或三領
一或作伯
一或失

魏絳請和戎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孟樂山戎國名因魏莊子
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戎子魏絳和晉侯曰戎狄
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
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我而楚伐陳必
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
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其
言不次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
因夏民以伐夏政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
因夏民以伐夏政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
恃其射也射善不脩民事而淫于
原獸淫放棄武羅伯困熊羆危四子皆羿而用寒
浞寒浞伯明氏之護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
之夷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內官而施賂
于外愚弄其民欺罔而虞羿于田樂之以樹之詆讒
以取其國家樹之外內咸服詆讒羿猶不悅後改將
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姬
于窮門國門之于靡奔有鬲氏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就
妻妃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
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承處澆于過處
豷于戈過戈皆靡自有禹氏收二國之燼燼遺以滅

浞而立少康

浞而立少康少康夏后少康滅澆于過后杳滅豷于
戈后杳少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戎子魏絳
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辛甲周武
王闕王闕曰芒芒禹亦畫
為九州畫分也經啟九道啟開九民有寢廟獸有
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神各有道在帝夷羿冒
于原獸冒令忘其國恤而思其麇牡念四武不可重
告僕夫僕夫不恢于夏家好以好武雖有夏獸臣司原敢
侯好田故魏絳及之侯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
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荐聚也易土
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
師徒不動甲兵不煩四也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
戎脩民事田以時能言善謀

培國語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墮音魔其壘壘音士。培音情。是見戲與吉射也。壘音士
吉射圖趙氏所作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戲與吉射也。壘音士
培音情又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既不墮又增之故怒也
曰：必殺鐸也。而后入。大夫辭之。辭請也不可。曰：是昭余
讐也。郵無正進。無正晉大夫曰：昔先主文子少譽於
難。文子簡子之祖趙武也。譽猶難也。難謂莊姬之嬖趙氏見計從姬氏於公宮，有
孝德，以出在公族。為公族大夫也有恭德，以升在位。在卿位也有
武德，以羞為正卿。正卿也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
趙氏之典刑。典常也而去其師保。在公宮故無師保也基於其
身，以克復其所。基始也。始更脩之於及景子長於公
宮。景子文子之子簡子之父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
能纂脩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學教也
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
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同宗之以父兄父兄，子皆
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
道也。妻土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言見壘培可以
何為是以脩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鳩安也若
不增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
子吾奚不為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免難之賞軍賞也。言見戒

而懼懼則有備
是為免難也
初伯樂與尹鐸有怨
伯樂無正字
以其賞
如伯樂氏如之也
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祿亦得也
辭曰
吾為主圖非為子也怨若怨焉自若如也然
郵無正論聖培為簡于謀則忠矣然惟門之
良乃公室之素斯言也不足以証吾高家所
以資趙也夫

楚師軍於郢
遂次于衡雍
楚伐晉故之戰于郢
不戰而退
楚師軍於郢
遂次于衡雍
楚伐晉故之戰于郢
不戰而退

莊王不為京觀

楚師軍於郢遂次于衡雍楚伐晉故之戰于郢而收晉尸以為京觀其尸上知也夫文字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者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屋豐年次三之數與今詩前篇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童人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文章緒論卷十六

始順其言以
解之繼後其
辭以視之得
新招之詩成
而新招之詩
不能止重王
之舉也

子革規楚靈王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頰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豈尹干陵尹喜師師圍徐以懼吳五子楚大夫徐吳與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造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楚大夫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分四國之器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執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棘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成王母弟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憂憂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執昔我先王周不愛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才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執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四國陳蔡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執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鉞鉞斧也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

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華曰。摩厲以
須王出。吾刃將斬矣。以已喻鋒刃。欲自摩厲。王出復語。
右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
墳五典。八索九丘。皆古書名。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
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
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謀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馬。世掌
行政。指司馬官。而言此意。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
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
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
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
寐。數日。深威。子華之言。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
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
於乾谿。

此與嘉賓伯陳納相與事同。皆告蔡國之君。者言雖善。不得入於正論也。後以此。

美則聰明人。主之所樂也。不以是而。德則。不。之。何如耶。

伍舉論章華之臺

靈王為章華之臺。靈王。楚恭王之孫。楚威王之子。與伍舉升焉。曰。臺
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寵。榮也。服。受也。國。安
民以為樂。民。安樂也。樂。安也。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
以土木之崇。萬形鏤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置
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
濁為聰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
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
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
元駟騑。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
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為此臺
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
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
者。而後使太宰啟彊。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
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富。富也。都。都也。那。那也。豎。豎也。
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
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
美。縮於財用。則墮。縮。取也。墮。取也。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
胡美之為。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
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適者騷。

誦以自誥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於有
嚴田。以屬諸侯。屬會也至于今。為令君桓文。皆然。君不
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
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
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鼻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
殺。雖不能用。吾熱寔之於耳。熱猶也。對曰。賴君之用也。
故言。不然。巴浦之犀。聲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
瑱也。瑱。犀牛角也。規。珠也。瑱所以塞耳也。言四獸之遠。
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

太上以德服
人其大以禮
和接未聞耻
人以自榮無
禮遠冠可以
為用

遠啟驪陳辱晉使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楚子朝其大夫曰。晉
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
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閹。而以羊舌肸為司宮。足以辱
晉。吾亦得志矣。可也。大夫莫對。遠啟驪曰。可。苟有其
備。何故不可。耻匹夫不可以無備。况耻國乎。是以聖
主務行禮。不求耻人。朝聘有珪享。頻有章。小有述。職
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殯有
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
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
文章緒論 卷十六
四九 尚全書

皆驢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穀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耻。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卽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王歆教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

下之惡一也
刑罪人于王
下是天下之
法也然
王之罪已
不宥誅人焉
問盜之有竈

芋尹無宇對楚靈王

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析田為田羊尹無
字斷之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
亡人以實之無字之閣入焉有罪亡入章華宮無字執之有
司弗與王有司也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
執無字也王將飲酒無字辭曰天子經畧總管天下畧有
諸侯正封封疆有定分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
土之毛誰非君臣毛草也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正至下所
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
士士臣卑卑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僕臣僕臣僕臣馬
有圉牛有牧養馬曰圉養牛曰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
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
蒐蒐也有亡人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英文王你僕
區之法僕區刑曰盜所隱器隱盜所得器與盜同罪所以
封汝也行善法故能啓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
逃而舍之是無陪基也陪基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
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天
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

矣言工亦王曰取而臣以往往去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遂赦之

文章緒論卷十六

五二

據圖云惟善以爲實晉之大夫皆卿材也雖實通之且楚強得善人亦且輔其主爲政其不野是實而附是附

蔡穀子復楚伍舉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穀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逐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穀子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維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廷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養民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

文章緒論卷十六

五二

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實諸戎車之候。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窺。易震蕩也。若多鼓鉦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中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諸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郤。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丘蒐乘秣馬。厚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杆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苦敖之乳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繼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

文章緒論卷十六

五十五

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遺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莫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文章緒論卷十六

五十五

樂

八八八

孟明有馬。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馬。

文章緒論卷之十六

五

功

文章緒論卷之十六終

庖丁解牛
正斷輪泰且
也

文章緒論卷之十七戰國文

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萊劉祐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東萊徐圖校

卷生主

莊子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
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
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
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
所踴砉然響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
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
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
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
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
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
況大軼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
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族於刃
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
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族
於刃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
行為遲動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

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鬻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適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濶可大曰秋
水篇亦注
洋洋活潑
為秋水不足
以喻其宏闊

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嘆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罍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也。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

灌可大已不
期精粗不分
病狂此莊子

莊子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
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
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
然則吾失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
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
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彊今古故遙而
不悶撥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
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
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
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
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
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
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
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
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此
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
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
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
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
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

文章緒論卷十七

四

五

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污行殊乎
俗不多辟異為在從眾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
為勸戮耻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
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知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
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
惡至而倪小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
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
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
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丘
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
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
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
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
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昔者
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
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
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室穴言殊器也騏驎
驂騞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鷦鷯
夜撮蚤察毫末畫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
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

文章緒論卷十七

五

五

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圖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聞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太息仰天而笑曰子不獨聞夫埴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鼃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蟹與蝌蚪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鼃左足未入而右膝已墊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樂也於是埴井之鼃聞之逍遙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畜負山商鉅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埴井之鼃與且彼

文章緒論卷十七

八

方毗黃泉而登大黃無南無北夷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中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鵩鵩子知之乎夫鵩鵩謀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食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鵩得腐鼠鵩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

文章緒論卷十七

九

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論天人真人
似失渺茫而
實以五經義
道術為天下
裂即儒者之
官亦不足過

莊子雜篇天下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文章緒論。卷十七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墨綽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聞目擊，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

十二
九十四
余青

列子

十三大光四百里

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
味味者未嘗呈嘗無為之職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
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
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
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德之厚薄我
之貴也命之
厚薄非我之
貴也命而命
必受命而命
與德連力其
知命何

力命篇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
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
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
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裋褐食則菜糲居則蓬室
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櫪出則結
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教朕之色請
謁不相及邀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耶
西門子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
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類厚矣北宮子
無以應自失而歸中途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
而反偶偶而步有深媿之色耶子言其狀東郭先生
曰吾將舍汝之媿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
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
族年貌言行與子並而貴賤貧富與子異子語之曰
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將厚薄
之驗歟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類厚矣東郭先生曰汝
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
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
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

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媚。皆失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王止矣。子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有廣廈之陰。乘其輶輅。有文軒之飾。終身適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寤也哉。

孫子論虛實
其意然有本
焉曰主孰有
道是所以虛
實而實實也

虛實篇

孫子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戰地而趨敵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出其不意。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無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無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

後不能救前而况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以吳
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敗哉故曰勝可為
也敵雖眾可使無聞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
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
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
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眾眾不能知人皆知我
所以勝之形而莫知我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
復而應形於無窮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
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
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
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文章緒論卷十七

一六六

可以主六國
之從者無如
趙可以倡六
國之從者無
已燕秦端摩
關一過而諸
侯相親賢于
兄弟矣

蘇秦說燕文侯說

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
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
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
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
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
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蔽
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
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
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
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
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
矣渡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
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
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
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

文章緒論卷十七

十九

潘可大曰秦
說六國合從
不曰其國攻
秦則其國佐
之而曰秦攻
其國則其國
出其蓋秦亦
知天下之勢
不足以及秦
而恃以阿為
耳以圖富貴

蘇秦說趙肅侯說

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
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秦陽君妬君而不任
事是以賓客遊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秦陽君捐館
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
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
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
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
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
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
文章論卷十七

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
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
所以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
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
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
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
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
趙之南救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
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
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君患
文章論卷十七

以與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閣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讓。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今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剗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臬。魏塞其道。趙涉河漳。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

文章緒論卷十七

王諱

韓魏以堅甲助秦利刃。其地之利。天下若曰。秦不侯也。求韓魏後能口。韓魏後能口。韓魏後能口。

蘇秦說韓宣惠王說

韓北有華洛成臬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殺洞胸。近者鏑命。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冷。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挾咬肉。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蹶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臬。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

文章緒論卷十七

王諱

潘可大曰專心并力一意也兄弟之所難也况諸侯之國乎人各有心此不旋踵而盟敗也

蘇秦說魏襄王

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鄭東有淮潁潁潁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輜輶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敕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梁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耻之臣聞越王勾踐戰救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群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熟察之周書曰絲絲不絕蔓蔓奈何毫

文章 論衡 卷十七

高

魏

釐不伐將用介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柰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一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救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之

文章 論衡 卷十七

王

魏

齊之無患秦
信如秦言矣
不如此說韓
魏之時胡
不曰兵半折
國危亡耶

蘇秦說齊宣王說

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平謂
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
山三軍之衆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
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菑之
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
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
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雞走狗
六博蹋鞠者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任成帷舉
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
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
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
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
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
國以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
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
晉之道徑乎元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
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
之議其後也是故惴惴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
不能害齊亦明矣不深料秦之無柰齊何而欲西面

而事之是群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
國之實臣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

趙楚在當時
最大故於趙
則曰割地也
利於楚則曰
從合楚王蓋
術而誘之之

蘇秦說楚威王說

楚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郢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秦。秦之天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弱則楚彊。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矣。故願大王蚤熟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索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大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

劫其王。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敕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

文章緒論卷十七

元

終

篇以權藉
時勢為主而
引証列國之
事錯綜變化
及處置大小
國激談戰攻
之弊屢用何
以知其然也
段段有景讀
之聲聲不厭

蘇秦說齊閔王

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其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
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
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執者百
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執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
千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劇矣。堅箭利金不得
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
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
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
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邇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
文童論卷十七
三
桃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
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年之郭衛非強於趙也
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
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
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隊黃
城故剛平之殘也中年之墮也黃城之隊也棘蒲之
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勤行之者何也衛
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
敵強國罷而好眾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
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

此獨以戰為
與兵構怨而
此獨以戰為
起收功蓋深
為識時務之
論

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
於天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挫強如此則兵
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歆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
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
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
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
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
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彊大
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
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
文童論卷十七
三
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眾強敵罷
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
行此則名號不讓而至霸王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
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隣不反寡信諸侯
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膏積朽腐而不用幣
帛矯靈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
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
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襲郢而棲越
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
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

宮好謀。陳蔡好詐。宮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
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
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驚馬先之。孟賁之
倦也。女子勝之。夫驚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
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
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
則霸天下可踴足而湏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
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
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
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勝。
文章 論衡 卷十七 三十一 亦主四百千

以不戰為戰
是戰之勝者
也。以不攻為
攻。是攻之不
若也。總之不
若。行仁政而
於天下無敵。

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
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哺而華樂。故其費與
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
所出。矛戟折。鏃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
兵之具。宮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
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
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禱殺。舉衝櫓。家雜總身
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暮數而
能拔城者。為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
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
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
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
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
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
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
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
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審於戰攻之患也。由
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
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為善。一國得
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

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壯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幟拔之樽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鍾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故夫善為王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

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櫟中為戰具境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眾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成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商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樽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擒於齊矣衝櫓

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壯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樽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漢書卷之六
蓋昏庸蓋亦
聰明而特強
辨耳如謝樂
問書亦甚痛
快然責人則
明責已則闇

燕王謝樂問書

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也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請為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隣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

難受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天下。語曰：「論不修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修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故以書竭之。

文章緒論卷十七

三六

胡特化曰古
人古自伊
訓說命及孔
孟下至戰國
之蘇張皆是
對面立談無
以書者寓書
論事首見于
鄭子產晉叔
向蓋由越國
然猶與其臣
未與其君也
越國寓書于
君始子樂毅

樂毅報燕惠王書

燕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田單聞之，乃縱反。燕王不覺，於是樂毅及諸將降趙。惠王後悔，遣使召之，樂毅不往。西降趙，惠王復使人讓之，樂毅不往。韓以代燕，乃使人讓之，樂毅不往。往來復通燕。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意，有害足下之義，故遁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歆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

文章緒論卷十七

三九

顧反命。蒞丘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蓊丘之植。植於汶篁。寧臺燕臺也。大呂齊鍾。名元英。燕宮名磨室。亦宮名。蓊丘燕所都。地名。莒丘所植。汶篁汶上之竹。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慚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文章緒論卷十七

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脩法令。慎廢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意。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

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傳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留意焉。

或謂此書非仲連作也史與縱橫變化曲盡情狀戰國以來此書當為第一

魯仲連遺燕將書

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說之將降遂保守聊城不敢降田單攻之歲餘不能下魯連乃為書遺之云

吾聞之智者不停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規謀也秦救之而楚魏與聊城共據暮年之救持也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勝決也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救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暮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

文章緒論卷十七

四十一

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卷

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指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東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耻而不見窮年沒齒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耻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

文章緒論卷十七

四十二

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念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救也公其圖之

真西山曰按燕將堅守聊城此人之節也魯連子特為齊計耳故動之以休兵歸燕又動之以叛燕歸齊皆非所以為訓讀者不可眩於其文而不察

潘可大曰始以大儒歸周公而後終之以仲尼子思子誠知儒矣

儒效篇

荀况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殺管叔虐殷國天下不稱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人而天下不稱偏焉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迹於文武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以假為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藉焉明不滅王之義也周公下有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禮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勢次序節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仰易變化天下厭然猶一也非聖人莫之能為夫是之謂大儒之效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進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為順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為食無置錫

之地而明於為社稷之大計。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裁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一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一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必蚤待之者也。居於闕黨之子弟。罔不各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為人上何如。孫卿曰。其為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行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誼。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服從。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為人下也。如彼。其為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昭王曰。善。先王之道。仁人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謂中。曰。禮義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道也。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偏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偏知人之

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辯者。非能偏辯人之所辯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偏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正矣。相高下。視肥瘠。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相美惡。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不恤是非。然而之情。以相矜撝。以相耻怍。君子不若惠施。鄧析。若夫商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進其談。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言必當理。事必當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為之。無益於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事行失中。謂之姦事。知說失中。謂之姦道。姦事姦道者。治世之所棄。而亂世之所從服也。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備指。不知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為巧。君子不知無害為理。王公好之。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不狂惑。慙陋之人。乃始率其群徒。辯其談說。明其辟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夫是之謂上愚。曾不如相雞狗之

蓋可大口分
不亂於上則
所以信任不
儒者深信不
窮於下則所
以貴任乎儒
者重儒效之
以天下有之
以夫

可以為名也。詩曰：為邦為域，則不可得有覩面目。人固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上為聖人，下為士君子。孰禁我哉？鄉也，混然塗之人也。俄而並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鄉也，效門室之辯，混然曾不能決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圖迴天下於掌上，而辯白黑，豈不愚而知矣哉？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今有人於此，屑然藏千鎰之寶，雖行貸而食，人謂之富矣。彼寶也者，衣之不可衣也。食之不可食也。賈之不可僂售也。然而人謂之富。何也？豈不大富之器誠在此也？是杆杆亦富人已。豈不貧而富矣哉？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故曰：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勢重脅也。必將誠此，然後就爭之，則失讓之。則至遵道則積夸，誕則虛。故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皋，聲

文章緒論卷十七

四八

聞于天。此之謂也。鄙夫反是。比周而與，愈少。鄙爭而名愈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愈危。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此之謂也。故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猶力之少而任重也。舍粹折無適也。身不肖而誣賢，是猶偃身而好升高也。指其頂者愈衆，故明王譎德而序位，所以為不亂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為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以容俗為善，以貨財為寶，以養生為已，至道是民德也。行法至堅，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行法至堅，好脩正其所聞，以矯飾其情性，其言多當矣。而未諭也。其行多當矣。而未安也。其知慮多當矣。而未周密。上則能太其所隆，下則能開道不已。若者如是，則可謂篤厚君子矣。脩百王之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四枝，要時立功之巧。若詔四時，平正和民之善。億萬之衆，而博若一人。如是，則可謂聖人矣。井井兮其有條理也。嚴嚴兮其能敬已也。分兮其有終始也。猷猷兮其能長久也。樂樂兮其執道不殆也。昭昭兮其用知之明也。脩脩兮其用統類之行也。綏綏兮其有

文章緒論卷十七

四九

文章也。熙熙兮其樂人之臧也。隱隱兮其恐人不當也。如是則可謂聖人矣。此其道出乎一。曷謂一。曰執神而固。曷謂神。曰盡善浹洽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風之所以為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小雅之所以為小雅者。取是以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為大雅者。取是以光之也。頌之所以為至者。取是以通之也。天下之道畢矣。鄉是者。臧倍是者。亡。鄉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輿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彊暴。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閭漏屋。無置錫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用百里之

地而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勝。管極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徵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鬼瑣逃之。邪說畏之。衆人愧之。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

有法不可以
無人有人亦
不仁仁聞民
不仁仁聞民
先王之法也
周官去度森
密詳至粉飾
後世有所特
獨也

君道篇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
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
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
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備矣無
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矣不能應事之變足以
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
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勢急得其人則身佚
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
人而急得其勢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
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
怠一人以擇此之謂也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為信
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
籌投鈎者所以為公也上好私曲則臣下百吏乘是
而後徧衡石稱縣者所以為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
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敦弊者所以為噴也上好貪
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鄙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
人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源也君子者治之源
也官人守數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
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恭辭讓

文章緒論卷十七

王

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如是則雖在小民不待符節
別契而信不待探籌投鈎而公不待衡石稱縣而平
不待斗斛敦弊而噴故賞不用而人勸罰不用而人
服有司不勞而事理政命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
順上之法象上之志勤上之事而安樂之矣故藉飲
忘費事業忘勞寇難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
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誅四海之人不待令而一
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潘可大曰春
申君楚秦攻
楚及出身代
太子以正國
本何其智也
及入李園之
殺廢朱英之
策利令智昏
竟而自賊悲
矣

楚黃歇說秦昭王

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而驚大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基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之王，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已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強，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

文章緒論卷十七

五

西國志

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繫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臣為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兔兔，遇大獲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慮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剝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獄，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溪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楚

文章緒論卷十七

五

西國志

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銓胡陵礪。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地於楚。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為

文章緒論卷十七

五

三百八十八

楚人蓋不九
者也不徒稱
五伯而稱三
王之道德不
徒稱勇士而
稱聖人以高
之是豈戰國
之言哉

楚人說頃襄王

小臣之好射。騏驎羅鷃。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驎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郈邿者。羅鷃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鳬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懷矣。還射圍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郈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矰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落新繳。射鴈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朝射東莒。夕發沮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砥。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

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方。新繳涉澠。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傳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執有地利。奮翼鼓翅。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

樓新自秦來其為秦趙也亦為是言者蓋蘇秦所謂外快秦以內劫其主者也度卿以依立之勢而行難矣哉

虞卿論媾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東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矣。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耶。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納鄭朱矣。卿以為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

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今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救。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

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予秦地何如。母子孰吉。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公甫文伯之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不免為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慎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強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強怒。乘趙之敝。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

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以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媾。韓魏聞之心。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

難以一亡命
難於之臣能
而口舌舌
而人骨肉
而親信愛
而上下者
其間可勝

范雎說秦王

王稽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救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曰。庸王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鎡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復於王耶。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縣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

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耶？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言無效，請伏斧鑕。於是秦昭王大悅，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范雎見於離宮，佯為不知，永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謬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威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聞然不敏，敢執賓王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群臣莫不灑然變色。

文章緒論卷十七

一三四 四百上條

穰侯之事不
至如范雎之
其特欲吮其
喉而奪之位
之故危言以動

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耻。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囊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糊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篳，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莊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

文章緒論卷十七

一三五

韓非

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闢。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伯王之業可致也。而群臣莫當其文章緒論卷十七

之士辱兵頓首。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寇兵而齎籜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得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謬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伯。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強則附趙。趙強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詞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故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成臯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

其國斷而為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伯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使使於韓。范雎曰。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間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主。制生殺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今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救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官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殺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

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主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華陽。涇陽。高陵。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封以應。號曰應侯。

蔡澤說范雎

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歎蔡澤乃西入秦將見趙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負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亦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客得其所欲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非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歟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謬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

勝侯之始進
 也曰飽亡不
 足為臣憂而
 渴竟以飽亡
 之說激之去
 蓋應侯原無
 所以養其心
 利富貴則輕
 死亡既富貴
 則惟恐死亡
 耳

身無二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讐友。奪魏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擒。將破敵。擲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為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為伯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懈。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富貴而不驕。息若此三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為不可哉。蔡文章緒論卷十七

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間。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顯矣。閔大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顯孰與閔。天周公執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脩政治亂。強兵批患折難。廣地殖谷。富國足家。疆土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也。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

白起之起。侯之起。而此後。以人。事。以。自。其。聲。動。尤。也。

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于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或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數叱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姦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決裂阡陌。以請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蓄積。習戰陣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眾。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強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王立法。卑滅大臣之威重。罷

無能廢無用捐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揚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闕其口。禁朋黨以勵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支解大夫種。為越王深計遠謀。免會稽之危。以亡為存。因辱為榮。穀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勾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伯功已彰而信矣。勾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為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容鑒於人者知古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君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

文章緒論卷十七

十五

終哉。即君何居焉。恐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熟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雖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

文章緒論卷十七

十五

說難正轉非
之所所以也
家獻之廷宜
有言不顧焉
而自以爲能
者乎

說難

韓非子

其歸本於黃老非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
其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能說而美
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聽用非
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勢用御
之者而加之以功實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法
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法
介胃之士今邪者所養非親用者之所養也
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親用邪者之所養也
韓非知說之難內邪者所養非親用者之所養也
能自脫說之難曰爲說難書其難終十餘萬言然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
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

文章緒論卷十七

一七六

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
其見下節也既不會高情故遇卑賤必棄遠矣
情必不收矣索隱曰亦謂所說之君出意本現厚利
遠於我之情而說不收用也故到說而不收用也
陰一作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
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
棄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

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顯

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
又知其所爲如此者身危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
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爲已也如此者身危周澤
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
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
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貴人或得計而款自以爲
功說者與知馬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不能爲止以
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爲聞
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爲貴重論其所愛則以爲藉資
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徑省其說則以爲不智而拙
之米鹽博辨則以爲多而交之略事陳意則曰怯懦
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
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歸所說之所矜作誠而戒其
所耻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
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爲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爲也其
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
而多其不行也有款矜以知能則爲之舉異事之同
類者多爲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
智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

私利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誅，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汗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彼自多其力，則母以其難概之也；自勇其斷，則母以其謫怒之；自智其計，則母以其敗窮之。大意無所拂忤，辭言無所繫縻，然後極騁智辨焉。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伊尹為宰百里奚為虜，皆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汗也。今以吾言為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耻也。夫曠日離父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群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遂不備。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必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為戮，薄者見疑，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故統朝之言當矣，其為聖人

文章緒論卷十七

於晉而為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則彌子母病人聞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刑罪。」異日與君游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為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而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文章緒論卷十七

龍之為蟲也

貴公

呂不韋

利而勿利不
見不聞老氏
之術也

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
於公嘗試觀於上志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以公
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洪範曰無偏
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或作好遵王
之道無或作惡遵王之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
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
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
曰利而勿利也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遺
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

文章緒論卷十七

論語

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天地
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
莫知其所以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管仲有病桓公
往問之曰仲父病矣潰甚國人弗諱寡人將誰屬國
管仲對曰昔者臣盡力竭智猶未足以知之也今病
在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也願仲父
之教寡人也管仲故諾曰公誰欲相公曰鮑叔牙可
乎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鮑叔牙鮑叔牙之為人也
清廉潔直視不己若者不比於人一聞人之過終身
不忘勿已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為人也上志而下

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其於國也有不聞也
其於物也有不知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勿已乎則
隰朋可也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
智故曰大匠不斲太庖不豆大勇不鬪大兵不寇桓
公行公去私惡用管子而為五伯長行私阿所愛用
豎刁而蟲出於戶人之少也愚其長也智故智而用
私不若愚而用公日醉而歸服私利而立公貪戾而
求王舜弗能為

文章緒論卷十七

論語

秦之客非刑
名則縱橫
人國家誠
宜逐不中
為斯說所
遂使先生
法斯威無
客之則秦
矣

諫秦王書

李斯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涇余。於我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不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弗納。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駁馬騊駼。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玳之珥。阿

綈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瓦。彈箏拊髀。而歌呼鳴。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瓦。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

揚升卷云此先秦古書也中間數段略轉換數字而反覆結紮組織意極切至可謂秦漢間第一等文字是時秦王好侈大故李斯歷以紛華靡色之美動之蓋逢召之惡者李斯所以抗禁佐始皇萬世名教之罪人也其

文何足以汚簡冊今錄之者使人因文考世
若為斯立罪案耳
周恭叔跋秦璽文曰嗚呼斯乎是嘗去詩書
以愚百姓者乎是嘗使趙高以立胡亥者乎
是嘗殺公子與恬毅者乎是嘗教其君嚴賢
責而安恣虐者乎使其璽不得傳者斯人也
而其刻畫吾忍觀之哉此亦可以評李斯之

太史公曰余讀天問招魂哀郢諸篇悲其志久過日羅對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流涕因見賈誼以書平其為人及見其材何國不容而自令若

文章緒論卷之十八西漢

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萊劉祐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東萊徐圖校

賈誼弔屈原賦

共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
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
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其尊顯兮諛諛
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
廉莫邪為鈍兮鉞刀為銛吁嗟嘿嘿兮生之無故幹
棄周鼎兮而寶康瓠騰駕罷牛兮驟寒驢馳垂兩耳
大章緒論卷十八
兮服賈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
此咎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埋鬱兮其誰語鳳漂
漂其高帶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涉
深潛自珍偃蟻獮以隱處兮夫豈從螳與蛭螾所
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驎可得係羈
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
也瞞九州而相若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
之上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翩逝
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
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楚人命鵬曰
單闕之歲
四月孟夏
庚子日
糾
鵬集余舍止於
坐隅
貌甚閑暇
異物來集
私怪其故
發書占之
識言其度曰
野鳥入室
主人將去
請問于鵬
予去何
之吉乎
告我凶言
其災淹速之度
語予其期
鵬乃
嘆息舉首奮翼
口不能言
請對以臆曰
萬物變化
固無休息
幹流而遷
或推而還
形氣轉續
變化
而殫
湯穆無窮
胡可勝言
禍兮福所倚
福兮禍所
伏
憂喜聚門
吉凶同域
彼吳彊大
夫差以敗
越
棲會稽
句踐霸世
斯遊遂成
卒被五刑
傳說胥
靡方
乃相武丁
夫禍之與福
何異糾纏
命不可說
孰知其極
水激則悍
矢激則遠
萬物回薄
振
蕩相轉
雲蒸雨降
糾錯相紛
大鈞播物
塊坱圠
無垠
天不可預慮
道不可預謀
遲數有命
焉焉識
其時
且夫天地為爐
造化為工
陰陽為炭
萬物
為銅
合散消息
安有常則
千變萬化
未始有極
忽然為人
何足控搏
化為異物
又何足患
小知
自私
賤彼貴我
達人大觀
物無不可
貪夫徇財
烈士徇名
夸者死權
品庶每
生
怵迫之徒
或趨西東
大人不曲
億變齊同
拘士繫俗
窘若

賈誼鵬賦

單闕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糾。鵬集余舍。止於坐隅。貌甚閑暇。異物來集。私怪其故。發書占之。識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請問于鵬。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予其期。鵬乃嘆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曰萬物變化。固無休息。幹流而遷。或推而還。形氣轉續。變化而殫。湯穆無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彼吳彊大。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句踐霸世。斯遊遂成。卒被五刑。傳說胥靡方。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纏。命不可說。孰知其極。水激則悍。矢激則遠。萬物回薄。振蕩相轉。雲蒸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塊坱圠無垠。天不可預慮。道不可預謀。遲數有命。焉焉識其時。且夫天地為爐。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何足控搏。化為異物。又何足患。小知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無不可。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品庶每生。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億變齊同。拘士繫俗。窘若

文章緒論卷十八

囚拘至人遺物。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好惡積。真。人恬漠。猶與道息。釋智遺形。超然自喪。寥廓忽荒。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得坻則止。縱軀委命。不私與已。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澹乎若溪。淵之靜。汜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養空而浮。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帶芥。何足以疑。

籍之策貴五穀而賤金玉也乃官山海計析秋毫利始弊夫

龜錯論貴粟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無損也言無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

文章緒論

卷十八

論

卷十八

論

卷十八

論

卷十八

論

卷十八

論

卷十八

論

卷十八

論

卷十八

論

卷十八

論

卷十八

論

卷十八

論

農而止之商而通之農所當尊商可獨賤哉孟子枝

農王政次及仁商賤商尊農之道也

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則若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取倍稱之息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遊遨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輕也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

慕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
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漂也散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
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
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
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
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
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
而亡粟弗能守也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
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一人耳此其
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
大章緒論卷十八
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
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
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滿可大曰五
帝神聖其臣
莫及三王臣
主與賢五伯
不及其臣吾
於是信世之
有臣而無其
君未有有君
而無其臣也

賢良策

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
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
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
失德夏以長楸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英豪
以為官師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
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
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不能燭而
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三公
九卿及主郡吏各師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
文章緒論卷十八
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
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
故登大夫於朝親諭朕心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
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
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
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焉
錯對曰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黃
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
桓得甯子而為五伯長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
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

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于玉版。藏于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竊等。乃以臣錯。充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草茅臣。無有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於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眾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熟。妖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眾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已。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

文章緒論卷十八

大章緒論卷十八

滿可大曰天
子以四海為
家。有一夫不
得其所。則天
下易富。天下
難富。未聞利
之天下。易富
下。難利。之天

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眾。而為之機陷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觀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歛民財。以顧其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舉大者。罰重。舉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辜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僻之行。外無騫汙之名。事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業甚美大。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此身

文章緒論卷十八

大章緒論卷十八

不及其臣而能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臣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逮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彊夫國富彊而隣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

文章緒論卷十八

十四頁

天象地覆露萬民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鮮燒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舉人亡孥非謗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孽諸侯賓禮長老愛卹少孤舉人有期後宮出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帥愛亡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母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其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境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群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也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

文章緒論卷十八

十四頁

歲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草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裁擇

昭與淮南書
甚激甚烈獨
不以之自律
乎何至救漢
度而來喪服
也

薄昭子淮南厲王書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兄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聽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家真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母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虔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乃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休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

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矣。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為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為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為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辜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群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

願熟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

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

以谷賸而有穀。夫玉麤夢杵期。新杵齊秦而故杵

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臧

之容之說有
之於其上
之於其下
之於四海
之於心
之通而已

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魯宋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為此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燕王曾賢其相子之欲彈以燕國國乃大亂田常陳恒也齊簡公悅之而殺簡公今使人殺去此心則國封比干之后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而彊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強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叔孫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仲子

文章緒論卷十一
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厚德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何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荆軻為燕刺秦始皇不成吳王閔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照投人於道眾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祇足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

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官以信荆軻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鳥集而王舊言文王之得太公非因何則以其能越拘紲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溺諛文章緒論卷十一
之辭牽惟腐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憤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周之介臣聞盛師入朝者不以私汗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毋當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车今欲使天下廖廓之士龍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嚴數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秦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宮按此篇用事太多而文亦放越世成儼蓋其病也然其論諛諛之禍至痛切可以為世戒故取焉

潘可大曰武
仲之弱點非
美雅南王之
神聖誠安國
守忠君上執
持以激美名
為纂弒基耳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寡恤孤
獨養耆老振墮之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
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
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
之地薊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
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
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
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
荒服遠近勢異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
文章緒論卷十八
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
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
於水間便於用舟地溪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
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
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
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者視之
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太寧戴白之
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
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
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

蠻夷也且越人愚黷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
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
革無時得息也聞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鬻子
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賑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
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
入越地輿輜而踰領舵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
溪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
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未曾施兵接刃死傷者
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聞忌將兵
擊之以其軍降虜之上塗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
卒水居擊擢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
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
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
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
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
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
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其心今方內無
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膏漬山谷
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罷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
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衆兵強能難邊

滿可大曰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豈能無然不為遠征伐哉然南燕漢之敵而燕虎符威山東不臣之心蓄之素矣

城淮南金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內外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于界中積食糧廼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亦邊城何且越人緜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千萬所以入之五倍廼足輓車奉饌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濕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蠱生疾癘

文章緒論卷十八

三十一

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得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携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群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食糧乏

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紉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眾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溪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之勞倦越廼出擊之秦兵大破越戍邊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散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群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

文章緒論卷十八

三十一

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徵幸以逆執事之旗行所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敵為圍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眾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輔依憑王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響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

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素山而四維之也庚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太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

善見者不見
天下自見而
已矣善聞者
不聞天下自
聞而已矣自
見自聞精神
而已矣

劉安精神訓

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大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慾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為也豈直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聒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狀皆人累也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懼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衆人以為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入之所以樂為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桶不斷素題不枿珍怪奇異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文繡白狐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

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于舜若
鮮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為也此輕天下之具也
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
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
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蠅蜺顏色不變龍乃弭耳
掉尾而逝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
其徵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壺子持以天壤名實
不入機發於踵壺子之視死生亦齊矣子求行年五
十有四而病偃僂脊管高于頂腸下迫頤兩解在上
燭營指天匍匐自窺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為
文章緒論卷十八

武帝征伐四
夷遠近者
不願陳東
奇而主父
言遠蒙召
于是見武
才不構廣
入之盛

主父偃論伐匈奴書

見所云

九事共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
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
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
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
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
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
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
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
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
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
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
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
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
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北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
地固澤鹵不生五穀地多阻然後發天下丁男以
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
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之不足兵革之不可勝哉其執不
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腸琅邪負海之

轉輸北河。黃勝二縣名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凡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首略所費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幙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廼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畝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賢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收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與故國交市已利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也夫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孰計之而加察焉。

竊慮勿絕制取夷狄之大道相如不柱之千始而欲知以大喜功之主不可勝藏也

難蜀父老檄

司馬相如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群生需需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威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駢定策存印累斯榆樂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都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印策西轅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救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畧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畏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感之乃堙洪

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
當斯之勤豈惟民我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胝
股無肢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
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璫拘文牽俗循誦
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宏議創業垂統為
萬世規故馳騁乎無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
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
浸潤於澤者賢君耻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
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遠絕異黨之域
文章緒論卷一八
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
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
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縲號泣內
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
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戾夫
為之垂涕况乎上聖又焉能已故比出師以討強胡
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
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闡沐若微特柯鏤靈山梁孫
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
使疏遊不閉習爽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

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
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
絕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
夫王者固未有不始于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然則
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
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旨聽者未
聞音猶鵲鵬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
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
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
請以身先之故罔靡徙遷延而辭退

文章緒論卷一八

三

東坡曰司馬相如創開西南夷達君之惡以
患苦其父母之邦其猶蜀父老云以誦天子
意死而不忘猶作封禪書如相如真所謂小
人也哉

不獨有司
而三老
弟之教不
忠死之自
取得告諭

喻巴蜀檄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轅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情。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浞。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賁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聞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與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

不辭也。今奉幣使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耻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唯無忽也。

漢書曰朔上
若當陳義戰後
國之策推尊
效為終不用
因著論設客
難已位卑以
自慰論云

東方朔客難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者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摶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常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懼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內以為帶安於覆孟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泥塗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効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眾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

文章緒論

卷十

三

百七十五

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帝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於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脩身乎哉詩云鼓鍾於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鵲鵲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長度地有長形君子有長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

文章緒論

卷十

一

百七十五

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
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窺天
以蠡測海以蓬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大理發其
音聲哉繇是觀之譬猶鼯鼯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
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
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惛於目而拂
於耳謬於心
而便於身明
主之所樂聞
也悅於目而
順於耳快於
心而毀於行
言主之所弗
也兩者得
亦天壤善聽
何若

東方朔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
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
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
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
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
耳不聽鍾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
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為先生取
之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
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
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
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而拂於耳謬於心而
便於身者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
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
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
昔者闢龍逢諫桀而王子比干直言于紂此二
臣者皆極慮盡忠竭智而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政直
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
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
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

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於累庸惡來輩等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瑀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煦煦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即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溪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溪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

文章緒論卷十八

一六 四百五十五

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合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溪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捐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厨去奢靡卑宮館

文章緒論卷十八

一六 四百五十五

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稅歛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園囿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史墨是非雖
顯謬于聖人
而不虛美不
惡固良史也
也即有罪備
明十世得史
才如此而輕
用腐哉

司馬遷答任安書遷既赦刑之後為中書令專
子遷書責以進賢之義遷報之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安。卿任曩
者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
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
如是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
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無
誰語。謬曰。誰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
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說己者容。若
僕大質已虧闕矣。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
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點。汗書辭宜。會東從
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
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
雍。恐卒然不可為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
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畧陳固陋。闕然。久不
報。幸勿為過。僕聞之。脩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
端也。取與者義之符也。耻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
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
之林矣。故論莫惜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
辱先。詭莫大於官刑。詎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

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
雍渠奄人也。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爰
絲變色。趙談也。與趙人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
有關於官賢。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
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僕賴先
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
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
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嚴冗之士。外之不能備
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搃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
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
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于此矣。鄉者僕亦嘗則
下大夫之列。謫比下大夫。陪奉外庭。末議不以此
時引維綱。盡忠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闕茸之
中。關井限。廼欲仰首信眉。論列是非。仲。仲不亦
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
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
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技。出入周
衛之中。周。周。周。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
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一心
管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僕與

李陵之事
偶為談耳
而為傳則
至李廣傳
下為之錄
也其才矣

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趣舍所趨也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餘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夫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室垂餌虎口橫挑強胡仰億萬之師高故云耳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延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柰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謂摧破匈奴之兵也僕懷

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拳拳忠誠之貌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圜牆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茸之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受辱其次剔毛髮受辱其次受榜受榜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罽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

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李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文章緒論卷十八
勇怯執也。強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廼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廼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圜牆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涉

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唯倣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膺脚。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繼軒轅。下至於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其人謂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諺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所戮。笑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嘗不發。特霑衣也。身直為閹閣之臣。寧

得自引深藏嚴亢邪。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廼教以推賢進士。無廼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廼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司馬遷自叙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馬氏去周適晉。趙者。以傳劍論顯。崩賸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坑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崩賸玄孫卬。為武信軍將。而狗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與高門。喜生談。談為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悼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

潘可大曰論
六家而于道
獨詳此太史
公之先黃老
也

祥而衆忌謹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
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
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
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強本節
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
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
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
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
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
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
文章緒論卷十八

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
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太用則
竭形太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
夫陰陽四時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
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
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
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
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
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

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
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毀土俎糲梁之食藜藿之
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
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
尊卑無別也夫勢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
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
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
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
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
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繚繞使人不得
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
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
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
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
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
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
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
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竅竅言不
聽竅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
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

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庀因鄆，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畧印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載之統，封太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者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

文章緒論卷十八

五十一

遷延平君

太史公之心
且欲上舉春秋
秋下舉作者

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與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我，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予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雄雌，故長於風

文章緒論卷十八

五十二

成王四年

紀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
以禮以節人樂以諷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
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
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
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
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
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
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
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
事而不知其宜適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
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
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
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
義之旨至於不知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則不君
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
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子之則父而
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
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
者難知壹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
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大子上遇

文章緒論卷十八

五十三

五十四

身毀不用而
欲有所自表
見文采于后
世太史公可
以不好矣

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
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
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
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
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
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
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
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
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
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
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
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
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
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
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
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
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膺脚而論兵法不韋
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因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
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
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

文章緒論卷十八

五十三

五十四

此即
生中錄也
公孫弘傳

麟止自黃帝始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
道廢秦機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
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敖
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
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
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
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
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
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茲欽念茲網羅天下放失舊
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畧推
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
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
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救通變作八書二
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
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
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
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
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詠
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太史公曰余
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

日者傳
其言有合于
道或曰清先
注補之

日者列傳 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
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
之起由漢興而有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
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
論議誼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
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筮之中今吾
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知矣試之卜數中以
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夫新雨道少
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
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
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
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
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求
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
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
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
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
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
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

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耻。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屢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趨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王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也。

文章緒論卷十八

王莽傳

乎。盜賊發不能禁。夷狄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鷦鷯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芴蕕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按式正基。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衍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伯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饑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全

文章緒論卷十八

王莽傳

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妄。聚藏之不用府庫。徒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盈。月滿必虧。先王之道。存亡亡。公貴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文章緒論卷十八
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為群。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亡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

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父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父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傳。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潘可大曰人
才難得亦難
知唐虞之世
惟周為盛而
自周以後主
當其聖者無
之臣當其賢
者則有而或
合或不合天
地

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荷旃被毳也純綿也
也美熟哈賴者不足與論大牢之滋味。美熟哈賴也純綿也
也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
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
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畧陳愚心而抒情素記曰恭
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五始元者
者四時之始王受命之始正月夫賢者國家之器
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
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
文章緒論卷之六
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歛其鏑
昌故曰越砥也南水斷蛟龍陸剝犀革。剝犀革也
畫塗畫塗也若以帝師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
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涸者工用相得也
庸人之御駕馬亦傷吻弊策吻馬口也而不進於行胸
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馭膝駢乘旦駢乘旦也
良執鞭韓哀附輿縱馳驪忽如影靡忽如影靡也
都越國蹶如歷塊蹶如歷塊也追奔電逐遺風追奔電逐遺風也
也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
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

至寒之懷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
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嘔喻和開寬裕
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
索遠求士者必樹伯跡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圖
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庭燎為士
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臣亦然昔賢者
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惴惴則
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
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餐飯牛雖
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
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潔而
升本朝離疏釋蹻而享膏梁離此疏食釋此木蹻
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
嘯而風列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吟蟬蛩出以陰易
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
世平主聖俊人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
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在列聚精會
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述鍾達門子鸞鳥號猶未足

以喻其意也。述鍾或曰號鍾琴故聖主好賢臣而
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王
忻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抑乎若
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
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
偏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輒
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游自然之
勢。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
永萬年。何必偃仰屈信。若彭祖。噉嗟呼吸。如喬松。眇
然絕俗。離世托。赤松子喬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
文章緒論卷十六
信乎其以寧也。時上頌好神仙故未段

蘇東坡曰揚
惟好為艱險
之辭以文淺
易之說若正
言之則人人
知之矣此正
所謂雕蟲象
法言皆太玄
終身難盡而
變其音即使
謂之經可乎

學行篇

楊雄

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或無焉為衆
人或曰人羨父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乎曰未之
好也學不羨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
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
木舌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礪
諸有王者錯諸不礪不錯焉攸用礪而錯諸質在其
中矣否則輟頸鈴之子殪而逢螺贏祝之曰類我類
我父則肖之矣逮我七十子之肖仲尼也學以治之
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
謂好學也已矣孔子習周公者也顏子習孔子者也
羿逢蒙分其子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執曰非
也或曰此名也彼名也處一焉而已矣曰川有漬山
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或問世言鑄金
金可鑄歟曰吾聞觀君子者問人不問鑄金或曰人
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歟爾曰吾執問鑄金
得鑄人學者所脩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
正否則邪師執師執桐子之命也務學不如務求師
師者人之模範莫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一闕之市
不勝異意焉一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闕之市必立

學者審其是
楊雄之言也
以非一箇是
程子之言也
是字即充所
稱中字

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
况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一矣或曰焉
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眾星之蔑也仰聖人而
知眾說之小也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
文武汲汲伊呂憂其已矣或曰進曰水或曰為其不食焉及或曰有是
或問鴻斯曰非其性不往非其正不居漸猶水乎請問木漸
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裁亦猶水而已矣吾
未見好斧藻其德者斧藻其素者歟鳥獸觸其情者
也衆人則異乎賢人則異衆人矣聖人則異賢人矣
禮義之作有以矣夫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學者
文章緒論卷十八
所以求為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
得之者也晞驥之馬亦驥之馬亦驥之乘也晞顏之
人亦顏之徒也或曰顏徒易乎晞之則是曰昔顏常
晞夫子矣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
考甫矣如不欲晞則已矣如欲晞就禦焉或曰書與
經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啞爾笑曰須以
策策決科曰大人之學為道也小人之學為利也子
為道乎為利乎或曰耕不獲猶不耕耕獵乎曰耕道
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獲德也吾不觀參辰之相比
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也者聖人之徒歟百川學

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
顏頤之黨甚於鸚鵡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明而不心
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主
之富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而井相與言
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如其義或曰先生生無以養死
無以葬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生也以其所以
葬葬之至也或曰荷頓之富以為孝不亦至乎顏其
餒矣曰彼以其粗顏以其精彼以其回顏以其貞顏
其劣乎顏其劣乎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
也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
文章緒論卷十八
也內紆朱懷金之樂也外或曰請問屢空之內曰顏
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
子之卑也或人瞿然曰茲若也祇其所以為樂也歟
曰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或曰立
道仲尼不可為思矣術業顏淵不可為力矣曰未之
思也就禦焉

觀國勢者不
視外夷之臣
之指施矣帝
之將漢家即
作奄奄矣何
以救心腹之
患哉

楊雄諫不受單于朝書

哀帝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時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遣費府幣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惟上書諫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更報單于書而許之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微精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強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眾石言堅固如石也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其得而言謂自免之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群臣廷議樊噲請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會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廼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柝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眾徼於便墜微要也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

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浚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恢大也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寶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狼望匈奴中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匈奴中山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廼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質信也謂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制制也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謂附屬也其疆難誅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彈貨伏尸流血破

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
 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踰烏桓
 之壘，探姑繒之壁。姑繒，謂西種也。藉蕩姐之場。蕩姐，羌屬也。
 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艾，刈也。近不過旬月之役，遠
 不離二時之勞。離，歷也。三時固已犂其庭，掃其閭。犂，耕也。
 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苗。惟比狄為不然。真
 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
 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
 前。此廼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
 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
 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
 往辭，歸怨於漢。言單于歸義，往昔和好，因以自絕，終無比
 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
 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
 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
 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後，雖
 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較擊於外。較，擊也。擊也。猶不
 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
 三十六國費歲以千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
 龍堆而寇西邊哉。廼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

失之費，一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於
 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丁傳董賢
之柄王莽
之柄王莽
之柄王莽

楊雄解嘲

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有嘲雄以玄之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網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聲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壹從壹衡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大玄

文章緒論卷十八

七十一州三

五千文枝葉扶疎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權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揚子咲而應之曰客徒歎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群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彙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頑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禹後陶金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微以糾墨制以鎖鉢

命清靜作符
安在哉又何
之乎尚白之

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乎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卨人人自以為谷絲戴纓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執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解之島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鳬飛不為之少昔三人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彘存而粵伯五殺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厄穰侯蔡澤以禁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重

文章緒論卷十八

七十一州三

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或倚夷門而咲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帚彗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古而奮其筆室隙蹈瑕而無所訕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行者擗足而投趾卿使上世之士處虛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跡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開罷又安

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
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
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
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寞。守
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
子乃以鴟梟而笑鳳皇。執蠹蟬而嘲龜龍。不亦病乎。
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俞跗與
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
何必玄哉。楊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髀。免於
微索。翕肩蹈背。扶服入索。激印萬乘之主。介涇陽。抵
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歛頤折頸。涕
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搯其咽而亢其氣。附其背而
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雒陽。曼敬委
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
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
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救。秦
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之
律。於唐虞之世。則諄矣。有作叔孫通之儀。於夏殷之
時。則惑矣。有建曼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
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

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顏雖其人之磨
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
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蘭生。收功於
童臺。西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
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譽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
僕誠不能與此數子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漢興百有餘年
其有微於道
其有功於道

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

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
皆列於學官來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論其
議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
士貴讓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明王累起相襲其道
其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
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
頌乃得其所脩易序書制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及
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
遷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
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
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
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
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
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至
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
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如
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
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
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于建元之
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

文章集卷十八

王吉

王吉

文章集卷十八

王吉

王吉

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
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雖於
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歆以為官而得
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
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
秋左氏丘明所脩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
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
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
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
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
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
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
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
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
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歆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
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嫉妬不考情實雷同相
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謂左氏為不傳
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文
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
子同之故不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衡命

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道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三策論古其
增五難於今
其五獨惜其
間之義可

諫伐匈奴書

嚴尤

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蟲蠹之螫歐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齊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軋報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俱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敝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之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給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薪炭熏蒸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

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輕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

朱浮目寵為
遼東家而終
之曰定海內
者無私仇
初心開之以
誠善諭矣如
寵之不怡何

文章緒論卷之十九東漢六朝

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萊劉祐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東萊徐圖校

朱浮讓彭寵書

蓋聞知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人親職愛惜倉庫而浮東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

文章緒論卷之十九

上篇四十一

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人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為容坐卧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影何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為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鳴之逆謀稍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無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

也。今乃惠安自北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遠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為群后惡法永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仇勿以前事自誤願留意顧老母幼弟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讐者所快。

樓廷齊云此字體格其實陰高幾特之意而陽來實之進字解送於文皆出於此

班固賈戲

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博學以著述為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楊雄自諭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賈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壹定之論列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章是以聖哲之志棲棲皇皇孔席不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綬服浮英華湛道德膏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據首尾奮翼鱗振拔滄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景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獨據意虛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恒恒恒音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効於一世雖馳辯如波濤擣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厚主人迫爾而笑曰若賈之言斯所謂見世利之華聞道德之實守突與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涂蕪穢周失其馭侯伯

方軌戰國橫驚。於是七雄號開分裂。諸夏龍戰而虎爭。游說之徒。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焱飛景附。雪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擣朽磨鈍。鉛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盼而捐相印也。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蠅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執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忤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雲之會。履顛沛之執。據微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

文章緒論卷十九

四

四百七

而焦瘁。福不盈眦。既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况古士而是賴。庠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以徵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適。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是故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濶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洒掃群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義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卷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原共流。沐浴玄德。翼仰大蘇。枝附葉著。譬猶中木之殖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墜而施化。豈云人

事之厚薄哉。今子處皇世而論戰。國耀所聞而疑所覲。欲從整敦而度。高虛泰山。懷汎濫而測深。虛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執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聖神。殷說夢發於傳。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竇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皆筮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辨章舊聞。楊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昔君

文章緒論卷十九

五

四百八

之門。闢究先聖之壹與。婆娑庠術。藝之場。休息虛篇。籍之園。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庠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其亞與。若廼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於辱仕。顏耽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直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壹陰壹陽。天墜之方。廼文廼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喆之常。故曰。慎脩所志。守爾天符。委命共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蘇氏之壁。韞於荆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虛歷世莫眊。不知其將含景耀。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汗。魚鼈媒之不覩。其能奮靈

德合風雲超忽荒而驟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鯀隨之珎也時闇而夕章者君子之貞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權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鯀鵠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僕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僅有感矣

此祖楊雄解
朝枝葉文米
所人才過世
月降之端曲
所詳盡君子
熟讀深思以
今觀古於是

崔駰達旨

駰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傳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少游大學與班固傳毅同時齊名常以典藉為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大玄靜將以後名失實駰擬楊雄解嘲作達旨以答焉其辭曰

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質今子韞積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游高談有日俯鈞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窮至願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庭上不登三公之門進不黨以讚已退不黜於庸人獨師友道德合符彙真抱景特立與士不群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于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而布官臨雍泮以恢儒疏軒冕以崇賢率惇德以礪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選利器於良材求鎔錙於明智不以此時攀台階闕紫閣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蒙竊惑焉故英人乘斯時也猶逸禽之赴深林蟲蚋之趣大沛胡為默默而久沈滯也答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

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綱宏緒帝紀乃設傳
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淳樸散離
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趣各違道無常稽與時張弛
失仁為非得義為是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
目而淵潛或盟耳而山棲或草耕而僅飽或木茹而
長饑或重聘而不來或屢黜而不去或冒詢以干進
或望色而斯舉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或以漁父見
兆於元龜若夫紛纒塞路凶虐播流人有昏墊之厄
生有疇咨之憂條垂蠲蔓上下相求於是乎賢人授
手援世之災跋涉赴俗急斯時也昔堯含感而皐陶
文章編論卷十九 八

力牧之畧尚父之屬伊臯木論奚事范蔡夫廣厦成
而茂木暢遠木存而良馬繫陰事終而水宿臧場功
畢而大火入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
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簾伐尋抱不為
之稀執拱把不為之數悠悠罔極亦各有得彼採其華我收其
實舍之則藏已所學也故進動以道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復
靜以理則甘糟糠而安藜藿夫君子非不欲仕也耻
夸毗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樓處斗呼銜鬻
縣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暴智耀世因以干祿非仲
尼之道也游不倫黨苟以循己汗血競時利合而友
文章編論卷十九 九

文章編論卷十九 八
謨高祖歎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絳奮結不解而陳
平權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鏤玄珪冊顯功
銘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鍾當其有事則褰裳濡足冠
挂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攬纓整襟
規矩其步德讓不脩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
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以
皇質雕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為仁壹天下之衆異
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坯冶一陶群生待理庶績
其凝家家有以樂和人人有以自優威械減而俎豆
布六典陳而九刑厝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

於趙武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序

文章緒論卷十九

一林氏

清可大曰此一篇無差半
老人之意似
其解嘲作

蔡邕釋誨

時五侯七貴班固居說古不交當世咸東方
客難及揚雄班固雖駢古之徒設說以自通乃
糾劄羣言題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勸
云爾

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
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
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術仲尼設執
鞭之言寧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養牛之事夫如是
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稟
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積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
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
文章緒論卷十九
曾不能拔萃出群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彞倫掃六合
之穢應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
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
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
相而裂土才美者荷榮祿而蒙賜蓋亦回塗要至倪
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
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邪何為守彼而不通此胡
老慨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睹曖昧之利而忘昭晢
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謬爾歟
袂而興曰胡為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將釋汝昔自太

極君臣始基有義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三祚之隆亦
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綱縱人紘
弛王塗壞大極隨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於是智者騁
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畧戰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雲
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綰萬金或說崇
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隆
貴翕習積富無崖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華離帶而
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
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芽速速方穀天天是加
欲豈其屋乃鄙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
守晨沮溺耦耕顏歎抱璞遂瑗保生齊人歸樂孔子
斯征雍渠駢乘逝而遺輕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
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曰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
上冰。蕤賓統則微陰萌。黃鐘蒼而白露凝。寒暑相推
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
烈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拆絕地之基皇道惟
融帝猷顯丕泚泚庶類含甘吮滋檢六合之群品濟
之乎雍熙群僚恭已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極君臣
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縉緹鴻漸盈階振驚
充庭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為之盈採

滿可大口也
夫清字南石
之荒度德盛
而有天子威
之者若仲尼
之有天下
而落我一書

浮磬不為之索曩者洪源辟而四嶽集武功定而干
戈戢餘猷襄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故當其有
事也則義等並載擐甲揚鋒不給於務當其無事也
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門子暫御
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須
理鬣餘官委貴其取進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
遂巡放縱不足以況其易夫有逸群之才人有優贍
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矇矓不稽謀於先王心恬
澹於守高意無為於持盈榮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
泊焉不失所寧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殉財夸者
死權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開謙盈之效迷損益之數
騁駑駘於脩路慕騏驎而爭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
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蹶下獲重胥之辜
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驚曾不鑒禍以知
畏懼子惟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竭而躋之怨豈
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
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夫九河盈溢非一閘所防帶
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貴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
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毀燔何光芒之敢揚哉
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

望舒眺侯王肅則月側匿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
 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
 盈冲取諸天紀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
 任已群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
 豫故在賤而不耻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
 仁義之淵數繫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為友
 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
 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闡闔闔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
 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已之圖
 也勲績不立予之幸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踴躍草
 文章緒論卷十九

葉祇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脩業思真棄此焉
 如靜以俟命不數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居幸其獲
 稱天所誘也罕漫而已非已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
 語薦盧辨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
 衡軛倭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驂騮非子享土
 於善圍狼暉取右於禽囟弓父畢精於筋角飲非明
 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倖於談優上官
 効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
 故抱璞而優游於是公子仰首降階忸怩而避胡老
 乃揚衡兮笑援琴而歌歌曰練子心兮浸大清滌穢

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
 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曹操之先世
有惡德而禍
於操身乃為
亂世奸雄傳
位幾幾天之
報施惡人何
如哉亦漢之
罪運生之也

袁紹檄豫州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蓋聞明主圖危以制
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
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
常人所擬也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
福由已時人迫脇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
滅汗辱至今永為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
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
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與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
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
文章緒論卷十九 一十六 時三十八

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
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賊假位與金
輦壁輸貨權門竊盜昂司傾覆重器操贅閣遺醜本
無懿德德衰鋒狹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
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
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
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眊短畧輕進易退傷
夷折劒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脩完補輯表
行東郡領兖州刺史被以虎文獎就威柄冀獲秦師
一剋之報而操遂承資發虐肆行凶忒割剥元元殘

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並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
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縣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
自是士林悼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攻
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
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救人之黨故復援旗擐甲席
卷赴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
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
後會驚駕反布群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
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
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協遷 省禁卑侮王室
文章緒論卷十九 一十七 時三十八

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
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群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
隱戮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期會公卿充員品
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睚眦
被以非罪榜箠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
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
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
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栢猶宜肅
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
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模金

校尉所過噍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虐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賈繳充蹊坑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充豫有無耻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強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

文章 論 卷十九 一十八 劉二四九

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大羊殘魄消淪山谷於是操師震懼晨夜遁遁屯據敖倉阻河為固欲以螳螂之斧禦降車之隊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群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澤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燭飛蓬覆滄海以沃燧炭有何不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充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眾覆亡迫脇權時苟從各被創夷

人為警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楊素揮以啓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跼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脇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給與強寇弱主違眾旅叛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荊州便勒見兵

文章 論 卷十九 一十九 劉二五

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十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知聖朝有拘偪之難如律令

登樓賦
盛弘之荆州宣記曰富陽縣王粲從

駸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風賦曰有風平原遠而極目兮楚辭曰極千里傷春心漢書臨沮縣
 荆山之高峰楚辭曰極千里傷春心漢書臨沮縣路逶迤而脩迥兮荆山在東北也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
 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楚辭曰忽臨睨夫蘭鄉漢中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歟之歎音左氏傳曰尼父無自律
 論語子在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舄顯而越吟左氏
 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
 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史記曰陳軫適楚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
 軫對曰昔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不對
 文意緒論卷十九王二體三
 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且楚聲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弃逐之楚豈
 能無秦人論語子曰小人懷土孔安國曰懷思惟日月之逾邁
 也呂氏春秋曰道德於此窮達一也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尚書云日月逾邁若弗云來左氏人壽幾何杜預曰遠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詩也爾雅曰極至也
 力賈逵國語注曰親望也冀與觀同尚書曰薛王韓詩章句曰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論語子曰
 駢馳也也哉馬能繁而不食鄭玄曰我非匏瓜馬能繁而不
 食者望往仕而得祿周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恻玄曰謂已浚渫也猶臣脩正其身以事君也張
 曰可為惻然傷道未行也然不食以事君用也樓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毛詩曰衡門之下可

氏傳而思杜預左風蕭瑟而並與兮天慘慘而無色
楚辭曰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通獸狂顧以求
俗文曰暗色曰慘修與黯古字通王逸曰任伯達
也原野聞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但有征夫而已
周易曰闕其戶闕其無人憐蒼心悽愴以感發兮
怛怛達而惜切惻惻毛萇曰憂勞也毛詩曰勞心
但毛萇曰但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切
馬彪上林賦注曰除樓階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夜
交戾也王逸楚辭注曰櫛櫛也說文曰櫛胸也韓
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衛靈公泊濮水夜分而
開有鼓瑟者毛詩曰耿耿不寐易曰展轉反側
文章緒論卷十九

不忌恤之奪
其位而不
司馬遷已
其子孫百
足之兵至
不備棄親
久也

求通親親表

曹植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
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
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唯堯則
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
後疎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
睦平章百姓及周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
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
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與而不離親親之義
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
陛下咨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
恩昭九族群臣百寮番休述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
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
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
時臣竊自傷也不敢過望交氣類循人事叙天倫近
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
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閼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
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汪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

知之矣。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遠遊冠也。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駙馬謂都尉也。奉車安宅京室。執鞭珥筆。珥。插也。中職。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

文章緒論卷十九 二十四 庚子年

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藜藿。我固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爾。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迴光。然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禍始。不為福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

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栢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悽悽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鶴立。不羣也。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聽也。

臣子懷抱利器
其當自修也
我試而有功
則愈試而
無功則敗
矣

求自試表

太和二年曹植還雍丘憤怨抱利器而無所
施乃上表求自試也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
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
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
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
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
昔二號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曰稟_達不讓_德
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於今矣正值
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
竊位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
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
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勳濟國輔主惠人今臣無德可
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
譏_諷云彼已之譏_諷是以上慙_{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
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
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
以致太和也故降滅有扈而夏功昭武克商奄而周
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萃文武之功繼成康
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永

文章 論衡 卷十九

三六 曹植表

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
鈎餌者恐鈎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
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也故車右伏劍於鳴轂
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念
其慢主而陵君也齊成王出獵忽然車之左轂鳴
轂鳴不見工人遂伏劍而死雍門傷齊烈士也越
對曰昔車右為先君死車轂鳴而死金轂未接而死何也
冠境甚於轂鳴也安得不死乎遂伏劍而死越軍聞
主謂轂鳴陵君謂越兵慢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
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靖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
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
越欲得長纓係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者豈好為夸
主而曜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
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
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
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以二方未克為念
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者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
世宿將舊卒由習戰也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
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
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
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驥突刃觸鋒

文章 論衡 卷十九

二十七 賈誼

為士卒先。雖未能擒權馘亮，庶得虜其雄卒，戮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關，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園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棄餐，奮袂攘袂，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師用兵之勢，可謂神妙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文章，緒論卷十九。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鐘，名績垂於竹帛，未嘗不撫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而秦魯以成其功。秦將孟明氏為晉所敗，復使為政，卒敗晉也。魯將曹沫與齊戰，三敗魯，懼割遂邑之地，以和後齊。桓公與魯會於柯，桓公登絕纓盜馬之臣，璽沫執劒劫桓公，乃盡還侵魯之地。絕纓盜馬之臣，赦而楚趙以濟其難。楚莊王與羣臣夜宴，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羣臣乃挽絕其纓，以告王曰：「飲人酒，何責人？」王曰：「乃命羣臣，皆絕其纓，然後舉火。」楚與晉戰，有人常力戰，斬首以退，問之，乃絕其纓。後公曰：「食駭馬肉，不飲酒，恐汝偏飲而去，後晉人方食之。」大往，晉公及獲惠公以歸。此秦事而言趙者，植之誤也。

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

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麒麟長鳴，伯樂昭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秦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徇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拊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暉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知必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文章緒論卷十九

建安七子
而辭文
之文也

與楊德祖書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迄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璋發迹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殫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騰絕迹。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者也。前有書朝文章緒論卷十九
三十一 吳郡周十
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忘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嘗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摘撫

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譽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曾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攀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明時化曰李
容本蜀人先
主帝室之貴
紹漢正統名
正言順大非
普操漢賊之
比密國亡歸
舊君何忍自
稱蜀為偽朝
乎予每讀全
此為之不滿
惜哉

李密陳情表

臣以險巖夙遭愍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
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
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
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君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
五尺之童孺執事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
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
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
無主辭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
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
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
臣上道州司臨門及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
日篤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
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
特為尤甚且臣少事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
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殊私
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
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
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
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

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
乞終養臣之辛苦非但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之所
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言微
志庶劉僉倖存保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
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嘗謂忠孝一道未有忠而遺其親者有孝而
忘其君者李密陳情辭辟固孝子順孫之類
也至以偽朝名蜀則忘故君時順逆矣傳謂
密受學於譙周周君臣大義素未明也宜乎其
言若是

與山巨源絕交書

嵇叔夜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嘗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善介獨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人也。能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虞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及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

康與樓相成
康蓋有托而
述焉者也是
時君臣易位
銅常甚難竹
達哉蓋不得
已也胡遂獨
之以為清談

然慕之。想其為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曠。筋驚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畧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頽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頑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鉤。饗以嘉糈。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讐。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我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痾黷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虱。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揮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

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
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
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
鳴聲聒耳器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
心不耐煩而官事執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
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
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
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促中小人之性統此九患
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
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
文章緒論卷十九
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
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
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
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
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不
可以為輪曲者不可以為桶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
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為樂唯達者為能
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
冕也已嗜臭腐養鴛鴦維以死聞也吾頃學養生之術
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為為貴縱無九

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
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途窮則已
耳足下無事寃之今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
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病
顧此恨恨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
親舊叙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
足下若羈之不置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
下猶知吾潦倒粗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
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
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
文章緒論卷十九
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
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鵠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
塗期於相致時為權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
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
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
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稽康白

養生之養生
主枯康之養生
生論皆方外
之談然莊子
餘悼尼於泥
中而愁之青
白眼得莊之
外邪是以不
免

養生論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
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兩
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
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
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
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
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
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饑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
不饑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
文章論卷十九
三十八
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
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
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
為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焦爛必
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
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
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
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
害生故脩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
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

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
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
也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
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
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
薰辛寧目豚魚不養當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
栢而香頸處險而癭瘵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
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
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
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誠知性
文章論卷十九
三十九
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
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腑藏醴醪
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
神哀樂殫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金易
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
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勸以致之絕風寒所
災首毒所傷中道妖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
持生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
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問若無端中智以
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

慎衆陰於未兆是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
先見以覺痛之日為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
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
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
盡此而已矣徒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
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立服藥半年
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呖瀟
而泄之以尾閭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
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
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
文章緒論卷十九 四十
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
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
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
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
追術者以小遂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
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思寡欲知名
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強禁也識厚味之害
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
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
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

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忘
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庶可與羨門
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

明之可
素大日辛以
形迹微高
匹碑所殺天
之不與貴
如長夫

勸進表

劉琨

建興五年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匹碑頃首死罪上書臣現臣匹碑頃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蒸民樹之一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黎元不可以無王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以文章緒論卷之七
弘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臣現臣匹碑頃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惠澤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賴先君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誕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童金聲夙振家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群生懷來禴之望不圖天不悔禍大災存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大宰陵虐天邑臣等奉表使還仍

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沉虜廷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扣心絕氣行號巷哭况臣等荷寵三世位廁昂司承問震惶精氣飛越且悲且惋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臣現臣匹碑頃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未改歷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本或殷憂以啓聖明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為五伯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安合於兩儀應命世之期紹千載之運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天下驚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遘夷羿宗姬之離大戎茂以過之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攝不類仗大順以肅宇內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百揆時序於上四門穆穆於下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為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為休詠况茂勳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蒼生顙然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且宣皇之胤唯有陛下億兆攸歸曾無

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近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於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為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尊號願陛下存殛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莫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臣現臣匹碑

文章緒論卷十九

四十一

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狡寇窺窬伺國瑕隙齊民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陛下雖欲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盟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群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慮出自胸懷臣不勝大馬憂國之情快觀人神開泰之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各

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踊躍之懷南望固極謹上臣現謹遣兼左長史右司馬臣溫嶠主簿臣薛閭訓臣碑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劭輕車將軍關内侯臣郭穆奉表臣現臣匹碑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文章緒論卷十九

四十一

遊天台山賦

孫綽

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也。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玄聖之所遊化。靈仙之所窟宅也。夫其峻極之狀。嘉祥之美。窮山海之環。富盡人神之壯麗矣。所以不列於五嶽。闕載於常典者。豈不以所立冥興。其路幽迥。或倒景於重溟。或匿峰於千嶺。始經魑魅之塗。卒踐無人之境。舉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禋祀。故事絕於常篇。名標於奇紀。然圖像之興。豈虛也哉。非夫遺世翫道。絕粒茹芝者。焉能舉而宅之。遠寄冥搜。篤信通神者。何肯遙想而存之。余所以

文章緒論卷十九

一十六首林氏

朱子登赤公
謂天下奇觀
以地觀情山
也彼起何山
水之觀即奇
文辭起何山
稱焉

馳神運思。晝詠宵興。俛仰之間。若已再升者也。方解纓絡。永託茲嶺。不任吟想之至。聊奮藻以散懷。太虛遼廓而無閼。運自然之妙。有融而為川。瀆結而為山。阜嗟台嶽之所奇。挺寔神明之所扶持。陰生宿以曜峰。託靈越以正基。結根竊於華岳。直指高於九疑。應配天於唐典。齊峻極於周詩。覽彼絕域。幽邃窈窕。近智者以守見。而不知之者。以路絕。而莫曉。西夏蟲之疑水。整輕翮而思矯。理無隱而不彰。落二司以示兆。赤城霞起。以建標。瀑布飛流。以界道。觀靈驗而遂徂。忽乎吾之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尋不死之福庭。苟台

嶺之可攀。亦何羨於層城。釋域中之常恋。暢超然之高情。被毛褐之森森。振金策之鈴鈴。披荒榛之蒙龍。陟峭崿之崢嶸。濟橫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跨穹隆之懸磴。臨萬丈之絕冥。踐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攬樛木之長蘿。援葛藟之飛莖。雖一冒於垂堂。乃永存乎長生。必契誠於幽昧。履重險而逾平。既克濟於九折。路威夷而修通。恣心目之寥朗。任緩步之從容。藉萋萋之織草。蔭落落之長松。觀翔鸞之裔裔。聽鳴鳳之嗢嗢。過靈溪而一濯。疏煩想於心胸。蕩遺塵於旋流。發五蓋之遊蒙。追羲農之絕軌。躡二老之玄蹤。陟降信宿。迄於仙都。雙闕雲竦。以夾路。瑤臺中天而懸居。朱閣玲瓏。於雲間。王堂陰映於高隅。彤雲斐亶。以翼轡。皦日炯晃於綺疏。八桂森挺以凌霜。五芝含秀而晨敷。惠風佇芳於陽林。醴泉涌溜於陰渠。建木殲景於千尋。琪樹璀璨而垂珠。王喬控鶴以冲天。應真飛錫以躡虛。騁神變之揮霍。忽出有而入無。於是遊覽既周。體靜心閑。害馬已去。世事都捐。投刃皆虛。目牛無全。凝思幽巖。朗詠長川。爾乃羲和亭午。遊氣高褰。法鼓琅以振響。衆香馥以揚煙。肆觀天宗。爰集通仙。挹以玄玉之膏。漱以華池之泉。散以象外

文章緒論卷十九

一十七首林氏

之說暢以無生之篇悟遺有之不盡覺涉無之有間
泯色空以合跡忽即有而得玄釋二名而同出消一
無於三幡恣語樂以終日等寂默於不言渾萬象以
宣觀兀同體於自然

文章
卷十九

唐大吳李康

神大用則疲
形太勞則疲
入不能安運
命不務安便
不先定其形
神是不安其
以立命吾知
其非正命矣

運命論

李康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必生
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
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倡之而必
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
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
豈徒人事哉援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
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群龍見而聖
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
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
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術
誦三畧之說以游於群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
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
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張良之
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
彼四賢者名載於錄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魚
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
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
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於夏庭曹伯陽之獲公

孫彊也徵發於社官曹人夢振鐸詩作公孫彊之
曹人成其子曰我死兩間公孫彊好弋獲白馬賦之
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馬賦之
宋有寵彊言霸說詩晉奸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
於康宗初豹去上孫氏及康宗遇嬖使私為食而宿
乃勝后歸魯所宿康宗已弗勝嬖而見人召見其子
所夢也遂號之曰牛以爲聖寵用之子孟仲見其子
破能死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
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
哀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於郊鄆卜世三
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
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辯詐之偽成
文章諸論卷十九
於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
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閭閻於洙泗
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仁希聖從容正道不
能維其末天下卒至於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
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
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
取讐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
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
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
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騁

篇歷陳希
世約合奔就
貴者之必
取仕者之
言之者子
之事終之
言人當棄
而中義也
東方朔客
難末言不
不修身意

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
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其
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
徙于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
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間其言故
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
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沉湘賈誼以之發憤
不亦過乎然聖人所以為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
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
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為川焉
文章諸論卷十九
塞之斯為淵焉升之於雲則雨施沉之於地則土潤
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是以
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廷於王獨立之負於
俗理勢然也故水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
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前監不遠覆車繼軌而志
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
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求成其名而
歷謗議於當時彼所處之蓋有筭矣子夏曰死生有
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
尚之興於殷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

不邀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耻之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遠降戚施之人。悅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讀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闕看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潔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耿耿然自以為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錮鎖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王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跋躐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故夫達者之策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尼之為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楊雄仲舒之閒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為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為名乎。則善惡書於史策。毀譽流於千載。賞罰懸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

文章緒論卷十九

一五二

四百八

以娛耳目。樂心意乎。譬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褰裳而涉汶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椎紆而守敖吏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投袂而登鐘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璠之珍可觀矣。夫如是也。為物甚眾。為己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為見身名之親疎。分榮辱之客主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蓋耻得之而弗能治也。不耻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策。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語默不失其人。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正。璇璣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運者帝王所樂以生也。命者天下之命也。

文章緒論卷十九

一五三

五三三

係之於九秋
之於奕伯倫
之於酒樂之
傲外慕夫外
慕從業者皆
不造其堂不
齊其裁者也
固神完而守
固執

博奕論

章曜

蓋聞君子耻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
而懼名稱之不逮也勉精勵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
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
漬德義之淵栖運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
賢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况
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
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
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園
圍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
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
好博奕廢事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
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
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
暇存也至或賭及不物徒基易行廣耻之意弛而忿
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
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蕪土之實技非六藝
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
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

文章緒論卷十九

五十五

文章緒論卷十九

五十五

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
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
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
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肝食而何暇
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章也方
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畧之
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
包文武並驚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
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
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勲在盟
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
方國之封枯基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
之樂足以蕪世局而賢博奕矣假令世士移博奕之
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
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
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也大都言非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
有非無也而形象故又不可見其終始之所由隨
有無之迎而望之不可見其終始之所由隨
以學地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槃之蘊也
善與也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鐘虛受無來不應
空與也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鐘虛受無來不應
受氣之多故聲隨聲而應非有私也釋名鐘空也內空
則大扣之正所謂小鳴扣之應也况法身圓對規矩冥
立圓對正所謂小鳴扣之應也况法身圓對規矩冥
運維摩經曰佛以一音演說無量法一音稱物宮商潛
生王室如來佛號維摩詰下當王作佛子憑五衍之軾拯
溺逝川天竺五乘四辟支佛五菩薩今碑本以人為二
文章緒論卷九
代講行故改馬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正思惟正語
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正見於是玄關幽鍵感而
遂通遙源濬波酌而不竭審波閉喻法海也玄關幽鍵
遂通遙源濬波酌而不竭審波閉喻法海也玄關幽鍵
洽群有士之捨離於衆生捨離於衆生捨離於衆生
有俱唱無緣之慈而澤周萬物衆生為緣則慈無所
真故以斯而唱則物無不周是為演勿照之明而鑒窮
沙界勿以斯而唱則物無不周是為演勿照之明而鑒窮
濟塵劫之物有機心則夫明心起故誘以無機之智
塵劫時義遠矣能事畢矣然後拂衣雙樹脫徒金沙

惟惚不微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物不覺之無
無明也身歸涅槃無所從來亦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
無為之寂不燒焚燦燦堅林不盡之靈無歇大矣哉
謂遊處也燒焚之亂心也寂然不動也燒焚火也堅林
木也火燒之其質雖盡身不壞也燒焚火也堅林
夷也象法既沒謂如來已入涅槃穿鑿異端者以違方
為得一聲譽與自端達於得道法也一相執理以音順非
辯偽者比微言於目論僧肇論曰言為而辯順非而津
自即其目見毫毛而不於是馬鳴幽讚龍樹虛求並振
文章緒論卷九
願網俱維絕紐降伏一切諸外道有一馬鳴幽讚龍
點善說法要滅邪見幢然正法也幽讚陰法雲於真
際則火宅晨涼華嚴所說云不壞法雲偏覆一切火宅
火宅乃涼也際境也曜慧日於康衢則重昏夜曉慧
喻問也重昏暈迷也言二比丘演明故能使三十七
品有樽俎之師勤正四如說三十七品力四念處八
法以伏外道此諸品為佛子持之要而二比丘與行此
十六種無藩籬之固佛為說論其外道破滅無障礙
以通然既而方廣東被教肆南移教人習法也肆習也
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勒丹青之節

二時之時
以表秋不足
中時在明之
時佛在中華
遂將使萬古

周莊王魯莊公為二莊時夜明乃佛生故云夜景之
鑒漢明帝晉明帝兩明皆圖畫佛像以崇其法
然後遺文間出列刹相望
山西林遠肩隨乎江左矣
佛圖澄羅什法師並高僧
禮記五年以長則肩隨之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
所立也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蕩址則層峰削
成日月之所迴薄
東望平臯千里超忽信楚都之
勝地也宗法師行潔瑤璧擁錫來游錫杖也
以為宅生者緣業空則緣廢則起緣散則離緣合存
軀者惑理勝則惑亡遂欲捨百齡於中身殉肌膚於
文章緒論卷上
猛鷲百齡長年也中身中年也
是諸天王化身作鷹以代鴿也
班荆蔭松者父之
野之居班松山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
象堵為方丈高丈一丈面一丈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會
稽孔府君諱觀
林置經行之室
江安伯濟陽蔡使君諱興宗
安西將軍鄧州刺史
鄧州刺史復為崇基表刹立禪誦之堂焉以法師景
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為稱首
寺之稱首為後有僧勤法師貞節苦心求仁養志纂修

堂宇未就而沒高軌難追藏舟易遠
有力者負之而趨喻人性命
為造化所運忽焉而終也
而莫構可為長太息矣
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絕
業
功弘啟興復
尚書格於皇天
是以惟新舊物康濟多
難步中雅頌
合韶濩
象禮記中韶濩炎區九譯沙場
一候
解嘲曰東南一尉西壯一候而朝也沙場遠方也
粵在於建武焉
帝建武齊乃詔西中郎將鄧州刺史江
夏王觀政藩維樹風江漢
子成謂楚龜蒙象謂魯為教
城之令典酌龜蒙之故實
文章緒論卷上
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彭城劉府君諱誼
以行州府事故稱行事
智刃所遊日新月故
於遊刃有餘地
斷割之道如刀之
施政未者為日新去者為月故
歸勝應經如葉而歸
以此寺業廢於已安功墜
於幾立慨深履實悲同棄井
泉猶棄井也
因百姓之有餘間天下之無事
日各有司存
使民樂役而子來也
莊子曰君之治天下
來工以心競
使民競晉書荀勗曰君之治天下
不力
亘丘被陵因高就遠
高就遠借地勢也
層軒延

卷二 品第

一六十三條

於此起 **眷言靈宇** 載懷興聳 靈宇寺也 丹刻翬飛輪
 負離立 記美卦輪焉美其與者也 象設既闢 辟容已安
 也辟容潤澤也 桂深冬燠松疎夏寒 貞石南刊 標西振寺在楚地是以其碑南刊

文章緒論卷九

六

文章緒論

書體似郭陽
 之鬼尤難辨

諸建平王上書

江淹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 郭氏蓋忠於燕惠王
 而天為之降霜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 齊女告天
 海水又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
 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
 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
 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王暫停左右少
 加憐察下官本蓬戶柴樞之人布衣常帶之士退不
 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隆
 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局
 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
 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 抱朴子軍衛曰大將軍當明
 知三五橫行天下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俯
 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
 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
 貽謗缺 即缺也 迹墮昭憲身限幽圉履影吊心酸鼻
 痛骨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次之每一念來忽若有
 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
 石與獄吏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
 以血者也下官雖乏卿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

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則於岩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虜南越之君。繫單于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裁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金直不疑同舍伯魚人言過從婦公。不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耻。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

文章緒論卷十九

口吞舌。伏七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曆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紫塞河。西泊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昭景飲醴。而下官抱痛園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梧丘春秋曰景公田于梧丘夜夢五大夫侍從稱無罪。公問晏子曰。昔先王靈公出政。有五大夫來。驚駭。公問其頭而葬之。命曰大夫丘。命人掘之。五夫頭。有婦人來告。寬曰。妾夫亡。妾欲還鄉。行至鵠亭。長中殺。掘之。果然。不任肝膽之切。故因執事以聞。

梁昭明太子蕭統文選序
梁昭明太子蕭統文選序
梁昭明太子蕭統文選序

梁昭明太子蕭統文選序

式觀元始。眇觀玄風。式用也。眇遠也。冬六夏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世質民淳。斯文未作。質樸也。言古人速。平仗義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義遠矣。裁若夫椎輪為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為積水。水成積。水會微增。冰之凜何裁。言王輅因椎輪而生。增冰由積水而發。後詞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鍾繼也。屬。輅水嘗試論之。曰。詩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賦事曰風。布義曰雅。興事曰頌。比感物曰興。興事曰頌。比感物曰興。各隨作者之志。以名之。頃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班固云。賦者。荀宋表之於前。宋玉賈馬繼之於末。賈相如。自茲以降。源流寔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作。戒政將。則有長楊羽獵之制。班固云。西京賦相如上林賦。班固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作。戒政將。則有長楊羽獵之制。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興。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言紀事詠物其流。又楚人屈原含忠。優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

之意既傷膏肓之懷靡想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
惟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詩者蓋志之所之也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關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間濮
上亡國之音表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自炎漢中葉
厥塗漸異退傳有在鄒之作降下將著河梁之篇四
言五言區以別矣漢中故稱中葉退傳謂韋孟傳楚元
王孫代作四言詩漢中故稱中葉退傳謂韋孟傳楚元
王孫代作四言詩漢中故稱中葉退傳謂韋孟傳楚元
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鑣並驅遇
執一體互有興作亦猶高貴鄉公言此已上各頌
者所以游揚德業褒讚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談季子
有至矣之歎尹吉甫作頌曰穆若清風此正作頌之
體舒布為詩既言如彼總成爲頌又若此舒布猶張
謂吉甫也總成謂頌也而次則嚴興於補闕戒出於
成也若此謂今之頌也而次則嚴興於補闕戒出於
成也若此謂今之頌也而次則嚴興於補闕戒出於
序事青潤其終則諫於圖像則讚興而終其功業
其記之也則因美之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
列也者則教也教者思也思之言上爲下效令者
不相也也表者節也節之言上爲下效令者則也
也秦進也也表者節也節之言上爲下效令者則也
弔祭悲哀之作書者如也序言如也序言如也序言
白也弔祭悲哀之作書者如也序言如也序言如也
傷也弔祭悲哀之作書者如也序言如也序言如也

之文謂漢武東方朔客難情事辭類之類三言篇辭
引序碑碣誌狀寄辭以遺思序類也詩其物理也
出辭起其功美也碑狀以摹其德行衆制鋒起源流
俱為悅目之翫譬喻也陶匏異器並為入耳之娛黼黻不同
不作者之致蓋云備矣余監撫餘閑居多暇日明自
移畧忘倦不日影言日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
七代數逾千祀姬周姓也悠邈言遠也七代謂詞人
才子則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縹囊
白也
文章緒論卷十九
用也盛書細淺自非畧其蕪穢集其清英欲兼功大
半難矣畧除也集取也蕪穢也清英也兼功也
亦不能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
爭與孝教之准式人倫之師友其可重以葵夷加之
剪截莫刈也夷平也老莊之作管子之流蓋以立意
為宗不以能文為本今之所選又亦畧諸若賢人之
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辯士之端謀夫謀策之
也冰釋泉涌金相玉振振聲也所謂坐狙丘議稷
下狙丘稷下皆齊地也田仲連之却秦軍食
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去聲高祖用食其之計

文章緒論卷之十九終

難之曲逆之吐六奇。陳平封益乃事美一時語流千
 載。既見墳籍。旁出子史。諸子史謂史書若斯之流
 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
 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
 異同。紀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年方之篇翰。亦以不同
 若其讚論之綜。辭米序述之錯。比文華。論言得失
 綜。緝。猶合綴也。序。序。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故
 與夫篇什。雜而集之。什拾也。言讚論用思深遠自周
 室。迄于聖代。迄至也。聖代謂梁也都為三十卷。名曰文選。云爾
 凡次文之體。各以彙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之
 中各以時代相次。也。彙類

諸曰求忠臣
 必於孝子之
 門。士之接易
 居。魯之思國
 宜。武。器。之。機
 也。情。激。烈。毅
 然。成。命。之。勇
 也。

文章緒論卷之二十唐宋

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萊劉祐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東萊徐園校

上裴吏部書

駱賓王

四月一日。武功縣主簿駱賓王。謹再拜奉書吏部侍
 郎裴公執事。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義在乎
 象。非書無以達其微。辭隱乎情。非言無以筌其旨。僕
 誠鄙人也。頗覽前事。每讀書。見高堂九仞。曾與負北
 向之悲。積粟萬鍾。季路有南遊之歎。未嘗不廢書輟
 卷。流涕沾衣。何者。情蓄自衷。事符則感。形潛於內。迹
 應斯通。是用布腹心。瀝肝膽。庶大雅含弘之量。矜小
 人惻款之誠。惟君侯察焉。賓王一藝罕稱。十年不調
 進。寡金張之援。退無毛薛之遊。亦何嘗獻策干時。高
 談王霸。銜才揚已。歷詆公卿。不汲汲於策名。不戚戚
 於卑位。蓋養親之故也。豈謀身之道哉。不圖君侯忽
 垂過聽。禮以弓招之恩。任以書記之事。擬人則多慙
 阮瑀。入幕則高謝郝超。夫聶政荆卿。刺客之流也。田
 光豫讓。烈士之分也。咸以勢利相傾。意氣相許。尚且
 損軀燕趙。甘死齊韓。今君侯無求於下官。見接以國
 士。正當陪麾後殿。奉節前驅。賈餘勇以求榮效。輕生

而報施所以逡巡於成命躊躇於從事者徒以夙遭
不造幼丁閔凶老母在堂常嬰羸恙悲藿無甘旨之
膳松檟闕遷厝之資撫躬存亡何心天地故寢食夢
想噬指之戀徒深歲時蒸嘗崩心之痛罔極若僕者
固名教中一罪人耳何面目以奉三軍之事乎况屬
天倫之喪奄踰七月違膝下之養忽至三年而凶服
之制將終哀痛之情未洩興言永慕舉目增傷夫怨
於衷者哀聲可以應木石感於情者至性可以通神
明故徐元直指心以求辭李令伯陳情以窮訴上以
棄興王之佐命下以全奉親之篤誠而蜀主不以為
文章諸論卷二十
非晉君待之逾厚此二人者豈貪貧賤惡榮華厭萬
乘之交甘匹夫之辱也蓋有不得已情者哉僕有乾
沒為心脂韋成性捨慈親之色養許明公以驅馳內
忘顧復之私外存傳會之眷薄骨肉厚榮寵肯背恩
以自效則君侯何以處之且義士期乎貞夫忠臣出
乎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亦焉能死節以事人假
物議之無嫌實吾斯之未信也流沙一去絕塞千里
子愴入塞之寃母切倚廬之望就令歡以卒歲仰南
薰之不訾而更憂能傷人迫西山而何幾君侯情深
錫道類切天經明恕待人慈心應物儻矜犬馬之微

願憫烏鳥之私情寬其負恩遂其終養則窮魂有望
老母知歸賓王死罪再拜

集 310—308

滿可大可曰以
管窺天之星
左旋星之
辰而星之
火金木水
波銅鐵不
出銅鐵不
出銅鐵不

渾天賦并序

楊炯

顯慶五年。炯時年十一。待制弘文館。上元三年。始以
應制舉。補校書郎。朝夕靈臺之下。備見銅渾之象。尋
返初服。卧疾丘園。二十年而從宦。斯亦拙之效也。代
之言天體者。未知渾蓋孰是。代之言天命者。以為福
由人。故作渾天賦。以辯之。其辭云。

有為宣夜之學者。喟然而言曰。旁望萬里之黃山。而
皆青翠。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皆黝黑。蒼蒼在上。非其正
色。遠而望之。無所至極。日月載於元氣。所以或中而
或異。星辰浮於太空。所以有行而有息。故知天常安
而不動。地極深而不測。可以為觀象之準。繩可以作
談天之楷。式有稱周髀之術者。驟然而笑曰。陽動陰
靜。天迴而地游。天如倚蓋。地若浮舟。出於卯入於酉。
而生晝夜。交於奎合於角。而有春秋。天則西北既傾。
而三光北轉。地則東南不足。而萬穴東流。比於圓首
前臨。胃者。後不能覆。背方於執炬。南稱明者。比可以
言幽。此天與而不取。惡煌煌而更求太史公有睟其
容。乃盱衡而告曰。楚既失之。齊亦有未為得也。言宣
夜者。星辰不可以闕狹。有常言蓋天者。漏刻不可以
春秋各半。周三徑一。遠近乖於辰極。東井南箕。曲直

殊於河漢。明入於地。葛稚川所以有辭。候應於天。桓
君山由其族難。假蘇秦之不死。既莫知其說。儻隸首
之重生。亦不能成其筭也。二客嘗聞渾天之事。歟。請
為左右揚榘而陳之。原夫杳杳冥冥。天地之精。混混
沌沌。陰陽之本。何太虛之無礙。偉造化之多端。南溟
玉室之宮。爰皇是宅。西極金臺之鎮。上帝攸安。地則
方如碁局。天則圓如彈丸。天之運也。一北而物生。一
南而物死。地之平也。影長而多暑。影短而多寒。太陰
當日之衝也。成其薄蝕。眾星傳月之光也。因其波瀾
乾坤闔闢。天地成矣。動靜有常。陰陽行矣。方以類聚
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部之以三門。張之以八紀。其周天也。三百六十五度。
其尺地也。九萬一千餘里。日居而月諸。天行而地止。載之
以氣。乘之以水。生之育之。長之畜之。亭之毒之。蓋之
覆之。天聰明也。聖人得之。天垂象也。聖人則之。其道
也。不言而信。其神也。不怒而威。驗之以衡軸。考之以
樞機。三十五官。為群生之繫命。一十二次。當下土之
封畿。中衡外衡。每不召而自至。黃道赤道。亦殊途而
同歸。表裡見伏。聖人於是乎發揮。分至啓閉。聖人於
是乎範圍。可以窮理而盡性。可以極深而研幾。天有

自古受命而
興局嘗不廢
日月星辰及
至五家三代
紹而明之內
冠帶外夷狄
以元之亡也
皆星出焉

北斗杓携龍角魁枕參首天有北辰衆星環拱大帝
威神尊之以耀冕配之以勾陳有四輔之上相有三
公之近臣華蓋燭耀俯臨於帝座離宮奕奕旁絕於
天津列長垣之百堵啓閭闔之重闔文昌拜於大將
犬里囚於貴人太階平而君臣穆招搖指而天下春
東宮則析木之津壽星之野箕為傲客房為駟馬天
王對於攝提皇極臨於宦者左角右角兩耀之所巡
行陰間陽間五星之所次舍後宮掌於燕息太子承
於家社宗人宗正內外敦叙於邦家市樓市垣貨殖
畢陳於天下北官則靈龜潛匿騰蛇伏藏瓠瓜宛然

文章緒論卷二十

九

而獨處織女終朝而七襄登漸臺而顧步御輦道而
徜徉聞雷霆之隱隱聽枹鼓之礮礮南斗主爵祿東
壁主文章須女主布幣牽牛主關梁羽林之軍所以
除暴亂壘壁之陣所以備非常西官則天潢咸池五
車三柱奎為封豕參為白虎胃為天倉婁為衆聚施
頭之北宰制其胡虜天畢之陰蓄洩其雷雨大陵積
尹之肅殺參旗九旂之部伍樵蘇之地出於園苑萬
億之資填積於倉庫南宮則黃龍賦象朱鳥成形五常
之座三光之庭傷成於鉞誅成於鎖禍成於井德成
於衡執法者廷尉之列大夫之象少微者儲君之位

處士之星天弧直而狼顧軍市曉而雞鳴三川之交
鵜火通其耀七澤之國翼軫寓其精南河北河象闕
於是乎增峻左轄右轄邊荒於是乎自寧乃有金之
散氣水之精液法渭水之橫橋像昆池之刻石歲時
占其水旱滄溟應其朝夕織婦之室漢家之使可尋
飲牛之津海上之人易覲日也者衆陽之長人君之
尊天雞曉唱靈鳥畫跋扶桑臨於大海若木照於崑
崙太平太象所以司其出入南至北至所以節其寒
溫龍山銜燭不能議其光景夸父棄策無以方其駿
奔月也者群陰之紀上天之使異姓之王后妃之事

文章緒論卷二十

九

方諸對而明水決重暈布而邊風駛纔盈蚌蛤則虜
騎先侵適聞麒麟則暗虜潛值五星者木為重華火為
熒惑鎮居戌巳斯為土德太白主西辰星主北俯察
人事仰觀天則北參右肩之黃如奎大星之黑五材
所以致用七政於焉不惑同舍而有四方分天而利
中國赤角犯我城黃角天之爭五星同色天下偃兵
趨前舍為盈退後舍為縮盈則侯王不寧縮則軍旅
不復或向而或背或遲或速金火犯之而其憂歲鎮
居之而有福觀衆星之部署歷七耀而駘馳定天下
之文所以通其變見天下之賾所以象其宜然後播

之以風雨威之以霜霰或吐霧而蒸雲或擊雷而鞭
電一句而太平感膚寸而天下徧白日為之晝昏恒
星為之不見爾乃重明合璧五緯連珠青氣夜朗黃
雲旦扶握天鏡受河圖若曰賜之以福此明王聖帝
之休符至如恠雲祲氛冬雷夏雪日暈長虹星流伏
驚陰有餘而地動陽不足而天裂若曰懼之以災此
昏主亂君之妖孽昔者顓頊之命重黎司天而司地
陶唐之分仲叔宅西而宅東其後宋有子韋鄭有裨
竈魏有石氏齊有甘公唐都之推星王朔之候氣周
文之觀日吳範之占風有以見天地之情狀識陰陽
之變通詩云謂天蓋高語曰惟天為大至高而無上
至大而無外四時行焉萬物生焉群神莫尊於上帝
法象莫大於皇天靈心不測神理難筮日何為兮右
轉天何為兮左旋盤古何神兮立天地巨靈何聖兮
造山川顓何細兮師曠清耳而不聞離朱拭目而無
見鵬何壯兮搏扶搖而翔九萬運海水而擊三千龜
與蛇兮異其長短之質椿與菌兮殊其小大之年鍾
何鳴兮應霜氣劍何伏兮動星躔列子何方兮御風
而有待師門何術兮驗火而登仙魯陽揮戈兮轉於
西日陶侃折翼兮登乎上玄女何寬兮化精衛帝何

耻兮為杜鵑爭疆理者有零陵之后間絃歌者有蓋
山之泉若恠神之不語夫何述於此篇以天乙之武
也焦土而爛石以唐堯之德也襄陵而懷山以頤回
之賢也貧居於陋巷以孔丘之聖也情希乎執鞭馮
唐入於郎署也兩君而未識楊雄在於天祿也三代
而不遷桓譚思周於圖讖也忽焉不樂張衡術窮於
天地也退而歸田我無為而人自化吾不知其所以
然而然。

鵬也莊子之
寓言也非若
有實可據然
賦出非時韓
子且謂之不
祥李太白之賦
誠亦與宣
子之讚同場
鴻范而已矣

大鵬賦并序

李白

余昔於江陵口見天台司馬子微謂余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因著大鵬遇希有鳥賦以自廣賦已傳于世往往人間見之悔其少作未窮宏遠之旨中年棄之及讀晉書觀阮宣子大鵬讚鄙心陋之遂更記憶多將舊本不同今復存于集豈敢傳諸作庶可示之子弟而已其辭曰

南華老仙發天機于漆園吐崢嶸之高論開浩蕩之奇言微至恠于齊諧談北溟之巨魚吾不知幾千里其名曰鰓化成大鵬質疑胚渾脫脩鬣于海島張廣

文庫錄 卷二十 十一 鵬 百十五

瑕于天門刷渤澥之春流晞扶桑之朝暾赫奕乎宇宙憑陵乎崑崙一鼓一舞烟濛沙昏五嶽為之震蕩百川為之崩奔爾乃蹶巨壑摩太清亘層霄突重溟激三千以崛起搏九萬而迅征背嶭太山之崔嵬翼舉垂雲之縱橫左迴右旋倏陰忽明歷汗漫以天矯排闥闔之崢嶸歟鴻濛扇雷霆斗轉而天動山搖而海傾怒無所搏雄無所爭固可想像其勢彷彿其形若乃足縈虹蜺目耀日月連軒沓拖揮霍翕忽噴氣則六合生雲灑毛則千里飛雪邈彼北荒將窮南隅逶迤嗣以旁擊鼓奔馳而長驅燭龍銜光以照影列

缺施鞭而啓金塊視三山杯觀五湖其動也神應其行也道俱任公見之而罷釣有窮不敢以彎弧莫不投竿失鏃仰之長吁爾其雄姿壯觀映背河漢上摩蒼蒼下覆漫漫盤古開天而直視羲和倚日以旁歎續紛乎八荒之間隱映乎四海之半橫大明而掩蓋若混茫之未判忽騰覆以迴旋則霞廓而霧散然後六月一息至於海湄歛翳景以橫櫓逆高天而下垂憩乎決渚之野入乎汪湟之池猛勢所射餘風所吹溟漲沸渭巖嶽紛披天吳為之怵慄海若為之蹙蹙巨鼉冠山而却走長鯨騰海而下馳縮殼挫鬣莫之敢窺吾亦不測其神恠而若此蓋乃造化之所為豈比夫蓬萊之黃鵠誇金衣與菊裳恥蒼梧之玄鳳耀綵質與錦章既服御于靈仙亦馴擾于池隍精衛殷勤于銜木鷄鷩悲愁乎薦觴天雞警曙于蟠荒跋鳥炳耀于太陽不曠蕩而縱適何拘攣而守常未若茲鵬之道遙無厥類而比方不矜大而暴猛每順時而行藏參玄根以比壽飲元氣以為漿戲陽谷而徘徊憑炎洲而抑揚俄而希有鳬焉謂之曰偉哉鵬乎若此之樂也吾左翼掩乎東極右翼蔽乎西荒跨躡地絡周旋天綱以恍惚為巢以虛無為場我呼爾遊爾

文庫錄 卷二十 十一 鵬 百十五

呼我翔於是大鵬許之欣然相隨此二禽已登於寥廓而尺鷃之輩空見笑于藩籬

姚公位極人臣功蓋宇宙與宋景帝並驅真唐室純臣也宜張說立碑以表出

姚公神道碑

張說

叙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定四時成歲亨育之功存畫為九州禹也堯享鴻名播時百穀棄也舜稱至德由此言之知人則哲非賢罔入致君堯舜何代無人
有唐元宰曰梁文貞公者位為帝之四輔才為國之六翮言為代之軌物行為人之師表蓋維嶽降神應時間出者也公諱崇字元之姚姓有虞之後遠自吳興近徙于陝公家洛陽焉烈考長沙文獻公樹勳王室建旗萬府公統緒而孤克厲前業激昂成學榮問日流武庫則矛戟發文房則禮樂盡存弱冠補孝敬
挽郎又制舉高第歷佐濮鄭並有聲華入為司刑丞天授之際獄吏峻密公持法無頗全活者眾進夏官
負外郎郎中侍郎朝廷曰能遂掌軍國遷鳳閣侍郎監修國史兼相王府長史始則天人讓王承置醴之顧終以飛龍利見延駟乘之恩自時厥後恒當大任
凡三處兵部尚書三入中書令一為禮部尚書左庶子又肅政大夫總靈武軍兵馬又司僕卿知隴右監牧出典臺宋常越許申徐潞楊周十郡景雲初以藩
郎舊僚封梁國公食賦百室公性仁恕行簡易虛懷汎愛而涇渭不雜真率徑盡而應變無窮常推是心

以御於物故所蒞必毗庶風偃驚狼化從言不勵而
教成政不威而事理去思觀頌未暮聞歌既登邦政
卒乘輯睦及在宗伯神人允諧今之中書是為理本
謀事兼於百揆論道總於三台公執國之鈞金玉王
度大渾順序休徵來臻懋德格天名遂身退拜開府
儀同三司崇其秩逸其志也初太夫人在堂公受職
西掖頗限局禁求侍晨昏優詔既許尋令還職公固
請以法制曰家有令弟足慰母心國有棟臣安可暫
關其後剖符江表敦諭起復衰麻外墨樂棘內毀變
禮中權通識所貴神龍之首預聞興復疇其并賦累

文章緒論

卷二十

十六

五

讓而停夫以革故鼎新大來小往得喪而不形於色
進退而不失其正者鮮矣君子曰忠不忘親仁也哀
不違事義也讓公辭邑禮也濟代全名智也仁以長
人義以和下禮以安上智以周身宜其光輔四帝軒
冕三紀池臺琴筑優游暮齒傳爵土於祚胤保祿位
於終始矣享年七十有一開元九年九月寢疾薨於
東都慈惠里皇上悼焉國人慕焉撫牀輟春曾未云
比制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貞禮也十年二月葬於
萬安山之南原在疾也王人賜膳御醫視藥于薨也
中使吊臨羽儀哀送君臣之義厚莫重焉子昇子亦

思綴遺美以真罔極有詔掌文之官敘事盛德之老
銘功將以寵宗臣揚英烈帝乃灑恩仙翰鏤澤豐珉
日月臨照於佳城煙雲變態於神道寶其文字別為
群王之山禁其樵蘇即表三司之墓銘曰源深自厚
派別從吳避地魯陝居家洛都神明遠契獄漬宜符
翊聖斯偶生賢不孤仁將勇濟孝與忠俱學刃攢植
文鋒迅驅纔安卑位即騁長途惟實惟有若虛若無
再三軍國一二訐謔戎柄尤重王綸最樞兼司任切
久政榮殊黼藻彌煥丹青靡渝以寬容物以鑒分區
外或形放中恒禮拘箴雖緘口諱亦忘軀但觀渾璞
誰詳瑾瑜伊臯尺寸管樂錙銖名正身遂言誠願乎
方彛漢祿更辱齊組既積而散窮歡盡娛川歸東極
日去西晡上惻旒宸旁悲路衢監田美玉荔浦明珠
載廣休慶爰弘典謨豐碑廼立盛業其鋪帝念頻軫
仙毫特紆鐫金刻石鳳篆龍圖七耀光動三泉澤濡
銓能敘事埋鬱詞敷求舊銘實慚殫而蕪緬思雲霧
尚想江湖有道之德其何以踰延陵之墓空比嗚呼
存歿終始遐哉邈乎

文章緒論

卷二十

十七

五

孫退白韓吏部進學辭王川子月餘詩天不枚地倚如赤句欲活難生馬大動出於辭朝客之賓戲而公

進學辭

韓愈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第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我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擯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廻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沉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詰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其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

文章緒論

卷二十

十八

韓愈

作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登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構榑侏儒椳闔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功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以興述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脩而不顯於眾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王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賈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卑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榱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菹苓也

文章緒論

卷二十

十九

韓愈

原毀之意與
釋之為意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急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不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也是不亦責於己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矣取其一二不責其二三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己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

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不計其尤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眾人待其賢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薄已也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眾曰其良士其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眾曰其非良士其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與

樓遷齊呼子
厚平生雖不
得志其行中
山尤其行之
卓與者此
以不死矣
嗚呼士窮以
下乃事無
此論焉常無
與原傳亦
銘之變者

柳子厚墓誌

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為錫亦在
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
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
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
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
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
相徵逐。謂調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
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
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
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
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
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願藉謂功業
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
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
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
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
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
致必傳於後世。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
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林公廣評凡
送李愿端盤谷序
仕者必左
正此作盛稱
隱者又不
隱者又且
論平正且
其間又多
言是命世
文非有作

送李愿端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
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
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
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
於時。坐于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
樹旗旌。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
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
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
而惠中。飄飄裾。弱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間居。如
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
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
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
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
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
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
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之不過於時者之所為也。
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
進而趨。口將言而囁。處汙穢而不羞。觸刑辟而不
朱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

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湘。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世謂韓上章
相書為屈
獨謂不足
推為二鳥
之無時則
之禁一飽
之志可見矣

初上宰相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我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才。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朋。多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才。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揚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者。載也。沉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沉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的人生二十八年矣。名

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者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為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恠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恃於教化妖淫諛佞講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宅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為師悼本志之變化文章緒論卷二十

中夜涕泣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鴻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弗協于極弗惟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

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余依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脩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役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為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其自進也抑又聞之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偏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遺逸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于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之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庸麋鹿之與處猿狖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續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

之逆順章句之長短。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唯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於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沉溺。闊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義義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揆。其常所著文。輒採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辱賜觀焉。千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文章緒論卷二十

二十八

神明之後不
與生以當性
而後入修其
神而後之修
之可也

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黿。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短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銳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蓋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人竅而趺居。獨收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註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

文章緒論卷二十

二十九

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官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弘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恠焉。後因貢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入所募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對曰。臣所謂畫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

文章緒論卷二十

三

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昞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倖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諫。秦真少恩哉。

而朝而漸夕
而所求不
在焉此豈公
之所公門
以著籍也
宋清之風可

宋清傳

柳宗元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成。興。清。清。疾。病。死。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並。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佛。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為。利。不。亦。翦。爾。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為。妄。執。其。道。之。不。廢。卒。以。富。求。者。益。眾。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為。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

得不死亡者眾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通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為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一子謂柳子厚封建論亦則謂其不為己及湯武為萬世不易之定論

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則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狂狂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威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眾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連率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大者方伯連率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率有方伯連率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而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

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也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列群后。蕃布星羅。周四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平。王室東遷。而自列為諸侯矣。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九伯誅莠弘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尊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彊。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

文章緒論卷二十

三十五

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財。賄負鋤挺。謫戍之徒。圍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

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首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霍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治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夫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

文章緒論卷二十

三十五

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

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其人戚之而已。蓋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謹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縱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之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

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畧。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此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子厚知文以明道即所謂文者載道之器也不知有為道能文之謂道即為文

谷章中立論師道書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可見師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眾人師。且不敢況敢為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恠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臣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恠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大吠。予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羣黃吠。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亦病乎。非獨見病。亦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執。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恠於羣目。以召開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聞。豈可使呶呶呢呢者。早暮帶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

文章緒論

卷二十

三十九

憤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佛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恠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為文。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于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果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

文章緒論

卷二十

三十九

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僣。寒而驕也。抑之欲其興。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伏惟而為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

文章緒論卷二十

四十一

不言鍾乳不
當服而言服
是以按本寒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書

宗元白。前以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子敬時憤悶。動作宜以為未得其粹美。而為麤礪。燥悍所中。懼傷子敬。醇醪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為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感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況鍾乳。直產於石。石之精。麓疎密。尋尺特異。而穴之上下。土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炯然而輝。其竅滑以夷。其肌膚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麓疎而下者。則奔突結澁。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頓不發。叢齒橫額。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僂蹇。壅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幽閉。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割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惟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為此也。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揉曲。皆可以貫犀革。北山之

文章緒論卷二十

四十一

水雖離奇液楠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航
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攣
踣跌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
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皆
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以
擊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
其羊關穀而輟輪者皆可以為師儒盧之沽名者皆
可以為大醫西子之里惡而曠者皆可以當侯王山
西之冒沒輕儇資貪而忍辱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閭外
山東之稚駉樸鄙力農桑啖粟粟者皆可以謀謨於
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
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
類馬尾鬣首言人參者以人形黃芩以腐腸附子八
角甘遂赤膚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某
所不當又云某者良也又經注曰始興為上次乃廣
連則不必服正為始興也今再三為言者唯欲得其英
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
不必利己姑勝人而夸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
然明矣故畢其說示元再拜

附子厚少年
必便富貴
故是後
之五就樂也
其功此子厚
本意

寄許京兆孟容書

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
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
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群疑當道誠可恠
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
積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是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
骨非獨瘴癘為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為大君子所宥
欲使膏肓沉沒復起為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
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
教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
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強
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艱兀事既壅隔狼忤貴近
狂疎謬戾蹈不測之辜群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
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不
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
旁午構扇便為敵仇協心同攻外連彊暴失職者以
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為他人道說懷不能
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
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
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癩以希望外之澤哉

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眾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墮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乳乳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盼無後繼者慄慄然歎歎惴惴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刀

文章緒論卷二十 一四四

此誠夫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獨託村隣自遣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急晝夜哀憤俱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令已三易主書存亡未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

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為世大累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慰以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槲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辯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為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

文章緒論卷二十 一四五

詹東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荆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瓊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惟怯洩忍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東筆觀縷神慮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

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四籍復為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為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托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腑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有化者有化
化者聖人所
遇者化之而
不可知之也
謂神也

時化

元結

元子聞浪翁說化化無窮極因論諭曰翁亦未知時之化也多於此乎曰時焉何化我未之記元子曰於戲時之化也道德為嗜慾化為險薄仁義為貪暴化為凶亂禮樂為耽淫化為侈靡政教為煩急化為苛酷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夫婦為溺惑所化化為犬豕父子為憎惡所化化為禽獸兄弟為猜忌所化為離敵宗戚為財利所化化為行路朋友為世利所化化為市兒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大臣為威權所恣忠信化為姦謀庶官為禁忌所拘公正化為邪佞公族為猜忌所限賢哲化為庸愚人民為征賦所傷州里化為禍邸姦凶為恩幸所迫厮皂化為將相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山澤化為井陌或曰盡於草木原野化為狴犴或曰殫於鳥獸江湖化為鼎鑊或曰暴於魚鼈祠廟化為宮寢或曰數於祀禱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情性為風俗所化無不作狙狡詐誑之心聲呼為風俗所化無不作諂媚僻淫之辭顏容為風俗所化無不作姦邪感促之色翁能記於此乎

說世化可為
痛哭流涕
後世道之權
也耶不在人
居

世化

元結

浪翁聞元子說時化。歎曰。吾昔聞世化可說。又異於此。昔世之化也。天地化為斧鑕。日月化為豺虎。山澤化為州里。草木化為宗族。風雨化為邸舍。雪霜化為衣裘。呻吟化為常聲。糞污化為梁肉。一息化為千歲。鳥犬化為君子。元子惑之。浪翁曰。子不聞往昔世之化也。四海之內。巷戰門關。斷骨腐肉。萬里相藉。天地非斧鑕也。耶。人民暗夜盜起求食。晝遊則死。傷相及。日月非豺虎也。耶。人民相與寄身命於絕崖深谷之底。始能聲呼動息。山澤非州里也。耶。人民奔走非深林蒼叢。不能藏蔽。草木非宗族也。耶。人民去鄉國入山海。千里一息。力盡暫休。風雨非邸舍也。耶。人民相持於死傷之中。裸露而行。霜雪非衣裘也。耶。人民勞苦相寬。瘡痍相痛。老弱孤獨相苦。死亡不相救。呻吟非常聲也。耶。人民多飢餓。溝瀆傷道。糞污非梁肉也。耶。人民奔亡潛伏。戈矛相拂。前傷後死。免而存者。一息非萬千歲也。耶。僵主腐卿。相枕路隅。鳥獸讓其骨肉。鳥犬非君子也。耶。

竹樓記

王禹偁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剝去其節。用代陶直。比屋皆是。以其價廉而工省也。于城西北隅。雉堞圯毀。蒼苔蘚穢。因作小竹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間遼曠。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虛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碁。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鏗鏘。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烟雲竹木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問竹工云。竹之為用。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意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除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以畫錦為榮
又何望衣敝
華也哉故項
王亦曰富貴
不歸故鄉如
不歸故鄉如
不歸故鄉如

畫錦堂記

歐陽修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
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
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
旦高車駟馬旌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
駢肩累跡瞻望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
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
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
相魏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
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
文章緒論卷二十一
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
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
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
榮桓圭衮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
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
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誇一時榮一鄉哉公在
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湘乃作畫錦之堂于
後圃既又刻詩于石以遺湘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
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
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

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與
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
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勳勳而被絃歌者乃邦
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
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
書

文章緒論卷二十一

至

一百下

山谷與何仲
翁書云或傳
北勝歐陽公
醉翁亭記

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峰之間者，醴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偃偻提携，往來而絕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眾賓歡也。蒼頭白髮，頽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

其樂，醉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文章緒論卷二十

五十三十八

一亭之微
上之功德
公以同樂
守之意矣

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
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
然而溪藏中有清泉潄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
之於是疎泉鑿石開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
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
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
暉姚鳳於滁東門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
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闊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
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
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
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
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
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
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
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
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于
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
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
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與予遊也因為本其

文章緒論卷二十

五五五五五五

山川道其風俗之美而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
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
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文章緒論卷二十

五五五五五五

此門評此
錄之為名
筆學者遂
傳以為絕
千竊謂老
以強辭正
離故往其
折行屬烟
耳似屬烟

春秋論

蘇洵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功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非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金之人而告之曰某為善某為惡可也繼之曰某為善吾賞之某為惡吾誅之則人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為夫子何足以為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

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之作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于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權當在成王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疆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

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畧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文章終論卷二十

萬事地評會
百歲後必不
從以會可
霸者諫遠此
施為氣衆排
願諸臣非終
稱諸臣非終
與社之危何

高祖論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足搖目以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強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為之規畫。處置使中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方是時。劉氏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如武庚祿父。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為諸侯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為不少。方亞父喉項莊時。微噲誚讓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一

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
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偽未必也且
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
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素傑諸
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者矣夫高帝之視
呂后猶賢者之視重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不至於
殺人而已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
為是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
死於惠帝之六年天也使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
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高帝最親使之尚在未
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縮皆南面稱孤而縮又
最為親幸然及高祖之未亡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
百歲之後推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得為帝王而不
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即漢兩全
之端唐和
親之獎宋
南北之朝
害不必與
民被夷狄
動衆蹂躪
掠奪即日
脂膏非易
刑無直路
為萬世不
之典也耶
慨可恨

審敵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
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盡釋其末。以息
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
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為末也。古者夷
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
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
外憂可也。今之蠻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
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恣為日久矣。歲邀金繒以
數十萬計。曩者幸吾有西羌之變。出不遜之語。以撼
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
而賄日益增。迄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
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何止數十百萬也。夫賄
益多。則賦歛不得不重。賦歛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
名為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為外憂。而
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耻之內憂。而
不為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
匈奴之強。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剝劉項戰奪之後。中
國溘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
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

之強固皆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唐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強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為可得而取。以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威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年。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為也。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信然而爭者。大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為虺弗摧。為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矣。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

文章緒論

卷二十

六三

戰之策當時
未必不以為
然。其後幸如
此。縱橫卒如
此。則不幸而
謂之不名者
謂是夫

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也。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為。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驚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頰欲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辭卑者進也。辭強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廬之入楚也。因唐蔡。勾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耶。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為辭。則對曰。爾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

文章緒論

卷二十

六三

六三

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為害而勿賂之為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為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為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綰皆誅死。而楚齊趙之強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為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匕首交於京師。罪至彰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容文章緒論卷二十一

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疆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為無事。而愚以為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敝船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為解者。是故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禍而為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亦文章緒論卷二十一

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某日圍其所以某日攻其所以如此謂之聲命邈邈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剪棘多為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青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耳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踉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鬪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敝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為盜耶有以相待無為虛言師滑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剪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道愚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彼易與鄰國之難霸王之資

文章緒論卷二十

一六八 四百七十五

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敝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為安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

文章緒論卷二十

空七

謂中韓原道
德之意則可
謂之意則不
可夫學孔子
之道者其流
弊況學老子
之道者乎

韓非論

蘇軾

運筆構思明爽嚴切如此之文業舉子者宜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
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
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
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
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
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
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
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
文章緒論卷二十 一五五

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
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
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
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
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
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
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
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
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
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

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其所以
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
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
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
則舉天下惟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
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
畏今其視天下耿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
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
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
思之事實有不可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為
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
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為之所也

滿可大曰結
屠又許之為
人傑正如韓
文公韓氏餘
攻擊不遺餘
力結句乃曰
陽子將不得
為善人乎如
此方是公如
若斷人之過
人之善皆非
老手

范增論

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也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執物必先傷也而後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櫛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

文章緒論卷二十

七十四

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文章緒論卷二十

七

謂時化曰主
意謂子房本
天勇之人唯
少年氣烈不
能涵養忍而
以就大功名
父老之怒罵
正以折其不
能忍之氣數
以能忍也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拔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貫首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及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

吳者三年而不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余。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斃。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是觀之。猶有剛強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呂東萊評此
篇前西引八
事說景帝時
雖名為治平
此篇作大漸
天樂作大漸
漸引入來

鼂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寔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鼂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為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

文章緒論卷下

十五

鼂

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與

東坡之學非
其見用即非
其見用即非
其見用即非
其見用即非

厲法禁

奇構妙句起脫不群

昔者聖人制為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是以下之為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下之為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劉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

文章緒論卷二十

一主本至四

為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則其所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幸而有不畏疆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不為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減者。至於罰金。蓋無幾矣。夫過惡暴著於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鹵莽於公卿之間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下之不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雖刀鋸斧鉞猶將有所不避。而况木索笞箠哉。方今法令至煩。觀其所以防姦之具。一舉足且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於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夫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責之至重。故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其所以隄防之者甚密。夫所貴乎大臣者。惟其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為人君之不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其不疑而輕犯法。則固已不容於誅矣。故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訊鞠論報。如士庶人之法。斯以為刑不上大夫而已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蒞官臨民。苟有罪皆書於其所請歷者。而

至於館閣之臣出為郡縣者則遂罷去此真聖人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奈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輕重而又以其爵減耶夫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開盜賊小人自新之塗而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歟天下惟無罪也是以罰不可得而加知其有罪而特免其罰則何以令天下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既以舉之而詔曰勿推此何為者也聖人為天下豈容有此曖昧而不決故曰厲法禁自大臣始則小臣不犯矣

翻然勃然四字形容氣勇若在毫髮間

倡勇敢

文字止兩大字既而迴旋退縮有巧思讀之者目見其筆勢飛舞不可端倪也
唐荆川曰此篇體方而意圓字頂學他無中生有而者不可測至於氣之一字尤中兵精

臣聞戰以勇為主以氣為輔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挺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復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鍾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閭閻之小民爭聞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不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

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以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為倡。故凡緩急而肯為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為倡。不已難

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為己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為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愧其心。而責其為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畧。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為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為之倡哉。

前赤壁賦

宋章紹興卷二十

八十二百五十七林苑

昌東萊坪此
賦結處用錄
文公石鼎序
獨明意指體
使為道士亦
化城山徐左
也龍事以此

後赤鯀賦 學莊子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臯二客從予過
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
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
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
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婦而謀諸婦
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
酒與魚復遊於赤鯀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
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
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西
文章緒論卷二十 上五

事康門評首
二句氣力不
大非韓人不
足以當之章
子厚繼以爲
松孔孟願記

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有以於天
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
故申呂自嶽隆傳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
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
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
良平失其智賈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
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
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
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
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
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
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
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
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
天人之辯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
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
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嶽之雲而不能回憲
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鏞李逢吉之
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

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難。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行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蓋萬懷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為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傍。下與濁世掃秕糠。西游咸池畧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

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搗牲鷄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漢可大曰安
石不曰知禮
詩前知禮乎
言無窮人而
知禮何

禮論

王安石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偽。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為偽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偽。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偽。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為起偽。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為禮者。必誅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為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為長者讓。擊跽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已。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為特刼之法。度之威。而為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斲木而為之器。服馬而為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刼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為器。捨馬而不為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為之制焉。故其制

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為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為偽。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為真乎。此荀卿之所以為不思也。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耶。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偽耶。則狙猿亦可以使為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為之者。與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文章緒論卷二十

全元明同月三

以孔孟律戰國士自是文章要之文辭辭起非若左國之類靡蓋朱子所謂亂世之文

戰國策目錄序

曾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為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

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功成而後
修德自保
不以文勝
矣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文叔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穀岷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當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躪廢而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為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無餘處矣余故嘗曰園囿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一己之私自為之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已

聖賢易制之
人才既竭有
為之歲月積
焉至此可為
慨歎

吳畏齋微謝贊啓

開禧兵陳將開國者不終乙丑之元
具畏齋自鄂召過京門謝以先君湖湘之契
來訪余亟送出南水門謝復出關而別
大達未幾余出松滋縣復出關而別
運事已竟余念松滋縣復出關而別
官道先王有遺規而余必能且是時招上流
而謀國者不之知也國華一啓代賢及之
騎紅過賀曾親擊欵之承倉鼠歎斯尚墮塵埃之
夢喜拜重來之命試伸一得之愚竊以宋受天命何
帝百庚申虜汗中原又閱一甲子自崇觀撤藩籬之
蔽而炎興紛和戰之謀誣謗敗事而異懦則有餘浮
躁大言而矜夸之亡實有志者以拘攣而廢無庸者
以積累而升牢籠易制之人才玩惕有為之歲月肉
食者鄙亡秦當可進而失機骨信而爭逆亮以難從
而求繫遂致錯固狡兔之窟猶欲睥睨化龍之都決
策和親姑謂秦春之熟計卧新自勵誰為勾踐之盛
心金湯恐喝於豫圖王帛聯翩於遠醜百年棄置亦
已久矣萬口和附以為當然不特手足混於無別而
反使有加將見膏血困於常輪而未知所止有識每
一寘念終夕為之寒心今雖欲為後乃益甚竊聞九
世之大議僅積三時之成規蹤跡張皇已同默閣議
論噂噓堅關狐疑徒欲快一旦而僥前功詎曰計策

全而為後慮。歛畝有懷於憂國。團旌無路而陳情。敢忘末學之激衷。試請丈人之靜聽。當觀古昔中興之業。或因東南金盛之基。規模雖狹於未宏。功業亦隨其所就。孫氏北無淮而西無蜀。距江尚固於周防。晉室內有寇而外有戎。渡水亦成於克捷。彼皆未盡有今日之所有。我乃類欲為當時之不為。遷章未播。紛紜抵掌。塞塵一警。惴惴奉頭。弛張以道。固曰隨時。勇怯任情。料必至此。未嘗有十年之生聚。但聞以千里而畏人。惟昧於天下轉移之機。所以成流俗衰頹之弊。願姑寘尋常以破未識時之說。特欲舉一二以釋妄乘勢之疑。夫江淮為唇齒之邦。關陝乃腹心之地。欲近守則不當固其內而舍其外。欲遠攻則安可即所後而忘所先。況天險可守共守。則險亦均。地利可据能据則利必倍。此皆不易之常理。具有已行之舊規。襄陽關中之喉。兵易進而亦易退。京師海內之腹。守可暫而不可常。通秦蜀兩道之勢。則兵力不宜輕。居陳梁四戰之郊。則守備不必泥。使靈旗再圖北指。詎不先出岷之師。而大駕一日東歸。似難執居汴之策。蓋設嶮象存於習坎。而趨時患在於用常。誠由泗宿以下靈壁之師。因登萊而濟海道之衆。淮西則出

漢家一統特以金帛賂成以動帶生流至動帶生流漢家一統特以金帛賂成以動帶生流

壽春而窺許境。關外則道大散而瞰雍郊。是謂正兵皆為危道。蓋河南雖可得而難於持久。舟師雖可用而未為全謀。即平壤以制敵。蹉跌則不支。用嶮道以出兵。餽餉則難繼。故顯忠卒成符離之血。而至於潰。李寶僅濟膠西之捷。而不敢留。水路貽明徹之憂。陸運制武侯之出。非陳言之是。襲亦商監之可稽。若夫運上流之奇。此端繫大賢之責。一軍下號。洛中原之勢已搖。萬騎出潁昌。京畿之地旋復。南城分狗。而首尾互應。朱僊進擊。而手足披猖。惟是時之舉。偶困於謗書。而此日之功。難言於覆篋。苟盡得策。豈復至今。自兩河而言。則銅梁為舊疆。由九郡而論。則金坡為限。塞平州與三關異路。而不豫計。真兒戲。我白溝僅一水累世。而不敢踰。亦幸安耳。今欲為能勝而必不可勝。固當審所圖而棄其難圖。豈徒舍敗績而趨成功。庶不因空名而受實禍。宣和之捷。所以貽靖康之變。隆興之戰。所以成乾道之盟。惟思之遠而慮之深。庶功可成而憂可弭。大姑少置小。亦未安招携固上策。而納歸正乃自困之資。用間誠至謀。而遣妄謀乃無益之費。偽官換授。是當誅而蒙賞。厚賞輕罪。是以實而易虛。雖至愚猶且知其非。豈在上顧甘循其弊。

許移治者。是許其棄地。令擇利者。是令其退師。徒使全家保妻子之臣。用以藉口。竊爵祿之寵。遷城保障。以廟堂使閔而不免於屢遷。戎閫事機。以主帥泰安。而常淹於難達。偃然以承平文飾之體。巍乎居要境。藩維之權。塞下之粟。反內徙以自虛。軍中之弊。猶日。股而不止。歲市駿而不能償耗。誰興開元監牧之謀。日計漕而不足餽軍。孰啓神爵屯田之策。民兵文具。禁籍虛負。柰何欲興不世之雋功。尚爾未革易知之宿弊。此特言其梗槩。初未効於涓埃。已不勝賈生痛哭之私。矧欲致滅宮鳴紉之議。試除悶悶。毋謂平平。

文章緒論卷之二十
恭惟某官。以世大儒。助國正論。貫兼資於文武。視一節於陰夷。歸自乘輅。公議浩然。而歸重。昇之顯閭。天心昭若。以可知。上方勤西顧之憂。公特任北門之寄。風露三神之頂。游爾寒裳。旌旗千騎之來。覓然望履。聳別城之觀。望屹外閭之藩。宣當進遠。猷庶銷過。計其辱知。最渥。因事有言。屢矣蹉跎。雖粗有少年之志。斐然狂簡。得毋貽小子之咍。或可執鞭。願供磨盾。其諸軟熟之貢。徒致高明之煩。嗣聽策勲。別當修贊。畏齋在丹陽館。一覽輒喜。親作數語。謝曰。抗身名以衛社稷。久沉射虎之威。疏王爵。以大門間。將表食牛之

氣有來相過。允荷不忘。監倉學士。風烈承宗。詞華振俗。喜北平之有後。幸郎君之克家。庾氏卑官。王孫令器。必有表荐。以發忠嘉。至於陳誼之甚高。與夫期行之太過。此則諸君子之責。而非一郡守之憂。某行官。丐鄂之間。即有兵民之寄。當呼老校退卒。問先烈之宏規。將與群公貴人。嗣故侯之名緒。叙謝之意。勿草莫殫。於是一得之謀。頗徹於諸公間矣。又一年。稍稍如言。宇文顧齋聞之。從章以初錄本去會除。次對謬以充自代荐。且有志識不羣之褒。初未相識也。故余投謝駢儷有曰。初不求於識面。實自得於知心。蓋指不章緒論卷之二十
此他日。又特剡亟稱之。于廟堂。余迄不知所蒙。近緒故笈。偶見存本。因悼殄瘁。潛然出涕。書之以志余之愧於知己者焉。

跋文章正論

雲間潘可大譔

可大方在諸生輒已攷二慕古而當
在名賢尤切鄉往之故雖蟻伏中澤
迺于館閣臺諫諸昆老先生以勛節
表著者即物色而心存焉蓋聞名諫
議有

文章正論

卷二

東萊劉公想見丰采願為執鞭舊矣
無何乙酉以薄技奏有司謬為今
直指徐先生所拔士先生皆二稱說
古三弘獎者願而推轂劉中丞甚力
曰吾鄉先達云嘗手一編以示可大

曰文章正論寔劉公所編擇以課子
者得受而卒業焉自漢晉迄宋唐代
不數人二不數篇原二本二無非據
經明道而雅契于聖賢者把玩迴環
楮敝墨渝不釋也因竊嘆夫二之衡
文者非標奇以獵艷則鈎邃以提玄
辟之舍炫實而采香華嗜雕胡而廢
玄酒無惑乎文之曰詭也已矣立見
編以旌競之奚翅詞林正鵠將去道
人心且潛移而默挽焉謂為狂瀾之
砥柱非邪行且入梓矣爰効芻蕘潛
塵末簡庶幾哉自附于執鞭之誼以

文章正論

三

復于

徐先生先生許以不

萬曆辛卯濟稿既望頓首敬書慈谿

公署

文章正翰

三

跋文章正翰

文安從生哉以涵之之言宣之言
正安而文夫文涵誥心宣誥言
宜人而能亦宜人而正乃為
正而正安何也何無而正有不
正非正也古人唯心正故其文
正行于世垂久而經皆本生心以
應之其心正人心之里願後以不
美文意與古不異其意至周未文
勝於子愛之謂文之興喪在天
地非人所能為也為之者非愛生
文之善在當其人之貴也其所以

言之被淫邪遁生于心發于政
害于子平自任也欲正人心息邪
說詎彼行放淫為其究歸
及獲曰雖正外庶民興乃正宣人
此其如文而正人心者亦其如之
顧不重乎哉夫文難正亦難選

文章正論

二

說其工忘其末正偏僞國焉由矣
西山氏正宗以來漢選靡不備在
眩而折衷東萊

大中丞劉公志後古文上小如子
哉修古之林系訂西山及崔太史
氏選其揚六籍序次在國次秦

漢迄唐宋為平曰為稍正而工附之
題曰文之章正從為攷信六執在取
裁

直指徐公以親風暇日為校註
出梓廣陵校勝魯跋其後勝魯
不文何所能致強然以因陋就簡

文章正論

三

形其六籍為己春秋列國名之十
夫夫為征伐盟會時出言言相我
勸能攻爭者自操者因畔必大
物為憚善去先王之澤未遠即
言不公醢正釋習先王之遺風乎秦
漢而小之之正鮮矣第人以不終

磨礱平之之時之生中多工
而移正其或可解其數其六籍也
乃度焉茲

二公以爲選而梓也

二公均爲魯產孔夫史公所謂聖人

之選化而爲禮樂之國哉通文不

興人心未正其經其篇其指其

其憂其其懷匪直取其文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兩淮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江蕭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文章正論十五卷緒論五卷內府藏本

明劉祐編祐萊州人嘉靖癸丑進士官至大同巡撫是書錄歷代古文自左傳訖於元季以足垂法戒者爲正論以詞勝而理未足者爲緒論自序擬諸真德秀文章正宗崔銑文苑春秋其持論未嘗不正然以李密陳情表列諸緒論義頗未安又以宋人五經序升諸左國之前亦涉標榜之習德秀姑無論恐尙未能逮銑也

文體明辯六十一卷首一卷
目錄六卷附錄十四卷附
錄目錄二卷(一)

〔明〕徐師曾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建陽游榕

銅活字印本

文體明辯序

文體明辯六十一卷綱領一卷目錄六卷附錄
十四卷目錄二卷通八十四卷嘉靖三十三年甲寅春迄隆慶四年庚午秋用十有七年而後成其書大抵以同郡常熟吳文恪公訥所纂文章辨體爲主而損益之辨體類五十今明辯百有一辯體外集爲類五今明辯附錄二十有六進律賦律詩於正編賦以類從詩以近正也輯旣成繕寫貯藏以俟正於君子乃原撰述之故而序之曰夫文章之有體裁猶宮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也爲堂必敞爲室必與爲臺必四方而高爲樓必陝而修曲陝與狹通見詩雅爲宮必圓爲雉必方爲簠必外方而內圓爲簋必外圓而內方夫固各有當也苟舍制度法式而率意爲之其不見笑於識者鮮矣況文章乎夫文章之體起於詩書詩三百十一篇其經緯各三風雅頌爲經賦比興爲緯書體六今存者三此蔡氏周官太祝六辭而言大辭詞命詰命誥誥也詞當作辭存者三誥誓命也誓即會也凡有訓問無之然無逸等厥後顏氏推名之推論凡文各本篇實訓體也或謂文本無體亦無正變古今五經良有見也

之異而援周孔以爲證殊不知無逸周官訓也
不可混於誥多士多方誥也不可同於訓此文
之體也其文或平正而易解或佶屈而難讀平
正者經史官之潤色佶屈者記矢口之本文乃
文之辭非文之體也十翼皆孔子手筆序卦雖
云夾雜要亦聖人之精蘊存焉此釋經之體非
屬文之體也其答齊景公問政止於二語答魯
哀則七百五十餘言此隨宜應對之辭而門人
記之非若後世文人秉筆締思而作者也至如
以叙事爲議論者乃議論之變以議論爲叙事

文體辨序

二

者乃叙事之變謂無正變不可也又如詔誥表
牋諸類古以散文深純溫厚今以儷語穠鮮穩
順謂無古今不可也蓋自秦漢而下文愈盛文
愈盛故類愈增類愈增故體愈衆體愈衆故辭
當愈嚴此吳公辯體所爲作也曾成童時即好
古文及叨館選以文字爲職業私心甚喜然未
有進也幸承師授指示真詮謂文章必先體裁
而後可論工拙苟失其體吾何以觀亟稱前書
尊爲準則曾退而玩索焉久之而知屬文之要
領在是也第其書品類多闕取舍失秉或合兩

類而爲一或混正變而未分於愚意未有常也
竊不自量方更編摩而以庸劣絀居瑣垣然退
食之餘志不沮喪蓋忘其非吾職也已而謝病
家居積累成裘更以今名聊畢前志雖於先正
述作之意不無異同然明義理抒性情達意欲
應世上上贊文治中翼經傳下綜藝林要其大
旨固無戾也初擬上進故註中先儒竝稱姓名
後雖莫遂不及修改覽者勿以罪予則幸矣是
編所錄唯假文以辯體非立體而選文故所取
容有未盡者亦有題異體同而文不工者復有

文體明辨序

三

別爲一格如六朝唐初文陸宣公奏議今竝弗
錄博雅君子當自求之至於附錄則閭巷家人
之事排優方外之語本吾儒所不道然知而不
作乃有辭於世若乃內不能辦而外爲大言以
欺人則儒者之耻也故亦錄而附焉萬曆政元
歲在癸酉三月朔旦吳江徐師曾序

歸安少溪茅乾健夫校正

閩建陽游榕製活板印行

文體明辯卷之首

大明吳江徐師曾

歸安少溪茅乾健夫校正

閩建陽游榕製活板印行

文章綱領

總論

宋倪思曰文章以體製爲先精工次之失其體製雖浮聲切響抽黃對白極其精工不可謂之文矣

大明陳洪謨曰文莫先於辯體體正而後意以經

之氣以貫之辭以飾之體者文之幹也意者文

之帥也氣者文之翼也詞者文之華也體弗慎

則文麗意弗立則文舛氣弗昌則文萎辭弗脩

則文蕪四者文之病也是故四病去而文斯工

矣

北齊顏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

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

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

春秋者也

梁劉勰曰六經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

性靈之與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論說辭序則

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

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

春秋鉅制爲根百家騰躍終入環內故文能宗

經有六善焉情深而不詭一也風清而不雜二

也事信而不誕三也義直而不回四也體約而

不蕪五也文麗而不淫六也

唐柳宗元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辭

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

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

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

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

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

宜流於誦誦也雖其言鄙野亦足以備用然而

闕其文采則不足以竦動時聽今示後學立言

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

假道焉

宋周惇頤曰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皆

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

遠

宋葉適曰爲文不關世教雖工何益

後魏祖瑩曰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死人同生活也

宋呂本中曰須令有所悟入則自然度越諸子悟入之理正在工夫勤惰間爾如張長史名旭見公

孫大娘舞劍頓悟筆法如張者專意此事未嘗少忘臂中故能遇事有得遂造神妙使他人觀

舞劍有何干涉非獨作文學書爲然也

北齊顏之推曰凡爲文章猶人乘驥雖有逸氣當以銜勒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填坑岸也

宋呂本中曰東坡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言止而意不盡尤爲極至

宋范曄曰情志所托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

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

梁劉勰曰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疎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議在咫尺而思隔山河

晉聶虞曰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造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靡麗過美則與

情相悖

大明王世貞曰首尾開闔繁簡奇正各極其度篇法也抑揚頓挫長短節奏各極其致句法也點

撥關鍵金石綺綵各極其造字法也篇有百尺之錦句有千鈞之弩字有百鍊之金

宋呂本中曰或勵精潛思不便下筆或遇事因感時時舉揚工夫一也古之作者正如是爾唯不可鑿空強作出於牽強如小兒就學俯就課程爾

大明皇甫汈曰語稱潘綽十年吟古鏡蘇涓一夕賦瀟湘才有遲速而文之優劣固不係焉拙若枚臯何取於速工如長卿奚病於遲

大明王世貞曰才有工而速者如淮南王禰正平陳思王王子安李太白之流是也然鸚鵡一伸予虛百日煮豆七步三都十年不妨兼美

北齊顏之推曰學爲文章先謀親友得其評論者然後出手慎勿師心自任取笑旁人也

宋呂本中曰近世歐陽公作文先貼於壁時加竄定有終篇不留一字者

大明顧元慶曰歐陽文忠公晚年嘗曰竄定平生

所爲文用思甚苦其夫人氏止之曰何自苦如
此當畏先生嗔然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却怕後
生笑

宋歐陽脩曰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
大明皇甫汈曰昔人歎今之藝者卽醫而斬其病
唯恐彼之善察藥之我攻子建好人譏彈應時
改定此其所以難及也

魏文帝曰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
時而盡榮樂止於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
文章之無窮

文修明辨 卷之百

五

大明李時勉曰夫文章之見重於世以其人也苟
非其人雖美而傳友以爲病矣

北齊顏之推曰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
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
彌切一字愜當一句清巧便神寓九霄志凌千
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旁人加以砂礫所傷慘
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
吉

論詩

大明徐禎卿曰詩貴先合度而後工拙合風雅頌

度

周卜商曰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
興五曰雅六曰頌宋朱熹曰風雅頌者聲樂部
分之名也賦比興則所以製
之體也

梁鍾嶸曰興比賦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
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
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蹟若
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

大明徐禎卿曰昔桓譚學賦於揚雄雄令讀千首
賦蓋所以廣其資亦得以參其變也詩賦羈精

文修明辨 卷之百

六

譬之絺綌而不深探研之力宏識誦之功何能
益也故古詩三百可以博其源遺篇十九可以
約其趣樂府雋高可以厲其氣離騷深永可以
裨其思然後法經而植肯繩古以崇辭雖或未
能臻其與吾亦罕見其失也

宋呂本中曰學詩須以三百篇楚辭及漢魏間人
詩爲主方見古人妙處自無齊梁間綺靡氣味
也

宋嚴羽曰學詩先須熟讀楚辭朝夕諷詠以爲之
本及讀古詩十九首樂府四篇李陵蘇武漢魏

五言皆須熟讀卽以李杜二集枕藉觀之如今人之治經然後博取盛唐名家醞釀胷中久之自然悟入雖學之不至亦不失正路

大明楊慎曰近有士人熟讀杜詩余聞之曰此人詩必不佳所記是棋勢殘者元無金鵬變起手局也因記宋章子厚字晦翁日臨蘭亭一本東坡曰

章七終不高從門入者非寶也此可與知者道

大明徐禎卿曰鹿鳴頌缺傳弁之宴好黍離有推

之哀傷氓蚩晨風之悔嘆蟋蟀山樞之感

慨柏舟終風之憤懣杜葛藟之惻恤葛屨祈

文修明辨 六卷之旨

七

父指之譏訕黃鳥二子之痛悼小弁何人斯之

怨誹小宛雞鳴之戒惕大東何草不黃之困班

巷伯鴉奔之惡惡綢繆車華之歡慶木瓜采葛

之情念雄雉伯兮之思懷北山陟岵之行役伐

檀七月之勤敏棠棣蓼莪之大義皆曲盡情思

婉變氣詞哲匠縱橫畢出新闢

宋嚴羽曰作詩須辯盡諸家體製然後不爲旁門

所惑今人作詩差入門戶者正以體製莫辯也

世之技藝猶各有家數市鱸帛者必分道地然

後知優劣况文章乎

又曰學詩者以識爲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爲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卽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之間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愈驚愈遠由入門之不正也

又曰禪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學

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乘禪

聲聞辟支果皆非正也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

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曆唐代宗以後之詩

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

文修明辨 天卷之旨

八

辟支果也學漢魏盛唐詩者臨濟下也學大曆

以還之詩者曹洞下也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

道亦在妙悟唯悟乃爲當行乃爲本色然悟有

淺深有分限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

悟漢魏尚矣不假悟也謝靈運至盛唐諸公透

徹之悟也他雖有悟者皆非第一義也

又曰盛唐詩人唯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跡可求故

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

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近

代乃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甚

者以罵詈爲詩失之遠矣

大明朱承爵曰作詩之妙全在意境融徹出音聲之外乃得真味

唐劉禹錫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文故詩貴和平令人易曉溫柔敦厚詩之本教也

宋楊時曰學者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譎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爲有補若諫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

宋嚴羽曰夫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

文字

元

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

唐劉禹錫曰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於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一達於詩者能之

唐殷璠曰夫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有雅體野體鄙體俗體編記若能審鑒諸體委詳所來方可定其優劣論其取舍

梁沈約曰天機啓則六情自調六情滯則音韻頓舛

大明何景明曰意象應曰合意象非曰離

大明徐禎卿曰因情以發氣因氣以成聲因聲而

繪詞因詞而定韻此詩之源也然情寔胸臆必

因思以窮其興氣有羶弱必因力以奪其偏詞

難妥貼必因才以致其極才易飄揚必因管以

禦其侈此詩之流也若夫妙騁心機隨方合節

或約旨以植義或宏文以叙心或緩發如朱絃

或急張如踴括或始迅以中留或既優而後足

或慷慨以任壯或悲悽而引泣或因拙以得工

或發奇而似易此輪扁之超悟不可得而詳也

大明李東陽曰詩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

耳主聲

一

大明王世貞曰大抵詩以專詣爲境以饒美爲材

師匠宜高措拾瓦博

又曰才生思思生調調生格思卽才之用調卽思

之境格卽調之界

又曰詩旨有極含蓄者隱惻者緊切者法有極婉

曲者清暢者峻潔者奇詭者玄妙者騷賦古選

樂府歌行千變萬化不能出其境界

唐李德裕曰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

取於音韻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故篇無

足曲詞寡累句

宋梅堯臣曰思之工者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

唐皮日休曰百煉成字千煉成句

大明皇甫汈曰評詩者須玩理於趣中逆志於言外若謂諫草非獻君之物鳴鐘豈夜半之時則是明月不獨照乎巴川而周民咸無遺恤於雲漢矣

唐元稹曰詩無姿態則陷泥俗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對無差而風情自遠然而病未能也

宋嚴羽曰詩法有五日體製曰格力曰氣象曰興

十一

起曰音節其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遠曰長曰雄渾曰飄逸曰悲壯曰悽惋其用工有三曰起結曰句法曰字眼其大槩有二曰優游不迫曰沈著痛快其極致有一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難以加矣

梁劉勰曰詩人善於形容言峻則高而恢天論狹則河不容舠說多則子孫千億備少則民靡子遺辭雖已甚其意無害也

大明王世貞曰許渾之賦宋祖凌敲以爲有三千

歌舞李頎之味鄭櫻桃以爲宮中美人作詩者不可不精史學

不潘大臨曰作長詩須有次第本末方成文字譬如做客見主人須先入大門見主人升階就坐說話乃退今人作文字都無本末次第緣不知此理也

宋唐庚曰凡作詩平居須收拾詩材以備用詩疏不可不閱詩材最多其載諺語如絡繹鳴懶婦驚之類尤宜入詩用

宋嚴羽曰學詩有三節其初不識好惡連篇累牘

宋嚴羽曰學詩有三節其初不識好惡連篇累牘

十二

肆筆而成既識羞愧始生畏縮成之極難及其透徹則七縱八橫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

大明皇甫汈曰作詩須量力度才就其近似者而模放之又則成家矣若性質恬曠而務求華艷才情綺麗而強擬沈鬱始雖剏輦終失故步所謂行岐路者不至懷二心者無成也

宋呂本中曰初學作詩寧失之野不可失之靡麗失之野不害氣格失之靡麗不可復整頓宋唐庚曰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閒一字放過則不可殆近法家故謂之詩律

大明皇甫汈曰語欲妥貼故字必推敲蓋一字之瑕足以爲玷片語之類弁棄其餘此劉生名所謂改章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者也

宋唐庚曰作詩自有穩當字第思之未到爾皎然以詩名於唐有僧袖詩謁之然指其御溝詩云此波涵聖澤波字未穩當改僧惛然作色而去僧亦能詩者也然度其去必復來乃取筆作中字掌中握之以待僧果復來云欲更爲中如何然展手示之遂定交要當如此乃是

大明皇甫汈曰今人贈送首原世家中述歎歷末

文休明辨

六卷之首

十三

致覬望義同頌規旨畔風雅漫失作者之意此詩之極弊也

又曰自詩識之說興作者遂多避忌沈逆驚喪不堪贈遠短促凋衰詎宜稱壽早降免失忌獻於達官落下遺出惡聞於始進推此類也能無病於言乎

大明楊慎曰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韻語紀時事謂之詩史鄙哉宋人之見不足以誦詩也太六經各有體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詩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後世之所謂史者左記言右記

事古之尚書春秋也若詩者其體其旨與易書春秋判然矣三百篇皆約情合性而歸之道德

也然未嘗有道德字也未嘗有道德性情句也二南者脩身齊家其旨也然其言琴瑟鍾鼓苤菜芣苢天桃穠李雀角鼠牙何嘗有脩身齊家字邪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至於變風變雅尤其含蓄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如刺淫亂則曰離離鳴鴈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憫流民則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傷暴斂則曰維南有箕

文休明辨

六卷之首

十四

載翁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婦誅求盡也叙饑荒則曰咩咩羶首三星在罍不必曰但有牙齒在可堪皮骨乾也杜詩之含蓄蘊藉者蓋亦多矣宋人不能學之至於直陳時事類於訐訕乃其下乘末腳而宋人拾以爲己寶又撰出詩史二字以悞後人如詩可兼史則尚書春秋可以併省又如今俗卦氣歌納甲歌蕪陰陽而道之謂之詩易可乎

大明王鏊曰余讀詩至綠衣燕燕碩人黍離等篇有言外無窮之感後世唯唐人詩或有此意如

薛王沈醉壽王醒不涉譏刺而譏刺之意溢於言外君向瀟湘我向秦不言悵別而悵別之意溢於言外凝碧池邊一作頭奏管絃不言亡國而亡國之痛溢於言外溪水悠悠春自來不言懷友而懷友之意溢於言外潮打空城寂寞回不言興亡而興亡之感溢於言外得風人之旨矣漢司馬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官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致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大明王世貞曰作賦之法已盡長卿數語大抵須

文休明辨 卷之首

十五

包蓄千古之材牢籠宇宙之態其變幻之極如滄溟開晦絢爛之至如霞錦照灼然後徐而約之使指有所在若汗漫縱橫無首無尾了不知結束之妙又或瑰偉宏富而神氣不流動如大海乍涸萬寶雜廁皆是暇璧有損連城然此易耳唯寒儉率易十室之邑借理自文乃爲審也賦家不患無意患在無蓄不患無蓄患在無以運之

又曰歌行有三難起調一也轉節二也收結三也唯收爲尤難如作平調舒徐綿麗者結須爲雅

詞勿使不足令有一唱三歎意奔騰河湧驅突而來者須一截便住勿留有餘中作奇語峻奪人魄者須令上下脉相顧一起一伏一頓一挫有力無跡方成篇法此是秘密大藏印可之妙大明謝榛曰近體誦之行雲流水聽之金聲玉振觀之明霞散綺講之猗蘭抽絲詩有造物一句不工則一篇不純是造物不完也全篇工緻而不流動則神氣索然亦造物不完也

大明王整唐曰人雖爲律詩而以韻勝不以釘鉅爲工如崔顥黃鶴樓詩鸚鵡洲對漢陽樹李太

休明辨 卷之首

十六

白白鷺洲對青天外杜子美江漢思歸客對乾坤一腐儒氣格超然不爲律所縛固自有餘味也後世取青媲白區區以對偶爲工鸚鵡洲必對鸛鷺堰白鷺洲必對黃牛峽字雖切而意味索然矣

大明楊慎曰韓文公贈張曙詩云久欽江總文才妙自嘆虞翻骨相屯以忠直自比而以姦佞待人豈聖賢謙已恕人之意哉考曙之爲人亦無姦佞似江總者若曰以文才論何不以鮑照何遜爲比而必曰江總乎此乃韓公平生之病處

而宋人多學之謂之占地步心術先壞矣何地步之有

論文

宋真德秀曰文章以明義理切世用爲主

大明唐順之曰文章家繩墨布置奇正轉摺自有專門師法至於中間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者不足以與此兩漢而下文不如古者豈其所謂繩墨轉摺之精之不盡如哉秦漢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至如老莊家有老莊家本色縱橫家有縱橫家本色名家

文休明辨 卷之首

十七

墨家陰陽家皆有本色雖其爲術也駁而莫不各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是以老家必不肯勦儒家之說縱橫必不肯借墨家之談各自其本色而鳴之爲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於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滿紙炫然一切自託於儒家然非其涵養畜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影響勦說蓋頭竊尾如貧人借富人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極力裝做醜態盡露是以精光枵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廢然則秦

漢而上雖老墨名法雜家之說而猶傳今諸子之書是也唐宋而下雖其一切語性命談治道之說而亦絕不傳歐陽永叔所見唐四庫書目百不存一焉者是也後之文人欲以立言爲不朽計者可以知所用心矣

北齊顏之推曰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胃氣調爲筋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

宋田錫曰文以意爲主主明則氣勝氣勝則銷洋精彩從之而生

唐柳宗元曰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

文休明辨 卷之首

十八

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池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與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有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

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
以之爲文也

宋蘇軾曰吾文如萬斛之珠取之不竭唯行於其
所當行止於所不得不止耳

大明袁表曰立言之道有六難學難乎淵該事難
乎綜覈詞難乎雅健氣難乎充和識難乎通融
志難乎沈澹蕪是六能而假以歲月立言之道
庶矣

梁沈約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
也易讀誦三也

文休明辨 六卷之首

十九

宋歐陽脩曰作文無他術唯讀書多則爲之自工
又曰爲文之法唯在熟耳變化之態皆從熟處生
也

宋朱熹曰文字奇而穩方好不奇而穩只是開報

宋歐陽脩曰作文之體初欲奔馳久當搏節使簡

重嚴正時或放肆以自舒勿爲一體則盡善矣

宋謝枋得曰凡學文初要膽大終要心小由麤入
細由俗入雅由繁入簡由豪宕入純粹

宋蘇軾曰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

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非平淡乃絢爛之

極也

大明唐順之曰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

法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密而不可窺

唐與近代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

以有法爲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犯密則疑

於無所謂法嚴則疑於有法而可窺然而文之

必有法出乎自然而不可易者則不容異也

宋姜夔曰雕刻傷氣敷演傷骨若鄙而不精不雕

刻之過也拙而無委曲不敷演之過也

又曰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

文休明辨 六卷之首

廿

大明王鏊曰爲文必師古使人讀之不知所師善

師古者也韓師孟今讀韓文不見其爲孟也歐

陽學韓不覺其爲韓也若拘拘規倣如邯鄲之

學步里人之效顰則陋矣所謂師其意不師其

辭此最爲文之妙訣

大明丘濬曰世之作文者類喜煅煉以爲奇不究

孔子詞達之旨事剽竊以爲工不識周子文以

載道之說雖有言無補於世無補於世徒工奚

益

元于奎曰文字須有數行整齊處須有數行不整

齊處意對處文却不必對意不必對處文却著對

宋謝枋得曰凡議論好事須要一段反說不好事須要一段好說如此則文勢亦圓活義理亦精微意味亦悠長

又曰凡作史評須設以吾身生其人之時居其人之位遇其人之事當如何處置必有一段萬世不可磨滅之理

宋呂本中曰陸士衡文賦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論也文章無警策則不足以傳

文休明辨 六卷之首

十一

世

宋張載曰發明道理唯命字難

宋楊時曰爲人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

及章疏文字尤不可無

宋呂本中曰檀弓與左氏紀太子申生事詳略不

同讀左氏然後知檀弓之高遠也

又曰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三之不能去

其一進使者而問故夫子之所以問使者使者

之所以答夫子一進字足矣豐不餘一言約不

失一辭諒哉

宋洪邁曰作議論文字須考引爲實不使差忒乃

可傳信如東坡作二疏贊云孝宣中興以法馭

人殺蓋髡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徒使

知區區不足驕士其立意超卓如此然以其持

考之元康二年二疏去位後二年蓋寬饒誅又

三年韓延壽誅又三年楊惲誅方二疏去時三

人固無恙也是尚足傳信乎

大明薛應旂曰吾聞之其行敦者其文實以切其

政平者其文簡以明其行與政矯而譎者其文

夸詖而支離

文休明辨 六卷之首

廿二

大明王世貞曰文至於隋唐而靡極矣韓柳振之

曰斂華而實也至於五代而尤極矣歐蘇振之

曰化腐而新也然歐蘇則有間焉其流也使人

畏難而好易

又曰楊劉之文靡而俗元之文旨而弱宋叔之

文雅而則明允之文渾而勁子瞻之文爽而俊

子固之文腴而滿介甫之文峭而潔子由之文

暢而平

論詩餘

大明朱承爵曰詩詞雖同一機杼而詞家意象亦

或與詩略有不同句欲斂字欲捷長篇須曲折 三致意而氣自流貫乃得
大明王世貞曰詞者樂府之變也一語之藍令人 魂絕一字之工令人色飛乃為貴耳至於慷慨 磊落縱橫豪爽抑亦其次不作可耳作則寧為 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也
宋真德秀批點法
點
句讀小點 ●
語絕為句句心為讀
文體明辨 大卷之首 廿三
菁華旁點
謂其言之藻麗者字之新奇者
字眼圈點 ○
謂以一二字為綱領如劉更生封事中之 和字是也
抹
主意
要語
撇
轉換

截 ○
節段 如賈生可為流涕者一之類 大明唐順之批點法
長圈 ○○○○○○○○ 精華
短圈 ○○ 字眼
長點 、、、、、、、、 精華
短點 、、 字眼
長虛抹 〰〰〰〰〰〰〰〰 敝
短虛抹 〰〰〰〰〰〰〰〰 故事
抹 〰〰〰〰〰〰〰〰 處置
文體明辨 大卷之首 二四
撇 〰〰〰〰〰〰〰〰 轉調
截 〰〰〰〰〰〰〰〰 分段
文體明辨卷之首

文體明辨目錄卷之一

卷之首

文章綱領

卷之一

古歌謠辭歌○謠○誦○賦○

歌

擊壤歌

唐撰人闕

卿雲歌三章

虞見各章注

夏人歌二章

夏撰人闕

麥秀歌

殷箕子

文體明辨 天目錄卷之一

采薇歌

殷夷齊

商歌

周甯戚

獲麟歌

周孔丘

上邱歌

漢撰人闕

劉君歌

漢撰人闕

諠

康衢謠

唐撰人闕

黃澤謠二章

周撰人闕

黃爵童謠

漢撰人闕

小麥童謠

漢撰人闕

古鄴城童子謠劾王粲刺曹操

唐李賀

謳

築者謳

周撰人闕

誦

朱儒誦

周撰人闕

詩

南風詩

虞舜

祈招詩

周祭公謀父

辭

文體明辨 天目錄卷之一

射鳥辭

漢虎賁郎姓名闕

諺

古諺語

四言古詩

補亡

補南陔三章并序

晉束皙

補白華三章并序

晉束皙

勸勵

勵志九

晉張華

榮木四章并序

晉陶潛

簡寄

贈秀才入軍 文選五章今取三章○夏馬
餘開○息徒蘭圃○浩浩洪

流

晉嵇康

懷思

朔風詩五章

魏曹植

停雲四章并序 以上
正體

晉陶潛

青議

自劾詩

漢韋玄成

訓誠

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一

三

戒子孫詩

漢韋玄成

投贈

贈士孫孝始 以上
體

魏王粲

楚辭上

離騷

楚屈平

遠遊

楚屈平

招魂

楚宋玉

卷之二

楚辭下

九歌十一章

楚屈平

東皇太一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太司命

少司命

東君

河伯

山鬼

國殤

文體用辨 天目錄卷之一

四

禮魂

九章

楚屈平

惜詞

涉江

哀郢

抽思

懷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頌

悲回風	楚宋玉
九辯 <small>以上古賦之祖</small>	楚宋玉
卜居	楚屈平
漁父 <small>以上又賦</small>	楚屈平
惜誓	漢賈誼
弔屈原	漢賈誼
哀時命	漢莊忌
招隱士	漢淮南小山 <small>姓名</small>
易水歌	漢荆軻
越人歌	越撰人闕
文體明辨 天目錄卷之一	五
大風歌	漢高帝
飲子歌二章	漢武帝
秋風辭	漢武帝
烏孫公主歌	漢細君
引極	唐元結
山中人二章	唐王維
望終南	唐王維
日晚歌	唐顧況
訟風伯	唐韓愈
書山石辭	宋王安石

寄蔡氏女二首	宋王安石
秋風三疊 <small>以上華賦類辭</small>	宋邢居實
卷之三	
賦一上	
古賦上	
長門賦	漢司馬相如
自悼賦	漢班婕妤
擣素賦	漢班婕妤
思玄賦	漢張衡
歎逝賦	晉陸機
文體明辨 天目錄卷之一	六
秋興賦并序	晉潘岳
閔已賦	唐韓愈
別知賦	唐韓愈
閔生賦	唐柳宗元
夢歸賦	唐柳宗元
病暑賦	宋張耒
服賦	漢賈誼
鸚鵡賦	漢禰衡
鷓鴣賦并序	晉張華
登樓賦	魏王粲

遊天台山賦并序	晉孫綽
甘泉賦	漢揚雄
黃樓賦	宋秦觀
昭然臺賦	宋蘇轍
屈中廟賦	宋蘇軾
屈原廟賦 <small>以七正體而作 微聞出於其中</small>	宋蘇轍
卷之四	
賦一下	
古賦下	
子虛賦 <small>從漢書本</small>	漢司馬相如
文體明辨 天目錄卷之一	七
上林賦	漢司馬相如
西征賦有序	漢班固
西征賦	
東都賦	
明堂詩	
辟雍詩	
靈臺詩	
寶鼎詩	
白雉詩	
藉田賦	晉潘岳

大禮慶成賦	宋張耒
黃樓賦并序 <small>以上變體而流 於文賦之漸</small>	宋蘇轍
卷之五	
賦二	
俳賦	
文賦并序	晉陸機
蕪城賦	宋鮑照
雪賦	宋謝惠連
月賦	宋謝莊
文體明辨 天目錄卷之一	八
嘯賦	晉成公綏
野鵝賦	宋鮑照
赭白馬賦	宋顏延之
無鶴賦	宋鮑照
螢火賦	唐駱賓王
賦三	
文賦	
長楊賦	漢揚雄
阿房宮賦	唐杜牧
秋聲賦	宋歐陽脩

前赤壁賦	宋蘇軾
後赤壁賦	宋蘇軾
颶風賦	宋蘇過
賦四	
律賦	
寒梧棲鳳賦	唐王勃
明水賦	唐韓愈
披沙揀金賦	唐柳宗元
有物混成賦	宋王魯
金在鎔賦	宋范仲淹
文體明辨 <small>天目錄卷之二</small>	九
長嘯却胡騎賦	宋范鎮
郭子儀單騎見虜賦	宋秦觀
卷之六	
樂府一	
祭祀樂歌辭上	
漢郊祀歌	漢人闕
練時日	
帝臨	
青陽	郭子樂

朱明	郭子樂
西顙	郭子樂
玄冥	郭子樂
惟泰元	
天地	
天馬 <small>凡二首</small>	
景星	
齊房	
后星	
華燁燁	
文體明辨 <small>天目錄卷之一</small>	十
五神	
赤蛟 <small>以上郊祀樂辭</small>	
晉郊祀歌	傅玄
夕牲歌	
迎送神歌	
饗神歌 <small>凡三首</small>	
晉天地郊明堂歌	傅玄
夕牲歌	
降神歌	
天郊饗神歌	

地郊饗神歌

明堂饗神歌

齊二郊樂歌

謝超宗

肅威樂歌

引牲樂歌

嘉應樂歌

昭夏樂歌

南郊

北郊

永至樂歌

文體明辨

六目錄卷之一

十一

登歌

南郊

北郊

南郊

文德宣烈樂歌

武德宣烈樂歌

北郊

地德凱容樂歌

昭德凱容樂歌

嘉祚樂歌

昭夏樂歌

南郊

北郊

昭遠樂歌

隸幽樂歌

休成樂歌

梁郊廟明堂雅樂歌

沈約

俊雅

本三章今取一章錄於黃門鼓吹類此不重出以其與三朝同用也

皇雅

本三章今取一章華蓋拂紫微

文體明辨

六目錄卷之一

十二

滌雅

牲雅

誠雅

本三章今取一章章○我有明德

獻雅

裡雅

本二章今取一章章○盛樂斯奏

登歌

南郊

本二章今取一章章○張既明

北郊

本二章今取一章章○大壺既始

明堂

凡五章

宗廟

本七章今取二章○股兆玉崖○有夏多罪

唐冬至祀昊天於圓丘樂歌八章

降神用豫和

皇帝行用太和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迎俎入用雍和

酌獻飲福用壽和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武舞作用凱安

送神用豫和

唐夏至祭皇地祇於方丘樂歌八章

大禮明辨 六自錄卷之

十三

撰人闕

迎神用順和

皇帝行用太和詞同冬至圓丘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迎俎用雍和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詞同冬至圓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武舞作用凱安詞同冬至圓丘

送神用順和

唐玄宗祭皇地祇於汾陰樂歌

迎神用順和

林鍾為宮

太簇為角

姑洗為徵

宮呂為羽

皇帝行用太和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迎俎用雍和

酌獻飲福用壽和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大禮明辨 六自錄卷之一

十四

蘇頌

何鸞

蔣挺

源光裕

撰人闕

宋郊祀樂章

降神景安高宗紹興中撰

降壇乾安北朝下章並宋宗朝撰

終獻正安

送神景安高宗紹興中撰

韓思復

從愿盧

劉晃一作晃

韓休

王琬

崔玄暉

賈曾

諸望燎位乾安此與下章並

諸望瘞位乾安

唐祈穀于南郊樂歌

褚遂良

降神用豫和詞同冬

皇帝行用太和詞同冬

登歌真玉帛用肅和

迎俎用雍和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詞同冬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文德明辨云目錄卷之 十五

武舞用凱安詞同冬

送神用豫和詞同冬

宋高宗祈穀樂歌 撰人闕

降神用景安詞同

盥洗用乾安

升壇用乾安

上帝位真玉帛用嘉安

徽宗

太宗位真幣用宗安

還位用乾安

奉俎用豐安

上帝位酌獻用嘉安

太宗位酌獻用德安

齊雲祭樂歌 謝朓

迎神歌凡八

世祖武皇帝歌凡三

青帝歌凡三

赤帝歌凡三

黃帝歌凡三

白帝歌凡三

文德明辨云目錄卷之一 十六

黑帝歌凡三

送神歌凡五

隋零祭誠夏歌 撰人闕

唐零祭樂歌 撰人闕

降神用豫和詞同冬

皇帝行用太和詞同冬

登歌真玉帛用肅和

迎俎用雍和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詞同冬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武舞用凱安	<small>詞同冬至圖丘</small>
送神用	<small>和至圖丘</small>
宋明堂歌	謝莊
迎神歌	
祭歌	
太祖文皇帝歌	
青帝歌	
赤帝歌	
黃帝歌	
白帝歌	
文體明辨	天目錄卷之一 十七
黑帝歌	
送神歌	
隋五郊樂歌辭	撰人闕
青帝歌	<small>角音</small>
赤帝歌	<small>徵音</small>
黃帝歌	<small>宮音</small>
白帝歌	<small>商音</small>
黑帝歌	<small>羽音以上</small>
隋朝日夕月誠夏歌	<small>章一</small>
撰人闕	

朝日	
夕月	
唐朝日樂歌	<small>貞觀中造凡三章</small>
降神用豫和	<small>詞同冬至圖丘</small>
皇帝行用太和	<small>詞同冬至圖丘</small>
祭歌	<small>黃玉帛用肅和</small>
迎俎用雍和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	<small>詞同冬至圖丘</small>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撰人闕	
武舞用凱安	<small>詞同冬至圖丘</small>
送神用豫和	<small>詞同冬至圖丘</small>
唐夕月樂歌	<small>貞觀中造凡三章</small>
降神用豫和	<small>詞同冬至圖丘</small>
皇帝行用太和	<small>詞同冬至圖丘</small>
祭歌	<small>黃玉帛用肅和</small>
迎俎用雍和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	<small>詞同冬至圖丘</small>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撰人闕	
文體明辨	天目錄卷之一 十八

武舞用凱安 <small>同冬</small>	
送神用豫和 <small>同冬</small>	
宋高宗朝日樂歌 <small>章</small>	
撰人闕	
降神用高安	
圓鍾為宮	
黃鍾為角	
太簇為徵	
姑洗為羽	
初獻升殿用正安	
人獻明辨 <small>六日錄卷之二</small>	
黃玉幣用嘉安	
奉俎用豐安	
酌獻用嘉安	
亞終獻用文安	
送神用理安	
宋高宗夕月樂歌 <small>卷十</small>	
撰人闕	
降神用高安	
圓鍾為宮	
黃鍾為角	

太簇為徵	
姑洗為羽	
升殿用正安	
黃玉幣用嘉安	
奉俎用豐安	
酌獻用嘉安	
亞終獻用文安	
送神用理安	
宋祀司中司命樂歌 <small>卷五</small>	
撰人闕	
文體明辨 <small>卷之二</small>	
迎神用欣安	
升降用欽安	
奠幣用容安	
酌獻用雍安	
送神用欣安 <small>以上月辰</small>	
唐祀風師樂歌 <small>玄宗天寶中造凡五章</small>	
包佶	
迎神	
奠幣登歌	
迎俎酌獻	

亞獻終獻

送神

宋祭風師樂歌凡六章

撰人闕

迎神用欽安此下二章並高宗紹興中造

初獻盥洗升降用欽安

奠幣用容安神宗中造

初酌獻用雍安紹興中造

亞終獻用雍安熙寧中造

送神用欣安紹興中造

大明辨 天目錄卷之二

二

唐祀雨師樂歌安宗天寶中造凡五章

包信

迎神

奠幣登歌

迎俎酌獻

亞獻終獻

送神

宋高宗祭雨師雷師樂歌凡七章

撰人闕

迎神用欣安

初獻盥洗升降用欽安

奠幣用容安

初酌獻用雍安雨師雷師各一章

亞終獻用雍安

送神用欣安以上風雨雷師

卷之七

樂府二

祭祀樂歌辭下

宋高宗祀嶽鎮海瀆樂歌凡四十五章

撰人闕

大明辨 天目錄卷之一

廿二

東方

迎神用凝安

初獻盥洗升降用同安

奠玉幣用明安

初酌獻用成安嶽鎮海瀆各一章

亞終獻用成安

送神用凝安

南方

迎神用凝安

初獻盥洗升降用同安

奠玉幣用明安

初酌獻用成安嶽鎮海濱各一章

亞終獻用成安

送神用凝安

中央

迎神用凝安

初獻盥洗升降用同安

奠玉幣用明安

初酌獻用成安嶽鎮海濱各一章

亞終獻用成安

禮明辨

天目錄卷之二

二三

送神用凝安

西方

迎神用凝安

初獻盥洗升降用同安

奠玉幣用明安

初酌獻用成安嶽鎮海濱各一章

亞終獻用成安

送神用凝安

北方

迎神用凝安

初獻盥洗升降用同安

奠玉幣用明安

初酌獻用成安嶽鎮海濱各一章

亞終獻用成安

送神用凝安嶽鎮海濱各一章

隋社稷誠夏歌章凡四

撰人闕

春祈社稷各一章

秋報社稷各一章

唐祭太社樂歌凡五章

文體明辨 天目錄卷之二

廿四

撰人闕

迎神太樂舊詞

皇帝行用太和詞同冬至圓丘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迎俎用雍和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詞同冬至圓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武舞同凱安詞同冬至圓丘

送神太樂舊詞

宋高宗祀太社稷樂歌凡七章

撰人闕

迎神用寧安

函鍾爲宮春社秋社及臘各一章

太簇爲角

姑洗爲徵

南呂爲羽

盥洗用正安

升壇用正安

奠玉幣用嘉安春社秋社及臘各一章

還位用正安

八本明辨二目錄卷之一 廿五

奉俎用豐安

初酌獻用嘉安春社秋社及臘各一章

亞終獻用文安

徹豆用娛安

送神用寧安

望瘞用正安以上社稷

齊藉田樂歌章二 江淹

迎送神升歌

饗神歌

隋先農誠夏歌

撰人闕

唐祀先農樂歌章五

撰人闕

迎神用咸和此下四章並褚亮等造

皇帝行用太和同冬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迎俎用雍和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同冬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武舞用凱安同冬

送神用承和太樂

文體明辨二目錄卷之二 廿六

宋祀先農樂歌一章

撰人闕

迎神用靜安太宗雅

皇帝升降用同安仁宗景

奠玉幣用敷安熙寧

奉俎用豐安仁宗明

初酌獻用成安高宗紹興中造

文舞出武舞入用正安明道

亞終獻用同安並紹興

飲福用禧安

徹豆用敬安

送神用靜安

唐祀先蠶樂歌先五

撰人闕唐書云內出

迎神用永和

皇后升壇用肅和

登歌前幣用展敬

迎組用潔誠

飲福送神用昭慶

宋祀先蠶樂歌先六

文獻明辨 天目錄卷之一

撰人闕

迎神用明安高宗紹興中造

初獻盥洗升座用翊安此下二章並仁宗嘉祐中造

直幣用娛安

初酌獻用美安此下三章並治興中造

亞終獻用惠安

送神用祥安以上先王先王

宋祀高禩樂歌先十

撰人闕

降神用高安

圓鍾為宮

黃鍾為角

太簇為徵

姑洗為羽

升壇用正安

奠上幣用嘉安

奏組用豐安

青帝位酌獻用祐安伏羲高辛位酌獻並同

亞終獻用文安

送神用理安古高祖

文獻明辨 天目錄卷之一

撰人闕

隋蜡祭誠夏歌

声蜡自神樂歌先五

撰人闕

降神用豫和魏同冬三篇並丘

皇帝行用太和同冬至同丘

迎神太標舊同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迎組用雍和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同冬至同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宣和

武舞用凱安同冬

送神太

宋高宗蜡祭樂歌二十四

撰人闕

東方百神

降神用熙安

圓鍾爲宮

黃鍾爲角

太簇爲徵

姑洗爲羽

文體明辨

廿九

初獻升降用肅安

奠玉幣用欽安

大明位

神農位

后稷位

奉俎用承安

酌獻用擇安

大明位

神農位

后稷位

亞終獻用慶安

送神用宣安

西方百神

降神用熙安

圓鍾爲宮

黃鍾爲角

太簇爲徵

姑洗爲羽

初獻升降用肅安

奠玉幣用欽安

文體明辨

天目錄卷之一

三十

夜明位

神農位

后稷位

奉俎用承安

酌獻用擇安

夜明位

神農位

后稷位

亞終獻用慶安

送神用宣安

南方百神

迎神用簡安

初獻盥洗升座用穆安

奠幣用吉安

酌獻用穆安

神農位

后稷位

亞終獻用曼安

送神用成安

北方百神

文體明辨

卷之二

三一

迎神用簡安

初獻盥洗升座用穆安

佐幣用吉安

酌獻用穆安

神農位

后稷位

亞終獻用曼安

送神用成安

以上
婦祭

隋釋奠先聖先師誠夏歌

撰人闕

唐皇太子釋奠樂歌

卷五

撰人闕

迎神用承和

皇太子行用承和

祭歌前幣用肅和

迎祖用雍和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武舞用凱安

武舞終

送神用承和

送神

宋釋奠樂歌

四章

撰人闕

文體明辨

卷之一

四二

迎神用凝安

此下六章並
大晟府擬造

黃鍾為宮

大呂為角

太簇為徵

應鍾為羽

初獻盥洗用同安

升降用同安

奠幣用明安

大觀三
年造

奉俎用豐安

此下五章並
大晟府擬造

酌獻用成安

[illegible]

京兆府君	傳
高祖宣皇帝	曹毗
世祖景皇帝	曹毗
太祖文皇帝	曹毗
世祖武皇帝	曹毗
中宗元皇帝	曹毗
肅宗明皇帝	曹毗
顯宗成皇帝	曹毗
康皇帝	曹毗
孝宗穆皇帝	曹毗
文體附錄 天目錄卷之一	三四
哀皇帝	曹毗
太宗簡文皇帝	王珣
烈宗孝武皇帝	王珣
饗神歌 凡三	傅玄
唐太廟樂歌 凡三	張說
迎神用永和 凡三	
皇帝行用太和	
酌瓚登歌用肅和	

迎俎用雍和章

酌獻用文舞

羣室奠獻各用其室之舞

皇帝飲福受脰用福和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同和

亞終獻用武舞

徹豆登歌

送神用雅和

宋太廟樂歌

撰人闕

文德明辨二天目錄卷之一 三五

皇帝入門用乾安

盥洗用乾安

皇帝升殿用乾安

迎神用興安

黃鍾爲宮

大呂爲角

太簇爲徵

應鍾爲羽

奠瓚

瑞木

馴象

玉鳥

用同和之舞

奉俎用豐安

初獻盥洗

羣室酌獻各用其室之舞

還位用乾安

降殿用乾安

入小次用乾安

文舞退武舞進用正安

文德用辨二天目錄卷之一 三六

亞獻用正安

終獻用正安

用定功之舞

出小次用乾安

再升殿詣飲福位用乾安

飲福用禧安

還位用乾安

徹豆用豐安

送神用興安

降殿用乾安

還大次用乾安	<small>高宗明堂 朝享用</small>	
後周大袷歌	<small>凡二</small>	撰人闕
昭夏樂		
登歌		
宋袷享樂歌	<small>凡六</small>	撰人闕
迎神用興安	<small>高宗明堂 興中造</small>	
黃鍾爲宮		
大呂爲角		
太簇爲徵		
應鍾爲羽		
文體明辯	<small>天日錄卷之一</small>	廿七
奠瓚用嘉安	<small>仁宗至 和中造</small>	
酌獻各用其室之舞	<small>見樂 舞</small>	
送神用懷安	<small>仁宗嘉祐中造 以上宗廟</small>	
樂府三		
王禮樂歌辭		
宋理宗寶祐二年皇子冠樂歌		撰人闕
皇帝將出文德殿用隆安		
賓贊入門用祇安		
賓贊出門用祇安		

皇帝降坐用隆安		
皇初行		
賓贊入門		
皇子請受制位		
皇子升東階		
皇子升筵		
初加		
初醺		
再加		
再醺		
文體明辯	<small>天日錄卷之一</small>	三八
三加		
三醺		
皇子降		
朝謁皇帝將出		
皇子再拜		
皇子退		
皇帝降坐	<small>右冠 禮</small>	
宋冊立皇后樂歌	<small>凡十 三章</small>	撰人闕
皇帝升坐用乾安	<small>孝宗淳熙 十六年造</small>	

使副入門用正安	<small>淳熙三年造</small>
冊寶出門用正安	<small>淳熙六年造</small>
皇帝降坐用乾安	<small>淳熙三年造</small>
皇后出閣用乾安	<small>寧宗嘉泰三年造</small>
冊寶入門用正安	<small>淳熙三年造</small>
皇后降殿用永安	
皇后受冊寶用成安	<small>高宗紹興十三年造</small>
皇后升坐用和安	<small>嘉泰三年造</small>
內命婦入門用惠安	<small>淳熙十六年續造</small>
外命婦入門用咸安	<small>淳熙十六年造</small>
文德明辯	<small>卷之一 三九</small>
皇后降坐用徽安	
皇后臨階用奉安	<small>紹興十三年造 右婚禮</small>
宋崇恩太后升祔樂歌	撰人闕
入門用顯安	
神主升殿用顯安	
迎神用興安	
黃鍾為宮	
大呂為角	
太簇為徵	

應鍾為羽	
疊洗用嘉安	
升降用熙安	
酌獻用明安	
亞獻用神安	
退文舞進武舞用昭安	
終獻用儀安	
徹豆用成安	
送神用興安	<small>右喪禮</small>
宋上徽號樂歌	<small>四章</small>
文德明辯	<small>卷之一 四十</small>
冊寶入門用顯安	<small>此下二章並孝宗淳熙十五年 高宗造</small>
冊寶升殿用顯安	
上徽號用顯安	<small>寧宗慶元三年上孝宗造</small>
迎神用歆安	<small>此四章及十三章並徽宗上崇恩太后劉氏造</small>
黃鍾為宮	
大呂為角	
太簇為徵	
應鍾為羽	
疊洗用嘉安	

升降用熙安

酌獻用明安

退文舞進武舞用昭安徽宗冊贈明達皇后劉氏造

亞終獻用和安上崇思皇后造

徹豆用成安上明達皇后造

送神用歆安上崇思皇后造

宋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冊寶樂歌凡十

撰人闕

皇帝升坐用乾安哲宗特造

皇帝隨冊寶降殿用正安光宗紹慶四年造

文德用辨二天錄卷之一 四一

中書令奉冊詣皇帝禪位用禮安此下

並高宗紹興十一年造

侍中奉寶詣皇帝禪位用禮安

冊寶授太傅奉詣東階下寧宗嘉泰二年造

太傅奉冊寶出門用聖安高宗紹興十一年造

太傅奉冊寶入宮門用正安紹興四年造

太傅奉冊授提點官用禮安此下三章並紹興十一年造

一年

太傅奉寶授提點官用禮安

冊寶升殿用聖安

冊寶詣宮門此下二章並寧宗慶元二年造

太皇太后皇太后出閣升御坐

內侍官奉冊寶詣讀冊寶位理宗紹定三年造

太皇太后皇太后降坐端閣元二年造

宋上太上皇帝太皇太后冊寶樂歌凡十

撰人闕

皇帝發冊寶降殿用正安光宗紹慶四年造

中書令侍中奉冊寶詣東階下用正安

孝宗乾道七年造

皇帝奉太上皇帝冊寶授太傅用禮安

文德用辨二天錄卷之一 四二

孝宗淳熙二年造

冊寶出門用正安乾道七年造

冊寶入宮門用正安淳熙十年造

太上皇帝出宮升御坐用乾安此下三章並紹興十一年造

元年

太傅中書令奉太上皇帝冊升殿用聖安

太傅侍中奉太上皇帝寶升殿用聖安

太上皇帝降御坐用乾安寧宗慶元二年造

太傅中書令侍中奉太上皇后冊寶升

殿用聖安紹興元年造

皇帝從太上皇后冊寶詣宮中用正安

乾道七年造

太上皇后出閣升御坐用坤安淳熙二年造

內侍官舉太上皇后冊寶詣讀冊寶位

用聖安紹興元年造

太上皇后降坐歸閣用坤安淳熙二年造

號

宋冊立皇太子樂歌凡五 撰人闕

皇帝升坐用乾安此下二章並孝宗乾道元年造

文體明辨不目錄卷之二

太子入門受冊寶用明安

太子受冊寶出門用明安乾道七年造

羣臣稱賀用正安宋宗室道元年造

皇帝降坐用乾安乾道七年造

宋高宗親耕籍田樂歌凡七

撰人闕孝宗上院撰

皇帝出大次用乾安

親耕

升壇

公卿耕籍

羣官耕籍

降壇

歸大次右籍田

隋大射登歌右射禮

撰人闕

文體明辨不目錄卷之二

四四

文體明辨目錄卷之一

文體明辨目錄卷之二

卷之八

樂府四

鼓吹歌辭

黃門鼓吹

晉四廂樂歌九十章

正旦大會行禮歌

勗歌

荀勗

華歌本四章今取一章○以明我后

張華

文體明辨目錄卷之二

今錄歌本十九章今取二章○聖主君四海○明聖皇帝

成公綏

王公上壽酒歌

玄

傅玄

華

張華

食舉東西廂樂歌

今錄歌本十二章今取四章○賓客○皆我三○振騰于旅○

華

荀勗

華歌本十章今取三章○司馬○濟濟在位○泰如開元

張華

宋四廂樂歌凡六

王韶之

肆夏樂歌本四章今取一章○將上恭后

大會行禮歌本二章今取一章○皇矣我后

王公上壽酒歌

殿前樂歌本二章今取一章○不歲我皇

食舉歌本十章今取二章○王道純

梁三朝雅樂歌凡九

沈約

俊雅本三章今取一章○開我八簠

文體明辨目錄卷之二

亂雅

賓雅

介雅本三章今取二章○壽隨

需雅本八章今取三章○五味九族

擊鐘以俟

雍雅本三章今取一章○百司警列

北齊元會大饗樂歌辭凡六

撰人關

賓入門四箱奏肆夏

皇帝出閣奏皇夏錄

皇帝當哀群臣奉賀奏皇夏詞不

皇帝入宁變服黃鍾太簇二箱奏皇

夏

皇帝變服移幄坐於西箱帝出升御

坐姑洗箱奏皇夏詞不

王公與贊奏肆夏詞不

上壽黃鍾箱奏上壽曲

皇太子入至坐位酒至御殿上奏登

歌本三章今取一章
章六人齊統曆

食至御前奏食舉樂章不十章今取二
章○形庭燭焉

文德明辨

天目錄卷之二

三

儀分

文舞將作先設階步辭此下四曲並
見樂舞類

文舞辭

武舞將作先設階步辭

武舞辭

皇帝入鍾鼓箱作皇夏詞不
錄

宋朝會樂歌凡九

撰人闕

皇帝升坐用隆安此下二章並真
宗景德中造

公卿入門用正安

上公上壽用和安此下十一章並
尚宗紹興中造

皇帝初舉酒用瑞木成文

再舉酒用滄海澄清

三舉酒用瑞粟呈祥

羣臣酒行用正安

酒一行用文舞此下二曲並
見樂舞類

酒載行用武舞

皇帝降坐用乾安以上
樂舞

晉冬至初歲小會歌

張華

文德明辨 云目錄卷二

平宴會歌 張華

晉中宮宴會歌 張華

晉宗親宴會歌 張華

宋徽宗大觀中開喜宴樂歌

撰人闕

狀元以下入門正安

初舉酒用興賢能

再酌於樂辟雍

三酌樂育人才

四酌樂且有儀

五酌正安

宋徽宗故和鹿鳴宴樂歌軌五

撰人闕

初酌酒正安

再酌樂育人才

三酌賢賢好德

四酌蒸我髦士

五酌利用賓王

騎吹

宋太祖開寶元年南郊導引歌辭二首

文體明辨 天目錄卷之三

和視

五

宋寧安明堂大禮導引曲

撰人闕

宋真宗親享太廟導引曲

撰人闕

宋寧宗親耕籍田導引曲

撰人闕

宋孝宗乾道中發太上皇帝太上皇后

冊寶導引曲

撰人闕

帝壽成皇后尊號冊寶導引曲

撰人闕

宋寧宗嘉泰二年加上壽成太皇太后

冊寶導引曲

撰人闕

宋徽宗政和三年追冊明達皇后導引

曲

撰人闕

宋顯仁皇后山陵發引導引曲

撰人闕

文體明辨 天目錄卷之三

五

宋欽宗山陵發引導引曲

撰人闕

宋莊文太子薨發引導引曲

撰人闕

宋神宗元豐二年慈聖光獻皇后神主

還宮導引曲

撰人闕

宋光宗紹熙五年孝宗神主還宮導引

曲

撰人闕

宋神宗元豐八年神宗神主祔廟導引

撰人闕

顯仁皇后神主祈廟導引曲

撰人闕

宋神宗熙寧四年英宗御容赴景靈宮

奉安導引曲

奉安神宗皇帝御容赴景靈宮導引歌

辭

迎奉神宗皇帝御容赴西京會聖宮應

天禪院奉安導引歌辭

宋蘇軾

景靈宮奉安顯仁皇后神御導引曲

文體明辨天目錄卷之二

撰人闕

橫吹

擬古橫吹曲

隴頭水

梁車敕

前出塞九首

唐杜甫

後出塞五首

唐杜甫

折楊柳行

本二章今取一章
○魏晉河邊柳

宋謝靈運

折楊柳

唐李白

梁鼓角橫吹曲

撰人闕

瑯琊王歌本八章今取五章
○陽春二月○孟陽三四月○

鹿鳴思長策○客行依
主人○快馬高蹄繁

紫駟馬歌本二章
○高高山頭樹

隴頭流水歌本三章今取一章
○流經西牙

折楊柳歌本五章今取一章
○遷徙孟津河

撰人闕

慕容家自魯企由谷歌

撰人闕

隴頭歌本二章今取一章
○鳴聲幽咽

白鼻騮

後魏溫子升

文體明辨天目錄卷之二

擬白鼻騮

唐李白

胡吹借曲

撰人闕

平于王歌本二章

捉搦歌本四章今取二章
○華陰山頭百丈井○黃桑柘後滿子

履

橫吹別曲

隔谷歌本二章

撰人闕

木蘭辭辭自二篇今
錄前篇

古辭撰人闕

短簫鏡歌

漢短簫鏡歌本十八曲
今三曲

撰人闕

戰城門

君馬黃

臨高臺

擬有所思
唐婦劉雲

魏短簫鏡歌本十二篇
今取一篇

繆襲

竹柳城

吳鏡歌本十二篇
今取二篇

文體明辨天目録卷之二

常昭

八

秋風

承天命

晉短簫鏡歌本二十二篇
今取三篇

傅玄

文皇統百睽

玄雲

釣竿

擬晉短簫鏡歌本十五篇
今取一篇

宋何承天

思悲公

晉凱歌二篇
張華

命將出征歌

勞還帥歌

隋凱樂歌辭三篇

撰人闕

述帝德本三章今取二章○於
穆後○風荒廢卷

述諸軍用命本三章今取二章○帝
德諸軍○歸觀已夷

述天下太平凡三

擬唐鏡歌鼓吹曲本十二篇
今取一篇

文體明辨天目録卷之二

唐柳宗元

獸之窮

警嚴

宋郊祀警嚴曲
撰人闕

六州歌此下二曲
並孝宗

十二時歌

奉裡歌宗

降僊臺歌孝

宋寧宗明堂大禮警嚴曲

撰人闕

合宮歌

六州歌

十二時歌

宋山陵發引警嚴曲

撰人闕

六州歌二首高宗后

十二歌

永裕仁宗

宋山陵畢虞主還宮嚴警曲

闕撰人

宋用辨天目錄卷之三

六州歌神

十二時歌仁宗慈聖光

虞主歌慈聖光

卷之九

樂府五

樂舞歌辭

文武舞

漢武德舞歌 東平王蒼

巴渝舞

魏俞兒舞歌四篇

王粲

矛俞新福歌

弩俞新福歌

安臺新福歌

行辭新福歌

晉正德大豫二舞歌凡二篇

荀勗

正德舞歌

大豫舞歌

晉文武二舞歌

傅玄

宋用辨天目錄卷之三

宣武舞歌凡四篇

惟聖皇篇 矛俞第一

短兵篇 弩俞第二

軍鎮篇 弩俞第三

窮武篇 安臺行亂第四

宣文舞歌凡二篇

羽籥舞歌

羽鐸舞歌

宋前後二舞歌凡二篇

王韶之

前舞歌

後舞歌

宋齊凱容宣烈舞歌

宋章德凱容樂歌皇太后

敬淡

齊地德凱容樂歌北郊初

謝超宗

齊昭德凱容樂歌北郊配

謝超宗

齊宗廟凱容樂歌大廟

文體明辨六目錄卷之三

謝超宗

齊宗廟昭德凱容樂歌高宗明堂

王儉

齊南郊太祖配享高德宣烈樂歌

王儉

齊宗廟高德宣烈樂歌太祖高皇

王儉

齊宗廟穆德凱容樂歌皇太后

王儉

齊南郊文德宣烈樂歌

謝超宗

齊南郊武德宣烈樂歌

謝超宗

齊明堂凱容宣烈樂歌

謝超宗

梁文武舞歌凡二

沈約

大壯舞歌

大觀舞歌

北齊朝饗文武舞歌凡四

文體明辨六目錄卷之四

十四

祖珽

文舞階步辭

文舞辭

武舞階步辭

武舞辭

隋文武舞歌凡四

文舞歌二篇一篇國丘用

武舞歌二篇一篇國丘用

唐祀天地武舞歌

園丘歌

武舞作用凱安貞觀二年太宗

世南撰等作一章國鐘均之無射徽中宗景龍三年造

封禪歌

亞獻終獻用凱安玄宗開元十三年封泰山祀天

張說

汾陰歌

武舞用凱安黃鍾均之林鍾徵

蔣挺

唐太廟二舞及群宰制歌

皇帝酌醴齊用文舞歌自此至景雲

又休明辨天目錄卷之二

張說

獻祖宣皇帝室奠獻用光大之舞

張說

懿祖光皇帝室奠獻用長發之舞

張說

太祖景皇帝室奠獻用大政之舞

張說

世祖元皇帝室奠獻用大成之舞

張說

高祖神堯皇帝室奠獻用大明之舞

張說

太宗文武聖皇帝室奠獻用崇德之

舞 張說

高宗天皇大帝室奠獻用鈞天之舞

張說

中宗孝和皇帝室奠獻用大和之舞

張說

睿宗大聖真皇帝室奠獻用景雲之

舞 張說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室奠獻

又休明辨天目錄卷之二

用廣運之舞自此至象德舞六章

郭子儀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室

奠獻用惟新之舞

劉晏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室奠獻用保大

之舞 郭子儀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室奠獻用文明

之舞 鄭餘慶

順宗至德大聖大孝皇帝室奠獻

用大順之舞 鄭細

憲宗聖神章武孝皇帝室真獻用象

德之舞 段文昌

亞獻終獻用武舞歌元七年造

張說

宋二舞歌

太廟二舞歌元二

真宗

莫瓚用萬國朝天

亞獻終獻用平晉樂

又修明辨天目錄卷之二

十七

朝會二舞歌元四十

撰人闕

群臣初舉酒畢作玄德開升之舞

此下二舞各二章又變六章
通十六章○太祖建隆中造

六變

再舉酒畢作天下大定之舞

六變

群臣初舉酒作化成天下之舞此

二舞各二章又變六章通
十六章○太宗淳化中造

六變

再舉酒作威加海內之舞

六變

羣臣初舉酒畢作盛德升聞之舞

此下二舞各二章通四
章○真宗景德中造

再舉酒畢作天下大定之舞

羣臣酒一行用文舞此下二舞各
二章通四章

○高宗初
造

酒載行用武舞

群臣酒一行畢作厚德無疆之舞

此下二舞各二章通四章○仁
宗明道元年章獻明肅皇太后

又修明辨天目錄卷之三

十八

朝氏臨
朝時造

酒再行作四海會同之舞

太廟群室舞歌元十

僖祖文獻皇帝室用基命之舞

至皇武舞十章並高
宗紹興中特享造

順祖惠元皇帝室用大寧之舞

翼祖簡恭皇帝室用大順之舞

宣祖昭武皇帝室用天元之舞

太祖英武聖文神德皇帝室用皇

武之舞

琴曲歌辭	
神鳳操	周成王
別鶴操	商陵牧子
龜山操	周孔丘
琴歌	虞百里奚妻
將歸操	符秦趙整
猗蘭操	唐韓愈
拘幽操	唐韓愈
岐山操	唐韓愈
文休明撰 六言 卷之二	
履霜操	唐韓愈
別鵠操	唐韓愈
胡笳十八拍	漢蔡琰
卷之十	
樂府七	
相和歌辭	
相和引	
笙簇引	霍里子高妻
擬笙簇引	魏曹植
又	唐李賀

和川	
江南曲	梁柳惲
又	唐于鵠
薤露歌	古辭 闕人
蒿里歌	古辭 闕人
挽歌	魏繆襲
又	晉陶潛
鷄鳴	古辭 闕人
陌上桑	古辭 闕人
吟嘆曲	古辭 闕人
文休明撰 六言 卷之三	
王明君辭并序	晉石崇
平調曲	
長歌行	古辭 闕人
短歌行	晉陸機
猛虎行	晉陸機
燕歌行	魏文帝
從軍五更轉五首	陳伏知道
清調曲	
苦寒行	魏曹操

豫章行	晉陸機
相逢行	古辭 <small>撰人</small>
長安有狹邪行	晉陸機
相建狹路間行	宋孔伉
塘上行	魏甄后
又	
又	晉陸機
浮萍篇	魏曹植
秋胡行	本七章今取二章○成佩 系有結○披帷帳兮望
側調曲	
文体明辨	天目録卷二
傷歌行	古辭 <small>撰人</small> 魏明帝
瑟調曲	
善哉行	魏文帝
東門行	阮瞻
飲馬長城窟行	古辭 <small>撰人</small>
擬飲馬長城窟行	
	晉陸機
上晋田行	漢機人闕
野田黃雀行	魏曹植
豔歌行	古辭 <small>撰人</small>

豔歌何嘗行	古辭 <small>撰人</small>
門有車馬客行	晉陸機
蜀道難	唐李白
楚調曲	
白頭吟	九四 漢卓文君
怨歌行	漢班婕妤
擬怨歌行	魏曹植
又	
又	齊謝朓
又	唐李白
文体明辨	天目録上
樂府八	廿四
清商曲歌辭	
吳聲歌	
子夜歌	本二十章今取一 章○年少時
子夜四時歌	章 晉女子夜 姓縣
	古辭 <small>撰人</small>
春歌	本二十章今取三章○自楚 歌○昔別則集清○自楚
夏歌	本二十章今取一 章○昔歌春應起

秋歌 <small>本十八卷今取二章○御 歌本十八卷今取三章○昔別春 冬歌本十八卷今取三章○昔別春 蘭金</small>		丁督護歌 <small>本五章今取一章 治陽縣于里</small>		碧玉歌 <small>本二章今取一章 碧玉小家女</small>		桃葉歌 <small>本四章今取一章 渡江不別橋</small>		神絃歌		西曲		估客樂		烏棲曲		三洲歌		襄陽蹋銅蹄曲 <small>此三</small>		同作 <small>本三曲今取一曲 ○分手拂柳岸</small>		江陵樂	
宋武帝		宋武帝		宋汝南王 <small>名譽</small>		晉王獻之		廿五		陳後主		唐李白		陳後主		梁武帝		梁沈約		古辭 <small>撰人</small>			

壽陽樂 <small>本四卷今取二曲○可憐 入公山○東臺百樂尺</small>		江南弄		擬江南弄		採蓮曲		擬菱詞		陽春歌		樂府九		雜曲歌辭		悲歌		擬忠歌		武溪深行		夜夜曲		長干曲		白雪曲		西洲詞		齊瑟行 <small>名都美女自馬立齊 瑟行瑟行今取二篇</small>		名都篇		美女篇	
古辭 <small>撰人</small>		梁武帝		唐王勃		梁武帝		唐儲光義		唐吳象之		二六		古辭 <small>撰人</small>		古顧况		漢馬援		梁沈約		古辭 <small>撰人</small>		齊徐孝嗣		唐溫庭筠		魏曹植		魏曹植		魏曹植			

贈遠曲	唐陸龜蒙
平蕃曲	唐劉長卿
遊子吟	唐孟郊
節婦吟	唐張籍
涼州詞	唐王翰
又	唐王之渙
贈詩詞二首	唐劉禹錫
猛虎詞	唐儲光羲
棄婦詞	唐顧况
昭君怨	唐東方虬
文體明辨 目錄卷三	廿九
離怨	唐張籍
怨怨	唐溫庭筠
怨辭	唐崔國輔
清鏡歎	唐孟浩然
輔樂	張文收
青青水中蒲三首	唐韓愈
卷之十一	
五言古詩上	
述德	
述祖德詩二首	宋謝靈運

述懷	
詩二首	漢酈炎
詠懷詩十六首	晉阮籍
雜詩六首	晉張協
感遇詩二首	唐張九齡
雜詩	晉張華
雜詩	晉傅玄
歲暮和張常侍	晉陶潛
擬古五首	晉陶潛
雜詩二首	晉陶潛
文體明辨 目錄卷之二	三十
時興	晉盧湛
雜詩二首	魏文帝
雜詩六首	魏曹植
七哀詩	魏曹植
雜詩	魏劉楨
雜詩	晉左思
在懷縣作	晉潘岳
重贈盧湛	晉劉琨
初發石首城	宋謝靈運
晚出西射堂	宋謝靈運

西陵遇風獻康樂 本五言今改一章

謝惠連

學劉公幹體

宋鮑照

雜體三首

中唐韋應物

招隱

晉陸機

招隱二首

晉左思

迎大駕

晉潘尼

傲古

宋袁淑

同王十三維偶然作

盛唐儲光羲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二

三一

雜詩

晉張翰

和劉柴桑

晉陶潛

和郭主簿

晉陶潛

初去郡

宋謝靈運

效陶彭澤

中唐韋應物

閒適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

晉陶潛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晉陶潛

歸田園居三首

晉陶潛

飲酒十首并序

晉陶潛

九日閒居并序

晉陶潛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

宋謝靈運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廻溪石瀨茂林

脩竹

宋謝靈運

觀朝雨

齊謝朓

遊宴

遊西池

晉謝混

文體明辨 天目錄卷之二

三一

遊赤石進帆海

宋謝靈運

行樂至城東橋

宋鮑照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

宋謝靈運

遊沈道士館

梁沈約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

魏應璩

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

中唐韋應物

軍中冬燕

中唐韋應物

登覽

登池上樓

宋謝靈運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

宋謝靈運

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

宋謝靈運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

宋謝靈運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

宋顏延之

宋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三

三二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

齊謝朓

行旅

七哀詩二首

魏王粲

雜詩

晉王讚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晉陶潛

過始寧墅

宋謝靈運

富春渚

宋謝靈運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

齊謝朓

秋日還京陝西十里作

初唐薛稷

赤谷

盛唐杜甫

寒峽

盛唐杜甫

石龕

盛唐杜甫

成都府

盛唐杜甫

南澗中題

中唐柳宗元

懷古

七哀詩

晉張載

宋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三

三四

桃花源詩

晉陶潛

還至梁城

宋顏延之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

齊謝朓

卷之十二

五言古詩下

投贈

贈徐幹

魏曹植

贈丁儀

魏曹植

贈王粲

魏曹植

又贈丁儀王粲	魏曹植
贈從弟三首	魏劉楨
贈張華	晉司馬彪
贈山濤	晉陸機
贈從兄車騎	晉陸機
贈書郎顧彥先	晉陸機
贈羊長史并序	晉陶潛
初秋夜坐贈吳武陵	中唐柳宗元
酬答	
文體明辨 天目錄卷之二	三五
雜詩	魏王粲
答何劭	晉張華
答張士然	晉陸雲
於安城答靈運	宋謝靈運
酬從弟惠連	宋謝靈運
郡內高齋閑坐答呂法曹	齊謝朓
酬王晉安	齊謝朓

簡寄	
贈崔溫	晉盧諶
慙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	齊謝朓
在郡卧病呈沈尚書	齊謝朓
高陵書情寄三原盧少府	中唐韋應物
寄盧庾	中唐韋應物
寄大梁諸友	中唐韋應物
文體明辨 天目錄卷之二	三六
寄暢當	中唐韋應物
京師叛亂寄諸弟	中唐韋應物
冬至夜寄京師諸弟兼懷崔都水	中唐韋應物
懷思	
贈白馬王彪七首	魏曹植
南樵中望所進客	宋謝靈運
道路憶山中	宋謝靈運
報謝	
園葵	晉陸機

送別

與蘇武三首

漢李陵

送庾氏

魏曹植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

宋謝靈運

應詔樂遊苑餞呂僧珍

梁沈約

送李侍御益赴幽州幕

中唐韋應物

留別

文休明解 天目錄卷之二

三十七

詩四首

漢蘇武

征西官獨送於陟陽候作

晉孫楚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

宋謝靈運

隣里相送至方山

宋謝靈運

登臨海嶠初發疆中作與從弟惠連可見

羊何共和之四章

宋謝靈運

別范安城

梁沈約

扈從

從游京口北固應詔

宋謝靈運

題詠

詠史七首

晉左思

詠史

宋鮑照

三良詩

魏曹植

詠史

魏王粲

詠荆軻

晉陶潛

張子房詩

宋謝瞻

詠史

晉張協

文休明解 天目錄卷之二

三八

詠貧士

晉陶潛

擣衣

宋謝瞻

界園巖水簾

中唐柳宗元

閨情

爲顧彥先贈婦二首

晉陸機

爲顧彥先贈婦

晉陸機

情詩

晉張華

哀挽

挽歌詩

晉陶潛

廬陵王墓下作 宋謝靈運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作

梁沈約

雜詩

古詩十九首 撰人闕

古詩 本五首今取四首○悲與親友別○移發

至清風 撰人闕

古詩 垂華實○十五從軍征

撰人闕

擬古五首 中唐韋應物

文選明辨 天目錄卷之二 三九

遊仙詩五首 晉郭璞

擬古二首 宋鮑照

雜體詩 本三十首今取二首○劉太尉傷

梁江淹

感遇詩 本三十首今取七首○幽居生

露○吾愛凡谷子○樹木葉落子

初唐陳子昂

古風 本五十九首今取十八首○大雅久

亂天紀○咸陽三月○蘇州刺史○後

紛葩○白雲○通日交與○鳳凰不聚果

○崔臣昔憫哭○李長安○羽族

梁謝靈運

遣興 集中前後通十人首今取七首○羽

我今日○何處○富家○蓬生非無根○

盛唐杜甫

述古三首 盛唐杜甫

潼關吏 盛唐杜甫

石壕吏 盛唐杜甫

感舊詩 晉曹摅

讀山海經 本十三首今取一

梁謝靈運 天目錄卷之二 四十

晉陶潛

移居二首 晉陶潛

洲水田家 盛唐王維

田家雜興二首 盛唐儲光義

卷之十三

七言古詩

述懷

四愁詩 漢張衡

擬古愁詩 晉傅玄

鳴鶴 中唐韋應

閒適	寒食陸渾別業	初唐宋之間
湖中對酒作	盛唐張謂	
遊宴	同張侍御燕北樓	盛唐儲光義
懷古	滕王閣	初唐王勃
酬答	同崔傅答賢弟	盛唐王維
簡寄	文休明辨目錄卷之二	四一
早春寄王漢陽	盛唐李白	
贈漢陽輔錄事	本二首今刪一首	
送別	盛唐李白	
送崔五太守	盛唐王維	
送陳京甫	盛唐李頎	
送劉十	盛唐李頎	
留別	金陵酒肆留別	盛唐李白
危從		

侍從宜春苑奉詔賦龍池柳色初青聽新	鷓鴣歌	盛唐李白
題詠	觀于舍人壁畫山水	盛唐王季友
閨情	代閨人答輕薄少年	盛唐崔顥
雜詩	崑崙使者	中唐李賀
代北州老翁答	盛唐張謂	
文休明辨目錄卷之二	四二	
雜言古詩	述懷	中唐韓愈
古風	齊和	和高平朱參軍思歸作
簡寄	河之水寄子姪老成二首	中唐韓愈
送別		

送郝判官	盛唐李頎
送魏升卿擢第歸東都因懷魏校書陸渾	盛唐李參
喬潭	
題	
龍門應制	初唐宋之問
題	
望夫石	中唐王建
薔薇	盛唐儲元義
閨情	
秋夜長	初唐王勃
文體明法 六目錄卷之二	四三
雜詩	
馬嶽穀	中唐韓愈
遠將歸	中唐王建
近體歌行	
扶風歌	晉劉琨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盛唐杜甫
越王樓歌	盛唐杜甫
夜歸鹿門歌	盛唐孟浩然
白雪歌送武判官歸	盛唐岑參

賦得青城山歌送楊杜二郎中赴蜀軍	中唐錢起
聽笛歌留別鄭協律	中唐劉長卿
夷門歌	盛唐王維
王昭君歌	中唐劉長卿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	
漢陂行	盛唐杜甫
瀨陵行	盛唐李白
老將行	盛唐王維
古栢行	盛唐杜甫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盛唐杜甫
燕支行	盛唐王維
北中行	中唐張籍
對酒吟	盛唐崔國輔
月下吟	盛唐李白
郢州西樓吟	中唐郎士元
賦得還山吟送沈四山人	
盛唐高適	

歸去來兮辭	晉陶潛
七夕詞	盛唐崔顥
築城詞	晚唐陸龜蒙
寶釵曲	中唐張籍
聽鶯曲	中唐竇應物
江上曲	中唐李嘉祐
古劍篇	初唐郭振
霍將軍篇	盛唐崔顥
明河篇	初唐宋之問
七夕聯衣篇	初唐沈佺期
文體明辨 天目錄卷之二	四五
西施詠	盛唐王維
五言詠五首	宋顏延之
五曉謠	晚唐張泌
夏日歎	盛唐杜甫
夏夜歎	盛唐杜甫
哀江頭	盛唐杜甫
湘妃怨	中唐孟郊
去婦怨	中唐戴叔倫
新婚別	盛唐杜甫
垂老別	盛唐杜甫

無家別	盛唐杜甫
文體明辨 目錄天卷之三	四六
文體明辨 目錄卷之三	

文選明辯目錄卷之三
卷之十四

近體律詩上

五言

迷懷

歲盡

秋思

詠懷

歸終南山

秋夜獨坐

文休明辨 六月錄卷之三

秋夜獨坐
本三首今取一首
意其來句

盛唐杜甫

閒適

歸嵩山作

盛唐王維

山居即事

盛唐王維

尋跡

盛唐杜甫

遊宴

遊春

隋邢巨

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

初唐杜審言

泛鏡湖南溪

初唐王維

臨洞庭

盛唐孟浩然

漢江臨泛

盛唐王維

汎前陂

盛唐王維

從岐王過楊氏別業應教

盛唐王維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

本十首今取一首
意其來句

南唐路○所

盛唐杜甫

重過何氏

本五首今取二首○春日
意其來句

盛唐杜甫

文休明辨 六月錄卷之三

樂城白鶴寺

初唐沈佺期

聖果寺

晚唐僧虔然

遊少林寺

初唐沈佺期

又

中唐戴叔倫

後遊脩覺寺

盛唐杜甫

過香積寺

盛唐王維

破山寺後禪院

盛唐常建

靈隱寺山頂院

盛唐綦毋潛

同王維過感化寺曇興上人山院

盛唐裴迪

宿雲門寺閣	初唐孫逖
金山寺	中唐張祐
宿立公房	盛唐孟浩然
梅道士水亭	盛唐孟浩然
宿洞靈觀	中唐皇甫冉
上巳禊飲	隋盧思道
山亭夜宴	初唐王勃
秋夜宴臨津鄭明府宅	初唐杜審言
奉和梁王宴龍泓應教得微字	
文休明辨 六日錄卷之三	三
夜宴左氏莊	初唐宋之問 盛唐杜甫
華州夜宴庾侍御宅	中唐韓翃
登覽	
與諸子登峴山	盛唐孟浩然
登襄陽城	初唐杜審言
登兗州城樓	盛唐杜甫
登岳陽樓	盛唐杜甫
登牛頭山亭子	盛唐杜甫

江樓夕望	初唐崔湜
春望	盛唐杜甫
野望	盛唐杜甫
望秦川	盛唐李頎
登少室山寺	初唐褚朝陽
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	盛唐杜甫
同羣公登濮陽聖佛寺閣	盛唐高適
登總持閣	盛唐岑參
文體明辨 六日錄卷之三	四
春日登金臺觀	初唐陳子昂
尋訪	
過故人莊	盛唐孟浩然
晚秋宿李軍道所居	盛唐僧清晝
秋夜宿嚴維宅	中唐皇甫冉
尋南溪常道士	中唐劉長卿
晚春嚴少尹與諸公見過	盛唐王維
碧澗別墅喜皇甫侍御相訪	

行旅		中唐劉長卿
經豐城劔池	梁陰鏗	
入若耶溪	梁王籍	
度荆門望楚	初唐陳子昂	
晚入沐水	盛唐崔顥	
江南旅情	盛唐祖詠	
茂陵山行陪韋金部		
雲安	中唐李端	
雲安	晚唐李羣玉	
文体明辨 天目錄卷之三	五	
荆溪館呈兵義興		
入關	中唐嚴維	
塞上	梁吳均	
晚行口號	隋明餘慶	
晚發五溪	盛唐杜甫	
晚泊五洲	盛唐岑參	
舟中晚望	梁陰鏗	
晚至鄉亭	盛唐孟浩然	
泊揚子岸	盛唐鄭德玄	
	盛唐祖詠	

泊舟盱眙	盛唐常建	
次北固山下	盛唐王灣	
晚次樂鄉縣	初唐陳子昂	
晚行次苦竹館却憶十越舊遊		
晚次宿預館	中唐劉長卿	
夜宿七盤嶺	中唐錢起	
旅宿淮陽亭口號	初唐沈佺期	
宿廣陵舊遊	初唐張九齡	
文体明辨 天目錄卷之三	六	
晚宿江戍	盛唐孟浩然	
洛陽早春	中唐楊憑	
途中寒食	中唐顧況	
太原早秋	初唐李之問	
婺州水館重陽日作	盛唐李白	
除夜宿石頭驛	晚唐韋莊	
懷古	中唐戴叔倫	
銅雀臺	初唐沈佺期	

緱山廟

初唐宋之問

禹廟

盛唐杜甫

玉臺觀

盛唐杜甫

滕王亭子

盛唐杜甫

夜泊牛渚懷古

盛唐李白

秦州雜詩

大上首今作二首，秦州城北寺，開道等源便

盛唐杜甫

投贈

贈周處士

梁蕭統一作王

口號贈徵君盧鴻

文體明辨

目錄卷之二

盛唐李白

贈梁川張都督

盛唐崔顥

南州有贈二首

盛唐賈至

贈行脚僧

中唐戴叔倫

酬答

酬比部楊員外暮宿琴臺別齋書閣率

爾見贈之作

盛唐王維

酬皇甫冉西陵見寄

中唐僧靈一

酬暉上人獨坐山亭有贈

初唐陳子昂

同辛簿簡仰酬思玄上人林泉

首○俗遠
風塵隔

初唐駱賓王

簡寄

詒袁常侍

梁江淹

奉簡高三十五使君

盛唐杜甫

寄淮南友人

盛唐李白

寄鏡湖朱處士

盛唐李頎

寄左省杜拾遺

盛唐岑參

文體明辨

天目錄卷之三

八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寂無消

息覓便寄此

水二首今取一首
○聞汝依山寺

盛唐杜甫

寄淨虛上人初至雲門

中唐皇甫曾

仲夏江陰官舍寄裴明府

中唐李嘉祐

夏日寄東溪隱者

中唐耿漳

相次尋舉客寄住人

寄校書七兄	中唐女冠李冶
寄襄陽王公子	晚唐馬戴
懷思	
迎柳吳興道中	梁吳均
望遠	陳後主
春日懷李白	盛唐杜甫
冬日有懷李白	盛唐杜甫
早寒有懷	盛唐孟浩然
所思	盛唐杜甫
文體明辨 大目錄卷之三	九
月夜	盛唐杜甫
送別	
渡荆門送別	盛唐李白
送豐城王少府	初唐楊炯
送友人	盛唐李白
送孫二	盛唐王維
送魏八	盛唐高適
送韋湛判官	中唐郎士元
送夔州班使君	中唐司空曙
送賀知章	初唐玄宗

送元二適江左	盛唐杜甫
送楊長史赴果州	
送裴都護赴西河	盛唐王維
送張舍人之江東	盛唐崔顥
送李將軍赴定州	盛唐李白
送陸明府之盱眙	中唐郎士元
文體明辨 大目錄卷之三	十
送閻二十六赴剡縣	中唐崔峒
送子尉南海	中唐女冠李冶
送友人丹陽採訪	盛唐岑參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	初唐徐安貞
送楊中丞和荅	盛唐杜甫
送塞秀才赴臨洮	中唐郎士元

盛唐高適	送人之軍中	初唐賀知章
初唐陳子昂	送魏大從軍	送鄭侍御謫閩中
盛唐高適	送少微上人東南遊	中唐皇甫曾
中唐皇甫曾	送韓司直路出延陵	中唐郎士元
中唐郎士元	送裴侍御歸上鄉	盛唐張謂
盛唐張謂	送李中丞歸本道	中唐皇甫曾
中唐皇甫曾	送張五諲歸宣城	盛唐王維
盛唐王維	送趙六司兵歸使幕	中唐韓翃
中唐韓翃	送友人東歸	中唐戴叔倫
中唐戴叔倫	送郭贊府歸淮南	中唐韓宿

中唐韓翃	送張僊水路歸北海	盛唐王維
盛唐王維	送丘為落第歸江東	中唐李端
中唐李端	送何肇下第還蜀	中唐皇甫冉
中唐皇甫冉	送盧山人歸林慮山	中唐司空曙
中唐司空曙	賊平後送人北歸	中唐戴叔倫
中唐戴叔倫	送僧南歸	盛唐王維
盛唐王維	送崔三往密州觀省	初唐孫逖
初唐孫逖	送李給事歸徐州觀省	初唐劉綺莊
初唐劉綺莊	揚州送人	盛唐岑參
盛唐岑參	虢州送天平何丞入京市馬	盛唐孟浩然
盛唐孟浩然	洛下送奚三還揚州	

澹水東店送唐子歸嵩陽

盛唐岑參

秋日送尹大赴京

初唐駱賓王

賦得征馬送劉評事充朔方判官

盛唐高適

送康判官往新安賦得江路西南水

中唐皇甫冉

與胡興安夜別

梁何遜

新亭渚別范零陵

文體明辨

目錄卷之三

十三

齊謝朓

岳州燕別潭州王熊

初唐張說

雲陽館與韓紳宿別

中唐司空曙

秋日別庾正員

陳徐陵

秋日別侯四

初唐駱賓王

留別

別袁昌州

隋江總

別友人

中唐戴叔倫

亭還別新豐友

盛唐孟浩然

江上別張歡

中唐戴叔倫

秋日別王長史

初唐王勃

會遇

若耶溪逢孔九

盛唐綦毋潛

長安逢故人

中唐郎士元

扈從

奉和聖製途次陝州作

初唐張九齡

奉和春日遊苑喜雨應制

文體明辨

目錄卷之三

十四

初唐李嶠

奉和登驪山高頂應制

初唐蘇頌

奉和聖製登鸞鵲樓即目

初唐孫逖

九日登慈恩寺浮圖應制

初唐宋之問

奉和聖製賜史供奉曲江宴應制

盛唐王維

梨園亭子侍宴

初唐喬知之

宿羽亭侍宴應制

初唐杜審言

長寧公主東莊侍宴應制

初唐李嶠

省直

晚出左掖

盛唐杜甫

春宿左省

盛唐杜甫

同崔員外秋宵寓直

盛唐王維

題詠

文休明辨

目錄卷之三

十五

和尹諫議史館山池

盛唐王維

游李山人所居因題屋壁

盛唐王維

題李凝幽居

中唐賈島

題金山寺

唐韓愈

題鵝湖寺衝嶽疎師房

中唐韓翃

詠春近餘雪應詔

後周庾信

山二首

陳僧惠標

奉和周趙王詠石

後周崔仲方

賦得方塘含白水

隋李巨仁

賦得巖穴無結構

隋王由禮

賦得日中朝市滿

陳張正見

梅花

後周蘇子卿

文體明辨

目錄卷之三

十六

詠竹

梁劉孝先

房兵曹胡馬

盛唐杜甫

寶劍

梁吳均

閨情

綵毫怨

梁沈氏

長門怨

初唐沈佺期

哀挽

哭長孫侍御

中唐杜誦

哭柏巖禪師

中唐李益

代宗挽歌

中唐李端

章懷太子靖妃輓詞

初唐沈佺期

魯忠王輓詞

本三首今取一首
初唐沈佺期

初唐宋之問

梁國惠康公主輓歌

本二首今取一首
初唐宋之問

中唐羊士諤

崔司業輓歌二首

初唐張說

故太子太師徐公輓歌

本二首今取一首
初唐張說

盛唐王維

文苑明辨

天目錄卷之三

十七

雜詩

反照

盛唐杜甫

梅雨

中唐柳宗元

春行

中唐李益

正月十五夜

初唐蘇味道

七夕

隋王粲

示姪佐

盛唐杜甫

遊子

盛唐杜甫

聞笛

中唐戎昱

觀獵

盛唐王維

步虛詞

中唐趙七常渠

有所思

此下十一首題用律
故繫於此

齊王嶠

又

梁吳均

折楊柳

梁元帝

羅山月

陳陸機

又

初唐盧照隣

梅花落

中唐劉方平

劉生

初唐楊炯

從軍行

初唐楊炯

文苑明辨

天目錄卷之三

十八

京洛行

隋越王

蜀道難

梁陸鏗

少平行

盛唐王昌齡

五言三韻

游宴

褚主簿宅會畢張子錢員外郎使君

中唐韓翃

登覽

登長城

中唐李益

酬客

酬許五康佐

中唐元稹

簡寄

旅次岐山得山友書却寄鳳翔張尹

中唐李端

下第寄友人

晚唐馬戴

送別

送唐次

中唐武元衡

題詠

屏風上各賦一物得攜琴客

中唐皇甫冉

文體明辨

目錄卷之三

一九

崔十四宅各賦一物得簾柳

中唐皇甫冉

李兵曹壁畫山水各賦得佳水帆

盛唐李頎

白鷺詠

中唐李端

閨情

寒閨

梁孝元帝

雜詩

寒食賜恩火

中唐竇叔向

端午日恩賜百索

卷之十五

近體律詩下

七言

述懷

曲江本二首今取一首○
一片花飛減却春

盛唐杜甫

曲江對酒

盛唐杜甫

秋興八首

盛唐杜甫

夜

盛唐杜甫

文體明辨

目錄卷之三

二一

長安卧病秋夜言懷

中唐東羽

曲江對雨

盛唐杜甫

遊宴

和太常韋主簿五郎溫泉寓目

盛唐王維

九月藍田崔氏莊

盛唐杜甫

陸勝宅秋雨中探韻

中唐張南史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盛唐杜甫

同陳留崔司戶早春宴蓬池

盛唐高適

登覽

野望

盛唐杜甫

長安春望

中唐盧綸

樂遊原晴望上中書李侍郎

中唐錢起

望蓊門

盛唐祖詠

文體明辨

目錄卷之三

二一

登餘干古城

中唐劉長卿

成陽城東樓

晚唐許渾

萬歲樓

盛唐王昌齡

祭金陵鳳凰臺

盛唐李白

九日登仙臺呈劉明府

盛唐崔曙

尋訪

赴嘉州過城固縣尋永安超禪師房

盛唐岑參

張參見訪郊居作

行旅

中唐皇甫曾

同杜員外審言過嶺

初唐沈佺期

行經華陰

盛唐崔顥

晚泊松江驛

晚唐李鄢

長安晚秋

晚唐趙嘏

晚秋過洞庭

晚唐張泌

懷古

詠懷古跡

文體明辨

目錄卷之三

一二

鸚鵡洲

盛唐杜甫

黃鶴樓

盛唐李白

蜀相

盛唐崔顥

凌敲臺

盛唐杜甫

投贈

晚唐許渾

獻

淮寧軍節度李相公

贈闕下裴舍人

中唐劉長卿

酬答

中唐錢起

酬郭給事

盛唐王維

齊和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

見寄

盛唐杜甫

贈錢起秋夜宿靈隱寺見寄

中唐郎士元

簡寄

寄蔡母三

盛唐李願

將赴荆南別李劍州弟

盛唐杜甫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二

奉寄韋十侍御

盛唐杜甫

因許入奉寄江寧旻上人

盛唐杜甫

使次安陸寄友人

中唐劉長卿

自夏口至鸚鵡洲望岳陽寄阮中丞

中唐張長卿

奉寄中書王舍人

中唐皇甫曾

寄孟東野

中唐戴叔倫

寄清涼寺僧

晚唐溫庭筠

送別

送司勳盧員外

盛唐李願

送李回

盛唐李願

送前衛縣李宋少府

盛唐高適

送陸澧倉曹西上

中唐劉長卿

送魏萬之京

盛唐李願

送人之嶺南

晚唐李郢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三

送李少府貶峽中王少府貶長沙

二四

盛唐高適

送韓十四江東省親

盛唐杜甫

送賀監歸四明應制

盛唐李白

夜別韋司士得成字

盛唐高適

留別

別中都明府兄

盛唐李白

朝會

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

盛唐賈至

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

盛唐王維

奉和中書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盛唐岑參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盛唐杜甫

和祠部王員外雪後早朝即事

文體明辨

八目錄卷之三

二五

盛唐岑參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盛唐杜甫

紫宸殿退朝口號

盛唐杜甫

扈從

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

初唐蘇頌

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

雨中春望之作

盛唐杜甫

又

上陽宮望幸

盛唐李煜

題詠

題暕上人院

中唐司空曙

題璿公山池

盛唐李頎

同題仙遊觀

中唐韓翃

雜詩

古意呈喬補闕知之

初唐沈佺期

文體明辨

八目錄卷之三

二六

閑夜

盛唐杜甫

宿瑩公禪房聞梵

盛唐李頎

排律詩

五言

詠懷

經廬嶽迴望江想洛陽有作

初唐劉允濟

太歲日

盛唐杜甫

春日即事

中唐耿漳

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一百

韻

盛唐杜甫

遊宴

遊邱園

齊王融

靈隱寺

初唐駱賓王

遊悟真寺

盛唐王維

和劉侍郎入隆唐觀

初唐楊炯

陪徐僕射晚宴於兒宅

梁劉孝綽

文體明辨

目錄卷之三

二七

登覽

登石門最高頂

宋謝靈運

早秋與諸子登虢州西亭觀眺得低字

盛唐岑參

行旅

出新林

梁劉孝威

早度蒲關

盛唐玄宗

晚度天山有懷京邑

初唐駱賓王

晚泊蒲類津

初唐駱賓王

晚憩南陽旅館 初唐王勃

懷古

白帝懷古

初唐陳子昂

峴山懷古

初唐陳子昂

投贈

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

盛唐杜甫

奉贈太常張卿垺二十韻

盛唐杜甫

贈蘇少道

初唐杜審言

文體明辨

目錄卷之三

二八

贈饒陽張司戶燧

盛唐李白

贈司馬幼之南聘

隋盧思道

在軍贈先還知己

初唐駱賓王

上韋左相二十韻

盛唐杜甫

上劉侍中

中唐楊巨源

家兄自山南罷歸獻詩敘事

中唐韓翃

酬答

奉和聖制聖壽無疆詞本十首今取一

中唐楊巨源

酬張二仲彛

中唐皇甫冉

酬孟秀才寓居開元寺早秋月夜病中

見寄

中唐柳宗元

賡和

奉和同太子監守還總

初唐薛元超

文休明辨

六目錄卷之三

二九

和陸明府贈將軍重出塞

初唐陳子昂

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撫河東

初唐杜審言

奉和常閣老晚秋集賢院即事寄贈徐

薛二侍郎

中唐包佶

簡寄

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入使君兩

閣老五十韻

盛唐杜甫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盛唐杜甫

江津寄劉之遴

梁劉孝綽

懷思

江陵望幸

盛唐杜甫

奉州見勅目薛三璩授司議郎畢四曜

除監察與二子有故遠喜遷官熱述索

居三十韻

盛唐杜甫

送別

奉送蔣尚書兼御史大夫東都留守

中唐耿湋

文休明辨

六目錄卷之三

三下

奉送王相公赴幽州

中唐韓翃

送王使君赴太原行營

中唐錢起

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

盛唐撰人闕

金陵送張十一再遊吳

盛唐李白

無錫東郭送友人遊越

中唐劉長卿

聖善閣送裴迪入京

盛唐李頎

西使兼送孟學士南遊

初唐盧照隣

送秘書晁監日本國

盛唐王維

晉別

王撫軍庾西陽集別

宋謝瞻

苞從

文休明辨 不卷 目錄三

卅一

奉和晦日幸昆明池應制

初唐宋之問

奉和聖製幸玉霄公主山莊因題石壁十韻

之作應制

盛唐王維

奉和聖製上巳於望春亭觀禊飲應制

盛唐王維

題詠

題裴式微餘干東齋亭

中唐劉長卿

雜詩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

盛唐杜甫

途次近蜀驛蒙恩賜寶刀及飛龍厩馬
使還因寄李鄖二中書

中唐武元衡

七言

懷思

月夜有懷王端公燕簡朱孫二判官

中唐僧清江

題詠

文休明辨 不卷 目錄三

三二

題鄭十八著作文

盛唐杜甫

雜詩

洗兵馬

盛唐杜甫

清明二首

盛唐杜甫

東兵長句十韻

晚唐杜牧

卷之十六

絕句詩

五言

述懷

長安九日	梁江總
閒適	
陵峯採藥	晉僧道猷
遊宴	
秋日湖上	晚唐薛瑩
登覽	
登柳州峨山	中唐柳宗元
登鶴雀樓	盛唐王之渙 <small>一云朱佐日</small>
行旅	
途中口號	初唐盧僊
送別	三三
江行夜詠	初唐王勃
宿建德江	中唐權德輿
懷古	盛唐孟浩然
春草宮懷古	中唐劉長卿
投贈	
寄贈	宋陶弘景
正朝	張燕公
贈韋穆卜八	初唐揚重玄
	盛唐王維

贈李山人	中唐戴叔倫
懷思	
對雪獻從兄虞城宰	
寒夜思友	盛唐李白
憶番禺舊遊	初唐王勃
行軍九日思長安故園	中唐顧況
雜詩	盛唐岑參
文休明辨 <small>不卷六目錄三</small>	盛唐王維
送別	卅四
送別	盛唐王維
送胡大	盛唐王昌齡
送方外上人	中唐劉長卿
送人住宣城	唐潘佐 <small>世次無考</small>
臨高臺送黎拾遺	盛唐王維
聽江笛送陸侍御	中唐韋處物
留別	

別輞川別業

盛唐王維

題詠

天台山

中唐僧靈澈

題慈恩塔

唐荆叔世次無考

崔興宗寫真詠

盛唐王維

題畫帳遠帆

中唐皇甫冉

新嫁娘

中唐王建

詠堊

中唐常應物

詠硯

中唐劉禹錫

詠梅花

初唐王適

文休明辨 六卷之目錄三

三五

詠楓葉

梁簡文帝

斑竹

中唐劉長卿

詠烏

初唐李義府

閨情

怨詩二首

唐李暇世次無考

春晚

盛唐孟浩然

拜新月

中唐李端

長信宮

中唐劉方平

息夫人

盛唐孟維

雜詩

孟城坳

盛唐王維

華子岡

盛唐王維

鹿柴

盛唐王維

南垞

盛唐王維

歌湖

盛唐王維

白石灘

盛唐王維

竹里館

盛唐王維

辛夷塢

盛唐王維

漆園

盛唐王維

湖南蘭若

盛唐僧清晝

文休明辨 六目錄卷三

三六

江雪

中唐柳宗元

對殘燈

中唐常應物

絕句

晚唐僧貫休

清溪半夜聞笛

盛唐李白

玉臺體

中唐權德輿

七言

述懷

山房春事

盛唐岑參

秋懷

晚唐雍陶

閒適

春日偶作	中唐武元衡
鄠杜郊居	晚唐溫庭鈞
遊宴	
東魯門泛舟	本二首今取一首 落沙明天倒開
與賈島閑遊	盛唐李白
宿洌上人房	中唐張籍
李倉曹宅夜飲	中唐徐凝
宴詞	盛唐王昌齡
登覽	盛唐王之渙
西亭春望	盛唐賈至
上汝州郡樓	中唐李益
尋訪	
尋鄭山人所居	中唐劉長卿
尋山家	中唐長孫佐輔
城西訪友人別墅	
晚唐雍陶	
行旅	
渡湘江	初唐杜審言
渡桑乾	中唐賈島

文休明辨 八卷 目錄三

卅七

南行	晚唐羅鄴
山行	晚唐杜牧
江陵使至汝州	中唐王建
從秦城回再題武關	
早發白帝城	中唐李白
舟行夜泊	中唐權德輿
楓橋夜泊	中唐張繼
泊秦淮	晚唐杜牧
懷古	
題廬州繡雲山開湖池	中唐徐凝
瑤池	晚唐李商隱
宿昭應	中唐顧況
緱山廟	晚唐許渾
過楚宮	晚唐李商隱
華清宮	唐杜常
吳城覽古	中唐陳羽
易水懷古	晚唐馬戴
金陵圖	晚唐常莊

本朝辨 八卷 目錄三

三八

石頭城	中唐劉禹錫
烏衣巷	中唐劉禹錫
宮人斜	中唐竇鞏
傷思溪	中唐劉禹錫
南遊感興	中唐竇鞏
過襄陽上于司空頤	中唐李涉
投贈	盛唐杜甫
贈花卿	中唐戴叔倫
贈嚴亮	三七
贈少平	晚唐溫庭筠
贈日本鑒和師	晚唐鄭谷
上徐中書	初唐褚朝陽
酬答	
酬張繼并序	中唐皇甫冉
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	中唐柳宗元
浩初上人見貽絕句欲登仙人山因以酬之	中唐柳宗元
簡寄	

寄遠	晚唐趙嘏
寄維揚故人	晚唐張喬
寄揚州韓綽判官	
途中寄李二	中唐戎昱
晚過橫瀾寄張藍田	
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	中唐錢起
寄穆侍御出幽州	盛唐李白
懷思	盛唐王昌齡
坐中聞思帝鄉有感	中唐令狐楚
秋思	中唐張籍
蜀中九日	初唐王勃
懷苑陵舊遊	晚唐陸龜蒙
懷吳中馮秀才	晚唐杜牧
送別	
送別魏二	盛唐王昌齡

送張諫議	中唐武元衡
送盧員外	晚唐妓薛濤
送蜀客	中唐張籍
送元二使安西	盛唐王維
送人使河源	盛唐張謂
送李判官之潤州行營	中唐劉長卿
送魏簡能東遊二首	中唐李涉
重送裴郎中貶吉州	中唐李涉
送齊山人歸長白山	中唐劉長卿
送宋處士歸山	晚唐許渾
洛陽春末送杜錄事	中唐劉禹錫
送梁六自洞庭山作	初唐張說
芙蓉樓送辛漸二首	盛唐王昌齡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盛唐李白
號州後亭送李判官使赴晉絳	盛唐岑參
別辛漸	盛唐王昌齡
別李浦之京	盛唐王昌齡
晉別	盛唐王昌齡
赴號州留別故人	中唐盧綸
立秋華原南館別二客	中唐武元衡
會遇	中唐張籍
逢賢島	中唐盧仝
逢鄭三遊山	中唐僧法振
逢友人之上都	盛唐王維
慶賀	中唐王建
獻詩詞	中唐王建
官詞	中唐王建
華青宮	中唐王建
官詞	中唐王建

煙紫氣日曠。○千年以下放明。○
○秋。○紫。○清。○刻。○而。○手。○○
○日。○殿。○房。○來。○金。○吾。○除。○衣。○進。○離。○名。○太。○儀。○
○風。○院。○院。○落。○化。○堆。○
○樹。○頭。○樹。○底。○免。○飛。○紅。○

中唐王建

又。○本。○七。○首。○今。○取。○四。○首。○
○官。○○碧。○繡。○簾。○前。○柳。○散。○垂。○
○殿。○裏。○能。○雲。○和。○
○春。○來。○新。○插。○

甲唐王涯

題詠

題楚昭王廟
中唐韓愈

題武陵祠
晚唐道士曹唐

文休明辨
目録三

題竹郎廟
晚唐妓薛濤

定山寺
晚唐薛逢

題雲公山房
中唐權德輿
一云揚巨原

題葉道士山房
中唐顧況

昭君詞
中唐李端

賈生
晚唐李商隱

苑中遇雪應制
初唐宋之問

待宴桃花園詠桃花應制
初唐從臣
姓名

裴給事宅白牡丹

絕句

晚唐李商隱

哀挽

哭孟寂

中唐張籍

雜詩

雜詩

盛唐張旭

江南春

晚唐杜牧

寒食

中唐韓翃

滁州西澗

中唐韋應物

江村即事

中唐司空曙

突厥三臺

初唐撰人闕

文休明辨
云卷之目錄三

四五

從軍行
十六首今取一首○烽火城西

盛唐王昌齡

邊將

中唐姚合

和李秀才邊庭四時怨
本四首今取二

唐盧綸
世次

與歌者何戡

中唐劉禹錫

聽舊宮人穆氏唱歌

中唐劉禹錫

春夜洛城聞笛

盛唐李白

塞上聽吹笛

盛唐高適

聽隣家吹笙	中唐郎士元
聽李憑彈箏篴	中唐楊巨源
六言詩	
律詩	
酬答	
苕溪訓采耿別後見寄	盛唐王維
送別	
送謁臣	中唐盧綸
送陳明府赴淮南	
人本明辨 八卷之目錄三	四六
送李億東歸	中唐韓翃
三韻	中唐同賀
閒適	
飲酒樂	陳陸璣
絕句	
述懷	
歸山作	中唐顧况
閒適	
田園樂	盛唐王維

簡寄	
奉寄皇甫補闕	中唐張繼
寄李袁州桑落酒	
懷忠	中唐郎士元
小江懷盤一上人	
送別	中唐皇甫冉
送鄭二之茅山	中唐皇甫冉
晉別	
人本明辨 二卷之目錄三	四七
發越州赴潤州使院留別鮑侍御	
雜詩	中唐劉長卿
倡樓怨節二首	梁簡文帝
問李二司直所居雲山	
中唐皇甫冉	
和韻詩	
五言排律	
登覽	
奉和楊尚書郴州追和故李中書夏日	

登地樓十韻之作依本詩韻次月

中唐柳宗元

七言排律

雜詩

次光威哀韻 晚唐女冠魚玄機

聯句詩

三言古詩

登覽

喜皇甫曾侍御見過南樓詠月

盛唐顏真卿等

文休明辨大卷 目錄三

四八

五言古詩

述懷

與妻李夫人聯句

晉賈充

聯句

晉陶潛等

七言古詩

述懷

柏梁詩

漢武帝等

五言排律

簡寄

寄司空曙李端 中唐王昊等

送別

夏夜李尚書筵送宇文石首赴縣聯句

盛唐杜甫等

集句詩

四言古詩

勸勵

孝經詩二首

晉傅咸

論語詩二首

晉傅咸

毛詩詩二首

晉傅咸

文休明辨大卷 目錄三

四九

周易詩

晉傅咸

周官詩二首

晉傅咸

春秋左氏傳詩

晉傅咸

懷思

示道光及安大師

宋王安石

樂府

述懷

胡笳十八拍

宋王安石

近體歌行

送別

送吳顯道南歸

宋王安石

七言絕句

懷古

江口

宋王安石

投贈

戲贈湛源

宋王安石

文體明辨 天目錄卷之三

五十一

文體明辨目錄卷之三

文體明辨目錄卷之四

卷之十七

命

賜齊侯環命

周靈王

諭告

入關告諭從史記本

漢高帝

為義帝發喪告諸侯參用史記漢書本

漢高帝

告廬江太守東平相

漢章帝

告常山魏郡清河鉅鹿平原東平郡太守相

文體明辨 天目錄卷之四

壹

諭單于

漢元帝

漢章帝

詔

古體

尊太公曰太上皇詔

漢高帝

答有司請建太子詔從漢書本

漢文帝

令列侯之國詔以上尊

漢文帝

求賢詔	漢高帝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漢武帝
察茂材異等詔	漢武帝
令郡國舉孝弟等詔	漢宣帝
置賢良方正詔	宋太祖
始策試舉人罷詩論賦三題詔 <small>叔</small>	宋神宗
選高才生受學詔 <small>叔</small>	
文帝明辨 六目錄卷之四	二
尊師傅詔	漢章帝
定口賦詔	漢高帝
勸農詔二首	漢文帝
徙民寬大地詔	漢景帝
復高年子孫詔	漢武帝
有喪者勿繇事詔	漢宣帝
郡國等勿行苛政詔	漢宣帝
議佐百姓詔	漢文帝

遣謁者巡行詔	漢武帝
遣博士循行詔二首	漢武帝
遣光祿大夫循行詔	漢武帝
令諸吏善遇高爵詔 <small>叔</small>	漢元帝
舉縣令詔	漢高帝
減丞尉詔	唐太宗
益小吏祿詔 <small>叔</small>	唐代宗
文帝明辨 六目錄卷之四	三
令二千石脩職詔	漢宣帝
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漢景帝
三公糾非法詔	漢宣帝
戒不禁姦邪詔	漢章帝
條責丞相御史詔 <small>叔</small>	漢宣帝
祀無祈詔 <small>叔</small>	漢元帝
親奉祀詔	帝文帝
立孝文廟樂舞詔 <small>叔</small>	漢宣帝

議廟禮詔 <small>以上郊廟</small>	漢景帝
禁送終奢靡及申明車制服虔詔 <small>帖書</small>	漢元帝
罷昌陵詔	漢明帝
作壽陵詔 <small>以上園陵</small>	漢成帝
獄讞詔	漢光武
除誹謗法詔 <small>從史記本</small>	漢高帝
議犯法相坐詔	漢文帝
除肉刑詔 <small>從漢書本</small>	漢文帝
文帝明辨 <small>天目錄卷之四</small>	漢景帝
頒繫老幼等詔	漢元帝
議律令詔	漢宣帝
令八十以上非誣告等勿坐詔	漢宣帝
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漢宣帝
置廷平詔	漢宣帝
禁考獄多酷詔	漢宣帝
定報囚律詔	漢宣帝
謹死刑詔	唐太宗

恤刑詔 <small>以上刑法</small>	唐代宗
赦鴈門代郡軍士詔	漢武帝
赦天下詔 <small>赦有以上</small>	漢元帝
日食詔 <small>從史記本</small>	漢文帝
罷車騎等屯兵詔	漢宣帝
罷井泉建章官衛等詔 <small>赦有以上</small>	漢元帝
禁采黃金珠玉詔	漢景帝
却獻祥瑞詔 <small>赦有以上</small>	唐代宗
文帝明辨 <small>天目錄卷之五</small>	漢文帝
與匈奴和親詔 <small>從史記本</small>	漢武帝
止田輪壹等詔	漢元帝
罷擊珠厓詔 <small>赦有以上</small>	漢武帝
封丞相弘詔	漢宣帝
爵王成詔	漢宣帝
嘉霍光詔 <small>從漢書本紀本</small>	漢宣帝
褒黃闡詔	漢宣帝
命圖李晟馬燧于凌煙閣詔 <small>赦有以上</small>	唐德宗

報公孫弘詔 <small>從漢書本</small>	漢武帝
報張安世詔	漢宣帝
報貢禹詔	漢元帝
報匡衡詔	漢成帝
報許皇后詔 <small>以上答報</small>	漢成帝
復東平王削縣詔	漢成帝
賜梁王暢詔	漢和帝
賜允太子太師致仕張昇不赴南郊陪位詔	宋王安石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燕侍中曾公亮乞免	宋王安石
文休明辨 <small>天目錄卷之四</small>	六
冊禮允詔	宋王珪
賜知亳州歐陽脩陳乞致仕第二表不允 <small>詔以上</small>	宋王安石
徵嵩山隱士盧鴻一詔	唐玄宗
祠曹參求其後嗣詔 <small>以上徵求</small>	漢和帝
起防秋兵詔	宋李綱
遺詔 <small>從美昌本</small>	漢文帝
俗體	

登極詔 <small>右卿位</small>	唐文宗
冊立皇太子詔 <small>右卿位</small>	唐順宗
諭李希烈黨與詔	唐德宗
賜昭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并州廳籍撫諭戒勅詔 <small>以上</small>	宋歐陽脩
賜翰林學士尚書左司郎中知制誥權知審刑院曾公亮詔	宋歐陽脩
賜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尚書戶部郎中知制誥知審刑院胡宿詔 <small>以上</small>	宋歐陽脩
文休明辨 <small>天目錄卷之四</small>	七
賜皇叔收封徐王顥上表辭免冊禮允詔	宋歐陽脩
賜皇伯新除彰化軍節度觀察晉後安定郡王從式乞免新命不允詔	宋蘇軾
賜新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明府依前彰信軍節度使李昭亮讓恩命不允詔	宋王安石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宋歐陽脩

判河南府文彥博辭加恩不允詔

宋歐陽脩

賜新除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孫沔辭免

恩賜不允詔 宋歐陽脩

賜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判宋興軍韓

琦乞相州舊任不允詔

宋安王石

賜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安燾乞退不

允詔 宋蘇軾

賜守尚書右丞胡宗愈乞除閒慢差遣不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四

八

允詔 宋蘇軾

賜光祿大夫守太保杜祐致仕詔

唐憲宗

賜觀文殿學士禮部尚書王舉正乞致仕

不允詔二首 宋歐陽脩

賜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

陳州程琳進奉乾元節詔

宋歐陽脩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文彥博進奉謝祿享加恩詔

賜夏國主進奉賀正旦馬馳詔二首 宋歐陽脩

宋歐陽脩

擢裴度司徒平章軍國重事詔

唐敬宗

授孝子劉敦儒左龍武軍兵曹參軍分司

東都詔

唐憲宗

貶常安石等詔 以上

唐玄宗

賜蘇懷實封詔

九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四

贈賜張說詔 唐玄宗

襲贈張九齡詔 唐玄宗

贈齊物太子太師詔

唐肅宗

贈常陟尚書左僕射詔

唐代宗

贈楊綰詔 唐代宗

贈甄濟祕書少監詔

唐憲宗

贈郭曖太傅詔

唐穆宗

謚楊綰文簡詔 唐代宗

贈謚段秀實詔 唐德宗

令桓彥範等配享中宗詔

唐玄宗

為李懷光立後詔

唐德宗

封張里政母徐氏為魯國太夫人詔

唐德宗

卷之十八

敕附勝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十八

古體

勅侍御史司空 漢章帝

勅司隸校尉部刺史

漢殤帝

勅處分十道朝集使二首

唐張九齡

勅伊吾軍使張楚賓書

唐張九齡

頒旨舉條制勅 宋歐陽脩

罷諸路同提點刑獄使臣置轉運判官勅

宋劉敞

誠勵諸道轉運使經畫財利寬恤民力勅

宋王安石

提轉考課勅詞

宋王安石

勅東平王傳相

漢元帝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唐張九齡

賜右屯衛大將軍叔韶獎諭勅書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十八

宋歐陽脩

賜勅獎諭審刑院詳議官大理寺詳斷官

等 宋王安石

俗體

皇族出官勅

加張九齡守中書舍人褚琇守給事中勅

唐玄宗

賜獲國軍三軍將吏僧道百姓等為獲國

軍節度使樞密院秋青罷政加平章事判

陳州示諭勅書

宣賜崔與之夏藥勅二首	宋歐陽脩
宣賜崔與之臘藥勅二首	宋寧宗
賜知蘭州王文郁銀絹獎諭勅書 <small>以上賜</small>	宋寧宗
賜屯田員外郎國子監直講梅堯臣獎諭勅書	宋蘇軾
賜西京作坊使知麟州王慶民獎諭勅書	宋歐陽脩
賜知建昌軍沈造勅書	宋歐陽脩
賜新授四方館使依舊英州刺史馬懷德進奉謝恩馬勅書	宋歐陽脩
賜隴州團練使代州部署田辛等勅書	宋歐陽脩
賜新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郝質勅書 <small>以上答報</small>	宋歐陽脩
勅勝趾交	宋王安石

賜寶融璽書	漢光武
下諸將璽書	漢光武
報梁王暢書	漢和帝
答晁錯璽書 <small>以上答報</small>	漢文帝
褒賜劉幽求璽書	唐睿宗
勞解琬璽書 <small>以上獎勞</small>	唐睿宗
賜燕王旦璽書	漢昭帝
賜淮陽王欽璽書	漢成帝
勅喻東平王宇璽書	漢成帝
賜東平太后璽書	漢武帝
賜嚴助書	漢武帝
賜吾丘壽王璽書	漢武帝
勅責楊僕書	漢武帝
賜趙充國書五首	漢宣帝
賜馮奉世璽書 <small>以上勅</small>	漢元帝
制	
邢氏進號賢妃制 <small>在妃</small>	宋孫洙
徐王改封冀王制	宋范祖禹

除皇弟允初特授依前檢校尚書右僕射充
感德軍節度使加食邑食實封餘如故制

宋歐陽脩

皇子除檢校少保節度使郡王制

宋李綱

皇第十女慶壽公主制

宋歐陽脩

皇致節度使除郡王制

宋李綱

嘉王橫海軍節度使制

宋上

文德明辨 天目錄卷之四

十四

唐陸贄

除李晟司徒兼中書令制

唐德宗

韓滉加檢校右僕射制

唐陸贄

除宋庠制

宋歐陽脩

除李昭亮制

宋上安石

韓琦加恩制

除王德用依前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羣牧制置使充樞密使河陽三城節度

使加食邑實封仍改賜功臣制

宋如宿

除劉沆特授行工部尚書充觀文殿大學士
知應天府加食邑實封仍改賜功臣餘如故

制 宋歐陽脩

陸裴耀卿張九齡爲左右丞相制

唐玄宗

劉滋崔造齊映平章事制

唐陸贄

除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制

文德明辨 天目錄卷之四

十五

宋鄧潤甫

宰相除三公制

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官使除少保左輔制

宋李綱

加蕭華中書侍郎等制

唐高宗

除崔與之禮部尚書制

宋寧宗

除崔祥戶部侍郎制

唐韓愈

擢尹思貞御史大夫制

唐睿宗

擢李光弼天下兵馬元帥制

唐肅宗

杜亞淮南節度使制

彰信軍承宣使除武寧軍節度使制

宋李綱

除苗授武泰州軍節度使充殿前副都指揮

宋蘇軾

除富弼尚書左僕射充觀文殿大學士集禧

觀使制

宋呂公著

除程戡安武軍節度使加食邑實封再判延

州制

除文彥博判大名府制

宋歐陽脩

褒美李朝隱制

停燕國公張說中書令制

唐張九齡

罷免宰相制

贈徐有功越州刺史制

唐中宗

贈封張柬之制

贈裴炎益州大都督制

唐睿宗

贈李絳司徒制

李愬贈太尉制

歸融贈左僕射制

唐白居易

卷之十九

誥

古體

宋明辨 天目錄卷之十七

皇致右監門衛大將軍仲郃可依前右監門

衛大將軍黃州刺史特封齊安郡公誥

宋韓維

皇姪右千牛衛將軍士儵皇弟右千牛衛將

軍叔媽可竝右監門衛大將軍誥

宋王震

常審規可西川節度副使御史中丞李虞仲

崔戎姚向溫會等並西川判官皆賜緋各檢

校省官兼御史制

唐白居易

李虞仲可兵部員外郎崔戎可戶部員外郎

制
唐白居易

魏博將軍呂晃等從弘正到鎮州各加御史

大夫賓客等制
唐白居易

鄭覃可給事中制
唐白居易

溫堯卿等授官賜緋充滄景江陵判官制

唐白居易

李實授咸陽令制
唐白居易

徐登授醴泉令制
唐白居易

李蔚除侍御史盧潛除殿中侍御史等制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四
十八

唐白居易

蕭峴除太常博士制

唐杜牧

張德翁除歸州刺史李承訓除福昌縣令

盧審矩除陽翟縣令等制

唐杜牧

白從道除東渭橋巡官陶祥除福建支後

劉蛻壽州巡官等制

唐杜牧

太常少卿趙瞻可戶部侍郎誥

宋蘇軾

翰林學士給事中知制誥歐陽脩可禮部

侍郎端明殿學士吏部侍郎宋祁可尚書

左丞禮部郎中知制誥范鎮可吏部郎中

刑部郎中知制誥王疇可右司郎中三司

度支判官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宋敏求可

祠部員外郎並依舊職任誥

宋劉敞

起居舍人直祕閣同脩起居注司馬光知

制誥
宋王安石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四
十九

定武軍節度推官衛觀可大理寺丞常州

團練推官阮攸可衛尉寺丞誥

宋劉敞

陝西路都轉運使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

傅求可右諫議大夫河北都轉運使工部

郎中天章閣待制周沆可兵部郎中依舊

誥
宋劉敞

都官員外郎刑部郎中可侍御史殿中丞沈

起可監察御史裏行誥

宋劉敞

朝奉郎蘇軾可守禮部郎中誥

宋王震

屯田員外郎胡揆除都官員外郎誥

宋劉敞

度支郎中李碩可三司戶部判官誥

宋劉敞

將作監林洙可司農卿誥

宋劉敞

內東頭供奉官廖浩然可內殿崇班誥

宋沈文通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四

二十

將作監誥

宋李綱

軍器監誥

宋李綱

西京左藏庫副使楊文廣可供備庫使誥

宋沈文通

西京左藏庫副使高允元可文思副使誥

宋沈文通

兵部員外郎張中庸可開封府判官誥

宋劉敞

司門員外郎張鞏可開封府推官誥

唐劉敞

前鄉貢進士許將大理評事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誥

宋王安石

李承之知青州誥

宋蘇軾

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知勝關寨李守信

可就轉內殿崇班儀州寨主誥

宋歐陽脩

宰相富弼奏試國子四門助教王淵宰相

韓琦奏鄉貢進士李常並可試將作監主

簿誥

宋劉敞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四

二二

虞部員外郎李備太子中允侯克明大理

寺丞曹琰等磨勘改官誥

宋歐陽脩

國子博士陳淑秘書丞薛仲簡尹源太子

中舍李隨大理評事朱壽昌磨勘改官誥

命官

宋歐陽脩

皇弟安靜軍節度使允迪可責授右監門

衛大將軍誥

宋歐陽脩

儀鸞使英州刺史張師正落刺史依舊儀

鸞使誥

宋王安石

參知政事歐陽脩父贈官誥

宋王安石

樞密使張昇所生母追封慶國太夫人王氏可追封國蜀太夫人誥

宋王安石

故贈司空燕侍中龐籍遺表第五女大理評事趙彥若妻德安縣君誥

宋王安石

俗體

崔楚臣可兼殿中侍御史制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四

二二

唐白居易

夏州軍將二人授侍御史制

唐白居易

董昌齡可許州長史制

唐白居易

崔承寵可集州刺史制

唐白居易

崔彥魯除山南西道副使李訥山東道推官楊元汶京兆法曹等制

唐杜牧

蕭孜除著作佐郎裴祐之陝府巡官崔涓

唐杜牧

樞密直學士施昌言知渭州誥

宋王安石

知制誥沈遘知杭州誥

宋王安石

吏部尚書誥

宋李綱

戶部尚書誥

宋李綱

禮部尚書誥

宋李綱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四

二三

兵部尚書誥

宋李綱

刑部尚書誥

宋李綱

工部尚書誥

宋李綱

太常少卿除禮部侍郎誥

宋李綱

起居舍人除中書舍人誥

宋李綱

開封尹誥

宋李綱

工部尚書除延康殿學士知青州兼安撫

使誥

宋李綱

郭遠自致仕起知潞州誥

宋蘇軾

武易簡量移梧州司馬制

唐杜牧

蘇軾孫從事郎符改宣敕郎誥

宋汪藻

脩職郎王倫改朝奉郎充大金通問使誥

以上
命官 宋汪藻

張直方貶恩州司戶制

唐杜牧

文休明辨
目錄卷之四 廿四

王著貶端州司戶制

唐杜牧

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

不得簽書公事誥 宋蘇軾

范子淵知峽州誥 宋蘇軾

吳开莫儁散官安置誥以官

宋汪藻

馬總准制贈亡父諡迴贈亡祖制

唐白居易

楊於陵亡祖母崔氏等贈郡夫人制

唐白居易

韓維父億贈冀國公誥

宋蘇軾

薛伯高等亡母追贈郡夫人制

唐白居易

宋叔康妻封邑號制

唐杜牧

吐突士暉妻封邑號制

唐杜牧

韓維故妻蘇氏末嘉郡夫人誥以上

文休明辨
目錄卷之四 二五

宋蘇軾

契丹賀正使大首領等授官制

唐杜牧

西州迴鶻授驍衛大將軍制

唐杜牧

悉利族軍主嗟移可都軍主誥

宋歐陽脩

卷之二十

冊

祝冊

郊祀昊天上帝冊文

宋王安石

郊祀皇地祇冊文

宋王安石

德宗告謝昊天上帝冊文

唐陸贄

郊祀配帝太祖皇帝冊文

宋王安石

翼祖身帝冊文

宋歐陽脩

淑德皇后冊文

宋歐陽脩

德宗告謝肅宗廟文

文淵閣 天目錄卷之四

二六

唐陸贄

朝享景靈宮聖祖大帝冊文

宋王安石

朝享英宗皇帝冊文

宋王安石

王冊

上應乾聖壽太上皇冊文

唐憲宗

上睿貞皇太后尊號冊文

唐德宗

上懿安皇太后尊號冊文

唐穆宗

尊皇太后冊文

宋歐陽脩

會昌上尊號玉冊文

唐李德裕

立冊

策立安帝文

漢鄧太后

冊肅宗皇帝文

唐賈至

立順宗皇帝冊文

唐德宗

立皇后何氏冊文

晉穆帝

文淵閣 天目錄卷之四

二七

立皇后曹氏冊文

宋仁宗

皇后冊文

宋王安石

立皇太子冊文

唐順宗

冊新迴鶻可汗文

唐白居易

冊迴鶻可汗加號文

唐白居易

封冊

封齊王策

漢武帝

封燕王策

漢武帝

封廣陵王策

漢武帝

封魯王策	漢昭烈
封梁王策 <small>以體</small>	漢昭烈
德宗冊嘉誠公主文	唐陸贄
德宗冊蜀王妃文	唐陸贄
德宗冊杞王妃文 <small>以體</small>	唐陸贄
哀冊	
高祖神堯皇帝哀冊文	唐虞世南
文休明辨 <small>二目錄卷之四</small>	廿八
唐宗玄真皇帝哀冊文	唐蘇頌
文明皇后哀策	晉史臣 <small>姓名</small>
武元皇后哀策	晉史臣 <small>姓名</small>
敬皇后哀策文	齊謝朓
太宗文德皇后哀冊文	唐虞世南
貞懿皇后哀冊文	唐常袞
莊恪太子哀冊文	唐王起
東平憲王蒼哀策	漢章帝

惠莊太子哀冊文并序	唐張九齡
興王伋哀冊文	唐詞臣 <small>姓名</small>
諸葛亮哀策	漢後主
贈冊	
贈元敬虞皇后策	晉元帝
謚冊	
德宗神武皇帝謚冊文	唐權德輿
懿宗上元昭皇太后謚冊文	
文休明辨 <small>六目錄卷之四</small>	二九
王尊謚冊	唐夏侯孜
贈謚冊	晉成帝
贈謚溫嶠冊	晉成帝
贈謚郗鑒冊	晉成帝
祭冊	
詔祭楊震策	漢順帝
賜冊	
報張禹策	漢成帝
詔車騎將軍馮緄策	

漢桓帝	賜丞相諸葛亮策	漢昭烈
漢後主	詔復諸葛亮丞相策	
免冊		
漢成帝	賜史丹策	
漢哀帝	免彭宣策	
批答	卷之二十一	
古體		
三十	文休明辨 六目錄卷之四	
唐玄宗	批答張九齡賀誅奚賊可突于	
唐陸贄	德宗答百寮請停大禮表	
宋王珪	賜皇長子淮陽郡王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唐肅宗	批答顏真卿表讓憲部尚書	
宋理宗	批答崔與之辭免叅知政事第六劄子	

賜宰臣富弼上第一表乞罷相不允批	宋歐陽修
答	
賜宰臣富弼上第三表乞罷相不允斷	宋歐陽修
來章批答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不允斷來章批	宋蘇軾
答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答	宋蘇軾
俗體	
批答劉洎	唐太宗
文休明辨 六目錄卷之四	三一
答百寮請復御膳表	唐陸贄
批答張九齡謝蒙太子書頌	唐玄宗
批答張齡謝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	唐玄宗
批答張九齡謝知制誥	唐玄宗
批答顏真卿表謝荆南節度使	唐肅宗

答盧虔謝賜男從史德政碑文并移貫劄

京兆表 唐白居易

答京兆府二十四縣者壽謝賑貸表

批李夷簡賀御撰君臣事跡屏風表 唐白居易

賜賢妃苗氏陳讓恩命第三表不允斷來

章批答 宋歐陽脩

賜皇弟奉寧軍節度使華原郡王允良讓

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宋歐陽脩

文休明辨 云目錄卷之四 卅二

賜新除宰臣富弼讓恩命不允批答

宋歐陽脩

賜新除叅知政事程戡讓恩命不允斷來

章批答 宋歐陽脩

賜樞密使宋庠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

章批答 宋歐陽脩

賜右僕射范純仁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宋蘇軾

賜新除宣徽北院使檢校太諫判并州王

拱辰讓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宋歐陽脩

賜鎮撫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判亳州陳執中讓恩命第二表不

允仍斷來章批答 宋歐陽脩

賜宰臣富弼乞退不允批答

宋歐陽脩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一表乞致仕不許批

答 宋蘇軾

賜太師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

答 宋蘇軾

文休明辨 云目錄卷之四 卅三

賜觀文殿學士尚書右丞田况乞致仕不

允批答 宋歐陽脩

賜新除檢校太尉守司空依前開府儀同

三司致仕韓絳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宋蘇軾

御札

古體

賜崔與之御劄 宋理宗

俗體

集 310—457

熙寧元年南郊御札

宋王珪

熙寧四年大饗明堂御札

宋元絳

大慶殿恭謝御札

宋歐陽脩

賜崔與之御劄

宋理宗

赦文舊唐書附

古體

幸蜀赦文

唐玄宗

春初大赦文

唐德宗

文林用辨
二目錄卷之四

三四

俗體

登極赦文

唐玄宗

永泰改元大赦文

唐代宗

奉天改元大赦文

唐陸贄

夏月赦文

唐代宗

旱蝗赦文

唐懿宗

立皇太子赦文

唐順宗

元豐立皇太子赦文

宋鄧潤甫

蝗蟲避正殿降免囚徒德音文古古

唐陸贄

西京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禮德音文

宋蘇軾

戒勵風俗德音文以上俗體

唐元稹

鐵券文

賜李納田悅王武俊鐵券文

唐陸贄

賜安西管内蕃姓肅官鐵券文

唐陸贄

文林用辨
二目錄卷之四

卅五

諭祭文

皇叔故魏王下事祭文

宋蘇軾

故贈濮王允讓十月三十日下事祭文杜弼

宋歐陽脩

祭故婕妤孟氏文

唐白居易

故秦晉國夫人祭文以上俗體

宋歐陽脩

祭薛濬文

隋文帝

祭吳少誠文

唐白居易

贈保順軍節度使張惟宣祭文 <small>以上</small>	宋歐陽脩
祭迴鵠可汗文	唐白居易
祭咸安公主文 <small>以上</small>	唐白居易
回書	
使呂相告絕秦	晉厲公
贈尉佗書	漢文帝
遺匈奴書二首 <small>參用中記漢書本</small>	
草優答北單于書	漢文帝
文休明辨 <small>六目錄卷之四</small>	漢班彪
賜高麗王建武書	漢高帝
與回紇可汗書	唐陸贄
皇帝賀契丹皇帝正旦書	宋歐陽脩
皇帝回契丹皇帝賀正旦書	宋歐陽脩
皇帝回契丹皇帝達皇太后賀正旦書	宋歐陽脩
皇帝回契丹皇帝達皇太后賀乾元節書	宋歐陽脩

皇帝回契丹皇帝告哀書	宋歐陽
皇帝回丹契皇帝回謝書	宋歐陽脩
誓	
移京西戎兵備關東誓文	唐德宗
立江王涵為皇帝令 <small>站冊</small>	唐郭太后
赦天下令 <small>右赦</small>	漢高帝
受本明辨 <small>六目錄卷之四</small>	三七
求賢令 <small>右求</small>	魏曹操
求諫令	魏曹操
求言令 <small>右求</small>	魏文帝
分諸將祿屬租令 <small>右頒</small>	魏曹操
黃初六年令	魏曹植
教	
蕭驃騎發徐州三五教	梁江淹
與李豐教	漢諸葛亮

與羣下教以上

魏司馬

下郡國辟士教右求

晉庾彬

與羣下教二首

漢諸葛亮

下豫州錄教二首以上

晉王沈

爲宋公脩楚元王墓教

晉傅亮

爲宋公脩張良廟教以上脩

晉傅亮

卷之二十二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四

卅八

上書上

論土崩瓦解書參用史記漢書本

漢徐樂

通進司上書以上時

上秦王逐客書參用史記文選本○右州人

楚李斯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右納

宋歐陽脩

上救太子書

論教本書以上

唐元稹

諫吳王書參用漢書選本

漢鄒陽

奏吳王書以上

漢枚乘

論封拜丁傳書

漢師丹

論丁傳董賢書以上女

漢鮑宣

卷之二十三

上書下

諫伐閩越書

漢劉安

論伐匈奴書參用史記漢書本

漢主父偃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四

卅九

論征伐書

漢嚴安

諫擊匈奴書

漢魏相

諫不受單于朝書

漢揚雄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以上在

宋蘇軾

言兵事書

漢鼂錯

上守邊備寒書

漢鼂錯

上募民徙塞下書以上

漢鼂錯

上尚德緩刑書以上

漢路溫舒

報燕王書

燕樂毅

獄中上梁王書

參用史記生書文選本。以上自訟

訟蓋寬饒書

漢鄒陽

訟陳湯書

漢耿育

救劉輔書

漢谷永

訟王尊書

漢公乘興

訟馬援書

漢朱勃

救朱穆書

漢劉陶

請封孔子後書

漢梅福

文休明辨

目錄卷之四

四十

卷之二十四

章

上災異章

古論

漢郎顗

慶文帝受禪章

本慶

魏曹植

為蕭領軍拜侍中刺史章

梁江淹

封二子為公謝恩章

以謝

魏曹植

上表

古體

出師表

漢諸葛亮

再出師表

漢諸葛亮

論佛骨表

以上論佛

唐韓愈

勸進表

古請

晉劉琨

求自試表

魏曹植

求通親親表

魏曹植

陳情表

以上

晉李密

薦禰衡表

漢孔融

薦劉劭表

魏夏侯惠

薦譙元彥表

以上

晉桓溫

文休明辨

元目錄卷之

四一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晉傅亮

慰劉哀表

唐韓愈

慈聖光獻皇后昇遐慰皇帝表

宋王安石

慈聖光獻皇后復土返虞慰皇帝表

宋王安石

慈聖光獻皇后神主祔廟慰皇帝表

宋王安石

議中書令表

古辭

晉庾亮

潮州刺史謝上表右漢

唐韓愈

理劉司空表右漢

晉盧諶

表中

唐豐

為崔相陳情表右漢

唐白居易

為建安王獻食表右進

唐陳子昂

賀皇帝即位表

唐韓愈

文休明辨六目錄卷之四

四二

賀兩表

唐韓愈

為宰相賀雪表

唐韓愈

京兆府賀嘉爪白免連哩棠樹等表

唐柳宗元

為常侍郎賀布衣寶祥除右拾遺表以上

唐柳宗元

為裴相公讓官表

唐韓愈

代裴相公讓平章事表以上

唐杜牧

為宰相謝官表

唐白居易

忠州刺史謝上表 唐白居易

為建安王謝借馬表

唐陳子昂

為楊湖南謝設表以上

唐柳宗元

卷之二十五

表下笏記

宋體

南郊進本表右進 宋王安石

皇太后加尊號鈐司賀皇帝表

文休明辨六目錄卷之八

四二

賀立皇后表 宋文天祥

皇子賜名額州賀皇帝表 宋蘇軾

皇子進封左衛上將軍嘉國公賀皇太后表

宋文天祥

皇女進封同壽公主賀皇帝表

宋文天祥

乾會節額州賀皇帝表

宋文天祥

乾會節額州賀皇帝表

宋文天祥

天申節賀表

宋陸游

壽崇節馬鈴轄司賀皇太后表

宋文天祥

天瑞節鈴司賀皇帝表

宋文天祥

馮翊郡君連氏等賀皇帝南郊禮畢表

宋王安石

德妃苗氏上賀皇帝南郊禮畢表

宋王安石

禮部賀嘉禾及芝草表

文休明辨 六目錄卷之四

內四

宋柳宗元

爲王京兆賀嘉蓮表

宋柳宗元

賀赤烏白鵠表

宋汪藻

代宰臣以下賀雪表

宋呂祖謙

大行皇帝升遐鈴司慰皇帝表

宋文天祥

啓殯慰皇帝表

宋文天祥

啓殯皇太后表

辭樞密副使表

宋歐陽脩

宋文天祥

發引慰皇帝表

宋文天祥

發引慰皇太后表

宋文天祥

大行皇帝百日慰皇太后表

宋文天祥

禪祭慰太皇太后表

宋文天祥

大行皇帝卅期慰皇太后表

宋文天祥

慰正旦表

宋蘇軾

文休明辨 六目錄卷之四

四五

正旦慰太皇太后表

宋文天祥

冬至表

宋周必大

冬至節贛州慰皇帝表

宋文天祥

冬至節贛州慰皇太后表

宋文天祥

駕幸河北起居表

宋楊億

辭樞密副使表

宋歐陽脩

辭特轉吏部侍郎表

宋陽歐脩

再乞罷宣撫使表以上

宋李綱

謝皇帝登極赦文表

宋文天祥

謝授新安郡侯表

宋汪藻

謝省集賢院表

宋夏竦

謝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表

宋歐陽脩

謝除翰林承旨表

宋蘇軾

謝除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表

宋周必大

手詔令視事謝表

宋王安石

謝官召入院表

宋直德秀

謝泉州到任表

宋汪藻

永州謝表

宋范純仁

謝在中書日行遣公事不當放罪表

宋范仲淹

謝賜慶曆七年曆日表

宋范仲淹

宋陽歐脩

曆日謝皇帝表

謝賜生日禮物生餽表

宋文天祥

謝賜金帶衣馬表三首

宋王珪

謝賜衣襖表

宋蘇軾

謝賜鞍馬表

宋李綱

代高麗王謝賜燕樂表以上

宋孫觀

遺表右遺

宋范純仁

謝宰相笏記

宋王安石

謝翰林學士笏記

宋王安石

謝宣召入院笏記

宋蘇軾

謝翰林承旨笏記

宋蘇軾

及第謝恩笏記

宋陳亮

古體

諫齊王奮牋右論

為鄭冲勸晉王牋右請

在元城與魏太子賤

魏吳質

與廬陵王義真牋

晉謝靈運

至洛與成都王牋謝右軍

晉陸機

俗體

受徽號貧皇太子牋

唐柳宗元

文体明辨 大目錄卷之四 四

伐人皇太子正位牋以上
慶賀

宋汪藻

湖南提刑到任謝皇后牋右奉

宋文天祥

文體明辯目錄卷之四

文體明辨目錄卷之五

卷之二十六

奏疏
一奏狀
○奏疏
○奏劄
○奏對
○奏啓
○奏

至言

奏

明堂月令春右時 漢魏相

上學年考異 漢劉向

屯田奏三首右邊
漢趙充國

收還武庫兵器奏右兵

漢母將隆

文体明辨 天目欽卷之三

治河奏道右門

考疏

陳政事疏

漢賢誼

言得失疏

上政得失疏

論治性正家疏

戒妃匹勸經學疏

請抑圖識賞武臣疏

並
桓
譚

諫獵疏從漢書本○右時游畧

漢司馬相如

請封建子弟疏右宗室

漢賈誼

諫起昌陵疏右園陵

漢劉向

論貴粟疏右食貨

漢鼂錯

舉薛宣疏右拔擢

漢谷永

論甘延壽等疏

漢劉向

救陳湯疏

漢谷永

訟馮奉世疏以上論薦

漢杜欽

文休明辨目錄卷之五

二

上鄧太后疏

漢班昭

諫昌邑王疏

漢王吉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中

奏對

日食地震對言災異

漢谷永

微行宴飲對言戒淫多

漢永谷

罷珠崖對言征伐

漢賈捐之

議禁民挾弓矢對右兵

漢吾丘壽王

奏啓

爲王彬謝脩下忠貞墓啓

梁任昉

奏狀

論淮西事宜狀右征伐

唐韓愈

論遣李憲措置邊事狀

宋周尹

陳捍禦賊馬奏狀

宋李綱

奉詔條具邊防利害奏狀以上邊備

文休明辨目錄卷之五

三

宋李綱

爲道補薦岑參狀

唐杜甫

舉張正甫自代狀

唐韓愈

代人舉蔣係狀

唐杜牧

薦宗室令時狀以上薦舉

宋蘇軾

賀誅奚賊可突于狀

唐張九齡

爲宰相賀白龜狀以上慶賀

唐韓愈

謝知制誥狀 <small>右陳</small>	唐張九齡
奏論趙士瑗高郵軍再任不當狀 <small>右陳</small>	宋汪藻
觀御製喜雪篇賦狀	唐張九齡
爲南承嗣請從直狀 <small>以上</small>	唐柳宗元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狀	唐韓愈
代進奉承天節絹狀	宋歐陽脩
賀祈廟禮畢進奉銀五百兩狀 <small>以上</small>	宋歐陽脩
舉人自代狀	唐白居易
代人舉周敬復自代狀 <small>以上</small>	唐杜牧
辭免召赴行在狀	宋崔與之
辭免禮部尚書狀	宋崔與之
辭免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狀	宋崔與之

辭免除寶謨閣學士狀 <small>以上</small>	唐白居易
謝清明日賜新火狀	唐白居易
中和日謝恩賜尺狀	唐白居易
謝蒙恩賜設狀	唐白居易
謝賜告身鞍馬狀	唐杜牧
謝恩賜衣服狀	唐白居易
謝對衣金帶鞍轡馬狀	宋歐陽脩
又休明辨 <small>元且錄卷之五</small>	五
謝宣召入翰林狀	宋歐陽脩
謝宣召入院狀 <small>以上陳謝</small>	宋蘇軾
卷之二十八	
奏疏下	
奏劄	
論朋黨劄子 <small>右陳政</small>	宋李綱
再論遣使劄子	宋胡寅
論宜撫職事第四劄子	

宋李綱	論金人失信劄子 <small>以上通稱</small>	宋李綱	論修六塔河劄子 <small>古河</small>	宋歐陽脩	舉蘇軾應制科劄子	宋歐陽脩	舉章望之曾鞏王回文昭職劄子 <small>以上為舉</small>	宋歐陽脩	論狄青劄子 <small>右彈劾</small>	宋歐陽脩	文德明辨 天目錄卷之五	封事	陳七事封事 <small>右請政大體</small>	漢蔡邕	條災異封事	漢劉更生	上日食封事 <small>災異</small>	漢丁鴻	論霍氏封事	漢張敞	極諫外家封事 <small>以上外戚</small>	漢劉向	上高宗封事	宋胡銓	上高宗封事 <small>以上通稱</small>	宋李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彈事	劾丞相衡等奏	漢王尊	劾丞相宣奏	漢涓敖	劾涓敖奏	漢翟方進	劾陳咸等奏	漢翟方進	劾薛況奏	漢翟方進	劾陳遵奏	漢陳崇	奏彈曹景宗	梁任昉	卷之二十九	盟誓	文德明辨 天目錄卷之五	七	盟諸侯干踐土	周王子虎	盟楚于宋	晉士燮	晉鄭同盟于亳	撰人闕	盟衛人于宛濮	衛甯俞	與充豫刺史共討董卓盟	漢臧洪	與蜀盟	吳大帝	與王僧辯共討侯景盟文	梁陳霸光	與高適來瑱盟	唐肅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與將士盟文	唐常舉
與吐蕃相尚結贊等盟文	
與吐蕃使盟	唐張鎰
百濟新羅盟文	唐撰人闕 唐劉仁軌
誓	
討祖約蘇峻誓	晉鄧鑒
符	
討晉安王子勛等符	晉尚書職姓名
討沈攸之符	南宋尚書姓名
文書明符	八目錄卷之五
前書符	梁江淹
討陳寶應符	陳尚書姓名
檄	
告青徐二州招降郡國檄	
告郡國檄	漢伏隆
爲袁紹檄豫州	漢隗囂
檄吳將校部曲文	魏陳琳
爲徐敬業以武后臨朝移諸郡縣檄	魏陳琳
	唐駱賓王

計黃巢檄	唐鄭畋
答雍闓檄	漢呂凱
喻巴蜀檄	漢司馬相如
卷之三十	
露布	
前鋒都督平交青州露布	晉撰人闕
破朱泚露布	唐于公異
劍南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破吐蕃露布	唐常舉
又休明辨	八目錄卷之五
嶺南道行營擒劉鋹露布	宋潘美
公移	
狀	
柳州上本府狀	唐鄭宗元
上戶部狀	唐鄭宗元
脩禮書狀	宋蘇洵
辭免知寧國府狀	宋文天祥
牒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唐韓愈

潮州請置鄉校牒 唐韓愈

為裴中丞伐黃賊轉牒

唐柳宗元

判

科罪

太學生劉仁軌等省試落第過鼓申訴准式卯時付問頭酉時收策試日晚付問頭不盡經業更請重試臺付法不伏

唐張鷟

文休明辨 卷之五

十

府史杜玄掌造金匱遂盜一枚鐫敗為酒器斷絞不伏云東王未進合准常盜不合死

唐張鷟

右金吾郎將常謙於清化坊屠兒劉忽索肉不得決四十禁經一月忽男於左臺云

咆哮無上下禮

唐張鷟

揚州申江都縣人以五月五日於江津競渡并設管絃有縣人王文身居父服來預管絃并將錢物賭競渡因爭先遂打舟人臂折

唐康庭之

安上門應閉主者誤不下鍵

唐王維

評九

主爵員外郎梁瓌奏左僕射魏宰無汗馬勞御史大夫李加為佐命功以妄爵也請皆追奪

唐張鷟

安北副都護連帥愛與人奕棊聞寇至不輟御史以逗撓糾察

唐鄭少微

丙為左僕射門立棊戟其子封國公復請

文休明辨

卷之五

十一

立戟儀曹不許

宋余靖

失事意不伏徵銅

唐張鷟

本衛狀頃省內有警急羽林將軍田達當討救之際索馬不與拒門不開覆奏往來宜失機速合處極法不伏

唐張鷟

杜俊對仗遺箭於伏內御史彈付法

唐張鷟

甲將死命其子以嬖妾為殉其子嫁之或非其適父之命予云不敢陷父於惡

唐白居易

番禺

御史嚴宜前任洪洞縣尉日被長史田順鞭之宜爲御史彈順受賊二百貫勘當是實順訴宜挾私彈事勘問宜挾私有實順受賊不虛

唐張鷟

辯雪

通事舍人崔暹奏事口誤御史彈付大理斷管三十徵銅四斤暹款奏事雖誤不失事意不伏徵銅

唐張鷟

文林明辨 天目錄卷之五

十二

判能

工部員外郎趙務支蒲陝仰供漁陽軍幽易絹入京百姓訴不便務款布是麓物將以供軍絹是細絹擬貯官庫

判晉

飛騎將軍劉恭膂力強羣弓馬超聚眇其一目恐不堪侍奉欲放歸鄉里又惜其身材

駁正

洛陽人祁玄恭賄司勳令余整作僞勳押入申奏大理斷泰爲首整爲從泰下伏

羽林將軍王暢薨無嫡子取姪男襲爵庶子告不合承

倉部郎中胡敬稱內外官祿准令據階級有費倉儲望請准見任官品級極爲裨益未知可否

唐張鷟

丁且奏孝門舊多僞作祥瑞並請破孝門駁審

山陽公主爲子求內官親得侍衛

末減

令史王隆每受路州文書皆納賄錢被御

文林明辨 天目錄卷之五

十三

史彈付法計賊十五匹斷絞不伏

唐張鷟

丁去官而受舊屬饋與或告其違法訴云

家口已離本任 宋余靖

甲爲出妻已告其在家嘗出不遜語指斥

乘輿有司言雖出妻而所告者未出時事

也或疑薄君臣之禮隆夫婦之恩律不應

經 宋王回

案寢

禮部奏海州奏朱鴈集岐州奏白麟見及

薦郊廟二項俱無空信州申未知合附

否

唐張鷟

都晉守左右屯衛將軍王林狀稱駕在西

京恐有警急請屯兵於宣仁門外以備非

常

唐張鷟

案候

常州申稱錢客每以種瓜為業遂被伶人

洪崖盜食其瓜並盡為客所擒遂作術化

出蒲田是瓜客乃放之崖去後了復無瓜

客詣縣告崖是妖賊

文林明辨 目錄卷之五

十四

唐撰人闕

褒嘉

錢塘人孫戢少以迎濤為事因八月迎濤

乘船衝濤船覆至死戢女媚容巡江哭以

斥設祭因而日投江水抱父屍出縣司以

為純孝州司不許乃禁媚容數日

唐撰人闕

卷之三十一

書記上 書○奏記○啓
簡○狀○疏

書上

與趙宜子書 呂解 鄭生歸

與范宣子論重幣書

鄭公孫僑

詒子產論鑄刑書書

晉羊舌肸

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

宋蘇軾

應制舉上兩制書 以上

宋蘇軾

讓太常博士書

漢劉歆

文林明辨 目錄卷之五

十五

上兩制諸公書 以上

宋蘇軾

重答張籍書 右者

唐韓愈

答李翊書 右論

唐韓愈

答李參書

宋王安石

答安師孟書

宋蘇軾

答常中立書 以上

唐柳宗元

予淮南王書

漢薄昭

予蓋寬饒書

漢王生 名

上席侍郎書

宋唐庚

上范司諫書	宋歐陽脩
與高司諫書	宋歐陽脩
上田正言書	宋王安石
與韓愈論史官書	唐柳宗元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宋歐陽脩
與崔旒州論石鍾乳書	唐柳宗元
上張僕射第二書 <small>以上規諫</small>	唐韓愈
文休明辨 <small>元目錄卷之五</small>	十六
遺燕將軍 <small>從職國策本與史記刪削者不同</small>	齊魯連
遺章邯書	秦陳餘
與楊廣書 <small>以上遊說</small>	漢馮異
卷之三十二	
書記中	
書下	
上宰相第三書	唐韓愈
上富丞相書	宋蘇洵
上樞密韓太尉書	宋蘇轍

上呂晦叔書 <small>以上長調</small>	宋秦觀
謝王學士書 <small>古通問</small>	宋秦觀
回丁判官書	宋歐陽脩
答韶州張殿丞書 <small>以上謝</small>	宋王安石
報任安書 <small>參見選本</small>	漢司馬遷
報孫會宗書 <small>參見選本</small>	漢楊惲
與于襄陽書	唐韓愈
文休明辨 <small>元目錄卷之五</small>	十七
上曾參政書	宋王安石
上張僕射書 <small>以上</small>	唐韓愈
與孟尚書書 <small>右册</small>	唐韓愈
上歐蔡書 <small>右册</small>	宋曾鞏
答段延古書 <small>右册</small>	宋王安石
與孫司封書 <small>右表</small>	宋曾鞏
答劉蒙書 <small>右用財○</small>	宋司馬光
與楊太尉夫人袁氏書	魏卞夫人

答魏公下夫人書 <small>以上婦人書</small>	漢楊夫人袁氏
與父張恭書	魏張就
與弟固書	漢李固
與弟書	晉羊祜
答秦嘉書	漢徐淑
又報嘉書	漢徐淑
與子書	漢孔臧
戒子益恩書	漢鄭玄
戒子書	漢司馬徽
文休明辨 <small>天目錄卷五</small>	十八
與子恢之書	宋王敬弘
勅子胤遺書 <small>以上家書</small>	漢趙咨
卷之三十三	
書記下	
奏記	
奏記大將軍霍光 <small>台定策</small>	漢丙吉
奏記蕭望之 <small>右明策</small>	漢鄭朋
奏記大司空王邑 <small>台時</small>	漢范升

奏記梁冀	漢朱穆
奏記太尉宋由 <small>以上規諫</small>	漢何敞
奏記東平王蒼 <small>台推薦</small>	漢班固
奏記太尉蔣濟	晉阮籍
奏記詣南徐州新安王 <small>以上辭免</small>	梁江淹
啓	
皇帝即位賀宰相啓	
文休明辨 <small>天目錄卷之五</small>	十九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 <small>以上廣賀</small>	唐韓愈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 <small>右辭免</small>	唐柳宗元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啓 <small>右報謝</small>	唐柳宗元
上鄭尚書相公啓	唐韓愈
上湖南李中丞于廩食啓	唐柳宗元

上揚州李吉甫相公獻所著文啓

唐柳宗元

謝柳龍圖啓以上東請

宋蘇軾

賀翰林曾學士啓

宋陳師道

賀荆湘汪制帥立信啓

宋文天祥

賀中書蘇舍人啓

宋蘇軾

賀知縣啓

宋王安石

賀致政趙少保啓

宋王安石

文庫明辨 目錄卷之五

二十

賀致政楊侍讀啓

宋王安石

正旦賀董提舉楷啓以上

宋文天祥

與孫觀文啓右慰

宋強至

上胥學士啓古長

宋歐陽脩

上梅戶部啓古通

宋王安石

謝解啓

宋李薦

謝進士及第啓

宋歐陽脩

謝及第啓

宋蘇軾

及第謝宰相啓

宋王十朋

謝制科啓

宋蘇軾

謝館職啓

宋蘇軾

除秘書省正字謝丞相啓

宋文天祥

永興提刑謝到任啓

宋李昭玘

知常州上中書啓

宋王安石

免奉使啓

宋夏竦

謝程公關啓

宋蘇軾

謝諸郡啓

宋蘇軾

文庫明辨 目錄卷之五

廿

謝襄陽李夷簡尚書委曲撫問啓

唐柳宗元

謝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啓

唐柳宗元

謝施帥準聚宴折俎啓以上

宋文天祥

回韓相公啓

宋王安石

答李寶文啓

宋蘇軾

回楊秘監啓

宋文天祥

答林中舍啓

宋王安石

答楊屯田啓

宋蘇軾

回同州知府朝請啓

宋范純仁

黃州還回太守畢仲遠啓

宋蘇軾

回賀揚翰林啓

宋歐陽脩

答試館職人啓

宋蘇軾

回湘潭張權縣啓

宋文天祥

回衡州宋吏部賀雪啓

宋文天祥

宋文天祥

除賴守回宋衡州袖劄請宴啓

宋文天祥

回施帥準送別啓

宋文天祥

宋文天祥

上張侍郎啓

宋范仲淹

上號州太守啓

宋蘇軾

上參政侍郎啓

宋王安國

請廣帥會啓

宋文天祥

請宋衡州別宴啓

宋文天祥

請施帥準元宵宴啓

宋文天祥

與衛淮南石琴薦啓

唐邨宗元

送施帥準聚宴折俎啓

宋文天祥

與邁求親啓

宋蘇軾

求婚啓

宋蘇軾

代人送定啓

宋王十朋

聘湯氏啓

宋劉宰

代湯氏定趙氏啓

宋劉宰

下財啓

宋蘇軾

答程公關議親啓

宋王安石

答求親啓

宋蘇軾

謝求婚啓

宋蘇軾

簡

與段會宗帖

漢谷永

與蕭道誠右責

宋沈攸

與公孫弘右勉

漢鄒良倩

與肇伯陵右請

漢司馬遷

與人手簡右推

晉王羲之

薛右扶風右辭

漢丘訢

與王常

漢光武

與人手簡三首

晉王羲之

答法雲師

梁王泰

與王介甫簡

宋歐陽脩

與蘇黃州簡以上通問

宋秦觀

又休明辨本目錄之五

二四

與人手簡二首

晉王羲之

一右答

二

答趙仲脩以上推辭

宋蘇軾

與人手簡右要

晉王羲之

答虞仲翔

漢孔融

與道明

宋袁粲

與王昕

北齊邢子良

回蘇子瞻簡以上

宋王安石

與楊彥明簡右哀

晉陸雲

狀

為裴中丞上裴相乞討賁賊狀右陳

唐柳宗元

皇帝即位降赦賀觀察使狀

唐韓愈

為裴中丞上裴相賀破東平

唐柳宗元

賀分淄青諸州為三直節度狀

唐柳宗元

賀提刑上官正言狀以上

又休明辨本目錄卷五

二五

宋曾肇

回穎州呂侍讀賀冬狀

宋歐陽脩

回穎州呂侍讀遠迎狀以上

宋歐陽脩

辭免除祕書監狀右推與之

辭免除工部侍郎兼同脩國史燕實錄院

同脩異狀狀以上

宋崔與之

宋王安石

疏

憲宗崩慰諸道疏

唐韓愈

約

僮約

漢王褒

卷之二十四

策問

制策

問賢良文學策

漢文帝

問賢良策五首

漢武帝

朕聞昔在唐虞

文德期辨天目錄卷之五

二六

朕復承至尊休德

蓋聞虞舜之時

蓋聞善言天者

蓋聞上古至治

天監三年策秀才

梁任昉

問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

唐陸贄

試策

問為治

宋歐陽脩

問為政

宋歐陽脩

問井田

宋歐陽脩

省試問風俗政事

宋范祖禹

問取士

宋歐陽脩

問今世官人之弊

宋蘇軾

問冗官乏人相須之弊

宋蘇轍

問兵財多少之弊

宋蘇轍

進士策問

唐韓愈

問周禮官制之疑

宋歐陽脩

問周禮制禮之疑

宋歐陽脩

文德期辨天目錄卷之五

廿七

問堯舉鯀治水之疑

宋王安石

問洪範休咎之効

宋王安石

問漢之禍凡六變

宋蘇軾

策上上

制策上

漢文帝問賢良文學策

晁錯

漢武帝問賢良策第二首

董仲舒

漢武帝問賢良策第三首

董仲舒

漢武帝問賢良策第四首

董仲舒

皇帝若曰朕聞觀古之上者

唐白居易

卷之三十五

策子上下

制策下

策曰朕聞古先哲王之治也

文帝明辨 天目錄卷之五 世入

唐劉蕡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

宋蘇軾

皇帝若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

宋孔文仲

卷之三十六

策中

試策

問道句因有循 宋翁合

問宰相所以寅亮天地

宋翁合

宋陳成甫

策下上

進策上

審勢

審敵

策略第一

策略第三首

厲法禁一策別

決壅蔽三策別

本明辨 天目錄卷五

卷之三十七

策下下

進策下

無沮善六策別

敦教化七策別

均戶口九策別

倡勇敢十七策別

策斷下篇

君術第二首

君術第四

宋蘇軾

宋蘇軾

宋蘇軾

宋蘇軾

宋蘇軾

宋蘇軾

宋蘇軾

宋蘇軾

宋蘇軾

宋蘇軾

二九

泰誓論

宋歐陽脩

春秋論

宋蘇洵

春秋論

宋歐陽脩

春秋論

下篇論題

王者不治夷狄論

宋歐陽脩

三聖人論

宋蘇軾

論四上

宋王安石

史論上

史論中

史論下

宋蘇洵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五

卅二

正統論

宋歐陽脩

學妃論

宋蘇洵

六代論

魏曹同

周公論

宋王安石

管仲論

宋蘇洵

子貢論

王安石

續楚語論

宋蘇軾

卷之四十

論四下

史論下

原缺第三十三葉

周左丘明

春秋傳駢歇殺鄧析論

周左丘明

春秋傳邾黑肱來奔論

周左丘明

史記孔子世家論

漢司馬遷

史記漢孝景本紀論

漢司馬遷

漢書贊景十三王

漢班固

漢書贊戾太子

漢班固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五

卅四

漢書贊重仲舒

漢班固

漢書贊劉向

漢班固

漢書贊司馬遷

漢班固

漢書贊匈奴

漢班固

後漢書班彪列傳論

宋范曄

晉書帝紀總論

晉于寶

魏書楊播傳論

北齊魏收

舊唐書許敬宗李義甫傳論

後晉史臣 <small>姓名</small>	舊唐書于志寧高季輔張行成傳論	後晉史臣 <small>姓名</small>	舊唐書玄宗諸子傳論	後晉史臣 <small>姓名</small>	舊唐書馬懷素褚無量劉子玄徐堅元行冲吳兢常述傳論	後晉史臣 <small>姓名</small>	舊唐書陸贄傳論	後晉史臣 <small>姓名</small>	舊唐書劉幽求郭元振張說說子均均陳希照傳論	後晉史臣 <small>姓名</small>	文林明辨 <small>目錄卷之五</small>	五代史唐明宗家人從璟傳論	宋歐陽脩	五代史伶官傳論	宋歐陽脩	五代史宦者傳論 <small>以上</small>	宋歐陽脩	卷之四十一	論五	文論	莊周論	宋王安石	荀卿論	宋蘇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子思論	宋蘇軾	鹽鐵雜論	黃桓寬	論六	諷論	王命論 <small>從漢書本</small>	漢班彪	爭口論	唐韓愈	辯姦論	宋蘇洵	存舊論	宋唐庚	論七	寓論	文林明辨 <small>目錄卷之五</small>	三六	逆命論	魏李康	論八	設論	非有先生論 <small>參用漢書文選本</small>	漢東方朔	四子講德論	漢王褒	卷之四十二	說	性說	宋王安石	師說 <small>以上</small>	唐韓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雜說三首

唐韓愈

一
二以上

三

捕蛇者說以治

唐柳宗元

祀朝日說

唐柳宗元

稽說以上

唐柳宗元

禱饑說右死

魏曹植

原

原性

唐韓愈

文林明辨目錄卷之五

卅七

原道理以上

唐韓愈

原教

宋王安石

法原

宋李清臣

勢原以上

宋李清臣

原毀右毀

唐韓愈

議

奏議

貓鼠議右災

唐崔祐甫

毀廟議

漢劉歆

禘祫議以社

唐韓愈

改鑄大錢議右錢法 漢劉陶

受伊邪莫演堅議 漢谷永

鮮卑議參用本集實事

漢蔡邕

復讎議并狀 唐韓愈

駁復讎議以社 唐柳宗元

私議

晉文公問守原議 唐柳宗元

公族議 宋曾鞏

救災議 宋曾鞏

文林明辨目錄卷之五

卅八

卷之四十三

辯

桐葉封弟辯 唐柳宗元

論語辯上 唐柳宗元

辯晏子春秋 唐柳宗元

諱辯 唐韓愈

解

獲麟解 唐韓愈

復讎解 宋王安石

解嘲參用漢書文選 漢揚雄

進學解	唐韓愈
釋	
釋誨有序	漢蔡邕
釋言	唐韓愈
問對	
晉問	唐柳宗元
對尚問	唐韓愈
馬溪對	唐柳宗元
難蜀父老	參月史記漢書文選本
漢司馬伯如	
次休明辨	八目錄卷之五 二二九
答客難	參月史記漢書文選本
漢東方朔	
答賓戲	漢班固
卷之四十四	
序上	序畧
議論	
詩序	周卜商
春秋左氏傳序	晉杜預
周禮義序	宋王安石
新序目錄序	宋曾鞏
列女傳目錄序	宋曾鞏

戰國策目錄序	宋曾鞏
南齊書目錄序	宋曾鞏
陳書目錄序	宋曾鞏
禮閣新儀目錄序	宋曾鞏
斐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梅聖俞注孫子後序	唐柳宗元
內制集序	宋歐陽脩
外制集序	宋歐陽脩
次休明辨	八目錄卷之五 四十
蘇氏文集序	宋歐陽脩
廖氏文集序	宋歐陽脩
楊詳事文集後序	唐柳宗元
靈谷詩序	宋王安石
釋秘演詩集序	宋歐陽脩
送許鄧州序	唐韓愈
贈崔復州序	唐韓愈
送薛存義之任序	唐柳宗元
送丁琰序	宋曾鞏
送陳升之序	宋王安石

送江任序

宋曾鞏

送殷員外序

唐韓愈

送趙宏序

宋曾鞏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宋張耒

送楊少尹序

唐韓愈

送石處士序

唐韓愈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唐韓愈

送董邵南序

唐韓愈

文林明辨 目錄卷之五

四一

送曾鞏秀才序

宋歐陽脩

送王秀才序

唐韓愈

送區冊序

唐韓愈

送孟東野序

唐韓愈

送易帥楊君序

唐柳宗元

送徐無黨歸序

宋歐陽脩

送浮屠文暢師序

唐韓愈

送高閑上人序

唐韓愈

送參寥序

宋陳師道

送廖道士

唐韓愈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宋曾鞏

卷之四十五

序下附

叙事

尚書序

漢孔安國

史記自序

漢司馬遷

張中丞傳後叙

唐韓愈

愚溪詩序

唐柳宗元

贈張童子序

唐韓愈

文林明辨 目錄卷之五

四二

送幽州李端公序

唐韓愈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唐韓愈

送鄭尚書序

唐韓愈

序飲以上

唐柳宗元

送李愿歸盤谷序

唐韓愈

送張道士序

唐韓愈

送辛生下第序

略事叙

唐柳宗元

小序

詩小序五條	漢衛宏
史記小序二十一條	漢馬司遷
法言小序二條	漢揚雄
漢書小序十四條	漢班固
引	
送石昌言北使引	宋蘇洵
送具侯職方赴闕引	宋蘇洵
題跋	題跋
題	
題叔孫通傳後	唐皮日休
文体明辨	天目錄卷之五 四三
題唐氏六家書後	宋蘇軾
題張唐公香城記後	宋潘興祠
跋	
跋唐令長新戒	宋歐陽脩
跋紹興辛巳親征詔草	宋辛棄疾
跋學士題院名	宋歐陽脩
跋李世脩藏累科狀元帖	宋文天祥

跋唐田布碑	宋歐陽脩
跋隋太平寺碑	宋歐陽脩
跋晉王獻之法帖	宋歐陽脩
跋范文序摸本蘭亭序	宋歐陽脩
跋唐安公美政頌	宋歐陽脩
跋後漢郎中王君碑	宋陽歐脩
跋唐人書楊公史傳記	宋歐陽脩
文体明辨	天目錄卷之五 四四
跋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記	宋歐陽脩
跋放生池碑	宋歐陽脩
跋唐司刑寺大腳跡勅	宋歐陽脩
跋唐華陽頌	宋歐陽脩
跋漢公昉碑	宋歐陽脩
書	
書洪範傳後	宋王安石
書鄭玄傳	宋林希

書洛陽名園記後	宋李格非
書邢居實南征賦後	
書李文公集後	宋黃庭堅
書鮮于子駿八詠後	宋王安石
書三絕句詩後	宋蘇軾
讀	宋歐陽脩
讀儀禮	唐韓愈
讀封禪書	宋劉敞
宋本明辨	四目錄卷之五
讀孟嘗君傳	宋王安石
讀賈誼傳	宋曾鞏
讀荀	唐韓愈
讀李翱文	宋歐陽脩
卷之四十六	
文	
詛楚文	秦惠文王
移雨神文	唐司空圖
鱷魚文	唐韓愈
北山移文	齊孔珪

招隱詩文	唐柳宗元
乞巧文	唐柳宗元
送窮文	唐韓愈
逐店鬼文	唐孫樵
罵尸蟲文并序	唐柳宗元
雜著	
說難	韓公子非
參定說難	
達旨	漢崔駰
疑經	唐司空圖
七發	漢枚乘
七啓并序	魏曹植
七命	晉張協
書	
平賦書并序	唐李翱
連珠	漢揚雄
連珠	漢班固
連珠二首	魏文帝
連珠三首	

演連珠十六首		晉陸機
範連珠		宋顏延之
連珠		宋徐鉉
連珠		宋晏殊
連珠		宋宋庠
義		
古義		
致仕義并序		宋劉敞
經義		
惟幾惟康其弼直		宋張庭堅
文本明辨	目錄卷之五	四七
自靖人自獻於先王		
		宋張庭堅
說書		
問小雅周之衰		宋蘇軾
問君子能補過		宋蘇軾
問大夫無遂事		宋蘇軾
卷之四十七		
箴		
官箴		
虞箴		周辛甲

十二州箴		漢揚雄
冀州牧箴		
兖州牧箴		
青州牧箴		
徐州牧箴		
揚州牧箴		
荊州牧箴		
豫州牧箴		
益州牧箴		
雍州牧箴		
文休明辨	目錄卷之五	四八
幽州牧箴		
并州牧箴		
交州牧箴		
二十五官箴	其九箴亡闕 今存十六篇	漢揚雄
光祿勳箴		
衛尉箴		
太僕箴		
廷尉箴		
大鴻臚箴		

宗正箴	大司農箴	少府箴	執金吾箴	將作大匠箴	城門校尉箴	上林苑令箴	司空箴	太常箴	尚書箴	博士箴	太尉箴	司徒箴	關都尉箴	河隄謁者箴	司隸校尉箴	侍中箴	諫大夫箴	女史箴	私箴
										大休明辨 六目錄卷之五	漢崔駰	漢崔駰	漢崔瑗	漢崔瑗	漢崔瑗	漢崔瑗	漢崔瑗	晉張華	
										四九									

五箴五首并序	游箴	言箴	行箴	好惡箴	知名箴	口箴	視聽箴	行已箴	暗室箴	自箴	憂箴	規	出規	戲規	時規	戒	散文	守戒	三戒并序
唐韓愈						唐姚元崇	唐沈顏	唐李翱	唐歐陽詹	唐元結	唐柳宗元		唐元結	唐元結	唐元結		唐韓愈		唐柳宗元
										五十									

臨江之廩

黔之驢

永其氏之鼠

韻語

敵戒

唐柳宗元

女戒

宋張載

銘

警戒

器物銘十七首

周武王

楹銘

文休明辨

目錄卷之五

五一

戶銘

牖銘

机銘

席銘

杖銘

盥盤銘

鑑銘

鏡銘

衣銘

帶銘

屨銘

觴豆銘

觴銘

弓銘

劍銘

矛銘

井銘

鼎銘

仲山父鼎銘

筥銘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五

五二

印衣銘

漏刻銘

樽銘

潼關甲銘并序

金人銘

反金人銘

槃水銘

劍閣銘

座右銘

座右銘并序

漢李尤

宋正考父

漢崔駰

漢胡廣

漢胡廣

漢李尤

漢蔡邕

唐孫樵

周撰人闕

魏孫楚

宋司馬光

晉張載

漢崔瑗

唐白居易

續座右銘并序

宋李至

祝頌

嘉量銘

周撰人闕

鼎銘

衛孔惺

三神鑑銘

漢撰人闕

尚方鑑銘二首

漢撰人闕

鞞銘

漢崔駰

樽銘

漢崔駰

文貞公笏銘并序

唐孫樵

塗山銘并序

唐柳宗元

文體明辨

天目錄卷之五

五

封燕然山銘并序

參用漢書
文選本

漢班固

石橋銘并序

唐張彧

三槐堂銘并序

宋蘇軾

伍子胥廟銘并序

宋王安石

文體明辨目錄卷之五

文體明辨目錄卷之六

卷之四十八

頌

散文

聖主得賢臣頌

參用漢書
文選本

漢王褒

伯夷頌

唐韓愈

韻語

上黨舊宮述聖頌并序

唐張說

文體明辨

天目錄卷之六

一

大唐中興頌并序

唐元結

漢高祖功臣頌并序

晉陸機

趙充國頌

漢揚雄

出師頌

漢史岑

胡廣黃瓊頌

漢蔡邕

酒德頌

晉劉伶

木蓮頌

梁江淹

贊

雜贊

正考父贊	魏王粲
三國名臣贊并序	晉袁宏
贊王文儀	蜀漢楊戲
贊劉子初	蜀漢楊戲
贊糜子仲	蜀漢楊戲
庶人孝傳贊	晉陶潛
王太子讚	梁江淹
陰長生讚	梁江淹
東方朔贊并序	晉夏侯湛
管幼安畫贊并序	宋蘇轍
文休明辨 云目錄卷之六	二
王仲儀真贊并序	宋蘇軾
徵聖贊	梁劉勰
辯駁贊	梁劉勰
明詩贊	梁劉勰
誄碑贊	梁劉勰
史傳贊	梁劉勰
詔策贊	梁劉勰
情采贊	梁劉勰
養氣贊	梁劉勰
總術贊	梁劉勰

物色贊	梁劉勰
程器贊	梁劉勰
文與可飛白贊	宋蘇軾
龍馬圖贊并序	唐柳宗元
畫鴈贊并序	唐白居易
大鵬贊	晉阮脩
霹靂琴贊并引	唐柳宗元
哀贊	
議郎胡公夫人哀讚	漢蔡邕
文休明辨 云目錄卷之六	三
史贊	
史記伯夷叔齊傳贊	唐司馬貞
史記屈原賈生傳贊	唐司馬貞
史記秦蒙恬傳贊	唐司馬貞
後漢書光武紀贊	宋范曄
後漢書皇后紀贊	宋范曄
後漢書王充王符仲長統傳贊	宋范曄

後漢書儒林傳贊 宋范曄

後漢書循吏傳贊 宋范曄

晉書劉頌李重傳贊

唐史臣姓名

晉書王導傳贊

唐史臣姓名

晉書劉弘陶侃傳贊

唐史臣姓名

晉書張軌傳贊

唐史臣姓名

舊唐書高祖二十二子傳贊

後晉史臣姓名

又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六

舊唐書蘇味道李嶠崔融盧藏用徐彥伯

傳贊

後晉史臣姓名

舊唐書常思謙陸元方蘇瓌傳贊

後晉史臣姓名

評

史評

三國志魏任城陳王傳評

晉陳壽

三國志魏王母丘諸葛鄧鍾傳評

晉陳壽

三國志蜀漢霍王向張楊費傳評

晉陳壽

三國志吳主傳評 晉陳壽

三國志吳妃嬪傳評

晉陳壽

雜評

祀黃熊評

唐程晏

卷之四十九

碑文

正體

又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六

五

琅邪臺石刻

秦撰人闕

平淮西碑并序

唐韓愈

漢西嶽華山廟碑文

東漢撰人闕

終南山祠堂碑

唐柳宗元

峻靈王廟碑

宋蘇軾

南海神廟碑

唐韓愈

衢州徐偃王廟碑

唐韓愈

柳州羅池廟碑

唐韓愈

表忠觀碑

宋蘇軾

烏氏廟碑銘	唐韓愈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唐韓愈
變體	
潮州韓文公廟碑	宋蘇軾
變而不失其正	
上清儲祥宮碑	宋蘇軾
東嶽廟碑	宋曾肇
別體	
壽域碑	宋王禹偁
文休明辨 六目錄卷之六	六
碑陰文	
唐相國房公德銘之陰	唐柳宗元
終南太白二山祠堂碑陰文	唐柳宗元
大明和尚碑陰	唐柳宗元
記一	
正體	
新絳滕王閣記	唐韓愈
館驛使壁記	唐柳宗元

齊州二堂記	宋曾肇
游黃溪記	唐柳宗元
始得西山宴游記	唐柳宗元
鉤鐔潭記	唐柳宗元
鉤鐔潭西小丘記	唐柳宗元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唐柳宗元
袁家渴記	唐柳宗元
石渠記	唐柳宗元
石澗記	唐柳宗元
文休明辨 六目錄卷之六	七
小石城山記	唐柳宗元
柳州東亭記	唐柳宗元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唐柳宗元
柳州復大雲寺記	唐柳宗元
畫記	唐韓愈
卷之五十	
記二	
變體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仙都觀三門記	宋曾鞏
木假山記	宋蘇軾
靈隱張氏園亭記	宋歐陽脩
真州東園記	宋曾鞏
墨池記	宋歐陽脩
書舫齋記	宋王安石
芝閣記	宋歐陽脩
豐樂亭記	宋蘇軾
張若虛寶堂記	宋蘇軾
王氏清寧堂記	宋蘇軾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六	宋蘇軾
韓公白堂記	宋歐陽脩
相州書錦堂記	宋歐陽脩
有美堂記	宋歐陽脩
岳陽樓記	宋范仲淹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宋曾鞏
閬州張侯廟記	宋曾鞏
學舍記	宋曾鞏
宜黃縣縣學記	宋歐陽脩

盤屋縣新食堂記	唐柳宗元
廣德軍重脩鼓角樓記	宋曾鞏
繁昌縣興造記	宋曾鞏
信州興造記	宋王安石
道州毀鼻亭神記	唐柳宗元
宋州柳先生祠堂記	宋汪藻
徐孺子祠堂記	宋曾鞏
袁州學記	宋李觀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六	宋曾鞏
筠州學記	宋歐陽脩
變而不失其正	宋曾鞏
記三上	宋張耒
咸平縣丞廳醕醢記	唐柳宗元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宋蘇軾
大悲閣記	宋曾鞏
分寧縣雲峯院記	宋曾鞏

夷陵縣至喜堂記 宋歐陽脩

卷之五十一
記三下

變而不失其正下

燕喜亭記 唐韓愈

峴山亭記 宋歐陽脩

泗州先主亭記 宋歐陽脩

醒心亭記 宋曾鞏

桂州新城記 宋王安石

偃虹堤記 宋歐陽脩

又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六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宋曾鞏

錢塘六井記 宋蘇軾

零陵郡初乳穴記 唐柳宗元

監察使壁記 唐柳宗元

四門助教廳壁記 唐柳宗元

河南府同官記 唐韓愈

徐泗蒙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唐韓愈

義田記 宋錢公輔

越州趙公校籒記 宋曾鞏

王彥章畫像記 宋歐陽脩

仁宗御飛白記 宋歐陽脩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唐柳宗元

萊園院佛殿記 宋曾鞏

記四

別體

醉鄉記 右託物 唐王績

汴州東西水門記并序 右首之以序而以

又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六

體正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右變 宋韓愈

宋范仲淹

張益州畫像記 右變而不失其正○

宋蘇洵

志

宋州鐵爐步志 唐柳宗元

紀事

無將錄 唐杜牧

拾甲子年事 唐羅隱

書何易于	唐孫樵
書田將軍過事	唐孫樵
題名	
長安慈恩塔題名	唐韓愈
洛北忠林寺題名	唐韓愈
謁少室李渤題名	唐韓愈
福先塔寺題名	唐韓愈
嵩山天封宮題名	唐韓愈
迂杜兼題名	唐韓愈
華嶽題名	唐韓愈
文体明辨 六目錄卷之六	上二
卷之五十二	
字說 字說○字序○下解○字辭○私 字說辭○名說○名序○女子名字說	
字說	
仲兄文甫字說	宋蘇洵
字序	
章望之字序	宋歐陽脩
秦少游叙	宋陳師道
字解	
劉景烈字解	宋劉敞
字辭	

虞采虞集字辭	元吳澄
祝辭	
字朱元晦祝詞	宋劉子翬
名說	
名二子說	宋蘇洵
名序	
鄭荀改名序	宋歐陽脩
女子名字說	
黃氏三女甥名說	宋游九言
。行狀	
文体明辨 六目錄卷之六	上三
正體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 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汴宋 毫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郡 開國公贈太傅重公行狀	
唐韓愈	
唐故秘書少監陳公行狀	
唐柳宗元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	

變體

宋王安石

段太尉逸事狀

唐柳宗元

述

先大夫述

宋王安石

墓誌銘一

墓誌銘上

尹師魯墓誌銘

宋歐陽脩

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又休明辨 六目錄卷之六

十四

唐韓愈

梅聖俞墓誌銘

宋歐陽脩

貞曜先生墓誌銘

唐韓愈

唐故邕管招討副使試大理司直兼貴州

刺史鄧君墓誌銘

劉伯聲墓誌銘

宋曾鞏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宋歐陽脩

唐故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

府君墓誌銘

唐韓愈

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

王公墓誌銘

唐韓愈

贈職方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宋曾鞏

山南東道節度推官贈尚書工部郎中傳

公墓誌銘

宋王安石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宋歐陽脩

右千牛衛將軍仲夔墓誌銘

宋王安石

又休明辨 六目錄卷之六

十五

卷之五十三

墓誌銘二

墓誌銘中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宋歐陽脩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宋歐陽脩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贈

右諫議大夫孫公墓誌銘

宋歐陽脩

漢陽軍漢川縣令陳君墓誌銘

宋王安石

唐故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唐韓愈

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宋王安石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唐韓愈

王會之墓誌銘

宋王安石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

文休明辨 六目錄卷之六

誌銘

唐韓愈

蔡君山墓誌銘

宋歐陽脩

黃夢升墓誌銘

以誌

宋歐陽脩

處士盧君墓誌銘

右處士○以誌銘

唐韓愈

戚元魯墓誌銘

右職○右銘

宋曾鞏

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

唐韓愈

太常博士楊君夫人金華縣君吳氏墓誌銘

宋王安石

壽安縣君錢氏墓誌銘

以誌銘

宋曾鞏

伯祖妣趙郡李夫人墓誌銘

唐柳宗元

南陽郡君謝氏墓誌銘

宋歐陽脩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以誌銘

宋歐陽脩

文休明辨 六目錄卷之六

廣西轉運使屯田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宋王安石

都官員外郎胥君墓誌銘

宋曾鞏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宋王安石

朝奉郎守國子博士知常州李公墓誌銘

宋王安石

虞部郎中晁君墓誌銘

宋王安石

京東提點刑獄陸君墓誌銘以上銘四言

宋王安石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唐韓愈

虞部郎中戚公墓誌銘以上銘七言

宋曾鞏

卷之五十四

墓誌銘三

墓誌銘下

度支葛公墓誌銘 唐韓愈

又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六 十八

柳子厚墓誌銘 唐韓愈

殿中丞監揚州稅徐君墓誌銘

宋曾鞏

左班殿直楊君墓誌銘

宋王安石

張子野墓誌銘 宋歐陽脩

王深父墓誌銘以上

宋王安石

建安章君墓誌銘 宋王安石

亡兄墓誌銘以上 宋曾鞏

胥氏夫人墓誌銘 宋歐陽脩

楊氏夫人墓誌銘以上婦人〇以上銘雜言〇以上變體

宋歐陽脩

墓誌銘四

墓誌銘有序

唐工部員外郎杜雨墓誌銘并序以上體銘

唐元稹

墓誌

王平甫墓誌 宋王安石

亡姊前京兆府參軍裴君夫人墓誌以上體

又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六 十九

唐柳宗元

墓銘

試大理評事胡君墓誌以上體

唐韓愈

題云誌銘而有誌無銘

臨川吳子義墓誌銘

宋王安石

鄆女墓誌銘以上體 宋王安石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唐韓愈

襄陽盧丞墓誌銘以上體

唐韓愈

題單云誌而卻有銘

唐故領南經略副使御史馬君墓誌

唐柳宗元

興元少尹房君墓誌

唐韓愈

亡妻弘農楊氏誌以上體

唐柳宗元

故秘書郎姜君墓誌

文休明辨二天目錄卷之六

唐柳宗元

東明張先生墓誌以上體雜言

唐柳宗元

題單云銘而卻有誌

單季子墓銘以上體

貞節先生范史雲銘

漢蔡邕

玄文先生李子材銘以上體

漢蔡邕

呂侍御恭墓誌

唐柳宗元

李元賓墓銘

施先生墓銘以上體雜言

唐韓愈

題云誌而卻是銘

劉先生夫人墓誌以上體

梁任昉

趙秀才群墓誌以上體

唐柳宗元

題云銘而卻是誌

考功員外盧君墓誌以上體

文休明辨二天目錄卷之六

唐韓愈

權厝誌

亡姑渭南縣尉陳君夫人權厝誌以上體

唐柳宗元

故連州員外司馬凌君權厝誌以上體

唐柳宗元

誌殯

志從父弟宗直殯以上體

唐柳宗元

續誌後誌同

續榮澤尉周君墓誌正

唐柳宗元

蓋石文

亡姊崔氏夫人墓誌蓋石文體正

唐柳宗元

墓碑記墓傳同

下殤女子墓塋記此篇有已前銘

唐柳宗元

小姪女子墓碑記此篇無已前銘

唐柳宗元

又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六

草版文墳文同

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正

唐柳宗元

墳誌

令人墳誌正

宋王十朋

墳銘

女孀墳銘此篇有誌有銘銘

唐韓愈

梓銘

母鄭氏夫人石梓銘正

塔銘

宋歐陽脩

商嶽雲峯和尚塔銘正體

唐柳宗元

卷之五十五

墓碑文上

正體

太尉王文正公神道碑銘

宋歐陽脩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六

師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

宋歐陽脩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恭

王公神道碑銘以三篇皆應節

宋歐陽脩

曹成王碑

唐韓愈

漢太尉楊公碑

漢蔡邕

文烈侯楊公碑

漢蔡邕

司空文烈侯楊公碑

漢蔡邕

陳太丘碑

漢蔡邕

陳君碑文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

唐韓愈

贈禮部尚書安惠周公神道碑

宋王安石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宋王安石

郭有道林宗碑

右漢士○以上銘四言

漢蔡邕

又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六

四

唐故河東節度觀察使榮陽鄭公神道碑

文右韓愈○右銘雜言不用韻

唐韓愈

南嶽雲峯寺和尚碑

右銘雜言應詔而作

唐柳宗元

越州開元寺律和尚塔碑銘并序

右銘四言○以上釋氏

唐梁肅

卷之五十六

墓碑文下

變體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

宋王安石

翰林侍讀學士知許州軍州事梅公神道

碑

以上雜言

宋王安石

曹娥碑

右女

魏邱遲

龍安海禪師碑

唐柳宗元

南嶽大明寺律和尚碑

以上釋氏○以上銘四言

唐柳宗元

墓碣文

墓碣銘

零陵縣令贈尚書都官員外郎吳君墓碣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六

止五

銘

右銘雜言

宋歐陽脩

題兼云銘而卻無銘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以上雜言

唐韓愈

題單云碣而卻有銘

故御史周君碣銘

右變體雜言○

唐柳宗元

墓碣

內殿崇班錢君墓碣

右正體

宋王安石

亡友故秘書省校書郎獨孤君墓碣銘

以誌

唐柳宗元

仙源張太右夏侯氏墓誌銘

宋王安石

墓表

墓表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唐柳宗元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

表

唐柳宗元

文休明辨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錢君墓

表

宋歐陽脩

胡先生墓表

宋歐陽脩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宋歐陽脩

太常博士鄭君墓表

宋王安石

貴池主簿沈君墓表

宋王安石

石曼卿墓表

宋歐陽脩

連處士墓表

宋歐陽脩

內殿崇班薛君墓表

宋歐陽脩

末春縣令歐君墓表

宋歐陽脩

處士征君墓表

宋王安石

權三司鹽鐵判官尚書兵部員外郎王君

墓表

宋范仲淹

文休明辨

龍武將軍薛君墓表

宋歐陽脩

肝表

瀧岡肝表

宋歐陽脩

殯表

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

靈表

太傅安樂侯胡公夫人靈表

漢蔡邕

卷之五十七

謚議

謚議

仁宗謚號議

宋王珪

欽聖憲肅皇后謚議

宋王觀

成肅皇后謚議

以上帝后

宋衛涇

丞相故太保贈太師苗晉卿謚議

唐獨孤及

宋明辨 下卷 目錄六

二八

贈太尉夏守贊謚議

宋歐陽脩

趙僖質謚議

美以上

宋劉敞

梁王彤謚議

晉蔡充

太宰何曾謚議

晉蔡秀

賈充謚議

晉蔡秀

陳執中謚榮靈謚

以上惡謚以上臣僚

宋韓維

改謚

昭慈獻烈皇后改謚昭慈聖獻議

宋蔡崇禮

駁議

駁昭宗謚議

王帝

唐羅衮

宋慶禮謚專駁議

美以上

唐張九齡

駁韋巨源謚昭議

右惡謚

唐李邕

駁獨孤及議郭知運謚

右美謚以上臣僚

宋明辨 下卷 目錄六

二九

唐崔厦

答駁議

代太常答蘇端駁丞相楊綰謚文貞議

美以上

唐梁肅

梁王彤謚重議

右惡謚

晉蔡充

答嚴郢駁丞相故江陵尹御史大夫呂誼

謚議

唐獨孤及

答崔厦駁郭知運謚

美以上

唐獨孤及

私議

朱公叔私謚議

漢蔡邕

卷之五十八

傳一上

史傳上

管仲傳

漢司馬遷

司馬穰苴傳

漢司馬遷

平原君傳

漢司馬遷

信陵君傳

漢司馬遷

蘇秦傳

漢司馬遷

文係明辨 天卷之目錄六

三十

張儀傳

漢司馬遷

卷之五十九

傳一下

史傳下

范雎傳

漢司馬遷

蔡澤傳

漢司馬遷

兒寬傳

漢班固

王丹傳

宋范曄

扁鵲傳

以上
正體

漢司馬遷

伯夷傳

漢司馬遷

孟子傳

漢司馬遷

仙術傳

漢司馬遷

黃憲傳

以上
正體

宋范曄

卷之六十

傳二

家傳

洪湜傳

宋曾鞏

徐復傳

宋曾鞏

方山子傳

宋蘇軾

文係明辨

目錄六

三十一

桑維翰傳

宋歐陽脩

傳三

托傳

梓人傳

唐柳宗元

圻者王承福傳

唐韓愈

種樹郭橐駝傳

唐柳宗元

傳四

假傳

毛穎傳

唐韓愈

清和先生傳	宋秦觀
哀辭	
哀求逝文	晉潘岳
歐陽生哀辭	唐韓愈
蘇明允哀辭并序	宋曾鞏
誄	
王仲宣誄并序	魏曹植
楊荊州誄并序	晉潘岳
夏侯常侍誄并序	晉潘岳
馬汧督誄并序	晉潘岳
虞鳴鶴誄并序	唐柳宗元
唐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	唐柳宗元
楊仲武誄并序	晉潘岳
卷之六十八	
祭文	
散文	
皇考太師祭文	宋歐陽脩
祭十二郎文	唐韓愈
祭吳尚書文	宋歐陽脩

韻語	
祭呂衡州溫文	唐柳宗元
祭歐陽文忠公文	宋蘇軾
祭歐陽文忠公文	宋王安石
祭程氏妹文	晉陶潛
祭穆員外文	唐韓愈
祭李中丞文	唐柳宗元
爲常京兆祭太常崔少卿文	唐柳宗元
祭程相公文	宋歐陽脩
祭古冢文并序	唐韓愈
祭柳州李使君文	宋王安石
祭馬龍圖文	唐柳宗元
祭崔簡旅櫬歸上都文	唐柳宗元
祭外甥崔駢文	唐柳宗元
祭丁學士文	宋歐陽脩
祭蘇子美文	宋歐陽脩
祭歐陽永叔文	宋歐陽脩

祭崔氏外甥文 <small>下類</small>	宋韓琦
爲寶氏小師祭璿和尚文 <small>右德</small>	唐柳宗元
僊語	唐李白
英宗皇帝靈駕發引祭文	宋歐陽脩
祭薛中丞文	唐韓愈
祭裴太常文	唐韓愈
文體明辨 不目錄卷之六	十四
祭吳大資文	宋歐陽脩
祭戰馬文 <small>附。右類 雜言</small>	宋路振
弔文	
祭田橫墓文	唐韓愈
弔裴弘文	唐柳宗元
弔周原文	唐柳宗元
弔樂毅文并序	唐柳宗元
弔古戰場文	唐李華
弔鍾鍾文 <small>附</small>	宋秦觀

祝文	
告	
宗廟祝嘏辭	漢蔡邕
祭告天地神祇文	漢昭烈
受禪告兩郊文	唐玄宗
福康公主宅脩築地基祭告太歲已下祝文	宋歐陽脩
萬壽觀齋殿內權奉安真宗皇帝御容祝文	宋歐陽脩
萬壽觀造溫成皇后相儀祝文	宋歐陽脩
文體明辨 不目錄卷之六	三五
啓聖院齋殿內權奉明德元德章楊皇后	宋歐陽脩
今告遷赴普安院重徽隆福兩殿奉安祝文	宋歐陽脩
脩	
迎日辭	周撰人闕
太社祝文	晉元帝
帝社祝文	晉元帝
瓊林苑交年禱祭太歲諸神祝文	宋歐陽脩

祭司芒神文	宋秦觀
仲秋告祭諸廟文	宋曾鞏
秋賽文	宋曾鞏
亳州明堂後祭廟文	宋曾鞏
祈	
蕭太傅東耕祝文	梁江淹
禱雨社祠文	宋蘇軾
祭城隍文	唐韓愈
祭門文	唐柳宗元
祭仰山神祈雨文	唐韓愈
雷塘禱雨文	唐柳宗元
求雨祭文	宋歐陽脩
曲江祭龍文	唐韓愈
祈雨祭張龍公文	宋陽歐脩
報	
祭天辭	周撰人闕
祭地辭	周撰人闕
祭城隍文	唐韓愈
祭界石神文	唐韓愈

祭仰山神文	唐韓愈
祭湘君夫人文	唐韓愈
辟	
定州北嶽爲地震祭禱祝文	宋王安石
祭酺神文	宋秦觀
謁	
洪州諸廟文	宋曾鞏
福州謁諸廟文	宋曾鞏
齊州到任謁舜廟文	宋曾鞏
祭伍子胥文	宋曾鞏
福州謁夫子廟文	宋曾鞏
謁宣聖文	宋秦觀
殿辭	
祭禮殿辭	周撰人闕
九祝辭	漢蔡邕
文體明辨目錄卷之六	

文體明辯卷之一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歸安茅乾健夫校正

建陽游榕活板印行

古歌謠辭歌○謠○謳○謠○附

按歌謠者朝野詠歌之辭也廣雅云聲比於琴瑟曰歌爾雅云徒歌謂之謠韓詩章句云有章曲謂之歌無章曲謂之謠則歌與謠之辨其來尚矣然考上古之世如卿雲采芣並爲徒歌不皆稱謠擊壤扣角亦皆可歌不盡比於琴瑟則

文體明辯 天卷之一

歌謠通稱之明驗也孔子刪詩雜取周時民俗歌謠之辭以爲十五國風則是古之有詩皆起於此故又通謂之詩至若國風以前歌謠之屬見諸傳記不一而足雖未必當時所作然亦有可採者及考其別則有歌有謠有誦不歌不誦有詩有辭不特歌謠二者而已故今各採一二以著詩之本始而以歌謠二字括之至如夏謠齊語皆有音韻亦詩之流也雖古集不列而近時諺詩皆往往取之故亦附焉若夫樂府歌辭雜體歌行則各見本類此不混列

歌

擊壤木爲之以歌

唐撰人闕

堯時有五十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光之德也擊壤者答之云云日出上本有吾字豈後人因以爲歌而去之與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以力字

卿雲讀月三章

虞撰人見各章注下

舜將得禹於是舜與八伯唱和而成此章大明劉履曰按書大傳十四祀載前二章唱和之後繼之曰帝乃再歌而無其詞義者疑之至十五祀始見後一章乃知錯簡而及家書亦以此章誤在伊尹祠桐宮之下今依樂府集編次不惟詞意相屬而再

文體明辯 天卷之一

歌一語亦不虛矣

卿雲爛兮禮綬綬莫半反禮又交今日月光華旦

復旦兮此帝唱之

明明上天叶錢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于一人此伯達和而歸美於帝之詞

伯達和而歸美於帝之詞

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叶戶四時順經叶居萬姓允

誠叶反於予論樂配天之靈叶龍遷于賢善一作聖

莫不咸聽叶他暨叶丑良叶良乎鼓之軒乎舞之精華

猶言已竭褰裳去叶上之此蓋帝因八伯之和而

夏人歌二章辭一名

夏撰人闕

樂為酒池糟隄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皆相持而歌一云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

江水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

于毫湯毫小大帝死今與第三句

樂音洛下兮樂兮四牡蹇蹇兮六轡沃沃

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此言將去樂而歸焉

麥秀歌殷箕子一云

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成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則近婦人乃作麥秀之歌以詠之

麥秀漸漸新一作今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今不我好

文休明辨天卷之一

采薇歌殷夷齊

武王克殷自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乃作歌曰

采薇歌殷夷齊

采薇歌殷夷齊

采薇歌殷夷齊

采薇歌殷夷齊

采薇歌殷夷齊

采薇歌殷夷齊

采薇歌殷夷齊

采薇歌殷夷齊

商歌一名飯牛歌 周寧底

寧戚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乃為商旅將任車伯於齊桓公郊桓公迎客夜聞之曰異哉非常人也命後車車之因授

南山矸音岸叶魚白石爛叶郎生不逢堯與舜

禪短布單衣適至骭音幹叶與從昏飯上牛薄

迫各夜半叶彼長夜音時曼曼何時且叶部

滄浪之水白石粲中有鯉魚長尺半敝布單衣裁

至骭清朝飯牛至夜半音黃犢上阪且休息吾將

舍汝相齊國按此實見三見如其詞不同然既以

於何別錄音意烈烈故并錄之其見

文休明辨天卷之一

從麟歌周孔丘

叔孫氏之車子鈕商標於野而獲麟喪莫之識以為不祥弃之五父之衢冉有告曰

麟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孔子往觀焉泣

曰麟也即仁獸出而吾道窮矣乃作

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

心憂

上郡歌漢撰人關

漢成帝時馮野王為上郡太守其後弟立亦自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公麻

後行畧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愛好為

條教吏民慕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

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

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劉君歌

漢撰人闕

漢桓帝時劉君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勇健能多殺禽獸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勇健能以死易生者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慝所案發若神以病免吏民思而歌

悵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諠

康衢謠

唐撰人闕

唐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與不治與德兆願戴已與不願戴已與乃御服遊於康衢問童兒謠云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一

五

立我蒸民莫匪是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按北語見詩思

文皇矣篇中而意各不同

黃澤謠二章

周撰人闕

穆天子東遊于黃澤使官樂謠云

黃之陀

一作其馬歎

鋪魂沙

音皇人威儀

黃之澤叶達其馬歎

玉叶音

皇人壽受

王月善也○此皆樂工承命頌祝之詞○大明劉後曰按穆王西遊竟倫與王必宴于瑶池和白雲之謠○遊獵于莘澤天寒雨雪作黃竹之詩蓋不特黃澤謠而已然明此詞格韻高古有不可及者故錄

黃爵童謠成帝時

漢撰人闕

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叶如佳樹華不實黃爵

巢其顛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陽朔二年劉向

賦曰盛以為必危劉氏乃上封事極諫而成帝惑於朴欽谷永之諫邪終不信悟卒致何奪之禍為斯謠者亦豈無所見邪

小麥童謠恒帝時

漢撰人闕

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

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隴胡日大明劉曜

涼州諸羌一時俱反大為民害中國益遣兵而調發重及有秩者自其事也

古鄴城童子謠効王粲刺曹操

唐李賀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一

六

鄴城中暮塵起探黑丸斫文吏棘為鞭虎為馬團

團走鄴城下切玉劍射日弓獻何人奉相公扶轂

來關右兒香掃塗相公歸此謠風骨不減漢魏

謳

築者謳

周撰人闕

宋皇國父為太宰蜀平公築壺於門妨於農水子罕謂侯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

澤門皇國父之哲皇國父實與我役邑中子罕之

黔音黑色實慰我心

誦

朱休儒人誦

周撰人閱

魯公四年郭人昔人伐郭魯大夫滅紇救郭侵郭敗于狐駘國人誦之曰

城紇之狐裘大夫之服敗我於狐駘之天盈我君小

子乘公時朱儒紇形貌短小是使朱儒朱儒使我

敗於郭

詩

南風詩

虞舜

家語曰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漢司馬遷曰南風者生長之音也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叶平聲謂所兮南

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叶前兮

文休明辨 卷之一

七

祈父官名招音韶祈詩

周祭蔡公謀父史失

周穆王欲肆其志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迹蔡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

是以獲沒於祗宮

祈招之悵悵安和式昭德音思王我度式如玉式

如金形民之力量其力而賦役之如而無醉飽之

心穆王遠遊供億之繁不无傷財害民故指司馬

以謂王言祈父掌甲兵從王出遊當安和而不

驚擾用自利其德音又當思我王復用如金玉之

珍重不可過用民力縱一已之欲以困傷之也宋

金履祥曰同命之書作於祈招之後蓋穆王深悔

造父八駿之御導君於侈而能善言以自克也

朱子亦曰不有祈招詩徐方御宸極言不因此而

人若豈淺淺哉

辭

射鳥辭

漢虎賁郎附名

漢明帝東巡有鳥飛鳴來與上虎賁郎射中之遂作此辭帝賜錢百萬因令亭壁皆

鳥書

鳥鳥啞啞引弓射石洞左腋陛下壽萬年臣為二

千石

諺附

古諺語

生相憐死相捐

文休明辨 卷之一

八

心誠憐白髮玄情不怡艷色媼

三月皆參星夕杏花盛桑葉白

河射角堪夜作犁星沒水生骨

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

狡兔死走狗烹叶鋪飛鳥盡良工藏敵國破謀臣

亡以上

相馬以輿相士以居

心則不競何憚於病即齊景公既不能

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非宅是卜維隣是卜

衆心成城衆口鑠金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

枯魚銜索通素幾何不蠹

中流失船讀日循謂循水而行也一壺千金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力則任鄙智則樗里秦惠王異弟名疾號樗里子

長袖善舞多錢善賈

變古亂常不死則亡

千金之子不死于市

不習爲吏視已成事

文雅明辨天卷之一

千人所指無病而死

幾事不密禍倚人壁

金不可作世不可度

狐欲渡河無奈尾何

越阡度陌互爲主客

削株除根無與禍隣禍乃不存

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天下熙熙皆爲利來音

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

不聰不明叶謀不能爲王不替不聾不能爲公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

九

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

伐賊人將來叶音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熒熒不救

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爲虺弗摧行將爲

蛇叶唐何反以上四言

佐雖者嘗焉佐闕者傷焉即今俗助祭得食助闕得傷之語

深不絕涓泉稚子浴其淵高不絕丘陵跛羊遊其

巔以上五言

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黃金滿車寧得一把地榆不

用明月寶珠詠六

奔車之上無仲尼履車之下無伯夷

文雅明辨天卷之一

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倚衡叶寒剛反

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

嘉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以上七言

苟無瑕何恤乎無家

山有木工則度叶音之賓有禮主則擇之

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叶音安知其

不爲狼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叶音千人之諾諾不如

一士之諤諤以上四言

四言古詩

按詩大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卽書所謂詩言志者也詩含六情故發乎情止乎禮義也古詩三百五篇詩本三百十一篇除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無詞故爲三百五篇大率以四言成篇其他三言如麟之趾則南陔江有汜召南江有汜篇之類五言如維以不永懷則南陔卷誰謂雀無角召南行之類六言如我姑酌彼金罍則南卷政事一埤益我門篇之類七言如送我乎洪之上矣則南卷還予授子之粲兮鄭風篇之類八言如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則南卷我敢不敬我友自

明矣今見本類故茲不列特著其說於此

補亡
補南陔也三章并序二章章八句一章十句

晉束皙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居首

則之子罔或游盤馨爾夕膳絜爾晨飧也

循彼南陔厥草油油眷戀庭闈心不遑留彼居之

子色思其柔馨爾夕膳絜爾晨羞也

有猗有猗在河之涘凌波赴汨噬魴捕鯉嗽嗽林

林明辨 卷之一

鳥受哺于子養隆敬薄唯禽之似勗增爾虔以介

丕祉賦而

補白華三章并序章六句

晉束皙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白華朱萼被于幽薄絜絜門子正室適子將代父當門者如磨

如錯終晨三省匪惰其恪

白華絳趺在陵之陬則南陔禱禱士子湫而不渝竭

誠盡敬盟臺忘劬

白華玄足在河之曲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侔晨

葩莫之點讀曰辱按詩南岐白華華黍魚麗由庚考諸卿飲酒禮以爲笙樂燕禮亦云奏南岐諸篇夫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鼓則有聲無詞明矣此如琴瑟有聲而其詞曲可歌者又如抄書齊鼓薛鼓之節聲意古壯爲題之下必有譜焉而今亡之耳漢儒不如此義乃以爲六亡詩束晉又從而補之皆非也今姑以其詞而錄之

勸勵

勵志九章章八

晉張華

張華志欲及時建脩故賦此詩以自勵而併以勉人也

大儀極幹運天迴地游四氣鱗次寒暑環周星火

知星既夕忽焉素秋涼風振落熠燿螢宵流也

也賦

哀休明辨 天卷之一

十三

吉士思秋寔感物化日與下同月與桂筍代

謝逝者如斯曾無日夜嗟爾庶士胡寧自舍也

也賦

仁道不遐德輶輕如羽求焉斯至衆鮮克舉大猷

道玄漠將抽厥緒先民有作貽我高矩也

雖有淑姿放心縱逸出般音干于游居多暇日如彼

梓材弗動丹漆雖勞樸斷終負素質也

養由姓名由某楚矯矢獸號于林蒲盧也

人縈繳音神感飛禽末伎之妙動物應心研精耽

道安有幽深也

安心恬蕩棲志浮雲體木之以質彪敝之以文如
彼南畝力未既勤蔗裝云華日致致功必有豐殷賦也

水積成川載瀾一作載清土積成山歆蒸氣也

冥榮勃山不讓塵川不辭盈勉爾志一作含弘以隆

德聲也

高以下基洪由纖起川廣自源成人在始累微以

著乃物之理纏兩股牽也之長實累千里也

復禮終朝天下歸仁若金受礪若泥在鈞進德脩

業暉當依易光日新隰朋齊大仰慕朋當愧不若

哀休明辨 天卷之一

十四

官仲子亦何人賦也大明劉復曰漢魏以下諸

自顯其志者且逝者如斯一語程子謂自漢以來

起諸有非淺學之士可得而擬焉者厥後華臣今

之驗非力學

榮木四章并序章八

晉陶潛

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有夏總角

聞道白首無成

采采榮鮮榮木結根于茲晨耀其華夕已喪去

之人生若寄顛顚有時靜言孔也念中心悵而語

也賦

采采榮木于茲託根繁華朝起慨暮不存貞脆此

又由人禍福無門匪道易依匪善奚敦賦

嗟予小子稟茲周陋徂年既流業不增舊志

彼不舍安此情急日富日富詩一我之懷矣恒焉

內坎也

先師子遺訓予余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

脂車軸也我名車策我良名驥千里雖遙孰敢

不至賦也

簡寄

贈秀才入軍

晉嵇康

文休明辨 卷之一 十五

康兄惠舉秀才從軍之後寄贈此詩○

選五章今三章一章十六句二章章十

句二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左攬繁弱右接同忘

歸名風馳電逝躡景字追飛凌厲中原顧盼生

姿猶言携我好仇載我輕車南凌長阜北厲

小日臨清渠仰落驚鴻俯引淵魚盤于游田其樂

只音且○張也

息徒蘭圃林馬華山流磻

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游心

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野人逝矣誰與盡言

堅之匠石運斤盡望而莫不傷不元春聞之而欲

為質吾無與言也○賦也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萋萋綠林奮榮揚輝魚龍澹

七○澗口呬水而小有聲也山鳥羣飛駕言出遊

日夕忘歸思我良朋如渴如飢願言不獲愴矣其

悲賦而著典也此章叙別後之情○大明劉展

山魏志稱康文詞壯麗嚴於此詩亦可見矣

懷思

朔風詩五章章八

魏曹植

仰彼朔風用懷魏都願騁代名馬倏忽北徂

凱風末至思彼蠻方時白馬王願隨越鳥翻飛南

文休明辨 卷之一

羽則也文帝多猜忌諸昆弟各就藩國不得以時

羽則也文帝多猜忌諸昆弟各就藩國不得以時

羽則也文帝多猜忌諸昆弟各就藩國不得以時

羽則也文帝多猜忌諸昆弟各就藩國不得以時

羽則也文帝多猜忌諸昆弟各就藩國不得以時

羽則也文帝多猜忌諸昆弟各就藩國不得以時

羽則也文帝多猜忌諸昆弟各就藩國不得以時

羽則也文帝多猜忌諸昆弟各就藩國不得以時

羽則也文帝多猜忌諸昆弟各就藩國不得以時

羽則也文帝多猜忌諸昆弟各就藩國不得以時

此

絃歌蕩思去聲誰與消憂一作愁臨川暮思何為去聲

誰泛舟豈無和樂游非我鄰誰忘泛舟愧無榜遊

二人船長也賦此也也此

停散而不雲四章并序晉人晉陶潛

停雲思親友也鐫湛新醪園列初榮

願言不從歎息彌襟北蓋元無襟章之義

仕于宋者詩特思而賦

霽霽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八方同昏平路伊阻都

寄止東軒春醪獨撫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也

十七

停雲霽霽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江

酒有酒閒飲東窓忽願言懷人舟車靡從也

上章反

東園之樹枝條再榮昔歷事新競用也新好字

以招余情謂其人相招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

促席說彼平生也

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斂翮閉止好聲相和豈無他

人念子寔多願言不復抱恨如何與也庭柯之鳥

友不然而此所以念之而為

責讓

自効詩

漢書玄成

玄成以列侯侍也孝惠廟當廢入廟天而

自効人者削爵為關內侯玄成

赫矣我祖侯千乘在商賜命建伯有殷以綏

厥績既昭車服有常朝宗商邑四牡翔翔德之令

顯慶流于裔宗周至漢羣后歷世肅肅楚傳韋輔

翼元功元于交夷厥駟有庸惟慎維祗祠王凡佚

言王成則立越遷于鄒韋孟去位五世墳齊

也自孟至賢至我節侯惟我節侯顯德遐聞

去左右昭宣五品以訓既耆致位致仕惟懿惟英

文休明

盛厥賜祁祁白金泊也館去國彼扶陽在京

之東惟帝是留政謀是從繹繹和調六轡是列是

理威儀濟濟明享天子天穆穆是宗是師四

遐爾通觀國之輝華土之繼在我俊兄弟惟我俊

兄是讓是形見也於休厥德於赫有聲

致我小子越晉於京言致爵位於已身惟我小子

不肅會同古情彼車服黜此附庸見附庸

附庸赫顯爵自我隊堅此附庸見附庸

招之二之字誰能忍規寄之我類誰將還征從之

夷蠻言我類不能規寄之我類誰將還征從之

匪俊匪作言非賢俊於茂小子終焉其度大各反
我雖段後方自勉誰謂華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
屬終當居此也難腐其疾而二而字嗟我小子于貳其尤叶盈之
也尤過也言自今隊彼令聲申此擇辭可擇之辭
以勿勿貳過也四方羣后我監我視威儀車服唯肅是履

訓誠

誡子孫詩

漢帝玄成

元帝即位以玄成爲少府遷太子人傳至
御史大夫亦光中代子定國焉玄成與
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故玄成世
馬玄成後世詩自著多缺之跡因以
戒示子

之休明辨

卷之一

十九

於斯君子既令厥德儀服此恭棣棣其則咨余小
子既德靡逮會是車服荒嫚以隊明明天子俊德
烈烈不遂我愷恤我九列安我于九卿之我既茲
恤惟夙惟夜羊畏忌是申供事靡愆天子
我監登我三事謂未顧我傷隊爵復我舊我既比
登望我舊階先後賢也茲度宅也言父會連連
孔懷司直御事並丞相府我熙我盛羣公自僚我
嘉我慶于異卿士升我同心三事維難其我肯矜
言已居位懼不克勝而群公百赫赫三事力雖此
官皆來相慶是與我心不同也昔我
畢非我所度退其罔日言我雖畢力於此然昔我

之隊畏不此居叶去今我度茲戚戚其懼嗟我後
人命其靡常靖享爾位瞻仰靡荒慎爾會同戒爾
車服無嬖爾儀以保爾域叶爾爾無我視不慎不
整我之此後維祿天福之幸於戲後人惟肅惟栗
無忝顯祖以蕃漢室按帝孟有諷諫在鄂二詩其
諫之辭過於詩直在鄂之諫亦失雅馴惟此二詩
宛曲可誦故持詩之史稱玄成爲相不及於父而
文亦可見矣

投贈

贈士孫文始

魏王粲

初董卓之誅也萌父瑞知王允必敗京師
不可居乃命萌將家屬至荆州依劉表去

之休明辨

卷之一

二十

天降喪亂靡國不夷我暨我友自彼京師宗守溫
失越用遁遑遷于荆楚在漳之湄在漳之湄亦允
晏處和通簾塤比德車輔既度禮義卒獲笑語
幾求日無讐厥緒雖曰無讐時不我以同心雖
乃有逝止橫此大江淹彼南汜我思弗及載坐載
起惟彼南汜君子居叶居之悠悠我心薄言慕之
二歲任人亦有言靡日不思矧伊嫵婉胡不悽而
展風夕逝託與之期瞻仰王室慨其未歎聲平良人

在外誰佐天官四國方阻俾爾歸藩爾之歸藩作式下國無日蠻裔不虔汝德慎爾所主率由嘉則龍雖勿用志亦驤忒悠悠澹澹鬱彼唐林雖則同域邈其迴深白駒遠志古人所箴允矣君子不遐厥心既往既來無密爾音上以發體

楚辭

按楚辭者詩之變也詩無楚風然江漢之間皆為楚地自文王化行南國漢廣江有汜諸詩列於二南乃居十五國風之生是詩雖無楚風而實為風首也風雅既亡乃有楚狂鳳兮孺子滄

浪之歌發乎情止乎禮義與詩人六義興風賦比

二

不甚相遠但其辭稍變詩之本體而以兮字為讀豈則夫楚聲固已萌蘖於此矣屈平後出本詩義以為騷蓋蕪六義而賦之義居多厥後宋玉繼作並號楚辭自是辭賦之家悉祖此體故宋玉祁有云離騷為辭賦之祖後人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信哉斯言也故今列屈宋諸辭于篇而自漢至宋凡倣作者附焉俾後之銓賦者知所祖述云其他曰賦曰操曰文則各見本類此不舉列

離騷發動

楚屈平

平與楚同姓仕於陳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土族三姓曰昭屈平序景其諸為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上制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群下應對諸侯謀行微備王甚珍之同列上官大夫及用者至新與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疏平平被譖憂心煩亂不知所乃作離騷

帝高陽楚祖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平父攝

提斗星之隨貞于孟陬音郭正月斗兮惟庚寅日吾

以降下生也皇覽一作揆余千千字初度兮肇錫

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均字

賦也以上紛發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計

二

耐長包被江離與辟辟同芷兮紉秋蘭並香草以

為佩汨疾流余若將不一作及兮恐年歲之不

與朝一作搴拔也此此音之木蘭香兮夕檻一作

洲一作之宿莽莫補反草之日月忽兮其不

以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草木日零兮恐

美人託詞以之遲暮不撫壯壯而棄穢惡兮何不

改乎此度乘一騏驎以馳馳通兮

來吾道一作夫先路度路兮

粹兮固眾芳之所在維申椒與兮申椒一桂

兮豈維一作夫一作彼一作之耿介

如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

然則方園一作之能周合一作同一今夫執異道而相

相別也。而不月以上。與而比也。

朕時之不當逢時攬一作學茹柔蕙以掩涕兮

余襟之浪浪浪浪貌跪敷衽以陳辭一作方歌吾既

此中正馬王蛇音求龍之無以察驚

兮盍一作也埃一作也余上征朝發軔於蒼梧兮夕

余至乎縣一作懸一圓欲少留此靈瑣一作方日忽

忽其將暮吉令義和弭一作也節方望崦嵫日入而

勿迫路曼曼一作也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賢一作也飲余馬於咸池一作也兮總余轡乎扶桑

木名曰折若木一作也以拂日兮聊逍遙一作也

以相羊一作也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

奔駕一作也為余先一作也戒方雷師

離合兮班一作也離其上下一作也吾令帝閭開兮

倚閭闔而望子一作也時曖曖兮其將罷一作也

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夫而嫉

妬一作也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閼風一作也

絳馬一作也忽反顧以流涕兮哀尚丘之無女一作也

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一作也及榮華

色願之未落兮相下女一作也之可詒一作也

吾

吾

吾

吾

吾

吾

吾

今豐隆乘雲兮求處一作也妃一作也之所在一作也

如字一作也解佩纓以結言兮吾令寒脩一作也

以通一作也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綿一作也

朝濯髮於清一作也委盤一作也保厥美以騎傲一作也

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遠一作也

改求覽相觀於四極一作也兮周流乎天余乃下

所望瑤臺之偃蹇兮身有城門之佚一作也

女一作也吾令鳩為媒兮鳩告余以不好一作也

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

而不可鳳凰既受詒兮恐高辛一作也之先我欲遠集

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末家兮

有虞一作也姚一作也理弱而媒拙兮恐

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一作也而稱

惡一作也閭闔中既以一作也字遠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

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一作也與此終古一作也

聘之索一作也茅一作也以筵竹一作也算一作也

朝兮命靈氛一作也為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

信脩而慕之一作也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

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一作也疑兮執求美女一作也

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一作也疑兮執求美女一作也

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一作也疑兮執求美女一作也

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一作也疑兮執求美女一作也

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一作也疑兮執求美女一作也

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一作也疑兮執求美女一作也

而釋女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一作宅
世幽昧以眩曜目無兮自此至不芳十句孰云
察余之善一作惡惡一作宅如字民好惡其不同兮
惟此黨人其獨異言九戶服艾以盈要古腰兮謂
幽蘭其一作之不可佩音覽一無繁草木其猶
未得兮豈理美之能常蘇反糞壤以充帟兮
謂中椒其不芳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
疑巫咸音咸將夕降兮懷椒糈音糈而要之百
神翳其備降兮日來九疑一作是續其並迎
皇神剡剡音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語
又本明辨 卷之一 二九

忽陞一作降以上下兮求梁纓一作之所同湯禹
儼一作而而求合兮擊伊尹咎繇一作而而能調音
苟中情其好脩兮又一無何必用夫行媒音
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音
也兮遭周文而得舉音寤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
也音及年歲之未晏音兮時亦猶其一作未央音
鴟一作鴟鳩之先鳴兮音使夫百草為音
不芳音此音至音自音詞音阿瓊佩音
之偃蹇音兮衆憂然而音之惟此黨人
之不諱音兮恐嫉妬而折音之時續紛以作

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音芷變而不芳兮荃
化而為茅音又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音
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音好脩之害也音
余以蘭為音兮音無實而容音也音安厥美以
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音以慢音兮音
莫也音又欲充夫佩帟音既干進而音務入兮又
何芳之能低固時俗之流音兮又孰能無變
化音虎音或覽椒蘭其音兮又况揭車與江
離音兮音惜茲佩之其音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
芳菲非而音難虧兮芬音出音至今猶未沫音
又本明辨 卷之一 二九

余飾之方音兮周流觀乎上下音靈氛音告余
以吉占兮音吉音乎吾將行音折瓊枝
以為羞音兮音以為音為余駕飛
龍兮雜瑤象以為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
以自疏音兮音今路脩遠以週流
揚雲霓音之騰音兮音今鳴玉鸞兮音
啾鳴朝發軔於天津音兮夕余至乎西極鳳凰
作音其承旂兮高翔翔之音翼音忽吾行
此流沙音兮音而容與音摩蛟龍音

一作梁津馬橋上兮詔西皇告少使涉予叶上路

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行一作從奇又路下周

紉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也屯音余車其下乘

兮齊玉軼音大轂也而並馳傷八龍之蛇虺音胡一

兮載雲旗之委蛇音威儀一作透抑志而弭節作

舞韶兮聊假日以媮音樂陟一音陞升一作皇天之

赫戲一作光明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一作余

馬懷思兮蜷局音曲不而行音抗以亂

曰亂音樂節之名正作音篇既已矣哉哉子國無

文一作明辨入卷之一

人兮一作無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一作既莫足與

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音藉自沈也

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謫而不亂若離騷者

可謂兼之矣又曰蟬蛻音濁穢之中以浮游塵埃

之外不復世之垢穢然泥而不滓推其志也與

日月爭光可也宋玉曰黃腸之木力誠真味

歌之抑揚涕洟淋漓然後爲

遠遊

楚辭

屈原既放悲歎之餘聊觀宇宙而懷

悲時俗之迫阨一作方願輕舉而遠遊質非薄而

無因由一作焉託乘而上浮遭沈濁而一作汀

穢兮獨鬱結其誰語一作使耿耿而不寐兮

營營一作而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

勤一作者余弗及兮來者告不一作不而求懷音意

步徙倚而遙思兮悵惆悵音悅失志而求懷音意

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懷一作而增悲神儵然忽

而不反一作兮形枯槁而獨留音惟省以端操兮

求止氣之所由一作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爲而

自得一作願赤松之清塵兮願乘風乎遺則音貴真一作

人之休德兮一作往世之登仙一作與化去而

不見兮一作名聲著一作而日延奇傳說之託辰星辰大

其一作芳美一作韓衆一作之得一形穉穉以

浸遠兮離人羣而道逸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

奔而鬼恆時髮鬚以遙見兮精皎皎一作以一作

往來一作超一作氛埃而淑郵音尤兮終不

反其一作故都音則不反平則實免衆患而不懼

兮世莫知其所如音上言所美恐天時之代序兮

耀靈音日暉音暉而西征音非慕音慕所微霜降

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落音落兮音落而音落

遙兮一作末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音芳兮

長鄉一作而舒情高陽音高以一作遠兮余將焉

安一作所程音二目而音二目重日春秋忽其不淹

而登霞遠也兮掩浮雲而上行去也
作升

建寧府志卷之八

對語不可曉然其大旨以謂帝命有不
可從者如必蓋其所存而後招以魂則恐其離
散之遠而後之以至招魂乃下招曰魂兮歸來
且將不得復用巫陽之技矣乃下招曰魂兮歸來
一作去君之恒幹也何為乎无乎字一四方些
蘇賀反語詞也楚人舊俗凡禁呪句尾皆稱些舍
酒西域咒語未甘云安婆詞亦三合而為些也舍
君之樂處而離惟彼不祥些魂兮歸來東方
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如字些十日
代出流金鑠石叶詩些彼居人皆習之鬼往少釋
上同些歸來歸來一作魂兮歸來一作歸不可以
託些鬼方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墨一作齒
得人肉一字以而祀以其骨為醢彼些些蛟蛇

文休用辨 卷之一

三六

秦秦貌聚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條條一怒
吞人以之益其心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淫些
些鬼方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
塵也散而不可止些牽幸一作而得脫其外曠宇些
赤蠃些蟬也若象玄蠃一作蟬若壹乾氣也些五
穀不生藁荒一作菅一作藁荒是食些其土爛人求
水無所得些彷徨一作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
來歸來恐自遺些城些鬼兮歸來北方不可以
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重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
止些些鬼方歸來君無上天則些些虎豹九關

虎豹守之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水九千叶七
些豺狼從即容反目往來仇仇叶式申反些懸
懸作人以娛音一作娛投之深淵叶反些致命於
帝然後得瞑古眼字叶芒丁反一作獸豺狼投些
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叶无
幽都叶下反些土伯九約屈其角聲聲叶音一
利些敦胄叶音厚叶音三叶一血拇逐人驅逐叶音不此
參叶也一日虎首其身若牛叶音此些此皆耳人食
歸來入脩門叶音連反些工祝招君背叶音倍行先些

文休用辨 卷之一

三七

具該備未嘯呼叶些些魂兮歸來故反居處叶些
天地一四万多賊些些像設君叶室靜閑安
些高堂邃宇檣層軒些臺榭臨高山些網戶
朱綴刻方連些冬有突深也厦夏室集些川路
谷徑叶復也流澗浹些光風轉叶蕙泥崇蘭
些經一音徑堂入與朱塵叶些些砥室磨其玉
也翠翹挂叶曲瓊叶玉鉤也些翡翠珠被爛齊
光些蕭阿蘭拂辟羅幃張些纂纂一作組綺綺結琦
璜些至中之觀多珍怪些蘭膏明燭華容人備叶

些二八大夫有二侍宿射服也遞代些九侯淑
女商九侯多迅衆反未詳此盛靜也不同制實滿
官些容態好比順彌竟代一作世系及些弱顏固植
立一作箸其有意些娉容脩態組組一作洞房些
蛾眉曼睩一作睩目騰光些靡顏賦理遺視切視聯
聯一作些離樹脩幕侍君之閒研及詩些弱惟翠
帳一作飾高堂些紅壁沙版玄玉之元梁些
仰觀刻桶畫字龍蛇叶徒些坐堂伏檻堂可坐
臨曲池叶徒些芙蓉始發維荷些紫莖弄風葉
也文綵作波些文異豹飾侍陂陲長陲也些軒
轅既低步騎羅些蘭薄戶樹瓊木籬叶自些現兮
歸來何遠爲叶音說言何些上言居室室家遂
宗言歸分族食多方些稻梁櫛叶麥翠反
也黃梁些大苦政賦一作酸酸辛甘行叶音些肥牛
之臠乾建二音臠一作腰一作若熟爛也芳些和
酸者以苦陳吳羹叶音些臠一作臠臠炮炙羔
子有拓一作漿些鵠酸以酢漿烹臠臠而少汁也
黃鴻鵠鵠些露雞臠美之無菜臠音臠大臠之臠
列而不爽叶音霜楚人些粗妝女妝二音蜜餌也
有銀餠也些瓊漿露葉司以匱勺也酒實羽觴些

挫其去凍飲以水酎音酎清涼些華酌酒既
陳有瓊漿些歸反故室敬而無妨些供奉之盛
肴羞未通女樂羅些陳重按擊鼓造新歌些
涉江采芙蓉發揚荷音作陽些英人既醉
朱顏酡些娛一作光少視目波些文服纖
麗而不奇反些長髮曼曼離離些二八
齊容起鄭舞些狂若交竿交竿交如竿撫案
抵下叶音戶以手撫按些竿瑟狂狂會損些
飲勢也一鳴鼓些官庭震驚發激楚之歌些吳
飲蔡謠奏大呂些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散
文作明一
陳自組纓班班作其州紛些鄭斷妖玩來維作
陳些激楚之音獨秀先津反些麗般象茶以
焉茶也有大樽些分間並進道相迫些成巢
而牟倍勝呼五白蒲各反蒲以五些
制犀比晉工所制犀角貴白叶音些鏗一作
飲鍾搖動些一梓瑟叶音些娛酒不醉
已沈日夜具些音燭音錯音些結撰
至思蘭芳假思詞以相樂如蘭芳之些
人有所極同心賦些人各以其情些飲
盡歡樂无攸音些魂兮歸來反故居反些上

文體明辯卷之一

矯健背愈云春與猿吟
兮秋鶴與飛川此龍也

雲中君雲

浴蘭湯兮沐芳也華采衣兮若英也

連翥也今既留爛昭昭兮未央

安兮壽官也供神二處與日月兮齊爭一作光龍駕兮

帝服聊聊遊兮周章流靈此謂神皇皇貌兮既降

攻及森貌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不壯橫

四海兮焉窮思夫音君兮太息極勞心兮

心動說一下仲天祝竟曰賦而此也朱熹可不

篇言神既降而久留與人親接故既去而思之不

能忘也足以見臣

于慕君之深意矣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謫謫誰留兮中洲中美要切一作眇

美貌兮又字宜脩飾沛行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

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扶君兮未來之反力吹參

差同蕭也一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還吾道兮洞

庭赫荔拍音搏擲壁兮蕙綢東綽一作撓小兮蘭

旌一作望澤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其光靈

也意氣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余太息橫流涕兮

潺湲流隱也思君兮徘徊也叶札力反不安也

桂櫂兮蘭枻音曳叶音池斷水兮積雪水如米

薛荔兮水中攀芙蓉兮木末薛荔綠木而今采之

非其處也心不同兮媒勞以求思不甚兮輕絕

以取友言也石瀨音淺淺音飛龍兮翩翩交

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問同服也

也鼉同騶騶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也止兮屋

上水周旋兮堂下則我亦退而自休也捐余玦

兮江中遺棄也余佩兮漣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

遺羣兮下女音古時字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

與日此篇義為男主事陸神之詞最其情意曲折

尤多首以陰寓忠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長弱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白蘋音蘋兮騁望與佳佳夫人也指期兮夕張設也

鳥何萃兮蘋中音細魚何為兮木上言夕張設也

此也而沅有芷兮澧有蘭心公子兮求政言荒忽

蛟何為兮木裔音木未也一作累言朝馳余馬

兮江皋夕濟兮西瀝上比而戰也聞佳人兮召予

既蓀一作荃壁芳紫紫貝壇音善中綈占插字本作綈布也一作插

葯房罔網同薛荔兮爲帷辟一作孽薰櫺音綿

以爲芳芷之字今荷屋繚續束也之兮杜衡叶寒

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裸陸兮澧

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文林明辨 卷二 四

蘭思公子兮未敢言以芷叶子以蘭叶言又隔句

用韻法也

大司命也上

廣開兮天門紫微宮門紛吾主自稱者乘兮玄雲令飄風

兮先驅使凍音凍暴也雨兮灑塵君廻翔兮以下音下戶

踰空桑名山兮從女首改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

予叶上聲高飛兮安翔乘清一作精氣兮御陰陽吾與

君兮齊速導一作帝之也兮九坑音岡一作坑靈衣兮

被被音披長貌
一作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

兮余所爲折䟽麻神麻兮瑤華中芳將以遺兮離居

馳兮冲一作天結桂枝兮延竚羗愈思兮

有當去聲孰離合兮可爲宋祝堯曰此篇賤而比也末四句其又雅之義與朱

則平之所以順受其正者亦嚴矣

少司命文昌宮第四星也

蘭兮麝一作蕪也羅生二物並生

堂下叶音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叶上聲。

典下音扶夫音扶人兮兮字一有字下自有美子蓀汝也一作

何以兮愁苦
蘼蘭兮青青
綠葉兮紫莖
蒲堂兮美

文法明辨 二卷之二 五

人忽獨與余兮目成以視以成親好也入下言

考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

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一作丁儵而來兮

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詩兮雲之祭篇首至

女巫與女沐兮咸一有池希女變兮易

之阿望一作人嫩一作來臨風况失意分告

歌與女沐芳至此皆易神孔蓋以孔雀尾方翠奈

翠羽旌旗登九天兮無掃除彗星災音竦挺拔

長劍兮擁紉艾蓀獨且兮爲民正叶平聲。孔蓋

神之詞○宋祝堯曰篇首至目成十句興述中

貝闕兮珠宮靈何爲兮水中然其乘白鼉兮逐文

見臣愛君之忠。臣不鬼陰而賄。不可比告。故以人

之意云又曰此其項川宜爲三類之屬論其
賢則反爲國風再變之鄭衛矣諱者詳之

九

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叶音也一無四心

一作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當作善惡

反固一作煩言不可結而一無詒兮願陳志而

無路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余聞申侘

傺之煩惑兮中一作心悶一作音茂之怵怵憂

余憂登天兮覓中道而無杭航一作吾使厲神場占

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助終危獨以離異兮曰

君可思而不可恃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

殆叶音懲熱於半有焚而吹整今物一分何不變此

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音也衆無

字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同極而異路

文本明辨 卷之二 十一

兮又何以爲此援也也一無晉申生之孝子兮

父信讒而不好去聲行通直而不豫豫兮鮒

功用而不就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

折臂而成一作爲一無醫兮吾至一今乃知其信

信一無然燭一作機而在七兮尉音羅張而在下

戶音設張音辟音開音也或以娛君兮願側身音而

無所欲音偃回以音係音今恐重患而離憂音于

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音無謂女音何之欲橫奔

而失路兮蓋一無堅志一作而不忍背音背音也一無

判音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音木蘭以矯

作音蕙兮音繫音申椒音以爲糧音也江離

滋菊兮願春日以爲糗芳恐精質音致音一之不信

兮故重著以自明音播音茲媚音也以私處

也其詞明切易曉而其言作忠造怨清曉畏罪之意曲盡彼此之情狀爲君臣者皆不可以不察

涉江

余幼好此奇服兮音高音之音既老而不衰帶長袂音

也或日之陸離兮冠切雲音之音崔嵬音被

月音兮珮寶璐音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

馳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瑶

之圃音登崑崙兮食玉英音吾與天地分比

一作壽與日月兮齊音一作光哀南夷音之莫吾知

兮且余將音濟乎音江湘乘鄂渚而反顧兮

欷音歔音秋冬之緒風音步余馬兮山臯音

至也音一余車兮方林乘舫船音或曰小船音余上

聲沅兮齊吳榜音而擊汰音波音容與而不進兮淹

回水而凝滯音五朝音枉音兮音夕宿辰陽苟

余心之其音端直兮雖音碎音退其音何傷入

淑浦音淑浦音並地名音余偃回音迷不知吾

之音所如深林杳出音以冥冥兮乃援狄之所

居山峻高以一作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

其無垠兮雲霏霏其承宇麗哀吾生之無樂兮幽

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固將愁苦而

終窮接與兒首兮接與被髮伴桑扈一作行行

兮比干臨也與叶呼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

今之人余將董正道也而不豫猶兮固將重昏重昏

而終身亂曰鸞鳥鳳凰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

壇式行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龍木曰林草腥

臊並御芳不得薄兮也兮也陰陽易位時不

當兮懷信倖倖忽乎吾將行也兮也亂辭比而賦

哀郢宋祝堯曰郢都也楚文王自丹陽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

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

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乙之龜明一吾以行

齊湯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也而太

一作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日而西浮兮顧龍

門楚都南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一

而為客叶康及凌陽侯水其神能駕大波之汜

濫兮忽翺翔之焉薄也心結也結而不解兮

思蹇產也而不釋也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

庭而下也去也江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

之米東羗也靈寃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及背

夏雨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中

請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

江介也之遺風也兮當陵陽也之馬至今祿

也也兩東門也之可蕪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

憂也其也相接也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

不可涉也然猶也忽若去兮也上下也不信

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通兮蹇倖際而

含感也外承歡之也約也兮也謹也荏弱而

難持也而也忠湛湛也而也難進兮也妬被

彼也秦燁之抗行兮也與也賁賁也一也其也薄

天也因也眾也讒人之嫉妬兮被以不慈之偽名憎慍

集 310—536

夷酋欲進而冀進兮心旦傷之憺憺徒敢反茲靡

身吾八同臣勞田女
分王顓音南于卯

同糴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平夫惟黨人之鄙交一作

思美人兮
擘涕而兮
胎音熾直
媒一作絕
路一作骨路

一作阻兮言不可結而詒叶音寒寒之煩冤一作

兮陷滯而不發申且明也以舒中情兮志志一無

沈苑音而莫不達此承路願寄言於浮雲兮渴

豐隆而不將也因歸鳥而致辭兮菴迅高而離常

也高辛之靈一作盛兮遭玄鳥而致詒或叶去聲

卿事欲變節以從俗兮蜺易初而屈志或如字

獨歷年而離愍兮菴馮同音猶未化叶音寧隱閣

遂兮未一作改此度也一作車既覆而馬顛兮寒獨

懷此異路勒騏驎而更駕兮造父為我一作操之

又休明辨天卷之二

遷也遂次也而勿馳兮聊假日以須肯指豈紆

之西隈一作今與縹一作作黃一作日以爲期開春

發歲兮白日比之悠悠吾將一作蕩一作志而愉

樂兮遵江夏以娛憂一作大薄之芳一作兮

寧長洲之宿莽莫古惜一作吾不及古之一無人

兮其生不及吾誰與玩此芳草古鮮篇音薄以

龍與雜菜公備以爲交佩古音佩音綴紛

以其一作線轉兮皆言佩遂萎絕而離異吾且偃回

非一作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小音一竊快在

一無其一無中心兮揚厥憑而不埃芳與澤其雜

綵兮菴芳華自中出叶音紛郁郁其遠烝芳氣遠

承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菴居一作

而聞章令薛荔以一作爲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

芙蓉以爲媒兮憚寒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說惜今

入下吾不能叶音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

疑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能讀

發兮願及白日之未暮也獨菴菴而南行兮思彭

咸之故也叶音光曰

惜往日

惜往日之曾信兮嘗信受命詔以昭時明政奉

先功切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

立兮音獨貞臣平自而日嫉音祕密事之載心

兮雖過失猶弗一作治平等君任之重心純厖而

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激

審察其然否音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一作

言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諛

諛之溷濁一作兮賦氣志而過之何貞臣之無辜

古非字兮被讒謗而見尤音慙光景之誠信兮

身幽隱而備之臨沅湘之玄淵兮遂一作自忍而

沈流卒沒身而絕一作名兮惜離音君之不昭

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為藪幽焉舒情而
抽信兮恬安死亡而不聊音獨郭離而蔽隱兮
使貞臣而無由無路聞百里音里之為虜音虜公
兮伊尹烹於庖厨音呂望屠於朝歌兮寧戚歌
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音
吳信譏而弗一作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
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為之祭兮報大
德之優游思父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音
文公為公子時遭驪姬之譖而出奔介子推從行
遺之食子推割股肉以食文公及得國賞從行者
不及子推子推入綿上山中文公臨而求之介子
不出命燒其山子推抱樹而死遂封其山曰介子
文公明辨 不卷之二 二十

以流以下流兮無舟音楫音而自滿背法度
而心治音為治兮辟音自警音一與此其無異寧溢死
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音其論喪而季也音
不畢辭以赴淵兮惜癡君之不識音志記也言不
宋視竟曰此篇則多而此少
橘頌
后皇音嘉音好音樹橘徠音來音服音乎音蒲音北音反音言
不遷生南國音兮音北音為音深固難徙更壹志
芳綠葉素榮音一音紛其可喜音去音居音例音反音今音曾
枝剌棘圓果音實音搏音圓音今音青黃雜糅文章爛音
今精色內白音內音精音類音任音道音兮音紛音緼音盛音宜音脩音姱
而不醜兮音一音前音嗟音爾音幼音志音有音以音異音兮音獨音立音不音遷
豈不可喜音去音兮音深音固音難音徙音廓音其音無音求音兮音蘇音死音
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音必音結音心音自音慎音終音不音遷音衍音失
試音兮音秉音德音無音私音參音天音地音兮音願音歲音并音謝音與音長音友
以音音音兮音淑音離音離音善音而音不音淫音梗音其音有音理音兮音年音歲音鮮
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兮音前音後音以音明音已
志音宋音視音竟音曰音此音篇音以音類音名音離音曰音分音其音之音德音實音則
賦音之音義音也音宜音作音兩音節音看音前音一音節音形音容音其音根音葉音華
實音之音紛音緼音後音一音節音稱音美音其音本音性音德音行音之音高音潔音兩音節
發音端音皆音以音不音遷音離音徒音為音言音平音之音浮音情音在音此音也音而音後
豈專通根也哉

悲回風旋風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一作結而內傷物有微而
隕性兮聲風有隱而先倡夫何彭風之造思兮
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偽之可長
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音卑而不芳魚鼈
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異則蛟龍亦隱其文章
以通故茶薺茶苦薺不同蘭茝一作幽而獨
芳惟佳人謂平白之求都也美兮更也麗統世垂世以自
貶叶平聲言已得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
羊一作浮雲也介眇志之所惑一作兮竊財詩

文休明

二

二

之所明性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會
獻歎之嗟嗟兮獨隱伏一作而思慮涕泣交下
流一作而而凄凄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
掩此哀而不去寤從一作周流兮聊逍遙
以自恃叶上傷太息之愍憐一作兮氣於邑
字如而不可止紕思心以爲纏一作兮編
愁苦以爲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
仍存髮鬢形以而不見兮心踊躍一作其若湯撫
珮珥以案按志兮超惘惘而遂行一作歲習習其
片頰兮昔亦冉冉而將至頰一作槁而節

離兮草枯則節芳已一作歇而不比憐思心

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一作寧湓死而

流亡兮不忍此心一作此之長愁孤子吟一作而校

收一作淚兮放子一作素出而不還一作孰能思而不

隱一作痛兮昭彭咸之所聞登石鑾以遠望兮路眇眇

之默默入景一作影響之無應兮聞省一作想而不可

得一作悲鬱鬱一作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一作無解

對一作反心一作羈羈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一作結而相感兮

眇眇之無垠兮莽莽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

物有純而不可爲一作不可變也一作漫漫

文休明

二

之不可量兮縹緲一作綿綿之不可紆一作憐愁悄悄

之常悲兮一作其冥冥一作遠之不可娛凌大波而

流一作風兮託彭咸之所居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

蜺之標顛一作據青冥而據虹兮遂儵忽而捫天

吸湛一作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雰一作分散一作依

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一作悲馮一作同

崑崙以激清一作露兮一作自隱一作依岐山以清江

濁一作水之潭一作淵湍湍之礧礧一作石兮聽波聲之洶

洶一作江風木一作聲紛容容一作紛之無經兮罔芒芒之

無紀一作車軋一作壓傾一作傾洋洋之無從兮一作無所從馳委移一作

蛇之焉止欲選則漂一作翻翻一作轉其上下兮

翼遙遙其左右叶音以皆反汜滴滴決其前後兮

伴散貌絲張弛之信期叶上觀炎氣之相仍兮窺

煙液之所積火氣鬱而為煙煙所悲霜雪之俱下

兮聽潮水之相擊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

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心調變而弗

一作去兮心乎二子之調刻著志之無適刻為二

志而無度而不忍去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欲自為悼來者

沈之怨愁叶迷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

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申徒秋諫別

文休明辨天卷之二二則

沈大驟諫君而一作不聽兮任也重石之何益心

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求說虎曰此篇比

臨終之自出於世亂迷惑之際詞混清而情哀傷

無復如昔時雍容整服之態矣嚴羽曰九章不如

九歌九妙哀郢尤妙

九辯正閱其師通下忠而放楚宋玉

其一逐改作此以述其志云

悲哉一作沈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慄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將歸之人

沈音寥寥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一作平聲

康一作寂寥兮收潦而水清川水夏濁憐憐遇懷增歎兮

薄寒之中去人愴愴憤恨朗亮二音兮去故而就

新別離坎廝一作樂兮貧一作士失職而志不平

廓落空寂兮踰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音

鄰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宋漠一作而無聲鴈離

一作離而南遊兮之寒鵲離二音嘶音折聲

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聲

進而過中兮蹇池音而無成然宋視竟丁與而似也

逐感特物而興懷者與也而秋有似乎叔世則此也

其二

本明辨天卷之二廿五

悲憂窮戚一作感兮獨處廓空有美一人音

心不釋叶音兮去鄉離家兮徠一作遠客音

道遙兮今焉薄也專思君音兮不可化音

知兮可奈何音蓄怨兮積思音煩懣兮忘食音

也願一見兮道余一作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音

駕兮竭音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倚結音

憐音兮長一無太息涕潸潸兮音下一無霜賦音

慷慨絕兮不得中音贅亂兮迷惑音私音憐兮何

極心怫怫音兮諒直音其優柔宛轉之辭則得

矣

其三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廩。一作秋白露既下

一作降字一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一作去白日之昭

昭兮襲也，長夜之悠悠。離芳藹一作繁茂之方壯兮，余

宋玉為屈子之自余也萎約一作枯窮而悲愁。秋既光

戒之，一有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台。一作大

一作息之孟夏兮，然歔條一作止而沈滅。一作藏葉於邑

一作落也而無色兮，枝煩舉一作如枝而交橫。一作奇顏

淫溢一作積而將罷一作音兮，柯彷彿而萎黃。一作情朝二

一作樹也一橫參一作音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瘵一作血敗。

文休明注 不卷之二 二

一作思其紛糅而將落兮，恨其失時而一作不當

擊。駢轡而下一作按節兮，聊逍遙以相狎。一作或忽忽

而遭一作通，晷兮恐余壽之弗一作將長。悼余生之不

時兮，逢此世之任一作狂。一作作攘一作作滄容與而

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

之多方一作音仰一作仰。一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其四

竊悲夫蕙華一作音之會一作音數一作重布兮，紛旖旎一作音旖旎

貌乎都一作大房一作北堂。何魯華之無實兮，從風雨而飛

颺以為君獨服此蕙兮，羌無以異於衆芳。一作貴蕙閨

奇思一作謂之不一作通兮，將去君而高翔。心閔憐之慘

懷兮，願一見而有一作以明一作有也。重一作深念無怨而生離

兮，中結軫而增傷。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

九重。一作天子有九門關門一作遠郊門近一作中門，猛犬狺

狺一作音犬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皇天淫溢而

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乾。一作乾一塊獨守此無澤

兮，人皆蒙澤。仰浮雲而求歎一作求比一作求而一作求比。

其五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指却騏驎而不

弗一作求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驎兮，誠莫

之能善御見執轡者一作其人兮，故踟一作不踟

而遠一作遠去。鳬鴈一作自皆唼一作食夫夫一作梁藻草兮，

鳳愈飄翔一作而高舉一作去。圓鑿而方枘兮，吾固

知其一作其不一作不銛一作銛錘一作錘而難入衆鳥皆有所登棲兮，

鳳獨遑遑一作惶而無所集。願一作作銜杖而無言兮，

嘗被君之渥洽一作厚澤。太公九卜乃顯榮兮，誠未遇

其匹。合謂騏驎兮，安歸謂鳳凰兮，安棲變古易俗

兮，世衰今之相者一作舉肥一作言今之一作言馬一作言其材也。騏

驎伏匿而不見兮，鳳凰高飛而不下一作不。鳥獸猶

知裏一作德兮何云賢士之不可與無異物
致莫驥不驟進而求服馬兮鳳亦不貪安而安
食君奔表而不察方雖願忠其焉得欲宋漢一作
而滅端兮不使人知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獨馬愁
其傷人兮馮一作鬱鬱其何之一作極而說亮曰此
以驥鳳為比其寓情曲折而有味矣

其六

霜露慘一作悽而交下兮心尚牽一作其弗濟霰
雪雰蹂其一作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將至願微幸
而有待兮泊一作止一莽莽一作草與塋一作草同

文選

卷二

二八

死一作去而自直而徑生兮路壅絕而不通欲一作
循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惑兮
自厭一作壓一按一作抑而學誦一作平性愚陋以福
淺兮信未達一作於從容竊美申包胥之氣戢一作
盛兮恐時世之不固一作當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
桀而改鑿一作造獨耿介而不隨兮顧慕先聖之遺
教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一作音與其無
義而有名兮寧窮處而守尚一作去食不餚一作音而無
而爭下為飽兮衣不苟而為溫竊慕詩人之遺風
兮願托志乎素餐一作音寒乞餒一作音而無端

兮泊莽莽而無垠無衣裘以御一作冬兮恐溘死
而一作不得不見乎陽春一作宋然賦多而此少

其七

靚一作靜一杪秋之遙夜兮心繚悵一作悲日憐而何
哀一作依春秋遠遠而日高兮然惆悵而目悲一作音
如四時遞一作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儷一作音
反一作支白日晚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滅毀一作
忽一作而遭肅兮老冉冉而愈弛一作也心搖一作悅
而引牽一作幸兮然悵悵而無冀一作上中惓惓之一作
而悵悵兮長太息而增歎一作上年洋洋以一作日

文選

卷二

廿七

往兮老嶢一作嶢廓而無處事疊疊而覲進兮寒淹
晉而躊躇一作音中舍一作義

其八

何汜濫之浮雲兮森一作疾離一作蔽此明月忠昭
昭而願見兮然露一作音曉一作陰而莫達願皓
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竊才自料而願忠兮
或黔一作丁點一作音而汗沾一作去之二一作音堯舜之抗
行兮一作音冥冥而薄天一作音何險巇之嫉妬兮
彼之以不慈之偽名彼日月之照明尚令黯一作音
而有瑕何況一國之事兮亦多端而膠一作音加一作音

吳被音荷稠音之晏晏一作兮然潢洗洋音而不
可帶既騎一作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憎慍
倫之匪美兮好夫人小之慷慨衆踈蹠而日進兮
美超遠而逾邁農夫輟耕而容與兮恐田野之蕪
穢一作鳥事縣縣一作而多私兮竊悼後之危敗世
雷同而炫曜兮何毀譽之昧昧一作脩飾而窺
一作鏡兮後尚可以竄藏一作脩飾而德人言
潛伏而不至願寄言夫流星兮荒條一作忽而難
當卒靡一作蔽此浮雲兮下暗漠而無光一作日晡而

文休問辨 不卷之二 三十

其九

堯舜皆有所舉一作任兮故高枕而適諒無怨
於天下兮心焉一作取此怵惕察一作騏驥之瀏
瀏一作如水兮馭安用夫強策一作諒城郭之不足恃
兮雖重介一作通甲之何益邈翼翼而無終兮怵音惛惛
不能久功不成而無効願沈滯而不一一作見兮尚
欲布名乎天下一作然潢洋而不遇兮直恂一作遺冠
一作愁音茂而自苦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翺翺之
焉薄國有驥而不知棄兮焉皇皇而更索音如字

甯戚謳一作於車下兮桓公聞而知之無伯樂之
善相兮今誰使乎譽一作之罔流涕以聊慮兮惟
著一作畧意而得之紛怵怵一作之願忠兮妬被一作
被離而鄣之一作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
遊志一作乎雲中乘稍氣月之搏搏一作驚諸神
之湛湛一作厚集一作駿參一作白霓之習習一作飛動兮左蒼
靈一作之豐豐一作右朱雀之茷茷一作飛兮左蒼
龍之躍躍一作雷師之聞聞一作兮通一作飛
廉之衙衙一作前輕鯨之鏘鏘一作兮後輜一作去
之從從一作亦載雲旗之委委一作蛇兮虺也音騎

文休問辨 不卷之二 卅一

之容容計專專一作君之不可化兮願承推而爲滅
善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一作視竟日賦
志之不申次願乞身以遠去而終於顯天一作其
君忠愛之至也一作祝竟又曰王賦頗多然其精者
其精於九辯故能與屈子齊名一作其精者
九章宋玉一作九辯是王褒九辯劉向之歎王逸
九思皮日休九諷辭一作九諷辭與馬噫此發
之所以必祖乎宋也

卜居 立身所安之 楚屈平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一作盡忠而一無
屈原哀憫當世之人習安邪使遠背正直
故陽陽不知二首之是可非否而欲假者
通以决之遂多此其發其舍之端以
警俗非果未能審於所向而求之也

作一
意

乃一無往見

太卜詹鄮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

端策拂龜策以筮龜以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

惓惓款款誠實傾盡之貌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

乎寧誅鋤一作鈕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徧謂貴人以

戒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

偷音偷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將將呢足音足皆以言求

粟說隨也斯辭也喔咿強語笑貌儒兒一作嚬兒以事婦人乎寧

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謂澁貌滑音滑骨音骨穉謂轉貌如

脂肥澤也如膏柔軟也以絜慤未詳乎寧昂昂一作巾若干

木末明辨 天卷之二 三

里之駟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一作嫵

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

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

凶何去何從自此下乃因而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

重千鈞爲輕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夫聲自侈

大賢士無名吁嗟默默一作嘿方誰知吾之廉貞詹

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

不足智有所不明叶音芒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

叶他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一事

朱洪學曰自原作此及漁父篇後之作悉開規倣如司馬相如賦子虛上林則設子虛烏有先

生亡是公揚雄賦長楊則設翰林主人子墨客卿
班固賦兩都則設西都賓東都主人張衡賦東京
則設馮虛公子安處先生左思賦三都則設西蜀
公子東吳王孫魏罔先生皆改名換字蹈襲一律
無復出其範圍之外者則知
屈原爲詞賦之祖信不誣矣

漁父當時隱遁之士或平之設詞也 楚屈平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

植漁父見而問之曰下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

斯居及鴿原曰舉世一作世人皆濁而一有字有我獨清衆人

皆醉一作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

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濁也出受胡其

泥而撻其波悲夏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歆其

麗以水疊糟曰醖可文采思而具目下文力爲反

酌薄酒也一作醕向山游思高舉自令放爲狂

曰燕聞之新沐者必強冠新浴者必振衣必誰

能以真之察察白受特之汙汙沾辱也者乎寧

走淋漓孝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皤皤之白而黑

字彙世所之塵垢支及乎泥兮勞爾而吳故杜曳

星古一作我嬰會良之水蜀叶竹分丁从星昔旦

謂泉下須擬議遂去不復與言以上文

於清濁之間也。送云：「不復言賦之祖。」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
忍忽而下反登。蒼天而高

而苟容兮或直言之謬謬一傷誠是之不察

廼隕厥身烏虜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

援兮來一作來者不可與期朗志

下合矩一作規於虞唐願薄節而式高兮志猶悲

夫禹湯雖知因其不改操兮終不以邪一作妄枉

而害方世並舉而好朋兮壹一作斗一作斛而相

量眾比周以一作肩迫兮賢者遠一作隱而隱一作

藏為鳳皇又字一作鶉籠兮雖翕翅一作其其不容靈

皇其不寤字無知兮焉陳詞一作而効忠俗嫉妬

而蔽賢兮孰知余之從音容目角願舒志而抽馮

憲一作悲今庸詎知其吉凶璋珪一作韋維於甌

窶一作也兮龐廉一作與孟姬一作同官舉世以為恒俗

兮固將愁苦而終窮幽獨轉而不寐兮惟煩懣而

盈匈一作胃冤眇眇而馳騁兮心煩冤之一作機懣志

三

歎憾而不憺兮路幽昧而甚難塊獨守此曲隅兮

然歔切而求歎音平愁淒夜而一作死轉兮氣滯

涕音館潸音其若波握音凡刃音曲厥音厥也而

不用兮操規桀而無一作無施音馳騏驥於中

庭兮焉能極夫遠道直依一作於檻檻兮

夫何以責其捷巧駟跛鼈而上山兮吾固知其不

能陞釋管晏而仁臧獲兮何權衡之能稱音簞簞

也音難於音難也音難蒸音矩兮機蓬矢以射音韋負擔

荷音上以丈尺兮音於丈欲伸要音通而不可得外迫

脅音於一作機臂音身也音身兮上牽聯於矰音矰也音矰

傾側而不得音客兮固陋音狹一腹音腹而不得

息務光音人自投於深淵兮不獲世之塵垢音音

孰魁摧音誅之可久兮願退身而窮處繫山楹而音

以為室兮下被服於水渚露露濛濛一作濛濛其

晨降兮雲依斐音斐一作斐音斐而承宇音宇霓霓

現紛其朝霞兮夕淫淫而淋雨音雨明音明也音明怳怳

茫音茫而無歸兮悵遠望此曠野音曠下音下

釣於谿谷兮上要求音求於僊者音僊與赤松而

一無結友兮比音及王喬而為耦音耦使梟楊音梟

髮音髮走音走食人音食先導音導兮白虎為之前後音胡

文休明音休二

浮雲霧而入冥兮騎白鹿音鹿而容與魂音魂

卓音卓而日遠音遠兮志浩蕩而傷懷音傷鸞鳳

翔於蒼雲兮故矰繳而音矰不能加音加蛟龍潛

於旋音旋淵兮身不挂音挂於罔音罔羅知貪

餌而音餌近死兮不如下游乎清波寧幽隱以遠

禍音禍兮孰侵辱之音辱子胥死而成義兮

屈音屈沈於汨羅雖解體其音其不變兮豈忠信之

可化音可志怛怛音怛而內直兮履繩墨而不頗

執權衡而無私兮稱輕重而不差音差塵

豹穴叶音聿叢薄深林兮人上慄嶽岑音吟一作嶽

四十一

漢淮南小山
姓名列傳

豹穴叶音叢薄深林兮人上慄嶽岑音吟一作

判蒙羞被好方不訾詬耻心幾頑而不絕兮得知

四一

燕荆軻

判蒙羞被好方不訾詬耻心幾頑而不絕兮得知

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欲君兮君不知

大風歌

漢高帝

高帝破黥布於會稽遷過沛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沛帝擊筑自

曰歌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

今守四方宋朱熹曰父中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

以有天下而不能為三代之王其以是夫然自千載以來人主之詞未有若是其壯麗而奇偉者也

歌兒習吹以相和名曰三侯之章

漢武帝

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一作慮閭一作彈為河

殍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持兮吾山平以地河

故山吾山平兮鉅野澤大野溢魚弗勝也今相

同冬日正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放遠遊歸舊

川兮神哉沛普天之神哉沛也

封禪則不知關為我作皇一謂河伯公一作分何不

外有出水也

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蓄桑紀浮芳淮泗滿久不

反兮水維維緩

河湯湯兮激潏潏北渡回一作迅一作流難寧

長笑竹簫絕以引兮湛美玉河伯公一作許兮新

不屬許音沈白馬毛嗟今群臣從官負薪其決

遠故無薪不屬兮衛人罪燒也蕭條兮噫乎何以

御水薪不屬乃衛人之罪消何以止水乃下

洪林竹兮捷石留則其父而也

宣防塞兮名曰宣防而導河比行三

渠萬福來名曰宣防而導河比行三

此歌乃閭然有韻神安民明恒之意云

秋風辭

漢武帝

帝幸東阿后土饗飲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秀兮

菊有芳以下句懷佳人兮不能忘汎樓船兮濟汾

河橫中流兮揚素波蕭鼓鳴兮發權欽懽樂極兮

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而王通曰秋風樂極

乎

烏孫公主歌

漢細君

武帝元封中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

妻烏孫王昆莫居右夫人公主至其國自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窮廬為

室兮旃為牆以肉為食兮

兮心內傷願為黃鵠兮歸故鄉

引極

唐元結

天曠莽兮杳決茫氣浩浩兮色蒼蒼何有兮人不測積清寥兮成元極成元極兮靈且異思一見兮藐難致思不從兮空自傷心慙勞兮意惶懷忠假翼兮鸞皇乘長風兮上狂音洪叶胡光揖元極兮本深實餐至和兮未終宋晁補之曰結性狀介有愛道閑公之意天寶之亂或仕或隱自謂無世整牙故其見於文字者亦冲澹如隱約警古鐘聲不諧於里耳加詞義幽渺玩之備然若有塵外之趣云

山中人二章本集作送友

唐王維

其一

山寂寂兮無人又蒼蒼兮多木群龍兮滿朝君何

為兮空谷文寡和兮思深道難知兮行獨悅石上

四明

分流泉與松間兮草屋入雲中兮養雞上山頭兮抱犢神與棗兮如灰虎賣杏兮收穀媿不才兮妨賢嫌既老兮貪祿誓解印兮相從何詹尹兮可卜

其二

山中人兮欲歸雲冥冥兮雨霏霏水驚波兮翠苔靡白鷺忽兮翻飛君不可兮褰衣山萬重兮一雲混天地兮不分樹晚暝兮氣氤氳不見兮空聞忽山西兮夕陽見東臯兮遠村平蕪綠兮千里眇惆悵兮思君

望終南

本集作贈徐中書望終南山歌

唐王維

晚下兮紫帳微塵事兮多違駐駟馬兮雙樹望青山兮不歸

日晚歌

唐顧況

日宵宵兮下山望佳人兮不還花落兮屋上草生兮階間日日兮春風芳菲兮欲歇老不可兮更少君胡為兮輕別宋朱熹曰此篇氣極短

訟風伯

唐韓愈

德宗貞元十九年正月不雨至于七月愈特為四門博士而作此篇

維茲之字無早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

文休明辨

四五

尤山升雲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搖幟雨漫漫兮將一有墜風伯怒兮雲不得止謂去陽鳥之仁兮念此下民閉其光兮不關其神嗟風伯兮其獨作爾謂何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脩祀事羊甚肥兮酒甚旨謂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誰使爾去雲屏屏兮次使爾之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鏢之使氣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嗟爾風伯兮今字無欲逃其罪謂一有又何辭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我今一作上訟兮其罪誰當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誰汝爾傷宋祝堯曰此而賦也朱熹曰此而

篇專刺權臣裴延齡李齊運京兆尹李質之徒墜
蔽收明不難早就亭於誅求使人君恩澤不得下
流如風吹葉而雨澤不得墜也是年
冬公拜御史竟以言早飢請賜山云

書山石辭

宋王安石

安石遊舒州山谷
此辭於山石

水泠泠而北出山靡靡以旁圍欲窮原而不得竟
悵望以空歸宋朱熹曰此辭非學楚言而亦
非今人之語也是以談者尚之

寄蔡氏女二首

宋王安石

安石以女妻蔡子
此其子之詞也

建業東郭望城西埃千嶂承宇百泉遶雷青遙遙
兮纔獨音離綠宛宛兮橫逗積李兮縞夜崇桃兮

文休明辭

下卷二

力六

炫豔蘭馨一作芳衆植竹娟兮常八柳薦綿兮含

姿松偃蹇兮獻秀鳥跂兮下上魚跳兮左右顧我

兮追我有斑兮伏獸感時物兮念汝遲去聲也

兮構切

我營兮北渚有懷兮歸女音汝石梁兮以苦蓋綠

陰陰兮承宇仰有桂兮俯有蘭嗟如歸兮路豈維

望超然之白雲臨清流而長歎平聲○宋祝老曰

此篇以成前集餘然有出塵之趣視其平生行事
心術畧無毫髮肖似此夫子所以有於予改是之

數也

秋風三疊寄秦觀

宋邢居實

秋風夕起兮白露為霜草木憔悴兮竊獨悲此衆
芳明月皎皎兮照空房晝日苦短兮夜未央有美
一人兮音少天一方欲往從之兮路渺茫登山無
車兮涉水無航願言思子兮使我心傷

秋風浙浙兮雲冥冥鴉梟晝號兮蟋蟀夜鳴歲月
徂邁兮忽如流星少壯幾時兮老冉冉其相仍展
轉反側兮從夜達明悵獨處此兮誰適音適情長
歌激烈兮涕泣交零願言思子兮使我心悵

秋風浩蕩兮天宇高群山逶迤兮溪谷寂寥登高
望遠兮不自聊駕言適野兮誰與遊遨空原無人
文休明辭 下卷二 四七

兮四顧蕭條猿狖與伍兮麋鹿為曹浮雲千里兮
歸路遠音遠願言思子兮使我心勞宋朱熹曰此詩與前
篇中亦有此義朱熹曰在實少自遠才不
幸登死其為此詩年下弱冠朱熹言神會大出
如不遠意而無一字作今人語同時之上等詩前
輩名好古學者皆莫能及使大壽之與其所就豈
可量哉○以
上摹擬楚詞

文體明辯卷之二

文體明辯卷之三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賦一上

按詩有六義其二曰賦所謂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意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如春秋傳所載晉公子重耳亡之秦秦穆公享之賦六月魯文公如晉晉襄公饗公賦菁菁者莪鄭穆公與魯文公宴于^{莊林}莊子^{鄭地}家^{則大夫公賦}鴻鴈魯穆叔^{叔孫}如晉見中行獻子^{晉大夫賦}荀偃賦

文體明辯 卷之三

乙

圻父之類皆以吟詠性情各從義類故情形於辭則麗而可觀辭合於理則則而可法使讀之者有興起之妙趣有詠歌之遺音揚雄所謂詩人之賦麗以則者是已此賦之本義也春秋之後聘問詠歌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士失志之賦作矣即前所列楚辭是也揚雄所謂詞人之賦麗以淫者正指此也然自今而觀楚辭亦發乎情而用以為諷實兼六義而時出之辭雖太麗而義尚可則故朱子不敢直以詞人之賦目之而雄之言如此則已過矣趙

人荀況遊宦于楚考其時在屈原之前所作五

賦工巧深刻純用隱語若今人之揣謎於詩六

義不啻天壤君子蓋無取焉兩漢而下作者繼

起獨賈生^諡以命世之才俯就騷律非一時諸

人所及他如相如^{姓司}長於叙事而或昧於情

揚雄長於說理而或略於辭至於班固辭理俱

失若是者何凡以不發乎情耳然上林甘泉極

其鋪張而終歸於諷諫而風之義未泯兩都等

賦極其眩曜終折以法度而雅頌之義未泯長

門自悼等賦緣情發義托物興詞咸有和平從

文體明辯 卷之三

二

容之意而比興之義未泯故雖詞人之賦而君子猶有取焉以其為古賦之流也三國兩晉以及六朝再變而為俳唐人又再變而為律宋人又再變而為文夫俳賦尚辭而失於情故讀之者無興起之妙趣不可以言則夫文賦尚理而失於辭故讀之者無詠歌之遺音不可以言麗矣至於律賦其變愈下始於沈約四聲八病之拘中於徐陵^{名度}庾信^{名信}間句作對之陋終於隋唐宋取士限韻之制但以音律諧協對偶精切為工而情與辭皆置弗論嗚呼極矣數代之習乃今

元人洗之豈不痛哉故今分為四體一曰古賦
二曰俳賦三曰文賦四曰律賦各取數首以列
于篇將使文士學其如古者戒其不如古者而
後古賦可復見於今也然則學古者奈何曰發
乎情止乎禮義其賦古也則於古有懷其賦今
也則於今有感其賦事也則於事有觸其賦物
也則於物有况以樂而賦則讀者躍然而喜以
怨而賦則讀者愀然以吁以怒而賦則令人欲
按劍而起以哀而賦則令人欲掩袂而泣動盪
乎天機感發乎人心而蕪出於六義然後得賦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 三

之止體台賦之本義苟為不然則雖能脫乎律
律而不知其又入於文矣學者宜細求之

古賦上

長門賦

漢司馬相如

漢武帝陳皇后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
如以后得罪為文以諷而辭蕭統文選序
云后聞相如工文奉黃金百斤求解悲怨
之辭而相如為文以悟主上后復得幸今
考漢書皇后及相如傳皆無
奉金求文復幸事不足信也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自虞已竟踰佚
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居言我武帝朝往而暮來兮
飲食樂而忘人詎自心嫌薄貌移而不省故兮

交得意而相親伊予志之慢愚兮懷貞慙之歡心
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奉虛言而望誠
兮期城南之離宮針俱脩薄具而自設兮君曾無
不肯乎幸臨廊獨潛而專情兮天飄飄而疾風
惜叶方登蘭臺而遙望兮神悅悅而外淫浮雲鬱而
四塞兮天窈窕而晝陰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
君之車音飄風迴而赴閨兮舉帷幄之檐檐叶稱
相存兮玄猿一作猿嘯而長吟翡翠骨異而求萃兮
鸞鳳飛一作飛而北南叶死心恻恻而不舒兮邪氣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

四

壯而攻中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婦人行
不迷但上下宮正殿塊以造天兮鬱並起而穹崇
間徙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擠玉戶以撼
金鋪兮登嘈咷音而似鐘刻木蘭以為櫟兮飾文
杏以為梁羅丰茸衆飾之遊樹浮柱兮離樓梧音
櫟聚衆而相撐叶抽反施瑰木之櫟斗拱兮委參
差以櫟梁虛梁時髮一作一作以物類兮象積石之
將將音五色炫以相曜兮煥爛燁一作燁而成光
綴錯錯石之瓊瓏兮象璚瑁之文章張羅綺之慢
帷兮垂楚組之連網撫柱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

央央白鶴嗽可以哀號兮孤雌時於枯楊日黃昏
而望絕兮悵獨託於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
夜於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索
披流徵音以却轉兮聲幼音妙而復揚貫歷覽其
中操兮依曲次第貫穿歷覽至其意慷慨而自叩
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舒息悵而增欷
兮踈履起而彷徨一作長袂以自翳兮數言日
之誓應歿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類思而就牀搏芬
若杜以爲枕兮席荃蘭而直香紫也忽寢寐而
夢想兮寃若君之在傍惕寐覺音教以而無見兮
宋明辨 天卷之三 五

自悼賦

漢班婕妤

班氏世世以儒學顯至孝成時使侍以
入宮貴幸者僕游後庭帝召欲與同
辭曰古訓重賢聖之君皆有臣妾
三代末主則有嬖女今欲同聲得無近
之乎帝善其言而止使侍諸嬖女
衆女師之爲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
飛燕弟自微賤與帝同宿後進見飛燕
遂請使行視詔主上考問使行使行
爲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帝正與未蒙福
對事遂釋然使侍之何益故不爲也帝善其
作賦以自悼
承祖考之遺德兮何賁性命之淑靈登薄軀於官
闕兮充下陳也列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
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成後宮既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 六
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念思兮
申佩離騷以自思陳女圖以鏡監兮顧女史而問
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襄閭之爲郵叶盈美皇
英之女虞兮榮姁姁之母周叶音特太任文王雖
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茲歷年歲而悼懼兮
閱蕃華之不茲痛陽祿與柘館兮仍祿祿而離災
叶音茲使侍常就二豈妾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
不可求之叶渠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掩莫讀其
而昧幽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叶奉
共養于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共洒掃於帷幄兮

未終死以爲期升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栢之
餘休重曰潛玄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闥爲華
毀塵兮王階落若中庭萋兮綠草生室陰兮帷
毀暗房攏虛兮風冷冷此以上感動帷裳兮發紅
羅紛紜千縈縈兮紕素聲神眇眇兮容靚同處
君不御兮誰爲榮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優綦仰視
兮雲屋雙涕兮橫流上皆賦也顧左右兮和顏酌
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已過兮若浮已闕
享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勉精兮極樂與福
祿兮無期綠衣衛莊姜失位兮白華周幽王申后

文体明辨 卷之三

自古兮有之上皆風也○宋朱熹曰是補之以
婦人女子之能言者是固然矣至其情雖出於幽
怨而能引分以自安後古以自慰和終不
過於慘傷又其德性之學問之力自過人者則
論有有不及也嗚呼賢哉柏舟綠衣見錄於經其
詞義之美殆
不遇此云

擣素賦

漢班婕妤

宋章樵曰古皆后夫人親蠶分繭繅絲朱
綠之貴之以信臣之令服武帝耽於酒
色政事廢弛使舒貞等而
夫職故托擣素以見意

測平分以知歲酌玉衡之初臨八見禽華化以
庶數色忽霜鶴之傳音竹風軒而結聯對愁雲之
浮沈雖松栢之貞脆豈榮彫其異心若乃廣儲

懸月暉水流清桂露朝滿涼衿夕輕燕姜含蘭而
未止趙女抽簧而絕聲改容色而相命卷提霜帛
而下去庭曳羅裙之綺靡振珠佩之精明若乃吟
嗽生姿動容多製弱態含羞妖風靡麗皎若明魄
之升崔煥若荷華之昭晰音調鉛無以玉其貌凝
朱不能異其脣若雲霞之邇日似桃李之向春紅
黛相媚綺組流光笑笑移妍步步生芳兩靨如點
雙眉如張頰懸急肌柔液汗音性閒良於是投香
忤扣玫瑰擇鸞聲爭鳳音音因一作虛而調遠音
由石一作貞而響沈散音繁輕而浮捷節踈亮

文体明辨 卷之三

而清涼含笙總筑比玉兼金不損不斲匪匪匪
或旋環而紆鬱或相參而不雜或將往而中還或
已離而復合翔鸞爲之徘徊落英爲之颯沓調非
常律聲無定本叶任落手之參差從風颺之音
遠或連躍而史投或暫舒而長一作欽清寡鷺之
命羣哀離鶴之歸晚當是時也鍾期改聽伯牙池
琴桑間絕響濮上傳一作音肅史編管而擬吹周
玉調笙以象吟若乃窈窕姝妙之年幽閒貞一作
專之性符皎日之心甘首疾之病歌采綠之章發
東山之詠望明月以撫心對秋風而掩鏡閱絞練

之初成擇玄黃之妙匹一作準準華裁於昔時疑形
異於今日欲準昔時形體以裁衣想騎奢之戎至
許椒蘭之多術慙陋製之無韻慙慮蛾眉之爲愧
懷百夢之盈抱空千里兮飲淚修長袖於妍袂綴
半月於蘭襟表纖手於微縫庶見迹而知心計脩
路之遐復怨芬芳之易泯一作書既封而重題箭
已緘而更結慙行客而無言爲嫌而不收也還空
旁而掩咽宋祝堯曰此篇時也而末一章言自結
以信後世

是玄賦

漢張衡

文体明辨

之三

九

順帝特衛爲侍中常引、惟懼風論左右
帝嘗問衛下所疾惡者宦官懼其殺已
皆共目之衛乃諛辭而出猶共危衛衛常
思圖身之事以爲吉凶隱伏幽微難明也
作思玄賦以
言衛思云

仰先哲之玄訓兮雖淵高而弗違匪里仁其焉宅
今匪義跡其端追沿服膺以求覩思也一作睹今
綿日月而不衰歎伊中情之信脩兮慕古人之貞
節竦也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志博博
一一作以應懸懸旌今誠心固其如結旌明性行以
製佩兮佩夜光珠與瓊枝也王綽曾謂幽蘭之秋華
兮又綴之以江離美發積衣綬以酷烈香兮允塵

邈久遠而難虧既娉麗而鮮雙兮非是時之攸珍
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幽獨守此一作
陋兮敢怠遑皇一作而舍勤幸二八八元之選
也虞兮喜嘉傳說之生殷尚前良之遺風兮惆
後辰而無及阿孤行之煒煒兮予不羣而介立感
鸞鷟之特棲一作兮悲淑人之希一作合叶胡
彼無合其何傷兮患衆僞之冒真且獲譴于羣弟
兮啓金騰而後乃信叶公也此覽烝民之多僻
兮畏立辟法以危身曾煩毒以迷惑兮羗孰可
字與一作言已私湛一作憂而深懷兮思續紛

文体明辨

十

亂而不理顛竭力以守義一作今雖貧窮而不改
起又執唯虎而試象兮貼焦原而跟止伯曰今左
行之優也義之驍虎也而吾日遇之亦足以
試矣尸子又曰昔國有石焦原者臨之者皆
服苦也夫夷之爲焦原亦高矣賢者之於義必
且將登也獨苦國所以服一明也此二句引其
詩言已執虎之驍也斯奉以周旋兮要
旣死而後已俗遷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圓方珍
貴一作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斥西施而弗
御兮羈一作驥以服箱一作行頗僻而獲志兮
循法度而離殃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

不抑操而苟容兮警臨河而無航欲巧笑以干媚
兮非余心之所嘗襲溫恭之敝衣兮被一作被神義
之繡裳辨貞亮以為鑿兮雜一作雜伎一作伎藝以為
環一作環璫昭綵藻與一作與雕琢一作雕琢兮璜聲遠而彌
長淹棲一作棲進以恣欲兮曜一作曜靈忽其西藏恃
已知而華予兮鵲鳴鳴而不芳冀一年之三秀兮
道白露之為霜時聲聲而代序兮疇可與乎一作
比仇一作仇客一作客妬一作妬嬌一作嬌之難並兮想依韓
以流亡一作流亡願依之以一作願依之以恐漸一作恐而無成兮
留則一作留則而不彰一作而不彰心猶豫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一

十一

而狐疑兮即岐趾一作岐趾而臚一作臚
情一作情王一作王為我端著兮利一作利
飛一作飛以保名歷眾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
聲二女感於崇嶽一作崇嶽兮或冰折而不管天蓋高
而為澤兮誰云路之不平勵一作勵自強而不息兮蹈
至階之嶢嶢一作嶢嶢懼一作懼筮氏之
長短兮鑽東龜一作鑽東龜以觀禎遇九皋之介鳥
兮一作兮怨素意之不逞一作怨素意之不逞遊塵外
而瞥一作瞥天兮據冥翳而哀鳴鵬鵠競於貪婪兮
我脩絮以益榮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寧

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傲一作傲裝且余沐於清
源兮晞余髮於朝陽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乾
之流英一作流英翔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過
少暉一作少暉之窮野兮問三丘一作三丘蓬萊一作蓬萊于句芒
何道真之淳粹兮去穢一作穢而影一作影輕一作輕
登蓬萊而容與兮鼈雖一作鼈而不頤一作不頤晉瀛洲
而採芝兮聊且樂一作樂乎長生一作長生憑歸雲而遐
逝兮夕余宿乎扶桑飲一作飲青岑之玉醴兮餐一作餐
食一作食沆瀣以為糧一作為糧發昔夢於木禾一作木禾崑崙一作崑崙兮
穀一作穀崑崙之高岡朝吾行於陽一作陽谷兮從伯禹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

十二

禹乎稽山一作稽山嘉羣臣之執玉兮疾防風之
食言一作食言指長沙以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郊一作南郊
乃一作乃哀二妃之未從兮嗣續一作嗣續處彼湘濱
流目眺一作眺夫衡阿兮觀有黎之圯墳痛火正之無
懷兮託山陂一作陂以孤魂一作孤魂辛氏之火正一作火正
而遠遯一作遯躋日中于昆吾兮一作日中越邛州
炎火一作炎火之所陶揚芒燥而絳天兮一作絳天水汝
云而涌清溫風翕其增熱兮一作增熱鬱悒一作鬱悒
難聊一作難聊顧一作顧旅而無友兮余安能乎晉茲顧

行至代代土爾幸竇姬及人得王肆侈於漢庭兮
位是爲文帝立爲皇后生景帝

水火而妄訊音信告也魯昭公二十二年夏五月日食梓慎曰將水是秋旱十八年夏

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禪龍曰不用梁叟患夫黎
吾言鄭將又火子產不聽亦不後火梁叟患夫黎
丘兮丁也厥子而割音恣揮也東方刈梁國之比
有奇鬼善效人子音昆弟黎止丈人有市醉而歸
有鬼效其子扶音道告之丈人醒而語其子其子
泣兩地曰草無非也丈人曰是必奇鬼我固聞之
明日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其真子恐父不能
返也往迎之丈人以親所提一作現而弗識兮矧
焉奇鬼按劍刺殺之親所提一作現而弗識兮矧
幽冥之可信母縣纏以津一作律已兮思自愛以
自珍音勿牽制於彼天監之孔明兮用裴忱音誠
而佑一作仁湯縹紫體以禱祈兮湯時大旱七年
藉屨及瓜自為音蒙龐大禡祠同以拯人一作景
三慮以營國兮災惑次於它一作辰司馬公自疾

文体明辨 不卷之三

上五

相股肱也除心腹之疾而實之股肱可乎曰可移
於民公曰民者國之本無民何以爲國曰可移於
歲公曰歲所以養民也歲不登何以爲民子幸曰
君善言三矣必魏顓亮以從理一作兮鬼亢可
以斃秦音魏夫子寧有變妻武子有疾命其子顓
從治命而移之其後秦恒公使往伐晉次下輔
氏晉使顓拒之忽見老人結草以充回國顓而顓
顓也顓用先人治命余是以報也答蹊邁而行而種
布德兮樹德茂乎英六國名禹封皋陶桑末寄夫
根生兮并既彫凋一作而已毓皆彫落唯寄生罔榮
於桑之末以喻衆國有無言而不讎兮又何能而
已哉而英六獨存也
不復查遠迹以飛聲兮執謂時之可蓄音積也言時

仰矯首以遙望兮窺微憫而無傳一作區中之
隘陋兮將北度而宜徧遊行積氷一作積氷之
磴音堅兮清泉音開而不流寒風淒其一作未至兮
拂穿岫之騷騷音風動貌玄武龜蛇縮於一作設甲
中兮騰一作蛇蛇曲而自糾鱗鱗而并
聚凌音另兮鳥登木而失條一作鱗鱗而并
屏室兮慨含歎一作而增愁怨高陽之相寓
兮曲音屈顓顓音氏之而宅音都庸織絡於四裔
兮其勢如音微斯與彼其何瘼音彼此如一望寒門
之絕垠兮縱余縲乎不周迅颺一作瀟音蕭其

文体明辨 卷之三

上六

送我兮驚飈飄而不禁一作平颺燭一作燭之洞
穴兮漂音浮也一通川一作之砾砾亦深經重陰乎
寂寞兮愁一作墳羊上之精怪也之潛深音追忽
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出右音密山之關兮兮
不識蹊路之所由速音召燭龍音西北海外有神人曰
燭龍音是謂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音暇
瑤谿之赤岸音鍾山東兮弔祖江音人之見也鍾
日鼓其快人而龍身是與聘王音西王於銀臺
飲馮段阻江于龍谿之陽音聘王母於銀臺
兮羞音進王芝以療飢戴勝音崑崙之丘有人戴勝
母慈其既歡兮又謂余之行遲載太華之玉女

兮召洛浦之宓妃咸蛟麗以蠱媚兮增嫵眼而蛾眉
舒妙作妙一婧射性之纖腰兮揚雜錯之佳音
上服也微之香纓也離開朱脣而微笑兮顏的礫
一作以遺光獻環珮與璵一作縞兮申厥好以玄
黃雖色豔而賂一作賂美兮志浩蕩一而不嘉
何反雙材交如悲於不納兮並誅詩而清歌歌曰
天地烟煴百卉含藹一作花字一作能鳴鶴交頸離鳥
相和處于懷春精蒐回移何如涉明忘我實
多將答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一作瞻岸益
之巍巍兮臨繁河之洋洋伏靈龜以負坻一作中高地

文休明辨

卷之三

正十七

以龍負之兮巨螭龍之飛梁發閭風之曾一作曾
搆个死一作而而為牀脣瑤桑以為猴兮一作白水
以為漿一作使也巫咸以占夢一作木木分迴乃一作貞古
之元符一作符滋令德於正中兮一作木二月始生八月今居
秀以為敷既齊穎而顧本兮爾要思乎故居安仰
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戒庶寮以夙會兮一作
恭一作供職而並迓豐隆一作雷其震霆兮列缺也
輝一作作其照夜雲一作雲師一作師以交集兮一作東
沛其麗塗一作使輶一作輶上一作上環也一作用琬與而樹葩一作華
蓋兮一作蓋援馴應龍有翼曰以服輅百神森其備從兮

屯騎羅而星布振余袂而就車兮脩劍揭一作低昂以
低昂冠号一作號其映蓋兮佩綵纒一作音以
輝煌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攬一作騰而超驤一作
旄溶以天旋兮蜺旌飄而飛颺一作騰撫軫一作撫
日一作日而還晚兮心灼藥一作藥其如一作若湯一作湯
上都一作天之赫戲一作戲兮何迷故而不忘左青瑤一作青
龍以捷一作捷及芝一作芝右素威一作威以司鉦一作鉦前長
離一作離使拂羽兮後委衡一作衡平玄冥一作玄屬箕伯一作箕以
函一作函風兮一作風激一作激洪一作洪忍一作忍而為清曳雲旗之離
離兮鳴玉鸞之警一作警涉清一作清霄而升遐兮浮蔑

文休明辨

卷之三

十七

蒙一作蒙而上征紛翼翼一作翼翼以徐戾一作戾今焱回回一作焱
其揚靈叫帝閭使闢扉兮觀天臯干瓊宮聆廣樂
之九奏兮長洩洩一作洩以彤彤一作彤和也一作和治亂於律
鈞兮意建始而思終惟盤逸之無數一作數古度兮一作古
懼樂往而哀來素一作素撫絃而餘音兮一作音大容一作容
樂吟曰念哉既防溢而靜一作靜志兮追我暇以翔
翔出紫宮之肅肅一作肅兮集太微之閭閭一作閭命
王良掌策駒兮踰高一作高之將將一作將建罔車
星之幕幕一作幕兮獵青林一作青之芒芒一作芒學威張之撥
方割刺一作割張一作張兮射蟠冢之封狼一作封上一作上為一作為星觀壁

禽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喜曾氏之歸

之能故野每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露經終古而

後生余中其而客舍行予能令佳如思云云

乎宋王之言曰悲哉秋之蕭索也蕭瑟兮草木搖

落而變衰慘慄兮若在遠行終山臨水送將歸

王九夫送歸懷慕徒侶之戀兮遠行有羈旅之

憤臨川感流以歎逝兮登山懷遠以而悼近

四感遠行登山之疾疾一作心兮遭一塗之其

而難忍嗟秋日之可哀兮諒良一慨愁而不盡

有歸鶯一作隰有翔隼游氛朝興槁葉夕殞於

是一作乃斜輕筵一作綺藉莞蕸一作蕭蕭御袷衣庭

樹撼一作空以灑落一作勁風夙興而吹帷蠟

嘒嘒以寒吟兮鴈飄飄而南飛天晃朗以彌

高兮一無三日悠陽一作而浸微河微陽之短晷

文選明辨 一 卷 三 廿三

覺涼夜之方末月朧朧一作以含光兮露淒淒以

凝冷熠燿一作繁於階闥兮蟋蟀鳴乎軒屏一作聽離

鴻之晨吟兮一作望流火之餘景宵耿介一作聽離

而不寐兮獨展轉一作於華省悟特歲之道一作急書

兮慨俛首而自省斑駁一作彪一作以承弁一作冠兮素

髮颯以垂領仰羣雉一作之逸恍兮攀雲漢以

遊騁登春臺之熙熙兮一作珥金貂之類類一作光

翻苟趣舍之殊途兮庸詎識其躁靜聞至人之休

風兮齊天地於一指彼知安而忘危兮固出生而

入死一作列行投趾於容跡兮殆不踐而後底闕

側足以及泉兮雖猴猿而不履一作人之行投趾

以泉則猴猿猴之技亦不能履矣言不可忽也

而後龜祀骨於宗桃兮思反身於綠水一作中龜見後

也龜者貴則貴矣思反身於綠水不可得且欲往以歸

來兮忽投絃以高厲耕東臯之沃壤兮輪耒耜之

餘稅泉涌湍於石間兮菊飭芳乎崖澨一作崖

水之涓涓一作水流兮玩游鯈一作魚之漱漱一作音

澗逍遙乎山川之阿放曠乎人間之世優哉游哉

聊以卒歲一作宋晝光曰此賦雖以與名篇而全體多

者之儼然其篇中恭徒感節惜老差卑之詞不一

而足則其真情又自有不可掩者但具儒尚覺春

客此詩不貴於鑒別澤

流風實有存者定以取之

閑已賦 唐韓愈

愈字伯康於汴未幾晉竟又佐張建封

余悲不及古之人兮一作伊特勢而則然獨閑

閑一作其為已兮憑文章以自宣昔顏氏之庶幾

今在隱約一作隱身守而平寬固哲人之細事兮夫子

乃嗟歎其賢惡飲食乎陋巷兮亦足以願神而保

年有至聖而為之依歸兮又何一作不自得於艱

難曰余昏昏其無類兮望夫人其已遠一作行舟

機而不識四方兮涉大水之漫漫勤祖先之所貽
兮勉汲汲於前脩之言雖舉足以蹈道兮哀與我
者為誰歟皆捨而巳用兮忽自感其是非下土茫
茫其廣大兮余壹不知其可懷就水草以休息兮
恒未安而既危久拳拳其何故兮亦天命之本作
所宜惟否泰之相極兮咸一得而一違君子有失
其所兮小人有得其時聊周守以靜俟兮誠不及
占之人其焉悲宋祝堯曰誠以自堅其志而終之
以無悶云

別知賦

唐韓愈

文休明辨 卷之三

下五

德宗貞元十九年冬愈為監察御史以言
早疏附非黜之陽山令明年春至邑達
在昔為朝道時揚儀之以度支
來記事而交愈為此賦以別之

余取友於天下將歲行之期四為一二年下何深之
不即上何高之不求紛擾擾其既多咸喜能而好
脩寧安顯而獨裕顧阨窮而共悲惟知心之難得
斯百一而為收歲矣未幾元而遂逐侶蟲蛇於
海隅遇夫人之來使將命關公館而以一作羅差索
微言微言於亂志發孤笑於憂物向深而不鏡
一作理何隱而不抽始參差不齊以一作異序辛
爛漫而同流何此歎之不可恃遂駕馬而廻軌車

山礧礧其相軋樹蓊蓊其相樛雨浪浪其不
止雲浩浩其其作而一常浮知來者之不可以數
計哀去此而無由倚郭郭而掩涕空盡日以淹留
宋祝堯曰此賦其中心山礧礧其相軋雨浪浪其不
止雲浩浩其作而一常浮知來者之不可以數計

閔生賦

唐柳宗元

善憲宗時宗元為禮部員外郎坐王叔文
黨貶永州司馬四年不得還自悔年
少氣銳不識幾喪志失
身以至方此遠作此賦

閔吾生之險阻兮紛喪志以逢尤氣沈鬱以杳眇
兮涕浪浪而常流膏液竭而枯骨兮魄離散而
遠遊言不信而莫余白兮雖遑遑欲焉求合喙而

文休明辨 卷之三

二六

隱志兮幽默以待盡為與世而斥謬兮固離披以
顛隕騏驥之棄辱兮驚駘以為騁玄虬蹶泥兮畏
避鼃鼃行不容之崢嶸兮質壯而無所隱鱗
介槁以橫陸兮鴟鵂羣而厲吻心沈抑以不舒兮
形低摧而自慙肆余目於湘流兮望九疑之垠垠
波淫溢以不返兮蒼梧鬱其蜚雲重華幽而野死
兮世莫得其偽真屈子之悄微兮執危辭以赴淵
叶一古固有此極憤兮矧吾生之藐一作艱叶
列往則以考已兮指斗極以自陳登高崑而企踵
兮瞻故邦之殷輶麟山水浩以蔽虧兮路蒼勃以

揚氛空廬頽而不理兮翳丘木之榛榛。嗚呼老以
淪放兮匪魑魅吾誰隣。仲尼之不惑兮有垂訓之
謨言。孟軻四十乃始持心兮猶希勇乎黜貴顧余
質愚而齒減。嗚呼宜觸禍以貼也。危身知徒善而
革非兮又何懼乎今之人。噫禹結之勤備兮曾莫
理。夫茲川殷周之廓大方。南不盡夫衡山。十餘
囚楚越之交極兮。邈離絕乎中原。叶未詳此四句
非三代之壤汗潦以貫如分蒸沸熱而恒昏已又
賊鳥鵲乎中庭兮。燕葭生於堂筵。雄也蓄形於木
杪兮。短狐或何景古影於深淵。仰矜危而俯慄兮。

天卷之三

廿七

殽日夜之拳拳。庶吾主之其保兮。忝代德之元醇。
計未孰眇軀之可愛兮。竊有繼乎古先明神之不
欺。余兮庶激烈而有聞。叶無冀後害之無辱兮。匪
徒蓋乎叢愆。宋晁堯曰賦也亦用此義此
篇有古意與後代體不同

夢歸賦

唐柳宗元

宗元在永州懷思
初聞而作此賦

惟攢斥以窘束兮。余惟夢之為歸。精氣注以凝互。
兮循舊鄉而顧懷。夕余寐于荒陬兮。心慄慄而莫
違。質舒解以自恣兮。息惺惺音和而愈激。歎騰騰
踴而上浮兮。俄淒淒音廣之無依。圓方混而不形。

兮顯白醇白之霏霏。上茫茫而無垠。嗟兮下不見
夫木川一作陸若有鉢音迷也一作余以往路兮
馭假假以回。復浮雲縱以直度兮。云濟余乎西北。
風纏纏音纏也以經耳兮。類行舟迅而不息。洞然
于以也。一作漚漫也今虹蜺羅列而傾側。橫衝
以盪擊兮。忽中斷而迷感。靈一作雲幽漠以滌汨
冰流兮。進招悵而不歸。白日邈其中出兮。陰霾披
離以泮釋。施岳瀆以定位兮。牙參差之白黑。崩
上下以徊徨兮。聊按行一作以自抑。指故都以委
墜兮。瞰鄉閭之脩直。原田蕪穢兮。崢嶸榛棘。喬木

天卷之三

二八

摧解兮垣牆不飾。含詞山嵒嵒山嵒嵒以巖立兮。水
汨汨以漂激。魂恍惘若有亡兮。涕汙浪以隕軼。叶
意類意類黃昏之黥沙。鏡兮欲周流而無所。極紛若
喜而怡。擬兮心回互以壅塞。鐘鼓噤音以成旦兮。
陶去幽而開。露罽罽蒙其復。懼兮執云枉桎之不可。
周言夢覺而仍精神之不可計兮。余無蹈夫掃路
傭仲尼之聖德兮。謂九夷之可居。叶去惟道大而
無所入兮。循流游乎曠野。叶未老聃遁而適戎兮。
指淳茫以縱步。蒙莊蒙莊之恢恠兮。寓大鵬之遠
去。苟逮適之若茲兮。胡為故國之為慕。首丘首丘

首之仁類兮斯君子之所譽鳥獸之鳴號兮有動
心而曲顧膠余棄之莫能捨兮雖判析而不悟列
茲夢而三復兮極明昏而告愬宋祝唐曰賦也中
含詞與怨意其有
得於變風
之餘者哉

病暑賦

宋張耒

吾將東走於泰山兮履崔嵬之高峯蔭白雲之搖
曳兮瞻石溜之玲瓏松林仰不見白日陰壑慘慘
多悲風邈哉不可以坐致兮安得仙人之術解化
如飛蓬吾將西登乎崑崙兮出於九州之外覽星
辰之浮沒視日月之隱晦披閭闔之清風飲黃流
宋張耒
天卷之三
九

之巨派羽翰不可以挿余之兩腋兮畏舉身而下
墜既欲之乎南溟兮瘴毒流膏而鑠骨向異避喧
之趨市兮又如惡影之就日又欲臨乎北荒兮飛
雪停氷之所聚鬼方窮髮無人迹兮乃龍蛇之維
處四方上下皆不得以往兮顧此大熱吾不知夫
所逃萬物並生於天地豈食身之獨遭任寒暑之
自然兮成歲功而不勞惟衰病之不堪兮譬燎枯
而灼焦矧空廬之湫卑兮其蛄蝸之踞縮飛蚊幸
余之露坐兮壁蝸伺余之入屋此等句絕似宋
景差等作賴
有客之哀余兮贈端石與斲竹得飽食以安寢兮

瑩枕氷而簞玉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兮乃聖賢
之高躅惟冥心以息慮兮庶可忘於煩酷宋初老
全用招魂大意意脉
屏於騷人之賦矣

那一作隱不詳賦

漢賈誼

謂為長沙王太傅居三年有服飛入道舍
止於坐閣誼以長沙卑涇自恐壽不得長
故為賦
以自廣

單闕音遇之歲又帝六年丁卯○一四月五夏庚
子也日斜斜時服集余舍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
物求粹一作萃一私恠其故發書占之識一作言其
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於子問于服加以
文亦明矣天卷之三
三

數之度謂余去何之吉庫告我凶言其災苗淹速一作
子服余請對以意一作音德萬物變化固亡休息韓音
而遷或推而還族音形氣轉續變化而嬗音轉也
穰穰微亡問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加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彼吳疆大夫差以敗越
復會稽句踐伯世斯姓遊遂成卒被五刑傳流音
靡連鎖役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纏糾索
命不可測孰知其極水激則旱矢激則遠其物回
薄震蕩相轉雲烝雨降糾錯相紛大鈞造匠者謂

對此言造化為人播物决北音益無垠天不可與

慮道不可與謀悲謀遲速有命烏一作識其時且

夫天地為鑪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合散

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而人何

足控揣音團玩弄一作博化為異物又何足患音小

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亡不可貪夫徇財

列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品庶每一作惠一生休迫音利

所誘曰休焉勢所逼迫之徒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億一作變

齊同愚士繫俗信音信若囚拘至人遺物獨與道俱

眾人惑惑好惡愆意音愆日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

人年明音明卷之三 三二

智遺形超然自來音來寥廓忽荒音荒與道翱翔乘

流則逝得坎則止縱軀委命不私與已其生兮若

浮其死兮音死若休澹序若深淵之觀音觀

汜序若不禁之舟音舟以保一作保啟生自寶養空而游

若空舟也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芥蒂何足以

疑音牛牛音牛視音視日音日誠也音誠朱音朱史音史公音公讀音讀先

之音之所音所謂音謂者音者列音列冠音冠莊音莊則音則之音之常音常言音言又音又為音為傷音傷悼音悼也

得夫音夫謂音謂之音之實音實哉音哉然音然其音其文音文奇音奇偉音偉

卓絕音卓非音非司音司馬音馬相音相如音如華音華所音所能音能彷彿音彷彿也

鸚鵡賦

漢祢衡

衡在江夏太守黃祖廬下射死善辭賓客大會有獻鸚鵡者射舉酒於衡前曰

處士人日無用誤賓客以此鳥自遠而至

明惠聰善羽族之可貴願先生為之賦使

惟西域之靈鳥挺自然之奇姿體金精音精之妙

質合火德之明暉音暉鳥音鳥七宿音七宿而生音生性辭慧而能言

才聰明以一作識識機故其嬉遊高峻栖峙音峙立音立也一

幽深飛不妄集翔必擇林音深趾音趾丹紫綠衣翠

冷音冷前采采麗容咬咬好音雖同族於羽毛固一作

殊智而異心配鸞皇而等美焉比翼音比於眾禽

於是美芳聲之遠暢偉靈表之可嘉命虞人於隴

坻音坻詔伯益音詔舜音舜時於流沙音沙跨崑崙而播弋冠

之休明音休卷之三 廿五

雲電而張羅維網維之備設終一目音目網之所音所止且

其容止閑暇守植安停迫音迫之不懼撫之不驚

能音能順從以遠害不違忤以喪生故獻全者受

賞而音賞無傷肌者被刑爾乃歸窮委命離羣喪侶

閉以彫籠翦其翅羽流飄萬里崎嶇重阻踰岷越

障音障障音障載罹寒暑女辭家而適人臣音臣出身而事

主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以羈旅音旅此上四句禽鳥

之徵物能馴擾以安處眷西路而長懷故望鄉而

延佇忖陋體之腥臊亦何勞於鼎俎嗟祿命之衰

薄奚遭時之險戲音戲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以

致危痛歎子之末隔衣伉儷之生離匪餘年之足
惜懃衆雛之無口背蠻夷之下國侍君子之光儀
懼名實之不副耻才能之無奇羨西都之沃壤識
苦樂之異宜懷代越之悠思戎馬依北風故每言
而稱期西若乃少昊司辰蓐收秋整舉橫霜
初降凜風蕭瑟訓未長吟遠慕哀鳥感類音聲悽
以激揚容貌慘以鵠聞之者悲傷見之者陷淚
放臣爲之屢歎奔奔爲之賦感平生之遊處今
雖處若填篋之相須何今日之兩絕若胡越之異
區順一作檻以俯仰闔戶牖以踟躕想崑山之

又對胡蝶 卷之三

三

高峻思鄧林之扶踰作顧六翻之殘毀雖奮迅
其焉如心懷歸而弗果徒怨一作毒於一隅苟竭
心於所事敢背惠而忘初託輕鄙之微命委陋賤
之薄軀期守死以報德甘燕辭以效愚恃隆恩於
饒往庶彌久而不渝宋說一比而賦也其中兼
寓其器棲流落無不平之情讀之
可爲長歎凡詩物者當以此賦爲去

鵠鵠賦并序

晉張華

鵠鵠小鳥也一生於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
翔集尋常之夕而生生之理足矣色淺體陋不爲
人用形微處卑物莫之害繁滋族類乘居匹遊

翩翩然有以自樂一作得一彼鸞音鵠鵠鴻孔雀
翡翠或陵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翰舉足以冲
天翮距足以自衛然皆負綰綰綴綴羽手入
貢何者用於人也夫言有淺而可以託深類有微
而可以喻大故賦之云爾

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羣形於萬類惟鵠鵠之微禽
兮亦攝生而受氣育翩翩小之陋質兮無玄黃
以自貴毛弗施於器用兮肉不登乎俎味腐過
猶能與邪翼兮尚何懼於雷尉一作翳蒼蒙龍是
焉遊集飛不飄颻精翔不翕習盛其居易容其求
文作明辨一卷之三

廿四

易給巢林不過一以每食不過數粒栖無所滯遊
無所盤匪陋荆棘匪榮蔭蘭動翼而逸投足而安
委命順理與物無患叶伊茲禽之無知兮何處
身之似智不懷實以質害兮不飾表以招索靜守
性一作而不動因循以簡易任自然以爲資無
誘慕於世偽鵠鵠介其距距鵠一作於雲際
鵠鵠竄於幽險孔孔翠翠生乎遐裔彼晨鳧與
鴈又矯翼而增逝咸美羽而豐肌故罪而皆罪
徒銜蘆以避繳終爲戮於此世蒼鷹鷂而受絀
鵠鵠鵠慧而入籠屈猛志以服養塊幽繫於九

變音聲以順旨思排翻而為庸用戀鍾岱二川名
之林野若壠坻出之高山能蒙華今日未若
疇昔之從容海鳥鷗鷖避風而至條支巨雀
踰嶺自致提挈萬里飄颻逼畏夫唯體太妨物而
形瓌瓦瑋也一灋陰陽陶烝一萬品一區巨細
舛錯種繁類殊鷗鷖一作巢於蚊睫大鵬彌乎天
隅將以力不足而下比有餘普天壤以遐
觀吾又安知其小大之所如若華初未始知此
而能安也若王之寸由不願乎外之東晉阮籍
事惠帝惠帝阮籍王倫秀
所安幸被其害朝野痛之然華當聞主虐秀
文明辨二天卷之三 卅五

登樓賦

魏王粲

而時得少之書少子隨嘗以中台星圻勸華選位
不從以於難美鷗鷖之翩然而其能等數
鷗鷖之變而卒
翻之多乎或

漢獻帝時董卓作亂切帝西遷榮從至長
安以時下後亂乃之荆州依劉表榮登江
陵城樓嘆聲
而作此賦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假日以銷憂覽斯宇之斤處
兮實顯敞而寡仇匪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音
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阜隰之沃流比爾陶
牧郊外陶朱公冢西接昭丘楚墓華實敵野黍
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一篇

北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十二年以迄今情
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北憑軒檻以遙望兮
望帝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望荆山之
高岑荆山路逶迤而脩迥兮川既濶而濟深悲
舊鄉之擁隔兮言山川隔弟橫墜而弟禁昔
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歟之歎音鍾儀幽而楚奏兮
楚鍾儀為晉侯與之果楚莊顯而
越吟越人莊顯人情同
於懷土兮窮指而心惟日月之逾邁
兮俟河清乎其未極冀土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
騁力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步棲遲
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慘
慘色而無色獸狂顧以求群兮鳥相鳴而舉翼人
求原野聞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此二心下
風之餘思心悵愴以感發兮意忉忉而憐循
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宵憶夜參半而不寐兮悵
盤桓以反側宋晁風北與義其妙處皆從情上來

遊天台山賦并序

晉孫綽

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也涉海則有方丈蓬萊
結為水嘉太守意字綽甲以可因交聞九
山神秀可以長生因使圖其狀遠為之賦

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玄聖之所游化靈仙之所
窟宅夫其峻極之狀嘉祥之美窮山海之瑰富盡
人神之壯麗矣所以不列於五嶽東嶽泰山西嶽
北嶽恒山南嶽衡山中嶽嵩山闕載於常典者豈不以所立異其路
幽迴或倒景古影於重溟或匿峯於千嶺始經魍
魅之塗卒踐無人之境舉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
禋祀故事絕於常篇名標於奇紀然圖像之興豈
虛也哉非夫遺世翫道絕粒茹芝者焉能輕舉而
宅之非夫遠寄冥搜篤信通神者何肯違忽而存
之余所以馳神運思晝誅宵興俛仰之間若已再

文公明辨二天卷之三

廿七

升者也方解纓絡紫羅求託茲嶺不任吟想之至
聊奮藻以散懷

太虛遶廊而無閼音運自然之妙有融而爲川瀆
結而爲山阜嗟台嶽之奇擬寔神明之所扶持蔭
半宿以曜峯託靈越以正基結根彌於華岱直指
高於九疑應配天於唐典曹公五岳以比天齊峻
此山亦宜配之極於周詩邈彼絕域幽邃窈窕近也智者以守見
不之也可往之者以路絕而莫曉晒夏蟲之疑水整
輕翻而思矯舉理無隱而不彰啓二奇謂一赤
一白示兆赤城霞起以建標瀑布飛流以界道觀靈驗

而遂徂忽乎吾之將行仍羽人於丹丘率不死之
福庭荷台嶺之可攀亦何羨於層城帝居也
崑崙山在釋
域中之常戀暢超然之高情被毛褐之森森振金
策之鈴鈴披荒榛之蒙龍陟峭嶠之崢嶸齊槽溪
而直進落邪行五界五縣而迅征跨穹隆之懸磴
臨萬丈之絕冥深淵踐莓苔之滑石搏壁立
之罅并攬樛木之長蘿援葛藟之飛莖雖一冒於
垂堂危不盡堂之戒乃求存乎長生必契誠於幽
昧履重險而逾平既充階於九折路威夷夷而
脩邇恣心目之寥朗任緩步之從容藉蔓蔓美

文公明辨二天卷之三

廿

之纖草蔭落落高之長松靚翔鸞之裔裔聽鳴
鳳之嗶嗶和過靈溪而一濯疏繇煩想於心胸蕩
遺塵於旋流發五蓋貪戀真志達
眠調戲屏悔之遊蒙追
羲農之絕軌躋二老老子老玄之蹤陟降宿信迄
于仙都雙闕雲竦以夾路瓊臺中天而懸居朱閣
一作珍瓏於林間玉堂陰映於高隅彤雲斐亶微
以翼樞窓日炯晃光明於綺疏窓八桂森挺
以凌霄五芝含秀而晨敷惠風佇芳於陽林南林
醴泉清溜於陰渠北渠建木建木減景於千尋此木日
中無影琪樹瓊瑤而垂珠王喬控鶴以冲天應真羅漢飛

和氏璧玲瓏抗浮柱之飛榱兮神莫莫而扶傾閱

神之囿兮頌祇之堂建光耀之長旂兮昭垂

象罔出而侮人兮蜩蟪過而垂涎微精神之所
兮幾孤墟之不全偷朝夕以昧遠兮固識之所
羞慮異日之或然兮復歷之以茲樓時不可以驟
得兮姑從容而浮游儻登臨之信美兮又何必乎
故丘觴酒醪以為壽兮旅穀核以為儀儼雲霄以
趨侍兮笑言樂而忘時發哀彈與豪吹兮飛鳥起
而參差恨所思之遲暮兮綴明月而成詞噫故變
之相詭兮猶傳驛馬之更馳昔何負而遑遽兮今
何暇而遨嬉豈造物之莫詔兮惟元元之自貽將
苦逸之有數兮疇工拙之能為題哲人之知其故

宋蘇轍

四十五

今蹈夷險而皆宜視蚊蚋之過前兮曾不介乎心
思正余冠之崔嵬兮服儒佩之焜煌從公於樓兮
聊裴回以相羊宋祝堯曰賦也少游黃樓賦其定
辭之流數子由黃樓賦其定賦之

超然臺賦

宋蘇轍

東海之濱日光所先歸高臺之凌空溢晨景之潔
鮮幸氛翳之收霽兮逮朋友之燕閒舒埋鬱以延
望兮放遠目於山川設金壘與玉竿兮清醪索其
如泉奏絲竹之憤怨兮聲激越而眇綿下仰望而
不聞兮微風過而激天曾陟降之幾何兮棄溷濁

乎人間倚軒楹以長嘯兮袂輕舉而飛翻極千里
於一瞬兮倚無盡於雲煙前陵阜之洶湧兮後平
野之泔漫喬木蔚其蓁蓁兮興亡忽乎滿前懷故
國於天末兮限東西之路艱飛鴻往而莫及兮落
日耿其夕蹶嗟人生之漂涯兮寄流枿於海壖有
之中情苟所遇而皆得兮違既擇而後安彼世俗之
私已兮每自予壯於曲全中變潰而失故兮有驚悼而涕瀾誠達觀之無不可兮入河有於憂患
於醉兮滅膏火之焚煎雖晝日其猶未足兮埃明

宋蘇轍

四十六

月乎林端兮醉而相命兮霜凝磴而踟躕馬蹏
蹏而號鳴兮左右翼而不能鞍各雲散於城邑兮
徂清夜之既闌惟所往之樂易兮此其所以為超
然者邪宋祝堯曰其
之近古者歟

屈原廟賦

宋蘇轍

泛扁舟以適楚兮過屈原之遺宮叶俱覽江上之
重山兮曰維子之故鄉伊昔放逐兮渡江濤而南
遷家千里兮生無所歸而死無以爲墳叶悲夫
人固有一死兮處死之為難此意乃一徘徊江上
欲去而不決兮俯子仰之驚湍賦懷沙以自傷兮

嗟予獨何以爲心忽終章九章終篇也之慘烈兮逝

將去此而沈吟吾豈不能高舉以遠遊兮又豈不

能退默而深居獨嗷嗷其怨慕兮恐君臣之愈疏

正如此生既不能力爭而強諫兮死猶冀其感發

而改行叶平苟宗國之顛覆兮吾亦何愛於久生

託江神以告冤兮馮夷導余以上訴歷九關而見

帝兮帝亦悲傷而不能救叶未懷瑾佩蘭而無所

歸兮獨惻惻乎中浦叶未峽山高兮崔嵬故居廢

兮行人哀子孫散兮安在况復見兮高臺自子之

逝今千載兮世愈狹而難存叶下意賢者畏譏而

改叶未今俗變化斷方以爲圓叶未鼃勉於亂世

而不能去兮又或爲之臣佐變丹青於玉瑩兮雄

乃謂子爲非智叶未惟高節之不可企及

兮可夫人以不吾與叶未違國去俗而不

顧兮豈不足之免叶未於後世嗚呼叶未君子

之道豈必全兮全身逃害亦或然兮嗟子區區

爲其難叶未分雖不適中要以爲賢兮叶未大

我何悲子所安叶未於分叶未屈原作此賦時

原心而志不事叶未其辭其辭之亂有發於

古辭但其用辭以今之所未發也叶未其辭甚

關以俟

屈原廟賦

宋蘇轍

婁京兮梯婦寂寞兮屈氏楚之孫兮原叶未作廟

之子伉直達兮誰復似宛有廟兮江之浦叶未予

來斯兮酌以酒叶未吁嗟神兮生何辜九疑陰兮

湘之淚鼓桂棹兮蘭爲舟橫中流兮風鳴厲忽自

溺兮曠何求野莽莽兮舜之丘叶未舜之輪兮

繚九州中有長遂兮可駕以遊揉玉以爲輪兮斲

冰以爲軸伯翳叶未俯以御馬兮皋陶爲予參乘

慘然愍子之強死兮泫然涕下而不禁叶未道

子以狂夫重丘兮紛占人其若林叶未下以古

夷以太息兮焦衍爲子而歔歔古固有是兮予又

何恠乎當今獨有謂予之不然兮夫豈柳下之侯

禽彼其所處之不同兮又安可以謗予叶未抱關

而擊柝兮予豈責以必死宗國隕而不救兮夫子

舍是而安去叶未子將質以重華兮叶未此

義蹇將語而甘涕予豈如彼婦兮夫不仁而出訴

慘然然子問言兮使叶未半之自爲處子惟樂夫掛

讓兮坦平夷而無憂朝而從之遊兮顧予使予昌

言叶未言出而無忌兮暮還處以燕安嗟乎

所好今既死而後能然立意尚遠又與風義彼鄉之人兮
夫孰知予此歡忽反顧以千載兮喟故宮之頽垣
叶未詳○宋說亮曰賦而雜出於風此其六之義反
覆優柔沈著痛快以古意而為古詞何患不占又
日大蘇之賦如危峯特立有巖然之勢小蘇之賦
如深潭不測有淵然之光○以上正體而併雜間
出於其中

文體明辨 下卷之三

四九

文體明辨卷之三

文體明辨卷之四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賦一下

古賦下

子虛賦從漢書本

漢司馬相如

相如少遊梁嘗于虛賦來幸王武惠歸或
郊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豕得漢武帝
嘗讀此賦而善之曰此獨不得與此人同
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
賦布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諸
侯之事不足非請為天子遊獵之賦帝令
尚書給筆札乃為
上林賦以諷諫焉

楚使子虛言也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

文體明辨 下卷之四

出田田罷子虛過蛇言本詐說烏有先生事也為此

難亡是公氣是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

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

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楚名之

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

騎田于海濱列卒滿澤果罔謂彌山射掩菟麟

麟鹿射麋格麟騫於鹽浦也割鮮染輪射中獲

多矜而自功叶居銀反自矜顧謂僕曰楚亦有平

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

寡人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

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
徧觀也又烏足以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以
子之所聞見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
見其一未觀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爾
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
盤紆弗鬱隆崇律崕岑峯參差日月蔽虧音蔽虧
也半見交錯糾紛上下青雲龍音龍池音池陂音陂陲音陲
貌下屬也江河其土則丹青赭音赭赤音赤至音至白音白惡音惡雄音雄黃
白垺錫碧金銀衆色炫耀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
玫瑰琳珉昆吾音昆吾璚音璚玖音玖玄厲音玄厲同音同礪音礪石武夫其東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

二

則有蕙圃衡蘭芷若音芷若萼音萼窮音窮昌蒲江離蘼蕪諸柘
其巴且音巴且蕉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祭降音祭降陲音陲靡音靡邪音邪案
衍音衍壇音壇受音受觀音觀綠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
生葳音葳析音析斯音斯苞荔薛莎青蘋其埤溼則生藏蓂兼
葭東牆彫胡薺藕音藕旅蘆閭軒干衆物居之不可
勝圖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夫容陵
華內隱鉅石白沙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龍毒冒
同音同鼈音鼈龜音龜龍音龍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梗楠豫章
桂椒木蘭樂離朱楊檀音檀查音查梨音梨棗音棗橘音橘芬芳音芬芳
氣其上則有宛雛孔鸛鸞騰遠射干音射干並音並獲音獲類其下

則有白虎玄豹螭蛇龜鼈音龜鼈驂音驂於是乎乃使馴
傳諸士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駁音駁馮之駟乘
彫玉之輿靡魚須音須之澆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
將之雄戟左烏號之彫弓右夏服之勁箭音勁箭
陽子音陽子孫陽伯驂乘娥阿音娥阿御音御者音者爲御案節未舒卽
陵狡獸音狡獸遇音遇反音反楚蚤蚤音蚤蚤麟距虛軼音虛軼過野馬音過野馬轉音轉而殺
也音也馱音馱駟音駟乘遺風音乘遺風馬射游騏條音騏條伸音伸同音同倩音倩洌音洌皆疾
也音也雷動森至星流電擊弓不虛發中必決毗洞胃
達掖絕乎心繫音達掖絕乎心繫日音日獲若兩獸音獲若兩獸揜音揜少音少占音占草蔽地於
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翱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

三

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音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微音微訖音訖受訓音受訓力音力盡音盡
觀衆物之變態音觀衆物之變態故音故於音於是鄭女曼姬被阿音被阿細音細錫音錫
榆音榆也紆音紆綺音綺雜音雜纖音纖羅音羅垂音垂霧音霧縠音縠縠音縠縠音縠縠音縠縠音縠
谷也音谷也紛紛音紛紛排音排拂音拂袂音袂示音示戍音戍削音削擊音擊曳音曳蜚音蜚飛音飛織音織垂
臂扶輿倚靡音臂扶輿倚靡翕音翕呬音呬衣音衣蓀音蓀蓀音蓀蓀音蓀蓀音蓀蓀音蓀
羽蓋錯翡翠之威蕤音羽蓋錯翡翠之威蕤繆音繆繆音繆繆音繆繆音繆繆音繆繆音繆
若神之髣髴於是乃羣相與僚音若神之髣髴於是乃羣相與僚僚音僚僚音僚僚音僚僚音僚僚音僚
勃翠上金隄揜翡翠射駿驥微矰出纖繳音勃翠上金隄揜翡翠射駿驥微矰出纖繳
白鵠連駕音白鵠連駕鷺音鷺鷺音鷺鷺音鷺鷺音鷺鷺音鷺鷺音鷺鷺音鷺鷺音鷺
游於清池浮文鵲揚旌音游於清池浮文鵲揚旌旌音旌旌音旌旌音旌旌音旌旌音旌旌音旌旌音旌

罔毒冒鈞紫貝擬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喝一
脫水蟲駭波鴻沸音普涌泉起奔揚會礪石相擊
琅琅礪七例去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音計
志將息探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纒乎
淫淫般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泊乎無
爲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終
日馳騁曾不下輿肝割輪粹自以爲娛臣竊觀
之齊殆不知於是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
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覲齊國王悉境
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乃欲戮力致獲

文休明辨 卷之四

四

以娛左右也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
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
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驕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
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
言之是章君之惡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
章君惡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
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階音鉅海南有琅邪觀
乎成山射乎之果仙浮勃澥海別游孟諸音濰音津音邪
讀日與肅慎音外爲鄰右以湯谷爲界秋田乎青
丘仿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胷中曾不

帶芥若乃倣儻瑰瑋異方殊類珍恠鳥獸萬端鱗
倅音充仍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禹音不能
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
生又見客爲客也而是以王辭不復何爲無以應哉
按此篇有一句用韻者有二句用韻者有三句用
韻者有五句用韻者有三句無韻與上下俱不
相此者豈古體若
此歟後多族此

上林賦

漢司馬相如

亡是公听笑音斷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
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封
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爲東藩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 五

而外私私通肅慎捐國逾限越海而田謂田于其
地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
諸侯之禮徒事爭於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
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
辱音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
未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
西極丹水更歷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霸音產音二水
出入涇渭音赤音鄠音鎬音潦音濁音水紆餘委蛇經營其
內蕩蕩乎八川音至音分音流音相背異態東西南北
馳驚往來音出音乎椒丘之闕行乎州淤之浦徑

竊叶五於友是乎崇山矗矗龍從崔巍深林巨木蔚

字古
擦而天星更於閨閨苑也拖

也加於楯軒青龍蚴蟉於東箱象輿瑞應車也婉憚於西
清靈園象仙蹤燕於閒館倜傥仙人之倫暴於南榮屋南
檐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盤石祓崖嶽巖
倚傾嵯峨嶸嶸刻削崢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珉
玉旁唐字本作陽珍幽文理文璘赤瑕駁孽雜重其間
叶古諫古朝采琬琰和氏璧也出焉厠於於是乎盧
橘見孰熱黃甘柑橙檼枇杷檼音柿亭柰厚朴櫟
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萸棣荅選離芳支羅乎後
宮列乎北園射于馳丘陵下半原叶虞揚翠葉机
也紫莖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觚觚

卷之四

人

詩未沙棠櫟儲華楓枰櫨番落宵邪詳仁頻并問餘反
 欖檀木蘭豫章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
 葉後林古茂字攢立叢倚連卷也曲倜詭住也
 錯交雜也爰骹古委字衡徑直貌聞柯相扶持也垂條扶
 疏四布也落英幡纚飛揚貌紛溶荇音葦攴棘攸
 那從風劉莅古丹子歎林木鼓動之聲蓋象金石之聲管
 簫之音柴音差池茈虢音此蜀不齊也旋還音環視也乎後宮側
 倫雜槩系輯集同被山緣谷律反魚循阪下隰視之無
 端究之亡窮於是乎玄猿素雌蜺鸞飛蠅蛭蜩猱
 獮獬音義胡毅蛭音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翻憐互

經天蟠枝格偃蹇杪顛叶典踰蹕絕梁膾殊榛音
 先捷垂條掉希間叶經牢落陸離爛漫遠遷若此
 者數百千處娛游往來官宿館舍叶遇秦庖廚不徙
 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
 乘鏤象六馬馬也玉蚪拖蜺旌靡雲旗叶果前皮軒
 後道游孫叔賀太僕公孫奉轡衛公大將軍參乘扈
 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此四句韻未平鼓嚴簿簿縱獵者
 叶掌叶及江河爲陸音祛以泰山爲櫓望車騎音起殷
 也天動地先後陸離音散離散別追淫淫裔音上綠
 陵流澤雲布雨施生也生取龜豹搏豺狼手熊羆

天卷六四

九

足蹙羊蒙也鵠蘇綉字白虎被斑文跨壁馬也
補陵三嶠之危下磧歷之坻音徑峻赴險越壑厲滿
水推蜚廉弄解鷹音上音聲而韻補叶去聲未計格
蝦蛤鉞音猛氏霜要裹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項
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乘輿弭節徘徊翺
翔往來也陵耽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
侵淫促節儵疾速遠去流離輕禽蹇優狡獸轉
白鹿捷狡蒐軼赤電遺光耀追恠物出宇宙讎蕃
弱夏良滿白羽射游梟櫟音蜚遽擇肉而后發先
中而命處弦矢分莛射的殪一發死仆此二句然

德隆於三皇功美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讀日車馬之用抗此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古韻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雄苑之獲故則仁者不繇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墜碎不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遂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宋祝堯曰子虛上林雜曰西京賦一篇也賦之問答體原於卜居漁父之旨厥後外士草述之至

文休明辨 六卷之四

十二

漢而此體遂盛此二賦及兩都等作皆然首尾是文中間是賦體已變矣世傳既久變而又變其中初之賦以鋪張爲靡而專於詞者則流爲齊梁唐則流爲唐末及宋之文體性情益遠而六義漸盡矣然此等之半固將進士大夫於臺閣釋其蘊而此其用非徒爲山林草野之士賦景物而已也此諸篇豈可少哉學者由詞人之賦而兼取六義則得之矣又曰相如之賦雖多虛語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與詩之賦諫何異揚雄乃曰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巳哉乎隱具亦責之過矣

兩都賦有序

漢班固

漢明帝時固爲蘭臺令史帝脩洛陽宮西京父老有經帝不都長安之意固恐帝去洛陽作兩都賦以諷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

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說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馬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爲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當作丘壽王東方朔枚臯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祖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愉揚著於後

文休明辨 六卷之四

十三

嗣抑國家之遺美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且夫道有夷隆學有麤密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臯陶歌虞奚斯魯公子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則如彼兮之漢室又如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脩宮室浚城隍而起苑囿以備制度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睠顧而盛稱治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

眩曜西都賦是也折以今之法度東都賦辭曰是也

西都賦

有西都長安賓問於東都洛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寔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覩其制乎主人曰未也願賓櫛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寔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嶠有南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眾流之限汧汭其西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

人休明辨 云卷之四

十四

焉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隩區焉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周秦漢皆都之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平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悟東井在秦野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奉秦建策留侯良演成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寔惟作京形勢於是晞秦嶺職北阜挾澧漸據龍首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凡歷十二世歷十二之延祚故窮泰而極修建金城之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問閭且于九市開場貨別隧市分

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闌城溢郭旁流百廛紅塵四

合煙雲相連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

殊異乎五方遊士擬於公侯列肆市中修於姬姜

鄉曲豪舉遊俠之雄節慕原嘗平原名亞春陵中反春

其四郊浮遊近縣則南望杜陵宣帝陵北眺五

陵高惠景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綬冕所

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選與平州郡之豪傑五

都之貨殖選三選七選七充奉陵邑蓋以疆幹

羽枝隆上都而觀萬國上言國陵之盛封畿之內

文休明辨 云卷之四 十五

厥七千里卓犖諸夏蕪其所有其

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

洛綠其隈鄠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錯竹林

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為近蜀其陰則冠以

九峻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

觀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存焉下有鄼白之

沃衣食之源雲提封五萬疆場綺紛溝塍刻鏤

原隰龍鱗決渠降兩荷鍾成雲五穀垂穎桑麻敷

紛一作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泛舟山東

控引淮湖與海通波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數

澤陂池連乎蜀漢漢書地理志繚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計此其中乃有九章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類至于三萬里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放太紫微之圓方樹中天之華閣豐冠山之朱堂因瓌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禁檠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雕玉瑱以居楹栽金瑩以飾瑤發五色之渥彩光爛朗以景彰於是左城右平重軒三階通

文休明辨 八卷之四

十六

同閨房周通門閤洞開列鐘虞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闕仍增崖而衡闕臨峻路而啓扉徇以離宮別寢承以崇臺閒館叶平轉叶平煥若列宿紫宮是環清涼宜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叶平宇若茲不可殫論叶平增叶平崔嵬登降照爛叶平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惟所息宴叶平官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城安處常寧叶平茝若椒風披香發越叶平蘭林蕙草驚鸞飛翔之列昭陽特盛叶平於孝成屋不呈材叶平露形裏以藻網絡以編連臨侯明月錯落其間金

缸銜璧是爲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叶平垂棘夜光在焉於是玄墀鉅砌玉階彤庭碾城綵繖琳珉青瑩珊瑚碧樹周阿而生紅羅縠綺組叶平續紛叶平位叶平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叶平左右庭中朝堂百寮之位蕭何曹參魏昭叶平佐命則垂純輔翼則成化叶平亡秦之毒螫叶平畫一之歌功德著乎祖宗膏澤洽乎黎庶叶平

文休明辨 八卷之四

十七

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惇叶平老名儒師傳叶平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爲羣元元本本殫見洽聞啓發篇章校理秘文周以鈞陳之叶平衛以嚴更之署叶平孝虎賁贅衣闥尹叶平周廬千列微道綺錯輦路經營脩金飛閣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亘長樂陵墜道而超西墉叶平棲金爵內則別風飀嘒嘒眇麗巧而竦擢張千門

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閭閻爾乃正殿崔嵬層
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駘音盪而出駢反蘇合安蘇可
洞指鳥請反以上請以與天梁宮名上反字以蓋戴
也激日景而納光神明鑒其特起遂偃蹇而上
臨軼雲雨於太半虹霓迴帶於禁楯雖輕迅與標
狡猶愕胎而不能階反時攀井幹後名而未半目
眩轉而意迷拾櫺檻而却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恍
恍以失度巡迴途而下低既懲懼於祭望降周流
以彷彿步甬道以縈紆又杳窅而不見陽排飛闌
而上出若遊目於天表似無依而洋洋前唐中而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 十八

後太液音池覽滄海之湯湯音揚揚波濤於碣石激
神岳之嶺將濫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以上
室之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峭崿金石崢
嶸音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坎壈之混
濁鮮顯氣之清英騁文成李少之不誕馳五利大藥
之所刊庶松喬之羣類時遊從乎斯庭貫列仙之
攸館非吾人之所以言爾乃盛娛遊之壯
觀奮大武乎上囿因茲以威戎夸狄耀靈而講
武事叶木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草內
闐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叶木水衡

虞人理一作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罟網連
紘籠山絡野叶常反列卒周匝星羅雲布於是乘鸞
興備法駕帥群臣披飛廉入苑門遂統鄴鄴歷上
蘭六師發逐百獸駭彈震震燐燐雷奔電激草木
塗地山淵反覆叶反蹂躪其十二三乃恟怒而少
息爾乃期門飲次音飛別刃攢鋒要蹶音追蹤鳥驚
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拚弦不再控叶平矢不單
殺中必疊雙颺颺音紛紛矰繳相纏風毛雨血
灑野蔽天平原亦勇士厲音猱猱依失木豺狼懾
竄叶上爾乃移師赴險並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兇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 十九

觸蹶叶許少音施巧秦成音力折音椅音倮倮
扼猛噬腕角控脰徒搏獨殺叶式反挾師音豹拖熊
螭曳犀犛音象羆超洞壑越峻崖音蹶音斷巖巨
石頽松栢仆叢林摧草木無餘禽獸殄夷於是天
子乃登羣玉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勢觀
三軍之殺獲音原野蕭條目極四裔音禽相鎮
壓獸相枕藉然後收禽會衆論功音昨音陳輕
騎以行魚騰酒車以斟酌割鮮野食舉烽命爵以
之盛音饗賜畢勞逸齊大輅鳴鑾容與徘徊集乎
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

漢之無涯茂樹蔭蔚芳草被隄蘭茝發色曄曄倚
倚若摘錦與布繡燿燿乎其陂鳥則玄鶴白鷺黃
鵠鳩鵲鸛鵒鴝鵒音逆鳬鷺鴻鴈朝發河海夕宿江
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於是後宮乘輦輅登龍舟
張鳳蓋建華旗音反祛黼惟鏡清流靡微風澹淡
浮櫂女謳鼓吹震然音反聲激越管絃屬天鳥群翔
魚窺淵招白鵬下雙鵠投文竿出比目撫鴻音置
御婦繳方舟並驚俛仰標樂遂乃風舉雲搖浮游
洧覽前乘秦嶺後越音九嶷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
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所朝夕儲不改供禮上下而

文休明辨 天卷四

廿

按山川究休祐之所用叶平聲采遊童之歡謠第
從臣之嘉頌以上言遊童之盛於斯之時都相翠邑邑
相勗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二韻士食舊
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吹音畝音商脩族世之所
嚮工用高魯之規矩聚乎隱隱各得其所音若臣
稱者徒觀迹於舊墟聞之乎故老音十分未得
其一端故不能徧舉也

東都賦

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
秦人矜夸宮館保界河山信識昭襄音王而始知

皇矣烏覩大漢之云為乎夫大漢之開元也音奮
布衣以登皇位由數莽而創萬代蓋六籍所不能
談前聖靡得而言焉當此之時攻有橫而當天討
有逆而順民故安敬度勢而獻其說蕭公何權宜
而拓其制時豈恭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也吾子
曾不是覩顧曜後嗣之末造不亦暗乎今將語子
以建武音之治永平音之事監于太清以變
子之惑志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
合相戒于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樞
郭罔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

文休明辨 三卷四

二一

災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紀故下人號而上
訴上帝懷而降監乃致命乎聖皇音武於是聖皇乃
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蒼輿
雲靈擊昆陽憑怒雷震音遂超大河跨北嶽立
號高邑音建都河洛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
之濫滌音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系晉統接漢緒
茂育群生恢復彌宇勲兼乎在昔事勒乎三五
紐豈特方軌並迹紛綸后辟治近古之所務蹈一
聖之險易云爾音哉凡夫建武之元天地革
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

寔始斯乃伏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
朝作舟輿造器械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
龍驤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
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
成隆平之制焉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商祖
社已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憲章稽古封岱
勒成儀炳乎世宗武按六經而校德眇古昔而論
功仁聖之事既該而帝王之道備矣至于永平之
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辟雍明堂靈臺之上儀脩袞龍之
法服鋪鴻藻中景鐸也大義揚世祖廟正雅樂神人

文在甲子 卷之四

二二

之和允洽群臣之序既肅乃動大輅遵皇衢省方
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
燭幽然後增周舊脩洛邑扇巍巍顯翼翼光漢京
于諸夏總八方而為之一字極是以皇城之內宮
室光明闕庭神麗叶音奢奢不可踰儉不能侈言奢
此外則因原野以作苑順流泉而為沼發蘋藻以
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同乎梁鄒詎合乎靈囿若
乃順時節而蒐狩聞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
制考之以風雅叶音反歷騁虞覽四職叶音他嘉車攻
采吉日以上四音皆禮官整儀乘輿乃出於是發

鯨魚鱗鏗華鐘登玉輅乘時龍鳳蓋禁音混和
玲龍天官景從盛威盛容山靈護野屬御方神
之八方雨師泛灑風伯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
戎竟叶音野戈鋌利叶音雲羽旄掃霓旌旗拂天叶音
烈焱焱叶音炎揚光飛文吐焰生風故叶音野歎叶音
山叶音曉日月為之奪明丘陵為之搖震叶音平遂集
乎中囿陳師按屯駢叶音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
帥然後舉烽伐鼓申叶音三驅輶叶音輕叶音一車霆激驍
騎電驚由基叶音射叶音范氏叶音施御弦不叶音睨叶音
也視禽鸞不詭遇飛者不及翔走者不及去指顧倏
文休明辨 卷之四

二二

忽復車已實樂不極盤殺不盡物馬踣叶音餘足士
怒未涼叶音筆叶音及叶音散也先驅街路駕車按節叶音於是
薦三犧效五牲叶音祭禮神祇懷叶音百靈觀明堂臨
辟雍叶音揚緝熙宣皇風叶音方登靈臺考休徵叶音
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叶音始目中夏而布德瞰四
裔而抗稜叶音咸西盪河源東濤海潯叶音北動幽崖南
曜朱垠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之所不征
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叶音聲叶音失水慄奔走而來
賓遂綏哀牢叶音開永昌叶音未詳置永昌春王三朝
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方叶音之圖籍膺萬

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綏百蠻爾乃盛禮興
樂供帳置平雲龍之庭陳百寮而贊羣后究皇儀
而展帝容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鑾班玉
觴嘉珍御太平饗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
斜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鐃管絃曄煜
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部舞備太古畢四
夷奏樂間奏德廣所及儀比其休樂奏樂堯離樂
罔不具俱一作集萬樂備百禮既畢歡浹群臣醉降
烟飈熅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寮遂退於是聖
上親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多其建懼其侈心
文德明澤 天卷之四 廿四
之將明而忘於東作也乃中舊章下明詔殊命
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
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
內棄末而反本背僞而歸真女脩織紉男務耕耘
器用陶匏服尚素玄倫及耻纖美而不服賤奇麗
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於一於是百姓滌瑕
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寞耳目不營嗜欲之源滅
廉耻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是以
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
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登降飫宴之禮既畢因相

與嗟歎玄德謹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語言百部
頌曰盛哉乎斯世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諫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
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
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其以相較
之且夫僻界西戎險阻四塞脩其防禦孰與乎土
中平夷洞達萬方輻輳叶通秦嶺九峻涇渭之川
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沂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
御列仙孰若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叶如太液昆明
鳥獸之園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俠踰侈犯
文本明辨 天卷之四 二五
義侵禮孰與履法度翼翼濟濟子徒習秦阿房之
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
王者之無外叶音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嬰然驚
覲失容逡巡叶音降階叶音然意下捧手欲辭
主人曰復位今將授子叶音五篇之詩賓既卒業
乃稱曰美哉乎斯詩義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匪
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小子狂簡不知
所裁叶音既聞正道請終身而誦之其辭曰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冥

變五位之神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
各以其職倚歟緝熙允懷多福加反

辟雍詩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謂望皇莅止造舟為梁備睹
貌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皇一作儀孝友光明
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漢家所供化唯神永觀厥
成

靈臺詩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陟陟反
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和祥風祁祁和甘雨百

文林明

二六

穀纂纂茂庶草繁庶惟豐年於皇樂肯

寶鼎詩

嶽脩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氣上歆出浮雲寶鼎見
兮色紛紜煥其炳兮被龍文祭祖廟兮享聖神昭
靈德兮彌億年叶福

白雉詩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鳥嘉祥阜兮集
皇都發皓白羽兮奮翹翹英容潔朗兮於淳情彰
皇德兮俾周成未延長兮呼平聲膺天慶○宋
亦一篇也前篇極其弘曜賦中之賦也後篇折
以法度賦中之雅也篇末五詩則又賦中之頌也

六義猶存是以取之嗣是張衡作兩京賦南
都賦左思作三都賦大抵祖此今不復錄

藉田賦

晉潘岳

伊晉之四年武帝泰正月丁未當作皇帝親率群
后藉千畝之甸禮也於是乃使甸師清畿野廬
騰掃路封人遺宮封上掌舍設行馬青壇爵其
嶽立兮翠幕黜丁敢反以雲布結崇基之靈址兮
啓四塗之廣阡阡沃野墳腴膏壤平砥清洛濁渠
引流激水遐阡繩直邇陌如矢葱青特音介服于
縹青白輓兮紆轅綴於黛和儼儲駕儲皇於厲左
兮俟萬乘之躬履百僚先置位以職分自上下

文林明

二七

具惟命臣襲春服之萋萋色盛兮按游車之麟麟
車微風生於輕輿上兮纖埃起於朱輪森璋
以階列兮望皇軒而肅震叶平若湛露之晞朝
陽兮似衆星之拱北辰也於是前驅魚麗駕車
萃閭闔天洞啓參也三塗方駟常伯陪乘太僕乘
轡后妃獻種種之種司農撰播殖之器犂壺掌
升降之節宮正設門閭之蹕叶毗天子乃御玉輦
蒨華蓋衝牙佩銓銓綃綃統絳繅金根瑞照耀
以晃炯兮龍驤騰驤而沛艾行貌表朱玄於離坎
方此飛青綯於震兌方西中黃曄以發暉兮方采

五色紛其繁會五輅王念象鳴鑾九旗印月為常

通帛為旂旌帛為物熊虎為旗鳥為旟旒旒為旌

為旗龍蛇為旌全羽為旟析羽為旒旒旒旒旒

也入藥藥也雲罕也曉曉曉曉管朝管朝嚙嚙以嗽以嗽

兮鼓鞀鞀磁隱以砒砒硫荀硫荀簾巖以軒軒者令者令以益以益此

貌洪鐘越乎區外震震震震軒填塵驚連天以幸乎

藉田藉田蟬冕蟬冕頽頽以灼灼兮碧色碧色肅其芊芊似夜

光之剖荆璞兮若茂松之依山巔也於是伐皇乃

降靈壇撫御耦耦游場游場上染發染發洪縻洪縻牛在手三

推而舍庶人終畝貴賤以班班或五五推推或九九夫大

推于斯時也居靡都鄙人人無華無華商商長幼雜

文休明辨文休明辨六卷之四六卷之四二八

選以交集士女頒斌而咸咸被被謁振裾垂髻總

髻躡踵側肩荷裳連袂連袂黃麾為之四合兮陽

光為之潛翳動容發音而觀者莫不并舞乎康衢

謳吟乎聖世情欣樂乎昏作兮慮盡力乎樹藝樹藝靡

推一作督而常勤兮莫之課而自勵躬先勞以悅

使兮豈嚴刑而猛制哉有邑老田父或進而稱曰

蓋損益隨時理有常然然以下為基民以食為天

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夫九土之宜

弗任四人民之務不一一作野有菜蔬之色朝靡

代耕之秩也無儲穡以虞虞災徒望歲以自畢一作

必三季三季腹商之衰皆此物物也今聖上昧且不

顯夕惕若懷圖置於豐防儉於逸欽哉欽哉惟穀

之恤畏三時之弘務致倉廩於盈溢固堯湯之用

心而存救之要術也若乃廟祧有事祝宗諷日諷

簋普淖大和則此之自實縮鬯蕭茅又於是乎出

黍稷馨香旨酒嘉粟宜其民和年豐而神降之吉

也古人有言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夫孝者

天地之性人之所由靈也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

其或繼之者鮮哉希矣逮我皇晉實光斯道儀刑

乎千萬國愛敬盡於祖考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

文休明辨文休明辨六卷之四六卷之四二九

致孝也勸穡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能本而孝盛

德大業至矣哉此一役也而二美具焉不亦遠乎

不亦重乎敢作頌曰

思樂旬畿薄採其芳大君戾止言藉其農叶奴其

農三推萬方以祗祗暗耨我公田實及我私我我說斯

盛盛評我評簋斯簋梁我倉如陵我庾如坻連音念茲在茲

永言孝思民力普存祝史正辭神祇攸歆逸豫無

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宋祝堯曰按臧榮緒晉書

為賦要之篇末雖是頌而篇中純是賦賦多頌少

當名曰賦然馬揚之賦終以風班清之賦終以頌

非異也田賦詩詞成於淫樂故不可以不風莫都

大禮慶成賦

宋張耒

維宋六世宗壬申元祐七年仲冬將有事於南郊於是天子乃翳青雲之屋乘雕玉之輿應龍受轡招搖翼輶建虹霓之脩竿兮飈彗星之飛旂太一執節以先驅兮二十八星拱手仰武武經營而周流龜貅六師雷靈萬乘初沸以雲湧忽山峙而川靜蓋天子粹然玉潤健然天運望宮門而動色顧執策而命進惟烜赫之靈源兮實鼻祖於神明覽光德而來降兮館玉宇之嚴清張成英之廣樂備千籥之盛舞景光交徹鸞鶴來下下神嬉靈豫醉

文休明辨 大卷之四

三十

爵飽頤翼異清廟觀德之宮七聖宣太二祖太真在天時降于宗時降于宗世有哲孫豈弟無疆惠我文人瞻祖祐而念功兮顧禰室而感親聖孝油然而發中兮在位望而含辛霽陽告旦祥飈掠塵從去我髦士來祗精裡御史肅吏司馬飭兵既透透遲遲日雲流而日行兮又洵洵業業海運而天聲靈旗洪旆翕赫欽霍兮攬拏龍虎而亂鯢鵬雄驚懽威而震伏兮柔良化禮而肅清弛威張戰天戈兮固已熄滅出凡而折撓槍執飛廉圍商羊為之有司兮義和磨刮盡獻其光明蓋頃都空問翹

首跂足俯窺屨綦傍規佩玉者忽焉不知手之加額口之成祝也於是背都城望帷宮郊垌坦其迤遞兮場圃既寒而畢功頽青雲以連屬此下形容帷宮之制紫虹霓之經緯紫微下屬於兩觀句噉錯施於萬雉扶顛之神仰立而拱翔德之龍下抱而曳疑神變之欵成兮涌九地而出峙連廡千柱廣殿萬杙飛甍闢楠洞牖屹壁酸股之隅眩目之極唐洛閣下執筭而莫計班倕操斤而自惑者類非資材於斷墁固皆機杼之紡績也一室之用足以溫一家一宮之費何啻衣一國此有驚震之蹕既震洵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

三一

擊之聲咸寂寂齋寢之靜深兮何清虛而邃密天子兮端而虛儼而一多儀未舉精意已寒甲夜始晦嚴鼓載作飛欽走伏神警鬼愕望舒騰精以燭霄兮玄冥収威而布德各及靈囂五震軫車將中天子乃被袞執玉兮齋明莊栗之誠動于進趨表于形容千燎共揚萬炬畢融上拊熒惑旁爍燭龍近為朝陽遠為融風赫赫曠曠煌煌輝輝列次之士野屯音之師歸如酌醇醪而御兼衣黃沚汪洋璧玉照徹祥綬衡布協氣下浹音為樂和形為人悅白質之獸簫聲之鳥紛披雜沓應奏而舞節陟

降既周燎煙始升奔星走虹奉璧薦牲豐隆奔馳
而仰驚兮祝融焜焯而上征開闔闔兮闕清都后
帝燕兮百神愉圓錫蓋兮方獻興岳輪固兮漢效
濡於是禮備樂成整車而旋萬類環極端門闢天
賞出千更恩流百川北包大壤南盡島蠻民西
越流沙東窮海壖令未脫口雷動風傳野無窮人
獄無宿愆破械解縲負帛囊錢車及其舍士復其
伍效伎呈才千鏡萬鼓天子舉酒以屬群公咸曰
休哉天子之功系曰於穆聖皇建皇極兮嚴恭精
裨帝來格兮柔祇並立儼牲璧兮文祖右坐臨有

本明華 卷之四

三二

赫兮於惟祖宗有常則兮諸兵畏刑愛貨良兮貨
於政有損益茲不易兮帝則鑑之哉穀錫兮兢兢
業業一二日兮三載一祀年萬億兮宋祝堯曰賦
雅頌蓋上聚司馬班揚諸作然化腐為奇其意
而與其辭正後學之所當學也知此則誦朝華於
已波啓夕參各未振何患語言之陳腐哉告曰
傷於情刻則自苛抑諸賦已然此又何足議哉

黃樓賦并序

宋蘇轍

熙寧神宗十年七月河決澶淵水及彭城下余兄
子瞻適為守為水備自戊戌至九月戊申水及城
二丈八尺子瞻廬城上調急夫發禁卒以從事以
身率之與城存亡水既涸子瞻曰不可使徐人重

被其害乃增築徐城即城之東門為大樓焉望以
黃土曰土實勝水轍於斯樓中水之遺迹乃作黃
樓賦

子瞻與客遊於黃樓之上客仰而望俯而歎曰噫
嘻殆哉在漢元光武帝年元光河決瓠子騰壓鉅野衍溢
淮泗制上梁楚受害二十餘年下者為汙澤上者
為沮洳制上民為魚鼈郡縣無所天子封祀泰山
徜徉東方哀民之無辜流死不滅使公卿負薪以
塞宣房瓠子之歌至今傷韻之嗟惟此邦俯仰千
載河東傾而南洩蹈漢世之遺害包原隰而為一
文休朋辨 卷之四 十三

窺吾壖之摧敗呂梁颶橫絕乎其前四山連屬
合圍乎其外水洄洑而不進環孤城以為海聲
舞魚龍於墮壑閱帆檣於睥睨方飄風之迅發震
鞀鼓之驚駭誠蟻穴之不救分去間閭之橫潰乎
冬日之既迫水泉縮而自退棲流枿於喬木遺枯
蚌於水裔聽澶淵之奏功非天意吾誰賴今我與
公冠冕裳衣設几布筵斗酒相屬飲酣樂作開口
而笑夫豈偶然也哉子瞻曰今天安於樂者不知
樂之為樂也必涉於害者而後知之自今我
嘗與子憑茲樓以四顧覽天宇之宏大繚青山以

為城引長河而為帶原臯衍其如席桑麻蔚乎布
旆畫阡陌之縱橫分園廬之向背放田漁於江浦
散牛羊於煙際清風時起微雲霏霽山川開闔蒼
莽千里叶去聲東望則連山參差與水借馳群石傾
奔絕流而西百步湧波舟楫紛披魚鼈顛沛没人
所嬉聲崩震雷城堞為危南望則戲馬之臺巨佛
之峰歸乎特起下窺城中樓觀翱翔崑崙我相重激
水既平渺莽浮空駢洲接浦下與淮通西望則山
斷為缺傷心極目叶莫麥熟木秀離離滿隰飛鴻
群往白鳥孤沒橫煙澹淡俯見落日北望則泗水

文體明辨 天卷之四

廿四

泮漫古汴入焉匯為濤淵蛟龍所蟠古木蔽空鳥
鳥號呼賈客連檣聯絡城隅送夕陽之西盡導明
月之東出金鉦薄於青嶂陰氛為之辟易窺人寢
而直上委餘彩於沙磧激飛楫而入戶使人體寒
而戰慄息洶洶於羣動聽淵流之蕩涌可以起舞
相命一飲千古遺棄憂患超然自得且子獨不見
夫昔之居此者乎末篇此前則項籍劉備後則光
弼李建封姓張戰馬成群猛士成林振臂長嘯風動
雲興朱閣青樓舞女歌童勢窮力竭化為虛空山
高水深草生故墟蓋將問其遺老既已灰滅而無

餘矣故吾將與子弔古人之既逝閔河決於疇昔
知變化之無在付杯酒以終日於是眾客釋然而
笑頽然既醉河傾月墮携扶而出宋明范日賦也
知賦之當則而不知賦之當則宋明范日賦也
此賦兼之可謂能洗當時文體之病
矣。以上變體而流於文賦之漸

文體明辨卷之四

文體明辨 天卷之四

三五

文體明辯卷之五

賦二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集

俳賦自楚辭有製芝荷以爲衣集芙蓉以爲裳
相如左馬之影引右夏服之動箭等可始分
兩句作對也此涉於情類含風典諸者錄
之以備一體非以此爲後學式也讀奇者錄

文賦并序

晉陸機

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
遺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錫文尤
見其情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
文依明辯卷之五

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
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至於操斧伐柯
雖取則不遠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逐也蓋所
能言者具於此云爾

佇也中區以玄覽覽順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歎
逝瞻萬物而思紛也悲落葉於勁秋喜一作柔條
於芳春心凜凜一作以懷霜志眇上長而臨雲詠
世德之駿俊烈誦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
嘉藻麗一作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
文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驚八極心游

萬仞其致也情隨物轉而彌鮮明物昭晰而
互進傾群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
流濯下泉而潛浸音長淫於是沈辭佛恍若游魚
銜鈞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縵繳而墜
曾雲之峻收百世一作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謝
朝華於已披落夕秀於未振觀古今於一作須臾
撫四海於一瞬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抱景者
咸叩懷響者必畢一作彈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
討源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或虎變而獸
擾或龍見而鳥瀾如鳥游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岨
文依明辯卷之五

諧而不安聲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爲言籠天地
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始踟躕於燥吻終流離於
濡翰辭理扶質以立辭文垂條而結繁信情貌之
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以
歎或操觚翰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伊茲事之
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冥而求
音幽絲邈遠於尺素吐滂沛也乎寸心言恢之而
彌廣思按之而愈深播芳蕤之馥馥發清條之森
森繁風飛而飈豎鬱雲起乎翰林體有萬殊物無
二量紛紜揮霍態形難爲狀辭程才以效伎意司

契而為匠文宗在有無而僂俛仰俯當淺深而不

讓雖離方而趣圓期窮形而盡相故夫誇目者尚

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詩緣情

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清明碑披文以相質誄纏

縣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

以彬蔚音彬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音說煇

煇一作而論詩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

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韋其為物也多姿其

為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遺言也貴妍暨音

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雖逝止之無常固崎錡

文休明辨 卷之五

音提不之難便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

失機而後會匪操末以續竊謬玄黃之秩序故典

忍垢濁而不鮮或仰偏一作於先條或俯侵於後

章或辭害而理比也或言順而義妨離之則雙美

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苟銓

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

適中極無兩致盡不可益立片言以一作居要乃

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補片而效勸

一作亮功多而繁寡故取足而不易或藻思綺合

清麗芊眠音眠炳若綵繡悽若繁絃必所擬之不殊

乃閤合乎裊篇雖行軸於于懷怵他人之我先苟

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或若音若發穎秀豎離

衆絕致形不可逐響難為係塊孤而特峙非常

音之所緒經緯心半落音落而無偶意徘徊而不

能禱音禱去音去石韜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櫟

音之勿剪亦蒙榮於集翠綴下里音里於白雪音雪

也吾亦以濟夫所偉音偉或託言於短韻對窮

迹而孤興俯寂寞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絃

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音平或寄辭於瘁音音瘁言

徒靡而弗華音華混音混蚩而成體索良質而為瑕

文休明辨 卷之五

音寒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或遺理以存

異徒尋虛而逐微言寢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

猶絃音絃而微急故雖和而不悲或奔放以諧合

務嘈囋音嘈而曲下寤防露音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

雅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一作去濫闕大羹之

遺味同朱絃之清汎音汎雖一唱而三歎固既雅而

不豔若夫豐約之裁音裁俯仰之形因音因識變曲

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樸音樸而辭輕或

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以覽之而必察或研

之而後精警猶舞者趁起同一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非華說實之之所能精普辭條與文律良余一作膺之所服練世情之常尤也過識前脩之所淑雖濬發於巧心或受嗤於拙目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崇簫之罔窮與天地乎竝育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於手掬患挈瓶之器喻小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故蹉跎音禍遲音遲於短韻放庸音以足曲恒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懼蒙塵於叩缶顧取笑乎鳴玉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過去不可止

文休明辨六卷之五

五

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胃脰言泉流於脣齒紛葳蕤美以駁選音唯毫素之所擬文徽徽而一作溢目音冷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晉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攬營蒐以探賸頓清爽而一作自求埋翳翳音而逾伏思軋音其若抽是故一作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勦音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也一無伊茲文之為用固衆理之所因恢萬里使無閼音通億載而為津俯貽貽則於

葉仰觀象于古人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平塗無遠而不弥理無微而不綸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按此篇論詩賦等體及尚巧貴研之語皆非至當之論蓋當時文章之弊也至如片言解要雖愛必指諸句又自有不可少者故取之

蕪城賦

宋鮑照

蕪城者廣陵故城漢吳王濞之所都也至余孝武帝時臨海王子瑱鎮荆州照為其府參軍隨至廣陵于瑱叛逆照見故城荒蕪而子瑨事實同於濟遂為此賦以識之

文休明辨六卷之五

六

江複關之限四會五達之莊道當昔全盛之時時車挂轆音人駕音有扈閑撲地歌吹沸天時貨鹽田錐音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妍故能修泰法佚周令音崇墉剝濬洫圖脩世以休命是以板築雉堞之殷井榦烽櫓之勤格音高五獄袤廣三墳音墳音若斷岸龜音似長雲製礪石以禦衝音者音賴壤音以飛文音觀基音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音五百餘載竟瓜剖一作而豆分音出英澤音依井荒音結音羅虺音階關音鹿音木魅山鬼野鼠城

低風嗥雨嘯昏見晨趨飢厲厲吻寒鷗嚇印

雛伏越古暴字藏虎乳血餐膚崩榛塞路崢嶸

風威孤蓬自振驚砂坐忽飛灌莽杳而無際

薄紛其相依通池既已夷峻隅又以頽直視千里

外唯見起黃埃糾於凝思寂聽心傷已摧若夫藻

局黼帳歌堂儻問之某琬淵池碧樹弋林釣渚之

錦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燼滅

光沈響絕東都妙姬南國佳麗一作人蕙心執質玉

貌絳脣莫不埋冤幽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輩之愉

文休明辨六卷之五七

樂離宮之苦辛坎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

為蕪城之歌七曰邊風起一作急一作今城上寒井徑咸

芳丘隴殘千齡兮萬代共盡何言也宋祝竟曰賦

風興之義比賦與秦離哀即同情然秦離哀即情

過於辭言窮而情不窮若此賦則辭過於情言

窮而情亦窮矣此古今

人之所以不相及也

雪賦

宋謝惠連

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統詞梁

遊於兔園乃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名延枚叟名

相如姓司末也至居客之右俄而微霰零密雪下

王乃歌北風於衛詩北風其涼詠南山於周雅天上

同雲甫授簡於司馬如相大夫曰抽予秘思騁子

妍辭俾色揣稱為寡人賦之相如於是避席而起

逡巡而揖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古齊也雪山峙

於西域六岐昌周發詠於來思今我來思姬

滿王名申歌於黃竹國中大雪人凍王曹風以麻

衣比色如雪楚諺以幽蘭儷曲楚文幽蘭盈尺

則呈瑞於豐年表丈則表沴於陰德雪之時義遠

矣哉請言其始若乃玄律窮嚴氣升焦泉一作涸

暢谷凝火井滅溫泉水沸潭無涌炎風不興北戶

墜扉裸胡卦壤不衣垂繒於是河海生雲朔漠飛

文休明辨六卷之五八

沙連氛素靄捲日靄霞霰淅瀝而先集雪紛糅而

遂多其為狀也散漫交錯氛氲蕭索霭霭浮浮瀟

瀟奕奕聯翩飛灑徘徊委積始綠毫而冒棟終開

簾而入隙初便娟於墀廡末縈盈於帷席既因方

而為珪亦遇圓而成璧眴隔則萬頃同縞瞻山則

千巖俱白於是臺如重壁達如連璐美庭列瑤階

林挺瓊樹皓鶴奪鮮白鵬失素純袖慙冶玉顏掩

嫋若乃積素未虧白日朝鮮爛兮若燭龍神山

曜照崑山爾其流滴垂水綠霑宇承隅繁兮若

馮夷剖蚌列明珠至夫繽紛繁霧之貌皓汗蛟

絮之儀迴散繁積之勢飛聚凝曜之奇固展轉而
無窮羞難得而備知若乃申娛玩之無已夜幽靜
而多懷風觸楹而轉響月承幌而通暉酌湘吳之
醇酎御狻猊之燕衣對庭鵲之雙舞瞻雲鴈之孤
飛折園中之萱草摘階上之芳薇踐霜雪之交積
憐枝葉喻兄之相遠馳遙思於千接願按手而同
歸鄒陽聞之憊然心服有懷妍唱敬接末曲於是
乃作而賦積雪之歌曰攜佳人兮披重幄援綺
衾兮坐芳絳燎薰鑪兮炳明燭酌桂酒兮揚清曲
又續而為白雪之歌曰曲既揚兮酒既陳朱顏
文休明辨 卷之五

九

醜兮思自親願低帷以昵枕念褫珮而解紳怨年
歲之易暮傷後會之無因君寧見階上之白雪豈
鮮耀一作於陽春歌卒王乃尋繹吟詠撫覽扼腕
顧謂枚叔枚字起而為亂亂曰白羽雖白質以輕
兮白玉雖白空守貞兮未若茲雪因時興滅玄陰
凝不昧其絮太陽耀不固其節節豈我名絮豈我
貞憑雲升降從風飄零值物賦像任地班形素因
遇立汗隨染成縱心皓皓一作然何慮何營宋惠連
作此賦以高麗見奇蓋其承可陳子賦盡細賦亦
自荀卿雲蓋諸賦中來後人詠雪皆脫胎焉至於
二歌微招意語意風騁別為一體又騷之變者然
猶發乎情而含風此與義意味近占非若枯樹賦

族事為歌徒存聲律而已嗚呼情之不可已也如此夫

月賦

宋謝莊

陳王曹植初喪應名劉名端憂多暇綠苔生閣芳塵
凝樹悄焉寂懷弗一作怡中夜迺清蘭路嘯桂苑
騰吹去聲寒山弭蓋秋坂臨藩深堅而怨遙登崇
岫而傷遠于時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白露晞空素
月流天沈吟齊章東方之殷勤陳篇月出抽毫進
牘以命仲宣王粲仲宣跪而稱曰臣東鄙幽介
也長自丘樊昧道懵學孤奉明恩臣聞沈潛地既
義高明天既經日以陽德月以陰靈擅扶桑出
文休明辨 卷之五

十

於東沼嗣若英若木於西冥引玄兔於帝臺集
素娥於天庭胸眺音應見東方日警闕音
魂未成光日肺示冲虛順展通燭從星澤風則
賦風增華台三室揚彩軒軒官委照而具業昌
入夫人樓月淪精而漢道融漢宣帝李夫人夢亦
昌若夫氣霽地表雲欽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
菊散芳於山椒頂鴈流哀於江瀨升清質之悠悠
降澄暉之藹藹音列宿掩綈綈米長河韜映赤
祗地雪凝圖靈天水鏡連觀宮觀霜縞周除音
冰淨君王乃厭晨歡樂宵宴收妙舞弛清縣音

樂也去燭房卽月殿芳酒祭鳴琴薦若乃涼夜自
淒風篳成韻親懿莫從勦孤遞進聆臯禽之夕聞
聽朔管北笛之秋引於是絲桐練也響音容也舞
選和徘徊也惆悵陽阿房露陽阿鋒林虛籟也
淪池滅波情紆也軫痛其何託愬皓月而長歌上
日美人適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臨風歎兮
將焉歇川路長兮不可越歌響未終餘景就早滿
堂變容迴遑如失又稱歌日月既沒兮露欲晞歲
方晏兮無與歸佳期可以還微霜霑人衣陳王曰
善乃命執事獻壽薦璧敬珮玉音服之無斂宋祝
文休明詩 卷之五 十一

賦也此篇雖用雪賦格而事屬各極其妙先敘事
次評景次詠題次詠遊賞而終之以影又得詩人
所賦之情故隔千里兮共明月之句極爲奇世所稱賞

嘯聲也 出賦

晉成公綏

逸群公子體竒好異傲世忘榮絕弃人事晞一作
高慕古長想遠思去將登箕山以抗節浮滄海以
游志於是延友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一作研
道德之玄與愍流俗之未悟獨超然而先覺一作狹
世路之阨一作僻仰天衢而高蹈邈踰俗而遺身乃
慷慨而長嘯于時曜靈日俄景流光濛汜音似日

逍遙攜手踟躕步趾發妙聲於丹脣激哀音於乃
齒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燦發起協黃宮於清
角雜商羽於流徵飄游雲於泰清天集長風乎萬
里曲既終而響絕遺餘玩而未已欲更爲良實自
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聲不假器用不借
物近取諸身役使心御用氣說動動脊有曲發口
成音觸類感物因歌隨吟大而不濇清細而不沈
清激切於竿笙優潤和於瑟琴玄妙足以通神悟
靈精微足以窮幽測深收激楚之哀荒節北里之
奢淫濟洪大災於炎旱反亢陽於重陰則生風

文休明詩 卷之五 十二

布唱引萬變曲用無方和樂怡懌悲傷摧藏時幽
散而將絕中矯厲而慷慨徐婉約而優游紛繁驚
而激揚情既思而能反心雖哀而不傷總八音之
至和故極樂而無荒若乃登高臺以臨遠披文軒
而騁望喟仰手抗首嚮長引而慘音亮或
舒肆而自反或徘徊而復放或冉弱而柔擾或澎
濤而奔壯橫鬱鳴而滔水流涸水乾列繚眺長
而清昶逸氣奮涌繽紛交錯列列飈揚嗽嗽響作
走胡馬之長嘶迴一作寒風於北朔又似鴻鴈之
將雛群鳴號乎沙漠故能因形創聲隨事造曲應

物無窮機發響速佛鬱衝流參譚雲屬皆多相
若離若合將絕復續飛廉鼓於幽隧猛虎應於中
谷南箕動於穿蒼清颺振乎喬木散滯積而播揚
蕩埃靄之溷濁變陰陽之至和移淫風之穢俗若
乃游崇岡陵景也山臨巖側望流川坐盤石漱清
泉藉皋蘭之荷靡貌美蔭脩竹之嬋娟亦美乃吟詠
而發散聲驛一作驛而響逆舒蓄思之悱憤奮又
結之纏絲心滌蕩而無索志離俗而飄然若夫假
象金革並樂器擬則法陶匏衆聲繁奏若笳若簫礪
破震隱訇磕礪音轟發徵則隆冬熙蒸騁羽則
文休明辨卷之五

十三

嚴霜夏凋動商則秋霖春降奏角則谷風春鳴條
風音韻不恒曲無定制行而不流止而不滯隨口
吻而發揚假芳氣而遠逝音要妙而流響聲激喑
瘖音伏而清厲信自然之極麗羗殊尤與而絕世越
韶夏與咸池何徒取異乎鄭衛于時絃駒結舌而
再精王豹杜口而失色虞公魯人輟聲輟聲而止
歌審子名歛手而歎息鍾期弃琴而改聽尼父忘
味而不食百獸率舞而抃足鳳凰來儀而捐翼乃
知長嘯之奇妙蓋亦音聲之至極宋祝堯曰凡人
則有依傍有摹倣其成不難若作此等文必須
危驚空將無作有或引他事比狀或就別事間解

全足虛空形容出來方見作手此賦頗得此

野鷺賦

宋鮑照

集陳之隼以自遠而稱神栖漢之雀乃出幽而見
珍此瓊瑤也禽其何取亦則景而承仁捨水澤之
驪逸對鐘鼓之悲辛豈徇利而忘命將感愛而投
身入長羅之逼脅悵高繳之樊縈邈辭朋而別偶
超煙鶯而風行跨日月以遙逝忽瞻國而望城踐
菲迹於遥塗昇弱羽於丹庭瞰東西之繡戶眺左
右之余曷貌纖殺法而含悴心翻越而慙驚若將
墜而墮谷恍不知其所寧惟君囿之珍麗實妙物
文休明辨卷之五

十四

之所股翔海澤之輕鷗巢天宿之鳴鶉鵲程才於
臬猛暈薦體之雕文既敷容以照景亦避翮而排
雲雖居物以成偶終在我以非群望征雲而延悼
顧委翼以自傷無青雀之御命乏赤鴈之嘉祥空
穢君之園池徒慙君之稻梁願引身而剪迹抱末
志以幽藏於是流歲遂遠慘節方崇雲纏海岱風
拂嶠潼飛雲馳轍飄沙舞蓬視清池之初涸望綠
林之始空立振蒲之寒渚託隻影以為雙工疎宛
拔喙而掩背悲結悵而滿胃處朝晝而離念假外
見而遷排涉脩夜之長寂信專思而知哀風梢梢

而過樹月蒼上而照臺米依岸而早結霜託草而
先摧欽雙翻於水裔翹孤趾於林隈情無方而雨
集事有限而星乖之類在俄頃而猶悼矧窮生
之所懷此以下託於人奈開宿世之高賢澤無微而
不均育草木而明義愛禽鳥而昭仁全頌卵而來
鳳放乳麋而感麟雖陋生於萬物若沙漠之一塵
苟全軀而畢命庶鬼報以自申也此賦從鸚鵡賦
中來雖亦尚辭而其使婉動之處實以其情使之
然也以六朝之特而有賦若此則知辭有古今而
覺耳文選乃不錄此賦前輩謂昭明識識詎不信
夫

文休明辨不卷十五

十五

緒白雜毛馬賦

宋顏延之

宋文帝為中郎將時嘗受武帝緒白馬之
賜及帝受禪去馬乃死帝命群臣賦之
之時為秘書
監故有是作

維宋十有四載文帝元嘉十四年也盛烈光乎重華不數少
世武義粵其肅陳文教迄已優洽泰階之平可
升興王之軌既一作按訪國美於舊史考方哉於
籍於往牒昔帝軒轅黃帝軒轅氏陟位飛黃神服服皇后唐
先膺錄赤文龍馬候日漢道亨而天驥呈才武帝
天馬于渥魏文德懋而澤馬效質伊逸倫之妙足
自前代而間出竝榮光於瑞典登郊歌乎司律所

以崇衛威神扶護警蹕是用精曜天駟叶協從靈
物咸秩暨明命之初基盤九區而率順有肆險其
險遠以稟朔正或踰遠而納賁賁聞王會之阜
昌和函夏之充物總六服侯甸采衛蠻夷以收賢馬掩七
戎西戎而得駿蓋乘風之淑類貫先景景先風先
疾之洪胤故能代驂象輿歷配鉤陳晉皇情而驟進
長聲價隆振信聖祖之蕃錫晉皇情而驟進
徒觀其附筋樹骨垂梢梳髮叶方雙瞳夾鏡兩權
顛協月異體峰生殊相逸發叶方超摠絕夫塵轍
驅驚迅於滅沒叶方簡備塞門獻狀絳闕叶方且

文休明辨不卷十五

十六

刷幽燕書秣荆越教敬不易之典訓人必書之舉
恐其馳騁無度也惟帝惟祖爰游爰豫飛輶軒以
戒道環轂騎弓騎而清路勒五營使按部聲八鑿
以節步具服金組蕪飾丹轡叶方寶鉸星躔縷章
霞布進迫遮列一作却退屬輦輅欵忽聳擢以鴻
驚時濩畧而龍翥弭雄姿以奉引婉柔心而侍御
至于一作露滋月肅霜侯至秋登王于興言闡
肆作威威稜臨廣坐百名並臺料武藝品驍
騰流藻文周施和鈴重設睨影高鳴將超走中
折此分馳迴場角壯未埒別輩越群絢練同

志周音黨精音奇音善音行音兮音旣音剛音且音叔音服音幾音焉音兮音功

生而歸風脊吟頤遷正隳基絕羽後龔羽翳先格
翳龔知茲雲飛離絲另赴合絲村付鼎男口止者

指會四會之通規翔臨岐矩步態有遺妍貌無停趣奔
機逗止節角睽也分形長揚緩驚竝翼連聲輕迹
凌亂浮影交橫衆變繁姿參差游密烟父霧凝若
無毛質風去雨還不可談悉既散寬而盪目迷不
知其所之忽星離而雲罷整袂容而自持仰天居
之崇絕更惆悵以驚思當是時也燕姬色沮巴童
心耻巾拂二舞兩停九弄劍雙止雖邯鄲善歌其
敢倫豈陽阿名舞之能擬入衛國而乘軒乘軒公卿
出吳都而傾市吳王問閭莖女于西閭門有雙白
送守馴養於千齡結長悲於萬里未視竟日賦也
文宋之不能蓋在六朝時可謂工而又工昔也中

十九

其詞之不能盡在六朝時可謂工而又工昔也中
間若無毛質又整神容以自持等語亦皆絕詣末
叙其事古末王明嘯賦格特惜其不知
古人之賦止不在盡其言而後為工耳

螢火賦

唐駱賓王

唐高宗末年貢王為長安主簿生賦幽繁
有賦於夜其出入之時託之而作此賦以
為其憂思之意云

伊玄功之播氣有丹鳥之賦象順陰陽以一作亭
毒資變化而涵養每寒潛而暑出不知來而藏往
既發暉而一作外融亦含光而內朗若夫小暑南
收大火點西流林塘改夏雲物迎秋忽凌虛而赴
遠乍排叢而出幽均火齊珠之宵映如夜光繼之

暗投近將歸而未返忽欲去而中留入槐榆而熠
發若改燧而環周繞堂皇而影遍疑秉燭以嬉遊
點綴懸珠之網隱映落星之樓乍滅乍興或聚或
散居無定所習無常說叶龍龍泛灩乎池沼徘徊乎林叶龍岸狀火井之沈
熒似明珠之出漢叶龍名值衝飈而不烈逢淫雨
而逾煥叶龍熒灼灼兮如湛盧之夜飛的歷一作
兮象招搖之夕爛叶龍與夜燦而相炫照重陰於
已昏鏤共燭火而齊息避太陽於始旦叶龍爾其
光不周物明足自資偶仙鼠而伺夜謝飛蛾之赴

文宋之不能蓋在六朝時可謂工而又工昔也中

二十

嬉類君子之有道入暗室而不欺同至人之無迹
懷明義以應時處幽不昧居照斯晦隨隱顯而動
息候昏明以進退委性命兮幽玄任物理兮推遷
化腐木以一作含彩集枯草而藏煙不貪熱以作
爾苟進每和光而曲全豈如鎔金而自鑠寧學膏
火之相更叶龍蛻蛻之胃蛻怵蟻蝱之慕羶匪傷蟬
蟬之夕叶龍不羨龜鶴之年捨榆飛而控地搏扶起
而垂天雖小大之殊品豈逍遙之異筌夫何化之
斯化無使然而自然若乃有來斯無通去不至排
朱門而獨遠丹青雲而自致匪偷光於鄰壁寧假

輝於陽燧終徇已以效一能靡因人而成事物

有感而情動迹或均而行異舉必應之於同聲道

周求之於同類始未明於趨捨終詎識其指意子

尚不知魚水之為樂吾又安知螢火之所利高明

兮有融遷變兮無窮牛哀倏而化虎一作非羽泉

忽兮生熊血三年而藏碧蒐一變而並作字一成

虹知戰場之化一作憐憫冤獄之為蟲彼剽飛作

鱗之弱質尚矯翼而凌空何微生之多蹟獨宛頸

以觸籠與壁光之照廡同劍影之埋豐覲道迷而

可復庶鑒幽而或通覽光華以自照顧形影以作

文休明辨 六卷之五

二十一

而相書感秋夕之殷憂顛宵行之並作字一燿燿

離燿燿飛兮絕後連殷愛積兮明白剪見流光之

不息愴驚蒐之屢遷如過隙兮已矣同奔電兮忽

焉儻餘光一作之可照庶寒灰之車然宋祝亮曰

虛駭學徐庾體纖妖媚時尚之殊無可取

惟此賦猶有發乎情之義得鸚鵡野刺之微旨是

以錄之又曰此而賦也本取強以比此或比其明

或比其化而人取物以此強所謂比中之比也

賦三

文賦或楚辭上居漁父二篇已肇文事而子虛

長楊宮賦

漢楊雄

漢成帝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乃命右扶

風俗民入南山四自褒斜東至弘農南陽

漢中張羅網置不捕禽獸以備車騎長

楊射熊館以網為周張縱禽獸其中今胡

民不得收斂雖從至射熊館還上此賦以

之風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

仁霑而恩洽動不為身今年元延獵長楊先命右

扶風節左太華山而右褒斜谷採藏薛山名一

而為弋也概紆南山以為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

文休明辨 六卷之五

廿二

於山隅帥軍萃張工一作法園錫戎獲胡陽戎人

所獲其熊羆羅控蒙豬木擁槍纍以木相維以為

儲胥舊籬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

農人三旬有餘其勤至矣而功不圖恐不識者外

之則以為娛樂之遊內之則不以為乾豆之事豈

為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今樂遠

出以露威靈數搖動以疲車甲叶說本非人主之

急務蒙客卿竊惑焉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茲邪

若客所謂知其一未覩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也

僕嘗倦其談不能一一其詳請畧舉其凡而客自

覽其切焉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士
窳窳音軌其民鑿齒之徒以上三者皆相與磨牙
而爭之豪俊糜沸雲擾羣黎為之不安於是上帝
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巨海漂崑
崙提劍而叱之所過麾城斬也邑下將降旗一日
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飢不及食
鞮音鎰生蟻音介胃被露汗叶音以為萬姓
請命乎皇天廼展民之所屈振民之所乏叶音規
億載愀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逮至聖文
帝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弊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

廿三

革鞮音馬不穿大厦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
璚瑁而踈珠璣却翡翠之飾除雕琢之巧惡麗靡
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宴衍之樂憎聞
鄭衛幼音秒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其後
薰鬻音幼作虐東夷橫叛羗戎毗睨閩越相亂遐氓
為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武帝勃怒爰整
其旅乃命驃騎霍去病衛青汾汙沸渭音盛雲合
電發音非騰波流機音駭蜂軼疾如奔星擊如
霆電碎輶輶音以破穹廬腦沙漠髓余音外遂獵
一作乎千庭驅羣駝燒煥音見分黎音割單于

磔裂屬國音越夷坑谷跋扈莽刊山石蹂躪輿廐
係索老弱音奴吮音鉅痂者金鏃淫夷音
者數十萬人皆稽顙樹領音叩上向故曰樹領音
匈奴伏音二十餘年尚不收惕息夫天兵四臨
幽都音先加之音迴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
四征羗音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
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綬莫不矯足抗手音
首請獻厥珍使海內澹然末無邊城之災金革之
患今朝廷音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
靡英華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履莫不沾濡士有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

廿四

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為事罔隆而不
殺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音險安不忘危乃時
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振師五柞音習馬長楊簡
力狡獸校武影音乃萃然登南山瞰鳥弋音
名西歷月窟東震日域又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
常以此為國家之大務淫荒敗獵陵夷而不禦也
是以車不安朝日未靡音旃從者髣髴委屬而還
亦所以奉太尊音之烈遵文武音之度復三皇
之田反五帝之虞音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
姻以時男女莫違出惜悌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

見百年就見存孤弱帥也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懸鳴鞀磬之和建碣磬音禁鞀磬之聲也虞夏擊鳴球掉八列之舞酌允鑠有樂胥焉詩有也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歌投頌吹合雅也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方將俟元符瑞以禪梁父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千將來比榮乎往號平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杭稻之地周流黎粟之林蹂踐蕩蕩誇詡衆庶盛欽饗之收多麋鹿之獲哉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則魚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將獲

入休明辨 天卷之五

廿五

其王侯言未卒是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政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乃今日發蒙廓然已昭矣宋祝堯曰周答之賦如子虛上林首尾雖是文而中猶是賦也雄此篇則自首至尾純是文而賦之本義失矣既後唐末及宋諸儒以文爲賦豈非濫觴於此哉

阿房宮賦

唐杜牧

六王鼎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開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鬬角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蟲不知其幾千萬落長橋卧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

不齊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凄凄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王子王孫見蘇醉樓下殿輦宋于秦朝歌暮夜一作絃爲秦宮人明星熒熒開縱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髮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官車過也輶轡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蘇詩上俱不用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綰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重寶掠其人倚疊如山一作一旦不能有輸來其間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

二六

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布一作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使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

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謂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使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是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秋聲賦

宋歐陽脩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礚如波濤

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鏗鏘鏘鏘金鐵皆鳴

廿七

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予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天反經子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為而來哉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音澹煙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叶經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為聲也淒淒切切呼號奮憤一作發豐草綠縹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落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

也於時為陰又兵象也於行為金是謂天地之義

氣常以肅殺而為心天之於物叶微春生秋實故

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為七月之律周

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叶色

嗟夫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為動物惟物之靈叶端

乎情之遺意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於中

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

能其其渥然丹者為槁木黝然黑者為星星柰何

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為之戕賊亦

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

夜中聞之悲也

宋歐陽脩

廿八

唧唧如助予之歎息宋樓明曰此賦後為工轉折

文子中之通楚也

天已遠

前赤壁賦

宋蘇軾

壬戌仲秋元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叶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苇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憑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

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櫂一作棹兮蘭槳一作棹

擊空明桴兮泝流光一作光今予懷望美

人兮今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

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

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

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

南飛此非曹孟德字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

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

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

旌旗蔽空醜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

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

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

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

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

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此非子情思客亦知夫水

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

而卒莫消長也蓋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

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

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

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唯江上之清風

赤壁賦 卷之五 廿九

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

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

子之所共食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

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宋謝枋得曰此賦學莊子文法無一句與莊

騷相似非超然之才絕倫之識不能為也

後赤壁賦 宋蘇軾

是歲十月既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臯

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

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

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

者薄稟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

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

以待子不期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

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

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巖

巖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援鵲之危巢俯馮

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

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悲蕭然而恐凜

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

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

赤壁賦 卷之五 三十

如車輪玄裳綺衣憂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亭一道士羽衣翩翩過林阜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荅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皆非子也邪是學莊子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颶風其四方賦

宋蘇過

仲冬之夕客有扣門指雲物而告余曰海氛甚惡非祲非祥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颶之漸也子盍備之語未卒庭戶肅然槁葉蔽上

文林明辨 大卷之五

世一

叶未驚鳥疾呼怖獸辟易忽野馬之決驟矯退飛之六鷁襲土囊之暴怒掠眾竅之叱吸予乃入室而坐斂衽變色客曰未也此颶之先驅爾少焉排戶破牖頌瓦擗屋礮擊巨石揉拔喬木勢翻渤澥響振坤軸疑屏翳之赫怒執陽侯而將戮鼓千尺之濤瀾襄百仞之陵谷吞泥沙於一卷落崩崖於再觸列萬馬而竝驚會千車而爭逐虎豹駭駭鯨鯢奔蹙類鉅鹿之戰殷聲呼而動地似昆陽之役舉百萬於一蹙予亦為之股慄毛聳索氣側足夜拊榻而九徙盡命龜而三卜蓋三日而後息也父

光來喧酒漿羅列勞來僮僕懼定而悅理草木之既偃輟軒檻之已折補茅茨之罅漏塞墻垣之頽闕已而山林寂然海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自停湛天宇之蒼蒼流孤月之熒熒忽悟且歎莫知所營嗚呼小大出於相形憂喜因於所遇昔之飄然若為巨邪吹萬不同果足怖邪蟻之緣也噓則墜蚋之集也呵則舉叶苦夫噓呵曾不足以振物而施之二蟲則甚懼鵲水擊而三千搏扶搖而九萬叶無彼視吾之惴惴亦爾汝之相莞叶去均大塊之噫氣奚巨細之足辯陋耳目之不廣為外物之

文林明辨 大卷之五

三二

所變且夫萬象起滅衆怪耀眩求髣髴之過目視空中之飛電則向之所謂可懼者實邪虛邪惜吾知之晚叶主也未視竟曰嶺南有颶風每作特難過嶺故作此賦尤為人所瞻炙然終不能脫當時文體之弊也

賦四

律賦按賦至律體已變矣下逮六朝沈約輩出徐叟繼起又復隔句對聯以為四六而律益細限以入韻受之以音律諧協對偶精切為工而於情於辭皆非論古體之變至此則元氣既斂科更用古賦遂棄此律而不習今數篇以備一叶苦其說以戒云

寒梧棲鳳賦以孤清夜

唐王勃

鳳兮鳳兮來何所圖出應明主言棲高梧梧則
陽之珍木鳳則丹穴之靈雖理符有契誰言則孤
遊必有方駭南飛之驚鵲音能中呂嗟入夜之啼
鳥况其晶靈蕭散節物凄清疎葉半頌高歌和鳴
鳥也將託其宿止人也焉知乎此情月照孤影風
傳暮聲將振耀其五色俟簫韶之九成九成則那
率舞而下懷彼衆會罔知淳化雖璧沼可飲更能
適於醴泉雖瓊林可擇復想巡於竹樹念是欣往
恥忘晝夜何安安而能遷則思思其不暇故當披
拂寒梧翩然一發自此西序言投北闕若用之銜
文休明辨 云卷之五 三三

詔真宣命於軒堦若使之遊池庶承恩於歲月可
謂擇木而俟處卜居而後歌豈徒比跡於四靈常
棲棲而沒沒

明水周禮以盥取明水於臚賦以玄化無幸至
以共祭祀之明盥賦以玄化無幸至

唐韓愈

古者一作無聖人之制祭祀也一作無必主忠信崇吉
獨不貢其豐乃或薦之以水不可以黷斯用致之
於一作天其事信美其義惟玄月實水精攷求其
本也明爲君德因取以名焉於是命煇一作周官
煇氏侯清夜或將祀一作圓丘於玄冬或將祭祀方

澤於朱夏持鑑而精氣旁射照月而陰靈潛下視
而不見謂合道於希夷挹之則盈兮同功於造化
應於有生一作於無形象未分徒騁離婞之目光
華暗至如還合浦之珠既齊芳於酒醴詎比賤於
潢汚明德惟馨玄功不宰于以表誠潔于以戒荒
怠苟失其道殺牛之祭何爲如得其宜一作明水
之薦一作斯在不引而自致不行而善至雖辭麴
蘖之名實處鑄壘之器降於圓魄殊匪一作金莖
之露一作出自方諸陰疑大乍一作似鮫人之淚
在南海中與珠將以贊于陰德一作非配夫子

文休明辨 云卷之五

三四

陽燧夜寂天清煙消氣明桂華吐耀兎影騰一作
流精聊設監以收水伊不注而能盈霏然而垂
作象的一作爾而呈始漠漠而茫一作霜積漸微
微而浪生豈不以德協于坎同一作類類則感
形藏在於一作空氣應則通鶴鳴在陰之理一作不
謬虎一作武避嘯于谷之義一作可崇足以驗聖
賢一作聖今之無黨一作知一作天地之至公竊
比太羹之遺味幸希薦於廟中一作漢宗貞元八年禮
樂以此賦命題時進士中第者二十三人其間
多知名士而愈名在十三時號爲龍虎榜云

披沙揀金賦宋寶之道

唐柳宗元

世說陸士衡文如披沙揀金
往往見寶雖殊文品亦云

沙之爲物兮視汗若浮金之爲寶兮耻居下流沈
其質兮五才或闕耀其光兮六府水火土金以脩然
則抱成器之珍必將有待當慎擇之日則又何求
配珪璋而取貴豈泥滓而爲儔披而擇之斯焉見
寶盪浸淫而顧眄指炫煥而探討動而愈出幽以
卽明涅而不淄既堅且好潛雖伏矣獲則取之翻
混混之濁質見熠熠之殊姿久暗未彰固亦將君
是望先迷後得孰謂弃予如遺其隱也則雖昏昏
淪浩浩晦英姿兮自保和光同塵兮合于至道其
文休明辨 不卷之五 卅五

遇也則散奕奕動融融煥美質兮其中明道若昧
兮契彼玄同儻俯拾而不弃諒致美于無窮欲蓋
而彰將炯爾而見素不索何獲遂昭然而發蒙觀
其振拔汗塗積以鎔銖碎清光而競出耀真質而
特殊雖處囊而纖光乍比劒拭土而異彩相符用
之則行斯爲美矣求而必得不亦說乎豈獨媚旭
日以晶瑩帶長川之清淺皎如珠吐疑剖蚌之乍
分粲若星繁似流雲之初卷是以周德思比而岐
昌卽詠陸文可俾而昭明梁太統是選若然者可
以議披沙之所託明揀金之所裁良工何遠善價

爰來拂以增光寧謝浦簾之學汰之愈卽詎懸擲
地之才安有希採掇於求寶之際庶斯文之在哉
有物混成賦虛象生天地之始 宋王曾

妙物難摸先天有諸著自無名之始生乎立極之
初不縮不盈賦象寧窮於廣狹匪雕匪斷流形罔
滯於盈虛觀此一聯則幸則閑 原夫未辯兩儀中
含四象雖欲兆於形管曾莫知夫影響問洪纖而
莫得自契胚渾考上下以都忘孰分天壤及夫太
樸將散三光欲萌清濁待茲而一判昏明由是以
相生然後品彙咸觀用作有形之始淳和外發或

文休明辨 不卷之五

三六

知至道之精是何小不隱於纖介大不充於寰海
配一氣以冥運亘終古而斯在縱陰陽之推盪我
質難移任變化之紛紜斯形不改豈不以有者真
有之基物者生物之先冥搜而兆朕斯顯寂聽而
音容莫傳得我之小者散而爲草木得我之大者
聚而爲山川觀此一聯則幸則閑 使視焉
且無訝深蟠於厚地搏之不得疑上極於高天本
自疆名誠難取類其始也既出無而入有其終也
亦規天而矩地既不可指掌而窺又不可因人而
致明君體之而成化則所謂無爲而爲君子執之

而立身亦同乎不器之器無反無側神之聽之諒
潛形於恍惚實委化於希夷傾毀何田固東持之
在我剛柔有體將用捨以隨時今我后掌握道樞
恢張天紀將窮理以盡性思反古而復始巍巍乎
執大象而撫域中達妙有之深旨此曾毀試之故
器也

金在鎔賦金在良冶
求鎔成器

宋范仲淹

天生至寶時貴良金在鎔之姿可觀從革之用將
臨熠耀騰精乍躍洪鑪之內縱橫成器當隨哲匠
之心觀其大冶既陳涌籊斯在俄融融而委質忽
文休明辨云卷之五
三七

曄曄而揚彩英華既發雙南之價彌高鼓鑄未停
百鍊之功可待况乎六府會昌我稟其剛九牧納
貢我稱其良因烈火而變化逐懿範而圓方如令
區別妍媸願爲軒鑑軒鑑
鏡也儻使削平禍亂請就干
將劍國之寶也有如此者欲致用於君子故假手
於良冶時將禁害夏王之鼎可成君或好賢越相
之容必寫是知金非工而弗用工非金而易求觀
此鎔金之義得乎爲政之謀君喻冶焉自得化人
之旨民爲金也克明從上之由彼以披沙見尋藏
山是務一則求之而未顯一則棄之而弗顧曷若

動而愈出既踴躍以求伸用之則行必周流而可
鑄美夫五行之粹三品之英昔麗水而隱晦今躍
冶而光亨流形而不縮不盈出乎其類尚象而無
小無大動則有成士有鍛鍊誠明範圍仁義俟明
君之大用感良金而自試居聖人天地之鎔亦庶
幾於國器

長嘯却胡騎賦清肅閑外
胡騎潛去

宋范鎮

制動者以靜善勝者不爭伊劉氏之長嘯却胡
人之亂將初歷歷以傳聞合圖風靡遂稍稍而引
退一境塵清當其分晉室之憂勤守弁門之衝要
又休明辨云卷之五
三八

邊寇衆至虜戰數挑勝不叩以近決敵不可以前
料凌雲拔幟誰爲趙壁之謀訴月登樓獨引蘇門
之嘯出自予口期於衆聞徵角更變官商互分儼
神意以不動服戎心而若醺終夜長吟故異雞鳴
之客遠人咸聽遂收烏合之羣是知安可破危利
能圖害攻而至吾不爲之戚服而去吾不爲之泰
亦猶雅歌之樂坐鎮軍中不假射聲之威橫行塞
外豈不以嘯木予發抑揚而自娛騎雖爾衆顧視
而如無旣傾聽以知漢乃散逃而入胡若楚軍夜
遁之時聞歌於四面殊漢將道窮之日振臂而一

呼宜夫深謀者為衆歸尚力者必自匿此以安而得傳彼以疆而失利因惟口之出好去滿目之異類遂使本朝雙闕時有內面之人廣漠一隅不逢南牧之駟大哉人籟斯分邊兵遂潛蓋得先聲之術曾無黷武之嫌談笑而却秦軍理宜共底偃息而藩魏室功亦難蕪是何據一郡之尊憑百姓之助勢至小也以德而大嘯甚微也因誠以若使被髮之醜類咸審音而遠去夫如是則有天下之君曷為西北之慮

郭子儀單騎見虜賦汾陽征虜

廿九

宋秦觀

回紇入寇汾陽出征何單騎以見虜蓋臨戎而示情匹馬雄趨方傳呼而免胄諸羌駭矚俄下拜以投兵方其唐祚中倣胡塵內侮承范陽倡獫之亂值承泰祚代宗因循之主金縢不足以禦其貪嗜鎧仗不足以止其攘取雲屯三輔但分諸將之兵烏合羣難破重圍之虜子儀乃外弛嚴備中輪至誠氣干霄而直上身按轡以徐行於是露刃者膽喪控弦者骨驚謂令公尚臨於金甲想可汗未厭於蒙廬頓釋前憾來尋舊盟彼何人斯忽去幃幃

之盛果吾父也敢論戈甲之精豈非事方急則宜有異謀軍既孤則難拘常法遭彼虜之悍勁屬我師之困乏校之力則理必非露示以誠則意當親狎所以徹衛四環去兵兩夾雄鋒無鎧鏑之銳而勢有泰山之壓據鞍以出若乘擒虎之驟失仗而驚如棄華元之甲金石至堅也以誠可動天地至大也以誠可開矧爾熊羆之屬困乎蛇豕之群於是時也將乘驕而必敗兵不戢則將焚唯有明信乃成茂勳吐蕃由是而引歸師殲靈夏僕固於焉而暴卒禍息并汾非不知猛虎無助也受侮於孤

宋秦觀

四十

狸神龍失水也見侵於螻蟻曷為鋒鏑之交下遭遺紀綱而不以蓋念至威無恃於張皇大智不資於恢詭遠同光武輕行銅馬之營近類曹成衛造國良之壘向若怨結不解禍連未央養威嚴於將軍之幕角技巧於勇士之場攻且攻今天變色戰復戰兮星動苦如此則雖驍雄而必弊顧創病以何長符秦兮南伐之師坐投肥水新室恃北來之衆立潰昆陽固知精擊刺者非為將之良敢殺伐者非用兵之至况德善之身積宜福祥之天昇故中書二十四考焉由此而致題下謂錯用成文亦一體也

文體明辯卷之五

文體明辯 入卷之五

四一

文體明辯卷之六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樂府一

按樂府者樂官肄習之樂章也蓋自鈞天九奏
葛天八閎樂之來尚矣咸池以降代有作者故
六代之樂周人兼用之時世雖更而玄音不廢
迺知周公制禮之功於是爲大也秦有壽人之
樂五行之舞大率準周制而爲之漢興樂家有
制氏世世在太樂官雖曰但能紀其鏗鎗鼓舞
而不能言其義然古樂猶有存焉高祖時叔孫

文體明辯 入卷之六

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其後過沛自制風起之
詩令僮兒歌之是爲三侯之章而房中樂則命
唐山夫人造辭傳至於今孝惠時以夏侯寬爲
樂府令迄于文景習常肄舊無所增改至武帝
立樂府乃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
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畧論律呂以合八音之
調可謂盛矣然延年以曼聲協律司馬以騷體
製歌桂華雜曲麗而不經赤鴈群篇靡而非典
時有河間獻王德奏雅樂而不用惜哉哀帝惡
其聲而罷之良有以也東漢明帝分樂爲四品

一曰大子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
饗射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用之
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用之其說頗具而制亦
不傳魏氏所作音靡節平雖三調之正聲實韶
夏之鄭曲逮及晉世則有傅玄張華之徒曉暢
音律故其所作多有可觀然荀勗攻杜夔之調
聲節哀急見譏阮咸不足多也梁陳及隋新聲
日繁唐宋以來制作甚富然較諸古辭則相去
遠矣今採漢以下諸辭分爲九品而列之一曰
祭祀二曰王禮三曰鼓吹四曰樂舞五曰琴曲

文律明辨 卷之六

二

六曰相和七曰清商八曰雜曲其題不襲古而
聲調近似者亦取附焉名曰新曲使作者有考
焉嗚呼樂歌之難甚矣工於辭者調未必協諳
於律者辭未必嘉善乎劉勰之論曰詩爲樂心
聲爲樂體樂體在聲聲師務調其器樂心在詩
君子宜正其文安得律辭兼得者而使之作樂
哉又按樂府命題名稱不一蓋自琴曲之外其
放情長言雜而無方者曰歌步驟馳騁疏而不
滯者曰行蕪之曰歌行述事本末先後有序以
抽其臆者曰引高下長短委曲盡情以道其微

者曰曲吁嗟慨訝悲憂深思以呻其鬱者曰吟
因其立辭之意曰辭本其命篇之義曰篇發歌
曰唱魏曹操有氣條理曰調調梁江淹謂有律憤
而不怒曰怨感而發言曰歎晉石崇有楚又曰
以詩名者古有嬌女詩晉楊方以弄名者以章
名者漢廟樂有三侯以度名者古有採桑度青
以樂名者以思名者宋僧惠休有江以愁名者
處愁今不錄此編雖不悉載然觀所錄亦可
觸類而長之矣又按唐庚有云古樂府命題皆
有主意後人用以爲題直當代其人而措辭旨

文律明辨 卷之六

三

哉斯言學者所當深念也

祭祀樂歌辭按祭祀所以根本作樂所以致思
以六律大同五聲入音六舞分而序之以祀大
神四望以祭地祇山川以享先祖先妣則祭祀
用樂其來久矣古詩序祈禱昊天有成命則小
祀天地之樂歌清廟則祀太廟之樂歌我將載
芟良耜則明堂社稷之樂歌是也又其奏樂亦
有次序周禮大祭祀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
肆夏牲出入奏昭夏是也秦威典籍禮樂前定
漢興高帝詔以孫通制宗廟樂太僕迎神于廟
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
至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齊肆夏也臣豆上奏
登歌獨上歌不以樂歌亂人聲欲作於倫間
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所終下奏休成之樂
美神明也樂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
樂美禮已成也然徒有其名而亡其辭今所傳
者雖安世房中歌及武帝祀下十九章而已明
帝分樂爲四品其一曰大子樂郊廟上陵用之

然其解亦不自晉而下代有制作雖不能盡
合古調然使今之學者得以考夫詩歌之體而
論其得失焉則亦不可廢也今取其說於下云
焉郊廟羣祀諸品而錄之并著其說於下云

漢郊祀歌

撰人編

按漢書禮樂志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乙
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乃立樂府多舉司
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畧論律呂以
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曰練時曰日
帝臨曰青陽曰朱明曰西靈曰玄冥曰維
泰元曰天地曰日出入曰天馬曰天門曰
朝麗首曰象載瑜曰赤蛟以正月辛酉
景星曰景房曰言皇曰華舉七曰五神曰
事牛泉閣曰使童男女七十人歌之則此
歌乃相如等所作而青陽以下四章並注
云郊子樂疑是作者姓名蓋與相如同事
者所謂數十人中之一也又按武帝所
神馬因次為歌及黜曰王百作樂上以承
祖宗下以化兆民今得馬詩以為歌

文休明辨

天卷之六

四

協於宗廟先帝自姓豈能知其音邪今觀
此歌有天馬二章則宗廟亦用之不特郊
祀也愚謂古禮祀天子于南郊祭地于北郊
迎時氣于五郊而巳武帝因秦人之陋信
方士之說乃祀太乙于甘泉祭后土于汾
陰祀五時于雍而南北五神之制久置而
不講何其悖於禮也今考其歌如帝臨
泰元天地后皇四章則祀太乙后土之樂
也如青陽朱名西靈玄冥五神五章則祀
五時之樂也如練時日天門華舉三章
則天地五時通用之樂也其餘五章則又
郊廟之所通用蓋其歌雖雜於樂官故亦
雜紀於史冊非一祭始末之全文也詞多
古雅非後世所及特其中有一難曉者故今
取其可通者錄之凡十五章

練時日三言四句

練時日候維有望叶平煥人說膏脂也蕭蕭延四

方之神九重開霞之旂也旌旂
垂惠恩鴻祐休靈之

車結玄雲駕飛龍羽旄紛多也靈之下若風滿

速疾也左倉龍右白虎靈之來神哉沛疾

先以兩先驅般布也商裔流靈之至慶陰陰

陰靈偏相放慈猶夢震澹動心靈已坐丘音飭同

也虞樂也至旦承靈億安牲蘭栗言牛角之小樂盛

香尊桂酒以尊酌宿八鄉之神靈安留吟也青黃

之四時徧觀此眺瑤堂衆嫔音互並綽奇麗此下數

樂而神女顏如茶言美女顏如茶也兆逐靡言武義反

麗而荷被華文厠也霧縠縠之輕細也阿細細也

佩珠玉俠扶同嘉夜芳菲蘭芳澹也安容與也

嘉觴

帝指天臨此下五章言

帝臨中壇四方承宇繩繩也意變備得其所清和

六合制數以五海內安寧興文偃武后土富

媼土德以昭明三光穆穆優游嘉服上同黃

青陽開動根莖音波草以遂言皆生膏潤并兼愛

跛岐行凡有足而畢逮也震聲發榮言木舒榮

發可處頃頃日聽言禁中處敬穴者聞雷也枯槩

穴也

青陽開動根莖音波草以遂言皆生膏潤并兼愛

跛岐行凡有足而畢逮也震聲發榮言木舒榮

發可處頃頃日聽言禁中處敬穴者聞雷也枯槩

日叶盈之反天在孕曰胎羣生嚙嚙徒咸反豐厚惟春之祺也

鄒子樂

朱明盛長男字古敷與平萬物桐也明稚生茂豫靡有

所訕數華就也成實既阜也大既昌登成甫也大田百鬼

迪進也廣大建祀肅雍不志神若宥也之傳世

西嶺神北祠少昊方也

鄒子樂

西顙沆碭秋氣肅殺含秀垂穎續舊不廢發
僞不萌祆孽伏息隅辟讀日越遠四貉四夷咸服鼻

人作明辨 六卷之六

六

墨既畏茲威惟慕純德附而不驕正心翊翊

玄冥方北之神也

鄒子樂

玄冥陵陰蟄蟲蓋藏古草字木零落抵至冬降霜

易亂除邪革正典俗兆民反本抱素懷樸條理信

義望禮五獄欲叶虞籍欽田也之時掩收嘉穀

惟泰元一天十世四句四言

惟泰元尊天神品神坤為母故讀曰蕃讀曰蠡讀曰經讀曰緯

天地作成四時精建日月星辰度理陰陽五行周

而復始雲風雷電降甘露百姓蕃滋咸循厥緒

繼統共恭讀曰勤順天皇之德駕路龍此句爲泥

選休罔不矜許乙及飾嘉籛列陳庶幾宴享
成振整也

滅除凶災烈騰八荒鐘鼓竿笙雲舞翔翔招搖靈

旗畫搖也九夷賓將也猶從

天地十雜言二

天地並況助同賜也惟予有慕爰熙興也紫壇思求

厥路之恭承祀緼豫爲分此紛華也

周張此句曰肅若舊典承神至尊千童羅舞成八

三
 會
 干
 天
 御
 朱
 軒
 言
 褒
 音
 皆
 譽
 答
 以
 玉
 金
 枝
 靈
 溢
 同
 合
 好
 效
 龍
 虞
 同
 恭
 一
 九
 歌
 畢
 奏
 斐
 然
 殂
 鳴
 琴

其前喜叶詩百官齊齊各放歎事盛生實且進聞

其不喜吏反下个

七

膏言以牲實俎以蕭煇脂神奄讀日留臨須史頁

也長薦音離靈前揆音光耀明叶音寒暑不忒音沉

皇章以此展詩應律銷聲玉鳴函同宮吐

角激徵清發梁歌梁繞梁揚羽申以商造茲新音未久

長聲氣遠條也達鳳鳥古神夕奄虞也蓋孔

也甚享聲

天馬凡二首前三言句
數不同各注於後

太一況天馬下言此天馬乃太一所賜故來下也露也赤汗血沫

呼內
反
流赭
如流
赭也
志倣
儻精
權奇
能躍
浮雲
騰

鳥上馳上驥體容與世同萬里今安匹龍鳳

思所千思與神襄襄正直生帝十音寧願世言

充滿河奔雲若雲增陽波徧陳騁騁騰天歌

五神三言二

五神相一之相五帝為太包四隣也四方土地廣揚浮雲托
摩嘉壇椒蘭芳以椒蘭之芳也璧玉精乃玉之神也
英華光益億年美始興也典交於神若有承廣
宣延諸神咸畢觴靈興位假寒蟻引其侍從之位
高驤也并汨意臚也析分奚何遺言速自陳列分
也淫也滌澤名淫為然蹄

赤蛟三言二

赤蛟蛟蛟赤黃華蓋上有黃氣露夜零晝晝
百君神禮六龍位勺日椒漿靈已醉靈
又休明辨天卷之六

天卷之六

十

既享錫吉祥苦若大極降嘉觴靈殷殷
既揚光延壽命求未央其冥塞六合
藏輯也萬國靈稷稷意去象與犧待也票然逝
旗透蛇音移禮樂成靈將歸託玄德長無喪
昔殷周之雅頌集功德是以光名著於當世
譽垂於無窮今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
樂府又不備於鐘律而有掖庭日人外有上林
識其銓錯而不論其意欲以風助
衆庶肯不試哉以上郊廟雜辭

晉郊祀歌五郊

傅玄

晉武帝受命之初百歲草創泰始二年郊
祀祀明堂禮樂惟用祝儀遵周室舊稱殷
禮之義何改章而
已使傅玄為之詞云

夕牲歌此下二章章四言十句

天命有晉穰穰明明我其夙夜祗事上靈常于時
假迄用有一作成於薦玄壯進夕其牲崇德作樂
神祇是聽

迎送神歌

宜文烝哉日靖四方求言保之夙夜匪康光天之
命上帝是皇嘉樂殷薦靈作景祥神祇降假享福
無疆

饗神歌九三章章四

天祚有晉其命維新受終于魏奄有兆民燕及皇
文休明辨天卷之六

十一

天懷柔百神不顯遺烈之德之純享其玄牲式用
肇理神祇來格福祿是臻

時邁其猶日昊天子之祐享有晉兆民戴之

畏天之威敬授人時不顯不承於猶遷思皇極斯

建庶績成熙庶幾夙夜維晉之祺

宣文維后克配彼天撫寧四海保有康年於乎緝

熙肆用靖民延及爰立典制爰脩禮紀作民之極

莫匪資始克昌厥後求言保之

晉天地郊明堂歌

傅玄

夕牲歌四言十

皇矣有晉時邁其德受終于天光濟萬國萬國既
光神定厥祥虔于郊祀祇事上皇祇事上皇自幅
是臻巍巍祖考克配彼天叶韻嘉牲匪歆德馨維
饗叶韻受天之祐神化四方

降神歌肆言十

於赫大晉膺天景祥二帝邁德宣茲一作重光我
皇受命奄有萬方郊祀配享禮樂孔章神祇嘉饗
祖考是皇克昌厥後保祚無疆

天郊饗神歌三言四

整泰壇祀一作皇神精氣感百靈賓蘊朱火燎芳

文休明辨天卷之六

十二

新紫煙游冠青雲神之體靡象形曠無方幽以清
神之來光景照聽無聞視無兆神之至舉歆歆樂
爽協動余心神之坐同歡娛澤雲翔化風舒嘉樂
奏文中聲八音諧神是聽叶韻咸潔齊並芬芳烹
牲脍享玉觴神說饗歆裡祀祐大晉降繁祉祚京
邑行一作四海叶韻保天年窮地紀

地郊饗神歌三言四

整泰折俎皇祇衆神感群靈儀陰祀設吉禮施夜
將極時未移祇之體無形象潛泰幽洞忽荒音祇
之出夢若有靈無遠天下毋祇之來遺光景昭若

存終冥冥叶韻上祇之至舉欣欣舞象德歌戎文祇
之坐同歡豫澤雨施化雲布樂八變登教敷物咸
享祇是娛齊既繁侍者肅玉觴進咸穆穆饗嘉泰
飲德馨祚有晉暨群生溢九壤格天庭保萬壽延
億齡

明堂饗神歌四言十

經始明堂享祀匪懈於皇烈考光配上帝赫赫上
帝既高既崇聖考是配明德顯融率土敬職萬方
來祭常于時格保祚永世

齊二郊樂歌

謝超宗

文休明辨天卷之六

十三

按周禮天神也祇用樂不詞而漢以後
取皆得通用可謂畧矣齊雖享國不永而
命黃門郎謝超宗改造而超宗所造又
刪定前代頗延之謝莊之詞故能平備而
無歷代因陋就簡之失然其詞亦有
者故今合而錄之

肅咸樂歌以宋顏延之夕牲歌酌定實出
入奏二郊通用此下六章章四
言十

賁承寶命嚴恭帝緒奄受敷錫升中拓宇亘地
皇隆天作主月域來賓日際今土開元首正禮交
樂舉六典聯事九官列序

引牲樂歌以顏延之夕牲迎送神儀
酌定牲出入奏二郊通用

皇乎敬矣恭事上靈昭教國祀肅肅明明有牲在滌有潔在俎以薦王衷以答神祐陟配在京降德在民奔精望夜高燎佇晨

嘉慶樂歌

增損謝莊詞薦豆呈毛丘奏二郊通用

我恭我享維孟之春以孝以敬止我烝民青壇曉霽翠幙端凝嘉俎重薦蕪籍再升設業設虛俎容王庭肇禋配祀克對上靈

昭韻

日夏樂歌亦刪顏延之辭逆神奏

南郊

維聖饗帝維孝饗親禮行宗祀敬達郊禋金枝中

元休明辨

天卷之六

十四

樹廣樂四陳月御案節星驅扶輪遙輿遠駕曜曜振振聲告成大報受釐元帥

北郊

詔禮崇營敬饗玄時靈正丹帷月肅紫輝社展薦登華風縣凝凝神維戾止鬱葆遙莊昭望歲芬環游辰太穰哉尚禮橫光秉藹

未至樂歌

皇帝入壇東門奏二郊通用

紫壇望靈翠幙佇神率天奉贊整地來賓神貺並介泯祗合祉恭昭鑒享肅先孝祀威藹四靈洞耀三光皇德全被大禮流昌

登歌

凡二章章四言八句皇帝升壇奏

南郊

報惟事天祭實尊靈史正嘉兆神宅崇禎五時昭鬯六宗彝序介丘望塵皇軒肅舉

北郊

佇靈敬享禋肅彝文縣動聲儀薦絜牲分陰祗以貺昭祀式慶九服熙度六農祥正

南郊

文德宣烈樂歌

此下四歌並見樂舞類禮之有序也

元休明辨

天卷之六

十五

武德宣烈樂歌

北郊

地德凱容樂歌

昭德凱容樂歌

嘉祚樂歌

雜言十二句皇帝飲福酒奏二郊通用

嚶嘉禮承休錫盛德符景緯昌華應帝策聖藹耀昌基融祉輝世曆聲正涵月軌書文同日述寶瑞昭神圖靈貺流瑞液我皇崇暉祚重芬冠往籍

昭夏樂歌

凡二章章三言十二句送神奏

南郊

薦饗洽禮樂該神娛展辰旆回洞雲路拂璇階紫
雲鵲青霄開曉皇都顧玉臺留昌德結聖懷

北郊

薦神升享序林淹玉俎停金奏寶旆轉旒駕旋溢
素景鬱紫躋靈心顧留宸睞洽外瀛瑞中縣

昭遠樂歌

四言十二句皇帝
親臨位奏南郊用

天以德隆帝以禮報牲尊俯陳柴幣仰燎事展司
采敬達瑄薌煙贊青昊震颺紫場陳警示策肅志
宗禋禮非物備福唯誠陳

隸幽樂歌

四言十句皇帝
親臨位奏北郊用

文休明辨

天卷之六

十六

后皇嘉定祇玄時慶承帝休圖祇敷敷靈祉匪纂周
序軒朱凝會牲幣芬壇精明佇蓋氣郊調川瑞昌
警岳祥泰計友

休成樂歌

四言十二句皇帝
親臨位奏二郊通用

昭事上祀饗薦具陳回鑾轉翠拂景翊宸綬縣同
敷錫鐘石昭融羽炫深昇簫韶行風肆序輟度肅
禮停文四金聳衛六馭齊輪

梁郊廟明堂雅樂歌

沈約

梁武帝即位之初思古樂命沈約作雅
歌其川之齊歷明堂者數官出入奏後
與三朝同用呈帝出入奏呈雅取詩呈矣

上帝臨下有赫也牲出入奏雅雅取禮記
帝牛必在滌三月也薦毛血奏雅雅取禮記

秋左傳牲於肥也降神之迎送神奏雅
雅取尚書至誠感神也皇帝親臨禮樂奏雅

雅取禮記祭統凡飲五君之爵獻卿
之食福酒亦古獻爵之意也聖王爵獻卿雅

取周禮大宗伯以種祀祀昊天上帝也此
外又有祭歌則各隨所祀而用之給詞雖

乏古調而音律頗諧

俊雅

本三章今取一章錄於蕭門故本類
集郊廟明堂不載此歌而但載於三朝

豈爲此也今存其目以備祭祀之樂云

皇雅

本三章今取一
章錄於蕭門故本類

華蓋拂紫微勾陳繞太一容裔被綖組參差羅罕
畢星回照以爛天行徐且謐

文休明辨

天卷之六

十七

滌雅此四言十四句

將脩盛禮其儀孔熾有膺斯牲國門是置不黎不
猶靡愆靡忌呈肌獻體永言昭事俯保皇德仰綏
靈志百福具膺嘉祥允洎駿奔伊在慶覃遐嗣

雅雅

反本興敬復古昭誠禮容宿設祀事孔明華俎待
獻崇碑麗牲充哉蘭幄肅矣簪纓其贊既啓我豆
既盈庖丁游刃葛盧驗聲多祉攸集景福來并

誠雅

本三章今取一
章錄於蕭門故本類

我有明德馨非秬黍牲玉孔備嘉薦惟旅金懸宿

設和樂具舉禮達幽明敬行樽俎鐘鼓云送遐福是與

獻雅四言六句

神宮肅肅天儀穆穆禮獻既同膺茲釐福我有馨明無愧史祝

禮雅本二章今取一
章四言十四句

盛樂斯舉協徵調宮靈響慶洽祉積化螭八變有序三獻已終坎牲瘞玉酬德報功振垂成呂投壤生風道無虛致事由感通於皇盛烈比祚華嵩

登歌

又休用辨云卷之六

南郊本二章今取一
章三言十句

敬既明禮告成維聖祖主上靈爵已獻壘又盈息羽籥展歌聲倏如在結皇情

北郊本二章今取一
章四言十句

方壇既埽地祇已出盛典弗魯群望咸秩乃升乃獻敬成禮卒靈承無兆神響載謐允矣嘉作其升如日

明堂凡五章章四
言十二句

帝居在震龍德司春開元布澤含和尚仁群居既散歲云陽止飭農分地民粒惟始雕梁繡拱丹楹

玉墀靈威以降百福來綏右青帝

炎光在離火為威德執禮昭訓持衡受則靡草既凋溫風以至嘉薦維旅時羞孔備齋緹在堂笙鏞在下匪惟七百無絕終始右赤帝

鬱彼中壇含靈闡化迴環氣象輪軌綴駕布德焉在四序將收音宮效五飯穆駟駟宅舜居中帝臨外宇升為帝尊降為神主右黃帝

神在秋方帝居西皓允茲金德裁成萬寶鴻來雀化參見火斜幕無玄鳥菊有黃華載列笙磬式陳彝俎靈罔常懷惟德是與右白帝

又休用辨云卷之六

九

德盛乎水玄冥紀節陰降陽騰氣凝象闕謂四時司智莅坎駕職衣玄袞寒圻地晷度迴天悠悠四海駿奔奉職祚我無疆求逢民極右黑帝

宗廟本七章今取二
章四言十句

殷兆玉筐周始郊王於赫文祖基我大梁肇土七十奄有四方帝軒百祀人思未忘求言聖烈祚我無疆

有夏多罪殷人塗炭四海倒懸十室思亂自天命我職凶殄難既躍乃飛言登天漢爰享爰格福祿攸贊

唐冬至祀昊天於圓丘樂歌八章

太宗貞觀二年冬少時刊孝孫既定雅樂至六年始備禮樂世所傳述等分撰樂章其後更造不一而其詞多用儂語無漢人風調音律數首以存一代之制

降神用豫和七言四句

上憲聰命膺會昌盛德殷薦叶辰良景福降兮聖德遠玄化穆兮天曆長

皇帝行用太和四言三章章八句

穆穆我后道應千齡登三處大得一居貞禮唯崇德樂以和聲百神仰止天下文明

登歌真玉帛用肅和

文休明辨 六卷之六 廿

闔陽播氣甄曜垂明有赫圓宰深仁曲成日麗蒼璧煙開紫營聿遵虔享式降鴻禎

迎俎入用雍和

欽惟大帝載仰皇穹始命田燭爰啓郊宮雲門駭聽雷鼓鳴空神其介祀景祚斯融

酌獻飲福用壽和四言四句

人音斯奏三獻畢陳寶祚惟永暉光日新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四言四句

疊璧凝影皇壇路編珠流彩帝郊前已奏黃鍾歌大呂還符寶曆祚昌年

武舞作用凱安五言八句

昔在炎運終中華亂無象鄭郊赤鳥見卬山黑雲上大賚下周車禁暴開殷網幽明同叶贊非祚齊天壤

送神用豫和四言七言

歌奏畢兮禮獻終酬六龍馭兮神將昇明德感兮非忝授降福簡兮祚休徵

唐夏至祭皇地祇於方丘樂歌八章

撰人闕此詞亦諸

迎神用順和五言八句

文休明辨 六卷之六 二一

萬物資以化文泰屬昇平易從業惟簡得一道斯寧具儀光玉帛送舞變成英黍稷良非貴明德信惟馨

皇帝行用太和四言四章章八句

登歌真玉帛用肅和四言四章章八句

至矣坤德皇哉地祇開元統紐合大承規九宮肅列六典相儀永言配命長保無虧

迎俎用和雍和

柔而能方直而能敬厚載以德大亨以正有滌斯恡有馨斯盛對介茲景福祚我休慶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詞同冬至圖立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七言

玉帛牲牷分薦享羽旄干戚遞成容一德惟寧兩儀泰三才保合四時邕

武舞作用凱安詞同冬至圖立

送神用順和四言

陰祇叶贊厚載方貞牲幣具舉簫管備成其豐惟肅其德惟明神之聽矣式鑒虔誠

唐玄宗祭皇地祇於汾陰樂歌

按圖立方丘祭天地之正禮也漢武帝信方士之說乃祭於甘泉汾陰而後世或踵

文休明辨天卷之六

廿二

行之皆非禮矣特以此詞頒得周禮六律五音互變之義故錄之又按文粹作唐宗造玄宗特因而用之

迎神用順和林鍾以下各再變凡

林鍾為宮

韓思復

太樂仰暢殷薦明神一降通感八變必臻有求斯應無德不親降靈醉止休徵萬人

太簇為角

盧從愿

坤元載物陽樂發生播殖資始品彙咸亨列俎蒸布方壇砥平神歆裡祀后德惟明

姑洗為徵

劉晃一作見

大君出震有事郊裡齋戒既肅馨香畢陳樂和禮備候暖風春恭惟降福實賴明神

南呂為羽

韓休

於穆濬哲維清緝熙肅事昭配永言孝思滌濯靜嘉馨香在茲神之聽之用受福釐

皇帝行用太和黃鍾宮此下七章章四言八句

王駿

於穆聖皇六葉重光太原刻頌后土疏場寶鼎呈符歆雲降一作祥禮樂備矣降福穰穰

登歌真玉帛用肅和黃鍾宮此下七章章四言八句

文休明辨天卷之六

廿三

崔玄暉

聿脩嚴祀展事禮宗祥符寶鼎禮備黃琮祝詞以信明德惟聰介茲景福永末無窮

迎俎用雍和黃鍾均之

賈曾

蠲我漸饒潔我膋蕝有豆孔碩為羞既臧至誠無昧精意惟芳神其醉止欣欣樂康

酌獻飲福用壽和黃鍾宮

蘇頌

禮物斯備樂章乃陳誰其作主皇考聖真對越在天聖明佐神宵然汾上厚澤如春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太和

何鸞

樂奏云闕禮章載虔禋宗于地昭格于天惟馨薦
矣既醉歆焉神之降福永求萬年

武舞用凱安黃鍾均之 蔣挺

維歲之吉維辰之良聖君綏冕肅事壇場大禮已
備大樂斯張神具醉止降福無疆

送神用順和 源光裕

方丘既膳嘉饗載謐齊敬畢誠陶匏賁質秀簋豐
薦芳俎盈實永求福流其昇如日

宋郊祀樂章

又休明辨 卷之六 二四

宋初郊祀承前代之制命翰林學士黃徹撰
撰南郊八曲降神用高安皇帝升降用
安奠玉帛用高安奉頌用豐安酌獻用
安飲福用禮安亞終二祿用正安達饌用
用高安真宗咸平中親郊更撰其詞至仁
宗景祐中哲宗元符中徽宗政和中高宗
建炎初更續不一紹興中御製樂章及
命大臣與兩制儒館之士一新撰述儀節
詳備皇帝入中壇用乾安降神用景安
洗升壇亦並用乾安天帝地祇位莫玉帛
並用嘉安太祖位莫玉帛用廣安太宗位
莫玉帛用化安降壇位亦並用乾安奉
組用豐安奉誥盤九舞升壇亦並用乾安
天帝位酌獻用禮安地祇位酌獻用禮安
太祖位酌獻用禮安太宗位酌獻用禮安
還位入小次亦並用乾安文舞武舞進
亞獻終獻並用正安出小次位酌獻用
降壇亦並用乾安飲福亦並用乾安還位
用乾安飲豆用禮安送神用景安望燎望
座還大次亦並用乾安還內用景安次凡三

十出寧宗朝更造二十九曲其詞多主於
理而風格音調又出唐人之下故不備錄
特取其美
勝者列之

降神景安高宗紹興中撰此
下六章章四言八句

陽動黃宮日旋南極天門蕩蕩百神受職爰熙紫
壇煩黃殊色神哉沛來蓋親有德

降壇乾安此與下章並
寧宗朝撰

天容澄謐景氣晏和瓊竿薦醇銷璆叶歌帝降庭
止夜其如何神助之休宜爾衆多

終獻正安

敬事天地升僭祖宗陳盥于三介觴之重秉德翼

又休明辨 卷之六 二五

翼有來雍雍相予祀事福嘏日濬

送神景安高宗紹
興中撰

九霄眇邈神不可求何以降之監德之脩三獻備
成神不可留何以送之保天之休

詣望燎位乾安此與下章並
寧宗朝撰

莫神乎天陽嘘而生日月星辰皆乾之精肆求厥
類與陽俱升眈燎于壇展也大成

詣望座位乾安

地戴萬物陰翕而成山嶽河瀆皆坤之靈克肖其
象與陰俱凝眈座于坎思求厥成

唐祈穀于南郊樂歌

褚遂良

按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
上帝左傳載孟獻子之言曰啓蟄而後
祈穀也鄭玄曲禮傳書乃云正月之郊爲
大報天不知大報之郊在十一月也又云
夏止之郊祭感生帝不知上帝即昊天
上帝未聞有感生帝之說也又云郊而
祈穀奉合二說而一之不知春郊之事爲
祈穀也其是以齊梁陳數百年之久未行
也及此齊肅焉識見初開始其說行之
隋及唐宋因而不廢然玄之說猶謂上帝
即感生帝因而不廢然玄之說猶謂上帝
生帝又復分爲兩祀是具其心亦知祈
穀之爲止祀禮不可廢持奉玄之說而增
祀感生帝耳苟有誠者廢而止之一言可
決惜乎其不能也又謂祈穀配以前漢
而宋人以太宗配恐亦非禮今姑錄唐宋

文休明辨 卷之六

二六

祈穀樂歌以備一禮而感生之樂
則前而不載伴作禮樂者有考焉

降神用豫和 詞同丘

皇帝行用太和 詞同丘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此下二章章

履艮斯繩居中體正龍運垂祉昭符啓聖式事嚴

禋聿懷嘉慶惟帝永錫時皇休命

迎俎用雍和

殷薦乘春太壇臨曙八簋盈和六瑚登御嘉稷匪

飲德馨斯飫祝嘏無易靈心有豫

皇帝酌獻飲福酒用壽和 詞同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七言

玉帛犧牲申敬享金絲鍼羽盛音容庶俾億齡提
景福長欣萬寓洽時邕

武舞用凱安 詞同丘

送神用豫和 詞同丘

宋高宗祈穀樂歌 凡八章章 撰人闕

降神用景安 詞同丘

盥洗用乾安 此與下二章

帝顧明德監于克誠齋戒滌濯式示潔清郊丘合

祛享意必精既盥而薦熙事備成

文休明辨 卷之六

二七

升壇用乾安

帝臨崇壇媼神其從稽古合祛並侑神宗升階奠

玉誠意感通貺施鼎來受福無窮

上帝位奠玉帛用嘉安 徽宗

上穹昊天日星垂曜臨臨下土王國是保維玉與

帛寅恭昭報永左右之欽若至道

太宗位奠幣用宗安

於穆思文克配上帝洞選休成遵揚嚴衛祇薦明

誠肅陳量幣享茲吉錫中錫來裔

還位用乾安 此與下章

克昭王業命成昊天泰時裡燎八陛惟闡肅然威儀登降周旋是謂精享神監吉蠲

奉俎用豐安

至大惟天云何稱德展誠致薦牲用博碩誠以牲寓帝由誠格居歆降祥時萬時億

上帝位酌獻用嘉安

三陽肇新萬物資始精誠祈天其聽斯邇願均兩暘田疇之喜如坻如京以備百禮

太宗位酌獻用德安

天錫勇智允惟太宗功隆德盛與帝比崇禮嚴陟文休明辨

配誠達精衷尚其錫祉歲以饗豐

齊寧祭樂歌

謝朓

按齊寧有二月令仲夏大雩亦左傳曰雩見而雩蓋龍見乃建巳之月陽亢之時陰

氣難達故雩祀作焉此雩也周禮司巫氏大旱則帥巫而舞雩蓋小旱則祈於小

神如社稷之屬早甚乃大雩而此早雩也其並祀五帝則本鄭玄所云雩祀五精

之帝也齊明帝建武二年早雩何休之建

議以爲武帝既配方精于明堂則今亦宜

否也其後並祀配饗紛紛不一則齊寧

之矣今其樂歌存焉姑錄之其五

帝聖則別有論說以後明堂篇中

迎神歌凡八解解三言四句解

清明暢禮樂新候龍景選貞辰解陽律亢陰軌伏

耕下土荐種稷祀宸儀警王度宣澹雲漢望昊天

解三張盛樂奏雲儷集五精延帝祖解四寧有飄縈有

秩和鬯芬圭瓚秘廟靈之來帝閣開車煜燿吹徘徊

解六解停龍轡徧觀此東雨飛祥雲靡七壇可臨奠

可款對毗社鑒皇心解八

世祖武皇帝歌凡三解解

濬哲維祖長發其武帝出自震直光御寓七德攸

宣九疇咸叙靜難荆衡凝威靈浦解一林口丕承夕

惕刑政化一車書德馨盛紉去昭星夜景非雲

曉慶衢室成陰璧木如鏡解二曜元玉帛樂被匏絃

於鏗在詠陟配於天自宮徂兆靡愛牲牲我將我

享未作豐年解三

青帝歌凡三解解

營翼日鳥殷霄凝冰泮玄蟄昭一景陽陽風習習

女夷歌東皇集解一奠春酒秉青珪命用祖澄群黎

解三

赤帝歌凡三解解

惟此剪德德恢台兩龍在御炎精來一火景方中

南訛秩靡草云黃含桃實解二族雲蒼鬱溫風扇興

雨祁祁黍苗遍解二

黃帝歌 凡三解七

稟火自高明毓金挺剛克涼燠資成化群方載厚
德解陽季句萌達炎徂澤暑融商慕百工止歲極
凌陰冲解二泉流疏已清原隰甸已平咸言祚惟億
敦民保高京解三

白帝歌 凡三解解

帝說于允執矩固斯藏百川收滌精景應金方解
嘉樹離披榆闔命鳥賓夜月如霜金風方嬈嬈解
商陰肅殺萬寶咸亦道勞哉望歲場功冀可收解三

黑帝歌 凡三解解

文帝明辨 天卷之六

三下

白日短玄夜深招搖轉移太陰霜鍾鳴冥陵起星
迴天月窮紀解聽嚴風來不息望玄雲黝無色曾
冰裂積羽幽飛雪至天山側解二關梁閉方不巡合
國吹饗蜡賓統微陽究終始百禮洽萬祚臻解三

送神歌 凡三解解

敬如在禮將周神之駕不少留解一躍龍鑣轉金蓋
紛上馳雲之外解二警七曜詔八神排闥闔度天津
解有滄興膚寸積雨冥冥又終夕解四伴棲檻維萬
箱皇情暢景命昌解五

隋寧祭誠夏歌 七言

撰人闕

朱明啓候時載陽肅若舊典延五方嘉薦以陳盛
樂奏氣序和平資靈祐公田既雨私亦濡民殷俗
富政化敷

唐寧祭樂歌 貞觀中造

撰人闕

降神用豫和 詞同冬

皇帝行用太和 詞同冬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此下二章章

朱鳥開辰蒼龍啓映大帝昭饗群生長敬禮備懷
柔功宣舞詠句液應序年祥叶慶

迎俎用雍和

文帝明辨 天卷之六

卅一

糾筵分彩瑤圖吐絢風管晨凝雲歌曉轉肅事蘋
藻虔申桂奠百穀斯登萬箱攸薦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 詞同冬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此言

鳳曲登歌調令序龍雩集舞泛祥風綵毳雲迴昭
睿德朱干電發表神功

武舞用凱安 詞同冬

送神用豫和 詞同冬

宋明堂歌

謝莊

按周制祀上帝于明堂而以文王配之蓋以周仁祭天其禮極簡未足以盡其意之

委曲放於季秋後有大賢之禮焉帝即天
也不曰天而曰帝親之也故以文王配也
我將之詩則其樂秋也後世因之故有明
堂之祭然晉時樂制二郊明堂得以通用
似未得周公制禮之意至宋明帝使劉莊
造明堂歌始得專用且其儀節先後有序
亦一代之美制也故錄之但其並祀五帝
則惑於注疏而然然自漢以來已有此誤
尙何責於宋乎至若其詞
尤有可議則別論於後云

迎神歌三言十二句

地紐謐乾樞回華蓋動紫微開旌蔽日車若雲駕
六氣乘絢縕曄帝京輝天邑聖祖降五靈集構瑤
祀聳珠簾漢拂幌月樓檐舞綴暢鐘石融駐飛景
鬱行風懋榮盛潔牲牲百禮肅群司虔皇德迷大

文帝明辨卷之六

三二

孝昌貫九幽洞三光神之安解玉鑾景福至萬寓
歡

登歌四言十句

雍臺辨朔澤官練辰潔火夕照明水朝陳六瑚貴
室八羽華庭昭事先聖懷濡上靈肆夏戒敬升歌
發德永固鴻基以綏萬國

太祖文皇帝歌依周頌體雜言二十句

維天爲大維聖祖是則辰居萬寓綴塗下國內靈
八輔外光四瀛蒿宮仰蓋日館希旌複殿留景重
檐結風括胡一作楓接綿達嚮承虹設業設虛在王

庭肇禋祀克配乎靈我將我享維孟之春以孝以
敬以立我烝民

青帝歌三言依小數十二句

驂映夕駟照晨靈乘震司青舂鴈將向言向桐始
蕤柔一作風舞暄光遲萌動達萬品新潤無際澤
無垠

赤帝歌七言依火數六句

龍精初見大火中朱光北至圭景同帝在在離實
司衡水雨方降木槿榮庶物盛長咸敷阜恩覃四
宜被九有

文帝明辨卷之六

三三

黃帝歌五言依土數十二句

履良宅中寓司繩御四方裁化遍寒燠布政周炎
涼景麗條可結霜明冰川折凱風扇朱辰白雲流
素節分至乘經晷啓閉集恒度帝運緝萬有皇靈
澄國步

白帝歌九言依金數六句

百川如鏡天地爽且明雲冲氣舉盛德在素精木
葉初下洞庭始揚波夜光徹地翻霜照懸河庶
收成歲功行欲寧決地奉渥聲宇承秋靈

黑帝歌六言依水數十二句

歲月既晏方馳靈乘坎德司規玄雲合晦島路白

雲繁亘天涯雷在地時未光飭國典開闢樂四節

遍萬物假福九域祚八鄉晨晷促夕漏延太陰極

微陽宣鵲將巢冰已解氣濡水風動泉按此五

祀青陽朱明西靈玄冥四時而增黃帝以爲五也

世俗通稱爲五郊漢詞皆四言其行數以爲五也

詞則自莊始也梁蕭子顯曰洪範五行一曰水二

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月令木數入火數上

土數五全數九水數六火數七西方有木三土五

故數入南方有火二土五故數七西方有木三土五

言信土三言得火五言得水七言得金九言得木一

言得洪範不數用三則應水一火二金四也若依

月令金九水六則應木八火七也竊料莊之意必

以洪範一二之數言不成文故有假然使兩言

並進於聖無害於言以教立言爲何難也且九言

又休明辨 天卷之六 三四

一可實爲兩言矣嘗讀古詩入言如胡曉爾也

懸額今九言如四之口其益益然若此則其

然成章而莊六言如玄冥合爲鳥路以下其

已三言強合而爲六言固有大言近世自爲一

體耳可微而爲之而莊已不能矣況九言乎又

莊歌莊自謂依周頌而然則頌我將祀文王

雅一而五言一句七言餘皆四言而已莊詞亦

定句不知何以云依周頌而爲之也其後南齊

魏季季五帝歌因其體不識其弊勢使然也今

送神歌 三言二

縕禮容餘樂度靈方留景欲暮開九重肅五達鳳
參差龍已沫雲既動河既梁萬里照四空香神之
車歸清都瑤庭寂玉殿虛摩化凝孝風熾顧靈心

結皇思 去

隋五郊樂歌辭

按五郊者祀五方之神也其神既以帝攝

故其祭亦以如神即青帝赤帝黃帝白帝

黑帝也隋高祖仁壽元年詔牛弘卿言

許善心虞世基等改其樂詞其祀園

丘皇位入至版位及迎送神奏初獻

大皇帝受玉帛登歌亦奏昭夏初獻

復位亦奏皇夏初獻五郊迎送神登歌

位同而五帝歌則各從其方之音今考其

詞與前代不相上下而五帝歌用其方音

錄之凡五章已四言十二句

青帝歌角音

震宮初動木德維仁龍精戒旦鳥曆司春陽光照

又休明辨 天卷之六 廿五

物溫氣先導嚴處載驚膏田已冒犧牲豐潔金石

和聲懷柔備禮明德惟馨

赤帝歌徵音

長嬴開序炎上爲德執禮司衡持衡御國重離得

位芒種在時含櫻薦實木槿垂絳慶賞既行高明

可處順時立祭事昭福舉

黃帝歌宮音

爰稼作土順位稱坤孕金成德履艮爲尊黃本內

色官實聲始萬物資生四時成紀靈壇汛掃盛樂

高張威儀孔備福優無疆

白帝歌商音

西成肇節盛德在秋三農稍已九穀行收金氣肅
殺商威颺戾巖風鼓莖繁霜隕蒂厲兵結暴敕法
慎刑明神降嘏國步惟寧

黑帝歌羽音

玄英啓候冥陵初起虹藏於天雉化於水巖關重
閉星迴日窮黃鍾動律廣莫生風玄樽示本天產
惟質恩覃外區福流京室以上各一章章

隋朝日夕月誠夏歌各一章章

撰人闕

文帝明辨天卷之六

三六

朝日

扶木上朝暎嵒山沈暮景寒來遊暑促暑至馳輝
末時和合璧耀俗泰重輪明執主盡昭事服冕
虔誠

夕月

澄暉囑地域流曜鏡天儀曆草隨弦長味怡遂望
虧成形表蟾光竊藥資王母西郊禮既成幽壙福
惟厚

唐朝日樂歌貞觀中造

撰人闕

降神用豫和詞同冬

皇帝行用太和詞同冬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此下二章章

惟聖格天惟明饗日帝郊肆類王官戒吉珪奠春
舒鍾歌曉溢禮云克備斯文有秩

迎俎用雍和

晨儀式薦明祀惟光神物爰止靈暉載揚玄端肅
事紫幄興祥福履攸假於昭令王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詞同冬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詞同冬

崇牙樹羽延訓露旋宮扣律掩承雲誕敷懿德昭

文帝明辨天卷之六

三七

神武載集豐功表睿文

武舞用凱安詞同冬

送神用豫和詞同冬

唐夕月樂歌貞觀中造

撰人闕

降神用豫和詞同冬

皇帝行用太和詞同冬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此下二章章

測妙爲神通微曰聖坎祀貽則郊裡展敬璧薦登
光金歌動映以載嘉德以流曾慶

迎俎用雍和

肅晨爭舉天宗禮闕夜典涼秋陰明湛夕有醑斯
旨有牲斯碩穰穰其暉穰穰是積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詞同冬至圓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四言

合吹八風金奏動分容萬舞玉鞘驚詞昭茂典光

前烈夕曜乘功表盛明

武舞用凱安詞同冬至圓丘

送神用豫和詞同冬至圓丘

宋高宗朝日樂歌

撰人闕

按宋史載真宗景德中朝日夕月歌各三章徽宗大觀中夕月歌四章高宗紹興中

又休明辨 天卷之六

廿八

朝日夕月歌各十章則高宗便節備矣故今錄之不必論其詞之高下也

四言

降神用高安

圓鍾為宮

玄鳥既至序屬春分朝于太陽厥典備存載嚴大

采示民有尊揚光下燭煜燐東門

黃鍾為角

升暉麗天陽德之母率無頗偏兼燭下土恭事崇

壇禮樂具舉頌御六龍裴回容與

太簇為徵

周祀及闡漢制中營脗繫是屆禮神以兄我潔斯
璧我肥斯牲神兮燕享鑒觀孔明

姑洗為羽

屹爾王宮泛臨翊翊惠此萬方豈唯五色以脩陽
政以冒地德雲景杳冥施祥無極

初獻升殿用正安

天宇四簫嘉壇聿崇肅祇嚴祀登降有容仰瞻靈
曜位居其中既安既妥沛哉豐融

真玉幣用嘉安

物之備矣以交於神特惟炎精不忘顧歆經緯之

又休明辨 天卷之六

卅九

文璆琳之質燦然相輝其儀秩秩

奉俎用豐安

扶桑朝暾和氣胙飭奉此牲牢為俎孔碩芬馨進
聞介我黍稷所將以誠茲用享德

酌獻用嘉安

匏爵斯陳百味旨酒酌以獻之再拜稽首鍾鼓在
列靈方安留眷然嘉薦維時之休

亞終獻用文安

禮登沃盥誠意肅將包茅是縮奠畢重觴煥矣情
文既具醉止熙事備成靈其有喜

送神用理安

義和駕兮其容杲杲將安之兮言歸黃道光赫萬物無古無今人君之表咸仰照臨

宋高宗夕月樂歌凡計章祀 撰人闕

降神用高安

園鍾為宮

金行告道玉律分秋禮藏暗闢西郊祀事脩精意潛達求孚于休神之聽之爰格飈旂

黃鍾為角

時維秋仲夜寂天清實嚴妙事用荅陰靈壇壝斯

又休明辨 卷之六

四十

設黍稷維馨雲車來下庶歆厥誠

太簇為徵

邇日著明麗天作配潔誠以祠禮行肅拜光凝冕服氣肅環珮庶幾昭格祗而不懈

姑洗為羽

穆穆流輝太陰之精盈虧靡忒寒暑以均克禋克祀揆日涓辰牲碩酒旨來燕來寧

升殿用正安

荷歟崇基右平左城祗率典常屆茲秋夕陟降維寅威儀抑抑其神鑒觀穰簡是集

奠玉幣用嘉安

少采陳儀實曰坎祭禮備樂舉嚴恭將事予以奠之嘉玉量幣神兮昭受陰陽萬彙

奉俎用豐安

穀旦其差有牲在滌工祝致告為俎孔碩膋饗是期祚我明德備茲孝欽式和民則

酌獻用嘉安

白藏有序享維其時躬即明壇禮惟載祗斟以瑤爵神靈燕娛歆馨顧德錫我蕃釐

亞終獻用文安

又休明辨 卷之六

四一

肅雍嚴祀聖治昭彰清酒既載或肆或將禮匪三獻終然允臧其辟止其樂且康

送神用理安

歌奏云闕式禮莫愆以我齊明罄其吉蠲神保聿歸降康自天蘿圖永固億萬斯年

宋祀司中司命樂歌

撰人闕

按宋史載此歌而不及司中司命神位史記纂錄首文耳實非有缺也凡五章章四句

迎神用欣安

冠峨峨兮服章粲粲靈來下兮進止委蛇我涓我

壇我潔我俎降輿卻旌於茲享御詩未字今波乳
有聖字宜當
叫上聲

升降用欽安

紳綏舒舒佩環鏗鏗陟降上下壇燎光明有盟于
壘有悅于中不吳不敖庶以安神

奠幣用容安

我誠既潔我豆既豐神來降斯有儼其容薦此嘉
幣肅乚雍雍何以侑之於樂鼓鐘

酌獻用雍安

酌茲吉酒既盈且芬式用來歆衍衍熏熏何以寧

天依明養 天全上六

四二

神薦有嘉筵何以錫民曰惟豐年

送神用欣安

雲兮飄飄風兮稜稜颺馭反空杲日來昇歸旆揚
揚衆樂鏘鏘我神式懽思我嘉祥以上日
月星辰

唐祀風師樂歌玄天寶中 包佶

迎神此下三章章
四言八句

太皞御氣句芒肇功蒼龍青旗爰候祥風律以和
應神以感通鼎俎脩饗時惟禮崇

奠幣登歌

旨酒告潔青蘋應候禮陳瑤幣樂獻金奏彈絃自

昔鮮凍維舊仰瞻盼嚮群祥來湊

迎俎酌獻

德盛昭臨迎拜異方爰候發生式薦馨香酌醴具
舉工歌再揚神歆八律恩降百祥

亞獻終獻八言

簪蕤備玉帛陳風動物樂感神三獻終百神臻草
木榮天下春

送神七言
八句

微穆敷華能應節飄揚發彩宜行慶送迎靈駕神
心饗跪拜靈壇禮容盛氣和草木發萌芽德暢禽

天依明養 天全上六

四三

魚遂翔泳永望翠蓋逐流雲自茲率土調春令

宋祭風師樂歌九言八句 撰人闕

迎神用欣安此下二章章
四言八句

夫物絪縕神氣撓之誰歟其司維南之箕俶哉明
庶我祀維時我心孔勞神其下來叶音

洗升降用欽安

神哉沛矣厥靈載揚乚靈如何剡剡皇皇我其承
之繩繩齊莊往從鬱人爰俠斯芳

奠幣用容安此下三章章
四言八句

育我嘉生神惠是仰載致斯幣庶幾用享鼓之舞

之式繁爾神錫福無疆佑此下民

初酌獻用雍安

樂興中造

我求於神無臭無聲神之燕享惟時專精大磬在列
燂燎在庭侑我桂酒娛其以聽

亞終獻用雍安

樂寧中造

栗栗壇坫載是豆觴醇烈氤氲普薦芬芳酌之維
宜獻之維時民有報侑靈用安之

送神用欣安

樂興中造

荃其止乎秘乚其容奄橫四海蹇莫之窮時不驟
得禮焉有終荃其行乎余心懔懔

天卷之六

四四

祀雨師樂歌

玄宗天寶中造九五章

包佶

迎神

此下三章章四言八句

陟降左右誠達幽圓
當作作解之功樂維有年雲
駢戾止灑露飄煙惟馨展禮爰列豆籩

奠幣登歌

歲正朱明禮布元制維樂能感與神合契陰霧離
披靈馭搖裔膏澤之慶期於稔歲

迎俎酌獻

陽開幽塾躬奉鬱鬱禮備節應震來靈降動植求
聲飛沈允望時康氣茂惟神之貺

亞獻終獻

三篇

奠既備獻將終神行令瑞飛空迎乾德祈歲功乘
煙燎儼從風

送神

七篇

整駕昇車望寥廓垂陰薦祉蕩昏氛饗時靈既俊
如在樂罷餘聲遙可聞飲福陳誠禮容備敬俎終
獻曙光分跪拜臨壇結空想年年應節候泂雲

宋高宗祭雨師雷師樂歌

元七章章四言八句

撰人闕

迎神用欣安

天卷之六

四五

衆萬之託動之潤之昭格孔時維神之依洽然後
先肆我有顧是邪非邪紛其來下

叶未詩

初獻盥洗升降用欽安

言言祠宮爰考我禮維西有壘維東有洗爰絜爰
滌載薦其醴神在何斯匪遠具邇

奠幣用容安

需兮隱兮蹶其陰威相我有終胡寧不知我幣有
陳我砥斯珪豈唯有陳于以奠之

初酌獻用雍安

山川出雲裔裔而縷載靈載濠其德迺溥自古有

年胡然祖無簡我觴無怠我祖

瞻彼南山有虺其出維蟄之禽維鵠之息眷焉顧

饗在夏之日觴豆匪報皇恩忘德

亞終獻用維安

作解之德形聲一兮爰張獻匱則三兮

我興有假云胡有私下王是冒底其遠而

送神用欣安

陰旄載旋鼓車其鞭問神安歸冥然有正

命祀事孔蠲其臨其歸億萬斯年

文雅明辨

四六

文體明辯卷之六

文體明辯卷之七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樂府二

祭祀樂歌辭下

宋高宗祀嶽鎮海瀆樂歌

撰人闕

東方

迎神用凝安

帝奠九壺孰匪我疆繫我東土山川相望

孔時肅雍不忘樂峨濠鴻郁哉洋洋

文雅明辨

初獻盥洗升降用同安

青陽肇開祀事孔飭鬱人贊既其馨苾苾敬爾威

儀亦孔之則神之格思無我有歎

奠玉幣用明安

司曆告時惟孟之春爰舉時祀旅于有神鼓鐘既

設珪帛具陳阜蕃厥物以福我民

初酌獻用成安

巖巖天齊自古在昔膚寸之雲四方其澤惟時東

作祀事迺飭惠我無疆恩霑動植

惟山有鎮雄於其方東孰爲雄于沂之疆祀事有

時爰舉舊章我望匪遙庶幾燕饗平聲○右

瀕洞鴻濛天與無極導納江漢節宣南北順助其

功善下惟德我祀孔時以介景福明必益文○右東海位

我祀伊何于彼長淮導源桐栢委注蓬萊扞齊護

楚宣威示懷豆籩列陳亦孔之偕右東海位

亞終獻用成安明同

我祀孔肅神其安番客與裴回若止若浮治此重

觴申以百羞無我敦遺萬邦之休

送神用凝安

蹇兮紛紛神實矣止以飲以食以享以祀明

冥神亦歸止以醉以飽以錫爾祉

南方

迎神用凝安

朱明盛長我祀用飭厥祀伊河山川咸秩如將見

之繩繩齊栗神哉沛兮逍遙來格

初獻盥洗升降用同安

爰熙嘉壇揭虔忘祀鬱人沃盥贊我裸事于降于

登以作以止莫不肅雍告靈饗矣

奠玉幣用明安

我祀我享儀物孔周一純斯舉二精聿脩璞兮其

溫絲兮其紆音浮是薦潔饗神兮晉安

初酌獻用成安

神曰司天居南之衡位焉則帝于以奠方南訛秩

事望禮有常庶幾嘉虞介福無疆右南海位

維南有山于彼會稽作鎮在昔神則司之厥有舊

典以祀以時百味維旨靈其燕娛右南海位

維水善下利物曰功逶迤百川誰歟朝宗蕩蕩大

受於焉會同膺蕭列陳以答鴻深右南海位

四瀆之利經營中國南曰大江險兮天設右南海位

爾有神隄其廟食望秩孔時我心翼翼右南海位

文休明辨卷之二

亞終獻用成安明同

神之游兮洋洋對越濬乎容與盼蠶斯答九奏既

備八音攸節重觴申陳百禮以洽

送神用凝安

薦徹豆籩熙事備成靈兮將歸羽旄紛紜飄其近

矣浮空薈雲悵然顧瞻有撫懷心

中央

迎神用凝安

天作高山屹然中峙經營厥宇萬億咸遂火熙土

王爰舉時祀繩繩宣延彷彿來止

初獻盥洗升降用同安

思來感格肅雍不忘禮儀既備濟濟躊躇絜蠲致敬往薦其芳交苦有承神兮孔饗科平

奠玉幣用明安

練日有望高靈來下何以告誠心惟物假有能斯實有寶斯藉于以奠之神光燭夜

初酌獻用成安

與天齊極伊嵩之高顯靈効典神休孔昭飭我祀事實俎鸞膺以侑旨酒其馨有椒右中微高山位

禹畫九州河內曰冀霍山崇崇作鎮積勢我祀如

文休明辨 卷之七

四

何百末旨味永神燕娛諸神畢至右中微霍山位

亞終獻用成安並同

禮樂既成肅容有常奄留逍遙申畢重觴仰臚所求降福滂洋師象山則以況皇章

送神用凝安

虞至旦兮靈亦有喜蹇厖驤兮象輿已轡粥音送兮靈聿歸矣長無極兮錫我以祉

西方

迎神用凝安

有岌斯安有涵斯洽聿相厥成允祀是答爰飭迺

奏迺奏既協於昭降止是遵是接

初獻盥洗升降用同安

靡實不新靡陳不濯人之弗蠲矧敢將酌載晞之悅載濡之勺洗儀告備陟降時若

奠明玉幣用明安

彼林有蕝音池祭山彼澤有沈倚與西望弗弗弗淫迺追斯邸迺愴斯尋邛禮既卒是用是歆

初酌獻用成安

屹削厥方風雲斯所陰邑有宮恤恤侯侯清酤在尊靈眷在下于俎獻兮則莫我吐右西山位華山位

文休明辨 卷之七

五

維吳崇崇于汧之西瞻彼有隴赫赫不迷克禋于

嶽我酌椒齊於凡有旅祗公維躋右西山位吳山位

奄浸坤軸滋殖其瀦而典斯稽有陞有墮弗替時

舉元暉斯酌胡先于河實委之會右西山位海位

自彼崑墟于以潜流念茲誕濶豈候不猶在昔中

府暨海聿脩迺既望止神保先旨右西山位河位

亞終獻用成安並同

肅肅其儀既旨既溢治其畢酌偏茲博碩祀事既遂不敢許射精神或醉止我心斯懌

送神用凝安

迺羞既徹迺奏及闕無餽斯俎式聽致謁不蹇不

北方

迎神用凝安

我土綿綿孰匪疆理維時幽都匪日隄只滌哉良
月朔風其同曷阻曷深其亦來降叶胡公久

初獻盥洗升降用同安

壽官輝煌聿脩時祀續其臨矣吉蠲以埃居乎昂
昂行乎遂遂敬爾攸司展采錯事

奠玉幣用明安

文休明辨 卷之七

六

相子陰威厥功浩浩一歲之功何以爲報府有珪
幣我其敢私肅肅孔懷予以將之

初酌獻用成安

瞻彼芒芒曰北之常既高既厚迺紀迺綱薦鬯伊
始靈示孔將玄服鐵駕覽此下方右此微恒山位

赫赫作鎮幽鎮之垂蕪福我民食哉且宜克配彼

嶽有嚴等衰音衰猶言等差益我灌禮其敢不祗右此微

位山

八裔皆水此一會同云云天墟洞蕩洪濛至哉維
坎不有斯功所佚伊何黃流在中右此微

水星之精播液發靈不脅于河既介以清翼翼盥
薦椒糈芬馨載止載晉爰弭翠旌右北清

亞終獻用成安叶何

俎豆紛披金石繁會脩以貳尊匪瀆匪怠我儀既
周我心孔戒儆兮容與彷彿如在

送神用凝安

靈既醉飽禮斯徹兮靈亦樂康樂斯闕兮雲征蹇
舉不可尼也止今薦福錫祉曷有極兮右山

隋社稷誠夏歌凡四章章四言八句 撰人闕

春祈

文休明辨 卷之七

七

厚地開靈方壇崇祀達以風露樹之松梓勾萌既
甲芟柞伊始恭祈稔盛載膺休祉右社歌

粒食興教播厥有先導神致潔報本惟虔瞻榆束
耒望杏開田方憑戲福佇詠豐年右稷歌

秋報

北墉申禮單出表誠豐穰入薦華樂在庭原隰既
平泉流又清如雲已望高廩斯盈右社歌

民天務急農亦勸止或茲或庶惟豐惟芑涼民戒
時歲云秋矣物成則報功施必祀右稷歌

唐祭太社樂歌

撰人闕

神貞說中魏徵等奉詔造太社樂依其
迎神詞詞夏至方立送神詞同冬至同

左而太樂舊有迎送神二
歌今合而歸之九五章

迎神北下三章舊詞

烈山有子后土有臣播種百穀濟育兆人春官緝

禮宗伯司禋戊爲吉日迎享茲辰

皇帝行用太和同圓冬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后土凝德神功叶契九域底平兩儀交際戊期應

序陰墉展幣靈車少留俯歆樽桂

迎俎用雍和

文休明辨天卷之七

美報崇本嚴恭後事受露疏壇承風啓地紫案登

俎醇犧入饋介福遠流羣生畢遂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同冬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同冬

坤道發生敷九稼陰陽乘仁暢八埏緯武經文陶

景化登祥薦祉啓豐年

武舞用凱安同冬

迎神同冬

告祥式就酬功載畢親地尊天禮文經術貺徵令

序福流初日神馭爰歸祠官其出

宋高宗祀太社穆樂歌七十七卷章

撰人闕

迎神用寧安

函鍾爲宮

五祀之本社稷有嚴茲作伊始夫敢不虔吉日維

成式薦豆籩神其來格用介有年右春

功烈在民誕受露雨良耜既歌乃揚帳舞是奉是

尊厚禮斯舉相其豐年多稌多黍古秋社

太簇爲角

是尊是奉茲率傳章樂音純繹薦溢圓方情文備

文休明辨天卷之七

矣神其迪嘗求觀錫羨多穠懷穰

姑洗爲徵

殺資土養民賴穀生功利之博莫之與京式嚴祀

壇因物薦誠禮具樂奏惟神顧歆

南呂爲羽

國主社稷時祀有常肅若舊典報本不忘榮盛豐

潔歌吟青黃尊神倏來百物賓將

盥洗用正安

祭重齊肅神格專精沃洗于昨涓潔著誠清明望

矣熙事備成以似以續如坻如京

升壇用正安

坤地之道粒食有先歲謹祈報禮嚴豆筵降登祿
薦罔或不虔以似以續宜屢豐年

奠玉幣用嘉安

土發而祭農祥是所遙旦加籩典禮有彝維茲珪
幣用告肅祗神靈降鑒錫我繁釐社用
赫赫媼神稼穡是司方是藉欽報本攸宜嘉壇建
祀玉帛陳儀明靈昭格以介蕃釐社用

還位用正安

國主太社地道聿神稷司百穀利毓維均練日新
文休明辨 卷之七 十

吉采盛茲芬神燕娛矣福此下民

奉俎用豐安

嘉承天和黍稷翼翼默相農功繫神之德俎實犧
牲舊章是式嗣有豐年我庾維億

初酌獻用嘉安

封土崇祀有烈在民千載不昧福此人群洗爵奠
罍有酒其芬神具醉止愷樂欣欣社用
叶氣嘉生年穀順成萬億及秭如坻如京奉時惇
牲告於神明歌此耜良於昭德馨社用

亞終獻用文安

風雨時若自天降康稼穡滋殖自神發祥穀我婦
子豐年穰穰報本嚴祀齋明允臧

徹豆用娛安

報本之禮載于甲令靈壇昭告神既來聽徹彼豆
籩精誠斯罄實惟豐年豐夫之慶

送神用寧安

乃粒烝民功昭萬古國有常祀薦獻式叙肅肅雍
雍舊章咸舉神保聿歸介我稷黍

望瘞用正安

地載萬物民資迺功報本稱祀太稷攸同禮樂既
文休明辨 卷之七 十一

備訖埋愈恭神其降嘏時和歲豐社用

齊藉田樂歌

江淹

此本祭先農之歌而題云藉田者以其祭因耕藉而行也凡二章

迎送神升歌升歌即登歌也四言八句

羽鑾從動金駕時遊教騰義鏡樂綴前脩率先丹
耦躬遵綠疇之靈聽之歲殷澤柔

饗神歌四言

瓊竿既飾繡蓋以陳方燮嘉種求毓宵民

隋先農誠夏歌四言十句 撰人闕

農祥晨晰土膏初起春原倣載青壇攸祀斂蹕長

阡迴旌外遺旁俎飾薦山壘沈滓親事朱絃躬持
黛耜恭神務穡受禧降祉

唐祀先農樂歌凡五章章四言八句

撰人闕

迎神用咸和

此下三章章四言八句。並補亮等造。

粒食伊始農之所先古今攸賴是日人天耕斯帝
藉播厥公田式崇明祀神其福焉

皇帝行用太和

詞同冬至國丘

登歌真玉帛用肅和

饋彝既列瑚簋有薦歌工載登幣禮斯真肅肅享
祀顯顯纓弁神之聽之福流寰縣

又明辨六卷之七

一一一

迎組用雍和

前夕親牲質明本俎沐芳整弁其儀式序盛禮畢
陳嘉樂備舉歆我懿德非馨稷黍

皇帝酌獻飲福用肅和

詞同冬至國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此下三章章四言八句

羽籥低昂文綴已千鍼蹈厲武行初望歲祈農神
所聽延祥介福豈云虛

武舞用凱安

詞同冬至國丘

送神用承和

詞同冬至國丘

三推禮就萬慶所凝賓賓志遠薦袞惟興降歆肅

薦垂祐祖膺送神有樂神其上昇

宋祭先農樂歌凡十章章四言八句

撰人闕

迎神用靜安

此下三章章四言八句。並補亮等造。

先農播種九穀務滋鹽壇致享良耜陳儀吉日維
亥運屬純熙樂之作矣神其格思

皇帝升降同用安

此下三章章四言八句。並補亮等造。

居德之厚厥祀攸陳土膏仰脉農事先春鏗然金
奏儼若華紳陟降于阼福祿惟神

真玉幣用敷安

此下三章章四言八句。並補亮等造。

親耕耒祀明靈來格九有駿奔百司庇職獻奠肅
文休明辨卷之七

十三

肅登降翼翼祈彼豐穰福流萬國

奉俎用豐安

此下三章章四言八句。並補亮等造。

將迎景福乃薦嘉牲藉于千畝用此精誠

初酌獻用成安

此下三章章四言八句。並補亮等造。

耒耜之教帝實開先致養垂利古今民天嘉薦報

本於以祈年誠格和應神娛福延右神農位

有周應曆實起后稷相時神功率由稼穡振右神農位

祀先農並食阜我昌我時萬時億右神農位

文舞出武舞入用正安

此下三章章四言八句。並補亮等造。

羽葆有奕文武交相周旋合度肅祿無疆

亞終獻用同安此下四章章四言

旨具百味酌備三疇貳觴既畢禮洽意周庶幾嘉享格神之幽相我穡事錫以有秋

飲福用禧安

幽明位異施報理同克恭明神降福乃豐我膺受之來燕未崇豈伊專享于彼三農

徹豆用歆安

莫重於祭非禮不成籩豆有踐爾殽既馨神具醉止薦以齋明贊徹孔時釐事斯成重韻

送神用靜安

文体明辨 六卷之七 十四

神之來止風駛雲翔神之旋歸有迎有將歌以送之磬莞鏘鏘何以惠民豐年穰穰

唐祀先蠶樂歌凡五章章八句 撰人闕唐書云

迎用求末和亦德

芳春開令序韶苑暢和風惟靈申廣佑利物表神功綺會用天宇黼黻藻宸中庶幾承慶節歆奠下帷宮

皇后升壇用肅和

明靈光至德深功掩百神祥源應節啓福緒逐年新萬寓承恩覆七廟佇恭禋于茲申至懸方明遠

慶臻

登歌真幣用展敬

霞莊當作列寶衛雲集動和聲金危薦綺席玉幣

委芳庭因心罄丹款先已勵蒼生所冀延明福於茲享至誠

迎俎用潔誠

桂筵開玉俎蘭圃薦瓊芳八音調鳳律三獻奉鸞觴縈案申大享庭寓冀降祥神其覃有慶錫福永無疆

飲福送神用昭慶

文体明辨 六卷之七 十五

仙壇禮既畢神駕儼將升佇謁深祥啓方期庶績凝虔誠資宇內務本鼎祚烝靈心昭備享率土洽休徵

宋祀先蠶樂歌凡六章章八句 撰人闕

迎神用明安高宗紹興中造

功被宸宇儼蟲之靈有神司之以生以成典禮有初祀事講明孔蓋翠旌降集于庭

初獻盥洗升降用翊安此下二章並合

掩抑笙簫鏗鉉金石神來燕俟嘉我休德奉祀之臣洗心翊翊錫茲福禧以惠四國

奠幣用娛安

皇天降物變化若神聖實先識躬以教民功被天下為萬世文幣以達志庶幾微聞

初酌獻用美安

此下三章並與中造

盛服承祀出自公桑衣不羽皮利及萬方百味旨酒有飴其香神其歆止洋洋在傍

亞終獻用惠安

日吉辰良禮備樂作精誠內孚俎豆交錯升歌清越侑此三爵黎民不寒幽顯同樂

送神用祥安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七

十六

神之來矣靈風肅然云胡不留歸旒有翩乃舉舊典歲以告虔降福我邦於萬斯年

以上先農先蠶

宋祀高禩

新制樂歌高宗朝造。凡十章章四言八句

撰人闕

降神用高安

園鍾為宮

聿分春氣施生在時襟宮肇啓精意以祠禮儀告備神其格思厥靈有赫錫我繁釐

黃鍾為角

眷此尊祀實惟仲春青圭束帛克祀克禋庶蒙嘉

惠嗣續訖訖神之降鑒雲車來臻

太簇為徵

倚歟謀官祀典所貴粵自艱難禮或弗備以迄于今始建壇壝願戒雲車歆此誠意

姑洗為羽

春氣肇分萬類滋榮惟此祀事皆象發生求神以類式昭至誠庶幾來格于孫繩繩

升壇用正安

有奕謀宮在國之南壇壝既設威儀孔嚴登祀濟濟神兮顧瞻佑我皇祚宜百斯男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七

十七

奠玉幣用嘉安

肯律載陽有駟頤頤祈我繁祉立子生商三牲既薦玉帛是將克禋克祀有嘉其祥

奉俎用豐安

祗程稊壇潔蠲羊豕博碩肥腍爰具牲醴執事駿奔肅將俎几神其顧歆求錫多子

青帝位酌獻用祐安

伏羲高辛位酌獻並同

瑞駟至止祀事孔時酌以清酒裸獻載祗神具醉止介我蕃禧乃占吉夢維熊維羆

亞終獻用文安

仲春涓吉藏事祿祠禮備樂作籩豆孔時貳觴畢
舉薦獻無遠庶幾神惠祥啓熊熊

送神用理安

嘉薦令芳有嚴理祀神來燕娛亦既醉止風馭言
還栗然歛起以祓以除錫我繁祉右高

隋蜡祭誠夏歌四言十

撰人闕

四方有祀八蜡酬功收藏既畢榛葛送終使之必
報祭之斯索音色三時告勞一日爲澤神祇必來
鱗羽咸致惟義之盡惟仁之至年成物阜能役息
民皇恩已洽靈慶無垠

文帝明辨 卷之七

十八

唐蜡百神樂歌

撰人闕

此歌貞觀中造無迎神歌其降神送神並
用豫和詞同冬至國丘而太樂舊詩又有
迎神送神二歌文合而錄之或疑降神
迎神並錄似爲重復然考玄宗開元十一
年則立樂歌有降神迎神
則此身不抑妨也凡五章

降神用豫和詞同冬

皇帝行用太和詞同冬

迎神太樂舊詞○此下
三章四言八句

八蜡開祭萬物咸祀上極天維下窮坤紀鼎俎流
馥樽彝薦美有祗咸希來止

登歌真玉帛用肅和

序迫歲陰日躔星紀爰稽茂典聿崇清祀綺幣
舒瑞珪虹起百禮垂裕萬靈薦祉

迎俎用雍和

綏簫勁序玄英晚候坼厓開儀幽歌入奏蕙馥彫
瓊蘭芬玉酌大饗明祇永綏多祐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詞同冬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四言

經緯兩儀文化洽削平萬域武功成瑤絃自樂乾
坤泰玉鉞長歡區縣寧

武舞用凱安詞同冬

文帝明辨 卷之七

十九

送神太樂舊詞

十旬歡洽一日祠終澄彝拂俎報德酬功慮虔容
肅禮縉儀豐神其降祉整馭隨風

宋尚宗蜡祭樂歌凡四十二
章四言八句

撰人闕

東方百神

降神用熙安

園鍾爲宮

玄冥凌厲歲聿其周天地閉藏農且息休古爲蜡
禮伊耆肇脩爰薦饌馨以迓颺旂

黃鍾爲角

維大明尊實首三辰功赫萬物光被廣輪歲方索
饗咸秩群神靈旂來下尸此明禋

太簇爲徵

三時不害四方順成酬功報始以我齋明幽頌土
鼓樂此嘉平降祥幅員惠于函生

姑洗爲羽

日昱乎晝容光必照彤璽之交惟人所召有堅在
下視茲升燎肅若其承雲駢星曜

初獻升降用肅安

文休明辨 卷之七

二十

禮儀告具必儼容莊工歌優奏聲和義章崇壇陟
降濟濟踰踰靈光共仰嘉薦芬芳

奠玉幣用欽安

大明位

晨曦未融天宇澄穆有虔秉誠將以幣玉如在左
右罔不祗肅神兮安晉錫以祉福

神農位

農爲政本食乃民天神農氏作民始力田先商之
配禮報則然有幣將之維以告虔

后稷位

播種之功時維后稷推以配天莫匪爾極崇侑清
祀是爲司嗇陳幣冀將永祚王國

奉俎用永安

享以精禋馨非稷黍工祝致告孔碩爲俎執事駿
奔繩繩具舉神之嘉虞介福是與

酌獻用擇安

大明位

肇禋備祀攷民美報時和歲豐奉醴以告維照臨
功等於載烹酌獻云初明神所勞

神農位

文休明辨 卷之七

廿一

維酒欣欣維神冥冥是顧是饗來燕來寧耒耜之
利神所肇興萬世永賴無斁其承

后稷位

釋之蒸之爲酒爲醴推本所由於焉洽禮周邦開
基邠家是啓獻茲嘉觴拜下首稽

亞終獻用慶安

申以貳觴百味且旨禮告三終神具醉止旌容騎
沓揚光芬委降福穰穰被大豐美

送神用宣安

禮樂既成神保聿歸言歸歸何所紀天維豈唯優

豐嗣歲所祈億萬斯年神來燕娛

西方百神

降神用熙安

圓鍾爲宮

玄冬肇祀始于伊耆歲事聿成庸答蕃釐眷言西

顧匪神司之歸功爾神翩其下來叶音釐

黃鍾爲角

魄生自西照望太陽下暨諸神貺施萬方節適風

雨富我囷箱恭承嘉祀維以迪嘗

太簇爲徵

文體明辨 天卷之七

廿二

神周小大奠方茲土祭列方壙禮迨猶虎有功斯
民祀乃其所非稷馨香厥祐周溥

洗姑爲羽

豐年穰乂美芳職職籩豆方圓其儀孔碩風馬在
御雲車載飭來顧來享維娛休德

初獻升降用肅安

盥獻恭莊燎煙芬酷載陟載降禮容可度叶未欽
惟爾神上下肅肅成我稷黍鑒此牲玉

奠玉幣用欽安

夜明位

穠穆太陰禮嚴姊事璧玉華光推以哀對十二周
天歲乃有終蓋我備物莫報元功

神農位

耒耜肇興自神農氏稼穡滋殖爲農者始作配明
祀奠以告虔萬世佃漁帝功卓然

后稷位

明明周祖維民之恤播種爲教下民廼粒曾是索
饗而匪先公萬物難報阡陌之功

奉俎用承安

時和歲登物無疾疢實俎間膏報神之福匪神福

文體明辨 卷之七

二三

之曷成且豐肥脂咸有維神之功

酌獻用擇安

夜明位

除壇西郊坎其擊鼓自靈至止結璣作主秬鬯湛
淡玉斚觥縹是謂嘉德神其安晉

神農位

蕩蕩鴻明稱秩群祀配以帝式重農事潔我圭
瓚黃流在中靈其鑒茲肱饗豐螭

后稷位

歲十二月祀有常典登列司晉言及其本酌彼泰

尊百末蘭生承神嘉虞繫此德馨

亞終獻用慶安

歌磬臚臚骨蕭激香颺御滄留申以貳觴相與震
澹告靈其醉庶幾聽之成我熙事

送神用宣安

禮備樂成澹然將歸其留遣遙象輿已輶偃蹇欲
驟羽毛紛委忽乘杳冥遺此福祉

南方百神

迎神用簡安

維物之精散乎太空維索之饗合聚而同迺擊土

文體明辨

卷之七

二四

鼓于歲之終格彼幽矣盼縉其通

初獻盥洗升降用穆安

有悅其新有匪其絜言念清祀弗簡弗褻誠意純
交品物斯列是用告虔靡神不說

奠幣用吉安

百室機杼衣褐具宜民以卒歲神實惠之言舉祀
典答神之釐有隴斯陳振古如茲

酌獻用穆安

神農位

肇降生民有不粒食維時神農迺爲先耑爾耒耨

耜云誰之因酌以汙尊我思古人

后稷位

維后之功配天其大祀而稷之萬世如在黃冠野
服駿奔皇皇自古有年神其降康

亞終獻用曼安

豐年孔多百禮以洽匪極神歡何以昭答載酌之
酒用申其勤神具醉止與物交欣

送神用成安

卒爵樂闋禮儀告備神保聿歸敢以辭致順成之

方其蜡乃通自今以始八方攸同

文體明辨

卷之七

十六

北方百神

迎神用簡安

蕩蕩闡決氣清沈寥彷彿象輿麗于霄霄蹇其來
下肅然風飄神乎安晉於焉逍遙

初獻盥洗升降用穆安

齊誠揭虔敬恭祀事維儼之容維絜之器雍雍樂
成肅肅禮備神其燕娛錫祉庶類

奠幣用吉安

神宅于幽呦呦沈沈至和塞明考我德音神聽靜
嘉儼乎若臨幣以薦誠敢有弗欽

酌獻用禋安

神農位

先帝之功神實稱首以耜以來倣載南畝列籍皇
墳億世是守何以爲報爰潔茲酒

后稷位

煌煌后稷實配于天司穡作稼民以有年匪神之
私歲以醴告酌彼泰尊于德之報

亞終獻用曼安

蘭生百末申以貳觴神具醉止爛其容光遺我豐
年萬億及秭俾民驩康以洽百禮

又作明辨 天卷之七

二七

送神用成安

靈之來兮蚪龍沓沓下土光景憑陵間闔靈之旋
兮羽衛委蛇倨蹇高驪遺此蕃釐按陳祥道謂增六
奏樂而清華東方之樂則用太蔟姑洗南方純賓
西方夷則無射北方則黃鐘爲均於理或然今觀
此篇東方二方皆用周禮祀天神之樂與
禮書所云不同未是孰是以上趙祭

隋釋奠先聖先師誠夏歌四句

撰人闕

經國立訓學重教先三墳肇冊五典留篇開整理
著陶鑄功宣東膠西序春誦夏絃芳塵載仰祀典
無窮

唐皇太子釋奠樂歌五章

撰人闕

迎神用承和亦曰宣和
四言八句

聖道日用神幾不測金石以陳絃歌陟載爰釋其
菜匪馨于稷來顧來享是宗是極

皇太子行用承和七言
四句

萬國以貞光上嗣三善茂德表重輪視膳寢門遵
要道高闕崇賢引正人

登歌眞幣用肅和北二章章
四言八句

粵惟上聖有縱自天旁周萬物俯應千年舊章允
著嘉贊孔虔王化茲首儒風是宣

又作明辨 天卷之七

廿八

迎俎用雍和

堂獻瑤篚庭敷瓊縣中去禮備其容樂和其變肅
肅親享雍雍執眞明惟馨蘋蘩可薦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四言
八句

隼集龜開昭聖列龍蹲鳳峙肅神儀尊儒敬業宏
圖闡緯武經文盛德施

武舞用凱安詞同冬
至國丘

送神用承和詞同
四言八句

宋釋奠樂歌

撰人闕

按宋史載釋奠樂歌三篇
大觀各六章而大晟府廢
爲景祐後今據

采而錄之凡十四
章章言八句

迎神用凝安此下六章並
大晟府撰造

黃鍾爲官

大哉宣聖道德尊崇維持王化斯民是宗典祀有
常精純竝隆神其來格於昭盛容

大呂爲角

生而知之有教無私成均之祀威儀孔時維茲初
丁潔我盛藻永適其道萬世之師

太簇爲徵

巍巍堂堂其道如天清明之象應物而然時維上
文休明辨云卷之七
二九

丁備物薦誠維新禮典樂諧中聲

應鍾爲羽

聖王生知闡迺儒規詩書文教萬世昭垂良日維
丁靈承不爽揭此精虔神其來享

初獻盥洗用同安

右文興化憲古師今明祀有典吉日維丁豐犧在
俎雅奏在庭周旋陟降福祉是膺

升降用同安

誕興新文經天緯地功加于民寔千萬世笙鏞和
鳴棗盛豐備肅肅降登歆茲秩祀

奠幣用明安大觀三
年造

於論鼓鍾于茲西雍棗盛維碩有顯其容其容洋
泮威瞻像設幣以達誠歆我明潔

泰俎用豐安此下五章並
大晟府撰造

道同乎天人倫之至有饗無窮其興萬世既潔斯
牲棗明醑肯不懈以忱神之來暨

酌獻用成安

文宣王位

大哉聖王實天生德作樂以崇時祀無斁清酤惟
馨嘉祀孔碩薦羞神明庶幾昭格

文休明辨卷之七
三十

充國公位

庶幾屢空淵源深矣亞聖宣猷百世宜祀吉蠲斯
衣昭陳尊簋旨酒欣欣神其來止

鄒國公位

道之由興於皇宣聖維公之傳人知趨正與享在
堂情文寔稱萬年承休假哉天命

亞終獻用文安

百王宗師生民物軌瞻之洋洋神其寧止酌彼金
壘維清且旨祭獻維三於噫成禮

飲福用綏安景祐中造按大晟府撰造
無訛福而有微豆即移此

帝用之改
曰娛安

儀象在前豆籩在列以享以薦既芬既潔禮成樂備人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

送神用凝安大晟府

有嚴學宮四方來宗恪恭祀事威儀雍雍歆茲惟馨颺馭旋復明禋斯畢咸膺百福釋奠

唐享龍池樂歌

沈佺期

唐玄宗龍池特宅在隆慶坊南坊人所居忽變為池望和者與焉玄宗在東都黃龍池一女子容豔異常拜於牀前曰妾凌波池中龍女也爾宮議駕妾貢有功今陛下祠饒鈞天之樂願賜一曲以光族類帝於夢中為鼓胡琴倚歌聲凌波之曲龍女再拜而去及寤盡記之命樂工自神龍池而翻之則與文武臣宴於凌波宮臨池奏新聲池波湧起有神女出於波心乃所製之女也望見者良久方沒玄宗詔宰相置祠池上每歲奉和開元元年內出祭龍池樂章編入雅樂十六年祭壇於興慶宮以仲春之月祭之紫微宮姚元崇等十人奉和聖製為樂章十篇其詞皆用七言律體而太府少卿沈佺期一篇格調獨高今按龍池之祀既非禮典律詩之體又非樂章姑存此篇以著樂歌之變云爾

文體明辨 卷之七

三二

龍池躍龍龍已飛龍德先天天不違池開天漢分黃道龍向天門入紫微邸第樓臺多氣色君臣鳧鴈有光輝為報寰中百川水來朝此地莫東歸

魚山神女祠歌二首並雜

唐王維

迎神曲十一

坎坎擊鼓魚山之下叶發吹洞簫望極浦女巫進紛舞舞陳琬席湛清醑風淒淒兮夜雨神之來兮不來使我心兮苦復苦

送神曲九

紛進拜兮堂前目眷眷兮瓊筵來不語兮意不傳作暮雨兮愁空山悲急管思繁絃靈之駕兮儼欲旋倏雲收兮雨歇山青青兮水潯潯以上

漢安世房中歌

唐山夫人

按周有房中之樂秦改曰壽人皆以歌后漢之德至漢則婦人用以壽人皆以歌后

文體明辨 卷之七

廿二

亦名房中歌蓋其名雖異而司奏司而其用之則與矣惠帝二年更名安世樂今考其歌乃楚辭也高祖樂楚聲故漢世所樂而不為於宗廟而實用以享神又其世次在前故特列於不廟之首

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同謂樂充官廷

芬樹羽林開采羽于崇牙之雲景杳冥金支樹羽

枝秀華庶旄翠旌旌旌皆縣樂之飾也此

七始人之始四時華始萬物英華唱和聲神來宴映

龍同底幾是聽粥粥音粥首送細參齊人情忽

乘青玄也熙福也事備成清思助助音助細細齊人

之特經緯冥冥言神靈忽升忽降經緯天地而不可測也

我定歷數人告其心敕身齊齊讀日戒施教申申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大矣孝熙也四極遠之爰轉

同蔡

王侯秉德其鄰左右翼翼恭敬也顯明昭式清明

賜矣皇帝孝德竟全大功撫安四極四言

海內有姦紛亂東北詔撫成師各置部校師出以律也武臣

承德行樂音洛交逆師行而和樂舞音舞旬音旬群音群慝

言以樂也肅為濟哉蓋定燕國此言何服也則燕國安靜無冠難也

四言

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和而有民所懷威反

文休明辨 不卷之七

太山崔讀如崔巍貌百卉殖民何貴貴有德能言

安其所樂終產葉反樂終產世繼緒飛龍秋飛龍游

上天叶因反高賢指王愉樂民人此下二章

豐草萋貌女羅貌施音善音何如誰能回亂大莫

大成教德長上聲莫長被無極

雷震震電燿燿明德鄉同治本約讀日治本約

澤弘大叶加被寵咸相保音德施音大世受

延壽叶如九又

都荔遂芳都良薛荔俱宵宸佳華叶詳言桂華

此二句皆言神孝奏也天儀若日月光乘玄四龍

回馳北行音羽旄殷盛芬多哉芒芒廣遠孝

道隨世我署音羽旄殷盛芬多哉芒芒廣遠孝

桂華此二字當自為一行而上繫於上章之末乃

是也此歌章各皆亡而桂華美芳獨存但傳寫有

誤馮馮音翼翼承天之則吾易音久遠燭

明四極慈惠所愛美若音休德香杳冥冥克綽音

求福叶華力反音芳美此二字即此章

若字則此芳字亦當有若字

磴磴音崇音積音反音充音師音象山則音法也言積實

山而為鳴呼孝哉案音撫音戎國蠻夷竭歡象音來

文休明辨 不卷之七

致福叶同上音燕臨是愛終無兵革音乾

嘉薦芳矣告靈饗音平矣告靈既饗德音孔臧惟

德之臧建侯音建侯之常承保天休令問音不忘

此章大指在惟

皇皇鴻音大明音蕩音侯音休德嘉承天伊樂厥

福音加音在樂不荒惟民之則音在樂不荒亦一章之

浚也則師音德下民咸殖令問在舊音孔容翼翼

四言

孔容之常承帝音天之明音明命音下民之樂音

子孫保光承順溫良受帝之光嘉薦令芳壽考不

忘此下二章章四言八句

承帝明德象山則雲施稱民求受厥福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上下民安樂受福無疆

劉履刪次安世房中歌按漢書禮樂志云

章而章句錯亂故劉敬錕分別之然謂疑本十二章而誤為十七章樂府集以漢則明德四句合於上章則是十六章也馬端臨又以鄒蒧遂芳十句為一章梓華以下八句為一章美芳以下八句為一章蓋未知漢書章名在詩後又甚天其後劉履累加刪次合置七詳庶幾篇章簡明而詞意疏暢也附于左以備參考

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樂充官庭芬樹

文体明辨 天卷之七

三五

羽林雲景杳其金支秀華庶旄翠旌七始華始肅唱和聲神來宴娛庶幾是聽粥粥音送細齊人情忽乘青玄熙事備成清思惻惻經緯冥冥

顧重○此章言高田作樂以備孝享至於送神而其餘敬愈不忘也

王侯秉德其鄰翼翼顯明昭式清明鬯矣皇帝孝德竟全大功撫安四極海內有姦紛亂東北詔撫成師武臣承德重行樂交逆簫勺群慝肅為濟哉蓋定燕國

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貴貴有德此章有規勉之意

大莫大成教德長莫長被無極雷震電耀耀

明德鄉治本約加被寵咸相保德施大世曼壽此章大樂申言上章之意

嗚呼孝哉案撫戎國蠻夷竭歡象來致福兼臨是愛終無兵革嘉薦芳矣告靈饗矣告靈既饗德音孔臧惟德之臧建侯之常永保天休令問不忘

皇皇鴻明蕩侯休德嘉承天和伊樂厥福在樂不荒惟民之則浚則師德下民咸殖今問在舊孔容翼翼

文体明辨 天卷之七

三六

孔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之樂子孫保光承容之常承帝之明重下民安樂受福無疆此反覆推言敬天安民則子孫永保其福意謂不然則四海困窮大祿永終矣其為戒不亦深乎

晉宗廟樂歌

晉武帝泰始二年使博士撰宗廟樂章受再漢帝永嘉之亂四海分崩伶官樂器皆沒於劉石至東晉孝武帝太元中破苻堅始獲樂工楊翼等開習舊樂於是中府金石始備乃使曹毗王琨增造宗廟登歌然郊祀遂不設樂今取三人所造合而錄之以備一代之制人以見自漢以後晉制兩全而其詞義猶勝於後代焉此二十章

夕牲歌雅言

傅玄

我夕我牲猗歎敬止嘉秦孔時供茲享祀神鑒厥

誠博碩期歌祖考降饗以虞孝孫之心

迎送神歌四言十句 傅玄

嗚呼悠哉日鑒在茲以時享祀神明降之神明斯降既祐享之重祚我無疆受天之祐赫赫太上巍巍聖祖明明烈考丕承繼序

登歌凡十六章章四言句數不同注於下

征西將軍諱宣帝高祖此下四章章八句

傅玄

經始宗廟神明戾止申錫無疆祗承享祀假哉皇祖綏子孫子燕及後昆錫茲繁祉

文体明辨天卷七 三七

豫章府君諱宣帝西子宣帝曾祖 傅玄

嘉樂在肆庭薦祀王堂皇皇宗廟乃祖先皇濟濟辟公相予烝嘗享祀不忒降福穰穰

穎川府君諱宣帝曾祖 傅玄

於邈先后實司于天顯矣皇祖帝祉肇臻叶音本支克昌資始開元惠我無疆享祀永年

京兆府君諱防穎川子宣帝父 傅玄

於維曾皇顯顯令德高明清亮匪競柔克保乂命祐基命維則篤生聖祖光濟四國

高祖宣皇帝諱懿京兆第十二子

曹毗

於赫高祖德協靈符應運撥亂釐整天衢黜格宇宙化勳八區肅以典刑陶以玄珠神石吐瑞靈芝自敷肇基天命道均唐虞

世宗景皇帝諱師宣帝長子 曹毗

景皇承運纂隆洪緒皇維重抗天暉冉舉蠡酌二寇劉淵擾我揚楚乃整元戎以膏齊斧疊疊神莽赫赫王旅鯨鯢既平功冠帝宇

太祖文皇帝諱昭景帝母弟 曹毗

太祖齊聖王猷誕螭仁教四塞天基累崇皇室多文文体明辨天卷七 三八

難嚴清紫宮威厲秋霜惠過春風平蜀夷楚以文以戎奄有參墟聲流無窮

世祖武皇帝諱炎文帝長子 曹毗

於穆武皇允恭欽明應期登禪龍飛紫庭百揆時叙聽斷以情殊域既賓僞吳亦平晨流甘露宵映朗星野有擊壤路垂頌聲

中宗元皇帝諱肅宣帝曾孫那恭王觀之子

曹毗

運屯百六天羅解貫元皇勃興網籠一作江漢仰齊七政俯平禍亂化若風行澤猶雨散淪光更耀

金輝復煥德冠千載蔚有餘榮

肅宗明皇帝諱昭元
帝長子

曹毗

明明肅祖闡弘帝祚英風夙發清暉載路姦孽縱
忒罔式皇度躬振朱旗遂豁天步宏猷淵塞高羅
雲布品物咸寧洪基永固

顯宗成皇帝諱衍明
帝長子

曹毗

於休顯宗道澤玄播叶通式宣德音暢物以和邁
德蹈仁匪禮弗過叶通敷以純風濯以清波連理映
阜鳴鳳棲柯同規放勛義蓋山河

康皇帝諱岳成
帝母

曹毗

文休明辨 末卷之七

三九

康皇一作穆穆仲嗣洪德為而不宰雅音四塞開
邪以誠鎮物以默威靜區宇道宣邦國

孝宗穆皇帝諱彭康
帝子

曹毗

孝宗夙哲休音允臧如彼晨離耀景扶桑垂訓華
幄流潤八荒幽贊玄妙爰該典章西平偕蜀北靜
舊疆高猷遠暢朝有遺芳

哀皇帝諱丕成
帝長子

曹毗

於穆哀皇聖心虛遠雅好玄占大庭是踐道尚無
為治存易簡化若風行民猶草偃雖曰登遐徽音

弥闡悃悃雲韶盡美盡善

太宗簡文皇帝諱昱元
帝少子

王珣

皇矣簡文於昭于天靈明若神周淡如淵冲應其
來實與其遷臺壘一作魏心化日用不言易而有親
簡而可傳觀流弥遠求本愈玄

烈宗孝武皇帝諱曜簡文
帝第三子

王珣

天鑒有晉欽哉烈宗同規文考玄默允恭威而不
徇約而能通神鉦一震九域來同道積淮海雅頌
自東氣陶淳露化協時雍

文休明辨 末卷之七

三九

饗神歌凡二章字句不
同各注於下

傅玄

曰晉是常享祀時序宗廟致敬禮樂具舉惟其來
祭普天率土犧尊既奠清醑既載計好亦有和羹
薦羞斯備烝烝末慕感時興思登歌奏舞神樂具
和叶明祖考來格祐我邦家敷天之下罔不休嘉
四言十
八句

肅王在位濟濟臣工四海來格禮儀有容鍾鼓振
管絃理舞開元歌永始神胥樂兮肅王在位臣工
濟濟小大咸敬上下有禮理管絃振鼓鍾舞象德
歌詠功神胥樂兮肅王在位有來雍雍穆穆天子

相維辟公禮有儀樂有則舞象功歌詠德神胥樂
今十七句

唐太廟樂歌

張說

按舊唐書載太宗貞觀中太廟樂歌十三
章九樂舊辭三章中宗神龍元年更造二
十章玄宗開元七年更造十六章代宗以
後續造十三章然唯開元張說之詞為勝
故錄之除樂舞凡十一章

迎神用末和三言八句

肅九室諧八音歌皇慕動神心禮宿設樂妙尋聲

明備一作裸真臨

律迓氣音入玄依玉几御黼筵聆愜息優周旋九

文休明辨天卷之七

四十

韶遍百福傳

信工祝永頌聲來祖考聽和平相百辟貢九瀛神

休委帝孝成

皇帝行用太和此下四章章四言八句

時文聖后清廟肅雍致誠勤孝一作薦在貌思恭玉

節肆夏金鏘五鍾繩繩雲步穆穆天容

酌瓚登歌用肅和

天子孝享工歌溥將躬裸鬱鬱乃藝一作管薌臭

以達陰聲以求陽奉時烝嘗永代不忘

迎俎用雍和凡二

在滌嘉黍麗碑敬牲角握之壯色純之騁火傳陽

燭水溉陰精太公胖俎傳說和羹

齊盛豐潔俎豆有馨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鼓鍾管

磬肅唱和鳴皇皇后祖賚我思成

酌獻用文舞見樂舞類

羣室真獻各用其室之舞見樂舞類

皇帝飲福受脰用福和四言

備禮用樂崇親致尊誠通慈降敬徹愛存獻懷稱

壽粹感承恩皇帝孝德子孫千億大包天域長亘

不極

文休明辨天卷之七

四一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同和此言

六鐘翕協六變成八佾徜徉八風生樂九韶今人

神感美七德今天地清

亞終獻用武舞見樂舞類

徹豆登歌此下二章七言十句

止笙磬徹豆籥廓無響官入玄主在室神在天情

餘慕禮罔愆嘉黍稷饗豐年

送神用雍和

眇嘉樂援靈爽感若來思如往休氣散一作迴風

上返寂寞還惚恍懷虛駕結空想

宋太廟樂歌

撰人闕

宋廟太廟有碑亭有郊祀明堂前朝亭而其儀節唯朝享最備今雖米而制之凡三十六章八句

皇帝入門用乾安高宗明堂前朝亭造

於皇我后祇戒專精齊肅有容祖考是承造次匪懈孝思純誠神聽有格福祿來寧

盥洗用乾安高宗郊祀前朝亭造

維皇齊精醲假于廟觀盥之初維以潔告衍承祖宗恤祀昭孝誠心有孚介福斯報

皇帝升殿用乾安高宗明堂前朝亭造

文休明辨元卷之七

四二

肅哉清宮煥珠照曜神之來思八音振作亦為龍章奉玉惟恪匪今斯今先民時若

迎神周興安奏

黃鍾為宮寧宗朝亭造

威英備樂簋席列竿詩歌安世聲叶皇雅翠旗羽蓋雲車風馬神其來今以燕以下

大呂為角此下二章並高宗紹興中時亭造

聖靈在天九闕崇深風馬雲車紛其顧臨擁祥儲休昭答孝心孝孫受祉萬福是膺按此篇皆諸祭如風馬雲車之類皆不厭詳也

太簇為徵

嘉承和平秩祀為先乃練休辰祝史告虔內心齊明祀具吉蠲交際恍惚如在後前

應鍾為羽寧宗朝亭造

文以謨顯武以烈承聖訓之保祖武之繩有肅孝假式嚴衍烝神其來今以宜以寧

真瓚此三章並太祖建隆中時亭造

瑞木

木符啓瑞著象成文於昭大號協應明君靈命有屬鴻禧洞分歌以升薦休嘉洽聞

文休明辨元卷之七

四三

馴象

嘉彼馴象來歸帝鄉南州毓質中區效祥仁格巨獸德柔遐荒有感斯應神化無方

玉鳥

素鳥爰止淳精允臧名符瑞牒色應金方絜白容與翹英奮揚孝思攸感皇德逾張

用同和之舞見樂舞類

奉俎用豐安建隆中時亭造

麗碑剗牲以魚以烹博碩肥腍薦羞神明祖考來格享于克誠如聞馨歆式燕以寧

初獻盥洗此下四章並
寧宗朝享造

精粹象天明清鑒月冉御茲盥益致其潔齊容頤
若誠意洞徹百禮允洽率履不越

羣室酌獻各用其室之舞見樂類

還位用乾安

旅楹有閑人神允協福以德昭饗以誠接六樂宣
揚百禮煇燁對越在天沍祚萬葉

降殿用乾安

黼幄蟬蛸威旂寧燕尊彝獻裸瑚簋陳薦眎儀天
旋淳音韶變邇求厥寧福祿流美

文休明辨天卷之七
四四

入小次用乾安

皇容肅祗天步舒遲對越惟恭敬事不遺陟降泣
止永言孝思上帝臨女日監于茲

文舞退武舞進用正安此下仁章並高
宗如祀朝享用

八音諧律綴兆充庭進旅退旅肅恭和平盛薦祖
宗靈監昭升象功崇德邁觀厥成

亞獻用正安

威神在天享于克誠申以貳觴式昭德馨遵豆孔
嘉樂舞具陳庶幾是聽福祿來成

終獻用正安此下三章並
寧宗朝享用

秉德翼翼顯相肅雝疏簾三舉誠意益恭光燭黼
黻和流笙鏞子孫衆多福祿來從

用定功之舞見樂類

出小次用乾安

廟楹邃嚴夜景藻清文物炳彪禮儀熙成帷宮載
敞珮珩有聲帝復對越將受厥明

再升殿詣飲福位用乾安

明明維后詒厥孫謀系隆我漢陳錫哉周以孝以
饗世德作求介以繁祉萬邦咸休

飲福用禧安高宗明堂
朝享造

文休明辨卷之七
四五

赫赫明明德與天通施于孫子福祿攸同日靖四
方民和年豐有秩斯祐申錫無窮

還位用乾安高宗郊祀
朝享造

帝既臨享步武鳴鸞陟降規矩顯昂周旋登歌一
再典禮莫愆神之聽之祉福縣乚

徹豆用豐安建隆中
朝享造

鼎俎既陳豆籩既設金石在庭工師就列備物有
嚴著誠致潔孝惟時思禮以雍徹

送神用興安神宗熙寧
中時享造

鐘鼓維旅籩豆孔時衍我祖宗既右享之神亟來

止孝孫之喜神保聿歸孝孫之恩

降殿用乾安高宗郊祀

於皇上天欽哉成命集于冲人不承列聖爰熙紫
壇于廟告慶彤嚮潛通休祥荐應

還大次用乾安高宗明堂

神明既交恍若有承欽翼齊莊福祿具膺王業是
興祖武是繩佑我億年以莫不增

後周大裕歌

撰人闕

西魏恭帝元年受周太祖平荊州大獲樂
氏樂器准成周制備六樂其文銘具未及
施用而周武帝受禪明帝作樂革魏氏之
樂未臻雅正武帝建武二年大代樂成於

文帝明辨天章七

四六

是圓丘方澤五帝宗廟大裕樂文皆具其
詞皆與前代出入唯大裕歌前代不傳故
今錄之以備
一體比二章

昭夏樂四言十八句

律在夾鍾服居蒼袞杳杳清思綿綿長遠古傳聲

就祭于合班神干本來庭有序助祭有章樂舞六

代賓歌二王和鈴以節儉華斯銷齊官饌玉鬱華

浮金洞庭鐘鼓龍門瑟琴其樂已變惟神是臨

登歌四言

神惟顯思不言而令玉帛之禮敢陳莊敬奉如帛
勝薦如受命交于神明愍于言行按伶大祭也其
樂敬不應如此

簡畧豈其始終儀節與宗廟通用而畧之歟然考
當時宗廟歌辭又有不能相編者不知何謂姑志
此云

宋裕享樂歌四言八句

撰人闕

迎神用興安高宗郊祀

黃鍾為宮

時維孟冬霜露既零合食盛禮以時以行孝心翼
翼維神來寧肅倡斯舉神具是聽

大呂為角

於穆孝思嘉薦維時誠通茲格咸來燕娛神之聽
之申錫蕃釐於萬斯年未保丕基

文帝明辨天章七

四七

大簇為徵

於昭孝治通乎神明寒暑不忒熙事備成牲牷孔
碩黍稷惟馨以享以祀來燕來寧

應鍾為羽

苾芬孝祀薦灌肅雍致力於神明信咸通靈之受
留惠我龐鴻廣被萬寓福祿攸同

真瓚用嘉安仁宗至
和中造

昭穆親祖自室俎堂禮備樂成肅然裸將瑟瓚黃
沚條鬯芬芳氣達淵泉神孚來享十平

酌獻各用其室之舞見樂
類

送神用懷安

仁宗嘉祐中造

靈神歸止光景肅然福祥裕世明威在天孝孫有慶駿烈推先佑茲基緒彌萬斯年以上宗廟

王禮樂歌辭按古有五禮曰吉凶軍賓嘉四禮

屬嘉則禮當以祭為先而易事亦云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漢世樂歌至今

猶傳蓋自所重也故出編以祭祀樂歌為首然

冠婚升附上徽跡上尊號立太子籍田大射皆

王制所不可闕者特以其雜屬五禮難以類分

故今自為一類而以王禮括之蓋本朱子所補

于廟以族作樂者考焉

宋理宗寶祐二年皇子冠樂歌

此二十章章四言八句

文休明辨卷之七

皇帝將出文德殿用隆安帝

於皇帝德乃聖乃神本支萬世立愛惟親敬共冠

事以明人倫承天右序休命用申

賓贊入門用祇安

豐芑詒謀建爾元子揆禮儀年筮賓敬事八音克

諧嘉賓至止于以冠之成其福履

賓贊出門用祇安

禮國之本冠禮之始賓升自西維賓之位于著于

祚維子之義厥維欽哉敬以從事

皇帝降坐用隆安

路寢闢門黼坐恭已羣公在庭所重維禮正心齊家以燕翼子於萬斯年王心載喜

皇子初行

有來振振月重今輪瑜玉在佩綦組明兮左徵右羽德結旌兮步中采薺矩矱循兮

賓贊入門

我有嘉賓直大以方亦既至止厥德用光冠而字之厥義孔彰表衷純備黃耇無疆

皇子請受制位

吉圭休成其日南至天子有詔冠爾皇嗣為國之

文休明辨卷之七

四九

本隆邦之禮拜而受之式共敬止

皇子升東階

茲維昨階歷義有在歷階而升敬謹將冠詳未經

訓昭昭邦儀榮榮詳未正纁賓筵壽考未艾

皇子升筵

秩秩賓筵籩豆孔嘉帝子至止衿纓振華周旋陟

降禮行三加成人有德匪驕匪奢

初加

帝子維賢懋昭厥德跪冠于房玄冠有特鼓鐘

墜威儀抑抑百禮既治祚我王國

初醮

有賓在筵有尊在戶磬管將七醮禮時舉跪觴祝辭以求燕譽寶祚萬年磐石鞏固

再加

復及肇祥震維標德乃共皮弁其儀不忒體正色齊維民之則璇霄眷佑國壽箕翼

再醮

冠醮之義匪酬匪酌于戶之西敷共以恪金石相宣冠醮相錯帝祉之受施及家國

三加

文牋明辭

五十

善頌善禱三加彌尊爵弁峨峨介珪溫溫陽德兮長成德允存燕及君親厥祉孔蕃

三醮

席于賓階禮義以興受爵執爵多福以膺匪唯服加德加愈升匪唯德加壽加愈增

皇子降

命服煌煌跬步中度慶輯皇闕化行海宇禮具樂成惕若成懼寶璫厥躬有秩斯祐

朝謁皇帝將出

皇王烝哉令聞不已燕喜有謀冠醮有禮自條在

庭適相厥事頌聲所同嘉受帝祉

皇子再拜

青社分封前星啓燄繁弱綏章厥光莫揜容稱其德蓄學之驗芳譽敷華大圭無玷

皇子退

玄衮黼裳垂徽永世勉勉成德是在元子胙土南賓朕旨孔懿允一忠字作百無愧

皇帝降坐

愛始於親聖盡倫兮元子冠字邦禮成兮天步舒徐皇心寧兮家人之吉億萬春兮

文牋明辭卷之七

五一

宋冊立皇后樂歌

撰人闕

按宋史載冊立皇后樂歌六篇乃宋宗高宗孝宗等宗朝所造也今雖采其可觀者錄之凡十三章四言八句

皇帝升坐用乾安

孝宗淳熙十六年造

乾位既正坤順斯承日麗于天月斯遡明維帝受命維后並登黼裳尊臨典冊是行

使副

副正使使入門川正安

淳熙三年造

卜月維良練辰維臧臣工在庭劔佩瑤琨來汝姪丞明命是將有淑其儀無或怠遑

冊寶出門用正安

淳熙十六年造

有璽範金有冊鏤瓊汝使汝介持節以行禮始文
德達于穆清是恪是虔依我和聲

皇帝降坐用乾安

淳熙三年造

冊行何鼎于門東偏禮備樂成合扇鳴鞭皇舉王
趾如天之旋燕及家邦億萬斯年

皇后出閣用乾安

淳熙三年造

日薰椒屋雲霏璧門有華端節來自帝閣統天惟
乾合德者坤我龍受之福祿永繁

冊寶入門用宜安

此三章並淳熙三年造

德隆位尊禮厚文繆乃篆斯金乃鏤斯玉群公盈

文休明辨

天卷二十七

五二

門執事有肅願言保之永鎮坤軸

皇后降殿用承安

規殿沈沈斗氣收明章婦順表正人倫躡是左
城暨于中庭尚宮顯相罔有弗欽

皇后受冊寶用成安

高宗紹興十三年造

鏤蒼玉芳盛德載揚鑄南金兮作鎮椒房虔受賜
兮有燁其光宜室家兮朱芾斯皇

皇后升坐用和安

嘉泰三年造

寶璽瑤冊既抵既承繡裯藻席載躋載升柔儀肅
穆瑞命端凝永膺多福如川方增

內命婦入門用惠安

淳熙十六年造

天子九嬪王宮六寢有燁令儀載秩華品福履綏
將節用躬儉訓未知其德音千以來諗

外命婦入門用咸安

此二章並淳熙十六年造

魚軒鼎來象服是宜班于內庭率禮惟祗化以婦
道時維母儀是慶是類于晉樂兮

皇后降坐用徽安

正位長秋容典備矣王假有家人倫至矣儷極倪
天多受祉矣螭螭螽斯宜孫子矣

皇后歸閣用泰安

紹興十三年造

文休明辨

天卷七

五三

太任徽音太姒是嗣則百斯男周室以熾天子萬
年受茲女士如奴事任從以孫子右婚禮

宋崇恩太后崇恩太后符皇后劉氏以居升侍

樂歌

此十四章七言八句

撰人闕

入門用顯安

覩天生德作配元符儀刑壹則輔佐帝圖登崇廟
祔勒號璫璵烝嘗億載皇極之扶

神主升殿用顯安

日嬪于京作天之配進賢審官克勤其志於穆清
廟本仁祖義億萬斯年神靈攸暨

迎神用興安

黃鍾爲宮_二奏

闕官有恤堂筵屹崇靈徽匪遐精誠感通必芬維
時登茲明祀冷然雲車有來其馭

大呂爲角_二奏

羽旌風翔翠蕤飄舉儼其音徽登茲位處笙鏞始
奏合止祝啟是亨是宜末求伊祐

太簇爲徵_二奏

枚校闕官鼎俎肆陳烝昇明靈登其嘉新鼓鐘既
戒旨酒既醇攸介攸止純嘏存臻

文舉明辯_二天卷之七

五四

應鍾爲羽_二奏

旨酒嘉肴于登于豆是亨是宜樂既合奏衍我懿
德執事溫恭靈兮允格有翼其從

蕤洗用嘉安

列爵陳俎芬芳和羹撝金罍石洋洋和聲禮行伊
始我德維明既盥而往於昭斯誠

升降用熙安

笙簫紛如陟彼廟庭銷_上佩玉懷茲先靈神保事
止音容杳冥繁禧是介萬年維寧

酌獻用明安

雖雖玉佩清酤維良采盛具列有飴其香懷其徽
範德洽無疆於茲燕止降福穰_上

亞獻用神安

嬪于潛邸爰正坤儀關雎化被思齊名垂柔德益
茂家邦以熙皇心追崇永羞牲粢

退文舞進武舞用昭安

翩然干戚揚庭陳階文以經緯武以威懷其張其
弛節與音諧迄茲獻享妥靈綏來

終獻用儀安

珎璜之貴禘禴之尊天作之合內治慈溫元良鍾

文舉明辯_二天卷之七

五五

應祉福乾坤以享以祀事亡如存

徹豆用成安

銷洋純繹於論鼓鐘周旋陟降齊莊肅雍維壘既
旨維籩伊豐歌徹以雍介福來崇

送神用興安

黍稷維馨虞業充庭既欽既戒靈心是承顧予烝
嘗言從之邁申錫無疆是用大介_上禮

宋上徽號樂歌

撰人闕

按宋史載上帝后徽號樂歌九篇而後皆
多今雜未而錄之庶使學者可互用以爲
式也凡十四章

冊寶入門用顯安此章並孝宗淳熙十五年上高宗造
於穆高皇功德兼隆稱天以詠初謚未崇載藉禮
典揚徽垂鴻涓日之良登進廟官

冊寶升殿用顯安

有瑑斯寶有編斯冊導以麾伏奏以金石祲威盛
容煌煌赫赫臣工奉之鴻靈來格

上徽號用顯安此章並孝宗淳熙十五年上高宗造

金石充庭珎珎在列繪畫乾坤形容日月魏魏功
德顯顯謨烈垂億萬年鴻徽昭揭

逆神用歆安

此四章及下三章並徽宗上崇恩太后劉氏造

文休明辨卷之七

五六

黃鍾爲宮二

籥豆大房犧尊將上馨香既登明靈迪嘗其樂伊
何吹笙鼓簧靈來無嫉降福無彊

大呂爲角二

古蠲維時禮儀既備衣璋義上羣公在位神之格
思未錫爾類展彼令德於焉來暨

太簇爲徵二

雍雍在宮翼翼在庭顯相休嘉肅雍和鳴神嗜飲
食明德惟馨綏我思成式燕以寧

應鍾爲羽二

犧牲既成籩豆有楚攬金擊石式歌且舞追懷懿
德令聞令儀靈今來格是亨是宜

壘洗用嘉安

嘉肴旨酒潔粢豐盛既盥而往以我齊明有孚顙
若黍稷非稊神之格思享于克誠

升降用熙安

珎玉錚珚其來雖離陟降孔時步武有容恪茲祀
事神罔時恫綏我邦家福祿來崇

酌獻用明安

旨酒嘉栗有飮其香衍我淑靈歆此令芳德貽彤

文休明辨卷之七

五七

管號正椒房神具醉止降福穰穰

退文舞進武舞用昭安徽宗上高宗淳熙十五年上高宗造

秉翟竣事萬舞撝金總干揮戚節以鼓音禮容有
煇彤猷來歆淑靈是聽雅奏懽懽

亞終獻用和安上崇恩太后劉氏造

望高六宮位應四星輔佐君子警戒相成禱衣褒
崇琛冊追榮于以真之有椒其馨

徹豆用成安上明達皇后造

登獻罔愆俎豆斯徹神具醉止禮終樂闋御事既
退珊珊佩珎介我繁祉歆此綢繆

送神用歆安

上崇恩
皇后造

禮儀既備神保聿歸洋洋在上不可度思神之來
兮彤鑾之隨神之去兮休嘉是貽右
上

宋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冊寶樂歌

撰人闕

宋史載英中哲高光寧理上朝樂歌七篇
而儀節詳畧各有不同今補采而錄之聊
備體式云耳凡十
四章章四言八句

皇帝升坐用乾安

哲宗
特造

大矣孝熙帥民以躬奉承寶冊欽明兩宮萬樂具
舉一人肅雍化繇上始四海來同

文體明詩

卷之七
五八

皇帝隨冊寶降殿用正安

光宗紹熙
四年造

德厚重闢冲澹粹穆何以名之維慈維福寶鏤精
鏐冊鐫華玉物盛禮崇不昭群目

中書令奉冊詣皇帝褥位用禮安

此下二
章

宗紹興十
一年造

聲樂備陳禮容罔忒相維辟公虔奉玉冊皇則受
之慕形於色既壽且康與天無極

侍中奉寶詣皇帝褥位用禮安

祖啓瑤光誕生明聖尊極夙儀帝康作命寶章煌
煌專以笙磬還燕慈寧邦家倏慶

冊寶授太傅奉詣東階下

寧宗嘉泰
二年造

鼓鐘煌煌儀物載陳儀物陳矣爛其瑤琨咨爾上
公相予文孫勿亟勿徐奉我重親

太傅奉冊寶出門用聖安

紹興十
一年造

肅肅東朝帝隆孝治猗歟丕稱寶冊斯備皇扉四
闕導迎慶瑞德邁太任有周卜世

太傅奉冊寶入宮門用正安

紹興四
年造

熙辰禮備濟濟雍雍言奉斯冊重親之宮宮惟既
敞協氣感通皇儀親展壽祉無窮

太傅奉冊授提點官用禮安

此下三章並
紹興十一年

文體明詩

卷之七
五九

造

孝奉天儀信維休德發越徽音禮文靡忒永保嘉
祥時萬時億歸于東朝含飴燕喜

太傅奉寶授提點官用禮安

肅雍長樂克篤其慶河洲茂德沙麓啓聖是生睿
哲蚤隆丕運欽稱鴻寶末膺天命

冊寶升殿用聖安

禮行東朝樂奏大呂羽衛森陳簪紳式序雲幄邃
嚴宏典是舉天子萬年母儀寰宇

冊寶詣宮門

此下二章並寧
宗慶元二年造

堯門疊瑞似幄齊輝重坤靖夷麗冊華徽天子仁
聖禮文弗遠福壽康寧同燕會闈

太皇太后皇太后出閣升御坐

文母受壽載錫之光總集瑞命宜君宜王惠以仁
顯慈以德彰保佑子孫受福無疆

內侍官奉冊寶詣讀冊寶位

徽音孔昭寶篆斯刻金昭玉粹有燁斯冊載祈載
祝以燕以翼寶之萬年與宋無極

太皇太后皇太后降坐歸閣

宋有明德天保佑之以壽繼壽以慈廣慈聲文宣

又休明辨 天卷之七 六十

昭福祉茂綏神孫之休燕及華夷

宋上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冊寶樂歌

撰人闕

按宋史職掌三朝正上皇帝冊寶樂歌五篇今雜錄之以備一體凡十四章

章四言

皇帝發冊寶降殿用正安

帝受內禪改元紹熙欽崇慈親孝心肅祗迺建顯

號冊成不儀發冊廣庭聲歌侑之

中書令侍中奉冊寶詣東階下用正安

乾道七年

宗郊斯成交舉典冊汝輔汝弼威儀是力陳于廣
庭迨此上日巍巍煌煌烏覩在昔

皇帝奉太上皇帝冊寶授太傅用禮安

上皇后冊寶同○
孝宗淳熙二年造

翠華之旗靈囿之鼓陳于廣宇相我盛舉來汝公
輔庸乃儀矩毋愆于素以篤多祜

冊寶出門用正安

天門九重蕩蕩開徹金支秀華垂紳佩玦或導或

陪率履不越注民耳目四表胥悅

冊寶入宮門用正安

文體明辨 天卷之七 六一

南山之叢皇壽無窮太極之尊皇名是崇奉茲寶

冊于皇之宮皇則受之於昭盛容

太上皇帝出宮升御坐用乾安

年

玉璽璽編禮 公畢具穰穰至尊華殿是御德配有

虞紹唐授臣於萬斯年受天之祐

太傅中書令奉太上皇帝冊升殿用聖安

慈皇天臨睟表怡怡欽哉聖子親奉玉卮驚拊尚

呼歡浹華夷適臣捧冊是恪是祇

太傅侍中奉太上皇帝寶升殿用聖安

瑟彼華玉篆魚紐龍與冊並登咨爾上公詠以歌詩協之鼓鐘是陟是降靡有弗恭

太上皇帝降御坐用乾安年造

天地清寧日月華光歸尊慈極萬呼未央慶函百嘉壽躋八荒上皇萬歲俾熾俾昌

太傅中書令侍中奉太上皇后冊寶升殿

用聖安年造

大哉乾元既極形容坤元德至寶與比隆寶冊並登勒崇垂鴻相我綏儀肅七雍雍

皇帝從太上皇后冊寶詣宮中用正安年造

文體明辨七年 卷七 六二

維冊伊何鏤玉垂鴻維寶伊何範金紐龍翊以贊御間以笙鏞誰敢不恭天子寧從

太上皇后出閣升御坐用坤安年造

重翟出房褙衣被躬委委蛇蛇河澗山容聖皇臨軒聖母在宮並受鴻名與天無窮

內侍官奉太上皇后冊寶詣讀冊寶位用

聖安年造

仰瞻慈闈登進寶冊維時暫御祇率厥職曰壽曰名母兮燕得僮我尊父億載無極

太上皇后降坐歸閣用坤安年造

榮懷之慶莫盛於斯三宮四冊五葉一時德阜而豐福大而滋子子孫孫于時保之年造

宋冊立皇太子樂歌撰人闕

按宋史載冊立太子樂歌五篇乃太宗真宗孝宗寧宗所造今雜採而錄之以備一體凡五章章四言八句

皇帝升坐用乾安此下二章並孝宗乾道元年造

宋受天命聖緒無疆惟懷未圖乃登元良涓選休成冊書是將黼坐天臨穆穆皇七

太子入門受冊寶用明安

文體明辨卷之七 六三

於維皇儲玉潤金聲體震之海重離之明冊寶具舉環佩鏘鳴守器承祧維邦之榮

太子受冊寶出門用明安年造

淵中象德玉裕凝姿進退周旋有肅其儀既定國本益隆慶基無及兩宮福祿如茨

祥臣稱賀用正安太宗至道元年造

皇儲既建聖祚無疆鸞旌列叙雞戟分行前星有爛瑞日重光際天接聖溫文允臧

皇帝降坐用乾安年造

我禮備成我駕言旋降坐而跽奏鼓淵淵國本既

定保佑自天克昌厥後何千萬年古立太子

宋高宗親耕籍田樂歌凡七章章八句

撰人闕學士院撰

皇帝出大次用乾安

勤勞稼穡必躬必親為籍千畝以教導民帝出乎震時維上春天顏咫尺望之如雲

親耕

元辰既擇禮備樂成洪縻在手祇飾專精三推一撥端冕朱紘靡辭染履以示黎甿

升壇

文體明辯天卷之七

六四

方壇屹立陛級而登玉色下照臨觀耦耕萬目咸覩如日之升成規成矩百祿是膺

公卿耕籍

羣公顯相奉事濟莊率時農夫舉耜載揚播厥百穀以佑我皇多黍多稌丕應農祥

群官耕籍

畋畋良耜我田既臧土膏其動春日載陽執事有恪于此中邦農夫之慶稷卨餘糧

降壇

肇新帝籍率我農人三推終畝祇事咸均夢鑒孔

時粲然有文受天之祐多稼如雲

歸大次

教民稼穡不令而行進退有度琚瑀銷鳴言歸煩惓惓則告成帝命率育明德惟馨右指

隋大射登歌五言二

撰人闕

道謐金科照時又玉條明優賢饗禮洽選德射儀成鸞旗鬱雲動寶軼儼天行巾車整三乏司裘飾五正鳴球聲高殿華鍾震廣庭烏號傳昔美淇衛著前名揖讓皆時傑升降盡朝英附枝觀體定杯水觀心平豐觚既來去燔炙復縱橫欣看禮樂盛

文體明辯二卷之七

六五

喜遇黃河清右射

文體明辯卷之七終

文體明辯卷之八

大明吳江徐師魯伯魯纂

鼓吹歌辭按鼓吹者諸樂之總名也其不起於戰國雍門周說曲者鼓吹于不測

合奏別爲一樂之名也其所以別用

之朝會宴饗右曰黃門鼓吹漢中御食
品而黃門鼓吹居其二卽今所傳漢殿中御食

飲畢長笛同用之道從行者曰駢吹西京雜記

部鼓吹令所傳務成黃雀玄雲遊如箕詩曲也采武帝有事於太淵車駕始出鼓吹從而

導引皆其類也其師行而奏之馬上者曰橫吹

之社南者曰短簫繞歌小歌在戰國時未名鼓吹至漢明帝分樂四品始歸諸鼓吹署也宋大

天卷之八

夜奏於行宮並號警嚴曲蓋今占之警鼓所

五者總名鼓吹然其詞不盡存而存者
由雅而趨俗不可爲法今姑存其品而詳之

日黃門鼓吹二日興吹三日

黃門鼓吹按黃門鼓吹者漢朝宴燕會之樂歌列十殿庭自是也贊字小作

燕亦作宴鄭注云從大禮也燕私也
上兼用下樂燕則下得用上樂是燕樂之五

相通也古者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
示茲惠於是而有蓼蕭湛湛之詩則此詩之

由始也漢明帝分樂爲四品封三其
天子宴樂群臣用之故漢章帝元和三年帝

日維天之命七
國大之曆數又漢太樂有金

舉十三曲一日鹿鳴二日重來三日

日佚安五
日明星九
日清來六
日遠則七
日有所思
日大入
酒十二日
承元氣上
三日海淡
淡其後東
京大亂樂
軍亡欽魏
武帝千劉
表獲虞雅
樂商河南
杜愛於制
州傳其推
樂一曲一
口鹿鳴二
日騶虞三
日伐檀四
日又王皆
古學辭止
後左延年
改變騶虞
伐檀之下
三曲更作
聲節唯鹿
鳴因而不
改每正旦
大會太尉
奉時

禮曲背初食舉猶用鹿鳴至泰始五年詔傳

上壽酒食舉東西廂樂歌總名川南樂歌於
是勗言鹿鳴以宴嘉賓庶當於朝饗乃除

鳴鶴歌更作十七篇而應璩之聲又自寂寞

武帝作雅樂三朝所用凡六曲皆名爲雅樂亦用之北齊文宣之初未造改制至武成帝

始定三洲之樂元會大饗協齊不碍月笙簧
門來麾於殿上凡二十五曲綫同亦有二十

紹明西一天卷之八 二

曲亦名曰夏曆制元日冬至朔會樂章有七

其名曰和又有中山朝會梁章四東宮朝會
梁章五亦以和召五代梁朝會二曲以川爲

各後唐初用唐樂晉崔撝自言所造

大類薤露虞殯而舞亦不成列蓋是特禮也
已消亡矣周唯大祠如廟川祭其餘祠祭不

用則朝饗可知宋興命賁儼陶穀分原止
朝會二十八曲其後又命蘇易簡等分擇二

十三曲是迴等分撰十四曲李言謂等分撰五曲其總各口安而又譜以威德祥端之目

神宗熙寧以後因事更造增修樂事於是明
代朝會三曲哲宗元祐中增造改造各三曲

尊慈修始用樂上章凡十此歷代朝饗樂

漢黃門而作故今分爲朝享燕會品一

集 310-672

其源流如此若其歌辭不能悉載姑錄其若如左云

晉四廂樂歌凡十

正旦大會行禮歌

鼎歌四章章四言八句

荀勗

於皇元首羣生資始履端大饗敬御也繁祉肆覲羣后爰及卿士欽順則元允也天子

明明天子臨下有赫糾四表宅心惠浹荒貊料各柔遠能邇孔淑不逆約來格祈祈邦家是若光光邦國天篤其祐丕顯哲命顧承三祖世德作求奄有九土思我皇度彝倫攸叙

文舞用舞天卷之八

三

維祖維宗高朗緝熙對越在天駿惠在茲聿求厥成我皇求之式固其猶讀日往敬用治

華歌本四章今取一章四言八句張華

明明我后玄德通神受終正位協應天人容民厚下育物流仁躋我王道輝光日新

公緩歌本十五章今取二章字句不同各注於下

成公綏

聖皇君四海順人應天期三葉合重光泰始開洪基明曜參日月功化俾四時宇宙清且泰穆庶咸雍熙善哉雍熙雜言

明明聖帝龍飛在天與靈合契通德幽玄仰化青雲俯育重淵受靈之祐於斯萬年四言八句

王公上壽酒歌

玄歌一章四言八句

傅玄

於赫明明聖德龍興三朝獻酒萬壽是膺敷佑四方如日之升自天降祚元吉有徵

華歌一章雜言四句

張華

稱元慶奉壽觴后皇延遐祚安樂撫萬方

食舉東西廂樂歌

鼎歌本十二章今取四章章四言句數不同各注於下

文舞用舞天卷之八

四

荀勗

賓之初筵藹藹濟濟既朝乃宴以洽百禮頌以位叙或廷或陸登儼台叟亦有兄弟守于陪寮憲茲度楷平觀顧養正降福孔偕此下二章章十二句

昔我三后大業是維今我聖皇焜耀前暉奕世重規明照九畿思輯用光時罔有違步禹之跡莫不來威天被顯祿福履是綏

振鷺于飛鴻漸其翼京邑穠穆四方是式無競維人王綱允敕君子來朝言觀其極八

時邕斌斌六合同塵往我祖宣威靜殊鄰首定荆

楚遂平燕秦麗文皇邁德流仁爰造草昧應乾
順民靈瑞告符休徵響震平天地弗違以和神
人既戡庸蜀吳會是賓肅慎率職楷矢來陳韓澈
進樂均協清鈞西旅獻葵扶南效珍蠻裔重譯玄
齒文身我皇撫之景命維新六

華歌本十章今取章章
雜言句數不同各注於下

張華

明明在上不顯厥繇翼翼三壽蕃后維休羣生漸
音德六合承沅三正民辰朝慶麟萃華夏本職貢
八荒觀殊類散見充廣庭鳴玉盈朝位廿二

又辨明辨天卷之八

五

濟濟朝位言觀其光儀序既以時禮文煥以章思
皇享多祐嘉樂永無央六

泰始開元龍升在位四隩同氣燮寧殊類五臚也

來備嘉生以遂凝庶績臻太康申繁祉胤無疆本

支百世繼緒不忘繼緒不忘休有烈光永言配命

維晉之祥聖明統世篤皇仁廣大配天地順動若

陶鈞玄化參自然至德通神明清風暢八極流澤

被無垠四

宋四廟樂歌凡六

王韶之

肆夏樂歌

歌本四章一於日鑠二日將三三日
法章四日九功客入四廟旅自於鑠
助皇帝常陽四廟旅作將七曲皇帝
入發服四廟旅作於鑠七曲皇帝
黃鍾太簇二廟作法章九功二曲今
玩其詞唯將將焉勝故錄之四言入

將將蕃后翼翼羣僚盛服待晨明發來朝饗以八
珍樂以九韶仰祇天顏厥猷孔昭

大會行禮歌本二章今取一章四
言八句姑洗廟作

皇矣我后聖德通靈有命自天誕受休禎龍飛紫
極造我宋京光宅宇宙赫赫明明

王公上壽酒雜言四句
黃鍾廟作

文休明辨

六

獻壽爵慶聖皇靈祚窮二儀休明等三光

假前登歌本三章今取一章四
言八句姑洗廟作

烝哉我皇固大誕聖後端維始對越休慶如天斯

久如日斯盛介茲景福永固駿命

食舉歌本十章今取二章並太
廟作字句不同各注於下

五玉既獻三帛是饗爾公爾侯鳴玉華殿皇聖

后降禮南面元首納嘉禮萬邦同歡願休哉君臣

嘉燕建五旗列四縣去聲樂有文禮無倦融皇風

窮一變雜言十
六句

王道純德彌淑寧八表康九服道尊禮讓移風

俗移風俗未充融歌盛美造成功詠徽烈逸無窮
三言十

梁三朝雅樂歌九

沈約

梁制雅樂三朝所用凡六篇奏官出入奏後雅與二郊太廟明堂同享太子出入奏虎符則詩君千萬年永錫爾胤也王公出入奏寅雅取尚書周官貳公弘化寅元天地也二篇酒食雅取詩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也食舉奏需雅取易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也微饌奏雍雅取記史大享客出以雍飲也其詞過於嚴整不合古調今姑取章數錄之

俊雅本三章今取一

開我八襲闢我九重珎流響縷絃有容衮衣前

文休明辨六卷之八

七

邁列辟雲從義兼束序事夫西雍分階等肅異列

齊恭

胤雅四言十

自昔殷代哲王迭有降及周成維器是守上天乃眷大梁既受灼灼重明仰承元首體乾作貳命服斯九置保置師居前居後日星比耀克隆萬壽

寅雅三言十

禮莫違樂具舉延藩辟朝帝所執桓蒲列齊莒垂衮毳紛容與升有儀降有序齊簪紱忘笑語始矜嚴終酣醕

介雅本三章今取二

壽隨百里洽慶與三朝升維皇集繁祉景福互相承申錫未無遺穰簡必來應

百味既含馨六飲莫能尚玉璽信湛湛金卮頗提淥敬舉發天和祥祉流嘉貺

需雅本八章今取三

五味九變兼六和令芳甘旨庶且多三危之露九貞禾圓按方丈粲星羅皇舉斯樂同山河

九州上腴非一族玄芝碧樹壽華木終期采之不盈掬用拂腥羶和九穀既甘且飫致遐福

文休明辨六卷之八

八

擊鐘以俟惟大國況乃御天流至德爾食斯不慚盛則其禮不謏儀不式風猷所被深且塞

雍雅本三章今取一

百司警列皇在在陸既飫且醕卒食成禮其容穆穆其儀濟濟凡百庶寮莫不愷悌奄有萬國仰由天啓

北齊元會大饗樂歌辭九

撰人闕

北齊元會及有並有元會樂然惟北齊儀節最備其辭無可觀者附之仍存其名以見行禮之序也

賓入門四箱當作同奏肆夏

吳蒼眷命興王統天業高帝始道邈皇先禮成化
穆樂合風宣賓朝荒夏揚對等玄

皇帝出閣奏皇夏

皇帝當安羣奉臣奏賀皇夏

皇帝入宁變服黃鍾太蔭二箱奏皇夏

四言十
六句

我應天曆四海為家協同內外混一戎華鶴龜龍

馬風乘雲車夏章夷服其會如麻九賓有儀八音

有節肅七於位飲和在列四序氣氤三光昭晰若

文體明辨卷之八

九

哉大矣軒唐比輶

皇帝變服移幄坐於西箱帝出升御坐

姑洗箱奏皇夏

王公奠璧奏肆夏

上壽黃鍾箱奏上壽曲雜言
四句

仰三光奏萬壽人皇御六氣天地同長久

皇太子入至坐位酒至御殿上奏登歌

本三章今取一
章四言八句

大齊統曆道化光明馬圖呈寶龜錄告靈白蠟非

衆八荒非遯同作堯人俱包禹迹

食至御前奏食舉樂本十章今取二章
字句不同各注于

下

彤庭爛景丹陛流光懷黃綰白鵝驚成行文贊百

揆武鎮四方折衝鼓雷電獻替協陰陽大矣哉道

邁上皇陋五帝狹三王窮禮物該樂章序冠帶垂

衣裳雜言十
六句

兩儀分牧以君陶有象化無垠大齊德邈誰群超

鳳火冠龍雲露以絜風以薰榮光至氣氤氲三言
十二句

文舞將作先設階步辭此段四曲並
見樂舞類

文體明辨卷之八

十

文舞辭

武舞將作先設階步辭

武舞辭

皇帝入鐘鼓箱作皇夏

宋朝會樂歌

撰人闕

按宋史載朝會樂歌六篇蓋太祖太宗
真宗神宗哲宗高宗歷朝之所更定有

也今雖稱之然高宗所定者居多
取其簡而備也諸首詳之凡九章

皇帝升坐用隆安制此下四章皆四言八
章此下二章皆五言

宗景德
中造

金奏在庭群后在位天威煌煌嚮明負象高拱穆

清弁冕端委盛德日新禮容有煇

公卿入門用正安

萬邦來同九賓在位中未詳疑奉璋薦紳降庭

止文思安安威儀棣棣臣哉降哉介爾蕃祉

上公上壽用和安此下十一章並

八音克諧萬舞有奕上公奉觴卒茲百辟聲效呼

嵩祀聖人壽億載萬年天長地久

皇帝初舉酒用瑞木成文

按唐制元日與門侍郎奏祥瑞宋人因之故自歌以角觴若日驕而說日

語和禮者勿用可也

文獻明辨六卷之八

十一

厚地效珍嘉木紀瑞匪刻匪雕其文見意三登太

平允協聖治詩雅詠歌有光說醉

再舉酒用滄海澄清仁言

百谷王符聖治不揚波效殊祉德淪淵滄海清應

千秋叙五行

三舉酒用瑞粟祥人句

至治發聞惟馨香播厥百穀臻穰穰農夫之慶歲

其有禾易長畝盈倉箱時和物阜粟茲茂嘉生駢

穗來呈祥自今以始大豐美行旅不用齋餼糧

群臣酒行用正安此二章及下章

群公卿士咸造在庭式燕以衍思均露零穆穆明

明於斯為盛歸美報上一人有慶

明明天子萬來福同嘉賓式燕曷不肅雍燕以示

慈式禮莫愆樂胥君子容止可觀

酒一行用文舞此下二曲並

酒載行用武舞

皇帝降坐用乾安

帝坐煢煌廷紳肅穆對揚天休各恭爾服頌聲洋

洋溢文郁郁禮備樂成末膺多福以上

晉冬至初歲小會歌四言二

文體明辨六卷之八

十二

張華

日月不留四氣回周節慶代序萬國咸休庶民群

后奉壽升朝我有嘉禮式宴百寮繁肴綺錯旨酒

泉停笙鏞和奏磬管流聲上隆其愛下盡其心宜

其壅滯詠之德音乃宣乃訓配享交泰求載仁風

長撫無外按冬至亦大朝會之日而此歌乃列之

未也

晉宴會歌四言二 張華

盛麗我皇配大垂光留精日晷經覽無方聰明有

暇延命衆臣冠蓋雲集錙銖星陳有蒸多品八珍

代變羽爵無算究樂極宴歌者流聲舞者投袂舒
歎動容有節絲竹竝設宣暢四體繁手趣擊歡足
發和酣不忘禮好樂無荒翼翼濟濟

晉中宮宴會歌五言十 張華

先王統大業玄化漸八維儀刑乎萬邦內訓隆壺
闡皇英垂帝典大雅詠三妃執德宣隆教正位埋
厥司含章體柔順帥禮蹈謙祗蠡斯弘慈惠慘木
逮幽微徽音穆清風高義邈不追遺榮參日月百
世仰餘輝

晉宗親宴會歌五言十 張華

文粹明辨天卷之八 十三

族燕明禮順饌食序親骨肉散不殊昆弟豈他
人本枝篤同慶榮棟著先民於皇聖明后天覆弘
且仁降禮崇親戚旁施協族姻式宴盡酣娛飲御
備羞珍和樂既宜洽上下同歡欣德教加四海敦
睦被無垠

宋徽宗大觀中聞喜宴樂歌七言八句 撰人闕

狀元以下入門正安

多士濟濟于彼西雍欽肅威儀亦有斯容烝然來
思自西自東天畀爾祿維王其崇

初舉酒賓興賢能

明明天子率由舊章思樂泮水光于四方薄不其
芹用賓于王我有好爵賓彼周行

再酌於樂辟雍

樂只君子式燕又思服其命服攝以威儀鐘鼓既
設一朝醕之德音是茂邦家之基

三酌樂育人才

聖謨洋洋網紀四方烝我髦士觀國之光遐不作
人而邦其昌以燕天子萬壽無疆

四酌樂且有儀

文粹明辨天卷之八 十四

我求懿德烝然來思籩豆靜嘉式燕綏之溫溫其
恭莫不令儀追琢其章髦士攸宜

五酌正安

思皇多士揚于王庭鍾鼓樂之肅雝和鳴威儀抑
抑既安且寧天子萬壽永觀厥成

宋徽宗政和中鹿鳴宴樂歌七言八句 撰人闕

初酌酒正安

思樂泮水承流辟雍思皇多士烝然來從雖雖濟
濟四方攸同登于天府維王是崇

再酌樂育人才

鐘鼓皇皇磬管鏘鏘登降維時利用賓王髦士攸宜邦家之光媚于天子事舉言揚

三酌賢賢好德

鳴鹿呦呦戴弁依俅烝然來思旨酒思柔之子言邁泮渙爾游于彼西雍對揚王休

四酌烝我髦士

首善京師灼于四方烝我髦士金玉其相飲酒樂曲吹笙鼓簧勉戒徒御觀國之光

五酌利用賓王

文雅明辨 不卷之八

十五

邀不作人天下喜樂何以況之焉飛魚躍既勸之

駕獻酬交錯利用賓王縻以好爵以上

騎吹按駢吹者車駕從行道路所奏之樂吹

成黃雀玄雲遠如朝諸曲皆是駢吹惜其

辭不存故今難於短篇統觀之中而不作能

川而唐制大駕法駕小駕皆有焉宋初因之

名曰導引北郊祀明堂宗廟皆用封禪上宗

廟主附廟迎奉祖宗御容赴宮觀寺院先

車駕行幸並用之徵宗政和七年更其名爲

傳事備成六引尋復舊制自號唐制亦不

正宮惟仁宗景祐二年有事明堂用舊后宮

山陵發引真宗章獻皇后制以率懿皇鍾李

氏川正平調仁宗用黃鍾羽真主還京用太

石調仁宗御容赴景靈宮川道調率因事隨

時定所屬宮調以律和之或云正宮與正樂

之今與正聲相背而楊傑以爲鼓吹之器既

異先代而施設樂與正樂不同若以律呂變

夷部宮調則名混同而樂和系亂矣遂竊不

行是或一見也又漢武帝時南越加置七郡

皆設鼓吹班超拜長史假鼓吹麾幢魏晉之

世又以假諸將帥及牙門又晉魏川謝朓

擊鼓鼓吹沒追贈長水校尉鼓吹以五品

制四品以上官婚葬則鼓吹亦官五品得

四品鼓吹而宋則自皇太子及一品至三品

皆有本品鼓吹而人數不同則臣下得用鼓

吹自漢以來皆然也詞雖無存制

則可考姑附著於此以資博識云

宋太祖開寶元年南郊導引歌辭二首此

雜言九句 和峴

氣和玉燭睿化著鴻明緹管一陽生郊裡盛禮燔

文休明辨 不卷之八 十六

柴畢旋軫鳳凰城森羅儀衛振華纓載路溢歡聲

皇圖大業超前古垂象恭階平

歲時豐衍九土樂昇平觀寰海澄清道高堯舜

衣治日月竝文明嘉禾甘露登高薦雲物煥祥經

兢兢惕惕持謙德許禪云亭

宋寧宗明堂大禮導引曲 撰人闕

合宮親饗青女肅長空精意與天通后皇臨顧誰

爲侑文祖暨神功函蒙祉福歲常豐聲教被華戎

兩宮眉壽同榮樂戢穀末來崇

宋真宗親享太廟導引曲 撰人闕

躬朝太室列聖大功宜綵伏維甘泉祕文升輅空
歌發一路獲祥煙珠旒薦獻極精虔列侍儼貂蟬
穰穰降福均寰宇垂拱萬斯年

宋寧宗親耕籍田導引曲二首

撰人闕

春融日暖四野瑞煙浮柳苑更桑柔上膏肓起條
風扇宿雪潤田疇金根轂轉如雷動羽衛擁貔貅
扶耨老稚康衢滿延歧望凝旒

斗移星轉一氣又環周六府要時脩務農重穀人
胥勸耕藉禮殊尤壇壝巖峙文明地黛紉駕青牛
文修明辨 卷之八 一七

雍容南畝三推了玉趾更遲留

宋孝宗乾道中發太上皇帝高宗太上皇后

吳冊寶導引曲

撰人闕

重華真主晨夕奉庭闈祀慶成時乾元坤載同
歸美寶冊兩光輝斑衣何似赭黃衣此事古今稀
都人歡樂萬呼震坐壽總天齊

宋光宗恭上壽聖皇太后高宗后至尊壽

皇聖帝壽成皇后訓導號冊寶導引曲

撰人闕

皇家盛事三殿慶重重聖主極推崇璫編寶烈相

輝映歸美意何窮鈞韶九奏度春風彩仗煥儀容
懽聲和氣彌寰宇皇壽與天同

宋寧宗嘉泰二年加上壽成太皇太后壽

吳冊寶導引曲

撰人闕

思齊文母盛德比姜任擁佑極恩深湯孫歸美熙
鴻號鏤玉更繩金虞庭萬辟萃華簪法仗儼天臨
層闌慶典年年舉千古播徽音

宋徽宗政和三年追冊明達皇后貴妃導

引曲

撰人闕

來嬪初載令德冠層城柔範藹徽聲熊羆夢應芳
文修明辨 卷之八 十八

蘭郁佳氣擁雕楹珠宮縹緲泛蓬瀛脫誕世緣輕
空餘寶冊光瓊玖千古仰鴻名

宋真宗奉太廟寶冊導引曲

撰人闕

祖宗垂佑亨會協重熙德澤被烝黎虔崇尊謚陳
徽冊藻衛列威蕤宸心致孝極孜孜展禮詔台司
祥煙瑞霧浮清廟絲綈被純禧

宋顯仁皇后徽宗賢妃高陵發引導引

曲

撰人闕

長樂晚綵戲萊衣奄忽哀報僊期帝鄉渺渺乘鸞

去啼紅嬪御不勝悲蒼梧煙水杳難追腸斷處過江時銀濤千萬疊不知何處是瑤池

宋欽宗山陵發引導引曲 撰人闕

鼎湖龍遠九祭畢嘉觴遙望白雲鄉簫笳淒咽離天闕千仗儼成行聖神昭穆盛重光寶室萬年藏皇心追慕思無極孝饗奉烝嘗

宋莊文太子孝宗嫡長子薨發引導引曲十一言

撰人闕

秋月冷秋鶴無聲清禁曉動皇情玉笙忽斷今何在不知誰報玉樓成七星授轡騷驚種人不見恨

文體明卷之八 十九

難平何以返霓旌一天風露苦淒清

宋神宗元豐二年慈聖光獻皇后仁宗后薨

神主還宮導引曲此下八曲曲

撰人闕

龍輿春晚曉日轉三川鼓吹慘寒煙清明過後落花天望池館依然東風百寶泛樓船共薦壽當年如今又到苑西邊但覓斷香翰

宋光宗紹熙五年孝宗神主還宮導引曲

撰人闕

孝宗純孝前聖更何加高蹈處重華丹成僊去龍

輜遠越岸暮山遐波神先為捲寒沙來往護靈樞九虞禮舉神祇樂萬世祐皇家

宋神宗元豐八年時哲宗神宗神主附廟

導引曲 撰人闕

歲華婉婉侍宴玉皇宮瑯輦出房中豈知軒后丹成去望絕鼎湖龍壽原初掩歸蹕五雲重唯餘寶冊書鴻烈清廟配三宗

顯仁皇后神主附廟導引曲

撰人闕

返虞長樂猶是憶賓天何事駕仙輶簫笳儀衛辭文體明卷之八 二十

宮闕移仗入雲煙於皇清廟啟華筵昭穆謹承先

千秋長奉烝嘗孝永享中興年

宋神宗熙寧四年英宗御容赴景靈宮奉

安導引曲 撰人闕

鼎湖龍去仙仗隔蓬萊輦路已蒼苔漢家原廟臨清渭還泣王衣來鳳簫驚扇共徘徊帳殿倚雲開春風不向天袍動空繞翠輿回

泰安神宗皇帝御容赴景靈宮導引歌辭

宋蘇軾

帝城父老三歲望堯心天遠玉樓深龍顏髮鬢笙

蕭遂腸斷屬車音離宮秦色瓊瑤林雲閣海沈沈
遺民猶唱當時曲秋鴈起汾陰

逆奉神宗皇帝御容赴西京會聖宮燹天
禪院奉安導引歌辭 宋蘇軾

經文緯武十有九年中遺烈震羗戎涓橋夾道千
君長猶是建元宮西瞻溫洛與神崧蓮宇照瓊宮
人間俛仰成今古流澤自無窮

景靈宮奉安顯仁皇后神御導引曲
撰人闕

坤儀厚載遺德滿寰中歸御廣寒宮玉容如在殿
文粹明辨 卷之八 二十一

興遠長樂起悲風霓旌絳節下層空雲闕曉瞳眈
真游千載安原廟聖孝與天通

橫吹 按橫吹者軍中馬上所奏之樂也晉書
也周禮地官之屬以鼓鼗鼓軍事鼙鼓以鼓
之長八尺者也角有舊說鼓尤 鼙鼓以
與黃帝戰于涿鹿帝命夬角為龍鳴以禦之
故謂之鼓角也胡中者本以應胡旋之聲後
漸用之橫吹而胡角則胡所用鼓角也胡角
而為之也凡黃帝之說不可盡信而後漢書
胡角聲類陳司馬其曲亦胡以胡參胡是正
自漢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雅得摩訶
樂第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得二十八
解題音以來雅存十曲一日黃鶴今或作黃
鶴吟二曰龍頭吟亦作龍頭水謂雙關也三
折楊柳入曰黃單于九曰赤之楊十曰望行

人然考西京雜記戚夫人善鼓瑟入塞望
歸之曲則高帝時尸有之矣不絕於世

又有八曲曰開月別離也曰落月其
長安道曰豪俠行曰胡旋曲本胡旋曲其
後笛中吹之曰紫騮馬從軍久戍懷歸之作
也曰驃馬或什駿馬皆言開皇征役之事

馬端臨云別有驃馬騷非橫吹曲未如執是
又有四曲曰雨生收詩昔衣往矣楊柳依依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之意或云穆天子遊于
黃室之曲蓋騷騷澤天之意或云穆天子遊于
風雨雪有東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之曰我
徂重竹是也二說不同前說近是日劉生劉

生不知何代人觀前樂以來所為劉生之辭
者皆稱其任俠家放浪遊世秦之樂或
云抱劍專征為符節官所未詳也曰胡旋
日洛陽公子行皆後代所加也世謂橫吹上

五曲乃於前十曲中出開入關出塞入塞
黃單于赤之楊六曲而加後世關山月洛陽道
長安道豪俠行梅花落紫騮馬雨雪劉生古
劍行洛陽公子行十一曲也今按諸曲古辭

文粹明辨 卷之八 二二

唯存出塞紫騮馬二曲而鄭維則云今大常
試樂工習大梅花小梅花是後漢客一曲至
宋尚存也猶憶梅花既下胡旋則其辭必非
中國所能通曉宋時所習不過習其聲而已

梁鼓角橫吹三十六曲其二十五曲並亡
金輪際明王鉅鹿公主紫騮馬黃雲漢地號
府胡吹舊曲十四篇其十一篇並亡在漢

王東平劉生促撈三篇其詞又有隔谷所傳
柳州馬客吟暮客容家日月金由谷頭高
陽王樂人等吹皆列於橫吹恐謂黃雲漢

黃單于龍頭流木曲龍頭水東平劉生即劉
生與夫紫騮馬折柳皆古歌名世因而不
改而其餘諸曲則隨時命名至論其詞則

出塞古詞也齊梁間語多當時擬作者多
流於靡麗其騷騷馬古詞及金輪以下諸曲又
辭理不足觀蓋古詩之亡久矣
擬古橫吹曲

隴頭水

五言

宋軾

秦天水郡有大阪名曰隴坻亦曰隴山即漢隴關也其阪九回上水七日乃越上有清水四注下所謂隴頭水也

隴頭征人別隴水流聲咽只爲識君思甘心從苦節寒凍弓弦斷風鼓旗竿折獨有孤雄劍龍泉字不滅

前出塞九首

八首

唐杜甫

前出塞詩皆肅宗乾元時甫在秦州思玄宗大寶間事而作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在伊州西公家有程期亡命名也亡命謂脫其籍而逃亡也嬰禍羅君已富土境開邊

文体明辨

云卷之

廿三

一何多棄絕父兄恩吞聲行負戈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時走馬脫轡頭手中挑挑了青絲捷下去萬仞岡

俯身試拳旗

磨刀鳴咽水在隴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

亂一作錯錯已又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

麒麟戰骨當速朽大明劉琨曰論者謂子美古詩去如此篇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語已微露痕跡而小甚相遠讀者詳之

送徒既有長上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更

怒噴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訣決一作絕

不復同苦辛

迢迢萬餘里一作餘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隔河見胡騎似指蕃倏忽數百羣我始爲奴

僕幾時樹功勳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

王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

殺傷

驅馬天雨去雪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石指落會

同水間已去漢月遠何事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

望不可攀

文体明辨

云卷之八

廿四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劍雖四五動彼軍

爲我奔虜其名王王之有歸繫頸授轅門潛身備行列一勝何足論

從軍十年餘一作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

羞雷同中原有闢爭指靜況在狄與戎犬犬四方

志安可辭固窮

後出塞五首

並五言句數不同各注于下

唐杜甫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

丘當作占召募赴蘭門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鞍

百金裝刀頭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斑白居
上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王國入殺其二子以血塗金而成者○右十四句

朝進東門門洛都營幕上河陽洛陽橋落日照大旗馬
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
令嚴夜寂寥悲第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
誰恐是霍嫖姚霍去病漢武帝時為嫖姚校尉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勲此義人重高勲所未及豈知英雄主出
師亘長雲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遂使貔虎士
奮身勇所聞拔劍擊大荒西地日收胡馬群誓開

文苑明辨 不卷之八

二五

玄冥北地持以奉吾君

獻凱日繼踵兩蕃生蕃與奚契丹也靜無虞漁陽胡豪俠
地擊鼓吹笙竿雲帆轉遼海梗稻米東吳越羅與
楚練照耀輿臺並賊軀主將清安位益崇氣驕凌
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通一作通衢

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賁不足
論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

洛昏待安洛山日南中夜間去聲道歸故里但空村
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宋蘇軾曰詳味此詩等
身等國而洛山盡殺其子者恨不知其姓名耳
○以上並十二句○大明劉瓛上出塞本漢書前

使吹曲名其詞不傳如王粲從軍詩即其體也
聚詩五首不過不美其主將曹公戰伐之功詞氣
卑語無足觀者若此則後諸篇如孫叔其征夫
怨勞苦之情軍中奮勇策畫之態併與其征夫
見意中欲言者而盡得之且以見夫主將位崇而
氣驕射廷賞費之過厚是以或刺或問可憤可傷
殆有風雅之遺意豈但突過黃初而已哉

折楊柳行章五言今收一

宋謝靈運

鬱鬱河邊樹青青野田草舍我故鄉客將適萬里
道妻妾牽衣袂收淚沾懷抱還拊幼童子顧託兄
與嫂辭訣未及終嚴駕一何早負竿引文舟饑渴
常不飽誰令爾貧賤咨嗟何所道此詩極盡悲情
文苑明辨 不卷之八 上六

折楊柳五言

唐李白

垂楊柳綠水搖艷東風年花明玉關雲葉暖金
煙美人結長想對此心凄然攀條折春色遠寄龍
庭前

梁鼓角橫吹曲

撰人闕

瑯琊王歌章八章今取五

瑯琊復瑯琊瑯琊大道王陽春二三月單衫綉襪
襜褕

瑯琊復瑯琊女郎大道王孟陽三四月移鋪逐陰
涼

瑯琊復瑯琊瑯琊大道王鹿鳴思長草愁人思故鄉

客行依主人願得主人疆猛虎依深山願得松柏長

快馬高纏鬃遙知身是龍誰能騎此馬唯有廣平公姚弋仲之弟

紫駟馬歌本二章今收一章四句

高高山頭樹風吹葉落去一去數千里何當還故處

龍頭流水歌本三章今收一章四句

文體明辨卷之八 廿七

龍頭流水流離西下念吾一身飄然曠野

折楊柳歌本五章今收一章四句 撰人闕

遙看孟津河楊柳鬱婆娑我是虜家兒不解漢兒歌

慕容家自魯企由谷歌五言

撰人闕

郎在十重樓女在九重閣郎非黃鸝子那得雲中雀

龍頭歌本二章今收一章四句 撰人闕

龍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心肝斷絕

白鼻騮五言

後魏溫子昇

按高陽王樂人歌有可憐白鼻騮之句後人摘其語以爲此歌

小年多好事攬轡向西都相逢狹斜路駐馬詣當壚

擬白鼻騮雜言

唐李白

銀鞍白鼻騮綠地障泥錦細雨春風花落時揮鞭直就胡姬飲

胡吹疑即胡舊曲

撰人闕

淳于王歌凡二章章五言四句

肅肅河中有育熱須含黃獨坐空房中思我百媚

文體明辨卷之八

二十八

郎

百媚在城外千媚在中央但使心相念高城何所妨

捉搦歌本四章今收二章七言四句

華陰山頭百丈井下有流水徹骨冷可憐女子能照影不見其餘見斜領

黃桑柘屐蒲子履中央有絲兩頭繫小時憐母大憐婿何不早嫁論家計

橫吹別曲

隔谷歌凡二章字句不一 撰人闕

兄在城中弟在外呼魚無絃箭無拈食糧乏盡
若為活救我來救我來雜言六句
兄為俘虜受困尋骨露力疲食不足弟為官吏馬
食粟何惜錢刀來我贖七句

木蘭辭雜言六句

古辭僕人

木蘭不知名詐作
男子代父征行

唧唧復唧唧一作促織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
唯聞女嘆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
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
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為
文林明辨 不卷之八 二九

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
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旦一作辭爺娘去暮宿黃
河邊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旦
辭黃河去暮至一作宿黑山頭不聞爺娘喚女聲但
聞燕山胡騎鳴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
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
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
強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尚書郎一作欲尚書郎
願馳千里足一作願借明送兒還故鄉爺娘聞女
來出郭相扶將阿妹聞姊來當戶理紅粧小第聞

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牀
脫我戰時袍着我舊時裳當總理雲鬢掛鏡貼花
黃出門看火伴火伴皆一作驚惶同行十二年不

知木蘭是女郎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
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按樂府雅此辭為敘
多實理而古意然朝氣得金折寒光顯故衣之
類已似李白疑唐人所作必非漢魏時詩也故文
苑英華以為韋元甫詩今按此辭有二篇其一
後篇或元甫作若此篇必非元甫所能及也

短簫鏡歌

按短簫鏡歌者師旋鼓功之樂歌
也蓋簫鏡歌也而有長簫短簫長簫為
而鳴之司人以金鏡止鼓即此器也周禮大
司樂曰王師大獻則奏禮樂注云風力之樂
也大司馬曰師有功信樂獻于社注云兵樂

文林明辨 不卷之八 三十

日豈司馬去曰得意則樂所以示喜也
宇亦作凱漢時稱鼓吹鏡歌蔡邕云鼓吹軍
樂也黃帝岐伯所作以揚德建武勸士興
義此則周禮樂又似木於黃帝而為之不知
是否也漢書樂二十二篇今存者十八篇而
義多難曉魏徵集樂兵部各改造十二篇而
成帝造二十二篇後周武帝造十五篇隋文
帝造三篇唐高宗元和中柳宗元擬造十二篇
進之而未嘗施用宋徽宗政和中議禮局請
造鏡歌詩之尋以亂廢寧宗時姜夔造十四
篇詠下太常以上諸歌大抵皆倣漢制而為
之然考漢歌不專軍樂如朱鷺鐘以祀瑞然
篇為軍中節鼓而言至於上之回則巡幸之
高也若上陵則祭祀之事也若艾如聚山
務樂殊不可曉豈其篇章簡陋使然歟又
而亦列二說蓋宋不可信理亦有之姑存其
疑以俟知者今按前代諸歌不能盡錄姑錄

漢短簫鐃歌本十八曲今取三曲雜言句數不同各注于下

撰人 關

按漢短簫繞歌十八曲一曰朱鷺漢初有朱鷺之祥因爲其形飾鼓遂以名也二曰思悲翁三曰艾蒿四曰張文與劉如讀曰而張藏也穀梁傳曰艾蒿以爲勝卽此意也一云剪艾葉爲蔽張之具亦通四曰上之回武帝元封四年行幸雍同五時還回中道後教遊幸馬上指武帝之往也回地名卽回中也五曰祈禱一作擁離六曰戰城南七曰巫山高一作上陵出上陵而爲之九曰將進酒十曰君馬黃十一日芳樹十二曰有所思十三曰班婕妤十四曰聖人出十五日上邪一作上雅十六日臨高臺十七日遠如期亦曰遠期十八日石流一作

文体明辨
下卷之八

三

石晉馬端臨曰諸史皆以此歌爲軍中之樂多叙戰陳之事然以其名義考之牛車爲戰伐也鄭無日上之同聖人君子之作也雅也艾如張雉子班野人之作也風也鼓本後人雜集當時歌曲而總歸諸短簫篴歌耳實未必皆軍中之樂也又其字多北誤義復難曉蓋由古今聲隸皆奇辭監相綴不復可分復古約云樂人皆音聲知傳訓詁不可復解比古樂銘以大字是辭細字是器聲辭合寫故致然也劉慶曰十八曲今每餘古而義或未

戰城南計三

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爲韓去我謂烏人
 語烏也且爲客豪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爲次客之豪

子指逃此上皆自誓死戰之詞蓋因見水深激激
波騰戰死者爲鳥所食而有憾也蒲葦冥冥良馬戰鬪死騫馬徘徊鳴
梁築室何以南何以北梁本可通南北今築禾黍
人賢不獲君何食願爲忠臣安可得思子指良臣
良臣誠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歸此軍中真怨之
不能用賢必有非斤當使而使之戰鬪以死者不
復收葬是棄之也賢者棄而驚劣存是使賢路蔽
塞君既無所資益而忠良之士亦將絕意於
仕進矣故特爲之反復思念而歎息之也

君馬黃針二

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易也交換之有騷
歸櫬二首祭詩有藉侯有脫誤美人歸以南心尼
馬淺黑色
文體明暢卷之八
卅二

卅二

駕車馳馬美人傷我心佳人歸以此駕車馳馬佳
人安終極北蓋忠臣見君不從諫率意妄行不知
其乘馬不良恐致顛踣而爲之憂傷也

臨高臺

臨高臺以軒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草目以蘭
叶反黃鵠高飛離哉翻叶反關擊弓射鵠令我主
 壽萬年高臺以比朝英之尊水清且寒喻政事之
未和江有古草託言君子稍遠但可目之
 而不得采川黃鵠以尸則以比大臣權力強盛而
 有叛逆之勢故欲去而使吾君得享其永祚也詩
 人憂國城邪之忠義諄然見於言詠之中篇末或
 有收中吾二字具義未詳疑特世調之辭聲如樂
 錄所謂羊吾夷伊那何之類○大明徐祚卿曰古
 辭句格自質然太入工唐風山有樛云何不日歸

張亮歌辭曰臨高臺以軒可以當之又江有香草
日以蘭蕙為高飛離哉離絕工美可為七言示也

擬有所思

唐婦劉雲

朝亦有所思暮亦有所思登樓望君處藹藹蕭關
道掩淚向浮雲誰知妾懷抱玉井蒼苔春院深桐
花落盡無人掃

魏短簫鏡歌

本十二篇今取一篇雜言十句

按此歌倣漢而作一日楚之平亦作初
之平言魏也代朱鷺二日戰策陽言曹

公也代思悲翁三日獲呂布言曹公東
圍臨淮生擒呂布九代艾如張四日克
官渡言曹公與袁紹戰破之於官渡還
代上之同五日舊邦言曹公勝袁紹還

文辭辨

卷之八

燕收燕死士代倉離六日定武功言
曹公初破鄢武功之定始乎此也代戰

城南七日言仲城言曹公破北塞並白
破破三日言仲城言曹公破北塞並白

九日平南言曹公南平荆州也代上陵
代將進酒十日應帝期言文帝受命應

期也代有所思十一日應帝期言文帝受命應
穆燕結成熙也代芳樹十二日代和言

明帝總統改元代和德澤流布也代上
邪今湖諸辭風調遠不遠漢

獨居柳城一篇差勝故錄之

屠柳城

屠柳城功誠難越度龍塞路漫漫北踰岡平但聞
悲風正酸蹋頓授首遂登白狼山神武懋海外求
無北顧患

吳鏡歌

本十二篇今取二篇七雜

此歌倣漢而作一日炎精缺言漢室
衰微孫堅奮起志在匡扶王述於此也

當未鑄二日漢之季言堅悼漢之微
中三三曰漢武師言維辛父業而奮征也

當艾如張四日烏林言周郎破曹孫於
烏林也當上之四五日秋風言惟鏡以

使民民忘其死也當離六日克皖城
言惟鏡征魏離六日克皖城

城也當魏征魏離六日克皖城
城也當魏征魏離六日克皖城

至山南入日通荆門言吳蜀交好中有
關羽自失之怨戎變因而生變吳乃治

兵終復初好也當上陵九日章洪德言
章其大德而遠方來附也符而建大

十曰從歷數言惟從錄圖之符而建大
十曰從歷數言惟從錄圖之符而建大

德也當自所忍十一日承天命言惟以
德政位道化至盛也當芳周十二日玄

化言惟脩文則武則天而行仁澤流洽
天下喜樂也當七和按昭之詞勝於終

樂然亦無大過人者唯秋風承
天命二篇頗有風調雨順之

秋風一句作十五句聲調似不相協疑
也

秋風揚沙塵寒露霑衣裳角弓持弦急鳩鳥化為
鷹通曉邊垂飛羽檄寇賊侵界疆跨馬披介冑恍

慨懷悲傷辭親向長路安知存與亡窮達固行分
壯志士思立功黃髮思立功邀之戰場身逸獲高

賞身沒有遺封

賞身沒有遺封

承天命四十

承天命於音昭聖德三精垂象符靈表德重巨石
立九穗植龍金其鱗鳥赤其色與人歌億夫歎息
超龍升襲帝服叶鼻射淳懿體玄嘿夙興臨朝勞
謙日易簡以崇仁放遠讒與愚舉賢才親近有
德重均田疇茂稼穡審法令定品式考功能明
黜陟人思自盡唯心與力家國治王道直思我帝
皇壽萬億長保天祿祚無極

晉短簫鏡歌本二十二篇今取三篇

傳玄

文休明辨天卷之八

三五

武帝令傳玄作短簫鏡歌曲二十二篇
以述功德一曰靈之祥言宣帝之佐選
猶虞舜之事亮既有石瑞之徵又能用
武以誅孟達之逆命也代朱鷺二日宣
受命言宣帝禦諸葛亮也代思悲翁三
日征遼東言宣帝討滅公孫氏也代艾
如張四日宣輔政言宣帝之樂也代上
之回五日時運多難言宣帝討吳有征
無戰也代翁離六日景龍飛言景帝賞
順夷逆代隆無疆也代戰城南七日平
玉衡言景帝調萬國也代巫山前八日
文皇統百揆言文帝用人有亮也代
陵九日因時運言文帝因時之變帝
其謀也代將進酒十日惟庸蜀言文帝
平蜀封建諸侯也代有所思十一日天
序言武帝用人各盡其才也代十一日天
代上邪十三日金運言武帝應金運也
代君馬黃十四日於穆我皇言武帝致
敬宗廟也代雅子班十五日仲春振旅

言晉蒐田以時也代聖人出十六日夏
苗田言晉蒐田為苗除害也代臨尚臺
十七日仲秋田言本蒐田以時不廢
武事也代遠如期十八日順天道言仲
冬大閱山武備文也代石流十九日二
亮言武帝即位化光四表也代分唐
十日玄雲言武帝用人各盡其才也仍
漢書名二十一日伯恭言武帝受命仍
爵來集也代黃爵行二十二日詩竿言
武帝德配堯舜有呂望之佐也仍漢
舊名按務成玄雲黃爵行約竿四曲本
野以曲而今擬改於短簫鏡歌之中殆
不可疑又按者曲唯文皇統白
按玄雲鈞竿三篇差勝故錄之

文皇統百揆雜言二

文皇統百揆繼天理萬方武將鎮四隅英佐盈朝
堂謀言協秋蘭清風發其芳洪澤所漸潤礫石為

文休明辨天卷之八

三六

珪璋大道侔五帝盛德踰三千咸光大上參天與
地至化無內外無內外六合並康又拉康又邁茲
嘉會在昔義與農大德德斯邁鎮征及諸州為蕃
衛玄功濟四海洪烈流萬世

玄雲十五言三

玄雲起山嶽一作祥氣萬里會龍飛何蛇蛇鳳翔
何翩翩昔在唐虞朝時見青雲際今親遊方
國流光溢天外音鶴鳴在後園清音隨風邁
反制成湯隆顯命伊摯來如飛周文獵渭濱遂載呂
望歸符合如影響先天天弗違輟耕綜地一作網

解褐衿天維元功配二王芬聲世所稀我皇叙群
才洪烈何巍巍桓桓征四表濟濟理萬幾神化感
無方髦才盈帝畿丕顯惟昧旦日新孔所咨一作
茂哉聖明人一作德日月同光輝

釣竿雜言三

釣竿何冉冉餌芳且鮮臨川運思心微綸沈九
淵太公實此術乃在靈秘篇機變隨物移精妙貫
未然游魚驚著釣潛龍飛戾天戾天安所至撫翼
翔太清太清一作異兩儀出渾成玉衡正三辰造
化賦羣形退願輔聖君與神合其靈我君弘遠畧
文體明辭卷之八 廿七

天人不足并天入初并時昧昧何茫茫日月有微
兆文象興三皇蚩尤亂生民黃帝用兵征萬方逮
夏禹而德衰三代不及虞與唐我皇聖德配堯舜
受禪即祚享天祥率士蒙祐靡不肅庶事康庶事
康穆穆明明叶音荷百禄保無極末泰平叶皮

擬晉短簫鏡歌今本十一篇 宋何承大

晉安帝義熙中承天私造此歌此十一篇
篇一曰朱鷺二曰悲公三曰離離四
曰戰城南五曰巫山六曰上陵者七
曰將進酒八曰君馬九曰芳樹十曰有
所思十一曰臨高臺十四曰遠期十五曰石
流苔仍舊舊名而小變之篇作也諸
篇皆有微意而思悲公一篇備爲婉曲

故特

思悲公即思悲翁也雜

思悲公懷衾衣東國何悲公西歸公西歸流二叔
幼主既悟優禾復優禾復聖志申營都新邑從斯
民從斯民德惟明制禮作樂興頌聲興頌聲致嘉
祥鳴鳳爰集萬國康萬國康猶弗已捩髮吐餐下
羣士惟我君繼伊周親觀盛世復何求

晉凱歌二篇並五言

張華

命將出征歌

重華隆帝道戎蠻或不賓徐夷興有周鬼方亦遠
殷今在盛明世寇虐動四垠豺狼染牙爪群生號
嗷晏元帥統方夏出車撫涼秦衆貞必以律藏否
實在人威信加殊類疎迷思自親單醪豈有味挾
纘感至仁武功尚止戈七德美安民遠跡由斯舉
永世無風塵

勞還帥歌

微旄背天德構亂擾邦畿戎車震朔野羣帥贊皇
威將士齊心旅感義忘其私積勢如鞞弩赴節如
發機囂聲動山谷金光耀素輝揮戰陵勁敵武步
蹈橫屍鯨鯢皆授首壯士未清夷昔往冒隆暑今

來白雪霏征夫信勤瘁自古詠采薇收榮於舍爵
燕喜在凱歸之故有采薇出車之詩與周禮愷樂
獻社之義不同則此二篇當之燕會之役今稱凱
歌不知何謂豈當時燕勞之禮已廢而徒寄其名
於凱歌歟姑從本集以

隋凱樂歌辭三篇並四言 撰人闕

述帝德本三章今取二章

於穆我后濬哲文明膺天之命載育群生開元創
曆邁德垂聲朝宗萬寓祗事百靈

八荒霧卷四表雲褰雄圖盛略邁後光前宸區已
泰福祚方延長歌凱樂天子萬年

文休明辨 天卷之八 卅九

述諸軍用命本三章今取二章

帝德遂覃天維宏布功高雲天聲隆韶濩維彼海
隅未從王度皇赫斯怒元戎啓路

鯨鯢已夷封疆在闕班馬蕭蕭歸旌奕々雲臺表
效司勳紀績業並山河道固金石

述天下太平凡三章

阪泉軒德丹浦堯敷始實以武終乃以文嘉樂聖
主大哉爲君出師命將廓定重氛

書軌旣并干戈是戢弘風設教政成人立禮樂聿
興衣裳載緝風雲自美嘉祥爰集

皇皇聖政穆穆神猷平龍虞夏度越姬劉日月比
耀天地同休永清四海長帝九州按張華與此歌
以後樂章皆然本無取然自漢魏而下
率皆臨樂獨此二歌以凱樂爲名故特錄之

擬唐鏡歌鼓吹曲 唐柳宗元

憲宗元和中和神宗元撰鏡歌鼓吹曲十
二篇進之一曰晉陽武言唐師起晉陽

也二曰武牢言太宗討王世充實建德助
日戰武牢言太宗討王世充實建德助

涇戰于武牢言太宗討王世充實建德助
之水黃言平薛仁果於涇州也六曰苞枿

言平蕭銑也七曰河右言平李軌于
九日言本邦言太宗討武周平并州

也十日言生谷言李靖破吐谷渾于西
海上也十一曰高昌言李靖破高昌也

文休明辨 天卷之八 四十

十二曰東蠻言東蠻酋長謝元升入朝
群臣請賜其章服如尚書王會詩云

嚴密氣亦促迫如之使游之節獨歌之
窮一編義

差勝故錄之

獸之窮奔大麓天厚黃德唐以上但獷犬之齒服

甲之羣音羔義弓弭也矢箠音服失皇旅靖敵逾

覺自亡其徒匪予戮音贊周書無此字即猛虎

慄慄靡以尺組受噉音以以秋光祿卿那因公黎之

陽土茫茫富兵戎盈倉箱乏者德其能享叶平暉

豺兕授我疆

警嚴歌也。警嚴者，車駕所止宿衛警場之聲。
鼓者也。王者師行，吉行皆用之。其制也，於
月而自漢迄唐，寂然無聞。至宋始行之。故其
時大禮車駕宿衛，新正夜鼓警場，若以率則
夜奏於行宮，而人數多寡，互有增損。蓋以
宿衛之制，非徒取觀聽之盛也。其歌名有六
州十二時，每更三奏之仁宗，奏也。增奉雅歌
其後，昭陵歌處，主還京增廣，上以宋宗廟
發引，增昭陵歌處，主還京增廣，上以宋宗廟
祀又增降仙歌，歌徽宗政和七年改六州名
爲崇明。祀十二時爲古禮，尋復舊制。其屬歌
吹今取數首，景之若導引，由宋史與此世
列而用屬，實吹實有，不同故今釐而釋之。伏
者無所惑云。

宋郊祀警嚴用並雜言句數不
同各注于下

撰人闕

文獻明辨 六卷之八

四十

六州歌三十二句，此
二曲並奉宗

嚴更末，今夕是何年。玉衡正鉤，陳燦天宇起。祥煙
協風應，江海安瀾。重規仍疊，矩聖主乘乾，爵授禹
盛事。光前稱壽，玉后邊。三年親祀，一陽回律。八鄉
承宇，觚陛紫爲壇。仰天顏，齋居寂，誠心肅禮容。專
鳴鐘石，擁輿衛五輅。列駢闐，聽金鑰。虎旅無眠，儼
千官須期，顯相嘉。邊一人儉德，動天淵。費減大農
錢，神祇格宗祧。燕人民悅，祉福正縣縣。

十二時歌三叶

庭有燎疊鼓鳴，羅更問夜如何。信星彪列天象森

羅虞旦闕，官畢觴清。朝漿柘樽，儀繼猗那。嘉頌可
同科，扈聖萬肩摩。飭躬三宿，奉時緝儀。多丘澤合
撤，濟從羲和神光燭。雲車風馬，芝作蓋玉爲珂。奉
瑄成禮，燔柴竣事。休嘉砰隱，丹闕湛恩。波共艤乾
坤，廣祉邊鄙。投戈覆盂，連瀚海洗甲挽天河。欣欣
喜色長遇六龍過，奏雲和三脊薦嘉禾。

奉禋歌三十六章

初仁宗時李照等撰郊祀警嚴曲請
以族客爲名帝以其義無取更名曰
本禋後
遂因之

葭飛璇籥，孕初陽雲絕清。臺薦景祥風，應律日重
木休明辨 六卷之八 四十一

光歲功順底金穰壽而康。庭壺樂無疆，皇展報新
禮樂觚陛詠賓鄉。珠幄煥黃登瑞縹，陳俎豆澹嘉
觴。袞衣輝煥寶佩琳琅，眞椒漿慶陰神來下鳳
翥龍驤。靈燕喜錫符仍降，散鏞管琳琅懽亮神之
出。夜蘭堂輦路天香輕煙半襲旂常，祉滂洋受登
宣室。返馭齋房恩與風翔華封祝，皇來有慶八荒
同壽寶曆無疆。

降僊臺歌三十一句

漏殘柝靜，鷄聲遠到高燎入層霄。雲表蟠瑞靄天
步下嘉壇，旂旆飄搖。黃麾列伏，鸞貅整氣壓江湖。

導前從後盛官僚玉佩間金貂望扶桑日漸高陰
霾霜雪底處不消消聲路祥飈披拂絳紗袍雲間
端闕仰岩峽挾春澤喜浹黎苗禮成大慶驚三抃
受昕朝

宋寧宗明堂大禮警嚴曲

並雜言句數不
同各注于下

撰人闕

合官歌二首

聖明朝曠典乘秋舉大饗本仁祖九室八牖四戶
敕躬齋戒格堪輿盛牲實俎竝侑總稽古玉露乍
肅天宇水輪下照金鋪燎煙噓鬱尊香雲門舞髮
文粹明辨 卷之八 四三

翺翔坐靈心咸嘉娛衆星俞美光錫照煥珠清曉
御丹鳳湛恩偏浹率溥歡聲雷動嶽鎮呼徐命法
駕萬騎花盈路萬姓齊祝壽同天地事超唐虞看
平燕雲從此興文偃武待重會諸侯舊東都

六州歌九首

商秋肅嘉會協中辛路涓寢脩禋祀聖德昭清端
志感盤竭肅精錫繡排天仗羽衛續紛朝太室迺
中宸被袞接神明時平天地俱清宴兼金行萬寶
物盛藹清馨瞻煥座春容煥燕三靈真璫爵薦量
幣清思竊冥冥望崑崙輪嘉祥縉組誠殫禮洽

慶休成潤澤被生民端門肆青昕庭稱賀俱將戲
殺萬壽祝明君

十二時歌二首

炎圖肇天祚昌期聖德茂重離英明經遠濬哲昭
微寶儉更深慈觀萬國累洽重熙對時報禮秩神
祇玉帛湊華夷肅雍顯相百辟盡欽祇奄嘉慶英
璧真華茲神安坐景氣澄虛極光燄燭長麗展詩
應律萬舞逶遲三獻洽皇儀藉靈祿慶祐來宜禮
無違鳴鑾臨帝闕飛鳳下天倪清和寰宇霽澤一
朝馳醇化無爲萬祀鞏丕基

文粹明辨 卷之八

四四

宋山陵發引警嚴曲

並雜言句數不
同各注于下

撰人闕

六州歌二首

堯傳舜盛事千古難并回龍馭辭鳳掖北內別有
蓬瀛爲天子父冊鴻名萬年千歲福康寧春秋不
說楚冥靈萊衣綵戲漢殿玉卮輕宸游今不見煙
外落霞明前回丁未霧塞神京正同符光武中興
擎天獨力扶傾定宗廟保河山乾坤整頓庚庚功
成了脫屣遺榮訪崆峒容與丹庭笑挹塵寰不留
行吾皇衣戀淚血灑神旌腸斷濤江渡明日稽山

暮雲東望元陵祐高

中興運孝治格昇平迴駟馭汧鳳駕冊寶初上鴻
名龍樓問寢候雞鳴史翻來戲綵衣輕坤蹀夜照
老人星金觴上壽長願燕慈寧乘雲何處去愁斷
紫簫聲追思金殿椒壁丹楹又誰知勤儉仁明風
行化被官庭佑聖主底明時陰功暗及生靈離官
晚花卉娉婷甲觀高潮海崢嶸往事回頭忽飄零
空番嬪御掩泣望霓旌會稽山翠末裕陵高而今
便是蓬瀛右顯仁皇后

十二時歌三詩

文休明辨天卷之八

四五

壁門雙闕轉蒼龍德壽儼祇宮軒屏正坐天子親
拜天公儀紳笏羅鵷鷺榮庭中僊家歎不盡人世
壽無窮誰知雲路王京成就催返璇穹轉手萬緣
空見說煙霄好處不與下方同塵合霧迷濛筆蕭
寥亮樓閣玲瓏中興大業巍巍稽古成功事去孤
鴻忍聽宵柝晨鍾靈輿駕素帟低香幄茸浙江潮
萬神護川后滋恭因山祗事崔嵬禹穴此日重逢
栢城封愁長夜起悲風歌清廟千古誦高宗

永裕陵歌九詩

宋初嘗嚴六州十二時二曲仁宗
發引增昭陵歌自是襲用三曲各以

其夢命名此歌名
永裕乃神宗陵也

升龍德當位富春秋受天球膺駿命玉帛走諸侯
寶閣珠樓臨上苑百卉弄春柔隱約瀛洲旦旦想
宸遊那知羽駕忽難留入馬入丹丘哀仗出州神
帑聲凝咽旌旆去悠悠碧山頭真人地龜洛奧鳳
臺幽繞伊流滿峯岡勢結蛟虬皇堂一閉威顏杳
寒霧帶天愁守陵嬪御想像奉龍輶牙盤楮索肅
神休何日覲雲裘紅淚滴衣襟那堪風點綴栢城
秋

宋山陵非虞主還宮警嚴曲並各注于

文休明辨三卷之八

四六

撰人闕

六州歌三十一句

承聖緒瘡意在升平驅貔虎策豪英號令肅天兵
四方無復羽書征德澤浸群生睿謀雄雋絀漢高
狹陋慕三皇二帝登閔緝樂綴文明將升岱嶽告
功成玉牒金繩騰寶飛聲事難評軒鼎就清都一
夢俄傾飛霞佩乘龍馭羽衛入高清祥光浮動五
色迎鸞鳳維簫笙因山功就同軌人至銘旌畫髮
行背重城楚第凝咽漢儀雄盛攀慕傷情唯餘內
傳知向蓬瀛

十二時歌三十七句○仁宗葉聖光獻皇后曹氏

望嵩邱永昭陵畔王氣壓龍圖羣洛靈光鬱鬱起
嘉祥虛綵帝轉哀伏閨幽堂歎仙鄉路長景霞飛
松上珠襦宵掩細扇晨歸崑閬茫茫滿目東郊好
紅葩關芳韶景空駘蕩對春色倍淒涼最情傷從
輦嬪嫔指瑤津路淚雨泣千門萃珥璫曾億薦瓊
觴春又至人何往事難忘回斜陽斷腸聽鈞天嘹
亮清都風細木欄花滿誰奏清商紫幄重簾外時
飄寶香環珮珊珊響問何日反瑤房

虞主歌亦名虞神歌三十二句○聖光獻皇后

文體明辨 不卷之八 四十七

轉紫芝指東都帝畿愁霧果簫聲宛轉輦路逶迤
那堪見郊原芳菲日遲遲對列鳳翼龍旗輕陰黯
四垂樓臺綠瓦瓦琉璃仙仗歸壽原清夜寒月掩
綸禧翠幃瑠輪空及靈蟪蛄長岐嵩峯遠伊川渺
瀕此時還帝里旌旛上下葆羽蔽蕤天街迴垂楊
依依過端闌閭闔正聞金扉軼射暖暉虞神寶
篆散輕絲空涕洟望陵宮女嗟物是人非萬古千
秋煙慘風悲

文體明辨卷之八

文體明辨卷之九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集

歸安茅乾健夫校止

建陽游榕活板印行

樂府五

樂舞歌辭

文武舞

凡音樂以舞為主而舞以文次之者

老堯曰大成亦曰成也舞曰大舞亦曰大武皆

禹曰大夏皆文舞也湯曰大濩周曰大武皆

武舞也周人兼用六代之樂文舞列于阼階

文體明辨 不卷之九

舞是也而天下者以揖讓得之則先奏文舞

而文武二舞亦畧具矣秦如皇政周大武曰

五行舞是五行者武舞也漢高祖因而用之

又作巴渝舞武德舞又改韶舞為文始舞五

行巴渝武德者武舞也文始者文舞也然考

其時有昭容樂以出武德禮容樂以出文始

五行夫文始五行文武不同而出之之樂類

同不可曉也文始造四時舞景帝采武德舞

為昭德舞於是詔易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

舞考惠顧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

文始五行之舞焉宣帝又采昭德舞為盛德

行之舞四時者文舞也昭德盛德者武舞也

又有法越育命二舞不知起於何時光武武

—1—

11

東平王蒼

光武廟焉

集 310—696

功

巴渝舞按巴渝舞者本漢武舞也高祖為

率賁人以從為前鋒勇而善戰既定秦中

以功封侯其俗喜舞高祖樂其猛銳數觀

其舞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使之習之

巴渝舞蜀稱巴蜀又有渝水故以名其

舞曲四篇一曰安臺本歌曲四曰行辭本歌

曲皆書云其辭既古莫能曉句度則齊人

王黎改制其辭黎問巴渝師李管仲王而

得歌之本意乃改造四篇以述其意因名

俞兒舞後於太祖廟並作之以備作俞蓋

取俞美之義與漢初異矣文帝黃初三年

改曰昭武舞曹氏曰宣武舞而章下仍以

俞爾今詩樂解才巴俞舞之下以見此舞

之所由起其辭則與文

武並列不復置於外云

文帝明辨 天卷之九 四

魏俞兒舞歌四篇 王黎

予俞新福歌雜言十

漢初建國家匡九州蠻荆震服五刃三革休安不

忘備武樂脩宴我賓節敬川御天永樂無憂子孫

受百福常與松喬游蒸庶德莫不咸歡柔

琴俞新福歌四言

材官選士劍弩錯陳應桴蹈節俯仰若神綏我武

烈篤我淳仁自東自西莫不來賓

安臺新福歌雜言十

我功既定庶士咸綏樂陳我廣庭式宴賓與師昭

文德宣武威平九有撫民黎荷天寵延壽尸千載

莫我違

行辭新福歌雜言

神武用師士素厲仁恩廣覆猛節橫逝自古立功

莫我弘大對恒恒征四國爰及海裔漢國保長

慶垂祚延萬世

晉正德大豫二舞 歌荀勗

武帝泰始九年命郭景夏宋該等造正德

大豫二舞修傳玄荀勗張華為之辭而

為辭為勝故錄之凡二

正德舞歌

文帝明辨 天卷之九 五

人文垂則盛德有容聲以依詠舞以象功干戚發

輝節以笙簧羽箭雲會翊宣令蹤敷美盡善允協

時邕煥炳其章光乎萬邦邦悲萬邦洋洋承我晉

道配天作享元命有造上化如風民應如草穆穆

斌斌刑于經兆文武旁作慶流四表無競維烈求

世走紹

大豫舞歌

豫順以動大哉惟時時邁其仁世載雍熙兆我區

夏宣文是基大業維新伐皇隆之重光累暉欽明

文思詩平迄用有成惟晉之祺穆穆聖皇受命紀

周品物咸寧芳烈雲布文教旁通篤以淳素玄化
治暢被之暇豫作樂崇德同美韶濩濬濬邈邈式
遵王度

晉文武二舞歌

傳玄

武帝泰始中既造正德大舞二舞又改
舊昭武舞曰宣武之舞羽舞曰宣文
舞使傳玄爲辭成詩而樂
序此二舞同用正德大舞樂

宣武舞歌此四篇字句不同各注

惟聖皇篇三言十 予俞第一

惟聖皇德巍巍光四海叶虎禮樂猶彤影文武爲

表裏乃作巴渝肆舞士劍弩齊列戈矛爲之始進

又休閑焉 天卷之九

六

退疾鷹鷂龍戰而豹起如亂不可亂動作順其理

離合有統紀

兵篇四言十

弩俞第二

爲短兵其勢險危疾逾飛電回旋應規式節齊

聲或合或離電發星驚若景若差兵法攸象軍容

是儀

軍鎮篇五言十

弩俞第三

弩爲遠兵軍之鎮其發有機體難動性必速重而

不遲銳猶分鏑射遠中微弩逾之樂壹何奇變

姿退若激進若飛五聲協八音諧酬殽宣武象容

天威

窮武篇歌雜言亂三 安臺行亂第

四按漢巴渝舞安臺行辭本二篇王

行辭作行亂豈以篇中有亂辭而改

辭爲亂辭抑本辭字而傳獨之誤歟

窮武者喪何但敗北叶未詳或桑弱忘戰國家亦

廢秦始徐偃旣已作成前世先王鑒其機脩文整

武藝文武足相濟然從得光大叶從亂曰

高則亢滿則盈亢以危盈必傾去危傾守以平冲

則久濁能清混文武順天經

又休閑辨 天卷之九

七

宣文舞歌此二篇篇雜言句

羽箭舞歌七言十

義皇之初天地開元網罟禽獸羣黎以安神農教

耕創業誠難民得粒食澹然無所患叶平黃帝始

征伐萬品造其端軍駕無常居是曰軒轅軒轅旣

勤止堯舜匪荒寧夏禹治水湯武又用兵孰能保

安逸坐致太平聖皇邁乾乾大下興頌聲穆穆且

明明惟聖皇道化彰激四海清三光萬機理庶事

康帝龍升儀鳳翔風雨特物繁昌却走馬降瑞祥

揚及陋簡忠良百祿是荷眉壽無疆

羽鐸舞歌三外

昔在渾成時兩儀尚未分陽升垂清景陰降興浮
雲中和含氤氲萬物各異群人倫得其序衆生樂
聖君三統繼五行然後有賢文皇王殊運代治亂
亦續紛伊大晉德燕往古越犧農邀舜禹參天地
陵三五禮唐周樂韶武宣世蕭韶六代具舉澤露
地境化々天寓聖明臨朝元凱作輔晉天同榮胥
浩浩元氣遐哉太清五行流邁日月代征隨時變
化庶物乃成聖皇繼天光濟群生化之以道萬國
咸寧受茲介福延千億齡

又體明辨六卷九

宋前後二舞歌

王韶之

武帝紹興末亂之後改正德舞為以事
大豫舞為後舞使韶之造前用之二郊
而廟舞飲馬凡二篇
篇四言十四句

前舞歌

於赫景明天監是臨樂來伊陽禮作維陰歌自應
富舞由功深庭列官懸陛羅瑟琴翻簫繁會笙磬
諧首簫韶雖古九成在今導志和聲德音孔宣光
我帝基協靈配乾儀刑六合化穆自然如彼雲漢
為章于天熙熙萬類陶和當年擊轅中韶永世弗
闕

後舞歌

假樂聖后寔天誕德積美自中王猷四塞龍飛在
天儀刑萬國欽明惟神臨朝淵默不言之化品物
咸德告成于天銘勳是勒翼翼厥猶同媿媿一作
其仁順命創制因定和神海外有截九圍無睚見
旒司契垂拱臨民乃舞大豫欽若天人純嘏孔休
萬載弥新

宋齊凱容宜烈舞歌

宋初改正志大豫為前後舞孝武時有
司奏言前舞後舞有平占制於是改前
舞為凱容之舞後舞為宜烈之舞既而
建平王宏又議以凱容為前舞宜烈為
後舞

又體明辨六卷九

九

武舞故以正德為宣化之舞大豫為興
和之舞知前舞後舞凱容宜烈宣化
興和之本正德大豫舞而正德大豫即
文武舞也考之南齊書凱容舞旒羽
本舞之韶華之文也魏之大韶成舞乃
之五行漢之武德乃六舞也占等鄭
朝廷文武並用今考宋書及南齊書
載前舞歌辭則宋章皇太后室奏德
凱容之舞昭皇太后室奏昭德凱容之
舞宣皇太后室奏宣德凱容之舞齊武
帝止郊初獻奏德凱容之樂次奏昭
德凱容之樂太廟諸官並奏凱容樂是
有文而無武也齊南郊太祖配享祭高
德宣烈之舞是有武而無文也齊宗廟
太祖室奏高德宣烈之樂後世齊宗廟
凱容之樂是以帝后分文武也齊武
昭初獻奏文德宣烈之舞次奏武德
宣烈之舞是以宣烈分文武也又齊
超宗造明堂樂歌有凱容宣烈樂共為

一章是又品文武而為一也此北守不
可曉豈喪制之後清樂崩壞而然歟
今姑難錄其辭以俟智者評焉
合十一言字句各注下

宋章德凱容樂歌四言八句○阜
太后室用

殷淡

幽瑞浚靈表彰嬪聖翊載徽文敷光崇慶上結繩
祥中維飾詠永屬輝猷聯昌景命

齊地德凱容樂歌北郊社賦用

謝超宗

繕方在端幽陰掩珎晷仰靈心詔源委遍丘林禮
獻物樂薦音

文体明辨 天卷之九

齊昭德凱容樂歌此下二章章四言八句北郊社賦用

謝超宗

慶圖濟邈蘊祥秘瑤倪天炳月嬪光紫霄邦化靈
懋闡則風調儷應方儀徽載以招

齊宗廟凱容樂歌大中 謝超宗

琬條賁蔚瓊源浚照懋矣皇烈載挺明劬永言敬
思式恭惟教休途良又榮光有耀

齊宗廟明德凱容樂歌四言二十句高宗明皇帝

王儉

多難固業殷憂啓聖帝宗續武惟時執競起柳獻

百堵興詠義雖祀夏功符受命遠無不懷邇無
不肅其儀齊濟其容穆穆赫矣君臨昭哉嗣服允
王維后膺此多福禮以昭事樂以感靈八簋陳室
六舞充庭觀德在廟象德在形四海來祭萬國咸
寧此上五章是有文而無言也

齊南郊太祖配享高德宣烈樂歌四言

王儉

饗帝嚴親則天光大焉奕前古榮鏡無外日月宣
華卿雲流霽五漢同休六幽咸泰此一章是有文而無言也

齊宗廟高德宣烈樂歌四言二十四句太祖高皇帝

文体明辨 天卷之九

用室

王儉

悠悠草昧穆穆經綸乃文乃武乃聖乃神動龜危
亂靜比斯民誕應休命奄有八賁握機肇運光啓
禹服義滿天淵禋昭地軸澤靡不懷威無不肅戎
夷竭歡象來致福偃風裁化恒日敷祥信是含曜
拒草流芳七廟觀德六樂宣章惟先惟敬是饗是
將

齊宗廟穆德凱容樂歌四言八句高宗明皇帝

王儉

太姒嬪周塗山偃禹我后嗣徽重規疊矩肅肅闕

官翔翔雲舞有饗德馨終古此上二章是以

齊南郊文德宣烈樂歌三言

謝超宗

營泰時定天衷思心緒謀筮從田燭置燿火通大
孝昭國祚融

齊南郊武德宣烈樂歌四言

謝超宗

功燭上宙德耀中天風移九域禮飾八埏四靈晨
炳五緯宵明膺曆締運道茂前聲此上二章是以

齊明堂凱容宣烈樂歌四言

文德明樂下卷之九

謝超宗

醴醴具登嘉祖咸薦饗洽誠陳禮周樂備祝辭罷
祿序容輟縣外去蹕動端庭鑾回嚴殿伸儀駐景
華漢高虛八靈案衛三伐解述翠蓋溢耀舉辭凝
晨五虛息節金輅懷音式誠達孝底心肅感追憑
皇鑒思承淵範神錫懋祉四緯昭明仰福帝徽俯
齊朕生此一章是混文

梁文武舞歌

沈約

武舞有天下命武舞為大壯文舞為
大觀前郊舞奏與鍾東陽始化也明堂三廟舞奏
舞奏林鐘與鍾始化也明堂三廟舞奏
舞奏取樂名陰土之義也三廟即大壯

案此則大觀奏姑洗取其月王也儀禮
約篇之辭凡二篇篇四言二十四句

大壯舞歌

高高在上實愛斯人眷求聖德大拯彝倫率土方
燎如火在薪懔懔黔首登不及晨朱光啓耀兆發
寧曼我皇鬱起龍蹕漢津言屆牧野電激雷震
闕華之甲彭濮之人或貌或武漂杵浮輪我邦
雖舊其命維新六伐乃止七德必陳君臨萬國遂
撫八寅

大觀舞歌

皇矣帝烈大哉興聖奄有四方受天明命居上不

文德明樂下卷之九

十三

息臨下惟微舉無僭則動無失正物從其本人遂
其性昭猶九功肅齊八柄寬以惠下德以為政三
趾晨儀重輪夕映棧竿忘咄梯山匪復如日有恒
與天無竟載陳金石式流舞詠咸英韶夏於茲比
盛

北齊朝饗文武舞歌

祖珽

陳武帝饗樂有國宗祀明樂通達梁
用大壯大觀二舞文以昭名樂更造
七德九叙之舞而世尊司弘廣所樂大
廟神室對歌乃以凱容武德為名不知
何謂弘廣弘廣弘廣弘廣弘廣弘廣
之舞數世弘廣弘廣弘廣弘廣弘廣
自制舞冬至祭天樂雲和之舞夏至
祭地奏大武之舞近尊祖考奏皇始之

舞文帝時以韶舞為樂德武庫為章列
而總名之曰嘉武舞改大成北齊作覆
野之舞以享天地作恢神昭烈宣政光
大四舞以屬太廟神室而朝饗則用文
武二舞皆有階步今考求魏舞歌不傳
而北齊祖魏所造歌詞僅有神室四舞
而無所遺魏云者豈其舞之遺之邪夫
述者已矣而有者亦無異於前魏故皆
不錄而獨取朝饗二舞承之且以見階
步之辭始見於此也凡四篇篇四言句
注于下

文舞階步辭十六

我后降德肇峻皇基播鈴大號振鐸命期雲行雨
洽天臨地持茫茫區宇萬代一特文來武肅成定
於茲象容則舞歌德言詩鏘鏘金石烈烈匏絲鳳

文舞明辨 天卷之九

十四

儀龍至樂我雍熙

文舞辭四

皇天有命歸我大齊受茲華旦爰錫玄珪奄家環
海寶子蒸黎圖開寶匣檢封芝泥無思不順自東
徂西教南暨朔罔敢或携比日之明如天之大神
化之洽率土無外眇眇舟車華戎畢會祀我春秋
服我冠帶儀協震象樂均大賴蹈武在庭其容藹
藹

武舞階步辭十二

大齊統曆天鑒孔昭金人降洗火鳳來巢眇均虞

德千戚降苗夙沙攻主歸我軒朝禮符揖讓樂契
咸韶臨揚惟序律度時調

武舞辭二十

天眷橫流宅心玄聖祖功宗德重光襲映我皇恭
已誕膺靈命宇外斯燭域中咸鏡悠悠率土特惟
保定微微動植其遠其性仁豐庶物施洽群生海
寧洛變契此休明雅宣茂烈頌紀英聲鏗鏘鐘鼓
掩抑簫笙歌之不足舞以禮成鐸矣王度緬邁千
齡

隋文武舞歌

文舞明辨 天卷之九

十五

北齊之後漢後周武帝初造山雲之舞
又定大夏大漢大武正德武德以備六
代之樂二郊零壇太廟祫禘朝會並用
之世傳成信所撰南郊五郊及配帝歌
辭皆曰雲門舞豳以傳云雲出天氣山
出雲氣而即指雲門為山雲歟隋文帝
平陳之後盡得宋齊舊樂更詔牛弘柳
顧言許善心虞世基蔡徵等定文式之
舞又準樂記六成以象應旋功焉然考
後周六代之舞今不盡傳故并雲門不
錄特錄隋二舞以存文武之制云凡
四篇篇四言句數不同各注于下

文武歌二篇

皇矣上帝受命日天唐圖作極文教遐宣四方監
觀萬國陶甄有苗斯格無得稱焉天地之經和樂
具舉休徵咸萃要荒式序正位履端秋霜春雨

句○圖
亦用

天聰有屬后德惟明君臨萬寓昭事百靈濯以江
岸樹之風條盤地畢歸窮天皆至六戎行朔入蠻
請吏煙雲獻彩龜龍表異綽和禮樂燮理陰陽功
由舞見德以狀彰兩儀同大日月齊光元會用

武舞歌二篇

御曆應則乘乾表則以功戡亂順時經國兵暢五
材武弘七德憬彼遐裔化行充塞二道備舉二儀
交泰情發自中義均莫大祀敬恭肅鐘鼓繁會萬
國斯歡兆民斯賴享茲介福康哉元首惠我無疆
文休明辨 元卷九 十六

天○又○

惟是御寓惟帝乘乾五材並用七德庶宣平暴夷
險拯溺救燔九域載安兆庶斯賴續地之厚補天
之大聲隆有截化單無外鼓鐘既奮千戚攸陳功
高德厚政謐化淳鴻休永播久而彌新元會用

小祀天地武舞歌

高祖時郊廟祭手安舞六變一變象龍
宗神章萬石定安舞六變一變象龍
興參建一變象克定廟中三變象夏
資服四變象江准平五變象擒伏使
六變復位以崇象兵運旅又行七德
九功上元三舞今考舊唐書所載祀
封禪樂及唯有一舞用於亞終二
獻而化康七德九功止元諸舞皆無具

詞不知何謂今
錄一二于篇

園丘歌

武舞作用凱安九二章言八句

昔在炎運終中華亂無象鄴郊赤烏見印山黑雲
上大資下周車祭暴崩殷網幽明同協贊鼎祚齊
天壤宗貞觀六年諸亮

堂堂聖祖與赫赫昌基泰戎車盟津偃玉帛塗山
會舞日啓神暉堯雲卷征旆風猷被有截聲教覃
無外中分舞龍三年造

封禪歌

文休明辨 元卷九 十七

亞獻終獻用凱安五言八句。元十三年封泰

天○祀

張說

列祖順三靈文宗威四海黃鉞誅群盜朱旗掃多
罪戡兵天下安約法人心改大哉千羽意長見風
雲在

汾陰歌

武舞用凱安四言八句。黃鍾均之

造

蔣捷

維歲之吉維辰之良聖君綏綏見諸事壇場大禮已
備大樂斯張神具醉止降福無疆

唐太廟二舞及群室舞歌

太廟諸神用文舞每室的缺各用其廟之舞禮亦如之亞獻終獻用武舞其各廟之舞在太宗時詔顏師古等撰定弘農府君至高祖太武皇帝六廟樂曲舞名其後變更不一而自獻祖而下前長發之舞太祖曰大明之舞世祖曰大成之舞高祖曰天舞中宗曰大和之舞睿宗曰景雲之舞玄宗曰大運之舞肅宗曰維新之舞代宗曰保大之舞德宗曰文明之舞穆宗曰和寧之舞敬宗曰大鈞之舞文宗曰文成之舞武宗曰大定之舞昭宗曰成寧之舞其舞之舞若然自後宗而下書文皆不載今取其存者錄之總十九章章四言句數不同各注于下

文休明辨

天卷之九

十八

皇帝酌醴齊用文舞歌二十句自此章至景雲舞十章

並玄宗開元七年造

張說

聖謨九德貞言五千慶集昌宵符開章先高文杖鉞克配彼天三宗握鏡六合煥然帝其承祀率禮罔愆圖書露出日月清懸舞形德類詠諡功傳黃龍蛇蟠綵雲踴躍五行氣順八佾風宣介此百祿於皇萬年

獻祖宣皇帝諱黑高祖也室奠獻用光大

之舞自北至末章並八句

張說

肅肅藝祖滔滔濬源有雄玉劒作鎮金門文王餘

緒後撥謀孫肇裡九廟四海來尊

懿祖光皇帝諱大錫高祖也室奠獻用長發

之舞

張說

具禮崇禋備樂承風魏推幢主周贈司空不行而至無成有終神與王業天歸帝功

太祖景皇帝諱虎高祖也室奠獻用大政之

舞

張說

於赫元命權輿帝文天齊八柱地半三分宗廟觀德生鏞樂敷封唐之兆成天下君

世祖元皇帝諱明高祖也室奠獻用大成之

文休明辨

天卷之九

十七

舞

張說

帝舞季歷襲聖生昌后歌有嫺胎炎孕黃天地合德日月齊光肅雍孝享祚我萬方

高祖神堯皇帝諱高祖也室奠獻用大明之舞

張說

赤精亂德四海困窮黃旗舉義三靈會同早望春雨雲披大風溥天來祭高祖之功

太宗文武聖皇帝諱世民高祖第二子室奠獻用

崇德之舞

張說

皇合一德廟宗百神削平天下大拯生民上帝配

食單于入臣戎歌陣舞嘩嘩蒸蒸

高宗天皇大帝諱治天宗室真獻用鈞

天之舞

張說

高皇謨首端拱無為化懷德驚兵戡句驪禮尊封
禪樂盛來儀合位嬪后同稱伏羲

中宗孝和皇帝諱顯高宗

室真獻用大

和之舞

張說

退居江水鬱起丹陵禮物還舊朝典中興龍圖反
及駿命恭膺鳴球香瓚大禧是承

睿宗大聖真皇帝諱旦高宗

室真獻用

文休明辨一卷

二十

景雲之舞

張說

景雲霏爛告我帝符噫帝冲德與天為徒笙鏞造
遂俎豆唐無春秋孝獻因復此都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諱隆基玄宗

室真獻用

室真獻川廣運之舞

自此至象德舞六章並顯示以後

造

郭子儀

於赫皇祖昭明有融惟文之德惟武之功河海靜
謐車書混同虔恭孝饗穆穆玄風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諱亨玄宗

室真獻用

第三室真獻用惟新之舞

劉晏

漢運惟來神功中興風驅氛侵天獲黎蒸二光再
明庶績其凝重熙累洽景命是膺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諱豫宗室真獻用

保大之舞

郭子儀

於穆文考聖神昭彰肅勺羣慝含光遠方萬物茂
遂九夷賓王悃悃雲韶德音不忘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諱豫宗室真獻用

文明之舞

鄭餘慶

開邸除暴時邁勛尊三元告命四極駿奔金枝翠

文休明辨元卷九

廿一

葉輝燭琬琤象德億載貽慶湯孫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諱長子德室

真獻用大順之舞

鄭綱

於穆特文受天明命夕恭玄默化成理定出震嗣
德應乾傳聖猗歟緝熙千億流慶

憲宗聖神章武孝皇帝諱純順室真獻

用象德之舞

段文昌

肅肅清廟登顯至德澤周八荒兵定四極生物咸
遂群盜滅息明聖欽承子孫千億

亞獻終獻用武舞歌元九三年開

張說

瑟彼瑤爵亞維上公室如昇風門不容躬禮殷其
本樂執其中聖泉求慕天地幽通
禮匣三獻樂徧九成降旂軒仰秋皇情福與仁
合德因孝明百斗神畏四海風行
總總千戚填填鼓鐘奮揚增氣坐作為容離告
鳥合如戰龍萬方觀德肅肅邕邕

宋二舞歌

後梁太祖開平初造崇德之舞以祀吳
天臨平之舞以享宗廟後唐附之晉高
祖朝奉文舞曰昭德武舞曰成功後漢
高祖用太常張昭之言史唐治康曰治
文休明辨一卷之九

廿二

安武安王派德用之郊廟九功曰觀象
七德曰講功施之燕享後周太祖治
史為政和順德為善勝德象為崇德講
功為象成宋太祖建隆之初寶徽首
更為崇德為文德舞象成武德功舞
後朝會和規改文德為玄德升開之舞
武功為夫下大定之舞而郊廟則仍通
用文德武功之舞其武舞六變一變
六師初舉二變象上黨克平三變象淮
揚底定四變象荆湖歸復五變象平
納款六變象兵還振旅別造舞歌太宗
時和嶮又改玄德升開武舞六變一
下大定為武加海內武舞亦六變一
變象登臺講武二變象海泉奉三變
象清越來朝四變象克珍五變象
肅清銀夏六變象兵還振旅每變樂歌
各一章真宗獻享文舞曰發祥武
舞曰降真觀德又因太宗發祥武舞
之舞郊廟並奏之仁宗享明堂定文舞

文休明辨

天卷之九

廿三

真宗

真寶用馬國朝天

鴻源濬發虞圖誕彰高明錫羨累洽延祥巍巍藝
祖溥率賓王煌煌文考區宇大康珍符昭顯寶曆
綿長物性茂遂民俗阜昌甫田多稼禾黍穰穰含
生嘉育鳥獸踰踰入絃統域九服荒沐浴惠澤
祇畏典常開谷分壤望斗辯方並襲冠帶來奉圭
璋戢戢雙闕濟濟明堂諸侯執帛天后當陽何以
辨等袞衣繡裳何以褒德輅車乘黃明聲煥赫雅
頌汪洋啓茲丕緒佑我無疆大統斯集大樂斯揚

俯隆宋祐仰繼寧蒼

亞獻終獻用平晉樂

五代衰替六合携離封疆竊據兵甲競馳天顧黎
獻塗炭可悲帝啓靈命濬哲應期皇祖丕變金鉞
俄麾率土執贄演俗來儀瞻彼大鹵竊竊此餘基
獨迷文告莫畏天威神宗繼統璿圖有輝尚安泰
爾罔眩格思六飛鳳駕萬旅奉辭俟來發詠不陣
行師雲旗先路壺漿塞岐天臨日照宸慮通微前
歌後舞人心悅隨要領自得智力何施風後備冒
政治淳熙書文混一盛德咸宜干戈倒載振旅言
天休明辨 天卷之九 四

歸誕昭七德未定九圖安宋史云真宗因太宗成
義平晉曲造之功之舞則此
亡歌即周和定功之舞也

朝會二舞歌凡四十
四章 撰人閣

群臣初舉酒畢作玄德升聞之舞凡
二舞各二章又六變六章通十六
章五十八句

治定資神武功成顯睿文貢輸庭實旅酬會羽儀
分優革千年運垂衣萬乘君孰知堯舜力明德自
升聞

約法皇綱正崇文寶曆昌道入振木鐸幾器備尸
將瑞日含王宇卿雲藹帝鄉萬邦成一統鴻神異

天長

六變

宸衷宸容盛聲明禮樂宜九州臻禹會萬國戴堯
天貢職輸琛寶皇猷煥簡編舍和均暢茂鴻慶結
非煙

朝會儼威儀司常建九旗舞容分綴兆文物辨歲
莖運格桃林牧畔開洛水龜帝功潛日用化俗自
登熙

螭階聊載筆紀瑞軼唐虞丹鳳儀金奏黃龍負寶
圖群材新域樸仁政煦蒲盧蕩蕩巍巍德豚魚信
天休明辨 天卷之九 廿五

自孚

接聖宅神都方來五達區陶賢熙帝載靈命握乾
符至化當純被斯文益誕敷車書今混一聖治奉
三無

聖皇臨大寶八表湊才賢經緯文天賦剛柔德日
宣建邦隆柱石造物運陶甄共致升平業綿長保
億年

神化妙無方巍巍邁百王鶴書搜隱逸龍陛策賢
良拱揖朝羣后賓筵開四方洪圖基億載淳曜應
彌光

再舉酒作天下大定之舞

皇猷敷八表武誼靡三邊蘭銷繡兵日靈臺偃伯
廟日年奉珍皆述職削衽盡朝天功德超前古音
微播管絃

伐叛天威震恢疆帝業多削平倖誦殺涵煦恆陽
和蹈厲觀周舞風雲入漢歌功成推大定歸馬偃
珂戈

六變

惕厲日乾乾潛蟠或躍淵伐謀參上策受鉞總中
堅田訟歸周日民謠戴舜年風雲自冥感嘉會翼
文休明辨 卷之九 廿六

飛天

壺闕夕逆命投袂起親征虎旅聊攻伐梟巢慶蕩
平天威清朔漠仁澤被黎氓按節皇輿復洋洋載
頌聲

蠢茲淮海帥保據毒黎苗不悟龍興漢猶同犬吠
堯六師方雨旆孤壘自冰消千載逢嘉運華夷奉
聖朝

上游荆楚要澤國洞庭深自誠同文世皆通拱極
心一戎聊杖鉞九土盡輸金太定功成後薰風入
舜琴

席卷定巴印西遐盡率從岷峨難負阻江漢自朝
宗迷職方舟集驅車九折通粲然書國史冠古耀
豐功

銳旅慶回旋邊防盡宴然鍵橐方便武飛將亦韜
弦震曜資平壘文明協麗天洸洸成文業赫奕在
青編

群臣初舉酒作化成天下之舞

各二章又六變六章通十大章
章五言八句太宗淳化中

軒昊方同德成康粗比肩素風惟普暢皇道本無
偏陰魄重輪滿陽精五色圓要荒咸率服卓越聖
文休明辨 天卷之九 廿七

功全

聖德比陶唐千年祚運昌茂功雖不宰鴻業目無
疆極塞成清謚齊民益阜康文明同日月遐邇仰
輝光

六變

蕩蕩無私世巍巍至聖若山河分國寶日月耀人
文厭浥凝甘露輪囷吐慶雲正聲蕪大雅洋溢應
南薰

鴻範合彝倫調元四序均歲功天吏正御死物華
新底貢陳方物來賓列遠人奉常呈九奏嘉貺動

穹旻

大君隆至化興運契千齡觀禮俄班瑞夷寬惠實
庭成文調露樂奉聖拱辰星舞佾方更進朝陽上
楚萍

禮樂昭王業宸區致太平革車停北狩雲稼屢酉
成國有祥延詔鄉閭講誦聲日華融五色遐邇仰
文明

亭障戢千戈人心浹太和務農登寶穀獵俊設雲
羅儀鳳書良史祥麟載雅歌嘉辰賓宴喜星拱弁
戎殺

文德明辨 卷之九

廿八

冠古耀鴻徽深仁及隱微二南江漢誅九奏鳳凰
飛設虞羅鐘律盈庭列舞衣文明資厚德怡懌兆
民歸

再舉酒作威加海內之舞

韋輅征汾晉隳城比燎毛桓桓勗軍旅將將御英
蒙神武誠無敵天威詎可逃王師宜利澤需若沃
膏膏
振萬方明瘵疾徐威可觀鏗鏘動金奏蹈厲總朱
干夾進昭威武申嚴警宴安守方推猛士當用鴟
爲冠

六變

宣謝始觀兵桓桓稱鼓行一戎期大定載績議祖
征善政從師律神功冀武成勗哉勤誓衆王業自
經營

蔡教方柔遠旣闋禮可招獻圖運日際歸國象江
潮撫運重熙盛提封萬里遙選同有虞氏文德格
三苗

南暨宣皇化東吳奉乃神舞千方耀德執玉自來
賓巢伯朝丹陛韓侯覲紫宸古今歸一揆懷遠道
彌新

文德明辨 卷之九

廿九

遺俗續陶唐來蘇後聖皇布昭湯弔伐恢復漢封
疆金鉞申戡剪朱干示發揚宜哉七德頌千載播
洋洋

乃眷嘗西顧偏師暫首征靈旗乃直指獷俗自亡
精禹叙終馴致堯封漸化成不須嚴尉候於廊海
彌清

千戚有司傳威容著凱旋象成王業盛役輟武功
全兵寢西郊閱書惟北闕縣聖神膺景命卜世萬
斯年

羣臣初舉酒畢作盛德升聞之舞

二舞各二章通四章章四
言八句以真宗景德中造

八佾具呈萬舞有奕既以象功又以觀德進旅退
旅執籥秉耜至化懷柔遠人來格

開闢天開群后在位設業設虞庭燎晰晰斧袞當
陽虎賁夾陛舞之蹈之四隅來暨

再舉酒畢作天下大定之舞

武功既成綴兆有翼以節八音以象七德俱俟蹲
蹲朱干玉戚發揚蹈厲其儀不忒

偃伯靈臺功成作樂以昭德容以清戎索萬邦會
同邪慝消鑠盡善盡美侔彼韶簡

文休明辨 三卷之九

三十

群臣酒一行用文舞

言八句以真宗景德中造

帝德誕敷銷燦羣慝近悅遠來惟聖時克玉振金
聲治功典起韶簡象之盡善盡美

文物以紀藻色以明禮備樂舉邇觀厥成虞智有
臨誕敷文德教雨化風洽此四國

酒載行用武舞

用戒不虞誰能去兵師出以律動必有名折彼遐
衝布昭聖武和衆安民時維多助

止戈曰武惟聖爲能御得其道無敢不庭整我六

師稽諸七德不吳不揚有嚴有翼

群臣酒一行畢作厚德無疆之舞

二舞各二章通四章章四言八句
仁宗明道元年章獻明肅皇太后
朝時造

堯母之聖放勛爲子用心協謀柔遠能邇以德康
俗以文興治斯焉象功罔不昭濟

至矣坤元道符惟聖就養宸極助隆善政翟籥紛
舉笙鏞協應翺翔有容表德之盛

酒再行作四海會同之舞

七德之舞四朝用康有如姬妣助集周邦成克厥
愛居安不忘風旋山立濟濟皇皇

左秉朱干右揮玉戚以象武綴以明皇德天子榮

養群臣述職四夷賓附罔不承式

太廟羣室雅歌

宗廟群室各造樂舞五代時亦有之
梁四室 室曰大合之舞二室曰
象之舞三室曰來儀之舞四室曰
聖之舞五室曰宗廟之舞六室曰
用文之舞七室曰用武之舞八室曰
用樂之舞九室曰積善之舞十室曰
聖之舞十一室曰章慶之舞十二室曰
舞周信祖曰善慶之舞世宗曰定功
之舞太祖曰明德之舞世宗曰定功

之舞自及祖建隆以來郊祀明堂

配享以及明堂祭享皆各用其室之

舞後祫饗更不一而自唐初而下

寧之舞與日七頂之舞巨祖曰天

元之舞十祖曰皇武之舞太宗曰大

定之舞真宗曰熙文之舞仁宗曰美

成之舞英宗曰治隆之舞神宗曰

明之舞哲宗曰重光之舞徽宗曰承

元之舞欽宗曰端慶之舞高宗曰大

憲之舞孝宗曰大命之舞光宗曰大

承之舞餘皆闕而不著按五代之

歌世已不傳收特東宋代有

舞之九十一章章以言八句

僖祖文獻皇帝諱雅太祖室用基命

之舞自高宗至武舞五章並

於穆文祖自天發祥肇基明命錫羨無疆子孫千

文休明辨卷九 廿二

億宗社靈長神之格思如在洋洋

順祖惠元皇帝諱珽太祖室用大寧

之舞

於赫皇祖濬發其祥德盛流遠奕世彌昌孝孫有

慶嘉薦令芳神保是享錫羨無疆

翼祖簡恭皇帝諱敬太祖室用大順之

舞

上天眷命佑我不基翼翼皇祖不耀其輝積厚流

長福祿攸且祀事孔時曾孫篤之

宣祖昭武皇帝諱弘殷太祖室用天元

之舞

天啓炎曆集我大命長發其祥篤生上聖夷亂芟

荒乾坤以定時祀聿脩孝孫有慶

太祖英武聖文神德皇帝諱匡胤室用

皇武之舞

赫赫藝祖受天明命威加八紘德垂累聖祀事孔

明有嚴笙磬對越在天延休錫慶

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諱昇室

用大定之舞高宗明堂

煌煌神武再御戎軒特惠南土旋定太原車書混

文休明辨卷九 廿三

同聲教布宣維天佑之億萬斯年

真宗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諱恒

第三室用熙文之舞此下二章並紹

於穆真皇維烈有光丕承二后奄翼萬方威加戎

狄道格穹蒼歆時禋祀降福無疆

仁宗神文聖武明孝皇帝諱實

室用美成之舞

至哉帝德乃聖乃神恭已南面天下歸仁歷年長

久垂裕後人祀脩舊典寶命維新

英宗憲文肅武宣孝皇帝諱顥

宣祖昭武皇帝諱弘殷太祖室用天元

宣祖昭武皇帝諱弘殷太祖室用天元

宣祖昭武皇帝諱弘殷太祖室用天元

宣祖昭武皇帝諱弘殷太祖室用天元

宣祖昭武皇帝諱弘殷太祖室用天元

宣祖昭武皇帝諱弘殷太祖室用天元

懿王允讓室用治隆之舞前宗郊祀

穆穆英宗持盈守成世德作求是續定承齊家睦族偃武恢文於薦清酌之欣欣

仲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諱頊英室

用大明之舞北下二章並紹

於昭神祖運撫明昌肇新百度允配三王遐荒底績聖武維揚永言執競上帝是皇

哲宗欽文睿武昭孝皇帝諱煦神宗

室用重光之舞

於皇濬哲適駿有聲率時昭考丕顯儀刑功光大

業道協三靈永祚厥後來燕來寧

徽宗聖文仁德顯孝皇帝諱佶神宗

室用承元之舞孝宗朝

帝撫熙運晏粲協期禮明樂備文恬武熙道光授受謀深燕詒駿命不易子孫保之

欽宗恭文順德仁孝皇帝諱桓徽室

用端慶之舞自此至大承舞三章

於皇欽宗道備德宏允恭允儉克類克明孝遵前

烈仁翊函生歆效肆祀永熙宗祊

高宗聖神武文憲孝皇帝諱構徽宗

室用大德之舞

於皇時宋自天保定高宗受之再僕景命紹開中典翼善傳聖何千萬年永綏厥慶

孝宗哲文神武成孝皇帝諱昀宋

秀女儀王室用大倫之舞

聖人之德無加於孝思皇孝宗履行立教始終純誠非曰笑貌於萬斯年是則是倣

光宗憲仁聖哲慈孝皇帝諱惇孝宗

室用大承之舞紹興中

於皇光宗握符御極昭哉嗣服惟仁與德勤施於

民靡有暇逸萬年之思永與宗祊

雜舞按古約宋書云前世樂飲酒酣必起自

宜曼耳時人所談議在舞不識舞之麗若

已來尤重於往以舞相屬以舞相代起

飲酒以舞相屬然安舞以屬相代是也

武帝大明中以舞相屬合之鐘石施於

庭前帝時于僧虔上表論之以為舞於雅

真知言也隋文帝初亦罷不用其後牛弘

有舞舞若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

比則諸舞抑又甚矣故今削而不錄特

晉書舞存其名并錄其

公莫舞即巾舞也相傳漢晉以來其月會

史不傳高祖且謂此云公莫古人相

中蓋項伯衣袖之遺式晉人因爲之舞而記載者合與諸書之故其能曉其義乎

舞

舞字亦作舞未詳所起然漢代已施女二日章和二年中三日樂久長四日

文休明辨

卷之九

十六

事者假托而爲之也晉武帝令傳玄作歌五篇陳於元會一日洪業二日天命三日景皇帝四曰大晉五日明君宋明帝自改歌辭至梁謂之舞辭明捨有同三篇按宋書小鼓有舞曰大鼓謂之舞而無舞辭舞辭皆古舞辭而舞辭則自梁始今考漢魏及宋明帝之辭皆亡自而而下其辭雖有亦不足取惟唐玄明君一篇能得明君忠郁之態反覆斟酌切有足感動人者故特錄之

明君篇

五言五

曾傳玄

明君御四海聽鑒盡物情願望有譴罰竭忠身必榮蘭茝一作出荒野萬里升紫庭茨草穢堂時掃截不得生能否其相蒙百官正其名恭已慎有焉有爲無不成聞君不自信羣下執異端正直罹浸

潤茲片奪其權雖欲盡忠誠結舌不致言其結舌亦何憚患忠爲身患清清流豈不潔飛塵濁其源詳未岐路令人迷未遠勝不還忠臣立君朝正色不顧身邪正不並存譬若胡與秦胡秦有合時邪正各異津忠臣遇明君乾乾惟目新群日統在網衆星拱北辰設令遭闇主斥退爲凡人雖薄共供日時用白茅猶可珍珍冰霜晝夜結蘭桂摧爲薪邪臣多端愛用心何委曲便辟讀日順作

文休明辨

卷之九

三七

昧死射乾沒覺露則滅族

樂舞

即七言樂舞漢書有北曲至晉武帝之故又晉書樂舞其歌首句曰世寧寧故又名晉世寧舞至宋改爲宋世寧齊改爲齊世昌世昌謂之樂舞其辭清部宋中自晉而下其辭並存然無可取故不錄

鐸舞

振鐸而舞也古辭一篇曰聖人制禮門庭陳於元會其後宋明帝樂則捨各爲之辭今考魏宋歌辭皆亡其辭雖有亦不足取

幡舞

晉元會曲也宋明帝自改歌辭今皆不存

白紵舞

吳舞也後舞舞有中袍之舞紵木吳地所出又晉舞歌云皎皎白紵

節節為夢吳音呼緒為紆故自紆為
步舞也晉辭折舊合三宋月市一蓋
鮑照四張梁武帝二篇張率九篇見
武帝又命沈約撰四時白紵詩使自
共五篇蓋因古辭而衍之也諸辭正
多不足取獨鮑照一篇張率四篇差勝
之故錄

宋白紵舞歌詞 本四章今取一
章七言八句

鮑照

三星參差露沾濕絃悲管清月將入寒光蕭條候
蟲急荆王流歎楚妃泣紅顏難長時易戢凝華結
藻一作久延立非君之故豈安集

梁白紵舞歌 本力章今取四章章七
句數不同各注于下

文体明辨 卷之九

廿八

張率

秋風鳴蕭一作條露垂葉空閨光晝坐愁妾獨向長

夜淚承睫山崗水深路難涉望君光景何時接下

二章章
五句

遙夜方遠時既寒秋風蕭瑟白露團佳期不待歲

終闌念此遲暮獨無歡鳴絃流管增長歎

愁來多一作夜遲猶歎息撫枕思君終及及金釵釵

環稍不飾霧縠黃不能織但坐空閨思何極欲

以短書寄飛翼此下二章

遙夜忘寐起長歎但望雲中雙飛翰明月入牖風

吹慢終夜悠悠坐申旦誰能知我心中亂終然有
歲歲方晏

拂舞 晉書樂志云拂舞出自江左陳於殿
庭蓋謂禮帳舞之遺意齊書云吳舞
約云檢其歌非吳辭也晉書五篇一曰
白鳩二曰齊濟三曰獨漉四曰碣石五
曰淮南王長碣石一篇又自碣石五
篇滄海曰冬十月日土不同日龜錦壽
而獨漉篇最工王長勝故今錄之
四篇淮南王長勝故今錄之

晉獨漉 字亦作祿獨篇四言二
篇淮南王長勝故今錄之

撰人闕

獨漉獨漉水深泥濁王反泥濁尚可水深殺我雍

雍雙馬 叶魚遊戲田畔我欲射鴈念于孤散翩翩

文体明辨 卷之九

廿九

浮萍得風遙輕我心何合與之同并空牀低幃一

惟誰知無人夜衣聲錦繡誰別偽真刀鳴箭中倚

牀無施父冤不報欲活何為猛虎斑斑 叶甲遊賊

山間 叶虎欲啗人不避豪賢 叶篇大意以虎虎

明已獨居 叶欲報冤而不可得故其心不逞學

虎常若猛虎之欲噬人而不可得故其心不逞學

指而獨處一 叶氣激壯兼得此喻之義 叶有

宋淮南王 雜言十 鮑照

淮南王好長生服食鍊氣讀仙經琉璃藥碗牙作

盤金鼎玉七合神丹合神丹戲紫房紫房綵女弄

明璫鸞歌鳳舞斷君腸朱城九門 叶一作朱門九閨

遂明月入君懷入君懷結君佩怨君恨君情
愛叶并築城忠堅劍恩利同盛司表莫相棄
王安求仙書方士家與人公相請而去上家小
山之徒思戀不已乃作老翁言安他去之世按
蓋詠遠不為出然亦後人附會也本實
詞旨荒唐無取者此篇擬作以寓子怨君之
意託賦深遠
故特取之

白符舞

名曰白符舞舞後即佛舞之首
思係結唐政思晉而作也白吳均
說為白符鶴白浮鳩失之遠矣吳均不
存

樂府六

琴曲歌辭按梁月入音其五曰絳琴者絳之易

文休明辨 天卷之九

四

於邪以正人心者是也廣雅曰伏犧造琴世本
曰神農氏造琴知就是其制長三尺六寸以象
其之日廣一寸以象六合廣四寸以象四時
前廣後狹以象尊卑上圓下方以象天地彈上
有二以象十二月餘一以象閏其絃則自一
二十七各隨所制而多寡不同伏犧用五絃
應五音文武各加一法以合君臣之思為世
稱二絃為文武絃今人多用十絃而周制未大
琴不喧譁而流便小聲不湮滅而不聞誠治世
之和音雅樂之君表也故八音之中琴為首
中而琴從諸曲若兩奏一需則琴一為器自別
有歌辭故特列焉一類其聲之別則和暢自別
楊花作神人鳴是也立折曰操舞作思觀操又
陳陽樂署所載下二操之類也風通入元
琴曲和風作日操憂感而作日操今考其成
王時鳳凰翔舞而作神鳳操則操不必皆憂感
而作也引說其事曰引實自引惟引收樂九
引之類是也今其其事曰琴若其子吟其聲
曰調若子晉調之類是也倚琴而歌曰歌舞作

文休明辨 天卷之九

四

不足信也至於九引之中有笙篴引尤為可怪
大笙篴之制似不非琴蓋本相和款雜今乃以
入琴曲謂之笙矣故皆不取焉取其近理者綠
之而轉應廣作諸篇因以附焉善乎古德考錄
論琴音以淳古澹泊為上若乃厭古調之希
微誇新聲之奇變則銷琴亦鄭衛矣作者尚其
謹

神鳳操

一作儀鳳歌一作鳳
鳳來儀操七言四句

周成王

成王時鳳凰翔
舞而作七歌

鳳凰翔儀於舞紫庭予何德兮以感靈賴先人

兮思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

別鶴操亦名別鶴操

商陵牧子

商陵牧子娶妻三年而無子父兄責為之
娶妻其妻聞之中夜起倚戶而悲願牧子

聞之怡然而悲
乃援琴而歌曰

將乖比翼兮隔天端山川悠遠兮路漫漫攬衣作

慄不寐兮食一忘餐後漢書

將歸操雜言

周孔丘

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欲違不
得退而望魯國山川此曲云

子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時於奈龜山何

叶寒張一朱才公口警也
氏於龜山託勢利於斧柯也

奏多音多移次雜言

虞百里奚妻

百里奚之妻秦女也所執秦穆公以五羖
羊皮順之授以國政秦穆公秦堂上樂自

新詩辭婦自言知音曰呼之援琴撫
絃而問之乃其故妻也夫婦

文休明辨 天卷之九

四二

百里奚叶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扶又雌叶多伏雌

母雞 炊炙多今日富貴忘我為

琴歌雜言

符秦趙整

晉孝武帝太元四年秦王符堅以諸氏種
類繁滋分三原九變武都所雍氏十五萬

戶吏治宗親各領之散居片真似真侍
郎趙整因侍宴授琴而擊琴吟而不納

阿得脂阿得脂情勞瘁父是仇緩尼長莫短不能

飛遠徒種人晉鮮卑一旦緩急誰去阿誰一作

誰○大明劉曜日按符堅本氏戎於五胡為最盛
既破慕容垂遷徙上及於其子公白下并鮮卑四

萬餘戶於長安慕容垂父子弟姪皆先復用整嘗
因以光毀有奴僕大呼魚羊食人固請誅之至是

分低位於遠外不復以鮮卑為貴故整又呼阿
得脂而呼之曰傳勞之父舊與爾為仇敵今其子

雖若不能飛一旦羽翼稍長則有反食之患當如
何哉詳此詞格氣直鋒斷是於津觀然託悲思切
有可采者

將歸操雜言

唐韓愈

史記孔子既不用於魯將西見適簡子至
於河心聞寶鳴憤發華之死也臨河而歎

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
作將歸操此意乃愈發作也後皆倣之

狄之水兮其色幽幽我將濟兮不得其由涉其淺

兮石齧我足乘其深兮龍入我舟我濟而悔兮將

安歸尤歸兮歸兮一字一無與石齧兮無應龍

求

倚蘭操四言十

唐韓愈

文休明辨 天卷之九

四三

孔子蒞魯蒞魯侯其能用自衛反魯歷谷之
見香蘭獨茂慨然歎曰夫蘭當為王者

香今乃獨茂其來草多低乃止車後
琴鼓之自功不達時託辭於香蘭云

蘭之猗猗揚揚其香不採而佩於蘭何傷今天之

旋其易焉然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質買齊麥

之茂子如不傷我不爾觀齊麥之茂齊麥之有君

子之傷君子之守

拘幽操雜言十

唐韓愈

周文王為仁敬老禮下賢者崇侯虎潛之
於紂曰紂不利於帝紂囚文王美里文王

援琴而鼓之

目窈窕兮其凝其育耳肅肅兮聽不聞聲朝不有

日出今夜不見月與星有知無知今爲死為主
嗚呼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宋徐積丁臣罪當誅
文子之用心矣龍風七子之母不能安其
產而云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重自責也

岐山操四言十

唐韓愈

謂大王昔商狄人攻之畢之以珠玉犬馬
皮幣秋侵不止問其所欲得土雖也大王
曰土地所以養萬民也吾不爭所利養而
害吾所養遂策杖而去之除梁山而邑乎
岐山則其數息而歸而歸之韓

我家于幽州自我先公伊我承序敢有不同今

狄之人將士我疆民爲我戰誰使死傷彼岐有岵

同我往獨處爾人莫余追無思我悲

不修明辭云卷之九

四四

履霜操四言十

唐韓愈

周宣王時尹吉甫之子伯奇無罪爲後母
所譖而見逐乃集芰荷以爲衣林檎花以
爲食被幽離霜自傷足放
乃援琴鼓之而作此操

父兮兒寒母兮兒飢兒罪當答逐兒何爲兒在中

野以宿以處四野人聲誰與兒語兒寒可衣兒飢

何食兒行十野履霜以足息母生衆兒有母憐

之獨無母憐兒寧不悲

別鵠操四言十

唐韓愈

雄鵠銜枝來雌鵠啄泥歸巢成不生子大我當幸
離江漢水之大鵠身鳥之微更無相逢日且可繞

樹相隨飛

胡茄十八拍胡茄胡中樂也北齊房其書曲

蔡琰

漢中郎蔡邕女琰嫁新中道遭亂爲胡騎
所獲沿於南匈奴奴主賢王者十二年生
二子曹操素善音其無後以金璧買歸
贈之而耳歸於董祀其自傷失節而不能
忘其二子
故作此詞

其一雜言十

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漢祚喪天不仁兮降

亂離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時于弋日尋兮道路危

民卒流亡兮共哀悲煙雲蔽野兮胡虜盛志意乖

分義節虧對殊俗兮非我宜遭惡辱兮當告誰笮

四五

一會兮琴一拍心憤怨兮無人知

其二雜言十

戎羯逼我兮爲室家將我行兮向天涯雲山萬重

兮歸路遐疫風千里兮風揚沙人多暴猛兮如虺

蛇控弦被甲兮爲驕奢兩拍張絃兮絃欲絕志摧

心折兮自悲嗟

其三

越漢國兮入胡城亡家失身兮不如無生羶裘爲
裳兮骨肉震驚羯羶爲味兮枉過我情鞞鼓喧

從夜達明胡風浩浩兮暗塞營傷兮感昔兮三拍
成銜悲畜恨兮何時平

其四

無日無夜兮不思我鄉土稟氣含生兮莫過我最
苦天災國亂兮人無主唯我薄命兮沒戎虜殊俗
心異兮身難處嗜慾不同兮誰可與語事思涉歷
兮多難阻四拍成兮益悽楚

其五
雜言
六句

馬南征兮欲寄邊聲馬北歸兮為得漢音鴈飛高
兮選難尋空斷腸兮思惜惜攢眉向月兮撫雅琴
文休明辨 天卷之九 四六

五拍冷冷兮意深

其六
雜言
八句

冰霜凜凜兮身苦寒飢對肉酪兮不能食夜聞隴
水兮聲鳴咽朝見長城兮路杳漫追思往日兮行
李難六拍悲來兮欲罷彈

其七
雜言
八句

日暮風悲兮邊聲四起不知愁心兮說向誰
野蕭條兮烽戍萬里俗賤老弱兮少壯為美逐有
水草兮安家葦壘牛羊滿野兮聚如蜂蟻草盡水
竭兮羊馬皆徙七拍流恨兮惡居於此

其八
雜言
六句

謂天有眼兮何不見我獨漂流謂神有靈兮何事
處我天南海北頭我不負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
不負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製茲八拍兮擬佛偃
何知曲成兮心轉愁

其九
雜言
八句

天無涯兮地無邊我心愁兮亦復然人生倏忽兮
如白駒之過隙然不得歡樂兮當我之盛年怨兮
欲問天天蒼蒼兮上無緣舉頭仰望兮空雲煙九
拍懷情兮誰與傳

文休明辨 天卷之九

其十

四七

城南烽火不曾滅疆場征戰何時歇殺氣朝朝衝
塞門胡風夜夜吹邊月故鄉隔兮音塵絕哭無路
兮氣將咽一生辛黃兮緣別離十拍悲深兮淚成
血

其十一
雜言
十句

我非貪生而惡死不能捐身兮心有以生仍冀得
兮歸桑梓死當埋骨兮長已矣日居月諸兮在戍
壘胡人寵我兮有二子鞠之育之兮不羞耻問之
念之兮生長邊鄙十有一拍兮因茲起哀響纏綿

兮徹心髓

其十二

東風應律兮暖氣多知是漢家天子兮布陽和
胡蹈舞兮共謳歌兩國交懽兮罷兵戈忽遇漢使
兮稱近詔遣千金兮贖妾身喜得生還兮逢聖君
嗟別稚子兮會無因卜有二拍兮哀樂均去住兩
情兮誰具陳

其十三

不謂殘生兮却得全一作歸撫抱胡兒兮泣下沾
衣使使迎我兮四牡駢駢號失聲兮誰得知與我

文休明撰 天卷之九

四八

生死分逢此時愁爲子兮日無光輝焉得羽翼兮
將汝歸一步一遠兮足難移魂消影絕兮思愛遺
十有二拍兮絃急調悲肝腸攪刺音兮人莫我知

其十四

身歸國兮兒莫知隨心懸懸兮長如飢四時萬物
兮有盛衰唯我愁苦兮不暫移山高地闊兮見汝
無期更深夜闌兮夢汝來斯夢中執手兮一喜一
悲覺後痛吾心兮無休歇時十有四拍兮涕淚
交垂河水東流兮心是思

其十五

十五拍兮節調促氣填膈兮誰識曲處等虛兮偶
殊俗願得歸來兮天從欲再還漢國兮歡心足心
有懷兮愁轉深日月無私兮曾不照臨子母分離
兮意難任同天隔越兮如商參生死不相知兮何
處尋

其十六

十六拍兮思茫茫我與兒兮各一方日東月西兮
徒相望不得相隨兮空斷腸對萱草兮憂不忘彈
鳴琴兮情何傷今別子兮歸故鄉舊怨平兮新怨
長泣血仰頭兮訴蒼蒼胡爲生我兮獨罹此殃

文休明撰 天卷之九

四九

其十七

十七拍兮心鼻酸關山阻深兮行路難去時懷土
兮心無緒來時別兒兮思漫漫塞上黃蒿兮枝枯
葉乾沙場白骨兮刃痕箭瘢屈霜凜凜兮春夏寒
入馬飢脰兮筋力單音豈知重得兮入長安歎息
欲絕兮淚闌干

其十八

胡笳本自出胡中綠琴翻出音律同十八拍兮曲
雖終響有餘兮思無窮是知絲竹微妙兮均造化
之功哀樂各隨人心兮有變則述胡與漢兮異域

殊風天與地隔方子西母東苦我怨氣兮浩於是
空六合雖廣兮受之應不容宋朱熹曰從失身朋
言然能知愧以自訟又母于惡絕道其詞雖不規
規於表語而哀怨中不能自已則猶有可取者
錄之

太春用雅 又未老也

五十

體明辯卷之九

文體明辯卷之十

樂府七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相和歌辭按相和漢舊歌也絲竹更相和執節

也其別有相和引相和曲吟嘆曲平調曲清調

曲側調曲瑟調曲弄調曲並列於相和歌云

相和引按相和引有六三曰笙篳篥二曰宮

引初引古辭缺宮商二引至宋沈約謂子雲

擬作於是五引首具三朝第一奏用之然其

辭亦無足觀者存笙篳

笙篳引四結

霍里子高妻世代

朝辭津辛霍里子高晨刺船于河見一

乙

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流而渡遂墮死

其妻隨而止之不及乃歌云云亦段河

而化子高語語其妻麗玉麗王引笙篳

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因名之曰笙篳

引後人以焉

琴曲誤矣

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墮河而死當奈公何

擬笙篳引五言二 魏曹植

按樂府集有笙篳引與引下同大異言

結交富有始終今植所作殆祖此意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中厨辦豐膳烹羊宰肥

牛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坊漢教奏奇舞京

洛出名謳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底羞主稱千金壽

賓奉萬年項清酬父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謙謙

君子德馨折足恭欲何求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
流盛時不可再一作百年忽我道生在華屋處
上零落歸山丘先民誰不死知命亦復一作何憂明
劉履曰此植既封為王之後燕享賓親而作也

又五言十

唐李賀

公乎公乎提壺將焉如屈平沈湘不足慕徐衍入
海誠為愚公乎公乎牀有管席盤有魚北里有賢
兄東隣有小姑隴畝油油黍與葫瓦甕濁醪蟻浮
浮黍可食醪可飲公乎公乎其奈君被髮奔流竟
何如賢兄小姑哭嗚嗚

文休明辨

二

相和曲安相和曲凡十有五一日氣出倡二
東光六日對酒十一日東門十九日陌上桑古
辭及後作可錄者少署取數首列于篇

江南曲五言

梁柳惲

汀洲採白蘋日落江南春洞庭有歸客瀟湘逢故
人故人何不返春華復應晚不道新知樂只言行
路遠

又七言

唐千鵠

偶向江邊採白蘋還須女伴賽江神眾中不敢分
明語暗擲金錢卜遠人

薤露歌雜言

古辭佚人

薤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不復
歸

蒿里歌雜言

古辭佚人

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
人命不得少踟躕

文休明辨

三

挽歌五言十

魏繆襲

生時遊國都死沒弃中野叶烏朝發高堂上暮宿
黃泉下叶戶白日入虞淵處日及懸車息駟馬
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我形容稍歇滅齒髮行當
墮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叶問可反大明劉
人生不免而作此歌

又五言十

晉陶潛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
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嵯峨馬為仰天鳴風聲自

蕭條幽室一已閑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
將一作奈何向來相送人各自一還其家解居
親戚或餘悲它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
山阿

雞鳴五言三

古辭撰人

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叶蕩子何所之天下
方太平叶刑法非有貸柔協正亂名叶此下疑有
簡黃金為君門璧玉為軒堂上有雙樽酒作使耶
鄆倡劉王碧青甕後出郭門王舍後有方池池中
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鳴聲何啾啾聞
文休羽羽天卷之十

四

我毀東廂兄弟四五人皆為侍中郎五日一時來
觀者滿路傍黃金絡馬頭頻頻何煌煌桃生露井
上李樹生桃傍蟲來嚙桃根李樹代桃殭樹木身
相代兄弟還相忘

陌上桑一作日出東南隅行一日三篇五言三三句

古辭撰人

按崔豹古今注曰陌上桑女子姓桑名采
數為邑人千乘王仁妻仁後為郡王家
小羅敷出採桑於陌上摘王仁妻見而
悅之因言其美於仁之妻乃彈箏作而
上桑之曲以自明焉又按樂府詩集曰
古辭言羅敷採桑為使君所遇羅敷盛
誇其夫以拒之與前說不同思羅敷
之夫既為趙王家令不應自誇其夫疑

後說或得其實也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
敷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為龍係一作桂
枝為龍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細綠一作綺為
下裙紫綺為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擗髭鬚少年
見羅敷脫帽著音幘頭耕者忘其鋤
來歸相怨怨但坐觀羅敷一作使君從南來五馬立
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
為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使
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一作羅敷前致辭使君一

文休羽羽天卷之十

五

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二解東方千餘騎夫
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
黃金絡馬頭腰中一作鹿盧劍可直千萬餘十五
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為
人紫白晳鬢七頗有鬢盤盈公府步出丹冉府中趨
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三解。前有羅敷曲後
歌何音

吟嘆曲按吟嘆曲有四一日大雅吟二曰王
唯王一作王明君詩一作王明君辭一作王明君序五言三晉石崇

王明君辭并序五言三

晉石崇

王明若者本是一作王昭君以觸文帝

諱改焉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

良家子昭君配焉漢書王嬙字昭君琴操云齊國王棄之女

昔公主嫁烏孫漢書西域傳烏孫使史丹公王使女細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

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其造

新曲多哀怨之聲故叙之於紙云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

旌僕御涕流離鞍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泣淚霑

珠纓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延我於穹廬加我

文獻明辨 云卷之十

六

闕於氏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

陵辱對之慙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

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

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為匣中玉今為糞土

英朝華不足歎甘與秋草并傳語後世人遠嫁難

為情失節卑干之亂倫其事固為可醜然亦昭君之

後世也况其志苟不苟情至詞賡有可觀者乎

平調曲按晉荀勗謂琴瑟清濁之清商三調皆周

房中樂之道也平調曲有七一日長歌行

其二短歌行三日猛虎行四日君子行五日

其詞獨盛於魏晉今取五篇列之

長歌行五

古辭長歌行五言長短非言壽命長短有定分也

青青園中葵名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

物生光輝常恐秋節至焜煌也黃華華衰百川

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短歌行

晉陸機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人壽幾何逝如朝霜時不重

去日苦長今我不樂蟋蟀在房樂以會興悲以別

章豈曰無感憂為子忘我酒既旨我有既臧短

歌有詠長夜無荒

七

得唐風蟋蟀之遺意者歟

猛虎行

晉陸機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恩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

多苦心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饑食猛虎窟

寒栖野雀林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重崇雲臨

岸駭鳴條隨風吟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急弦

臨無懼擢亮節難為音人生誠未易及曷云開

此襟春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人明到日機既
或就仕特國中多難顧榮勸其還
莫不曉此篇之作其在斯時乎

燕歌行凡七十五句

魏文帝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
羣燕辭歸鴈南翔念君客游思斷
多思腸一作二慊慊反思歸
戀故鄉何為淹留寄他方
解三賤妾營七守空房
來思君不敢忘綢不覺淚下沾衣裳
援琴鳴弦發清商
五短歌微吟不能長
明月皎皎照我牀
六星漢西流夜未央
牽牛織女遙相望
爾獨何辜限河梁
七解○大明初廢曰此婦人思其君子遠行
河梁不歸之詞豈帝為中郎將時此征在外代述
文休明辨大卷之十

閨中之意而作
歟然不可考矣

從軍五更轉五首

並五言

陳伏知道

一更刁斗鳴校尉連城遙聞射鵰騎
縣憚將軍名
二更愁未央高城寒夜長
試將弓學月聊持劍比霜
三更夜氣新橫吹獨吟春強聽梅花
落誤憶柳園人
四更星漢低落月與雲齊依稀北風
果胡笳雜馬嘶

五更催送籌曙色映山頭
城鳥初起堞更人悄作
笑下樓

清調曲按清調有六曲一日苦寒行二日豫章行三日董道行四日相逢行五日豫章行六日
多不勝今採六首錄之

苦寒行晉人或謂之北上行

魏曹操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
羊腸阪詰屈車輪為之摧
一解樹木何蕭瑟一作北風聲正悲
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
二解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
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
三解我

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
一解○水深橋梁絕中道一○非徘徊
四解迷惑失故路薄道多艱

無宿栖○先行上日已遠人馬同時飢
解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
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五解

六解○大明初廢曰此蓋武帝屯兵河內時登陟太行遇天寒而賦之也
○劉瓛又上魏武御軍三十餘年手不令卷
○樂賦詩者成樂章然又為所舉
北篇之外唯短歌而已而文章正矣又不取焉
且公吐哺為王空致士也昔漢之破士特為傾
計耳獨若寒一篇猶有憫勞意下之意故詩之吁詩豈易為哉

豫章行五言二

晉陸機

豫章英郡名古白楊詞云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又云身在洛陽宮根在豫

章山多謝枝與葉何待復
相後人必以再續章行

汎舟清川渚遙望高山陰當作川室殊途軌懿親
兄弟遠尋三荆歡同林田真田應日廣欲分財產
分爲三體即熊梓其數日樹本同林開分四鳥悲
研尚如此况兄弟乎遂不分制復悅茂
異林恒山之鳥生四子羽翼成將分樂會良自
古悼別豈獨今寄世將幾何日其無停陰重前路
既已多後塗隨年侵促促薄暮景壘壘音尾鮮克禁
曷爲復以茲會是懷苦心遠節嬰物淺近情能不
深行矣保嘉福景絕繼以音

相逢行一曰相逢俠路間行亦曰長
安有狹斜行五言三十句

文體明辨 天卷之一

古辭 漢人

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不知何年少夾轂問君
家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爲君門白玉爲
君堂堂上道樽酒作使邯鄲倡中庭生桂樹華燈
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爲侍郎五日一來歸道
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盈道傍入門時左顧
但見雙鸞驚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音聲何雍
雍鶴鳴東西廂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
所爲挾瑟上高堂丈人且安坐調絲方未央此篇
與謝鳴志月夜飲句則後
八三婦豔之所自出止

長安有狹斜行五言二

晉陸機

伊洛有岐路岐路交朱輪輕蓋承華景日光騰步
躡飛塵鳴玉豈樸儒憑軾皆俊民烈心厲暴勁秋
麗服鮮芳春余本倦遊客豪彥多舊親傾蓋承芳
訊也欲鳴當及晨守一不足矜岐路良可遵規行
無曠迹矩步豈逮人投足緒已爾四時不必循將
遂殊塗軌要平子同歸津大明劉履曰僕在京各
俊之士競相奔趨自謂得志莫覺其非故託岐路
爲喻而賦此以觀之蓋不特辭其所辭而所以路
之者亦深矣但
意圖而語滯爾

文體明辨 天卷之十

十一

相逢狹路間行五言十 宋孔欣

相逢狹路間道狹正踟躕輟步相與言君行欲焉
如淳朴久已散榮利迭相驅流落尚風波人情多
遷渝勢集堂必滿運去庭亦虛競趨常不暇誰肯
顧桑樞未若及初九携手歸田廬躬耕東山畔樂
道讀玄書狹路安足遊方外可寄娛大明楊慎曰
並謝明欣早歲辭榮
可謂不負其言矣

塘上行五言二 魏甄后

大明劉履曰鄧都故事云甄文后甄皇后
后未嫁中子然之妻也太祖破紹文帝
特爲太子遂納爲夫人人生明帝後爲郭
后所譖賜死後宮臨終爲此詩今詳其

詞氣蓋初見弄在後宮所作非臨終時語也

蒲生我池中其葉何離離伯文帝蓋能行人義

遺選以夫義婦聽為人莫若妾自知眾口鑠黃金一作仁義一作人饑

使君生別離念君去我時獨愁常苦悲想見君顏

色感結傷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莫下

並以賢豪故弃捐素所愛叶許莫以魚肉賤弃捐

葱與薤叶胡莫以麻泉賤弃捐菅居顏與荆對叶苦

出亦復苦愁入亦復苦愁邊地多悲風樹木何脩

脩一作蕭從軍致獨樂延年壽千秋

又五言二

晉陸機

文休明游六卷之十

十二

江離香草生幽渚微芳不足宣揚波蒙風雲會移居

華池邊發藻土臺上帝下垂影滄浪泉沾潤既

已渥結恨與深也且堅四節逝不處繁華難久鮮淑

氣與時隕餘芳隨風捐天道有遷易人理無常全

男歡智傾愚女愛寵衰避妍不惜微軀退但懼蒼

蠅龍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大明劉琨曰此篇

流有袁老而失寵者故為託江離為喻以諷其主

浮萍篇一曰蒲生行五言二十四句

魏曹植

浮萍寄清水隨風東西流結髮辭嚴親來為君子

仇恪勤在朝夕無端獲罪尤在昔蒙恩惠和樂如

瑟琴何意今摧頽曠若商與參榮莫自有芳不若

桂與蘭新人雖可愛無若故所歡行雲有友期君

恩儻中還慊慊仰天歎愁心將何愬日月不恒處

人生忽若寓悲風來入懷淚下如垂露發篋造衣

裳裁縫統與素大明劉琨曰此篇大意雖本地上

人意表蓋不持善自遺釋且以深望君恩之復還也

秋胡行本七章今取二齊上竭

椒佩容有結振芳岐路隅黃金徒以賦白珪終不

渝明心良自皎安用久踟躕遡車反扮巷流日下

西虞又蕭辨天卷之十

十三

披帷帳有望出門遲去聲所欲彼美復來儀慙願

變欣矚蘭艾隔芳蕕涇渭分清濁去去夫人子請

徇川之曲

側調曲按樂府清調之下又有側調呂向以

唐書樂志云平清瑟美世謂之三調則瑟調

與平清二調並列而為三不知何謂今取傷

傷歌行五言十古辭俱人開一

昭昭素明月輝光燭我牀愛人不能寐耿耿夜何

長微風吹闥闥維帷幃一作自飄颻攬衣曳長帶徒

發下高堂東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春鳥翻南飛
翩翩獨翔翔悲聲命儔匹哀鳴傷我腸感物懷所
思泣涕忽落裳佇立吐高吟舒憤訴穹蒼

瑟調曲按瑟調曲凡四十首一曰善哉行

折楊柳行四曰西門行五曰東門行六曰東

新成安樂宮行十二曰婦病行十三曰孤子

生行亦名孤兒行十四曰放歌行十五曰大

行十八曰臨高臺行十九曰長安城西行二

十日武舍之中行二十一曰鴈門太守行亦

名洛陽行二十二曰離歌行二十三曰離

何音行二十四曰離歌行二十五曰離

歌福鍾行二十六曰離歌行二十七曰

煌煌京洛行二十八曰帝王所居行二十九

又修明辨卷之十

日門有車馬客行三十曰牆上難為行三

十一曰日重光行三十二曰月重輪行三

三曰思思行三十三曰蒲坂行三十四曰

有所思行三十五曰楊行三十六曰公無渡河行其

四十日青龍行四十一曰公無渡河行其

隨西折楊柳行四十二曰公無渡河行其

曲歌羅敷行四十三曰公無渡河行其

外又有滿歌行四十四曰公無渡河行其

曲之下焉行四十五曰公無渡河行其

曲而詞不同行四十六曰公無渡河行其

後引其詞可行四十七曰公無渡河行其

善哉行四十四

魏文帝

上山采薇採薄暮苦飢谿谷多風霜露沾衣野雉
羣雌音希維求猿猴相追還望故鄉音希維求何壘
壘音希維求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方音希維求

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多憂何為今我不樂歲音希維求

月如馳湯湯音希維求川流中有行舟隨波轉薄音希維求

有似客游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馳驅聊以忘音希維求

憂音希維求大明劉勰曰此文帝因征行勞苦感物憂傷而

笑容池特以其中有所可采者故歸之愚按美蔡池

一篇首言乘輦夜行遊道遲步西園未云遊遊快

心意似已終自午則是缺人若弘濟之度縱一已

流連之情其不取也且夫若夫聖馬出遊聊以寫

憂亦人情所不能無者

又修明辨卷之十

東門行行四十四

出東門不顧歸來入門悵欲悲盎中無斗儲還音希維求

行音希維求上無懸衣解一拔劍出門去舍中兒母音希維求

牽衣啼離音希維求反他家但願富貴賤妾與君共鋪糜音希維求

共鋪糜上用滄浪音希維求天故下為黃口小兒音希維求

今時清廉難犯教言音希維求君復自愛莫為非音希維求

自今時下吾今為遲音希維求平慎行望君歸音希維求

至此再疊音希維求吾今為遲音希維求平慎行望君歸音希維求

婦人有窮不安其居者音希維求拔劍將去其妾音希維求

婦人能守約處常且又不忘警戒勸勉而有忠愛

和平之氣可謂得

飲馬長城窟行一名飲馬行

古辭撰人

長城戰時趙燕皆嘗築之以備胡自陰山止途來謂之古長城至秦始皇丙起臨洮東入高麗連亘萬里有此皆有泉底漢時征戎之士飲馬于此乃作是曲此題以寄情焉亦

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夜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它鄉它鄉各異縣倏轉不可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食食下有長相憶大明劉劭曰丈夫之見可遇之平而不絕因思其夫行後遠道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

十六

又念舊昔思之難寐如展轉之頃已不可見則其情應有非他人所能知者譬猶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無障乃知天寒不經離別之人焉知思遠之苦彼但入門各自媚誰肯相與慰問乎惟類所思之人遠道來使致我致而高之知其勤厚不忘可以自釋耳此篇情思深宛最宜涵泳其詞雖若斷間而意實相屬讀者不為舊註所惑可也

擬飲馬長城窟行五言二

晉陸機

驅馬陟陰山山高馬不前往問陰山候吏也勁虜

在燕然平虜中戎車無停軌旆旆屢徂遷仰憑積

雪巖俯涉堅水川冬來秋未反去家邈以縣長狹

稅亮未夷征人豈徒旋末德兵爭先鳴勝

而先凶器無兩全師克薄賞行軍沒微驅

將遵年名延陳名迹收功單時連于旆振旅勞

去歸士受爵乘街夷師傳朱德反即舍此十如

之詩不知何而作也劉履又曰此篇在後漢府

中詞平理順助不失忠義之節較之演義所載從

軍苦寒日出東南隅行及前緩聲吹等語徒以詞

藻豔麗而無曲折致趣者則有間矣故錄之但受

歸田之意為不及耳

止

野田黃雀行五言十

魏曹植

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利劍不在掌結交何須

多不見離間雀見鷄自投羅羅家得雀喜少年見

雀悲拔劍捐羅網黃雀得飛飛飛摩蒼蒼天下來

謝少年大明劉劭曰建安之間朝廷衰亂而羣雄

所志植於此時欲收納以為已輔惜乎有所扼腕

而力才不足以拉拔之故作此以自見觀其詞氣

縱逸幾失于雅遺韻指之性清頗有任俠之偏本

無可取然其間亦有感動人者故特有之而并著

其說以為學

翻翻堂前燕冬藏夏來見音兄弟兩三人流宕

在他縣故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綻賴得賢主人覽

取為吾組夫婿從門來斜倚西北時語卿且勿野
水清石自見不見何纍纍遠行不如歸

豔歌何嘗行言一曰豔行四清雜
言十六句趨五言十句

古辭

飛來雙白鵲乃從西北方十五五羅列成行
一妻卒會反被病行不能相隨今人多讀如
下韻似不必叶
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二吾欲銜汝去口噤不
能開叶其甚吾欲負汝去毛羽何摧頽三樂哉新相
知憂來生別離躊躇顧羣侶淚下不自知四大明
得與俱新婦之人有速行病不
得與俱新婦之人有速行病不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

十八

念與君別離氣結不能言各各重自愛遠道歸還
難天那妾當守空房閉門下重關叶反若生當相
見亡者會黃泉今日樂相樂萬歲期延年舊註念
與下
趨蓋大曲有體有亂在曲之前趨與亂在
曲之後大時多屈日山章乃妻答之詞清意切
至雖以死誓終無怨傷且以延年
至視其忠厚和十二氣詩然可見

門有車馬客行五言二

晉陸機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念君久不歸濡跡涉江
湘投袂袂赴門中攬衣不及裝拊膺攜客泣掩淚
叙溫涼借問邦族間惻愴論存亡親友多零落舊
齒皆凋喪去聲市朝五遷易城闕或丘荒此二
句指

生安得長慷慨惟平生俛仰獨悲傷大明別復日
此旅寓之士
豈得自已况機祖父世為將相著大勳於江表已
亦嘗領父兵為千門將今乃世殊事異遠離邦族
且聞故都丘荒而先帝父不歸省所以推驗天道
不為之悲傷也

蜀道難雜言五

唐李白

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及
魚鳧王蜀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
塞通人煙秦惠王二十七年始通中國西當太白山有鳥道可
行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

十九

以橫絕峨眉山嶺地崩山摧壯士死此言秦伐然
後天梯石棧相鉤連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山下
有衝波逆折之回川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
度愁攀援其險如此青泥嶺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
巒捫參歷井蜀地井鬼分仰脅息以手撫膺
坐長歎平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巖巖不可攀但
見悲鳥號古木雄飛從雌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
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
顏連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飛湍瀑流
爭喧豗擊水聲砅砅水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如

此左衛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劍閣崢嶸而崔嵬
石名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
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
威名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側身西望長咨嗟按唐史安祿山反潼關不守楊
國忠首倡幸蜀之謀玄宗從之
臣忠非之白亦深知其非計欲言則不在其位
不言則愛君憂國之情不能自已故作是詩以達
意云○白初自蜀至京師賀知章聞其名訪之既
奇其安又稱其數四歸蜀為謫仙人

楚調曲按楚調本漢房中樂之遺聲王僧虔
伎錄曰十曲而左克明僅取八曲一
曰白頭吟二曰采桑行三曰東武吟四曰
悲詩行五曰怨歌吟六曰長門怨七曰婕妤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
注云與花歌同調不知何謂今依依僧虔
之於此篇所
採僅五篇云

白頭吟此四解五

漢卓文君

可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文
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

皚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此二句言相如之聞
心易見如此也

君有兩意故來相訣絕此二句言相如之聞
心易見如此也

頭躑躅也步向溝上溝水東西流二妻復復妻妻

嫁女一作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

竹竿何嫋嫋魚尾何徙徙山正反嫋嫋徙男兒

車意氣何用錢刀錢之為用如客臨車王孫家

亡女新宋竊後尸親相如相如以琴心挑之遇夜
亦無足惜然今所錄之詞特以其格韻不凡其意
婉切殊可誦詠後世多有擬作方其簡古未有能
過之者視相如琴歌歸鳳求凰之詞不掩
醜惡者自不作矣觀者不以人廢言可也

怨歌行五言

漢班婕妤

新製一作齊統素鮮一作素如霜雪裁為合歡扇

團圓一作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

秋節至涼飈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宋
玉曰此篇情雖出於幽怨然終不
過於慘傷當與自悼賦兼觀可也

又五言二
十五句

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叶那忠信事不顯乃有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

廿一

音見疑建治及周公佐成王金滕功不刊

反心輔王至二叔反流言叶倪待罪居東國泣

涕當晉連皇靈大動變震雷風且寒叶胡及拔木偃

秋稼天威不可干叶天經素服開金滕感悟求其端

刻都公且事既顯成王乃哀歎叶宅吾欲竟此曲

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大明劉琨

立時常自憤恐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明

帝不報及徙東阿復上疏言禁錮明時兄弟爭

年冬詔罷王朝此詩之作其有入朝之後庶事之

時乎人於明帝為叔父故借周公之事諷古以諷
今蓋其有感焉惜乎終不見信雖復加封於陳亦
名而已

玉階怨 此與下篇並

齊謝朓

夕殿下珠簾流螢飛復息長夜縫羅衣思君此何極

又

唐李白

上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却下水精簾玲瓏望秋月

樂府八

清商曲歌辭

按清商一名清樂乃九代之遺聲其聲清和

來舊曲辭皆古調迺晉南齊其音已散牙武宣武相繼南齊得江左所傳舊曲及江表吳歌

文休明辨 夫卷之十

廿二

隋平陳文帝其節奏曰此樂及正聲也乃稍加損益以新定律呂因於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謂之清樂隋室衰亂日益淪歇唐太宗引十部樂清樂亦在焉至武后長安以後朝廷不中

吳聲歌

子夜歌 五言

晉女子夜

晉有女子名子夜造此歌聲過哀苦蓋憶其所私而作者也武帝太元中琅琊王軻家有鬼夜半歌聲哀怨有鬼歌則子夜太元中歌凡二十篇類皆淫詞今特錄其一云使人因此更

草

有太子夜歌子夜警歌子夜變歌皆此曲之變也按蕭士贇云子夜即白紵在吳歌為白紵在雅歌為子夜思謂子夜乃歌辭白紵乃舞辭恐不同也

子夜四時歌 凡九章章五言四句

古辭 撰人

春歌 本二十章今取三章

碧樓冥初月羅綺垂新風含春未及歌桂酒發清

容

昔別鴈集渚今還燕巢梁敢辭歲月久但使逢春

陽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

二二

自從別後歎音不絕響黃葉向春生苦心隨日長

夏歌 本二十章今取一章

昔別春風起今還夏雲浮路遠日月促非是我淹

晉

秋歌 本十八章今取二章

仰頭看桐樹桐花特可憐願天無霜雪梧子解千

年

別在三陽初望還九秋暮惡見東流水終年不西

顧

冬歌本十七章
今取三章

昔別春草綠今還墀雪盈誰知相思老玄鬢白髮生

白雪停陰岡丹華耀陽林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

果欲結金蘭但看松柏林經霜不墮地歲寒無異心

丁督護歌

宋武帝

宋彭城內史徐達之為督護所使高祖使府內直督護丁并收歛有埋之達之妻高祖長女也呼并至閣下自問欲送之事每問輒歎息曰丁督護其聲哀切

文德明辨

天卷之十

二四

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一名阿督讀本五章今取一章五言四句

洛陽數千里孟津流無極辛苦戎馬間別易會難得

碧玉歌

宋汝南王

名無考

碧玉汝南王妾名以寵愛之甚所以歌之本二章今取一章五言四句

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貴德感郎千金意慙無傾城色

桃葉歌

晉王獻之

桃葉王獻之妾名緣於篤愛所以飲之本四章今取一章五言四句陳時江南盛飲此章後隋書王廣伐東吳至吳山及解橋虎渡江大將仕嬰奴至新

亭以尊北軍
則其應也

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來迎接

神絃歌

古辭

按神絃歌凡十一曲一日宿河二日道君三日聖郎並一章四句婦女五日白石郎立二章六日青溪小姑一章七日湖就姑八日姑恩九日採蓮童十日明下童十一日同生並二章總十八章今取同生二章章五言四句

同生曲

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早知人命促秉燭夜行遊

文德明辨

天卷之十

二五

歲月如流邁行已及春秋蟋蟀鳴空堂感悵令人憂

西曲

估客樂

五言四句

陳後主

齊武帝為布衣時嘗遊樊鄧登祚以後追憶往事而作此歌使侍寶月破之音絃樂及其名為商旅行此歌蓋後主擬作也

三江結儔侶萬里不辭遙恒隨鷁首舫逐鷄鳴潮

烏樓曲

七言

唐李白

姑蘇臺上烏樓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

未畢青山欲啣半邊日銀箭金壺漏水多起有秋
月墜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此借吳王以刺玄宗幸揚州見此曲數實曰此詞可以應鬼神之體也盛言其美而不美者自深尋國風諷刺之體○賀知章見此曲數實曰此詞可以應鬼神之體也

三洲歌五言

陳後主

商客故遊巴陵三江口往還因共作此歌此亦後主擬作也

春江聊一望細草遍長洲沙汀時起伏葦舸屢淹留

襄陽蹋銅蹄

梁武帝

梁武帝在雍鎮有童謠云襄陽蹋銅蹄又納揚州兒識者言白銅蹄謂金蹄

文休明辨天卷之十

六

為馬也白金色也及黃師之與黃以黃馬揚州之士背而結米如黃言故即位之後更造新聲帝曰為之詞凡三曲五言四句又令沈約為三曲以波管吹

陌頭征人去閨中女下機含情不能言送別沾羅衣

衣

草樹非一香花葉百種色寄語故情人知我心相憶

憶

龍門紫金鞍翠牦白玉羈照耀雙闕下知是襄陽兒

兒

同作本三曲今取一

梁沈約

分手桃林岸望別峴山頭若欲寄音信漢水向東

流

江陵樂五言

古辭闕人

陽春一三月相將蹋百草逢人駐步看揚舲皆言好

壽陽樂本四曲今取二

古辭闕人

可憐八公山在壽陽別後莫相忘

東臺百餘尺凌風雲別後不忘君

江南弄按江南弄有十曲一日江南弄二日採蓮曲三曰遊女曲四曰陽春曲五曰瑟曲六曰秦箏曲七曰陽春曲八曰瑟曲九曰秦箏曲十曰陽春曲又有採蓮作即此曲之

瑟曲九日秦箏曲十曰陽春曲又有採蓮作即此曲之

文休明辨天卷之十一

二十七

江南弄雜言

梁武帝

衆花雜色滿上林舒芳耀綠墜輕陰連手蹁躑躅

春心舞春心臨臆臆中人望獨踟躕

擬江南弄雜言

唐王勃

江南巫山連楚夢雲行雲幾相送瑤軒金谷上

春時玉童仙女無見期紫露香煙眇難託清風明

月遙相思相思草徒綠為聽雙飛鳳凰曲

採蓮曲雜言

梁武帝

遊戲五湖採蓮歸發花田葉芳襲衣為君儂歌世所希世所希有如王江南弄採蓮曲

採菱詞更曲為詞五言十六句

唐儲光義

濁水菱葉肥
清水菱葉鮮
幾不澇濁水
志上多苦言
潮沒具區藪
滌深雲夢田
朝隨北風去
暮逐南風旋
浦口多漁家
相與邀代船
飯稻以終日
草萊將末年
方冬水物窮
又欲休山樊
盡室相隨從
所貴無憂患

陽春歌更曲為歌五言八句

唐吳象之

簾低曉露濕
簾捲鶯聲急
欲起把筇篨
如疑彩絃
澁孤眠愁不轉
點淚聲相及
淨掃堦上花
風來更吹入

宋休明辨天卷之十

廿八

樂府九

雜曲歌辭按左克月云秦漢以來文人才士之作或合離別悲傷之狀或言征戰行役之苦故有各抒其志亡不見所起而有古辭可考者有古辭亡而後人繼有擬述者又有因意命題學古敘事者總謂之雜曲其詞間有可觀故今略取數首以爲式云

悲歌雜言八句

古辭撰人

悲歌可以當泣
泣遠望可以當歸
思念故鄉鬱鬱壘壘
欲歸家無人
延如欲渡河
無船心思不能言
葉父腸中車輪轉
此歌格力絕類建安日
擬悲歌雜言八句
唐顧况

邊城路
今人犁田昔人墓
岸上沙昔時江水今人家
今人昔人共長嘆
四氣相催節迴換
明月皎皎入華池
白雲離離度青漢

武溪深行雜言四句

漢馬援

武溪深行有門生寄書云伏波將軍馬援自請征之
和之以

滔滔武溪一何深
鳥飛不度獸不敢
臨嗟哉武溪多毒淫

夜夜曲蓋言獨處自傷之思五言八句

梁沈約

河漢縱復橫
北斗橫復直
星漢空如此
寧知心有文
宋明帝

二九

憶孤燐暖不明
寒機曉猶織
零淚向誰道
鷄鳴徒歎息

長千里名去上曲五言四句

古辭撰人

逆波故相邀
菱舟不怕搖
妾家揚子住
便弄廣陵潮

白雪曲五言四句

齊徐孝嗣

風聞晚翻霽
月殿夜凝明
願君早流盼
無令春草生

西洲詞古有西洲曲此篇蓋擬也五言二十八句

唐溫庭筠

悠悠復悠悠昨日下西洲西洲風色好遙見武昌樓武昌何鬱鬱儂家定無匹小婦被流黃發樓撫瑤瑟朱絃繁復輕素手直妻清一彈三四解掩抑似含情南樓登且望西江廣復平艇子搖明櫂催過石頭城門前烏柏樹慘澹天將曙鷓鴣飛復還郎隨早帆去回頭語同伴定復負情儂去帆不安幅作抵使西風他日相尋索色莫作西洲客西洲人不歸春草年年碧

齊瑟行名都美女白馬並年瑟行也今即二篇篇五言句數不同各注于下

魏曹植

名都篇二句

三十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麗且鮮關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叶徑天反馳驅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攬弓捷鳴鏑長驅上叶南南山叶輪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鸞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歸來晏平樂美酒斗十千膾鯉膾子充胎鰕炮鼈炙熊蹯音煩叶鳴去傳嘯匹侶列坐竟長筵連翩擊鞠壤巧捷惟此端叶都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叶昔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音旋大明劉琨曰簡見京師士女佩服盛麗相與遊戲于郭外而騁其射藝之精

杜其晏抄之皆情日不足不自知其非放財此以刺之也

美女篇三十

美女妖且閑叶何采桑岐路西叶蕭前反一作桑條紛冉冉葉落何翩翩攘袖見音素素手皓腕約金環叶胡頭上金釵釵腰佩翠琅玕叶經明珠交光體珊瑚間音去才難羅衣何飄颻叶輕隨風還縈顧盼遺光彩長嘯氣若蘭叶陵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叶發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叶玄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叶圭客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叶倪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叶於佳

文休明辨天卷之十

三二

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音重叶衆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觀叶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叶他謂音口植志在輔君匡濟策功重名乃不克音大雖音謂不得音君則音熱中其情之謂歟

寒夜怨雜言十

宋陶弘景

夜雲生夜鴻驚懷切嘹唳傷夜情空山霜滿高煙平鉛華沈照帳孤明寒日微寒風緊愁心絕愁淚盡情人不勝怨思來誰能忍

燉煌樂五言

後魏溫子昇

燉煌者古流沙也屬水之所經焉秦漢以來初爲月支匈奴之牧之境武帝開其地後分酒

宋書謝靈運傳
大也煌也

客從遠方來相隨歎且笑自有燉煌樂不減安陵
調

樂府四言十

魏明帝

種瓜東井上冉冉自踰垣與君新爲婚瓜葛相結
連寄託不肖軀有如倚泰山免絲無根株蔓延自
登綠萍藻託清流常恐身不全被蒙丘山惠賤妾
執拳拳天日照知之想君亦俱然

枯魚過河泣

五言

古辭

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魴鱖相教慎出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

卅二

入

長相思

五言

唐張繼

遼陽望河縣白首無由見海上珊瑚枝年年寄春

燕

行路難

五言

唐賀蘭進明

君不見東流水一去無窮已君不見西郊雲日夕
空氛羣鴈徘徊不能去一鴈悲鳴復失群人生

結交在終始莫以升沈中路分

君不見雲中月豐盈還復缺君不見林下風聲淅

意難窮親故平生或聚散歡娛未盡尊酒空歎息

青青陵上栢歲寒能有幾人同

君不見門前栢榮耀幾時蕭索久君不見陌上花
狂風吹去落誰家隣家思婦見之嘆蓬首不梳心
歷亂盛年夫婿長別離歲暮相逢色凋換

古別離

古樂府集卷之五言三十八句

唐李端

水國蒹葭時洞庭霜落夜行舟聞商賈宿伍楓林
下此地送君還茫茫似夢間後期知幾日前路轉
多山巫峽通湘浦迢迢隔雲雨天晴見海橋月落
聞鐘聲鼓人老自多愁水深難急流清宵歌一
曲白首對汀洲與君佳陽別令君岳陽待後事忽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

卅三

差池前期日空在木落鴈嗷嗷洞庭波浪高遠山
雲似蓋極浦樹如毫朝發能幾里暮來風又起如
何兩處愁皆在孤舟裏昨夜天月明長川寒且清
菊花開欲盡蕭蕭泊來生下江帆勢速五兩遙相
逐欲問去時人知投何處宿空令猿嘯時泣對湘
潭竹

大陽楊氏曰此詩真景實情婉轉悽悵

又五言

唐孟郊

欲別牽郎衣郎今到何處不恨歸來遲莫向臨邛
去

自君之出矣

此下五言首首

宋許理

漢徐幹有室思詩五章上第三章「自君之出矣月鏡暗不冶思君如流水無有窮

已中後人田而演之亦謂之思君去時行

自君之出矣珠翠暗無精思君如日月迴環晝夜生

又

宋顏師伯

自君之出矣芳帷掩不舉思君如迴雪流亂無端緒

又

又

陳賈馮吉

自君之出矣紅顏轉憔悴思君如明燭煎心且街淚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

三四

又

隋陳叔達

自君之出矣明鏡罷紅粧思君如夜燭煎淚幾千行

又

唐玄宗

自君之出矣無復理殘機思君如滿月夜夜減容輝

又

齊虞羲

自君之出矣楊柳正依依君去無消息唯見黃鸝飛關山多險阻士馬少光輝流年無止極去何時歸

時歸

楊白花 鍾言

唐柳宗元

魏楊白花客卿瑛傳胡太后過幸之日作白帝歌云人盡言連清渭足歌之上聲甚悽惋示元蓋微之也

楊白花風吹渡江水坐令官樹無顏色搖蕩春光千萬甲茫茫曉日下長秋京歌未斷城鴉起

羽林郎 五言三

黃辛延年

羽林郎太初元年初晉建章營後更月林掌宿衛南行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地言如西河六郡良家子補之謂之羽林者亦義之義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

卅五

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城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兩鬟何窈窕一世良所無一髮五白兩鬟千餘不意金吾子娉婷過我廬銀鞍回煙燭翠靄空踟躕就我求清酒絲繩提玉壺就我求珍肴金盤饌鯉魚怡茂青銅鏡結我紅羅裙不惜紅羅裂口論輕賤軀男兒愛後婦女子車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踰多謝金吾子以愛徒區區

董嬌嬈 五言二

漢宋子侯

焦仲卿妻 五言三百

古
辭
闕
撰
人

黃宋建中中唐江府小吏仲卿妻劉氏從仲卿所遠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傷之爲詩云

文体明辨

+

十六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
衣十五彈箏篴十六誦詩書十七爲君婦心中常
苦悲君既爲府吏守節情不移雞鳴入機織夜夜
不得息三日斷五匹大丈一作人故嫌遲非爲織作
遲君家婦難爲妾不堪驅使徒晉無所施便可白
公姥及時相遣歸府吏得聞之堂上啓阿母兒已
薄祿相幸復得此婦結髮同枕席黃泉共爲友共
事二三年始爾未爲久女行無偏斜何意致不厚
阿母謂府吏何乃太區區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
由吾意又憐念汝豈得自由靜東家有賢女自名

秦羅敷可憐體無比阿母爲汝求便可速遣之遣
去慎莫留府吏長跪告伏惟啓阿母重今若遣此
婦終老不復取阿母得聞之槌牀便大怒小子無
所畏何敢助婦語吾已失恩義會不相從許府史
默無聲再拜還入戶舉言謂新婦哽咽不能語重
我自不驅卿逼迫有阿母重卿但暫還家吾今
且報府不久當歸還還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
勿違吾語重新婦謂府吏勿復重紛紜往昔初
陽歲謝家來貴門奉事循公姥進止敢自專晝夜
勤作息伶俜縈苦辛謂言無罪過供養卒太恩仍

卅七

卷之十

更被驅遣何言銜來豈安有繡腰襦歲徒自主
光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箱簾六七上綠碧青
絲繩物物各有異種種在其中人賤物亦鄙不足
迎後人畱待作遺施於今無會因時特爲安慰又
又莫相忘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妝著茂繡袂裙
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重腰若流
紈素耳著明月瑇瑁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纖纖
作細步精妙世無雙上堂拜一作謝阿母阿母怒作
母聽去不止昔作女兒時生小出野里本自無教訓
蕪愧貴家子受母錢帛多不堪母驅使今日還家

急母勞家裏却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千重新婦
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勤
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
輾出門外車去涕落百餘行府吏馬在新婦車
在後隱隱何甸甸俱會大道口下馬入車中低頭
共耳語重誓不相離卿且暫還家去吾今日赴
府不久當還歸誓天不相負絕語新婦謂府吏感君
區區懷君既若見錄不久望君來君當作磐石妾
當作蒲葦蒲葦初如絲磐石無轉移重我有親父
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襲我懷重舉手

卷之十

卅八

長勞勞二情同依依入門上家堂進退無顏儀阿
母大拊掌不圖子自歸重十三教汝織十四能裁
衣重十五彈箏篴十六知禮儀重十七遣汝嫁謂
言無誓違汝今無罪過不迎而自歸重再蘭芝慙
阿母兒實無罪逆阿母大悲摧重還家卜餘日縣
令遣媒來重云有第三郎窈窕世無雙重千知十
八九便言多令才阿母謂阿女汝可去應之阿女
銜淚答蘭芝初還時府吏見丁寧結誓不別離今
日違情義恐此事非奇自可斷來信徐更謂之
重阿母白媒人貧賤有此女始適還之門重絕不

堪吏人婦豈合令郎君幸可廣問訊不得便相許
重媒人去數日尋遣丞請還重再說有聞家女承
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嬌逸未有婚遣丞為媒人
主簿通語言直說太守家有此令郎君重既欲結
大義故遣來貴門重再阿母謝媒人女子先有誓
老姥豈敢言重絕阿兄得聞之悵然心中煩舉言
謂阿妹作計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後嫁得郎君重
重否泰如天地足以榮汝身不嫁義郎體其住欲
何云蘭芝仰頭答理實如兄言重再謝家事夫壻
中道還兄門重三處分適兄意那得自任專重雖

卷之十

卅九

與府吏要渠會永無緣登即相許和便可作婚姻
媒人下牀去諸諾復爾爾還部白府君下官奉使
命言談大有緣重絕府君得聞之心中大歡喜視
曆復開書便利此月內六合正相應良吉三十日
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重再交語速裝束絡繹如
浮雲青雀白鵲舫四角龍千幡婀娜隨風轉金車
玉作輪躑躅青驄馬流蘇金鏤鞍齊錢三百萬皆
用青絲穿雜綵三百匹交用重一作市鮓珍從人四
五百重鬱鬱祭郡門重四阿母謂阿女適得府君書
明日來迎汝重絕何不待衣裳莫令事不舉阿女默

無聲手巾掩口啼淚落便如瀉絕移我琉璃榻出
置前牕下左手持刀尺右手執綾羅朝成繡袂襖
晚成單羅衫曉曉日欲暝愁思出門啼府吏聞此
變因求假暫歸重三未至二三里摧藏馬悲哀新
婦識馬聲躡履相逢迎悵然逢相望知是故人來
顛再舉手拍馬鞍嗟嘆使心傷自君別我後人事
不可量重果不如先願又非昔所詳我有親父母
逼迫兼弟兄以我應他人告還河所望府吏謂新
婦賀卿得高選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
時紉便作旦夕間卿當日勝貴再獨向黃泉新婦

文宋明辨

卷之十

四十

謂府吏何意出此言重三司是被逼迫君爾妾亦
然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重四執手分道去各
各還家門重五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念與世
間辭千萬不復全府吏還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
大風寒歸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蘭兒今日冥冥
令母在後單故作不良計勿復怨鬼神命如南山
石四體康且直阿母得聞之零淚應聲落汝是大
家子仕宦於臺閣慎勿為婦死貴賤情何薄東家
有貧女窈窕醜郭阿母為汝求便復在旦夕府
吏再拜還長歎空房中作計乃爾立語轉頭向戶

裏漸見愁更迫其日牛馬嘶新婦入青廂菴菴黃
昏後寂寂人定初我命絕今日魂去屍長留重攬
裙脫絲屢舉身赴清池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別離
顛徘徊庭樹下自掛東南枝兩家求合葬合葬華
山傍東西直松柏左右植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
相交通重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仰頭相向鳴
夜夜達五更行人駐足聽寡婦起傍徨多謝後世
人戒之慎勿忘大明王世貞曰此等實而不徑重
之聖也

樂府十

文宋明辨 卷之十

四一

新曲歌辭

按辭曲外又有不實等題而重其
近似者列之此篇名曰新曲歌辭云

登幽州臺歌

四句

唐陳子昂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

而涕下

大明楊慎曰此詩
能見不盡觀之風

蛾眉山月歌

七言

唐李白

蛾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

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

伊州歌

四句

唐撰人闕

打起黃鸝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

西

短歌古有短歌行今止日歌 應顯况

新繁青絲百尺繩心在君家轆轤上我心皎潔若
不知轆轤一轉一個悵何處春風吹曉暮江南綠
水通朱閣美人二八顏如花泣向春風畏花落臨
春風聽春鳥別時多見時少愁人一夜不得眠瑤
井玉繩相對曉

封大夫破播仙凱歌本六首今取一
首七言四句

唐岑參

官軍西出過樓蘭營幕傍臨月窟寒蒲海曉霜凝
馬尾葱山夜雪撲旌竿

女休明辨天卷之十

四二

孟門行雜言十
四句

唐崔顥

黃雀啣黃花翩翩傍簷隙本擬報君恩如何反彈
射金壘美酒滿座春平原通公勝愛才多聚賢滿堂
盡是忠義上何意得有譏諛人諛言反復那可道
能令君心不自保北園新栽桃李枝根株未固何
轉移成陰結實君自取若問傍人那得知

出塞行七言
四句

唐李頎

白花原頭望京師黃河水流無盡時秋天曠野行
人絕馬首東來知是誰

羈旅行七言十
句

唐張籍

遠客出門行路難停車飲策石門端荒城無人雪
滿路火燒野橋不得度寒蟲入窟鳥歸巢僮僕問
我誰家去行羣田頭暗天息雙岐長轅磔荆棘綠
岡入澗投田家主人春米為夜食晨雞喔喔茅屋
傍行人起掃車上霜舊山已別行已遠身計未成
難復返長安陌上相識稀遙望天門白日晚誰能
聽我苦辛行為向君前歌一聲

邯鄲少年行雜言十
四句

唐高適

邯鄲城頭游俠子自矜生長邯鄲裏千場縱博家
仍富幾處報讎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紛紛門外車

女休明辨天卷之十

四二

馬屯如雲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却憶平原君君
不見今人交態薄黃金用盡還疎索以茲感嘆辭
舊游更於時事無所求且與少年飲美酒往來時
從西山頭

歌思引七言
四句

宋僧惠休

秋寒依依風過河白露蕭蕭洞庭波思君末光光
已滅渺渺悲望如思何

成都曲七言
四句

唐張籍

錦江近西煙水綠新雨山頭荔枝熟萬里橋邊冬
酒家遊人愛向誰家宿

寒下曲七言四句

唐張仲素

三戍漁陽再渡遼，
騁弓在臂箭橫腰。
匈奴似欲知名姓，
休傍陰山更射鵰。

送遠曲七言八句

唐張籍

戲馬臺前山簇簇，
山邊飲酒歇別曲。
行人醉後起登車，
席上回鑄勸僮僕。
青天漫漫覆長路，
遶無家安得住。
願君到處自題名，
他日知君從此去。

別離曲五言八句

唐陸龜蒙

丈夫非無淚，不灑離別間。
伏劍對樽酒，耻爲遊子顏。
蝮蛇一螫手，壯士疾解腕。
所思在功名，誰別何足歎。

足歎

青樓曲五言四句

唐千漬

青樓臨大道，一上一回老。
所思終不來，極目傷春草。

昭陽曲七言四句

唐劉長卿

昨夜承恩宿未央，
羅衣猶帶御爐香。
芙蓉帳小雲屏暖，
楊柳風多水殿涼。

春曉曲七言八句

唐溫庭鈞

家臨長信往來道，
乳燕雙雙掠煙草。
油壁車輕金犢肥，
流蘇帳曉春雞早。
龍中嬌鳥暖猶睡，
簾外落花

花開不歸寒桃一樹近，
前池似惜紅顏鏡中老。

寄衣曲七言十句

唐長孫佐輔

征人去年戍遼水，
夜得邊書字盈紙。
揮刀就燭裁紅綺，
結作同心達千里。
君寄邊書書莫絕，
妾答同心心自結。
同心再解心不離，
書字頻開字愁滅。
結成一夜和淚封，
貯書只在懷袖中。
莫如書字固難

贈遠曲五言十句

唐陸龜蒙

茱萸匣中鏡，吹照心還懶。
本是細腰人，別來羅帶緩。
從君出門後，不奏雲和管。
妾思冷如簫，時時望君暖。
心期夢中見，路遠魂夢斷。
怨坐泣西風，秋窓月華滿。

月華滿

平蕃曲五言四句

唐劉長卿

絕漠大軍還，平沙獨戍閑。
空留一片石，萬古在燕山。

遊子吟五言六句

唐孟郊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
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
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節婦吟寄東平李司空

唐張籍

君在他鎮幕府，而李師古以書幣聘之，籍却而不納，作此吟以寄之。

君知妾有夫贈妾明珠感君繡綿意繫在紅羅
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館裏知君用
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何
不相逢未嫁時

涼州詞此與下篇並

唐王翰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卧沙場君
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又

唐王之渙

一片孤城萬仞山黃河遠上白雲間羌笛何須怨
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

又

四六

蹋歌詞二首並七言

唐劉禹錫

春江月色大堤平隄上女郎連袂行唱盡新詞歡
不見紅霞映樹鸛鳴

挑蹊柳陌好經過燈下粧成月下歌爲是襄王故
宮地至今猶自細腰多

猛虎詞五言十

唐儲光義

寒亦不憂雪飢亦不食人人肉豈不其所惡傷明
神太室爲我宅孟門爲我鄰百獸爲我藩五龍爲
我賓羆馬一何威浮江亦以仁綵章旌朝日牙爪
雄武臣高雲逐氣浮厚地隨謀震

勇日夕長相親

棄妾詞五言三

唐顧况

古人雖棄婦棄婦有歸處今日妾辭君辭君欲何
去本家零落盡慟哭來時路憶昔未嫁君聞君甚
周旋及與同結髮值君適幽燕孤魂託飛鳥兩眼
如流泉流泉咽不燥萬里關山道及至見君歸君
歸妾已老物情棄衰歇新龍方妍好拭淚出故勞
傷心劇秋草妾以憔悴捐羞將舊物還餘生欲有
寄誰肯相留連空牀對虛牖不覺塵埃厚寒水落
芙蓉秋風墮楊柳記得初嫁君小姑始扶牀今日
妾棄妾小姑如妾長回首語小姑莫嫁如兄夫

耶君怨五言

唐東方虬

拚淚辭丹鳳嚙悲向白龍單于浪驚喜無復舊時
容

離怨五言

唐張籍

切切重切切切秋風桂枝折音人當少年嫁我富
少年別念君非征役行年年長遠空妾身中獨
寂寞堂有舅姑山川悠遠行人自不返大國調
詩籍工爲樂詩詞今觀其所作詞雖古矣音調
皆切已獨此一詩無幾近之大抵貞元以後新學
詩籍如此唐人

瑤瑟怨七言

唐溫庭筠

水簾銀牀夢不成
碧天如水夜雲輕
鴈聲遠過瀟湘去
十二樓中月自明

怨辭七言

唐崔國輔

妾有羅衣裳
秦王在時作爲舞
春風多秋來不堪着

清鏡歎同張明府

唐孟浩然

妾有盤龍鏡
清光常照發
自從生塵埃
有若霧中月
愁來試取照
半歎生白髮
寄語邊塞人
如何久離別

金明辨天卷之十

四八

清樂五言

張文收

淚滴珠難盡
谷殘玉易消
倘隨明月去
莫道夢魂通

青青水中蒲三首

唐韓愈

青青水中蒲
下有一雙魚
君今上隴去
我在與誰居

青青水中蒲
長在水中居
寄語浮萍草
相隨我不知

青青水中蒲
葉短不出水
婦人不下堂
行子在萬里

宋朱熹曰此詩寄與婦人思夫之意古詩有青青馬長城窟行有青青河畔草長安行有青青

出中葵其大意與此相類大司馬曰此詩不知何爲而作此詩若類晉書之子及兩漢詩然其氣韻優游深雅去漢魏詩不似漢非晉曲淫靡者此唐人以東府名家者亦望于此矣

金明辨天卷之十

四九

文體明辯卷之十

文體明辨卷之十一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五言古詩上

按宋嚴羽云風雅頌既亡一變而為騷騷再變而為西漢五言三變而為歌行雜體四變而為沈略宋名之律詩然論者以謂五言之源生於南風衍於五子之歌流於三百五篇而廣於離騷特其體未備耳逮漢蘇武名李始以成篇嗣是汪洋於漢魏汙漫於晉宋至於陳隋而古調絕矣唐初承前代之弊幸有陳子昂起而振文體明辨卷之十一

之過貞觀太宗之微波決開元玄宗之正派號稱中興於時李詩詩名王詩詩名之徒相繼有作元和雜詩以下遺響復息故今採漢魏以來古詩以類列之斷自常應物韓愈而止使若者三復而有得焉則其為詩不求高古而自高古矣至論其體則劉勰所云五言流調清麗居宗者是也他如扶風歌五君詠夏日歡等篇雖云五言實為雜體故茲不列

述德

述祖德詩二首陳仁

宋謝靈運

靈運祖玄仕晉官至七州都督封康樂公卒贈車騎將軍諡獻武

達人貴自我高情錫天雲蕪抱濟物性而不纓嬰垢氛叶字段生藩魏國魏文侯以段干木為師魏展季救魯人展季名獲字禽即柳下惠也齊侯公伐魯魯信公使展季受命于侯禽生精師孝公曰魯人怨手對曰昔周公太公不忌孝公乃還弦高犒贈師名秦將伐鄭弦高遇之乃犒師伯之命犒勞以璧勝以十二牛秦三拜受之仲連却秦軍魯仲連齊人也遊於趙會齊來說趙尊秦為帝仲連見符與語將新垣衍行再拜請出秦將聞之乃卻五十里臨組乍不緹對珪寧肯分卿叶字因反此二惠物辭所賞勵志故

文體明辨 卷之十一

二

絕人謂若若高遠歷千載遙遙播清塵清塵竟誰嗣明哲垂經綸委葉講綴葉道論改服康世屯屯難去既云康尊主隆斯民此句此也後多倣此

中原昔喪亂喪亂豈鮮已散止崩騰壞沸永嘉晉

帝年末逼迫太元晉孝武始河外洛陽無反正

江介江淮有蹙蹙也地萬邦咸震懾懾也橫橫也

賴君子賴謝拯溺由道情情也暴資神理泰泰也

才才也欣來蘇燕魏燕魏之地進進也文軌文軌也賢相賢相也

世運世運也安安也康康也遠圖因事止高揖七

州徐允青司外拂衣五湖襄隨山疏濬潭傍巖藝
粉梓道情含塵物軒冕貞正日觀正壑美也
迷懷

詩二首

漢鄧炎

大道夷也且長窘路狹且促脩翼無卑栖遠趾不
步也舒吾陵霄羽奮此千里足超邁絕塵不見塵
也驅倏忽誰能逐賢愚豈嘗類性稟在清濁也
富貴有人籍馬人所載貧賤無天錄之類通塞
苟由已志士不相干陳平敖里社韓信釣河曲終
居天下宰食此萬鍾祿德音流千載功名重山嶽

文休明辨六卷之十一

三

太明劉毅曰此言是之詩也

靈芝生河洲動搖因洪波蘭榮一何晚嚴霜瘁也
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太山阿文質道所貴遭持
用有嘉何友居絳陽勸灌嬰臨衡宰謂誼性崇浮華
中調賢才抑不用遠投荆南沙叶桑河反抱瓦乘
龍驤不逢樂與和姓安得孔仲尼為世陳四科
十六句與也大明劉毅曰炎遭漢運未遇
兩國之時而陳材抱器不遇施展故是詩也
風餘韻下至張衡四愁亦未失漢人詞詠辭交管
恒風詩語特寄交之有曹

詠懷詩十六首

晉阮籍

按晉書籍作詠懷詩八十餘首文選取有
七首今依劉瓛取十六首而與文選畧有
異同唐李善曰嗣宗身侍亂朝常恐罹謫
遭禍因茲發諫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
刺譏而文多隱避百
代之下難以情測也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
衿孤鴻號外野翔翔一作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
思獨傷心人句也此也大明劉毅曰此篇憂世道
專政故有是喻

二妃遊江濱道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變力轉

有芬芳江妃二女也遊江漢之湄荷音於靡情
委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傾城色迷下蔡注之也容

文休明辨六卷之十一

四

好結中腸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膏沐為去
誰施其雨怨朝陽如何金石交一旦更平離傷
句賦而此也大明劉毅曰初司馬昭以魏氏此
任之重亦自也謂盡忠於國至是舉權借竊欲行
篡逆故藉婉其詞以風刺之君臣朋友皆以義合
故借金石之交為喻所謂文多隱避者如此亦不
此結語蓋所請如截奔馬者此文詞變化之妙學
者亦不可不知也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蕊零落從此
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
山首趾屈一身不自保何况戀妻子凝霜被野草
歲暮亦云已畢也。十二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有訖富貴焉常
保清露被臯蘭凝霜露野草朝為美媚一作少年夕
暮成醜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十句劉鍾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都長安漢中趙

李本詩前延之相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

鎰書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反戶道失路將如何

甘聞東陵封邑手承近在青門城門在長外連畛

距阡陌南七為阡子毋相鉤帶五色曜朝日嘉賓

四面膏膏火日更焚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龍

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芳樹垂綠葉青雲附

之自逶迤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又馳徘徊空

堂上怵怵憂懼莫我知願觀卒歡好去不見悲別

灼灼西墮日餘光照我衣迴風吹四壁寒鳥相

因依周周尚銜羽羽願必以一羽他鳥羽然後

飲蛩蛩亦念飢至蛩蛩之北力有野言
來乃負壓以走人如何當路子磐折忘所歸豈為

夸譽名憔悴使心悲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

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明劉日此篇責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山下有采薇士上

有嘉樹林良辰在何許疑霜露衣襟一作寒

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鳴鴈飛南征過鴻發哀音

素質游流商聲悽愴傷我心此句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輕薄閑遊子俯仰乍

浮沈捷徑從狹路僂僂越荒淫焉見王子喬

乘雲翔鄧林在鄧獨有延年術可以一作慰我心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臯蘭被徑路青驪近駿

駿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三楚楚文王都

壽春都多秀士朝雲雲進荒淫朱華振芬芳高

蔡楚地相追尋一為黃雀哀蔡侯侯不以國家為

而以相與馳騁乎高蔡之中不子孫受命于宣王

爭不知王孫公弟下誰能禁十二句賦而

元元年獲主芳芳幸幸觀大將軍司馬師以其送

者皆為流涕此詩其亦哀王之廢手蓋不敢直陳述幸平樂之事故得天地而言

懸車在西南義和將欲傾流光耀四海忽忽至夕

冥朝為咸池日出處暉濛汜日入處受其榮豈知窮達

士一死不再主視彼桃李花誰能久榮榮明君子

在何許歎息未合併瞻仰景山商山名松可以慰吾

情十四句。此也。大明劉劭曰此情。因悼世變思以自保之詩。

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被服纖羅衣左右佩雙

璚脩容耀姿美順風振微芳登高眺所思舉袂當

朝陽寄顏雲霄間揮袖凌虛翔飄飄恍惚中流吟

顧我傍悅懌未交接晤對言用感傷十四句。此也。

文選卷之十一

七

楊朱哭岐路墨子悲染絲揖讓長離別飄飄難

與期豈徒燕婉情存亡誠有之蕭索人所悲禍榮

不可辭趙女媚中山其事謙柔俞見欺嗟嗟塗上

士謙自何用以自保持十二句。此也。大明劉劭曰此言憂世而復愛已也。

於心懷寸陰羲陽將欲冥揮袂撫長劒仰觀浮雲

征雲間有玄鶴晉自抗志揚哀聲一飛冲青天曠

世不再鳴此見舊決無豈與鶉鷃遊連翩戲中庭

十句。

夏后乘鸞與夸父為鄧林存亡後變化日月有浮

沉此言未可以挽之也鳳凰鳴參差伶倫發其音王

子好簫管世世相追尋誰言不可見青鳥明我心

十句。此也。大明劉劭曰此望魏之復興也。

雜詩六首

晉張協

大火流坤維南白日馳西陸秋後一浮陽日光

映翠林迴颺扇綠竹飛雨灑朝蘭輕露栖叢菊龍

蟄暄氣凝天嘉萬物肅弱條不重結芳蕤花豈冉

馥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川上之歎逝前脩前代

之人以自勗十四句。此也。大明劉劭曰此感時自警之詩。

朝霞迎白日丹氣霞氣臨陽一作谷日出翳翳結

繁雲森森散雨足輕風摧勁草凝霜竦竦動謂

文選卷之十一

八

高一一作木密葉日夜踈叢林森如束疇昔歎時遲

晚節悲年促歲暮懷百憂將從季主姓司卜卜十二

之此也。大明劉劭曰此親朝綱之季亂愛國祚之不永也。

昔我資章甫冠以適諸越南蠻行行入幽荒既

東路越王從祝髮窮年非所用此貨將安設也

甌甌音李的夸瓊璫魚目笑明月不見豈不野楚

中歌能否居然別筆列陽春無和聲者巴人巴陽春

名曲皆下節也品流俗多昏迷此理誰能察叶物列

四句。此也。大明劉劭曰此傷已之不遇也。

此鄉非吾地此郭非吾城羈旅無定心翩翩如懸

旌出觀軍馬陣入聞鞞鼓上鼓聲常懼羽檄飛神
武一朝征長鉞名鳴鞘音中烽火列邊亭舍上我
衙門衣更下被綬其半胡纓纓之無疇昔懷微志
帷帳竊所經何必操平干戈堂上有奇兵折衝樽
俎間制勝在兩楹實主巧遲不足解拙速乃垂名
二十句○賦也大明劉瓛曰此篇殆作於此從
事中郎之時詳此詩則協之不略過人亦可見矣
迷職投邊城羈束戎旅間叶下聲車如昨日望
舒指月四丘圓借問此何時蝴蝶飛南園葉于流
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叶輪閩越越衣葉文蛇之
有又胡馬願度燕平風土安所習由來有固然十

又休明辨

卷之十一

九

句○賦而此也大明劉瓛曰
此篇蓋作於河間內史之時

結宇窮岡曲耦耕幽藪陰叶荒庭寂以閑幽
岫山有穴岫日深淒風起東谷有淪音興南
岑山之高雖無箕畢二宿名九月宿于箕則多雨期膚
寸側手為膚自成霖澤維登隴鳴寒援擁條吟
溪壑無人跡荒楚木鬱蕭森投來循岸垂時聞
樵采音重基可擬志迴淵可比心養真尚無為道
勝貴陸沈無名而游思聲去竹素竹簡統園寄詞翰
墨林二十句○賦也大明劉瓛曰協

感遇詩二首

唐張九齡

魚游樂深池鳥棲擇高枝嗟爾蜉蝣羽翳翳亦何
為有生豈不化所感奚若斯神理日微滅吾心安
得知浩蕩揚朱子徒然泣路岐十句○此而賦也
見世道之難進也志莫申感憤而作是詩然此
意含蓄似有不可得而盡言者請看前注玩之
漢上有游女求思安可得袖中一札書欲飛寄雙
翼冥冥獨不見耿耿徒緘憶紫蘭秀空蹊皓露奪
幽色馨香歲欲晚感歎情何極白雲在南山日暮
長太息十句○此也大明劉瓛曰此詩蓋放
未能從焉太息而已○劉後又曰九齡
詩多雅淡此二篇尤得古風人音格
雜詩十四

又休明辨

卷之十一

十

晉張華

晷度隨天運四時互相承東壁正昏中之日固
堅氣陰寒節升也繁霜降常夕悲風中夜興朱火
燄青無光蘭膏坐自凝重衾無暖氣挾纈細如懷
冰伏枕終遙昔寤言莫子應叶平求思慮崇替典
也慨然獨拊膺此也大明劉瓛曰華見
發之將亡而感歎之也

雜詩二十

晉傅玄

志士惜短愁人知夜長攝衣步前庭仰觀南鴈
翔玄景鴈影隨形運流轉歸空房清風何飄飄微
月出西方繁星依青天列宿自成行叶蟬鳴高
樹間野鳥號野東廂也纖雲時髣髴露露我

裳良時無停景北斗忽低昂常恐寒節至凝氣結
為霜落葉隨風摧一絕如流光此也大明判
其詞雖若繁復而意實尚落讀者謂之

歲暮和張常侍名無考 晉陶潛

市朝悽舊人驟驥謂日感悲泉處入明非今日
歲暮余何言素顏欽光潤白髮一已繁分關哉
秦穆談旅謂力豈未愆向夕長風起寒雲沒西山
矧伊愁苦纏屢闕清醕至無以樂當年窮通靡攸
慮顛賴由化迷撫已有深懷履運增慨然此

文休明 卷之一 十一

劉琨曰歲暮十二月末公劉琨詩云歲暮于東堂而立帝帝前此詩適當其時故寄此意

擬古五首 晉陶潛

晉自退公後所作之詩類多涉因陽時託諷之詞然不名題片故以擬古詩等目

名其題云

榮榮牕下蘭客密堂前柳初與君謂昔別時不謂
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先醉不
在接杯酒蘭枯柳亦衰遂今此言負多謝諸少年
相知不忠厚意氣傾人命言可與離隔復何有此
句此也此篇為當時無可與同心愛國者發

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句九遇食十年著一

冠辛苦無此比常有好奇容顏謂反我欲觀其人晨
去越河關謂反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
來意取琴為我彈上絃驚別鶴下絃上言初曲終曲
操七到孤鸞別鶴願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
十六句賦也大明劉琨曰此詩安貧自樂之詩
其言東方一士乃假設之詞以寓已意云爾非必
真有此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指美清夜達
曙酣且歌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間月

灼灼葉中華叶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此
也大明劉琨曰此詩始作於元康之初乎日暮以

也大明劉琨曰此詩始作於元康之初乎日暮以

又知其若樂無幾矣是時宋劉琨詩云行旅立以

面之樂不無感於懷警備雲間之月行將掩蔽

葉中之草不久零落當如何哉其明年六月果見

厥為零陵王又明年被執此詩預為憫惜之意不

其深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郭至

幽州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不見相知人唯見

古時丘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得吾

行欲何求叶此晉亡已後憤世之詞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
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

雜詩六首

魏曹植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之子_{植自}在萬里江湖

迴且深方舟_{舟兩}安可極離思_{思去}故難任_堪孤鴈

飛南游過庭長哀吟翹_{翹舉首}思慕遠人_指願欲託

遺音形影忽不見_翻翻傷我心_{句下二首首十二}

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何意迴_{飛舉}吹我入雲

中新高上_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遊客子捐_脫

遠從戎毛褐不掩形微_微藿常不充去去莫復道_去

如_如沈憂令人老_{此也大明劉履曰此篇數身世}

文休明辨_{天卷之十一}十五

西北有織婦綺綺何續紛_叶明晨秉機杼

日晏不成文_叶太息終長夜_叶嘯入青雲身

守空閨良人行從軍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飛

鳥繞_連樹翔_翔嗷_嗷嗷_嗷索_索群_群願_願為_為南_南流_流景_景

見我君_{十四句}

南國有佳人容華_{容華}桃李朝遊江北岸日夕宿_宿

泣_泣湘_湘泣_泣時俗薄朱顏誰_誰為_為發_發皓_皓齒_齒俛_俛

仰_仰歲_歲將_將暮_暮榮_榮耀_耀難_難久_久恃_恃比_比也

僕夫早嚴_也整_整駕_駕吾_吾將_將遠_遠行_行遊_遊遠_遠遊_遊欲_欲何_何之_之吳_吳國_國

我仇將_將騁_騁萬里_{萬里}塗_塗東_東路_路安_安足_足田_田江_江介_介也_也多

悲風淮泗_名水_水馳_馳急_急流_流願_願欲_欲一_一輕_輕便_便捷_捷齊_齊惜_惜哉_哉無

方舟_{方舟}閒_閒居_居非_非吾_吾志_志甘_甘心_心赴_赴國_國憂_憂此_此下_下三_三首_首十二_{十二}

大明_{大明}劉_劉履_履曰_曰此_此言_言殉_殉國_國之_之志_志

飛_飛觀_觀去_去聲_聲百_百餘_餘尺_尺臨_臨牖_牖御_御也_也櫺_櫺軒_軒遠_遠望_望周_周千_千里

朝夕_{朝夕}見_見平_平原_原烈_烈士_士多_多悲_悲心_心小_小人_人媼_媼一_一作_作自_自閒_閒野_野夷_夷

國_國讐_讐亮_亮不_不塞_塞也_也甘_甘心_心思_思喪_喪元_元拊_拊劍_劍西_西南_南而_而言_言

望_望思_思欲_欲赴_赴泰_泰山_山境_境故_故欲_欲赴_赴彼_彼以_以鎮_鎮禦_禦之_之絃_絃急_急悲_悲聲

發_發聆_聆我_我慷_慷慨_慨言_言也_也

七哀_{七哀}詩_詩七_七章_章未_未詳_詳文_文選_選呂_呂何

文休明辨_{不_不足_足信_信十六句}十六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_叶胡上有愁思_去婦悲

歎_歎有_有餘_餘哀_哀糾_糾借_借問_問歎_歎者_者誰_誰言_言是_是宕_宕興_興蕩_蕩義_義子

妻_妻對_對君_君行_行踰_踰十_十年_年孤_孤妾_妾常_常獨_獨栖_栖且_且先_先君_君若_若清_清路

塵_塵安_安若_若濁_濁水_水泥_泥其_其反_反浮_浮沈_沈各_各異_異勢_勢會_會合_合何_何時_時諧_諧絢

基_基願_願為_為西_西南_南風_風長_長逝_逝入_入君_君懷_懷也_也胡_胡君_君懷_懷良_良不_不開_開法

其_其賤_賤妾_妾當_當何_何依_依也_也今_今乃_乃浮_浮沈_沈異_異勢_勢不_不相_相親_親與_與友

特_特以_以孤_孤妾_妾自_自喻_喻而_而切_切哀_哀感_感之_之也_也此_此篇_篇在_在崔_崔丘_丘作

故_故有_有願_願為_為西_西南_南風_風之_之語_語蓋_蓋痛_痛血_血當_當載_載都_都西_西內_內也

雜詩_{雜詩}廿_廿二

職事相煩_作填_填委_委文_文墨_墨紛_紛消_消散_散也_也魏_魏劉_劉楨

也未暇食日晏不知晏叶於沈迷憐領也書回回
觀自昏亂釋此由西城祭高且遊觀叶去方塘
含白水中有鳬與鴈叶及安得肅肅羽從爾浮叶
游波瀾叶即叶反也賦也大明劉琨也

雜詩十二

晉左思

秋風何烈烈一作白露為朝霜
柔條且夕勁綠葉
日夜黃明月出雲崖
皛皛流素光披軒臨前庭
嗷嗷晨鴈翔高志局四海
塊然守空堂壯齒也不
恒居歲暮常慷慨賦而此也

在懷照作針

晉潘岳

文休明辨

卷二十一

十七

南陸夏日所迎脩景朱明也送末垂將盡初伏啓
新節隆暑方赫儀也朝想慶雲興夕遲去聲白日
移揮汗辭中宇登城臨清池涼颼自遠集輕襟隨
風吹靈圃耀華果通衢列高椅於瓜瓞田節又
者蔓長苞瓜藤紛蔓芋紛廣畦規及稻栽生可植
者蕭芊芊茂黍苗何離離虛薄乏時用位微名日
卑驅役宰兩邑政績竟無施自我遠京輦四歲迄
至于斯器非廊廟姿雙出固其宜徒漢賦鳥志
眷戀想南枝因適暑大明劉琨也乃如外晚今
起一情故事中正字色自所嘗觀省且

因以狀已之虛薄乏
用曾特物之不若

重贈盧諶三十

晉劉琨

握中有玄龜一璧本自荆山叶和得璆音求惟彼
太公望呂昔在渭濱叟平生名何或激千里
來相求白登幸曲起逆音遇陳鴻門賴留侯侯
重耳晉文任五賢孤偃子司空季子小白公相
聲射石鈞公仲卿桓苟能隆二伯桓文指安問黨
與離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游吾衰久矣夫音何
其不夢周誰云聖達節知命故不憂宣尼悲復麟
西狩涕孔丘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
與去平若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

文休明辨 天卷十一

十八

華蓋駟驅推雙輶轡也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與
又此也大明劉琨復曰此篇專言已志之不伸而又
願虛誕為題者豈以樂平之敗未幾而并州又沒
于石勒後奔幽州得與謀
會政述其情以告之歟

初發石首城石首頭城在今應天府。二十四句

宋謝靈運

自珪尚可磨斯言指諸易為緝汗樂雖抱中孚爻
云有平學如猶勞貝錦詩小雅卷伯篇言諸言之
也寸心若不亮微命察政細如絲日月喻人帝垂
光景成貸也遂兼茲情內史之出宿薄京畿晨發

博曾同風重去輕平生別再與朋知辭故山
日已遠風波豈還特迢迢萬里恍茫茫終何之遊
常羅浮山行息心廬霍仁期越海陵三山羅浮
三浮湘水歷九疑山欽聖舜若旦暮懷賢屈原
亦懷其皎皎明發必不為歲寒欺賦也大明劉瓛
乃孟顓表其有異志遂往京都上表自陳文帝
而不之罪而以為臨川內史詩蓋將赴臨川初
而作

晚出西射堂在永嘉郡西南 宋謝靈運

步出西城門遙望城西岑連嶂巖巖山嶠青翠
杳深沈曉霜楓葉丹夕曛日入風氣陰節往感不
又休明辨不卷之十一 十九

淺感來念已深羈離戀舊侶迷鳥懷故林含情尚
勞愛如何離賞心撫鏡華白緇髮挽帶緩促衿同
安排婦出莊子言徒空言幽獨賴鳴琴賦也大明
運破諸出守常不得意
因步出射堂而作此詩

西陵一名西興在遇風獻康樂謝靈運
五章今取 一章八句 宋謝靈運

靡靡即長路戚戚抱遙悲遙但自弭路長當語
誰行行道轉遠去去情彌遲昨發浦陽江浦水
日今宿浙江江也賦也

學劉公幹名體八 宋鮑照

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一作集君瑤臺上一作
飛舞兩楹前茲辰冬時自為美當避豔陽天一作
豔陽桃李節皎潔不成妍此也大明劉瓛日此照
雪為喻詞雖爾短而元意發婉蓋其審時處事
雖怨而益離然所謂離陽與皎潔者自當有辨

雜體三首 中唐常應物

沈沈匣中鏡為此塵垢蝕暉光何所如月在雲中
黑五子南金既雕錯鑿帶共輝飾空存一作鑑
物名坐使妍姸惑美人竭肝膽思照冰玉色自非
磨瑩工日日空歎息此下二首皆上

同聲自相應體質不必齊誰知賈人鐸能使大作
又休明辨 卷之十一 二十

音樂辭中反鏗鏘發官徵音和樂變其哀音於人
神既昭享鳳鳥一作亦下去來音豈非至賤物
一奏升天階則墜物情苟有合莫問玉與泥此
碌碌荆山璞下和獻君門荆璞作有求和氏非有
思所獻知國寶至公不待言是非吾語一作欲然此
道今豈存此也

招隱十人 晉陸機

按淮南小山招隱士篇謂深山窮谷非
子所宜處而招其來歸今言人乃以招
尋為義欲此其之俱隱而所謂招來者王
康孫即為反招其名題前後不同如此
明發將旦而光心不夷振衣聊躑躑躑欲安之

幽人在浚谷朝採南澗藻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
構密葉成翠幄結風也佇蘭林回芳

薄如字回秀木山溜何冷冷飛泉漱鳴玉哀音附
靈波頽響赴曾曲也至樂非有假安車洗淳樸

富貴苟難圖稅也駕從所欲見明也進之難慕
山林隱居之勝故明是篇然卒託為空言而不及
踐者蓋其幽隱之情卒無以勝夫功名之志焉爾

招隱二首六句 晉左思

杖策倚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

室有鳴琴白雪停陰岡丹葩耀陽林石泉漱瓊瑤
纖鱗或亦一作浮沈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

又本明辨 天卷之十一 二二

待嘯歌濯也木自悲吟秋菊蕪也猶當餽糧幽蘭間

去聲重平襟躊躇足力煩聊欲投也吾簪明劉後
其山之志故作此詩

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龍林也前有寒泉井聊可

瑩心神峭一作精青葱並鮮間竹柏得其真酒貞

弱葉棲霜雪飛榮流餘津爵服無常玩好惡也去

有屈伸結綬生纏牽彈冠去上埃塵惠連前下惠

非豈非吾屈首陽情夷非吾仁相與觀所尚道遙

極盡良辰賦也大明劉復曰思徒

迎大駕何 晉潘尼

趙王倫之亂也東海王越奉惠帝許都軍
敗奔下邳越率川士迎大駕還洛尼時預
此作焉故有

南山鬱岑崟音洛川迅且急青松蔭脩嶺綠繁被
廣隰日隰朝日順長塗夕暮無所集歸雲乘輿懷

張繒也浮婁風尋惟輿入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
揖世故尚未夷嶠山函谷方嶮澁狐狸夾兩轅豺

狼當路立翔鳳嬰籠檻驥驥見維繫俎豆昔嘗聞
軍旅素未習且少停君駕徐待干戈戰賦而此也

日尼之仕也當惠帝昏庸諸王構隙至於初遷車
駕既步艱危群竟得幸而君子不獲遂其所施故

又本明辨 不卷之十一 二二

倣古十六 宋袁淑

訊問也此倦遊士本家自遼東昔隸屬李將軍
廣十載事西戎匈奴結交接車高闕山下極望見雲

中漢郡四面各千里從縱橫起嚴風寒燠豈如節

霜雨多異同夕寐北河陰夢還甘泉宮名勤役

赤云已壯年徒為空乃知古時人所以悲轉蓬賦

此也大明劉復曰汝宋書彭城王義康多司使歸
向書事過又帝寢疾積年不愈而義康專秉朝權

勢頗凌近又兼劉湛之徒阿意推崇相與謀害康
不復有存立之體淑歷仕其間殆有倦遊之士之
託為遊塞征役之士賦足詩觀宋之詩人能以
憂國為心者惟淑一人而已
故其詞氣鬱鬱難舒節云

同王十三維偶然作十六 盛唐儲光義

四鄰競豐屋我獨好卑室窈窕高臺中時聞撫清
瑟狂魔動地起拔木乃非一相顧始知悲中心哥
且慄里命子弟恨不居高秩日入賓從臨清晨
冠蓋出中庭有奇樹榮早衰便疾此道猶不知微
言安可述大明劉琨曰此篇有比義六樂喻朝正
時尊榮而禍發不測何乃樂知之徒道
貪冒富貴而不顧畏其意切矣按此題與下維
同作二人俱為山陰官徒能詼人而不自覺勸
以此詩有魏晉風格故錄之

雜詩十四 晉張翰

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青條若總翠黃

文選明帝 卷之三

華花如散金嘉卉亦有觀去顧此難久耽反樂也
延頸無良金頗足託幽深榮與壯俱去賤與老
相尋歡樂不照煩慘愴發謳吟謳吟何嗟及古人
可慰心賦而此詩後評之詩

和劉柴桑 晉陶潛

山澤久見招胡車乃躊躇直為去親舊故未忍言
索居良辰入奇憚羣杖還西廬上京舊荒舍無歸
人時特見廢墟茅茨已就治新疇復應平也禽
谷風東風轉淒涼春醪解飢劬女雖非男講誨
以此自慰情良勝無栖栖世中事歲月共相踈

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去去年外身名同
如派減也

和郭主簿 晉陶潛

酌醕室前北林中夏也貯直呂反清陰凱風
南風因時來回颺吹我襟息交遊閒業卧起弄書
琴園蔬有餘滋舊穀猶儲今營已良有極過足
小知非所欽春林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戲我
側前學詩未成音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遙
望望白雲懷古一何深賦也大明劉琨曰此詩
初去郡三十一句

文休明辨 卷之十一 廿四 宋謝靈運

彭薛我儔也知耻時薛廣德為御史大夫並乞骸
骨歸公未遣也府官所責遂去職及元帝即
位復為東大夫既而乞骸或可優勝食競競位豈
足稱達生本義達伊維也子秉微尚尚出納
謝序名廬園當榮法樓巖卑位代躬耕願已雖自許
心迹猶未并合無庸也不能妨當方周任古之有
疾保長卿姓司馬名相畢娶類子後妻尚長男
斷家事薄之遊似邢生前漢邢公孫也
恭承古人意促一作裝送柴荆荆扉牽綠綬及元
興晉安帝解龜印在景平年宋少帝負心二十載於

今廢將也迎理棹過也還期遵渚驚俯也長河日外

迦溪終水涉登嶺始山行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

明想石挹飛泉攀林攀取落英戰勝臞瘠者肥更

日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由見富貴又榮之鑒

止一於止水也流歸停滯同水即是義義唐范化

獲我擊壤擊壤而歌情狀大同稱疾去職此詩在

效陶彭澤人 中唐常應物

霜露悴百草時菊獨妍華反胡物性有如此寒暑

其何何撥英泛濁醪日入會田家何久盡醉茅簷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一 二五

下一生豈在多賦也

閒適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六 晉陶潛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忘作

志長勤秉耒歡時務解顏也勸農人平疇交遠

風良苗亦懷新猶言雖未量歲功即中中之事多

所欣耕種有時息行者無間津日入相與歸盡漿

勞聲近鄰長吟掩柴門聊為隴畝民一作人○

日古人處賦賦之中躬耕樂道非若世徒為農

以情錄目樂賦賦詩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二十

人生歸也有道衣食固其端玄反都孰云都不管而

以求自安反於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反居晨

出肆微勤日入負禾還旋山中饒霜露風氣亦

先寒反胡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反四體誠

乃疲庶無異患千反天反濯濯足息簷下斗酒散

襟顏反促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玄反但願長

如此躬耕非所歎○賦也

歸田園居三首 晉陶潛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一 二六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反輪誤落塵網中一去

三十年反十字之下 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

天反榆柳蔭後園桃李羅堂前曖曖不反之貌遠

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鷄鳴桑樹巔戶庭

無塵雜虛室有餘閒反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

然○賦也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車輪鞅白日掩荆扉虛室

絕塵想時復墟曲中反折處披草共來往相見無

雜言但道去桑麻長桑麻已長我志一作日已
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深貌○寸也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長興一作理荒穢帶月
荷上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
惜但使願無違人句也

飲酒十首并序

晉陶潛

余閑居寡歡兼此夜已長偶得酒無夕
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
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詞無詮次聊命故人
書之以爲歡笑爾大明劉琨曰清曉還歸
又手胡世卷之十一 二七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替止之邵生名瓜田中寧似
東陵時平爲侯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
曉買反其會一理渾合之逝也將不復疑忽與一
觴酒日夕歡相持十句也

積善云有報夷叔伯人在西山中輪善惡苟不應
何事空立言謂積善有報九十行帶索榮恭期事
而以純索飢寒况當年九下之前不顧固窮節
必飢寒也百世誰常傳人句也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所欲有酒不肯飲但願

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後能幾條
如流電驚鳥鳥舒百年內持此欲何成首下四
賦也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自何能爾心遠
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輪山氣日
夕佳飛鳥相與還旋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大明劉琨曰此篇
寫休閒自得之趣

秋菊有佳色裛露以衣綴其英汎此志憂物謂
也遠去我遠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自傾日入
群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寄傲也東軒下聊復得
又休明辨 天卷之十一 二八

青松在東園衆草沒奇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
也此生賦也○宋蘇軾曰靖節以無君爲得
也此生則見役於物者非失此生邪

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衆乃奇一作提壺撫寒
柯遠望時復爲一作後吾生夢幻間何事繼塵羈
與也大明劉琨曰此蓋遺思既往
之非以慶今日安節保身之也

清晨聞扣門倒裳往自開其問子爲誰與平田
父有好懷叶胡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平田
縷衣敝茅簷下未足爲高樓一世皆尚同君

願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詣反紆同可學達已詎豈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胡

咸反○十六句○賦也大明劉勰曰此詩本為飲酒而作然當時鄉曲之人適有相過侯問勉其仕者故因興共飲且述德意之對懇在我之不可忘以成其素志已定又安肯遠已而何人也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指幽道路迴且長風波

阻中塗此行誰使然似為飢所驅傾身營一飽少

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閑居此下二句自首

大明劉勰曰此篇追述其為官而仕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折荆布地

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行勸次不覺知

有我安知物為貴悠悠迷所晉一作酒中有深味

文休園詩 丁卷之十一

二九

賦也

義農去我久舉世少復反真汲汲中叟孔彌縫

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也響

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

翁指伏牛孔安為事誠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六

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若復不快解意

飲空負頭上巾潛以等但恨多謬誤君常忽醉人

二十句賦也大明劉勰曰貞德秀謂淵明之學自經術中來今觀此詩所述蓋亦可見其能淵明

子酒雖快飲至醉猶自警飭而出語有度如此其賢於人遠矣哉

九日閒居并序

晉陶潛

余閒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

由空服九事寄懷於言

世短意常恒一作多斯人樂久生日月依辰至數日

也舉俗愛其名露晝喧風息氣澈天象明往燕無

遺影來鴈有餘聲酒能祛百慮菊為去制頽齡如

何蓬廬士空視時運傾席爵耻虛壘寒華徒自榮

斂襟獨閒誚緬逕起深情棲遲固多娛淹留豈

無成賦而此也大明劉勰曰此因時詠懷以自遣之詩

田南樹種植園激流植援援也植木當壚以

宋謝靈運

太明詩 丁卷之十一

三

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不同非一事春病亦作

丘園中國中屏上氛雜清曠招遠風卜室倚北阜

啓扉面南江紅激澗代汲井插槿當去列壙群

木既羅戶衆山亦當一作牕牕音靡迤通趨下

田一作迢遞瞰高峯寡欲不期勞即事罕人功唯

開蔣生徑求懷求羊從藉謂居杜竹下謂三

遊賞心不可忘妙善樂得之趣冀皆能一作同謂重大

明劉勰曰靈運詩歸居石壁既又上室田南因役工而作此詩

石門在嶧縣界新營所住四面高山廻溪石

瀨茂林脩竹二句

宋謝靈運

躋也險築幽居披雲卧石門苔滑誰能步葛弱豈
可捫嬋嬋嬋長弱秋風過萋萋春草繁美人遊不還
佳期何由敦芳塵凝瑤席清醕滿金鐏洞庭空
波瀾桂枝徒攀翻結其結念爲霄漢孤景莫與援
俯濯石下潭仰看條上援早聞夕飈急晚遲見朝
日出嗽始出號崖傾光難晉林深響易奔感往慮有復
理來情無存庶持乘日車出莊子言日出而得以
慰安營營竟之營匪爲衆人說真與智者論也
大明列履曰按山居賦有南北兩居自註云南山
是開斜卜居之處蓋靈運幽隱之志猶以田南山
豈爲未深改又此新營也

文庫明辨 卷之十一 三

觀朝雨句 六 齊謝朓

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既灑自常自常常觀去詩
復集九成也臺空深如薄霧散漫似輕埃平明振
衣坐重門猶未開耳目暫無擾懷古信悠哉戢翼
希驤舉首乘流畏曝鰓江海大魚不得上動息無
蕪遂岐路多徘徊方同戰勝者先王之義能去翦
北山萊賦也大明謝朓曰

宴遊

游西池在丹陽城西 晉謝混

悟彼蟋蟀詩篇唱信此勞者歌見伐木有來月

豈不疾良遊常蹉蛇逍遙越城肆頌言屢經遇
阡被去陵陵關高臺眺飛霞友惠風蕩繁園
白雲屯聚曾層阿景日易鳴禽集水木湛清華
矧寒寒棠順蘭蘭池從倚引芳芳柯美人惜友愆
歲月遲暮也晚獨如何無爲牽所思南榮誠其多
無使思慮營營多謂多思慮也

遊赤石地名在永嘉進帆海十人宋謝靈運

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水宿宿於淹葭葦陰霞
屢興沒則莫周覽倦瀛壖海餘地况乃凌入
窮髮北有真海川后神時安流天吳伯靜不發

文庫明辨 卷之十一 卅二

揚帆采石華挂席亦帆拾海月白華海月溟漲無

端倪音涯虛舟有超越仲連輕齊組子牟魏

附任公言終然謝去天伐孔子困於陳太公任在

先竭天伐即先伐之謂賦也大明劉勰曰史

靈運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遊遨山水偏歷諸

動喻句朔所至得詩詠此游海一篇亦其語

未言終然謝天伐其後靈運在臨川爲有司所

遣使取之乃與兵逃逸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

行樂至城東橋二十 宋鮑照

大明劉勰曰行樂六臣並作行樂且謂出
疾服藥行而宣導之然與謝靈運器不相涉

詳此特字畫之誤今止之

雞鳴關吏起伐鼓早通晨嚴車臨迥陌延瞰歷城
闐蔓草綠高隅城脩楊夾廣津迅風首先旦發平
路塞飛塵擾擾遊宦子營營市井人懷金近從利
撫劍遠辭親爭先萬里途各事日午身開芳及稚
節少年含彩吝驚春尊賢永照灼孤賤長隱
淪容華坐消欬端為誰苦辛賦也大明劉復曰此
不可徒為淪沒也

石壁精舍

讀書齋謝還湖

康中作句十六

宋謝靈運

文休明

卷之十一

廿三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潛忘
歸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歛暝色雲霞收
夕霏交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趨南徑愉悅
偃息東扉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
試用此道推賦也大明劉復曰靈運說上居田南
時復泛舟湖上竹遊舊居此詩也

遊沈道士

名館八十

梁沈約

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懽娛人事盡情性
猶未充銳意三山海上三上託慕九霄中既表祈
神仙也年觀去聲秦穆復立望仙官所造漢武帝寧為聲心好

道直由意無窮曰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遇可淹
留處便欲息微躬山嶂遠重疊竹樹近蒙籠開衿
濯寒水解帶臨清風所累非外物為念在玄空朋
來握石髓賓至駕輕鴻都令人徑絕唯使雲路通
一舉凌倒景身在下照故其影倒也無事適華嵩
紅山寄言賞心客歲暮爾來同賦也大明劉復曰
換有志台司而武帝終不用於是猶引止足陳情
老病欲謝事而歸休焉此因遊沈道士館作詩以
見志大舉欲脫迹山林非去塵累唯與朋好賞適
以終餘年而已非若秦皇漢帝貪慕無窮有此也
所謂通雲路凌倒景亦不過寄興而言又極夫登
望知已之人投老而來同意亦可見

文休明

卷之十一

廿四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

魏應璩

朝鴈鳴雲中音響一何哀於問子遊何鄉戢翼
正徘徊胡言我塞門門也來將就衡陽山名棲
翼先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威反遠行蒙霜雪
毛羽日摧頹胡反常恐傷肌骨身隕沈黃泥夷反
簡大珠墮沙石何能中自諧欲因雲雨會
濯翼陵高梯良遇不可值伸眉路何階野
公子敬愛客樂飲不知疲和顏既以暢乃肯顧
細微贈詩見存慰小子非所宜為聲去且極歡情不

醉美無歸凡何敬爾位以副飢渴懷此也大明
復曰易遭亂離有志弗遂而此詩蓋作於朔方
同之初未領文學之日故借祿厚以自贖也
中刻文學諸君詩向矣在建安間如平原侯王
而理義不及或放志以流連哉傾情而收之
不歸唯場於飄薄輩寓之中預富貴宴酣之
能以敬位一
為賦豈易得哉

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二十

中唐肅應物

兵衛森畫戟宴寢凝清香海上風雨至道進池閣

涼煩痾近止一作消散嘉賓復滿堂自慙居處崇未

親斯民康理會是非遣性達形跡忘鮮肥腸時禁

休明詩 卷之十一 卅五

蔬果幸見嘗俯飲一杯酒仰聆金玉章神攸體自

輕意欲凌風翔吳中盛文史群彥今汪洋方知大

藩地一作豈曰財賦強此篇在蘇州詩篇首

兩語即陵日前寫出而牧守氣索可見辭故
仰聆一聯正合題意亦可謂樂而不淫者矣

軍中冬燕二十

中唐肅應物

滄海已云晏皇恩猶念勒式燕徧恒秩乘遠及斯

人茲邦實大藩伐鼓軍樂陳是時冬服成戎士氣

益振去平虎竹謬朝寄英賢降卜賓徒罄周旋禮

愧無海陸珍庭中九劔闌堂上歌吹新光景不知

晚觥酌豈言頻單醪昔所感大醪况同欣顧謂軍

中士仰答何由申賦

登覽

登池上樓二十

宋謝靈運

潛蚪龍無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

川怍淵水流日川沈進德德而施智所拙退耕力

不任徇祿反也窮海卧疴對空林衾枕味節候寒

開覽窺臨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嶇嶽指初景新景

革緒風秋冬之新陽改故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

鳴禽和舒徐傷幽歌幽風七月篇和萋萋感楚吟

楚詞招隱索居易永久離群難處心持操

文休明詩 卷之十一 三六

豈獨古無悶徵在今七月起大明劉瓛運自

半載因病登樓而作此詩是時廬陵王未獲故

念及之唐僧清表曰靈運在永嘉西堂夢見惠遠
因得也唐生春草之句情
在言外得非神功之乎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二十

宋謝靈運

援隄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巖下雲方合花下露

猶法胡大及逶迤傍隈隩迢遞陟奇刑山峴

則典反嶺之過澗既勵急登棧閣木亦陵緬川渚

小曲高者復乘流玩迴轉蘋萍泛沈深菰蒲冒

蔓徑企石挹飛泉攀林摘葉卷怨見山阿人辭

蘿若在眼十五握蘭勤徒結折麻心莫展情用賞

為美事味竟誰辯指廬陵王為徐美之等諸驛華復見殺及已因此出守之中
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排遣也此篇因登明山水而作

入華子岡在城南縣華子岡之故名是麻源仙第三谷

宋謝靈運

南州臨川也實炎德桂樹凌傲寒山千輪銅陵也

映碧澗石磴瀉紅泉泉自丹砂中出者既枉隱淪客亦棲

肥遯賢險徑無測度天路非術阡遂登群峯首邀

若升雲煙羽人仙絕髮髯丹丘仙人所居之地徒空筌謂

遺圖牒復磨滅碑版誰聞傳莫辯百代世一作後安

宋謝靈運 卷之十一 十七

知千載前且申獨往語出淮南子意乘月弄潺湲

水流恒充也俄頃用豈為古今然日靈運既至臨

川復得遊名山入華子岡而作是詩初發美

又曰詩稱陶謝向矣鮑明遠謂謝五言如初發美

能及者然較之皆即之安義命而不忘憂見

於詞義者又非康樂可得而若矣讀者不可不知

於南山嶺山也往北山院山也在南山之北

經湖中瞻眺二句宋謝靈運

朝旦發陽崖景日落憇陰峯舍舟眺迴渚停策倚

茂松側逕既窈窕環洲亦玲瓏俛視喬木杪未仰

聆大壑淙淙奔流石橫水分流林密蹊絕疑作

解而謂井天地竟何感升井名長皆初

簞竹苞綠籜皮新蒲含紫茸蒲花海鷗戲春岸天雞

鳴弄和風撫意化造心無厭覽物眷彌重不惜

去人古人遠但恨莫與同派遊非情歎賞廢理誰

通賦其大明謝靈運曰此篇特

始安江廣西邵還都與張湘州刺史登巴陵

陽城樓作二十宋顏延之

江漢江分楚望衡巫二山與南服三湘淪入洞

庭七澤藹草木叢荆牧日牧外經塗延舊軌登闌訪

宋謝靈運 卷之十一 十八

川陸水國周地險河山信重複却倚雲夢林

前瞻京作臺園于清霽氣齊岳陽曾暉暉薄

瀾渙庭懷矣自遠傷哉千里目萬古陳其

往還百代勞起伏與存沒竟何人炯介在明淑

請從上世人歸來蕤桑竹帝元嘉一年更之始

安太守有中書侍郎之召自郡還

晚登三山京口還望京邑十四

齊謝朓

潮浹望長安河陽視京縣洛陽三山而望

也日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餘霞散成綺澄江

靜如練喧一作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去矣方滯
遙憶哉罷歡宴佳期悵何計淚下如流霞有情知
望鄉誰能髮音軫也不變賦也大明劉履曰賦在
然觀未章則於後篇豹隱之志得無少變乎

行旅

七哀詩二首

魏王粲

西京亂無象初亂豺虎方遘患胡復奔中國
去委一作身適荆蠻堅眉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
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耐及路有飢婦
人抱子棄草間天及顧聞號咷泣聲揮涕獨不還
文休明辨云卷之十一 三九

猶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叶胡驅馬奔之去不
忍聽此言叶况南登霸陵漢文帝岸迴首望長安
及反悟彼下泉詩篇人喟然傷心肝叶惟天及
也大明劉履曰繁以西京亂既不止仕而又遭
地荆楚因道塗所見思在昔遺亂思治之人家
而作是詩也

荆蠻非我鄉何為久滯淫又方舟泝逆流大江日
暮愁我心山岡有餘映斜暉巖阿增重陰孤狸馳
赴穴飛鳥翔故林流波激清響猿臨岸吟迅風
拂裳袂白露霑衣襟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絲
桐感人情為我發悲音羈旅無終極憂思壯

難任十八身此篇因久淹荆土感物興哀而作
雜詩十一 晉王讚

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胡寧久分析靡靡
忽至今王事離離我志未隔過商參二星昔往鶴
鷄鳴今來蟋蟀吟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師涓
久不奏誰能宣我心賦也大明劉履曰
如作鎮軍何人參軍經曲阿二十句

晉陶潛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
岐如時來苟冥會不求自意宛轡憩通衢投策簡命
又休明不卷之十一 四十

晨裝暫與園田疎眇眇孤舟逝縣歸思紆縈我
行豈不遲登陟一作十里餘目倦川壘心念山
澤居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
形蹟拘聊且憑化遷終返班在廬賦云終保
已而貽則今甲止仁之所廬賦也大明劉履曰
潛以親老家貧不得已而仕因經此阿之述故作
詩是

過始寧縣名野有田日墅 宋謝靈運

東髮懷耿介逐物外遂推選遷志似
如昨二紀及茲年緇磷清臍疲瘠足結慙貞堅
拙疾相倚薄遠得靜者使平剖竹信以中滄

海柱恍過舊山叶翰山行窮登頓水涉盡洞沿流而上日洞巖峭嶺獨壘洲紫渚連縣白雲抱幽石綠篠竹媚清漣小葺宇臨列江築觀去聲基層巔揮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且為樹粉檉為樹毋令孤願言賦助大明劉履日按會稽志東山西幽居之美者也此詩因之永嘉得過此而作

富春渚在富陽縣

宋謝靈運

靈運自始寧墅將赴永嘉由浙江浙而上每過山水佳處輒暫駐記之

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定山緬雲霧赤亭赤亭山嵒傍江無淹薄遡流觸驚急臨圻同曲也阻參

文本月華

不卷之十一

四一

反錯岸石巖亮之伯昏分去聲伯昏無人欲與列百仞之梁而射獵冠險過呂梁名水壑游至取易坎伏地流汗不能復貴止託時止也則平生意之宜便平昔燕山之象貴止託時止也平生協意合幽期淪蹟困微弱久露千祿請始果遂遠遊諾宿心漸申寫萬事俱零落懷抱既昭曠外物徒龍蟄二物有屈伸

之宣城即出新林浦向版橋句十二

齊謝朓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驚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旅思倦搖搖無定孤遊昔已屢反既懼懷祿

情復協滄洲海中趣驚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大夫答予治陶三年名諫曰南山有玄豹隱霧雨七日不下食飲澤其毛以成文章今夫子能薄而官大是不謂其害隱功也大明聖後曰朕始出守宣城而於途中作此詩以寫夫江路遠景且言此喜得豫而又於幽隱之趣則蓋塵自此隔絕矣蓋是時明帝方試君自立而意遠矣。益優又曰天際歸舟雲中江樹兩語殆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同一巧媚無復古人渾厚風氣亦在所當削者然以終篇較之猶為彼善於此故姑存之而省其說使讀者知所辨焉

秋日還京陝西十里作句十二

初唐薛稷

驅車越陝郊北顧臨大河此行見鄉邑秋風水增

文休南辨天卷之十一

四二

波西望咸陽塗日暮愁思多傳巖既紆鬱首山亦嗟我慄築無昔老采薇有遺歌客遊節向回一作換人生知幾何賦也大明劉履曰此詩從容於振者所及杜子美有云少保有古風得之陝西篇信夫惜其詩不多見耳

赤谷十六句此下四

盛唐杜甫

天寒霜雪繁遊子有所之豈但歲月暮重來未有期晨發赤谷亭險難方自茲亂石無改轍我車已載脂山深苦多風落日童穉饑悄然村墟迴煙火何由追貧病轉零落故鄉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求為高人嗤

寒破針二

盛唐杜甫

行邁日悄悄山谷勢多端雲門轉絕岸積阻霾
天寒寒寒不可度我實衣裳單况當仲冬交
沿增波瀾野人尋煙語行子傍水餐此生免荷
未敢辭路難

石龕針六

盛唐杜甫

能罷咆我東虎豹號聲我西我後見長嘯我前
又啼天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下
冬見虹霓伐竹者誰子悲歌上雲梯
官采美箭五歲供梁齊

文律用律

卷之十一

四三

盡無以充提携奈何漁陽騎安祿山颯颯驚
賦也○文起公曰到城扶風歌兩句別明
我字此篇此句連用四我字乃甫新格也

成都府針六

盛唐杜甫

駢駢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興忽在天
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見故鄉大江東流去遊子
日長曾城填華屋季冬樹木蒼喧然名都會吹
簫聞笙簧信美與適側身望川梁鳥雀夜各歸
中原杳茫茫初月出之高象星尚爭光自古有
旅我何苦哀傷
史思明之徒尚在也

南澗針六

中唐柳宗元

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迴風一蕭瑟林影
參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憊禽響幽谷
舞淪淪小風水或文轉如去國竟已游懷人
垂孤生易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
自知誰為後來者當與此心期
中有夢夢公何妙古今矣然老杜云王侯與
徐大率類此

僕古

七哀詩四針

晉張載

文律用律 卷之十一

四四

此芒芒何壘壘高陵日陵有四五借
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恭文恭帝陵遙相望原
陵陵鬱鬱武季葉世喪離起賊盜如豺虎
毀壞過一抔便房室也啓幽戶珠柩物
離玉體珍寶見剽及虜國寢化為墟周墉
無遺堵蒙籠荆棘生蹊徑登童豎狐兔其
中燕穢不復掃
晉為萬乘君今為丘中土故彼雍門言
晉日君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
尼彼豈為而後其子之懷日孟嘗君
嘗君聞之淚下承其懷愴哀往古日此

道亦感而有賦友其言之詳而哀之辭讀者不能無感云

桃花源詩三十

晉陶潛

桃源本東漢縣名屬武陵郡晉李武帝元中武陵人緣溪捕魚忘路之遠忽逢桃華林夾岸發百步盡水原得一山山有小口便捨舟入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其中屋舍雖犬種作衣著悉如外人自言先世避秦亂率妻子邑人來此不復出焉問今是何世亦不知年所置酒食留數日歸請太守說其事即遣人隨往尋向所誌遂不復得矣蘇氏曰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攷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此子孫什秦人不死者也蜀青城山有老人村道極險遠生不識鹽豉其人多壽至有五世孫者近道稍通齊能致五味而壽益衰當意天壤間若此者桃源也

文休明辨 卷之十一

四五

羸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黍一作稷隨時藝春蠶收長一作絲秋熟靡無王稅荒路曖曖交通鷄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冠一作無新製童孺縱行歌斑白歡游請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歷牘自誌四時自戍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奇蹤隱五百一朝敵神界更及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遊方士焉測塵囂外計及顧言蹕輕風高舉尋吾契情桃源人也

遷至梁城今歸德府作二十 宋顏延之

眇然絕軌路長樵悴征戍勤昔邁先去徂師今來後歸軍振策賸東路傾側不及群息徒顧將夕極望梁陳分故國多喬木空城凝寒雲丘隴填郭郭銘志滅無文木石局開塞幽闐墓門黍苗延高墳惟彼維去門子吁嗟孟嘗君註見前七愚賤同埋滅尊貴誰獨問為文遊客憂念坐自殷憂此代知有宋云晉安帝義熙十二年冬太尉劉裕之馬諫章世宗奉軍使至洛陽還過梁城而作是詩言世之使洛陽還過梁城而事加盛之憂故不若此篇之觀景增慨感今與

文休明辨 卷之十一

四六

和伏武昌武昌太守登孫權故城即武昌

齊謝朓

炎靈指遺劍爾當塗駭龍戰聖期五百千土缺中壤霸功興寓四字縣鵲起登吳山鳳翔陵楚甸此二句並矜帶窮巖險帷帝音畫謀選北拒周瑜皮曹溺驂戰敗馬西龕戰同陸遜收組文者練袍江一作海既無波俯仰流英昭表見類榮裡郊卜揆度方崇離殿釣臺臨講閣樊山仙開廣譙文物共葳蕤聲明且葱蒨三光厭分景

2084988

Q
Z121.5
16d

書軌欲同薦參差世一作祀忽寂寞市朝變舞
 館識餘基歎梁歌聲所想道轉一作轉故林衰木
 平荒池秋草徧雄圖悵若茲茂宰指伏昌深遐聽幽
 客滯江臯從賞華纓弁也清卮阻獻酬良書所和
 限聞見幸藉芳音指伏武昌多承風采餘綯也于
 役儻有期鄂渚同游衍去聲遊樂寬縱之意宣
 城詩開伏武昌登城懷古而有作送和之

宋休明辨 不卷之十一

四七

文體明辯卷之十一



ZW 21181000584561